

錄(傳狀碑誌附總目下)

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	一
總綱簡史	三
湖北革命之動因	一八
庚子漢口之役	一九
唐才常事略(附庚子烈士墓碑)	二二
傅良弼墓表(附事略)	二四
吳祿貞傳(附錢傳錢跋)	二七
秦力山傳	四一
庚子甲辰間鄂人思想之演進	四三
科學補習所始末	五五
呂大森傳	五八
王 漢傳(附考證)	五九
胡 瑛傳	六二
朱子龍傳	六四
曹亞伯傳	六五
宋教仁傳	六七
劉靜菴傳(附墓碑碑陰)	七三

馮特民傳	七八
何自新傳	七九
日知會始末	八一
胡蘭亭傳	九三
梁耀漢傳	九四
李長齡傳	九五
李雨霖傳	九八
李亞東傳	九九
吳貢三傳	一〇一
趙鵬飛傳	一〇一
同盟會湖北分會之概況	一〇三
朱和中事略	一〇六
胡秉柯行述	一〇七
石 瑛行狀	一一〇
田 桐事略(附行狀)	一二九
宋開先傳(附事略)	一三四
吳 崑傳	一三六
黃季剛墓誌銘	一三七
余 誠傳	一三九
龔國煌傳	一四〇

丙午後公益社之扶助功用	一四二
湖北軍隊同盟會始末	一四五
羣治學社始末	一四七
振武學社始末	一五二
楊王鵬傳	一五六
文學社始末	一五八
蔣翊武傳	一六六
詹大悲傳	一六八
王憲章事略	一七〇
蔡大輔事略	一七一
闕 龍傳	一七一
李濟臣傳	一七二
熊 偉傳	一七三
胡玉珍事略	一七四
黃家驊事略	一七六
鄧樹藩事略	一七七
江光國事略	一七七
共進會始末	一七九
孫 武傳	一八九
劉 公事略	一九一

張振武傳	一九三
劉英傳	一九八
劉鐵傳	二〇二
蔡濟民墓誌銘（附事略）	二〇四
吳醒漢事略	二〇六
陳滔傳	二〇七
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首義	二〇九
譚人鳳墓誌	二一二
陳其美傳	二一五
趙聲事略	二二九
焦達峯傳	二三二
武昌首義之發動	二三四
彭楚藩傳	二六〇
劉堯激傳	二六二
楊宏勝傳	二六三
鄒玉溪傳	二六四
周榮發傳	二六五
王世龍傳	二六五
紀鴻鈞傳	二六五
都督府之組織設施及人選	二六六

黎元洪碑	二九二
黃興傳（附考證）	二九六
漢口戰事始末	三一四
熊世藩傳	三四二
姚斌傳	三四三
徐少斌傳	三四三
謝元愷傳	三四四
馬榮傳	三四四
孟發成傳	三四五
李繼廣傳	三四五
漢陽戰事始末	三四七
楊鍾章傳	三七七
劉玉堂傳	三七七
蕭鍾英傳	三七八
無名英雄傳	三七八
武昌防禦始末及停戰	三八〇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三九〇
國會成立	四〇四

湖北革命知之錄

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

革命精神，乃吾國窮變通久之大道，歷世聖哲相承，至 總理孫公始發揚光大者也。唐虞以還，實行於湯武，孔子復定其名，闡其義，作周易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革命學說之權輿也。孟子更推闡盡致，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說，可謂大聲疾呼，揭發明白者矣。厥後嬴秦暴虐，勝廣揭竿，胡元亂華，濠州舉義，一爲政治革命，一爲政治而兼種族革命，可謂愈演愈進。惟開秦時少，否塞時多，兇奸之徒，盜弄大柄，鑒於前事，百端防範，制極慘酷之刑律以悚之。士大夫之柔煦執中者，震於淫威，相率闕然媚世，造成一鄉原之局。建夷入據，雖明季遺老若王船山，黃梨洲輩，勸宗國之淪亡，憤異族之咆哮；志不得行，發憤著書，力申種族大義，夷夏大防，使聞者興起；然不久而有文字之獄，若戴名世汪景祺輩，俱以著作處死，親戚故舊，羅織極慘。至雍乾後，已無敢訪求遺軼，揚我漢聲者！遂至士氣日靡，大都趨於利祿之途，甘爲奴隸牛馬而不之怪。粵人洪秀全習於基督教義，不忍異族之蹂躪，振臂一呼，須臾下東南各省，建都金陵，可謂不世偉業。惜以「天父」「天兄」相號召，爲國情所不顧，會國藩伺其隙，爲文以討之曰：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

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壕。婦人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尸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敎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鄆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懷懷，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室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則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助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

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致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加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觀會檄，若在進化八九十年之今日，實不能生絲毫影響。乃彼時舊習仍深，新機未啓，竟能號召一時豪俊，如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彭玉麟之倫，風起雲湧，並力以扼太平天國，而洪氏以傾，列強見中國之暗弱也，羣懷野心，肆其憑陵，光緒之際，瓜分慘禍，迫於眉睫，國人咸瞠目而不知所措。總理孫公，崛起嶺表，紹述先聖，覺救國之策，舍革命之途徑，再無他法。於是坐言起行，奔走海內外，期諸實踐，並不倖為種族狹義之革命，兼倡民權民生諸學說，以成三民主義之謨誥，而歸其極於大同。奮鬥四十年，無論如何失敗，毫不短氣，卒能克服艱難，光復舊物，較之湯武、漢高、明祖之革命，尤為進步。若持以視先哲之徒有言論，而無行動者，其相去又奚翅天壤！此即吾國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義之泉源也，嗚呼盛矣！茲將總理之簡史遺著遺囑恭錄於後。

總理簡史（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

（一）少年時代 總理孫中山先生諱文，字德明，號逸仙，又號中山，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公曆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誕生於廣東中山縣翠亨村。時值太平軍革命失敗之後，民族思想，瀰漫民間，總理頗受其影響。稍長，赴檀島求學。見國事日非，民生日蹙，若不顛覆滿清，建立民國，則無以解救中華民族；由是鼓吹革命，結納會黨，進行革命運動。

(二) 與中會時代 甲午中日戰起，中國受帝國主義之壓迫益甚，總理乃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謀結合海外華僑，共同革命，乙未廣州起事失敗，即赴美國各地宣傳革命。後離美赴英之倫敦，遂為清吏所誘禁，幸業師康德黎極力營救，始得脫離。自是在歐洲考察政治，定三民主義為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問題之鵠的。旋赴日本，派同志至香港長江等處刊行書報，鼓動革命。時長江閩粵各地會黨，俱合併於興中會。

(三) 同盟會時代 庚子秋間，北方義和團事件發生，總理復派黨人在惠州廣州等處起事，雖結果亦失敗，而革命思潮，漸普及於國內。一九〇五年，總理重至歐洲，揭櫫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先後開會於北京柏林巴黎等地，組織革命團體。復經美赴日，正式成立同盟會於東京，加盟者十七省，國內支部亦次第成立，革命運動，進展甚速。旋往安南，設機關於河內，遂有黃崗欽廉鎮南關河口諸役；不幸均遭失敗。其後港粵各地同志，於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起事，雖不幸復歸失敗，而死事壯烈，影響甚鉅；未幾即有十月十日之武昌起義，遂覆滿清。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成立；總理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因黨人意見紛歧，忽視革命主義與方略，總理乃毅然辭職，民國政權，遂旁落於軍閥官僚之手。

(四) 中華革命黨時代 民國二年，總理東渡日本，集合忠實的基本黨員，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運動。數年之間，討袁護法，迭次出師北伐，努力與反革命搏鬥。民國十年，總理在廣州就非常大總統職，造成西南半壁之革命局面。不幸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炯明叛變，總理乃離粵赴滬。十二年廣州克復，總理復返廣東，就任大元帥職，繼續北伐。

(五)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 總理鑒於黨內組織不嚴密，團結不堅固，乃改組本黨。十三年一月，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發佈宣言黨綱；對外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主張培植民權民生基礎。曹吳軍閥既顛覆，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和平統一；乃親赴北京，促其實現。不幸積勞成病，竟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在北京逝世；遺囑諄諄告誡同志，繼續努力革命。

(六) 革命之主義 總理創造自存自救之民族主義，指示我中華民族及世界弱小民族解除國際帝國主義

訓練之途徑；創造全民政治之民權主義，發明權能區分之原則，開世界政治之新紀元；創造爲民造產之民生主義，確定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根本方案，建立民生中心之新法則；更制定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以爲革命破壞及建設之標準。凡此種種空前之創造，實爲總理熟察國情需要，融合中外文化之結晶；其博大精深，適合國情，不僅足以救中國，抑且足以救世界；爲今後民族自決運動，民主政治運動，及社會革命運動之最高原則，決非任何主義思想所得比擬。世界若是長存，則總理所創造之主義亦將永垂不朽。

（七）革命之方略 總理手訂之國民方略，其進程序定爲三期；第一爲軍政時期，一切制度皆隸屬於軍政之下。黨與政府，一面用武力掃除革命之障礙，一面用主義開化全國之人心，以促進國家之統一。第二爲訓政時期，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即爲訓政開始之時，黨與政府，訓練各縣人民籌備自治，養成人民行使政權之興趣與能力，成立完全自治之縣，開始建設三民主義化的新社會政治經濟基礎。第三爲憲政時期，凡一省全數之縣自治完成之日，即憲政開始之時，人民可直接運用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參預政事；中央設立五院，發揮五權之治。迨全國過半數省份皆達憲政時期，則開國民代表大會，制頒民國憲法，是爲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建國大綱之告成。

總理曠世嶽立，其典型遺教之崇高偉大，充塞天地之間，舉世罕有其儔。其思想永爲我人所信仰；其精神永爲我人所宗式；其革命事業，更永留諸我人之腦海而不消失。

在民國十三年冬間，直系軍閥傾覆，北方將領，羣請總理北上，解決時局。總理以國事糾紛，非開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乃於是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宣言，主張從速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隨即離粵北上，躬親領導。途經上海及日本各埠，日夕講演，備極勞頓；又以年高體弱，不耐舟車顛簸，故甫抵天津，即感身體不適。而當時北京政府又突於此時發出外崇國信之承認不平等條約照會，更予總理以重大之刺激，遂致風疾復發。然總理以此行責任重大，仍扶病入北平，從事籌備國民會議，謀民國之和平統一。徒以當時北京政府毫無進行誠意，且又從旁多方掣肘，總理憂勞之餘，病益以劇。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總理自知病將不起，但猶念念不忘國事，乃環集同志，簽立遺囑。並謂「余此次北來，欲以國民會議建設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乃爲痼疾所累，行將不起。死生常事，本無足惜。但數十年來，爲國奔走，所抱主義，終未完成，希望諸同志能努力奮鬥，早日達到三民主義之主張，則吾死亦瞑目矣！」延至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此偉大崇高之革命導師，人類救星——吾黨總理孫先生，竟與世長辭矣！享年六十。

總理上北洋大臣李鴻章書（時紀元前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年甲午）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治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聞國家奮求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屢屢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軍、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陵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輶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邀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爲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械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械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

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諭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勵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迨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主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主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各國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飢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顧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有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動物學植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卽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爲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

可無飢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機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黃沙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礬精，煉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鑪物，可以開礦。願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而用電力也。鑪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

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用物愈求精，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織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
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繅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則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并禁也。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路之載運也。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通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抽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飢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并興，兵餉與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佔印度，扼南洋，奪非洲，并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陵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便利，故商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閭閻。開地荒之絕島，以立商廈。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民。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路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道等處，略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

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願我中國倣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後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問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仍倣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居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思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尚如此其難，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蹤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潮遽投，膏肓漸愈。迨乎法釐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固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

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又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費鉅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爲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適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既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端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驚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之沾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與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待。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飢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殺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躬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驚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通行，爲力尚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倣。派往外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游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

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中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礮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止，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迨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羅。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藏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多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聽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析，可以言而實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竅。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思廣益。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何毅然而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編者按：總理革命之初，國人中於康梁之言，誣總理目不識丁，故錄此文以刺其狂吠。據馮自由先生革命遺史謂，總理國學，乃師區鳳墀陳仲堯兩先生而大進者也。此書草成後，過上海，就正於太平天國狀元王韜，僅易數語而已；嗣由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員徐秋畦介上。李不能納，僅予以農學會籌款護照，總理始絕望於清廷，而致力國民革命。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 一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 二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其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 四 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曰國際政等國家獨立。
- 五 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 六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 七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 八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妥安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

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九 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

十 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征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 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蘆，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

十二 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實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爲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 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爲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十四 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舉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十五 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

十六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十七 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十八 縣爲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十九 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

曰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

二十 行政院暫設如下各部：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軍政部，四財政部，五農礦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廿一 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廿二 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

廿三 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廿四 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

廿五 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之大功告成。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孫文書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湖北革命之動因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總理睹清政不綱，在海南糾合同志，設立興中會，以圖革命之推進。湖北處於腹地，交通稍滯，聲教未能遠被。維震於鴉片戰爭，中日慘禍，八國聯軍之役，時懷杞人之憂。適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設漢陽鐵廠及武昌紗廠四局，烟突十丈，矗立雲霄，規模之宏，氣象之偉，令人耳目一新。識時之士，入書院，考學堂，濟濟跼蹐，如百川之朝宗。維時康梁之言盈天下，南皮復束縛於忠君之義，與愛新覺羅氏之禁網，爲勸學篇、學堂歌以迷離學子之耳目，遂令若鄰人追羊，歧路旁多，塗抹苦悶，未知稅駕何許。然英異之倫，不羈之士，讀石莊茶村遺書，覽異域殊方志乘，勃然興起，不爲所囿。一有感觸，按捺不仁，或著論以指斥時政，或聚衆以威脅權奸。激昂慷慨，不少迴避。當道憂之，因擇其激烈者，派赴東西各國留學，吾鄂人士，始有親炙總理之機會矣。吳祿貞、傅慈祥、戴元丞、劉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諸志士，一聞總理之主義及計劃，傾誠歸嚮，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開教之後，卽偕吾鄂全體留學生，標示革命，傳播江潯。或則創辦湖北學生界、漢聲等雜誌喚醒邦人；或則轉刊黃帝魂、孫逸仙、革命軍、猛回頭，以運動軍隊；或則致書鄉人，以期宣傳之普及；或則組織團體，以冀主義之實行。自庚子以還，形形色色，奔湊咸來。外面東西留學生，內而軍學兩界，其傾向革命之熱情，如雨後春筍，暴發於滿山之間。各機關紛紛設立，前仆後起。迨辛亥義旗一舉，滿清卽亡，實早植基於此矣。茲且就庚子漢口之役起，至武昌首事、及政府、國會之成立，以吾所知者歷述之。

庚子漢口之役

吾國最醜怪之變，局未有甚於庚子義和團一事者也。市井無知游民，政府自應哀矜之，教導之；弗戢，則懲創之，當可帖然就範，又何至掀起大波，致激怒隣邦，協以謀我，佔商埠，陷首都，俾一國元首，逃竄流離，陷吾國於無政府狀態，此真有史以來之奇恥大辱也。國父時旅日本，特召集同志，會議於鎌倉，決定在珠江長江兩流域起兵。命鄭士良在香港組織機關，史堅如赴長江聯絡會黨。鄂人留日學生有革命思想者，若傅慈祥、吳祿貞、戢元丞等亦欲乘機起事，謁國父請示方略。國父告以已派史堅如赴長江佈置，可共同進行也。慈祥等喜，惟經費無出，頗爲焦慮。適畢永年謂：「唐才常已得康有爲款二萬元，由華僑邱毅國輸將，都數爲三十萬元，當可源源而來，余爲之反覆陳說，才常大爲感動，決脫保皇黨而同吾輩革命。」慈祥等愈喜。梁啓超悉其事，亦意態活動，於祖饒唐才常、林圭、吳祿貞、傅慈祥等之日，特請國父及陳少白饗宴，以示彼此一致之決心；然國父祇贊助之，終不敢信其真能合作，此爲庚子春日也。唐才常、傅慈祥等至漢口後，設立機關，聚會黨十餘萬人，創設自立軍，分五路密佈於鄂、皖、贛、湘、各重要地區。傅慈祥並聯絡武備學堂同學而操兵柄者鈕永建、孫武、艾忠琦等數十人，以謀策應。大通爲前軍，秦鼎彝吳祿貞統之，安慶爲後軍，田邦濬統之，常德爲左軍，陳猶龍統之，新提爲右軍，沈蕙統之，漢口爲中軍，傅慈祥林圭統之，才常自爲各軍總司令，定於七月十五日，在漢口、武昌、漢陽、及皖、贛、湘、同時起事。奈康有爲停款不發，唐才常窘於餉需，一再延期，聚十萬游手無訓練之民，而責以危險之事，復饑之寒之，雖愚者亦知其無濟也。前軍統帥秦鼎彝吳祿貞之至大通也，運動水師弁卒，及皖撫衛隊管帶孫道毅共同奮起，乃因待餉遷延，大通保甲局委員許鼎霖偵悉，逮捕七人，銅陵縣魏令告密於巡撫王之春，下令戒嚴。鼎彝以事洩，倉卒難，之春令蕪湖防營統領李本欽、及營官邱國華率大隊會攻，鼎彝揮兵搏鬥，巷戰七晝夜。卒以力單敗績，餘衆四散，鼎彝祿

貞走日本。前軍既敗，漢口總部即愈呈不穩之象。時主力在會黨，而綠營、巡防督撫各營弁卒，強半爲彼之徒侶，而悉受其運動。乃因餉項無着，失信彼輩。其隸湘軍統領黃忠浩（紫洪山）、巡防營統領方友昇（紫漢陽）、督標統領吳元愷（紫軍湖門外愷字營）部下者，同時出首，於是秘密全洩。才常猶恃張之洞與彼有師生之誼，欲以勤王大義說之，豈料張已下令圍漢口總機關，當捕獲唐才常、傅慈祥等數十人棄市。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茲錄遇害諸人姓名於後。

唐才常，事略見後。

林 圭，字述唐，湘陰人。

黃自福，廣東人。

鄭保晟，福建人。

李炳寰，慈利人。

王天曙，辰州人。

瞿河清，辰州人。

劉國珊，長沙人。

周 七，湘潭人。

猶有姓名不可考者三人，會黨之及於難者總在百人以上。中軍覆，右軍偏近武漢，勢成騎虎，即不能不亟爲發動，而崇陽、監利、及湖南臨、沅、潭等邑響應之；然漢口慘敗之聲，達於遠邇，人心渙散，再無駕馭之可能，新堤之師亦潰，於是如火如荼之自立軍，轉瞬即烟消霧散矣。新堤遇害諸人名錄列後：

黃南陽。

曾廣文。

李壽全。

王昌年。

（沈蕙亡走武昌，至清光緒二十九年六月，被執京師，杖斃階下。崇、監、臨、沅、潭、數縣遇難者亦多。

傅慈祥，墓表見後。

黎 科，廣東人。

蔡成煜，天津人。

田邦璿，慈利人。

杜子培，慈利人。

向連陞，辰州人。

黎桂泉，長沙人。

陳應軫，龍陽人。

維記載難得，不易搜訪。）

是役湖北遵令起兵者，有武昌、漢陽、沔陽、蒲圻、應城、巴東、長樂、沙市、嘉魚、麻城等十餘處之多，其犧牲極巨。湘皖亦與大獄，以身殉者略在三百人以上。失敗總因，則在黨派複雜，康梁與吾黨之臭味，素來差池，雖經畢永年之啓發，才常偶有轉變；然彼等經濟命脈，仍操於康有爲之手，故大遇挫折，即有一討賊勤王」之佈告出現。文曰：

中國自立會會長以討賊勤王事，照得戊戌變政以來，權臣秉國，逆后當朝，禍變之生，慘無天日。至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下立嗣偽詔，幾欲蕩棄祖制，大逞私謀，更有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爲名，賊臣載漪剛毅榮祿等陰助軍械，內圖篡殺，不得，則公然與中立爲難。用敢廣集同志，大匯江淮，清君側而謝萬國。傳檄遠近，咸使聞知。

（宗旨） 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 二、請光緒帝復辟。 三、無論何人，凡係有心保全中國者，准其入會。 四、會中人必當禍福相依，患難相救，且當一律以待會外良民。

（法律） 一、不准傷害人民生命財產。 二、不准傷害西人生命財產。 三、不准燒燬教堂，殺害教民。 四、不准擾害通商租界。 五、不准姦淫。 六、不准酗酒逞兇。 七、不准用毒械殘待仇敵。 八、凡捉獲頑固舊黨，應照文明公法辦理，不得妄行殺戮。 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進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吳祿貞見此佈告，憤慨赴日本復學，畢永年聞此情形，痛哭走普陀出家，章太炎於數月前，即悉唐名義不正，宣布脫離關係，秦鼎彝失敗後，始知康延款誤事，宣佈與渠絕交。噫！以革命大業，聚意志錯雜者以圖之，希有不償事者！維因此獲三大教訓：即一、不能專靠會黨作主力，二、組織要嚴密，決不能取便一時，以容納異黨，三、絕對從士兵學生痛下功夫，而不與文武官更爲緣。後鄂人即把握此三種經驗，苦幹十餘年，遂建辛亥首義之功也。茲將是役渠帥之義烈紀傳錄后：

烈士唐才常事略

天門胡石庵

唐君才常，字鐵丞，亦字佛塵，湖南瀏陽縣人。少好讀書，不爲章句所束縛，究心實學，尤嫻于中西史乘。年弱冠，舉茂才。乙未之歲，元和江公標督學湘中，以新學提倡士類，冀得明體達用之材，蔚爲國用，拔君異等，貢成均。旋與鄉人譚嗣同等創辦湘學報，君撰述爲多，自署卽所稱汧澗子。所爲文有雄直氣，高潔稍不及譚。兩人少同遊，長同志，訂爲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時有瀏陽雙傑之稱。會義寧陳公寶箴開府湘中，君以弟子禮謁陳公于節署。公曰，今日之師生，循故事也，若以學術經濟論，吾當北面事君，其見重如此。無何，東游扶桑，讀書尙友且一載。戊戌政變，譚嗣同等六君子死焉。君在日京聞之痛極，欲航海復仇，不果。逾歲而有漢口發難之役，蓋君以己亥春返國，組正氣會於上海，假東文譯社之名，實以革命主義，號召人心，結合有志之士。讀其序文，有上切不共戴天之恨，下存何以爲家之思，及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云云。與彼日以保皇黨友相標榜者，不啻背道而馳。君既蘊奇氣于胸中，而光鐸自不可掩，海內外之有志者，聞風而起，相率來歸，革命之光線，遂充滿於寓居黯澹之中矣。先是政變之未起也，君與譚嗣同輩，早有所圖，從事聯絡大江南北之會黨與游勇，設自立會以部勒之，備緩急之用。譚死，其勢未殺，而君實爲之主力。當義和團起自北方，中原鼎沸，會中人躍躍欲試，君以事有可爲，率其黨徒溯江而上，思糾合沿江數省之同志，羣起自立會之根柢，乘時以圖大舉。于時大通黨人起事未成，各疆吏咸有戒心。君抵漢後，默察大勢，慮遲且難變，不如先發，乃期于某月某日舉事，會黨應約來者達十萬人。未至期，風聲已播，事爲鄂督張之洞所聞派兵圍而捕之，于七月二十日就義。方捕者至門，君猶坦然自若，笑而受縛，無難色。就義之候，慷慨如平生，臨絕，則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其所學所志所養，亦可見一斑矣。論者或以爲君抱傾覆滿清政府之素志，此舉則欲援立清帝，驅逐后黨，與其平日之言行，乃適相反。夫君之心迹雖未大白于天下後世，而其素所懷抱，已與人以共見。其舉事之目的，蓋亦有難言矣。至于結合多數無節制，無訓練，無

規則，游手好閒，野蠻自由之徒，與之謀作新中國之業，馴至劫財掠物，囂囂然雖以騷擾爲事，則有不能爲君諱者。雖然君逞數年之心力，慘澹經營，固非若嘯聚草澤，爲無意識之舉動者。本救國之宏願，不惜犧牲一切，以爲我四萬萬同胞請命，事與願違，死有餘憾，其志亦大可哀矣，而惡可以一管掩大德哉。

（附）庚子武漢首義烈士墓碑

傅家來稿

庚子秋七月二十有八日，自立會黨人在武昌首義，爲爾更備殺者二十人。瀏陽唐才常、潘江傅慈祥、湘陰林圭、廣東黎科、黃自福、天津蔡成煜、福建鄭葆辰、慈利田邦璿、李炳寰、杜子培、辰州王天曙、豐河清、向連陞、長沙黎桂泉、劉國珊、龍陽陳應軫、湘潭周士、又有姓名不可考者三人，均及於難。先一歲己亥，傅慈祥、黎科、鄭葆辰、蔡成煜、吳祿貞、沈翔雲等，組勵志學會於日本東京。唐才常、林圭等立正氣會於上海，旋改組自立會。是年六月，開國會於上海味純園，四方豪傑之士，風發雲湧，不期而集者數百人。於是瓶立自立軍，密布長江上下游。大通爲前軍，秦力山吳祿貞統之。安慶爲後軍，田邦璿統之。常德爲左軍，陳猶龍統之。新堤爲右軍，沈蓋統之。漢口爲中軍，傅慈祥林圭統之。置總會親軍，及先鋒軍於漢口，唐才常實主其事。傅慈祥並聯絡昔日湖北武備學堂同學而操兵柄者鈕永建、孫武、艾忠琦等數十人，以謀策應。會議和國肇畔，各國聯軍攻破燕京，清室動搖，肅先烈以爲有機可乘，將於庚子七月十五日，大舉起事。待餉海外，不以時應。秦力山吳祿貞發難大通不克。越旬日，唐才常等二十人均就義。新堤舉事旋亦失敗。鄂湘大興黨獄，以身殉者百數十人。躬與是役而未死者，其後皆卓然有所樹立。越十有一年，辛亥革命軍起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清社以墟。蓋甲午以還，忠義之士，惘神州之將亡，不惜犧牲頭顱，以謀救國，屢仆屢起，此志不磨。嗚呼，今日民國之成立，皆昔之先烈不避鋒刃，喋血赴義，有以植其基也。諸君子殉難後，首邱未正，藁葬洪山，淹滯歲月，馬鬣未封，海內悲之。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憫念前助，賜金治葬，並於墓側，建立紀念堂，以垂永久。凡我同志，追溯往事，愴然

梯下。唐烈士之胸中有壬，以碑文囑余，因表其死事之烈，泐於碑石，而繫以銘辭。銘曰：明社既屋，神州陸沉。歐風西來，喪亂侵尋。海內志士，慷慨救國。孫公崛起，天地變色。湘楚豪傑，風虎雲龍。忠勇奮發，四方景從。天下形勢，必爭武昌。義旗初舉，哀哉國殤。碧血浮江，風聲所樹。航航共和，金湯永固。不有逝者，誰爲之先。忠魂千古，視此崇阡。

潛江傅君良弼墓表

黃復

天定勝人，人定勝天，自古興亡剝復，相循不已，莫非天時人事，以構成其機會。清末民國改革之際，亦天人參會之所爲也。時主其事者爲孫總理，羽翼成之者爲行省諸同志，然亦幾經摧挫矣。其有歷險不渝，慷慨捐軀，死事尤烈者，潛江傅君良弼其一也。君先世修儒業，號禮法家，世居縣之楊家嘴。君生而穎異，少有神童之譽，長讀書，目十行下。願負奇氣，偶儻有遠志，不屑屑爲章句。其孝弟根於天性，善行稱於家邦，學業推於儕輩。而慨念時局阨危，思合羣而拯濟之。蓋自宋以理學昌明亡於元，明以文學氣節亡於清，說者猶病人士文弱，乏經世之才。故願習齋輩，一變其學說，思以卓絕堅苦，強身練骨，成有用之氣質。君聞其風而悅之，於研通經史外，凡拳棒技術鍛鍊挺擊泅泳諸藝靡不精習。及派留學東瀛，入成城士官諸校，累試冠其羣，大爲師友器重。每與同人議及時事，輒太息流涕，匪徒種族念深，實恐中原重被五胡之禍。是時清治腐敗，虛飾新變，外強虎視，翻言瓜分，清廷不忌外侮，而鉗制漢人益急，適以激成反抗，革命風潮，遂噴涌澎湃而不可止。君既入中山會，約歸國，有所注措。運會未至，幾事不密，與湘省唐君才常等，同就義於武昌，時庚子七月間事也。唐與君皆雋才，人尤惜之。其後志士拚命以爭，所在多有，前仆後起，民氣不衰。直至辛亥八月，義軍興復於鄂垣，而革命之基以定。孫公乃建總統府於南京，以明年爲民國元年。夫秦政暴虐，亡秦必楚，覆南皮謂締造乾坤，必始江漢，不信然歟。厥後經緯昌字，重秀山川，賴有命世英賢，雷雨經綸，盡入事以挽回天運，計畫方長。而追念如事艱難，誓不顧身，諸志士於心壯節，足以振作

國人之義氣，而銷此厄運者，其英采又何可湮沒也哉。君歿後十二年，同縣劉君靜庵，亦以革命爲刑官所忌，誣陷有罪，庾死獄中。閱三月而革命功成，二君者皆不及見，而志伸身後，足以相慰於九原矣。吾鄂奔走革命者衆，潛江一縣，得兩烈士，不惟邑乘之光，實張楚風之勁也。劉君去年省府會議公葬，碑石屹立。君前葬鄂東，時議國葬，未果。今中央當局建議，由鄂政府修墓，立碑褒揚，沒而不朽，公義昭彰。君長子光培，次子光植，因鳩工有日，以表墓之文屬復，復雖衰朽不文，尙樂舉其華華大節，有關時務者，揭之墓道，令紀錄者有考焉。其族世行誼之詳，已見令長郎所爲事略者，不具贅。

（附）事略

家庭來稿

先考譚慈祥，字良弼，本徐姓，世居潛江北郭，業耕讀，爲邑中望族。大父心學府君，贅於傅生，世家嘴。世敦儒術，稱禮義家。至外曾大父起高公之嗣，大父爲所鍾愛，因以承祀焉。光培生時，先考已負笈鄂垣，至庚子，遂及於難。時光培年甫四齡，光植尙在襁褓中，以故先考之行事，皆不得見而知之。顧自微有智識時，先大父母嘗告光培等曰，爾父生而穎悟，十歲已畢五經四子書，讀時目十行下，見者詫異，驚爲神童。長負奇氣，偶儻有大志，精於拳棒挺擊之術，不屑屑於文藝。然偶一下筆，數千言立就，老宿爲之歎服。甲午入兩湖書院，適值中日之役，喪師失地，每與人論及，必扼腕太息，不勝麥秀黍油之感，以爲欲強國，必人人皆習武事。遂入省武備學堂，研究兵學，屢試輒冠其羣，大爲師友器重。戊戌派赴東瀛，留學成城學校，旋入士官學校。復以近世紀之爭，海軍尤爲重要，乃兼習海軍學。又於伏假期間，習泅泳兩月，立水能出臍，入水能數小時。是時列強環伺，瓜分之說，風起雲湧。爾父恐胥末五胡之禍，復睹於神州，乃與吳綬卿、蔡松坡、劉伯剛、吳念慈諸人，組織勵志學會，討論革命進行，至深且密。會義和團起，國內鼎沸，海外各同志，插盟於鎌倉，議定以上海爲總機關，分珠江長江兩流域進行焉。珠江

流域，孫中山先生主持之。長江流域，則公舉唐才常吳祿貞，與爾林父主持之。並舉林圭爲湘南司令。孫爲岳州司令。而以秦力山、沈蘊、何來保、唐才中、陳顯國、余正義、王正祥、分駐大通、安慶、新堤、瀏陽及長沙、爲之策應。又復密說漢人之執政者，獨立自主，同學之統兵者，加入同盟，以爲聲援。詎事機敗露，爾父與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王天曙、杜子培、瞿河清、黎科、蔡承煜、及義僕某君，同就義於武昌。當爾父之初赴日也，謂爾母曰，吾已以身許國，吾知汝賢孝，善視翁姑子女可也。及由日歸也，黃陂黎公宋卿尼之曰，此行殊危險，當珍惜此身，留爲國用。爾父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謝之。故會審時，慷慨自承，旁無牽涉，雖嚴刑逼供，不之懼，賴以保全者甚衆。臨難之際，猶大聲疾呼，天乎，其救吾中華四萬萬同胞乎，不止。時爾等及爾兄光祖，爾姊慧生，年俱幼，惟知隨家人環泣，固不知爾父死事之烈也。爾父雖矢志報國，而倫常之際，處處必各如其分，性尤真摯過人。某歲爾太母病，嘗於風雨之夕，行五十里，求藥而返。爾父師戴公筠病痢，親爲侍藥洗袴。與人交，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間，肺腑洞見，故人多親之。變出之日，不獨同志爲之悲傷，巷哭者且聲相接，其感人之深有如是者。光培等泣識之，不敢或忘焉。先考生於壬申二月初八辰時，庚子七月二十八日寅時就義，得年二十有九。著有南齋詩文集各一卷。先母朱太夫人，生於癸酉三月初八戌時，卒於乙丑七月二十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三。光培有女曰勤，光植有子曰林曰里。就義後之十二年，民國鼎定，中央稽勳局派員來鄂，會同蔡公濟民，調查墓地，籌備國葬，遭時多故，未果實行。又後之十八年，國民政府令湖北省政府立碑修墓褒揚，八月而工竣。光培等行能無似，弗克力圖進取，紹述遺志，因思先考被難已三十年，誠恐歲月遷流，忠烈無聞，竟成湮沒，爰於榮典下頒之日，謹就所聞於先大父母者，述先考事略以誌之，俾垂先型於不朽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九日甥光培光植謹誌。

一 從幼年到立志革命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縣人。祖父道亨先生，是個慈愛家。父利彬先生，是遜清有名的秀才，胸襟還大，壯年慕遊四方，後因年紀老了，不願意在外奔走，便回武昌講學。生子二，長祿貞，次祐貞。祿貞秉性聰敏過人，每天讀書約可千言，又受他父親的家庭教育，所以在八九歲的時候，已能下筆成文。最後喜學國術，好舞劍，研究兵法，尤能深入堂奧。爲人尚俠義，廣交游，更能急人所急，都是從天性流露，所以他的詩歌，慷慨激昂，楷書草法，雄偉豪邁。時人目爲文學天才。十六歲時，他的父親因病中吃了黃瓜，致病不治而死，所以他終身不忍吃黃瓜。又因爲父親早死，所以他侍奉母親，更加孝敬，有名鄉里。適逢這個時候，湖北開辦武備學堂，祿貞便棄文從武，入校肄業，另求深造。入校不久，因爲學業冠羣的緣故，就被官廳選拔，派送日本留學，考入士官學校，學習騎兵。留東年餘，看到日本的維新，同時目觀清室政治的腐敗，滿人當道的昏瞶，深深感覺國勢的岌岌，非改革政治，傾覆清室，不能反危爲安，轉弱爲強，從此就以革命排滿爲己任。每於課業空暇的時候，常同留學生中有志革命的，如鈕永建、傅慈祥等往來切磋，革命學識，更爲進步。

二 入興中會後的活動

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即西曆一八九八年）的春天，祖父孫中山先生從歐洲到日本運動革命，祿貞同永建、慈祥等，便同時受了革命的洗禮，他潛伏很久的思潮，得革命真理的撼動，更爲洶湧而澎湃。祿貞以後的事業，可以說是奠基於這個時期。

八月，康有爲倡議變法，清帝光緒聽從康議，事爲那拉太后所忌，就幽禁光緒，捕殺譚嗣同等六人，後來稱爲戊戌政變。有爲和其徒梁啓超先後亡命日本，在日成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其反對革命和反對共和，比較清廷還要利害。一時邪說亂興，留日華僑和學生被誘盲從的很多。與中會中一部分的同志，也有被搖動的。獨他和嚴翼輩、沈翔雲、林奎、馮自由、鄭貫一等，却堅信國父，不爲所動。後來同志中的動搖者漸趨覺悟，與中會的基礎得以重固，不可不說是祿貞等諸中堅份子的力量。

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清廷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團使館，惹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室帝后，倉皇出走，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態。國父看見這種情形，就召集同志，會議於日本的鎌倉，決定尅日籌備起事；區分長江，珠江兩流域，同時進行。珠江方面，由國父自行主持，長江方面，命祿貞和傅慈祥主持，並須互相策應。

祿貞奉到命令以後，正感財政困窘，無法進行的時候，事有湊巧，偏遇意外的助力，那時有新加坡閩僑邱菽園，受了保皇黨的煽惑，不惜以三十萬元巨款，幫助保皇黨。保皇黨又以二萬元付給唐才常，命他回國運動長江一帶哥老會。才常得到一筆款項以後，被他的好友畢永年知道。永年素來傾向國父，贊助革命運動，得到保皇黨付給唐才常款項的消息，就向才常加以說辭。才常經永年的勸告大爲覺悟，當下就脫離保皇黨，加入與中會，並成立自立軍，表示不屬於保皇黨。祿貞當時以才常既能翩然來歸，改變他的趨向，皈依國父，從事革命大業，就暫輟學業，和才常一同秘密歸國，運動長江各地獨立，聯絡會黨，造成潛勢力。將所有收服的武力，編自立軍爲前後左右中五路，分佈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各重要地方。才常駐漢口，總統各路軍隊。祿貞翔雲駐大通，形成犄角之勢。預定在八月二十九日各地同時發動。不料事被奸人告密，才常、慈祥，竟爲清吏捕殺。祿貞幸脫虎口，由上海轉赴日本，繼續求學。事後祿貞對同志談及此事，常嘆功敗垂成，引爲一生的憾恨。

三 歸國後的革命運動

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〇一年）祿貞畢業回國，到了武昌，兩湖總督張之洞，委任訓練新式軍事人才。總督以下的官吏，因為大通的舊案，深存芥蒂，橫生阻力。祿貞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祕密進行革命運動，不但不為所阻，反更加倍努力。他既幫助劉敬安擴充日知會，為革命機關廣佈消息；又在武昌花園山天主教堂設祕密機關，聯絡各地同志，互通聲氣。此外則派遣同志投入清軍，造成革命勢力；運動會黨，造成各地社會力量；翻印「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各種書籍，易名為「富言」「羣學肄言」等名稱，散佈到軍學各界，用作宣傳。那時武昌學生，因受清廷對俄外交失敗的刺激，都存排滿革命的思想，因之陸續加入花園山組織的人，非常踴躍。每天到會商討革命進行事宜的，有朱和中、李書城諸人。其在軍營學校的同志，則每逢星期，都來報告他們運動經過，和工作推進的情形。外省遠來的志士，沒有不別花園山接洽的。所以近則滬杭，遠則日京，一律互通聲氣。一時間排滿風潮，異常濃厚，潛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清吏雖探聽到種種消息，因為教堂的關係，不敢公然拘捕。後來偵知參加的人，大半為軍學兩界的人，就用分化辦法。大批派遣出洋留學。激烈的如朱和中等派往西洋；和平的如李書城等派往日本。從此花園山的革命幹部人物，為之星散，祇賸祿貞和軍營學校中的少數同志。祿貞以為軍營學校中的工作，進行上較為順利，就將花園山的機關撤銷，以免惹人注意。自倡革命運動，終有成功的一天，決不為局部的變動，影響大計，所以極力勸戒同志，埋頭苦幹，不可浮躁，必須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動。

四 入京企圖和考察西北的挫折

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的冬天，黃興在湖南運動大有成效，約他赴湘籌設速成武備學堂。他到湘後，正助興劃籌一切，忽北京練兵處因成立伊始，物色優良軍事人才，來電指名徵召。祿

貞本意不願前去，他說：「爲清廷練兵無異助敵以力，贍盜以糧。」正在踟躕不決，左右同志對祿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君受當道器重，與其在外無所建樹，不如投身其中，假與週旋，暗中結交志士，待機而動，將來如果成事，所得結果，將不可估計。」祿貞以此說爲然，就決計北上。

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春天，祿貞進京，被任爲騎兵監督。監督一職，徒有虛名，殊無實權。他的職務，不過閱操和編輯軍事訓練的教材而已。主管上司兵部尙書滿人鐵良，素知祿貞志大才長，平時防範特嚴，遇事每加挫折。對祿貞建議分派訓練完畢的人員，到各軍充下級幹部和其他的種種意見，均不採用。同事滿人鳳山，對他猜忌尤深。祿貞處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之下，幾年的中間，簡直是一籌難展，

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的秋天，他就決心改變作法，另闢途徑，預備脫離練兵處，游歷西北各省，觀察邊疆形勢。就呈請軍機大臣鐵良，說明願單獨去到陝、甘、新疆、蒙古各地調查，川資一項，請軍機處飭令沿途藩庫供給。幸獲鐵良允許，就開始作西北之行。他出了北京，一路經過河南，向陝、甘前進，沿途見聞，作爲詩歌，藉以發抒他的懷抱，著有西征草一書，慷慨悲壯，讀之令人興奮。到了甘肅，訪晤巡撫樊增祥，陳詞多主革新，樊係反對戊戌維新的守舊派，聽見祿貞所說的話，錯疑他是康黨，加之軍機處又沒有行文到各省藩庫，又擬他冒充軍官，就稟明陝甘總督升允，準備將他就地正法。幸而升允未敢冒昧從事，並說：「他既然說他是軍機處派來，何不奏請後，然後辦理。」當時就拍電請示。這個時候，鐵良已出軍機，軍機處各大臣，多半不知道這事的經過，就上奏西太后。西太后召詢鐵良，鐵良奏認是他任上所派。西太后就命鐵良電復升允等，升允、樊增祥接到覆電後，見祿貞誠係奉命前來，就加他沿途滋擾的罪名，把他押解回京。祿貞經此番挫折，刺激更深，他的革命思想，益發尖銳化。

五 辦理延吉邊務的成功

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清廷命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世昌呈請着祿貞隨從同行。祿貞既不得志於西北，就隨世昌前去。到了奉天，被任爲軍事參議。他趁了這個機會，結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又秘密聯絡綠林中的朋友，以爲將來之用。不久，延吉邊事緊急，祿貞奉命出巡，他所結交的鬍匪張作霖、湯玉麟、馮麟閣諸人，聽見他要到延邊去，就寫信給盤據延吉夾皮溝、光濟峪的一帶的馬賊韓登舉，爲他介紹。祿貞帶了這封信，率領周維楨、李恩榮和測繪生十餘人起程。到了夾皮溝，投信後，羣匪爭先招待，譟飲甚盛。可是祿貞問到他們的實際情形，他們却大吹法螺，一無誠意。祿貞心生一計，就騙他們說：「我原本是南方盜首，手下有三四萬人，槍械齊全，團聚山寨。不像你們散漫，沒有紀律，並且大半徒手，不能成就大事。」羣匪忍不住祿貞的諷刺，當下就招集了部屬三千餘人，馬約千匹，請祿貞觀看，祿貞看到人馬的數額都不虛，槍枝雖不一律，到也一人一槍，暗中歡喜，便拿出銀錢犒賞他們，並購牛羊賞給他們大吃一頓，羣匪從此就感激服從。

吉林省的延吉府，和朝鮮接界，清朝初年，本係南荒園場。紀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西曆一八八一年），弛了墾禁，漢人鮮人沒有產業的，就都以此地爲他們謀生的場所。此處土地肥厚，森林、野獸、礦產，更是非常的豐富，日人垂涎三尺，很早就想要掠奪這個寶庫。後來併吞了朝鮮，更想藉故侵佔，爲他們的所存物。這時，朝鮮統監伊藤博文，就藉口朝鮮十餘萬人民受了馬賊和無賴的凌虐，並且說圖們江以北延吉廳所管屬的臨江一帶地方爲間島，是中國和朝鮮沒有劃定的地界，就命令中佐齋藤季治郎領兵佔取局子街，張貼荒謬文告。

祿貞看見這個文告，勃然大怒，就告訴羣匪說：「我們爲匪，必須愛國，現在日本強佔我們的土地，爲什麼不同心協力抵抗他，一定要等國家的保護呢？」羣匪說：「吳大哥既然不怕日本的軍隊，我們還怕他嗎？但是我們抵抗日本，惹出禍來，將來徐總督要剿滅我們，向日本謝罪，那時怎樣呢？」祿貞說：「我們大家保衛祖國土地，立功邊疆，徐總督也不能這樣喪心病狂，我現在雖然爲匪，徐總督舊日同我很有交情，

大膽的說，敢保你們安然無事！」衆匪還不相信，祿貞就把他所帶的軍服佩刀龍旗各樣重要物品，通通拿出來，和隨從他的官長，立即着起軍裝來，竟是威儀凜然。羣匪看見，一齊爬在地下，叩頭說：「我們今天纔知道吳大哥不但是南方的豪傑，又是徐總督的老友，一致情願聽從命令。」

祿貞收撫衆匪，大家整頓，部置妥善後，通知齋藤，限他即日退出中國地界。齋藤接到通知後，大驚說：「這個地方向來沒有大清國官署，又那裏來的駐軍，必定是欺詐假冒的！」正在疑惑的中間，祿貞的最後通牒又送來了。齋藤就跟送信的人，一同前來會祿貞。這個時候，祿貞站在廟門簷下，屋上龍旗高懸，兵士有數千人之多，排成無數行列。雖然服裝不大整齊，精神却是非常雄壯。齋藤看見，心裏暗暗的折服，就走到前面，和祿貞握手。祿貞用日本話同他招呼，請到廟內，首先問他：「你爲什麼擅自侵佔中國的領土？」齋藤回答說：「這個地方，本來屬朝鮮管領，現在朝鮮是日本的保護國，所以我們要來保護朝鮮的人民。你爲什麼來到這裏滋生事端哩？」祿貞說：「我是中國的官，應當保衛中國的土地，並且向來就住在這個地方，你們強佔這塊地方，豈能說我滋生事端。吳某性情剛直，不願意多說廢話，貴軍能夠趕快退出這個地方很好，不然的話，祇有武力解決！」齋藤說：「你要求我們退出此地，可以送還文書到朝鮮統監處，如果有了統監的命令，我們就退出去，不然是不可能的！」祿貞說：「我不能同貴國談判外交，祇知道保衛國土。若是要談判外交，那有我國的外交部和貴國的外務省。齋藤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就退出局子街，但仍插標標明「朝鮮國地界」字樣。祿貞得報，立命拔去。自己，又星夜趕回奉天，向世昌痛陳延吉形勢，並報告自己同齋藤交涉的經過。世昌贊成他的辦法，就轉奏清廷。清廷以祿貞幹練有識，便詔命祿貞爲正參領，幫辦吉林邊務，他返回防地以後，設立邊務公署。在局子街各重要地點，設立派駐所，派兵防守。安撫慰問朝鮮的百姓，使他們知道中國是以仁愛和平立國，揭穿日人的陰謀，以免韓民受他的麻醉。對於日人的侵略政策，防禦得極其周到。此外又測量邊界地形，研究歷史，準備將來的應用。又設立學校，教育韓民子弟，修築道路，便利交通。在邊一年，成績大著。日人雖然狡詐成性，也沒法施展毒計。當齋藤出兵的時候，駐北

京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守信太郎同時照會中國外交部，聲明：「間島究屬那一國的領土，很久沒有解決。朝鮮十多萬人民，常受馬賊和無賴的凌虐，因為貴國不加處治，我國已派朝鮮統監帶兵前往保護。」等情，就和清廷大開界務談判。我國外交部對於吉林邊境，向來沒有細詳地圖，又沒有可作徵信的歷史書籍，而日方則捏造事實，謬論橫生，因之遷延多日，不能解決。清廷無法辦理，就調祿貞進京詢問詳細的實在情形。祿貞根據地理歷史的參考和證據，作了一部延吉邊務報告書，約數十萬言，並附詳細地圖，證明延吉為中國領土。當時外交部藉此作為鐵證，再向日方交涉，結果日本就承認延吉為我國領土。祿貞因為辦這件外交的事件有功，被升為協統兼督辦吉林邊務大臣。不到一年的工夫，已經失去的主權，就慢慢恢復；各項事務，都陸續開辦起來了。終究因為妒忌他而說壞話的人太多，到了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的春天，清廷下令將邊署撤消，調祿貞進京，不久授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銜，特派為法德兩國閱操委員。

六 響應武昌起義的宏圖

到了冬天，祿貞從德、法閱操回國，清廷任命他為第六鎮統制官。到任以後，極力整頓，革除歷來的弊病，軍容煥然一新。但為陸軍大臣蔭昌意見不合，總不得儘量展佈他的才幹。第二年八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於武昌，祿貞聽見這個消息，請求率領他的部屬前去平亂。蔭昌疑他存有貳心，不准他的請求。却由自己統帶大軍南下，並調走第六鎮的軍家一協，同時命令祿貞隨行，預備在中途把他殺害。祿貞刺探出這種奸謀，就託病不去。九月初，灤州軍要求清廷立憲，京師大為震動。因為祿貞在新軍中具有聲望並且和一般將校多係友好，非命他前去，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就派他前去宣撫。祿貞一到灤州，就集合兵士演說革命的歷史和革命的真理，並說將來革命成功以後，所享的權利，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非專為漢族謀幸福。旗籍兵士聽見這種論調，也就化除前疑。祿貞看見全軍將士一心，即刻電稟清廷，陳述諸軍一致擁護朝廷，並無異謀，藉以疏懈清廷的戒備。暗地却同各將領開會商討響應民軍計劃：以灤州張紹曾部為第一軍，奉天藍天蔚部為第二軍，新民

屯盧永祥部爲第三軍，各地的軍隊約期在豐會齊，直逼北京。這樣，可使南下的清軍，不戰自退，清室自然顛覆，共和即可告成。那知會商以後，騎牆派的份子，竟秘密報告清廷，清廷聽見這個消息，非常驚怕。立刻密調遼東各路大軍，集中北京，來阻止各軍的行動。不多幾天，山西民軍起義，清廷下令，着第六鎮攻打娘子關。祿貞在灤州接到報告，辭別諸將領說：「我先阻擋各軍不去攻湖北，今天自己反而要率部去攻山西，還有什麼臉見諸公。」就從豐台取道蘆溝橋，一直回到石家莊。這個時候，祿貞部下的旅長吳鴻昌，已經奉了清廷命令，率領第六鎮部隊，開始攻打山西。一部分旗籍部隊則奉了清廷密命，陽爲助戰，暗任監視，以防變故。參謀何燧、朱泉勳視察前線，到了乏驢嶺，深知晉軍城防不大堅固，內中有主張迅速攻打的，何燧是祿貞心腹，見祿貞還沒有到，便捏造虛偽的言辭，阻止前進，六鎮的兵，就暫駐石家莊。祿貞一到，立派周維楨去到山西，和民軍首領商議，組織燕晉聯軍，一同計劃推翻清室，建立共和，山西民軍首領閻錫山，疑惑祿貞不是真心，告訴維楨說：「吳公若果誠意幫助義軍，請下令旗軍攻打固關。山西軍攻擊他前方，吳公攻擊他後方，旗軍消滅，燕晉聯軍的事，才可以商量。維楨把閻錫山的話，報告祿貞。祿貞就在九月十四日帶領吳鴻昌、何燧在晉軍防地的城下，請出守城的官長仇亮，對他說出一片大道理，仇亮聽了這席話，十分佩服，當日帶領部隊前來歸服。他又到太原去說閻錫山，錫山還是堅持前日的主張。祿貞笑着說：「我是老革命黨，你知道嗎？山西軍事，我什麼都知道。某年某月成軍多少，某年某月購買槍械子彈若干，現時消耗外，尙存若干。」說得明明白白，就像數家珍一樣。錫山聽見之後，半天說不出話來，立刻推舉祿貞爲燕晉聯軍大將軍。祿貞見已說服了錫山，也就趕快回去，約同晉軍，同駐石家莊，截留清廷運往湖北的軍火，減少清軍的戰鬥力。當九月八日山西民軍起義，祿貞到達石家莊以後，清廷恐怕祿貞將來有變，就任命他爲山西巡撫，希圖拿高官籠絡他，可是祿貞絕不爲利祿所動搖。趁這個時候，上書清廷，大意謂：「自湖北兵變，各省響應，如黃河決口，莫之能禦。爲今之計不如大赦革命軍，停止戰爭。夫革命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固欲求國家之幸福，而非存心同朝廷爲難也。現祿貞已招撫晉軍混成一協，巡防二十餘營，可供調遣。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

馮國璋軍隊退出漢口，祿貞願隻身赴鄂，說以大義，命其投誠，以扶危局。如不從，祿貞當率所部二萬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恐將士憤激，阻絕南北交通，妨礙第一軍之後路，則非祿貞之所能強制也。抑更有言者，官軍佔領漢口，焚燒掠殺，慘無人道，祿貞桑梓所關，尤爲痛心。此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師長丁士原，易遇謙，逢迎助虐，應請聖裁，嚴行治罪。」於是拍電給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着他趕快帶領部隊前來。借清君側爲名，會師正陽門。一面密約北京民軍首領姚薦楠，根本覆滅虜廷。斯時清帝溥儀，已準備逃往熱河。

七 遇害經過和身後哀榮

祿貞的頓兵不前，截留清廷運往湖北的軍火，和用激烈的言詞，向清廷彈劾蔭昌誤國大罪，實使清廷惶急萬分。然又不敢明白責斥，恐招禍起兵變，京師動搖，影響大局。便想用暗算的方法，以去大患。祿貞殺身的禍機，就潛服在這個時候了！再則這個時候，清廷已經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世凱爲祿貞在石家莊所阻，不敢北上，其子袁克定，想要借重祿貞兵力，加強世凱的勢力，祿貞當諸不理。於是克定同清廷圖謀祿貞越發急迫。

軍諮府大臣載濤，素日知祿貞部下標統馬蕙田、周符麟因爲改編和祿貞有隙，就秘密將他兩人叫到北京，許他們二萬兩銀子的賞金，并許將來保他們升官，教他們刺殺祿貞。兩人中了升官發財的毒，甘心去做刺客。九月十五日從北京回防，當天晚上，就強脅他們的下級軍官會議行刺的大事，內中有司務長楊鎮海，深明大義，以爲祿貞生死關係重大，共和成立的早晚，國民流血多少，都担負在祿貞一人身上。會議時因被他們勢力壓迫，不敢有反對的表示。會議以後，馬蕙田又派他的心腹，監視各下級軍官不許走漏風聲。要是有人洩露，就先將此人處死。鎮海看見事態緊急，就密派頭目兵士趙振武，將陰謀報告步隊二十三標部第一營前隊隊官馬玉峯，玉峯轉告祿貞的親信軍需官李真，李真報告祿貞。祿貞自從招撫晉軍，往來奔走，都是單

人匹馬，不帶衛隊，表示他的坦白。由山西回防以後，不駐營房，夜晚駐宿正太鐵路站房，仍舊不設警衛，聽了李真的報告，毫不在意。

十六日夜，正和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在站房中批閱機密文牘，逆賊馬蕙田率領隊官梁雲章，排長楊福魁，頭目蘇守魯、王澤宣等，突然衝門入室，大呼奉密旨殺吳祿貞，他人不問。祿貞聽了，立刻從座上躍起，拿馬刀連斫數賊，不料一彈飛來，正中要害，遂仆倒地上。世膺、維楨，護祿貞不成，也中彈死。賊衆見目的已達，竟割取了祿貞的頭顱逃走。那時參謀何燧，住在車站官廳，聞變忙來查視，只見皓月當空，尸體橫地，慘不忍觀。遂看見辦公桌上，攤着一張張紹曾來的電文。電文有：「電悉，願率所部健兒，以供驅策。」等語，只得督率部下料理善後。祿貞死後，不但各路部隊，失了統率，就是本鎮勢力，也立起分化。旗軍恐怕被六鎮暗算，人各自畏，拋棄子彈百萬發，器械二百多箱，馬幾百匹，餉銀數萬兩，分作三股，向北潰散。晉軍乘機收了祿貞遺骸、器械、子彈、銀兩，一齊向西運去。同到太原，懸賞找尋祿貞首級，久無結果，就裝殮成禮，暫時浮厝。祿貞奔走革命十餘年，未及見民國成立，費志以歿，噩耗傳出以後，海內人士，沒有不痛惜的。尤其是延吉邊界的百姓，竟爲失聲痛哭。當開追悼大會時，自動前來的有數千人之多。歸化中國的朝鮮人，也爭着贈送誄詞輓章，各種祭奠式的文字，表示哀思。

祿貞生於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西曆一八八〇年）正月二十六日，死的時候，祇有三十二歲。長子是弟祿貞的兒子，早年過繼爲嗣。次子忠黃，女三，三女爲遺腹生。妻景氏，性情賢淑，侍奉阿姑，極盡孝道。祿貞遇害之後，心神悲痛，不願獨生，但以母老子幼，事親撫孤，都是後死者的重大責任，祇得倉皇回南。船到吳淞口的時候，一時悲憤，竟從船邊投身大海，去追隨他的丈夫。船上的執事人，很迅速地派人把他救起，得以更生。志士烈婦，萃於一門，這是多麼難得的光榮事蹟。

民元南京政府成立，追念祿貞功勛，以陸軍大將例賜恤。民國二年十一月七日並爲公葬於石家莊，建造專祠，豎立碑誌，以慰英靈。後來的人，到石家莊這個地方的，沒有不去他墓上低徊流連謹誠致敬的。

（附錄一）吳祿貞傳

錢基博

吳祿貞者，湖北雲夢人也，字綬卿，雄傑有大略。自少時學兵法，有名於楚。年十八，以鄂督張之洞命赴日本，習爲騎將。會清帝以義和團叛亂，八國聯軍問罪，勢不支，西走長安。祿貞在日本聞之奮起，約結死士潛歸國，曰：「時哉不可失。」默相天下大勢，自以生產楚地，悉江、漢間情勢，謂夏口兵衝要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南北二塗，有如繩直，一旦驟有變，則河洛震驚，南服均阻。又其人剽輕易發怒，可劫以起事，日夜招致。事洩，多死者，祿貞隻身走大通，變易姓名，間行復東渡留學。未幾返國，授徒武昌，數抗慨言當世事，積忤大吏。然名字漸起，長沙黃興謀湘獨立，函要祿貞同發難。祿貞已不得志於楚，頗思用事於湘，立赴召，爲籌劃方略。時北京設練兵處，函電相促，祿貞辭不往。黨徒有勸祿貞者，謂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殷。不若乘機運用，攬北方兵柄，伺隙而動，入虎穴而得虎子，斯其時矣。遂行，抵京，充練兵處監督。以所志學教育後進，播布各軍。陸軍部尙書鐵良夙材器祿貞爲人，然察其心神鞅鞅，有異意，遇事齟齬，俾不獲竟其志。祿貞乘閒周歷蒙古、陝、甘，按視邊兵，體察形勢。甘督升允深嫉祿貞，幾陷之至死。時延吉兵譁餉噪變，日師潛渡圖們江應之，邊庭震驚。清廷索撫邊者，無應，仍起祿貞幫辦延吉邊務。祿貞單騎抵延，討軍實而申儆之曰：「一來，吾語汝曹，汝曹爲國家效命疆場，於朝廷固無負。顧不能得食，主者過，故非朝廷負汝曹。吾能食汝曹，速安輯，無得違吾命取戾。一辭氣爽亮。驍兵悍將環集左右，祿貞曾不攜一卒自衛，然憚祿貞威名，無敢動者。日帥聞之，爲却軍三十里。祿貞遣使日軍，往復論說，卒有以屈日帥，使認延吉爲中國領土，恢復疆方千里。或嫉祿貞功不已出，遺書中朝詬諸。東督徐世昌恤祿貞才，百方解護，檄調奉天辦軍務。日帥故憚祿貞却退。祿貞去，知無可憚者，復進軍延郊。清廷畏日軍逼，再命祿貞督辦邊務，銳力振新，邊人賴之。在邊三年，百墮俱舉，回京補副都統，派赴德、法觀操。返，出爲保定第六鎮統制。蒞鎮，殫精訓練，期成勁旅，以扞京畿，撥其根

株。時黨人士陰謀漸聞於朝，陸軍部尚書蔭昌夙忌祿貞才，恐與黨人士連，或起據肘腋爲變，不能制，厄之，鬱鬱不得志。適第八鎮協統黎元洪起兵武昌，祿貞已見厄於蔭昌不得逞，自請督師赴鄂。地勢建瓴，終爲天下要害，思乘勢響應，以湔前敗。蔭昌知祿貞不能效忠於清廷，陰阻於軍諮府大臣載灃曰：「祿貞兼資智勇，武烈過人，一時之傑。倘資之兵使去，是傳翼於虎逸使出柙也，一旦颺去不我用，不可復繫也。」載灃然其言，不許祿貞，以蔭昌督師，令將第六鎮兵從，謀斃諸途。祿貞恐不免，辭以疾。會灃州軍聯名邀立憲，勢甚亟，清廷知祿貞得將士心，急檄汪宣慰。祿貞馳抵灃，召將士曉以大計，謂「清廷屢創無所懲，偷旦夕安，益壞敗不可救藥，微改弦而更張之不可。今蔭昌傾北京兵南征武昌，諸君倘能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備，可無血刃而定。然後綏靖工民，易置帝政，規皇古共和之制，以媿美歐、美，傳檄東南，釋甲寢兵，天下之事大定矣。」皆譁應曰「諾」。因電奏安堵，弛北京備，密部署諸將，以灃州張紹曾所部爲第二軍，新民屯盧永祥所部爲第三軍，合師豐臺，以逼北京。會有與議者，馳北京告變，密聞灃州汽車抵北京，以防祿貞運兵。會山西太原兵變，遙應鄂岳，載灃遽檄第六鎮留守政娘子關。祿貞在灃聞保定兵發，曰：「吾勸諸將襲北京，而所部攻晉，勿阻之，何面目在灃與諸將相需乎。」遂赴石家莊，叱停戰，身入娘子關，與晉軍聯和，合出關，運取第六鎮兵輜重以足軍火。聯電抵北京，猜祿貞謀益急，暗募人刺之。陽以朝旨獎借，命撫晉，促令赴任，未發。其帳下將馬惠田突以手槍擊祿貞不中，祿貞遽起奔，惠田手捍格，惠田槍再發，仆，割其首，持奔北京，時辛亥秋九月十七日也。偕死者三人。一參謀張世膺，與祿貞室鄰，倏聞槍聲起祿貞室，走視，惠田適槍祿貞仆，手猶柱地思起。惠田拔刀砍祿貞頭欲下，世膺駭，奮空拳與鬪，被惠田刀中腦死。一副官周維楨，亦赴救祿貞遇害。祿貞性坦直不疑人，將兵十載，吏卒深夜謁見，未嘗陳兵衛，故及於難。

無錫錢基博曰，吾聞諸鄉人廉泉，廉泉聞諸寧河王照，謂以祿貞材武，宜若可以有爲。曾憶甲辰在京師，偕祿貞飲酒，酒酣，祿貞傾座大言曰：「若輩猶忘庚子夏皖盜劫大通釐局事乎？亦知盜爲誰某乎？」聲震四座，座客駭愕無應者。祿貞右手舉酒滿盃，揮左手自指鼻尖語曰：「不敢欺，我也。」揚盃飲，一吸而

空。時良弼、姚錫光在座，相視失色，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其所以失身而喪其元歟，吾知處心積慮以死之者爲已久也。祿貞意氣自豪，曾不稍顧，以蹈於禍，可慨也夫。

（附錄二）錢作驥（辛亥爲湖南軍政府參謀次長湘人）跋吳祿貞延吉廳邊務報告書三卷

右延吉廳邊務報告書三本，計九章，三十八節，吾亡友吳祿貞綬卿所著，而親贈於吾以爲考案者也。初，吾國東三省與朝鮮接壤之地，以滿人封禁，故不詳。及康熙五十三年設琿春協領，隸於甯古塔副都統，於是方有建設，而漢人朝鮮人無產業者漸以爲尾閹。清政不綱，有漢人爲馬賊之韓登舉者，據夾皮溝充霽谷等爲巢穴。地本沃壤，富森林及野獸，日本游歷者涎之。及吞併朝鮮，遂欲越門江而霸其地。有日人守田利遠者著滿洲地誌，稱圖們江曰豆滿，而言其北岸向來所屬於延吉廳臨江一帶之地以爲間島，且指爲朝鮮屬地。於是日本駐韓統監伊藤博文，遂令其中佐齋藤季治郎率兵一營，至於延屬之六道溝，遂將佔領之。賴綬卿懷歷史以爭，遂保有其地。綬卿之學博而功亦耳。嗚呼，以綬卿之才，使得行其志，則吾國之所保，豈止於一延吉廳而遂已乎。雖然，綬卿固偉男子而亦多情人也。初綬卿既畢業於日本，在湖北不能行其志，乃至北京投練兵處，爲旗兵監督。監督者，無兵，而但令閱操及編操典各事，所言當改革者俱不行。綬卿不樂閒曹，乃自陳於軍機大臣鐵良，願獨身而在陝西甘肅新疆三省，調查一切。與之數千金爲旅費，不受，曰，但求軍機處一紙條，令得在沿途藩庫領銀爲盤費是矣。鐵良許之。及至甘肅，會樊增祥，言詞慷慨，意頗輕其老朽。樊固以守舊反對戊戌維新，且贊成庚子義和拳而漏網者，聞綬卿所言，疑爲康黨，且軍機處大臣，從無以紙條而索銀於外省之藩庫者，因是益疑其妄，乃白升允擬就地而誅之。升允曰，彼言自軍機處，何不奏聞而後處置。於是途電京城，會鐵良已出軍機，諸大臣皆不曉本末，以聞西后，西后曰，今日豈不是陸軍部尙書鐵良值日麼。對曰，然。於是鐵良叫起，西后問故。曰，吳祿貞是奴才在軍機處時派去調查邊務者。西后曰，然則你去回他們的電罷。鐵良叩首趨出，電甘。升允樊增祥益忌

之，曰，吳某雖是奉命而行，然沿途不應滋擾，以此調查邊務，不稱，遂押解回京。綬卿益無聊，間以詩酒及女閭爲樂。會徐世昌督東三省，調之行，綬卿以爲可行吾志。及至東，世昌宣習正深，綬卿與言，多不省。會有韓登舉在皮夾溝，日本將認爲獨立國者。綬卿擬私往偵之，而綬卿所結交之鬚匪如張作霖，馮麟閣，湯玉麟等，聞綬卿將往會韓，并爲之介紹。綬卿齎數千金請假而行，周維楨（字幹臣）李恩榮及測繪生等十人從焉，既抵夾皮溝，出介紹書投羣匪，匪爭延酒食，日或數起。綬卿詢一切，諸匪言詞誇大。綬卿故結之曰，我國南方盜首也，有衆三五萬人，快槍等是，然有山寨聚處，不似汝曹散漫，且多徒手，不足有爲也。於是諸匪乃言吾輩亦可招其部屬，請吳大哥觀之，如何。綬卿曰，善，既聚，可三千四百餘人，馬近一千，槍不一式，然其數與人相等。於是綬卿乃出千金犒之，并購牛羊數十頭，宰而大嚼，且曰，吾南方義士，其會飲咸如是，不似北方人鄙吝也。諸匪既大慙，且心服焉。會齋藤至，於六道溝貼倭人告示，有起之送於綬卿者。綬卿乃勃然怒曰，吾曹爲匪，亦宜愛國，今日本人強占我疆土，吾等何不同心竭力以拒之，而待國家官吏爲之保護哉。匪曰，吳大哥不畏怕日本，我曹亦不畏，但我曹決戰，而徐總督將來要殺我曹以謝日本，則如之何。綬卿曰，不然，此事由我擔任，我雖匪，與徐總督亦故交，奈何畏其殺我哉。諸匪猶不信，於是綬卿乃解其包袱，出其在練兵處所穿之軍帽、軍衣、佩刀、皮靴、龍旗等，光彩奪目。從官亦咸衣其軍服，威儀凜凜，至是羣匪咸拜伏於地曰，吾今日乃知吳大哥不但南方豪傑，又徐總督故人也，歡欣不已者久之。綬卿部署既定，通牒敵人，限其卽日出境。齋藤聞之大駭，曰，此舊屬朝鮮，無清官署，更何有兵駐守，必詐也。綬卿又通牒請之，齋藤隨使者而來，見綬卿立於廟外，其上龍旗招展，軍服皇皇，兵士不下數千人，雖制服不全，而赳赳之狀，已爲心折，乃進前與綬卿握手。綬卿操日語與之爲禮，且延入，詰難何以至此。齋藤言此地本屬朝鮮，今朝鮮合併於敵國，故來此鎮守，君何故來此挑釁。綬卿曰，我中國官，守中國地，且一向居此，汝今日方來，乃言吾挑釁貴國哉。吳某性直，不願多言，貴官能速退出境，則善，不然，惟決戰而已。齋藤言汝要吾退出，可速送文書

於朝鮮統監，俟其答覆，允吾讓出，即退，否則不能。綬卿曰，吾不能與貴國講外交，惟知守工。若外交，則有吾國外交部與貴國外務省在。齋藤知不可勝，即曰，吾回營，將致電敝國去矣，即分散。明日，日本人插標木於地爲日本界，綬卿遣人拔去之。綬卿於是一面致電北京軍機處，外交部，一面送文書與徐世昌及陳昭常。幾處聞此，不知所措。時張之洞在軍機，退朝，傳劉道仁，哈漢章，良弼等問之，諸人皆以綬卿所辦爲然，且與吳同學，稱其胆不置。張之洞尤激賞之，於是令綬卿暫署吉林副都統，且調回京，詳詢一切。此言其在京時所作也。吾國外交部於吉林邊界無詳細之圖，又無可徵之歷史。綬卿在日本，於朝鮮頗有研究，又新得宋教仁所著間島問題一書，故能源源本本，詳言其故，卒之折衝樽俎，使日人退讓，而延吉屬約數縣之疆土，得以保存，非偉男子而能若是乎。又綬卿初至奉天，狎一女優，爲徐世昌指摘，以爲職官無品。及綬卿署吉林副都統，世昌俟其入見，以張之洞門生郭宗熙代之，恐其復任。張之洞喜其愛國，且能讀書，遂以延吉邊防大臣畀之。綬卿往延吉開府，過奉天，徐世昌訪之，不答，請宴，不赴。徐世昌初擬釋怨，召綬卿前所狎女優演戲，及綬卿不至，甚慙。曲將終，綬卿則衣夏布長衫，持大蒲扇，搖搖坐於臺下。世昌望見趨揖之，綬卿不顧。觀看良久，俟女優下台，攜與其車而去，是夜納之矣，則其有情又當何如也。予至崑山，訪老友曹亞伯。曹與予皆與綬卿爲至交，聞曹欲刻吳祿貞之調查延吉邊務報告書三卷以公同好，故跋其行幕如此，補國史所未及云。

秦力山傳

章炳麟

秦力山初名鼎彝，字力三，故江蘇吳人。父文丙，客食湖南，遂寄籍爲長沙人。力山少慧，爲文數千言立就，嘗師劉陽譚嗣同，入南學會。未弱冠，補縣學生。督學徐仁鑄奇其才，遣游學日本。八國聯軍陷京師之歲，唐才常謀起兵海上，力山與同學林圭、蔡中浩、畢永年歸赴之，被推爲徽後軍統領，將緝私水師巡防諸營，據大通鹽局，與蕪湖防軍相持七晝夜，兵敗走免。督部營務處陶森甲獨保持之，得返日本。而才常與圭

等皆死武昌。力山自歐血數升，雖病，志未嘗挫。才常者，本與梁啟超合謀，啟超時在日本橫濱，軍興饋餉皆關其手。力山亡命荷蘭，求假貸，不與。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勳士號，名義不順，欲立振刷之，遂與啟超絕，自作少年日報，道漢族自主義。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游學生疑孫公驕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歎其非才當羣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橫舍間。余與力山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和者雖不廣，亦不怪也。滄洲張溥時年二十，游學與力山同舍，力山獨偉視溥，爲余言狀，余因得與溥交，溥即今張繼云。自是力山或在日本，或微行入皖南，謀再舉者數年。孫公與黃興等集中國同盟會於東京，以力山主安徽事。力山至安慶，與巡撫衙門營管帶孫道毅結謀，自安慶下潯江甯，據形便爲根本。事泄，亡奔香港，復以言擢主老怒，西去，與胡漢民之仰光。而勝越張成清自雲南來甯，爲敘其緬甸亡國史。力山既遣名捕，不得返中國，業避地仰光，乃客于崖。土司刁安仁所，時往來野人山，短衣負銃，爲其民道漢族光復事，冀借邊裔爲窟宅，因以倡義。安仁固夷種，亦本離中國自立，力山激誚之，然後知其不爲己用，時作樂府道悲憤，往往若自嘲者。久之，果爲安仁所害。及武昌倡義，雲南應之，而力山不遠見矣。安仁集諸土司揭旗稱興夷滅漢。師長李根源自騰越遣使蒞問，安仁窘，詣南郡自歸，雲南發其叛迹及殺力山狀，乃錮之陸軍獄，數月，傳至京師，病死。根源已至千崖，求力山尸，不得，爲立祠騰越，與雲南死難者並祀焉。無子，以弟鈞彝之子修竹爲嗣。

贊曰：孫公之在東國，羽翮未具，力山獨先與游，自爾羣士輻湊，歲逾百人，同盟會之立，斯實爲維首焉。及謀舉江甯不成，竄迹蠻左，不忘奮飛，豈謂藉是可以定大業哉，亦致命遂志而已。抱奇無施，卒遭陰賊，悲夫。

庚子甲辰間鄂人思想之演進

庚子聯軍陷京師，於國家則大損，於革命則大益也。當七月間，革命軍在珠江者，佔領惠州月餘，並轟炸總督署；在長江者，則如上所述。此在平時。以狼毒陰狠之西太后處之，其誅戮之慘，豈可紀極？乃適於七月十九日，聯軍陷京師，那拉氏繫光緒西竄年餘，心目中祇有一聯軍；而對革命黨，則漠焉置之，任當地督撫便宜處理，因之保全實力甚大。及回鑾後，正以喪師辱國，憤懣萬分，不咎既往，直不啻默認革命之行動爲當然，而增長黨人之勇氣。雖暗中責令各督撫，如所派留學生，發現革命份子者，必予以連帶處分。實則各省督撫，亦無方法以鉗制學生之愛國也。兩湖總督張之洞想入非非，既作勸學編、學堂歌、以教忠勸士，猶未能已，復命武昌知府梁鼎芬撰製教讀稿，力申君臣大義，視滿清爲不可侵犯之神聖。彼兩人者，聰明絕夷等，於世界趨勢，夷夏大防，豈不知之。徒以欲固祿避禍，朦朧清廷，爲此無聊之舉，可笑亦可憐也。卒之學生思想，以不堪壓迫之故，多敵視本省學校，自費出國求學。壬寅癸卯之際，湖北學生在東瀛者，其多如鯽，而官費生若劉成禺、吳祿貞、藍天蔚、李書城等，亦無所畏忌。或則設立勵志會以交換知識，或則組織義勇隊以鼓勵實行。至壬寅冬，吳祿貞回鄂，之洞以大通之事，禁銅於將弁學堂，歷三日，招之嚴加訓斥；豈料祿貞口如懸河，慷慨論天下事，爲南皮傾倒，突失聲曰：「奇才奇才」。卽派充學務處會辦，營務處幫辦，將弁學堂護軍全軍總教習，武普通學堂會幫。旬日之間，階下囚忽變爲席上珍。是當日之官吏，亦無形爲之屈服矣。祿貞既恢復自由，寓水陸街十三號，學生志士，爭願一親丰采，而領取其新智識。江漢士風，爲之一變。惜甲辰春，爲北京練兵處徵去。故吳在鄂之日，祇有言論而無組織。再花園山李步青處，亦爲當時軍學兩界青年聚集之所，而黨人往來尤密。如胡秉柯、朱和中、呂大森、李書城、時象晉、賀之才、時功璧、張榮楣、時功政、吳炳宗、陳開淦、余德元、張春霖、劉伯剛、范鴻泰、屈德澤、郭肇明，其最著者也。旋蘇報民報出，秉承總理主張，

大放厥詞，以應梁之言論，康梁不能敵，又棄甲曳兵而走矣。官僚與保皇黨之聲勢廓清，而全國人之思想意志，乃羣集於總理主義之下。吾鄂之革命團體，若科學補習所者，遂於甲辰四月產生。茲將章炳麟駁康有為政見書錄後，以見思想之演進云。

（附）駁康有為政見書

章炳麟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祇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灑灑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爲是耶？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爲是齟齬不了之語，以登東胡羣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爲之則已矣。貧窮聖人，自謂教主，而猶爲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諸於出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

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人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爲上系淳維，出自禹後。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數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智果自別爲輔氏，管氏變族爲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況於賡虐祖國，職爲寇讎。而猶傳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親肺腑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爲甚。

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言天然，則禰詒海濱，享祧雖媛六洲之氓，正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爲是聒聒者耶？長素又引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摭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著土傳籍，同爲編氓。未嘗自

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爲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爲歸化漢人乎？其爲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髮環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而爲之。而卽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爲漢種，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卽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淆滿漢，以同薰蕕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格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荆揚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閡，淪爲要荒。而文化語言，無大殊絕。世本譜牒，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其論者乎？

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強逼以成之耶？將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國，被髮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爲此也。強逼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髡雉。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顛，形狀詭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爲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爲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齒以龍，塗面以璽。恢詭詭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爲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耶？

種種繆戾，由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成。由是引犬羊爲同種，率羆尾爲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爲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所謂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坑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麾。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台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欲盡漢種而屠戮之。

其非爲豫會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日之握圖籍，操政柄者，豈翁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爲輿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剗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爲瘖聵，甘與同壤，受其蠶養，供其驅役。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

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皆爲外相。恭醇一邸，但拱手待成耳。卽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若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庭杖鎖盜，大戶加稅，開鑛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納丁於地，不復差徭，此唐房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至藩鎮，蓋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台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挾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祿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氏在日，猶必諂奉宮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人君無爲，而百度自治。爲首領者，亦以衆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爲奴隸，而彼爲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僕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云爾！曷能獨行其意哉。一條鞭法，名爲永不加賦。而耗羨平餘，猶在正供之外。徭役旣免，民無哭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旣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玄嘩、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已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庭桂書，則可知矣！莊生有云，『狙公賦芋，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庭杖雖除，

詩案史禍，較諸庭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聲。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絃貫木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爲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既駁之矣。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灃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害於盤盂，勒於鐘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天殞，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雖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侖第三新爲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鋼索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宴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

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心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曠近之地，羣相譴撓。朋黨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太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共驢四子，於堯、舜、禹、湯姻婭也。靖言庸庸，而堯亦不得不任用

之。今其所謂聰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爲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詔勅皆責成羣下。藻飾旣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命，則幸矣不如。讀其詔語，則勳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

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爲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

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尚在，而滿洲大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旣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並不認爲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爲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爲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誠如是，則載活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於種類。而於精僞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爲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旣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槍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

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吾權變法，則歐美之技術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開辦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

者！立憲可謂，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濤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桎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濤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常釀四大海水以爲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乎？

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詠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章京受戮，已亦幽廢於獄臺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譏嘲，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踣覆之。今載濤，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途。已脫幽居之輓，尙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易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大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以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濟乎？

事既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衆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爲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爲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台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濤，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尙繁中庸一篇，同爲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所坐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濤爲滿洲未造之亡君也。此則建元之運，終於光緒，奴兒哈赤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

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

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依賴者爲多。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猶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濤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難矣。而謂爲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崙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崙之徵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崙者？而長素徒以阿坤鴉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崙者乎。

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生蠻者哉。

雖然，以此議長素，則爲反唇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飢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尙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儔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飢濟困，爲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衆共和爲不可已。是故以賑飢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爲梟雄。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爲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爲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爲其所賣。今之廣西會黨，則已知爲主體，而西人爲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無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爲尤甚，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長素以爲「今日之言革命者，或託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爲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爲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爲多數，而不從爲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直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賢，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覩精色。哀哀漢種，繫此剝削。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天閼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爲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爲之建立政府。百廢維新，庶政俱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爲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

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爲英人窺覷，此長素所引爲成憲者。然使莫臥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窺覷食耶？當莫臥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爲蒙古所有，與爲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爲蒙古時代，後者爲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時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縣延至於三十四年乎！

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舉書籍

見聞以爲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現於印度，而不現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能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源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概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爲波斯屬州。今觀其典，徒舉比隣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已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難以淪喪。夫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恃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疏散而多執著，其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羶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著察而知乎！

若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時人。然其輕視羶羶，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藝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謂立於其朝者，特曰寇詔蟬翼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並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爲難能可貴矣。次卽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乏貪惡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忘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王世傾覆。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議族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割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

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奉祿，資其保護。盡順天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搢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胃，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桴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以上舊著錄九滿正論）

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僞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耶。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瞋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還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爲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尙在，未盡漸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瞋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曠昔之易。於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還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薨。載灃春秋万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覲覲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抑吾有爲長素憂者，曷曰革命之議，諱鉅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父林奎尙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尙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尙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枚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爲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己既自

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缶鑪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

若長素能幡然祇悔，振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岸耆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爲素王玄聖。後王有作，宜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於星霧。長素之書，尊藏於石室。長素之述，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可以尉薦矣。藉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爲天下笑者何如哉！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編者按：吾國數千年名教威權，至曾國藩討太平天國而告結束。此時國人之思想，正往復於新舊之間。康有爲，梁啓超起而乘之，張保皇之說，附會新義。壬癸之交，新民叢報幾至風靡一時。總理與本黨各同志知其生心害政也，辭而闢之。憤憤有作，名著甚夥。太炎爲一代文宗。此書出後，傳遍全國，英俊之士，翕然嚮風，羣奔赴於本黨旗幟之下，關係實非小可。緣錄其文，以見一斑。并以明國人思想之演進云爾。

科學補習所始末

科學補習所者，乃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士兵所發起組織之革命機關也。先是曹亞伯呂大森胡瑛張難先等，俱認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加入行伍不可。於是張難先胡瑛遂投工兵營，充兵士。兩人日說士兵，散發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革命軍等書。常於飯後集操場，講有關係之故事以激厲之。瑛年少英挺，善詞說，聞者莫不感動。乃於甲辰四月，與同營之朱元成陳從新雷天壯陳教懋毛復旦李勝美等，及學界表同情之呂大森歐陽瑞驊曹亞伯時功璧康建唐等，發起組織機關，在武昌斗級營同慶酒樓，開籌備會，共推呂大森起草章程。呂大森者，武高等學生（爲武備學堂初改者）之高材生也。性豪放，有胆識。曾於中、俄締結密約時，鼓動數百學生，會會公祠演講，直斥政府昏瞶。激昂慷慨，轟動江漢間。訂章程，名爲科學補習所，設多寶寺街。宗旨標明研究科學，實則意在激官府耳目。草具，由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張難先審查，提出大會通過。維會員，則以心記之宗旨「革命排滿」四字爲主。所於五月成立，舉呂大森爲所長；胡瑛爲總幹事；曹亞伯任宣傳；時功璧任財政；宋教仁任文書；康建唐任庶務。六月，黃克強自滬過鄂，本所開會歡迎。克強告以：「湘省計劃，預定十月十日，乘清西太后七十七生辰起義，」本所黨員，均一致表示贊同。當約定由湘省發難，湖北響應。所務進展甚速，多寶寺所址屋小，不敷用，復於七月由幹事歐陽瑞驊賃觀家巷一號房屋遷居。時本所黨員曹亞伯已在長沙一求中「寧鄉」「長沙」三中學任教事，推彼爲湘鄂聯絡員。凡餉械，俱在共同籌畫之列；并於本所印就軍用票三十萬張，以備起義時需用。值學被署假，曹亞伯回所，開大會，討論進行方略。決定：派呂槐庭康建唐赴施南，回季途赴荆宜，聯絡會黨；宋教仁赴長沙，與東文講習所華興會會長黃克強接洽；武高等學堂，由劉熙卿負責推動；文普通學堂，由歐陽瑞驊負責；馬隊，由劉靜菴負責；工程營由張難先負責。其餘各校各營，均有負責幹事。其分配之彈械，由胡瑛王漢赴湖口起運來鄂。計劃既定，正按照指撥職務積極進

行。不料湘省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在湘潭謀殺被捕，同時長沙亦有會員朱某及湘紳王先謙黨劉作楫洩其事於先謙，即同巡撫陸元鼎告密，圍其機關，逮捕黨人；復搜得文件，乃知湖北科學補習所與東文講習所，有共同計畫，當電總督張之洞按治。本所先得克強電，由胡瑛王漢等移藏槍械於漢陽鸚鵡州；劉靜菴銷燬所中文件冊據；張難先通知各同志遠禍。當夜軍警圍所搜索，一無所獲，逮其房主以去，時九月二十日也。房主訊鞫時，供稱：「賃房者爲文普通學堂學生歐陽瑞驊，至彼輩所作何事，吾儕小人絲毫不知。」時主持學務者，係粵人梁鼎芬，張督最信任之。鼎芬見此案牽連學校，又無其他主名，設案情擴大，不利於己，乃緩頰張督前，只開除歐陽瑞驊及宋教仁二人學籍寢事。黨人星散，王漢胡瑛遷鸚鵡州；劉靜菴遷美教堂聖公會。見本案已有結束，復出而暗中活動。會清廷假僞立憲名義，派戶部侍郎鐵良搜括東南財賦，以七月至蘇，十一月二十二日抵鄂。劉靜菴王漢胡瑛聚而謀曰：「此國賊也，弗除，民力竭矣，宜狙擊之。」漢瑛願任其事，於是攝所藏於鸚鵡州之手槍以去。先擬斃之於漢口大智門東站，比至，鐵車已開，知鐵尚有事何南彰德，跟踪追及。漢瑛擊，不中，雜人叢中逸。搜索急，漢以膏肓廷刃爲羞，投井死。此科學補習所爲吾鄂黨團之首基，皆其犖犖可記者也。所員姓名略歷及傳狀碑誌可訪得者具後。他篇亦如之。

所員名錄

呂大森 傳見後

胡瑛 傳見後

朱元成 傳見後

雷天壯 黃陂籍字月軒運動軍隊

毛復旦 一名汝際字善如浙江黃巖人

歐陽瑞驊 字季香沔陽人文普通學堂幹事

康建唐 恩施人任幹事運動會黨

曹亞伯 傳見後

張難先 字義癡沔陽人任幹事運動工程營士兵

陳從新 安徽籍運動軍隊

李勝美 字遵五襄陽籍後任團長

陳教懋 字桂仙黃陂人幫運彈械以上十名俱發起人

時功璧 字伯弼江人任幹事籌款

王漢 傳見後

何季達 傳見後

劉度成 字熙卿沔陽人運動武高等學堂學生

朱敦仁 傳見後

易本義 在所辦事努力

劉復 字菊坡鄂城人民國任安徽民政廳長

龔國煌 字村榕崇陽人武昌淪陷後病故本邑

辜天保 運動會黨

張朗村 名榮楣恩施人

張漢 字佩紳荆門人後被選爲國會議員卒舊京

方柏年 安徽人

邱啓發 黃陂人

許崇灝 字公武廣東番禺人辛亥首義佐林述慶在

鎮江反正後爲國民政府委員

徐炳龍 蕪水人

盧啓賢 襄陽人民國任縣長及內務部秘書

汪翔 黃岡人後任何南縣知事

唐碧 湖南永州人

許遠香 沔陽人早故

馮時民 傳見後

劉靜菴 傳見後

朱子瀚 在所辦事努力

孫武 傳見共進會篇中

歐陽振聲 字篤初號俊民湘南人後被選爲國會議員

田桐 傳見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趙光華 字幹廷沔陽人担任軍運甚努力民元病故

余誠 傳見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徐竹坪 荆門人

季雨霖 傳見日知會篇中

張品珊 沔陽人丙午因軍警捕黨人急受驚病故

徐干

劉彥 字式南湖南人後被選爲國會議員

傅人傑 字楚材沔陽人

李慶芳 黃陂人

陳琨 漢川人

曾唯 湖南人後任金陵大學教授

所員列傳

呂君槐庭傳（三十三年元月）

編者

品大森，字槐庭，湖北建始人也。少入邑庠，喜吟咏，個儻負奇氣。肄業武備學堂。會中俄訂密約，君鼓動學生數百人蒞會公祠演講。斥政府失策，激昂慷慨，轟動一時。甲辰夏，與朱子龍、曹亞伯、胡瑛、張難先等，設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多寶寺街（後遷魏家巷）實行革命，推爲所長。計乘清那拉后十月壽期舉義。派朱教仁赴湘，聯絡黃克強、胡瑛、王漢鏞運槍械，大森自任與康建唐四施南運動會黨，同謀起事。未幾，大吏察知，所被封，並札施鶴道嚴緝大森。竄山谷中，晦跡數年。辛亥武昌反正，始出里赴烟台，佐山東都督胡瑛理戎機。和議成，料袁氏終必叛國，赴滬，說同志以利害，共討袁。蘇督逮捕下上海獄。民九，以靖國入獄，民十一，又以驅逐鄂督王占元入獄。民十六，復窘於共產黨，去而之他，作放歌行以抒悲曰，「四十七年窮不死，猶思乘風破萬里，誓將熱血洗神州，不憚投筆來皖水。曩昔曾從宋寅遊，生平亦識孫總理，廿年奔走蹟而顯，三在縲紲非其恥。主義知難行亦難，治人先貴能治己，邇來徒向口頭禪，夸詐相習風日靡。言辨行乖吾誰欺，以言取人諛則喜，道德淪亡非所憂，英雄埋沒寧足紀。滔滔同此貉一坵，狂瀾孰作中流砥，酒酣耳熱胃且呼，眼中落落無餘子。大廈寧容一木支，况復舊訥衣樸鄙，脫帽豁然頭已重，繞賴于恩霜後斃。語既逆耳貌亦憎，所如不合良有以，先生到老不識時，自謂材力猶堪使。掉臂東行頭不回，拚棄妻孥如敝屣，畢生心志百未償，一蹶再蹶仍難起。吁嗟乎，先生之命何其否，祇今坐困愁城裏，任使飢寒相迫擠，謀生術拙頗有泄，誰爲爲之一至此，憂患端從讀書始。」其凄愴悲壯之情。今人不忍卒讀。十九年，予擬浙家，君往遊，竟一病不起，埋骨西湖，悲夫。

論曰：方余等組織科學補習所時，大森正年少，英姿颯爽，不可一世，人咸以偉器目之。殊亡命幽禁，長度愁苦生活，致年未盈五十，即賣志以歿。坎壈數十年，其主張正義之心，絲毫不少回屈。誠子與氏所謂豪傑之士歟。

王漢傳（三十三年元旦）

編者

王漢，字竹菴，後名潮，號怒濤，湖北圻水人也。父濟川，兄伯寅，俱名諸生。少受庭訓，年十六，通五經大義。旋從其同邑何焜閣學際周易，好之甚，刻不釋手。焜閣語漢以大易需時義，漢喟然曰。人各需時，奈何。需之彖曰，利涉大川，大川險也。維涉險，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險，故曰利也。焜閣無以難之。漢於治經之暇，間涉新聞雜誌，覺國亡無日，憤慨而究兵書，講劍術，結納當代豪俊。甲辰遊省垣，識黃岡何季達，潛江劉靜菴，桃源胡瑛，江饒朱元戎。漢、靜菴沉毅少大言，兩人最相得。會仲夏，呂大森、曹亞伯、張難先、胡瑛等，設科學補習所於省城，潛謀革命。漢毅然加盟。所中預定乘十月清西太后壽期，諸大吏集皇殿慶賀時一舉而殲之。烈士聞此，每日摩拳擦掌，急欲一試。湘省黃克強組織之東文講習所，已約同時並舉。無何，湘幕洩，巡撫陸元鼎得悉鄂中秘密，電總督張之洞按治，補習所被封。漢憤不欲生，與胡瑛、陳致懋、將運來槍枝，往藏鸚鵡州，州僻在漢陽南郊，罕與人耳目接。前即在此開一秘室，備非常用。至是漢胡瑛同匿居焉。劉靜菴則避于美教堂聖公會，探悉勝廷將假偽立憲名義，搜括東南財富，派戶部侍郎鐵良南下，由江、浙、皖、贛、抵鄂。靜菴與瑛、漢密謀除之。劉年長，瑛、漢請行，於是鸚鵡州所藏手槍以去。先擬狙擊漢口大智門車站。比至，鐵車已開，知鐵尚有事於河南彰德，尾追及之。漢轟擊，不中，雜入叢中逸。搜索急，漢以膏肓廷刃爲羞，投井死。留右手槍遺書於逆旅，旅主人隱其事，託言係商人以折閱自殺，揚於市，募金瘞之，時爲清光緒三十年臘月。年二十二，結婚僅月餘，無子，妻高氏苦節至今。

論曰：數十篇書國士大夫萎靡疲沓，謂將亡國之兆，思一振而行荊棘之事。並謂作事不必計成敗，成固善，不成，以死繼之，必有慕風興起而竟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吳樾訪其事於胡瑛，感奮而炸清五大臣於北京前門。清廷之亡。實基於此。後之舉大事，必反覆躊躇於成敗之間致失事機者，觀此當知所從違矣。

(附)王漢殉國年月及與吳樾關係考證

王漢殉國年月，多誤傳爲乙巳春，或丙午日知會失敗後。欲證明此事，應以鐵良行踪爲斷。查清史稿，光緒三十年甲辰，載有「七月癸未，命鐵良往江蘇等省，查勘財政武備事宜」。增修通鑑輯覽所載亦同。是鐵良出京查勘財賦，確爲甲辰無疑。其證一。又乙巳上海警鐘報停刊，係因載王漢刺鐵良事。據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載警鐘報被封，在乙巳正月。(中國文化服務社三十三年二月初版一二九頁)王漢死於彰德，其消息必數日始能傳至上海。新聞記者訪得登載，官廳聞報，封館，又需若干日。查封爲正月，漢事應在甲辰季冬。其證二。張文襄公年譜，(商務新書許同莘編)載「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六十八歲。……侍郎鐵良奉旨南下，查勘湖南製造局移建地方，是否合宜。又查各省出入款項。……十一月，欽差大臣鐵良至」。括弧附註云，「在江甯清查款項，道員劉光典勸勿爲剛毅續，十月奉旨，他省款項不必查。二十二日至武昌。二十五日赴湖南勘湘東製造新廠地址。十二月中旬，再至武昌，閱兵，觀製造局廠。留數日北返」。中句至武昌，留數日北返，王漢事當在十二月二十間。其證三。有此三證。王漢殉國年月，已成定案，其他異說，或文字易淆者，皆當以文襄年譜正之。

再吳樾受王漢感動，擬刺鐵良，後改刺五大臣，世多不知。茲舉證於下。

一，吳樾遺書自序曰，「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邇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寬出，又邇時忽有刺客某刺鐵良逆賊未成而遁，并有王漢刺鐵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報。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風可慕。」又遺書第六節，標目爲「殺鐵良之原因」。敘述分爲二。「一，原於同胞之難忍」。「二，原於同志之感情」。此條申明謂，「蓋以王漢之刺鐵良未成，遂自盡以明志，其心亦良苦矣。……今余而不成王子之志，則王子前日之行，不特無益，而且有害。誠以己未殺人，而授人以殺人之名，危乎殆哉，我漢族之前途，其有不堪設想者矣。……有此二因，予之志遂定而不疑」。

二，吳樾追悼會，胡漢民說曰，「烈士五大臣出洋，清廷將以假立憲慰天下，故迫不及待，而有前門車站殉義之事。而所促烈士死義之動機者，必有至大原因，當爲諸君陳述。先是湖北有王漢君者，以暗殺爲事，所抱之宗旨，則以爲吾國士夫，酣嬉游樂，將以文弱正國。故吾輩作事，不必求其事之能成與不能成，當先問自己之能死與不能死，若能捨身一死，以喚醒同胞，其效較諸一事之成，影響尤大。王君當時謀刺鐵良，待於彰德，……不遂其志，王君遂爲遺書一通，及刺鐵良之手槍，留於逆旅，投井而死。嗣後吳君曾以此事實問鄙人，以王君之志告之。烈士慷慨言曰，吾輩舉事，大都必求有利於己，且有利於國者，始肯爲之。吾則極求必有利於國家，無利於己，且於一己有至苦極痛之事，吾當身受之，以爲天下先。烈士之死，蓋早已決。」（見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廿七年再版第七章吳樾事注）

三，觀陳去病所撰徐錫麟傳略論贊，更易見其端緒。茲將全贊錄下。「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張文祥以私恨刺江南總督馬新貽，死之，迄已數十年，使風慘澹，亦幾幾不聞有荆楚之僞矣。至甲辰之冬，春中市上，乃始有萬福華槍擊王之春事，而較然皖北之民也。然事不成而敗，歸者惜之。顧獲機一開，刺客踵起，至臘年春日，爰有王漢刺鐵良之自殺之事，風潮所播，警鐘不鳴，舞台摧倒，（時警鐘報以登王漢事被錮，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亦同誌銷毀）蓋亦烈矣。然而吳樾以一介書生，因之感激，（見其自序）逕懷炸彈以入北京，力投汽車，期盡殲其衆，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滿會無恙，而終殞厥身，悲夫，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開，漢朝男子，終若甘心降虜矣。迺端會返國，來我江南，不務安集，而日爲酤虛，天乎，人手，國有人焉思割刃於其腹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以殲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祥而慚福華，慰王漢而憫吳樾，軒然棟其魂爲厲鬼，以視胡虜之魄，降其靈爲天神，以昭漢族之民，陰佑默相，俾我生者盡集怒而殲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奠河山，長覩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易吾黨。」（見中國國民黨叢書血花集三十三年一月重版五十四頁）

編者按：胡漢演說詞待於彰德句下，余略去「鐵良至彰德，未下車」二句。因此事乃胡漢王漢同去，王漢死後，漢未報告鄂中同志，故當時對漢，極多謠傳。漢以後對此事，亦諱莫如深。故演說詞毫無提漢同去之事。如鐵未下車，漢未擊鐵，漢何必死耶。且漢言漢為遺書一通，此書漢當見之或藏之，然漢終未發表此書，亦從未與人看過，亦可想見其難言之隱，而有此權詞也。再陳去病吳贊「喻年春月」一語，乃舉警鐘報被封時間而言，非指王漢刺鐵良時間也。證諸馮自由「乙巳正月警鐘報被封」一語，及張文襄年譜鐵良回京之日期自明。胡氏同意支飾，陳氏文句渾成，恐閱者誤會，故兩議之。

胡漢傳

編者

胡漢，原名宗琬，字經武，浙江紹興人。父某，以知縣候補湖南，漢隨侍，昆仲四，漢其季也。長兄亦以佐雜聽鼓長沙。不久，父兄盡沒，依其兄盟友曾竹岩於桃源，故多有謂漢為桃源人者。少穎異，年十六，黃克強與胡元侯辦經正學校，漢肄業於其間，聞克強緒餘，矢志革命。大吏將捕之，克強介避於武昌吳祿貞許，識難先，商組革命機關於多寶寺街，名曰科學補習所。同入工程營運動軍隊，聯合湘省，準備十月清那拉后壽期舉義。推所長呂大森與康建唐同施兩聯合會黨，宋教仁回湘接洽黃克強，胡漢王漢購運槍械。經費則由曹亞伯，時功璧，黃克強等統籌。不料期前湘事洩，得悉鄂中秘密，湘撫飛章報總督按治。本所同日亦得湘電，於是通知各同志亡匿，焚毀所中文件。至夜，督署派隊圍所，不獲一人，逮房主嚴鞠，開除文普通學堂所員歐陽瑞麟，宋教仁學籍廢事。後黨人稍稍集，聞鐵良南下，漢王漢預備狙擊於漢口大智門車站，比至，鐵車已過，追至河南彰德及之，漢連擊數槍不中，投井死。漢遂赴日。未幾，日政府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學生大譁，漢憤甚，赴各校演講，主全體回國，自辦學校。學生大感動，推為會長，偕姚宏業，田桐，秋瑾等回國籌備中國公學。旋同盟會成立，被推為評議員赴日，常與楊篤生等研究製造炸彈，從事暗殺。丙午秋，奔騰舉義師，總理派葉，朱子龍，梁鍾漢同鄂，抵日知會謀響應。漢等至漢，詣劉靜庵計事，羣慮

經費無着。座中有無賴郭堯階，倖倭與瑛，教仁譚，自言我有辦法，湖南六合鑛公司經理劉小霖已運動成熟。自承以十萬金佐吾輩革命。瑛寓漢口名利棧，約於次日在棧洗盛以決之。屆時小霖至，甚款洽，酒數行，則武士多人入，傳瑛以去，始知爲其所賣也。逮至武昌巡警道署，與難先分繫署內兩房中，各有守兵十餘，以鐵索鎖其手，另一端連鎖一兵以防其逃，一弁一典史門焉，森嚴萬狀。提訊時，瑛曾受酷刑，以瑛聲譽張甚，故特別注意也。十二月二十六日，見守者頻作耳語，知有異，草詩一首託禁卒示難先曰，「崑崙紫氣鬱蒼蒼，種禍無端競白黃，仗劍十年悲祖國，橫刀一笑即仙鄉。河山寂寂人何在，歲月悠悠恨更長，我自乘風歸去也，衆生前途苦茫茫。」係絕命詞也。維官廳逮瑛時未搜得絲毫左證，雖曾賞格中亦無瑛名，雖逼之甚，瑛茹刑不承。復欲迫難先以科學補習所舊案而株連之，難先自承革命，求一死以絕官廳之欲，而不涉誰何。故獄不決。後得吳祿貞程家樞等奔走，肅邸電張督對此案和平辦理，而獄始緩。一夕，分禁九人於各監，始脫縲紲，能通信會客矣。次年五月，判瑛以無期徒刑。瑛之在獄也，手腕敏銳，禁卒囚徒，悉在籠絡中，等於僮僕，故見客談話，極自由。黨人多探候者，聞及黨務，故以後每一機關之組織，瑛皆與謀。庚戌辛亥兩年，文學社共進會相繼成立，聲勢甚盛。辛亥春，同盟會香港統籌部派譚人鳳來鄂考察，頗不滿於文學社，經武屏左右語曰，子無誤，湖北黨人，自成風氣，類皆埋頭苦幹，不以外觀相誇耀者也。譚始默契，對共進文學兩團體不加軒輊。兩派由是聯合，聲勢更張。八月十九日武昌光復，張鵬程李濟臣等帶隊至府慰迎瑛出獄。時都督黎黃陂尙猶豫，經武危之，約詹大悲往漢口組織軍政分府，人心始定。軍府以外交重要，任瑛爲部長，與漢口各領事交涉，因得認爲政治團體，嚴守中立。旅奉派爲都督代表赴滬，復推爲議和代表。適山東事急，孫大總統命瑛爲山東都督，民元二月，派兵艦護送，就職於煙台行署，至袁氏當國辭職。二十二年病故南京，經紀其喪葬者老同志覃振也。

論曰：吾自見經武後，即不敢論天下事，蓋震於經武之言論丰采，而自慚木訥也。後察其純用機智，慮其成就不大，類易以學，然卒如鑒之入柄。辛亥武昌光復，經武出園室一躍而長外部，瑕疵稍稍見矣。子忠

告辭去，不通問問者二十年。迨予主政兩浙，經武狼狽來遊，款洽數日，約遊西湖，經武毅然謝之，蓋恥籌安之無以對國人也。世之執繩不弘，徒恃其儀表以快一時者，可以鑒矣。

朱子龍傳（三十二年夏）

歐陽瑞驤

朱子龍者，湖北之江陵縣人也。父傳綬，郡廩生，績學敦行誼，鄉稱墨香先生。子龍十四而孤，繼母亦喪，撫于祖母。至性純篤，事事維謹。爲學求有用。精天算輿地，俱潛自幽奮有得，不由師授。作文屏去浮華，雖屢細於試，毫不爲意。口吃罕言，然與人別是非，論古今成敗得失，則博辨莫窮。嘗開館訓蒙，卽棄去曰，此豈吾之志哉。值湖廣總督張之洞變漢教歐西，練立新軍，子龍毅然入伍，著籍工程營。未久，官長以爲材，擢書記，後不合辭去。初與呂大森胡瑛張難先等組織科學補習所於武昌謀革命，事敗又入日知會。日知會者，爲聖公會閱報之所，劉靜菴卽假其地爲革命機關以宣傳主義，共商進行方略者也。復留學日本，入同盟會。萍醴事興，孫總理派子龍及胡瑛梁鍾漢歸鄂，會議黨人作聲援。無賴郭亮階，利賞金，告密當道捕之，同時被禍者，有劉靜菴張難先等八人。子龍至吏庭，訊曰，汝設日知會，運動革命乎。卽出書札一，語其詞使聞。名刺一，卽郭，曰，汝識此人乎，勿狡辨，其速舉同黨悉以告，當有汝。不應。鞭之，卽報稱，且諷且罵，極難堪，訊者氣沮，錮于室，遣人齎衣物殷勤存問。次日，訊如前，子龍曰，我罪罪我，非我罪，釋我，胡糾繞爲，尋置江夏縣獄。次年三月二十四日，以病卒，櫬厝正覺寺，五月歸葬江陵棗樹店。子龍爲留日時之名，原名家樞，在軍名元成，字松坪。沒年三十二，其祖母七十，時猶存也。

論曰：荆南自古爲重鎮，踞長江上游，兵戈競爭相循。而湖山秀美，土物饒裕，代產名人，如張本楊、張居正，皆足不朽。子龍亦生是間。潛江又有劉靜菴，相望二三百里，兩士貞塊璋奇姿，志行並美。擔革命重任，振衰起頹。昔人云，地運人傑其殆然歟。子龍身修而殯，余于科學補習所屢見之，實溫良君子也。乃中道與靜菴爲奸人所陷，繫囹圄，先靜菴四年而沒。張公難先二十七年，因便事過荆，致祭表墓，其中故

人之物至矣。余遠難而來，住沙頭，未及三日，不克親拱木宿草，酹酒一奠，迄今猶引以爲憾焉，嗚呼！

興國州人曹亞伯

馮自由

曹亞伯，湖北武昌興國州（民國改稱陽新縣）人，太平天國用兵湘鄂時，與興國州人彭楚耆極衆，而立功亦至偉。劉成禺著太平天國戰史題詞，有「興國州人策異勳」一句，即指此事。亞伯賦性豪爽，嫉惡如仇，自幼居鄉，每聆鄉中父老述太平軍當年起兵殺賊遺事，輒眉飛色舞，油然而萌種族思想。稍長肄業南湖書院，時任書院山長者爲梁鼎芬，嘗仰承鄂督張之洞意旨，日以誘導學生效忠滿清爲事。亞伯以諸生多熱中利祿，不脫奴隸性，遂呵之曰：「無氣骨」，或曰「走狗奴才」。同學中惡其好更氣罵人，或以「曹瘋子」三字報之。甲辰武昌發起一革命團體，名曰科學補習所，亞伯與焉。亞伯結識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牧師胡蘭亭黃吉亭等，胡黃均有心革命，常於說教講道時，假基督捨身救世等事爲宣傳革命資料。亞伯與之志同道合，遂亦皈依基督教。乙巳，又設日知會，爲吾黨聚集講說革命之秘密機關。此二機關，如鄂之劉貞一、馮公武、季雨霖、朱子龍、吳貢三、李亞東、梁鐘漢、石志泉、張難先、吳峴、殷子衡，吳兆麟；湘之黃軫（後更名吳字克強）、劉揆一、禹之謨、宋教仁、易本義、陳天華、胡漢民，咸附入。甲辰九月黃克強，馬福益、劉揆一科謀在湖南起事，亞伯至長沙助之，不幸期前事洩，黃克強潛避於長沙吉長巷聖公會黃吉亭寓所。後乃乘二人肩輿，垂下簾簾，亞伯與張繼二人各懷手槍，緊隨其後，卒獲脫離。乙巳（一九〇五年）各省志士雲集日本東京，亞伯亦在。七月孫總理自歐洲抵日本，與黃克強聯合旅日全國各派革命黨人組織中國同盟會，第一次成立會假座赤坂濱町黑龍會所，馮自由預約亞伯赴會。當各寫盟書時，亞伯自書誓書曰興國州。有廣西人某不知有興國州地名，以爲兒戲。亞伯曰：「君不知太平天國大敗清軍時有興國州人包打洪山之事乎？」（事見劉著太平天國戰史）若無興國州人，你們兩廣的天王洪秀全焉能安然在金陵登基也。」衆笑解之。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秋間，亞伯自日本赴英國遊學，道經香港，偕張繼訪馮自由於中央日報，馮自由請其任駐英義務通信員，亞伯

慨然不辭。在倫敦數年，向外人宣傳中國革命，孜孜不倦。己酉（一九〇九年）孫總理自南洋赴英。亞伯介紹吳敬恆入同盟會，且向留英同志籌款八千金補助總理旅費。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總理復至倫敦，邀亞伯與吳敬恆結伴歸國，亞伯以事辭。比年夏秋間，鄂省民黨有國民黨與共和黨兩派之爭，共和黨孫武一派以素與都督黎元洪素好，頗佔優勢。適亞伯自英回，黎元洪與彼為舊識，特邀入幕府贊襄機要，國民黨大得其助力，後卒為共和黨所擠，不安於位。民二一歲事討袁軍失敗，亞伯東渡謁孫總理，參加中華革命黨之討袁工作。民三中國革命黨成立，陳炯明等在南洋表示異議，另創水利建設社對抗，孫總理乃派亞伯及陳耿夫二人至南洋各埠，向華僑黨員宣佈改組宗旨。民六六月總統黎元洪被督軍團逼脅解散國會，國人大憤，孫總理在上海力圖起兵護法，而絀於經費。會有素與亞伯相識之美籍某國醫士告亞伯曰：如孫公有起兵護法之決心，某國願助資百萬。亞伯以告總理，大悅，囑亞伯堅守秘密。亞伯曰：吾乃基督教徒，當指天為誓。自是每當夕陽西下，亞伯恆偕女友吳口口乘馬車遊行各馬路兜風，順道至虹口某醫士寓所講去大皮篋一具，其中疊疊皆各國鈔票，外人雖偵伺嚴密，無疑之者。未幾遂有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及廣州后黨非常國會之舉。事後亞伯擬措資創辦亞林臭藥水廠，求助總理，助以萬元，即酬其是役奔走勞也。民十十月總理督師北伐，駐節桂林，亞伯隨行。因細故與參軍某不協，某令侍役勿為其俱食，亞伯大窘。陳少白憐之，乃使就食於己室。少白每日例與總理同桌而食，至是乃特為亞伯設供，禮之逾恆。某以是遂怒於少白，亞伯意不自安，遂偕少白先後返廣州，逢人必訴某氏弟兄閉塞賢路，妨害大局等事，聞者多為不平。陳炯明方極力抑制北伐軍進展，知亞伯與某氏兄弟有隙，且素得海軍將領溫樹德等心，遂多方聯絡，備致推崇，復慫恿海軍將士宣言中止北伐，謂「某氏歷年攬權伐異，妨功害能，吾等非釜底抽薪，不足以保全總理。」亞伯惑之，以告少白，少白曰：「北伐關係大局安危，君與某氏發生惡感，乃屬私事，安能因私害公？」馮自由適在座，亦勸亞伯曰：「陳派謀不利於總理，盡人皆知，君萬勿捲入漩渦，為君計，應立即避嫌離粵，庶免危險。」亞伯憤然顧余曰：「都是你從前介紹我入同盟會之過，今日他們如此忘恩負義，我倘有不測，惟君是問。」少白與馮自由力勸之。亞伯卒從陳

馬等言。快快歸還。行後不及兩月，而陳部叛變。圍攻總統府之禍作矣。亞伯自是厭聞時政，以亞林吳樂水廠營諸五州大藥房，在崑山購地數十畝經營農業，差足自給。民十五國民革命軍入江蘇，亞伯號召鄉民起義於崑山，附近各鄉聞風響應，革命軍某支隊疑亞伯屬投機分子，誘禁之上海司令部。亞伯移書上海交涉使郭泰祺求援，郭以告將總司令，蔣立下令開釋。亞伯既脫罪，謂國民黨改組後，一般青年多數與忘祖，鄙視吾輩，皆由不知革命歷史所致，遂發憤搜集其多年珍藏之日知會文書筆記，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等，編輯成書，題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數十萬言。民十八特託中華書局舊友陸某代其發行。出版未久，在京鄂人見某等謂曹批許記譏人物過於露骨，且抹煞起義之各國體，而獨歸功於日知會，有失公道，遂聯名呈請黨部禁止發行，並沒收之。中華書局因之損失不貲。亞伯受此打擊，決意擺脫世事，專心學佛，且禁絕葷腥，盡改其平日好使氣罵人之故態。嘗語人曰：「吾輩革命黨人作孽過重，惟有竭誠念佛，足以懺悔一切，死後庶免淪八畜生道」等語。大有拋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概。民二十五元旦嘗至蘇州章太炎宅祝壽，人見其鬚長逾尺，道貌盎然，迥非昔比。民二十六秋日軍犯滬，崑山地近戰區，迭受日機轟炸，亞伯猶念佛農舍，不願遷避。至十月某日滬報忽載其圓寂消息。時在崑山失陷之前半月。生平友好以交通阻塞，無從弔唁，咸爲哀悼不置。然亞伯能於所居未淪陷前作大解脫，得免身受阿鼻地獄之慘，當是佛學有得之效，不可謂非幸事也。

宋先生傳略

徐天復

宋先生教仁，字遜初，湘之桃源人，一號桃源漁父，不知者或稱先生爲桃先生。先生有大志，天資俊偉，鄉里之接先生顏色者，咸驚爲非常人。先生十二歲喪父，家貧，不易求學，然先生能自刻苦，好學深思。所學能窮源究委，視其大全，得其精要。且富於感情及判斷力，故未弱冠，即知名於時。

癸卯遊學武昌文普通學堂，即抱改革大志，年二十二歲也。甲辰夏，先生與胡經武在湖北設立機關，名曰科學講習所。八月，先生回湘又與黃克強、劉揆一諸組織華興會，推克強爲總理。分五路，常德一路，

先生主之。華興會者，革命最初之一團體也。先生之舍身從事於革命事業，蓋自此始矣。華興會本擬於十月十日起義，至九月十五日事洩，機關封閉。先生在常德，至長沙，不以失敗爲意。然武昌學校，因先生謀革命，除先生名，先生乃離上海，赴日本，留學於東京弘文學校，後入早稻田大學。

乙巳，先生創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鼓吹革命。夏，孫中山先生自歐抵日本，會合各省革命同志，組織同盟會，先生與焉。先生擬以二十世紀之支那歸同盟會辦理，嗣以日政府禁止發行，乃改名民報，先生爲經理。丙午，黃克強赴安南謀舉事，舉先生爲庶務長，掌同盟會一切機密。先生見同志俱在南方運動，北方尙未著手，乃奮起偕白逾桓、吳崑及日人末次節赴東三省，立遼東支部，運動馬賊，謀占奉天，響應南方。會賊顧招兵事忽敗，白逾桓被捕，先生復回東京，仍參預同盟會機密。當是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法經濟諸學科，爲將來建設時代之需。復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因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爲動。時美洲同盟會之大同日報及南洋各機關報，均敦請先生主持，先生以東京事繁，亦不克往。秋，克強有欽州之役，丁未又有河口之役。先生則爲大革命全局之布置，擴張黨勢，聯合軍隊。內地各省及海外南洋，機關無不獨立，而大舉之勢，已於此樹立根基矣。

戊申，民報被封，同盟會之勢一挫，故終己酉一歲無大舉，然潛勢力亦多於此時養成。庚戌春正月，廣州之師又敗，趙伯先等俱赴東京，已而復回香港。時東京同盟會本部精神懈，譚人鳳、李肇甫、居正、張懋隆等會先生商整頓事。先生對於革命大舉方略，主張革命地點應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宜狹小，不可擴大，深究域內之形勢，洞悉方略之精微。羣皆贊同，本以實行。譚人鳳赴香港，會趙伯先、黃克強，語以先生之籌畫。適香港準備再舉攻省城，不克行。時居正回武昌。先生亦至上海，主持民立報，凡所議論皆原事理，國民莫不欽服。

春，香港事急，請先生往。三月中旬，先生赴香港。香港因廣州事特組織實行部，中又分五部。先生繼陳炯明任編制部部長，進攻省城。舉趙伯先爲戰時總司令，召集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編制敢隊死，陸續赴

省。二十六日，黃克強亦先期赴省。二十七日事洩。二十九日倉卒舉事，先生及趙伯先、胡漢民俱未能先期至。三十日晨抵省，事已敗，乃相率回港。是役布告令文，皆出先生手。在港時且與同事諸子草定民國憲法草案焉。蓋先生於破壞時代，固無時不爲建設謀也。未幾，趙伯先以憤鬱死，黃克強亦負傷，同志精銳俱大挫折，衆灰心失望，乃解散香港機關。先生遂偕陳英士回上海，仍主持民立報，於根本上反覆詳盡，言清政府之腐敗，喚起國民擔負國事之責任心，所論皆能洞悉本源。凡讀先生文者，無不心折。清政府雖心嫉先生，亦未嘗不深賞其才也。

先生鑒於前此革命之失敗，以爲非切實準備不可，乃建三策，以取決於衆。上策爲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於國內領地，進據邊隅以爲根據，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故決採用中策。實行中策之準備，於上海立一總機關，名爲同盟會中部總機關，閏六月成立，設五部辦事，則先生及陳英士、譚人鳳、楊譜生、陳繼華也。中部總機關既成立，先生精心籌畫，於長江流域，偏立分會，準備大舉。譚人鳳旋赴鄂，令居正使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立湖北分會。派曾傑會焦大峯立湖南分會。派范鴻仙、鄭贊丞立安徽分會。是數分會皆直接上海總機關，主持長江流域聯絡軍隊，一遵先生之成規也。時東京本部吳永珊、張懋隆將回國，道經滬上，先生令其在川立分會，運籌軍隊，與長江下遊相聯絡。陝西井勿幕在秦聯絡軍隊，亦著大效，先生令其計畫合爲一氣，與南方相聲應，而立分會焉。

至是機關略備。先生乃繼籌施行之策，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然武昌爲四戰之地，糧餉不濟，故一俟湖北舉事，即令湘、蜀同時響應，以解上游之圍，而爲鄂中後援。又以京、漢路爲南北交通之孔道，敵軍易於輸運，故先生之計畫，不欲以武、漢爲戰爭區域，以防承其界，而啓外人干涉。擬於武昌舉義之

後，即派兵駐守武勝關，使敵兵不得南下，以保武漢之安寧。一面令秦、晉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而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也，故又擬長江下游同時於南京舉事，並即封長江海口，使敵軍海軍艦隊孤立，而乘利應便以取之。計畫既定，乃以之通告各機關，本此實行。可見先生謀之深慮之遠矣。使武勝關不棄，南京不失，又安有漢陽之喋血哉。

又相繼爲籌款賑濟之事。斯時財政支絀，進行不易，而湖北軍隊又急不能待，擬定一期以舉義。居正、楊玉如乃來滬，就商先生，並迎先生及譚人鳳回鄂主持。先生以時機未至，令稍待。七月間，川人爭路風潮發動，先生遂擬定乘時大舉，乃決令長江上下游及秦、晉速爲整備，於八九月間起義。八月中旬，先生將偕居正出發赴鄂，主持大舉。而漢口機關破露，三烈士被害。先生知一切預定計畫，將不能實行，而長江下游又不可不亟謀響應，以免武漢陷於孤立，乃留滬籌下游響應，於南京則令范鴻仙偕柏文蔚主持，於上海則助陳英士、李燮和謀光復。九月三日，黃克強至上海，先生偕同赴鄂。鄂中戰事正挫，衆舉黃克強爲總司令，先生則助胡經武辦理外交。鄂義軍既起，雖戰禍日熾，而外交卓著成效。外人終嚴守中立者，皆由先生之手腕與方略也。

先生以破壞既始，建設必須隨之，亟爲建設新國家之謀。乃同居正、湯化龍計畫，由先生草定鄂省臨時約決，通電各省舉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於湖北。各省代表有至者，有不能至者，俱會上海。先生約湯化龍，擬請數省代表全至武昌組織政府。至滬，舉各省代表會於江蘇教育會，決定中國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設政府於武昌。代表均贊成至鄂。一部分代表留滬爲通信機關。迨湖北開會，中有代表對統一制及責任內閣倡反對之議。另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稿傳至上海，上海代表亦不贊成。時漢陽失守，而南京克復，形勢一變，武昌陷於危險，乃主遷臨時政府於南京，電湖北代表回寧。十月中旬，先生爲寧事意見不合，親赴寧調解。適在先生赴寧期中，代表之在上海者，議舉大元帥，遂舉黃克強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而克強不允就任。及湖北一部分代表俱會於南京，請追認公舉之大元帥，忽引起反對之論，並疑及先生所運動，

將爲總理之預備者，而不知實誤會也。乃改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克強爲副元帥。又以黎不能南來，復請黃克強代理大元帥，數遣代表來滬迎之，克強仍不允。組織政府問題，遂以是牽延至一月之久，意外波折，實非先生所及料也。

冬月初，孫中山先生回國，先生偕張繼回滬，主張舉中山先生爲總統。初八日同盟會諸鉅子會於中山先生行轅，議決舉中山先生爲總統，克強爲內閣總理，克強不允。中山先生與胡漢民主張不設總理，先生內審國情，外察大勢，鑒於責任內閣之適於民國也，起而力爭。中山先生認可，派張繼與先生磋商，以克強不允任總理，擬請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呂天明至克強處力勸，克強始允。於是中山先生爲總統，克強爲總理之議始定，同赴南京，預備組織政府。先生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不設國務總理，乃提出修改案。代表有不知在滬所決議者，起而反對，致未通過，並加入國務員同意權一條。先生主張，終受此挫折，不能實行。後孫總統提出先生爲內務總長，亦以從前種種誤會，致未通過，先生亦不之介意也。旋孫總統任先生爲法制院院長，先生乃本平日之經綸，草定法制，故臨時政府法令，多出先生之手焉。

南北和議告成，而兩方意見，終不能泯，先生憂之，以調和南北爲職志，期新國家之統一。嗣與汪精衛、蔡子民同爲歡迎袁總統專使，值京、津兵燹，幾遭不測。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先生任農林總長，先生以非所長，不克展布。然先生在職，擬定邊境開墾，移民殖林諸法律案，及外蒙設墾殖總官府，內蒙、滿洲設墾殖廳諸官制案，注意於實邊保境之大計，提出國務會議。又先生關於墾殖農林政策諸大綱，曰設勸農使於各內省，曰設蒙古興業公司，曰測量田地清釐田畝，曰設拓殖銀行，曰設督辦屯墾事務官於滿洲、蒙古、新疆，曰設農業銀行以各省積穀常平倉穀爲資本，曰徵烟草酒稅，皆未及實行，而唐內閣倒。先生以當舉責任內閣之責，聯帶辭職。

先生既退，主持黨務，以小黨分立之無益也，聯合五政黨，力持合併之議，議決改組國民黨，而黨勢大

張。國民黨之成立，實先生力也。先生繼被舉爲國民黨理事，盡瘁職務，不遺餘力，有所建議，黨員無不服從，雖異黨亦咸敬仰先生之爲人。以故先生之手腕，實有調和各政黨之能力，趙內閣之得成立，先生實襄助之。蓋先生苦心孤詣，其調和南北意見事，未嘗自矜，人亦多莫能盡悉也。

先生數年來奔走國事，未遑寧處。家屬仍居桃源。先生自滿清時倡革命，爲清吏所逼，出走日本，未一返故鄉。堂上尙有老母，祇以盡忠於國，未能全孝。至是黨事大定，稍息肩，乃返歸省母，退隱林泉，事親終老。後以國事日非，黨中又屢敦勸先生出任維持之責。先生知國基未固，尙非獨善其身之時也，慨然奮起，含淚別老母而行。至武昌並徧歷各地，演說改良政治之必要，聞者心折。抵滬，國民黨開大會歡迎先生，先生演說現政府種種失政，滔滔數萬言，然皆一本於事理，無一叫囂謾罵之語，論者咸謂先生不失在野黨監督政府之真面目。然未幾而北京有某當局著論匿名辯駁，復又有所謂救國團體通電各省，亦駁擊先生數日歡會之演說，蓋欲假此以毀先生之令名著。先生以其誣罔，根據理論事實作答詞，而駁者不能難。時國會議員多聯袂來滬，先生與之商榷政見多相合，乃約予爲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先生口述而予則筆錄之。三日始成，僅及大綱，先生復略加修改，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斯時先生於宴會會議席上演說大旨，並言此次政爭之決心。

未久，袁總統電促先生赴京。先生乃於三月二十日之夜，乘津浦車北上。不幸於車站中遭奸徒之狙擊，腰間中槍，卽赴滬寧鐵路醫院剖腹驗治，卒以傷重不起。先生受傷後，曾語于右任以三事，一以資給捐入南京圖書館，一請同志撫助其家，善視老母，一囑同志奮力進行。並擬稿電袁總統，臨死哀言，尙望總統開誠布公，定良好之憲法。嗚呼，先生雖存極痛苦中，猶念念國事，蓋如是也。先生於二十二日四時八分薨，享年三十有二。先生既逝，舉國震悼。老母年七十餘。胞兄教養，以先生倡革命爲清吏所捕，瘐死獄中。寡嫂尙在。夫人李氏，字一，年十二，女一，年十四。

徐血兒曰，余之崇拜先生，蓋人類之通性也，先生無在不可以崇拜者。而先生乃死於奸人之手，人心口

壞，知天之所以禍中國者，正未有艾也。余薄爾寡能，不克繼先生之志，亦惟有先生奉之嘉言懿行，以爲師表耳。嗚呼，先生之聲音笑貌，至今輒盤旋於腦中不能去，余之恨豈有窮哉。猶憶先生在滬，時相過從，囑余與先生合作辛亥革命外史，以爲當時實錄。草未竟，先生北行，允將歷年所保存之材料相寄，孰料遽罹此慘禍耶！謹當竭棉力以成此書，藉慰先生於萬一耳。

劉靜菴傳

歐陽瑞驊

湖北潛江有傑士，曰劉靜菴，名大雄，或曰貞一，靜菴其字也。又字敬菴。性沈毅寡言，接人藹然有度。幼承父教，凡易詩書禮春秋，及諸子百家，程朱陸王之書，釋道之言，靡不研習，能窺其精要。負大志。當清季國事日非，外人覬覦圖我，救亡政策，宜從根本澈底下手，於是革命之說，茅靡瀾揚。靜菴識敏，著燭幾先。黎元洪方爲新軍管帶，駐鄂垣，乃投營，以書記自効。光緒甲辰，呂大森、胡瑛等，設科學補習所於多寶寺街，陽爲講學，實則運動革命，將聯合湖南黨人，乘十月西后生辰起事。所員均軍學中英俊少年，靜菴加入，傾誠相結，悉能稱其分量，不畫町畦。關於密計，靜菴必預。所旋爲官家封閉，燬銷文件，維護諸同志遠禍，盡力最多，而已亦見逐出營，清廷預備僞立憲，思斂天下泉貨歸內藏，派鐵良南下清查，抵湖北。靜菴令胡瑛王漢狙擊於京漢路，未中。漢憤，跳井死。靜菴遭此兩次摧挫，而革命情緒漸烈。武昌府街聖公會，爲教士閱報，夙置日知會，會長胡鵬亭，靜菴契之，得司理會事，購列新書新聞雜誌甚夥。日來覽者，踵趾不絕，因輸其革命義旨，散布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諸編，啓之。星期聚同志講演時勢，抉剔癥結，聲情激昂，咸爲感悚。自是入會之人，計以萬數。更籌辦東遊預備科，江漢公學，育材待用。國父孫公聞其事，丙午五月，派黃岡吳崑，偕法人歐幾羅來鄂觀察蒞會演說，於中國革命之需要，及其進行方法，昌言罔忌，爲當路暗探通報，遂益注視於靜菴矣。秋，萍醴事作，國父派胡瑛朱元成梁鍾漢還鄂，晤靜菴議策勳。適總督張之洞，接直隸總督袁世凱電云，據日本露告，長江上下游匪首爲劉家運，爰懸賞萬金緝。有僂薄子郭堯階，爲所索

議，即指靜菴爲家運，密揭於巡警道馮啓鈞。兼逮胡漢元成梁鍾漢張難先李雨霖李亞東殷子恆吳保春八人，皆友善靜菴者。靜菴既黃陂人，郭道殺捕獲，不知靜菴之姓，誤合家運，其人並非家運也。張督命按察使梁鼎芬，暨司道七八輩會審，必欲親自認爲家運，且供同黨。刑訊極慘人理，遍體鱗傷，惟曰吾革命黨也，他俱不悉。堂上叱之急，堂下罵之厲，勁挺不稍回曲，羣稱爲鐵漢。獄枉成，將行刑，梁公會主教吳德施、會長孟良佐、黃吉亭不平，爲具牒申於領事公使，達宮廷。由外務部諭張督貸其死，永爲監禁。五年餘，庚斃，距武昌首義前三月。年三十七，未娶，以弟之子應松嗣。民國十七年，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決，公葬於武昌東郊伏虎山麓。張公難先別爲碑及碑陰紀其行迹。茲所著，猶其學學大者也。

論曰，靜菴胸懷磊落，行事光明，實踐革命大事業，雖未躬親其成，而猶藉伸其志於沒後。縲紲累年，湮鬱摧軀，求仁得仁，夫何恫怨。所最堪異者，靜菴本非家運，既因誣以罹罪，迨竹素流傳，仍襲其誤，觀國父及本黨老同志之紀事書，亦懵焉未明。張公難先撰靜菴墓碑碑陰專辨此節，臆列始末援據，確乎其不可拔；謂家運爲哥黨渠魁，靜菴則革黨，鼠璞不相混，錄文分送黨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俾糾正之。今春史會尙致函問余曰，劉靜菴是否即劉家運。余答言，住在科學補習所，與靜菴過從，未聞其名家運也。噫！千秋史乘，關係匪輕，須及時論定，不然，匪獨愧對靜菴，斯則靜菴之所傷心，而不安偃息於九原者也。

（附）烈士劉靜菴先生墓碑

清光緒三十二年冬，湖廣總督張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會司道七八輩鞠囚，時一囚慷慨言中國危殆，觸鼎芬怒，笞之，囚怒，罵鼎芬，鼎芬怒，益笞，囚益益罵，鼎芬益益笞。囚自首至踵趾無寸膚完，瀕死者數，稍蘇，仍執手罵不絕，當時號爲鐵漢，即辛亥前吾鄂革命黨首領潘江劉靜菴先生也。先生少隨父琪讀，縱觀六經諸子，并究心國洛姚江，旁逮內典道藏，罔不學，學俱有心得。稍長，見中原多故，投鄂軍爲管帶黎元洪司書記，欲假軍機作根基進行改革。有呂大森、胡漢元、宋元成、何季達等，設機關於武昌，名曰科

學補習所，以愚官府耳目。先生與宋鈍初先後入所，急謀聯合湘省，期於清那拉后壽創舉義。亡何，湘事洩，破獲機關，得鄂中祕密。湘撫飛章報鄂督按治。時甲辰十月，鼎芬方官武昌知府。承旨封科學補習所而逮捕黨人。先生亦被逐於黎氏。旋清廷任命鐵良南下搜括財賦，先生聞之怒，密令胡瑛王漢偵刺之，不中而漢死。先生益憤，復約合同志圖再舉。先是美教堂設有日知會，即教士閱報所也，先生素善其會長胡嗣亭，因緣爲會中司理，將藉其地爲機關，集同志。會例星期演講，先生每登壇，痛述大局危亡狀，以輸其革命義意。不數月，軍學界大感動，相率入會者達數千人。更設東遊預備科，及江漢公學，廣事號召。至是教會之閱報室，遂變爲革命黨之根據地矣。湖北黨務，自科學補習所撓敗，經先生呼號，聲勢復振。孫總理在海外聞訊，大喜，爰派黃岡吳同志岷，與法國同志歐幾羅，來鄂視察，以期大舉。歡迎時，歐幾羅不知有暗探，倡言中國應如何從事革命，語瞬息傳遍，當路側目，時丙午五月也。及秋萍醴事起，勢甚張。孫總理在日京，謂時不可失，派胡瑛宋元成梁鍾漢等同鄂，抵靜菴，謀響應。適無賴郭堯階者，以遊學識胡瑛，偵悉內情，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導捕先生及胡瑛宋元成梁鍾漢李雨霖李亞東殷子恒吳保春并難先九人，以攫賞金。初，鄂督得警報，云長江上下遊匪首爲劉家運，因懸賞萬金緝。郭卽指先生爲家運賀之。先生急，走黃陂，邏騎追及執還。對簿之日，鼎芬啓鈞必欲先生自承爲家運，并迫供同黨。先生名貞一，字靜菴，一字敬菴，在軍名大雄，故始終遠拒，第承己爲革命黨，不涉誰何。後家運被獲，與殷子恒同監，實另一人也，卒羅織成獄。十二月二十六日，已部署行刑矣。忽聖公會教士，羣起聲先生冤於領事公使，爲直於內外部，下鄂督，得不死，仍判以永遠監禁。竟於辛亥五月庚戌獄中，年三十七，距起義方三月。嗚呼痛矣！先生之在獄也，學行益進，獄卒囚徒俱感化，願爲弟子者數輩。一日納一囚，猶猙兇悍，吏卒畏懼。移與居，久之，和易過他囚。先生平居不苟語言，儀止莊肅，賓朋過從，雖最輕佻者亦莫不飲容相對。以國難不娶，沒後，令以弟子臧松嗣。去年，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議決，公葬先生於武昌東郊伏虎山之麓。系曰：

使公遲數月死，得見專制推翻，吾輩亦有所歸矣。噫嘻天耶！聊壽貞石，以爲吾黨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一日沔陽張難先撰並書，大冶許長清刻石。

碑陰

靜菴烈士碑文刻竣後，竟有一事，猶須詳說者，卽海內刊物，多誤指劉家運卽劉靜菴是也。此事一見於中山先生之自傳，再見於劉揆一先生之黃興紀傳。其他以訛傳訛者，尤指不勝屈。茲事弗辨，則後來幾只知有劉家運，而濟劉靜菴於烏有虛無之列，或渾靜菴家運爲一人，因孫劉之言論有力，而訛傳周徧海內故也。今試以致誤之由，一一剖白之以明真象。丙午冬，余輩九人被逮，微聞官府指逮捕之劉靜菴卽家運，俱驚愕，以靜菴向無此名。比對簿，接察使梁鼎芬必欲靜菴自承爲家運，施刑慘毒，靜菴抵死不承，只慷慨自承爲革命黨耳。先是湖督張之洞接直督袁世凱電，謂得日本探報，稱長江上下遊巨匪爲劉家運，適奉醴獄興，之洞舉劉家運胡瑛朱子龍等併案立格偵緝。有同邑郭堯階者，因友人之介紹識余，厭其價薄也，輕之，維未嚴拒其往還。會余等組織科學補習所，因緣得識胡瑛宋教仁。旋東渡留學，與教仁尤暱。堯階歸國，教仁抵書靜菴，爲之延譽，且謂湖北黨務，須與商洽。余戒靜菴無輕信，謂堯階浮薄，非可與計大事者，靜菴以余繼人刻，置之。堯階好冶遊，負日商四千金，控訴夏口廳，拘其兄追比。堯階計無出，見名捕劉家運懸賞萬金，胡瑛朱子龍各數千，心動。時湖北黨魁羣屬望靜菴，自歐幾羅來後，風聲益大。賞緝中雖無靜菴名，然官廳與社會之指目均在靜菴。靜菴不自安，遂匿黃陂。堯階卽誣靜菴爲家運，告密巡警道馮啓鈞，尋索黃陂村中。其實家運乃哥黨渠魁，久洋溢長江上下遊者也。胡瑛朱子龍梁鍾漢適奉中山命回鄂，謀響應譚體，其謀報均來自日本。洋體事起倉卒，湖北黨人，未嘗濡迹其中，故賞緝牘中無靜菴名。堯階深悉黨部內情，以姓同事同時同案合而株連之，於是構成冤獄。未幾家運在湖南被捕，遞解來鄂，與殷子恒同幽一處，數月提付他所，竟不知所終。一時士論，謂家運既明白被捕於湘，則靜菴與家運顯是兩人。承大吏旨者，既欲誣指靜菴爲家運，靜菴抵死不承，乃復誣而毒逼，案牘盈尺，不料家運竟獲，則官

廳之誣陷何以自解，且恐吾曹靡其隱而寤之，乃謀竄取家運移置他監爲名，卽牽連別案置之死以滅其跡，此當日官吏移甲換乙李代桃僵之伎倆，以規避處分者也。余撰靜菴碑文，雖知事實經過如此，然局外言人殊，究不能不矜慎從事，爰邀集同難之見存者李君亞東、梁君瑞堂、吳君保春、殷君子坦，並日請知會與靜菴同居數年之胡蘭亭黃吉亭兩會長，及歷來參預日知科學兩團體之曹君亞伯，丙午夏與歐幾羅偕來之吳君岷，聚首證明。吳君曰，我自中山所來，從未見靜菴有家運名。胡君曰，余與靜菴朝夕相處，烏有此稱。而殷君並謂家運實別一人，與我同監，隨取丁未二月十四日漢報一紙宣示，標題爲湘省又獲劉家運，其言曰，去歲在黃陂獲之劉家運，研訊數次，自供爲劉敬菴，僅認爲革命黨，不認爲劉家運，現聞湘省又拿獲一劉家運，究竟孰真孰僞，將來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由此觀之，可想見當日之官吏張皇失措，不得不以詭謀消滅其事矣。此外諸同志均不認靜菴有此名。靜菴本烈丈夫，旣已承爲革命黨，當無倖生餘地，其名果爲家運，又何苦忍死茹刑，爲此無意識之狡展耶。且靜菴學人，其原名或曰大雄，或曰貞一，而字則爲靜菴，或敬菴，俱寓有深意，何取凡俚之家運二字。是年在文華書院書一聯曰，大塊噫氣嗟勞苦，帝天無言遂生成。自署丙午年重陽前一日敬菴劉子書。又前三日書一聯，署曰靜菴書。現在前聯存文華校長盧春榮家，後聯存胭脂巷張程侯家，有目共睹。黨人爲應付環境計，常有變姓名以避偵伺之法，靜菴旣身爲領袖，其化名常祕示親切之黨員，以便應付事機，何以實中曾外，任有極妥者，概無一人知之耶。據上種種爲證，則靜菴家運，迥屬二人，已無絲毫疑問。維孫劉等紀載訛誤之由來，有說明之必要也。吾鄂自來風氣，大抵恥聲華，厭標榜，木訥質直，不爲時賢所注意，匪第丙午爲然，卽辛亥上年，譚人鳳奉派來鄂，視察黨務，謂王玄奔蔣翊武如田舍翁，李長齡若老學究，羅良駿似執袴子，卽可見黨人彼此之意態矣。鄂中內地黨人，多自由間來，丙午以前，咸無赫赫名。萍醴事起，牽涉及鄂，謠言始大，故傳者只能興萍案之名名之，初無暇計夫實在也。日復一日，以訛傳訛，於是靜菴之名，爲家運二字所奪。以轟轟烈烈之奇男子，因名字之訛誤，幾成爲全身疑案，詎非吾輩極痛心之事乎。所以余於靜菴之名，急

於別白糾正，不絲毫遷就也。碑文體尚簡要，未克詳述，因復列之碑陰如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夏張難先補記於東湖之思齋。

馮特民傳

歐陽瑞驊

辛亥武昌革命，各省紛紛響應，皆吾黨同志主持，而於新疆策動有功者，則爲馮君特民。先是清光緒壬寅癸卯之際，武昌學子，爲新學說所激，俱懷改革志，特民與時功壁交最密，余同舍生田桐極稱之。及甲辰革命機關科學補習所立，特民識胡瑛，爲所員，余因識君。補習所事敗，余被黜于文普通學堂，寓斗級營旅館。君偕周維楨往訪，斥當道失措，爲辭以慰。嗣任日知會議議員，凡章則文告，多出其手。開成立會時，特民登壇演說，痛哭流涕。其後每星期日，必有此類演講，感奮羣衆。辦楚報，署民鮮民，縱論鄂省政治，不避嫌忌。總督張之洞，與英人密訂粵漢路路借款合同，特民覓得全文，竟夜抄出，悉載報端，撰文抨擊。張怒，派人往查，未值，異日社論詆益烈，同辦報者陸費逵，約去滬暫避。旋返漢。適湖北陸軍四十二標統楊纘緒，調任伊犁陸軍協統，特民相隨出關，分担革命運動。辛亥十月，將軍志銳，懼楊軍生變，設法解散。特民受楊命，聯絡哥老會首領蜀人徐開陽，圖發動。鄂軍府拍一電，由上海陳英士都督，經俄國轉至伊犁，略謂袁太化升允長庚志銳等，謀擁宣統西遷，伊犁應速起義，響應武昌，破彼偏安之計，而完成全民革命。楊接電，遂集黨人，商定於十一月十九日反正，並照會俄領事，請求承認革命軍，嚴守中立。同時派特民與黃立中佔領南庫，李輔黃據東門迎馬騰霄徐建國周浩如等軍隊入城，郝可權率破隊攻將軍府，馮大樹攻副都統署。志銳自後花園遁匿烏都統衙門。未幾副都統署攻下，而甘回馮大鼻子領衆百餘頑抗，特民主用伊犁最大之二十四生的口徑後膛炮轟炸，不果。續緒請卸任都統廣福，出而調停，組五族共和會，舉續緒爲會長，廣福爲臨時都督，成臨時政府。特民及馬步雲，帶隊入協領衙門，捕志銳至鼓樓東槍決。續緒本同盟會會員，馬騰霄爲回部首領，李輔黃郝可權馮大樹，皆湖北人，與特民同赴伊者也。特民進佔精河，與新疆巡撫袁大化，互

持於精河西湖間，血戰三四次，堅守四五月，革命軍馬隊團長錢廣漢通敵，緣是全省光復中頓。壬子年四月，中央政府令新疆伊犁兩方停戰議和，袁大化退任，保鎮迪道楊增新爲新疆都督。增新人險狠，受袁世凱密命，仇視黨人，以續緒爲喀什噶爾提督，廣福都督伊犁，特民司伊犁外交，分其勢力。特民兼都督府政治顧問。增新誘說馬騰霄，刺殺特民李輔黃于惠遠城。特民名一，籍江夏，畢業自強學堂，工書能文。嗟夫，吾國幅員廣袤，東北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均屬重要屏藩。西北則新疆密邇強俄，尤爲國防所宜注意。第三省已建置鐵路，利交通。新疆距腹地遼遠，行旅經數月方至，聲氣隔絕。余往來三省，計四五年，不知特民蹤跡，繼聞從軍新疆。而辛亥壬子，特民乃在萬里外，樹偉大之業，竟見殲於殘賊，念之令人泫然不已也。昔左文襄修言平西域之勳，以自殊於曾李，顧余溯革命功，則推特民爲難能云。

何自新傳

熊十力

何自新，字季達，一字醉俠，湖北黃岡人。黃岡大縣也，科舉時，應試者常數千人。南皮張文襄公，嘗按試吾黃，嘆爲多才。自新以童年，預試得第一，居榜首，文名動一郡。少與圻水王漢，同師何炳藜焜閣。炳藜以孝廉北上，知康有爲上書事，念世變，歸與漢、自新言之。漢、自新嘆曰：胡文忠之在鄂也，江岸見英輪駛至，驚而昏厥仆地，慮西夷之難敵也，前輩憂國之忱如此，吾儕敢不自勉乎？康有爲欲擁清廷以圖強，清室素內猜，非覆清不足自樹立。遂與熊十力共遊江漢，欲物色四方豪俊，而與之圖天下事。十力徑入軍營充一卒，自新、漢居旅舍，常往來各學堂與新軍間。未幾，識宋遜初於文普通學堂，識呂大森於武備學堂，識劉敬菴於某軍，識張難先胡瑛等於工程營；又由胡瑛以與其師黃克強通音問。一時志士畢集，合謀創立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多寶寺街，武漢之有革命黨圖自此始。時有疑武昌不易發難者，十力自新並闢其謬；謂武昌據長江上游，南北關鍵，天下安危繫繫；張彪以庸堅握兵柄，吾曹默運行伍，不數年可行大事矣。未幾，黃克強規取長沙，事洩，湘撫電鄂督，查封科學補習所，黨人稍散。光緒三十一年春，王漢刺清親貴鐵良於彰德，

不中，死之，語在漢傳。是年夏，自新與前補習所同志，假武昌聖公會堂，成立日知會。及冬，十力由行伍，考入陸軍特別學堂。明年，十力與諸同志，創設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軍營兵士及各學堂學生，名爲黃岡一縣旋省人士之結集，以避警吏注目故也。久之，張彪偵悉，密令捕十力，營務處陰令十力先遁。張彪遣密探嚴緝，自新設法藏匿，備極勞頓。是年秋，湖南萍醴變難，事敗，鄂督派軍警包圍武昌日知會，捕劉敬菴等九人下獄。自新亦在名捕中，乃亡走江南；數年，以病還黃岡，卒年二十九。自新英挺有大志，穎悟過人，少負時望，有劉青田之目。爲學，尙博通。及居武漢，以結納豪俊爲務，不免荒棄所學。自負有知人鑑，嘗謂十力曰：君弱冠能文，奮起投筆，可謂有英雄之氣，然解捷搜玄，智窮應物，神解深者機智短也。學長集義，才愧經邦，學問與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絕學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領羣倫者，資乎權變，君何有焉？繼往開來，唯君是望。事業之途，其可已矣！十力拂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學問事功合轍，兄何薄吾之甚耶？自新默然不復言。民國既建，亂靡有定，自新固死於辛亥前一歲，十力孤存天壤間，茆不自立。久之，從軍湘鄂，浪遊兩粵，默察人心風會，益知來日大難；於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隨俗浮沈無真志；誓絕世緣，而爲求己之學；每有荒懈，未嘗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勵也。嗚呼！吾老矣，所學猶在知解間，知及而不能仁守，其負吾友也深矣。自新稍長於吾，體弱多病，嘗戲謂曰：書生結習，難亡百世名，我將以傳文累君。十力聞之而懼；德業不進，已則無聞，而可傳自新耶！三十餘年來，未忍忘此囑，而不敢一執筆；今以鄂人徵集先烈事蹟，以自新傳見責，老懷根觸，輒搔首望天，而不知淚之所自也。

日知會始末

日知會者，乃科學補習所黨人劉靜庵獨力締造之革命機關也。靜庵治學猛，於儒術外，兼究佛耶；故其時大師，教會長老，多樂與之遊。補習所失敗時，任黎協統元洪書記官。因案黨人急，靜庵請假，避高家巷其家聖公會。獄成，回幕，而官署之檢查信件，仍嚴。不久，黎復張守正致靜庵書（守正即黃克強化名），中多隱語。黎疑之，諷靜庵託病辭職出營。前所員曹亞伯在湘，同黃克強張繼脫險後，亦來鄂主聖公會。靜庵既失職，走告其會長胡蘭亭，蘭亭留與亞伯居。旋靜庵不自安求去，亞伯商之蘭亭謂：「靜庵猶介人，恥素餐」。即聘爲日知會司理。靜庵默寡言，雖隸黨籍，尚不爲人所指目，故樂就焉。時當乙巳暮春。日知會者，聖公會附設之閱報室也。會爲辛丑前會長黃吉亭（即蔽黃克強脫險者）所創辦，原設武昌府街，定購各種新聞雜誌及新書，任人入覽，以淪進知識。後遷候補街高家巷聖公會內，靜庵即服務於此。其理會務也，整理書報，詳訂章則，對閱書報者，招待極周，迎繼啓示。數月，會務大進，黨人稍稍來歸。於是靜庵商諸蘭亭曰：「國勢誠岌岌矣！公中國人，當不忍其淪胥。下走愚妄，竊願借此謀革命以救國，公能許我乎？」蘭亭曰：「君意誠善！若外人何？」靜庵曰：「貴會諸外籍人，均領教屢矣！類皆道德高尚，願力弘大，當能本基督救世之旨，同情吾輩」。蘭亭慨然曰：「國危至此，尚何所顧慮？願與君共爲其難，卽如君言，第好爲籌畫也」。靜庵感泣，便從事草規約，不欲以空文而累實事，仍用日知會名義，惟實變耳！吸收黨員，不尙嚴格形式，惟在灌輸宗旨，使其真正認識革命而歸依之。每星期日，公開演講，開述世界大勢，本國危機，及現今救亡之道。演詞，主運直而求通泰。又數月，無論是否黨人，凡來聽講者，多醉心革命，執守不惑矣。至丙午正月，始開成立會，到者百餘人。由靜庵報告籌備經過，張漢傑記錄，馮特民宣讀會章，每季選舉元成馮特民孫武等俱有極激烈之演說；特民並痛哭流涕。以後每星期日，必有此種演講，以表現大無畏精神。未幾，東京同

盟會派余誠爲湖北分會會長，倚日知會進行。會務得同盟會之指導，聲勢更大，其名稱依舊，以內地不同海外也。復辦東游預備科，廣儲革命人材。余誠何季達等長齡李亞東等俱任教職。梁瀛洲亦主辦羣治社，及明新公學。均爲日知社訓練黨員機關，實具蓬蓬勃勃氣象。五月四日，接烟台法國武官歐吉羅電云：「五月八日到鄂」。先是總理由南洋返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欲贊助中國革命之好意，叩總理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總理以未有把握對。彼乃派駐紮天津參謀部之武官七人，歸總理調遣。派赴南昌武昌聯絡調查者，爲歐吉羅，由喬義生及吳崑招待。八日果至，日知會開會歡迎，到黨員軍人甚衆。歐吉羅甚滿意，演講興會淋漓，倡言革命；會員繼續演講者亦然。而新軍統制張彪巡警道馮啓鈞之偵探，已混跡其間，事遂全洩，（湖廣總督張之洞，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行踪。途上與之訂交，亦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歐吉羅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內容多爲彼探悉。之洞奏其事，清庭乃向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請命政府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無聞，清庭亦無可如何。未幾，法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撤布加卑等回國。）暗潮極大。秋湖南黨人劉道一蔡紹南等，自日本歸，在醴陵瀏陽一帶，鼓吹革命。其會黨首領李經其龔春台等聞而壯之。適長江旱災，人心浮動，乃乘機聯絡，於十月十九日，舉義於瀏陽萍鄉等處，有衆數萬，以白旗爲號，號革命軍。長江數省震動；東京黨人，莫不激昂慷慨，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此役本黨人之自動，故東京總部，事前無所聞；然事已至此，亦不能不派人指導。總理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三人來湖北，負責進行。抵鄂，而總督張之洞已懸賞通緝朱子龍等矣。其札文曰：

鄂督張札臬司文：爲札飭懸賞，嚴拿會匪事：照得近來長江一帶亂黨滋多，前承准軍機處電傳，欽奉諭旨，嚴拿會匪黨羽，當經通飭領遵在案。上月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各處會匪起事，其頭目即是該匪一黨。現已派撥大兵，馳往勦辦。疊接北洋大臣袁，湖南撫院岑，先後函電，訪問會匪黨羽，潛布長江一帶，意圖勾結逆黨起事，近有大頭目王勝，陳金等匪，由湘潛來鄂境，請嚴防密捕等因。准此。該匪等糾黨倡亂，實屬罪不容誅，亟應嚴拿重辦，以正國法，而遏亂萌。合亟札行出示曉諭，懸賞嚴拿，并詳列該匪姓名踪跡，

分別賞格。如有將後開真正匪首擒獲送轅者，立即照格賞發。其知風報信，因而拿獲者，照原開賞格減半發給。本部堂儲款以待，決不食言。爲此札行該司，即便飭屬遵照，切切此札。

計開賞格

王勝（係湖南大號目，年三十六七歲，長沙人，身中，面圓，無鬚假辮），陳金（與王勝同行，年三十三歲，湘潭人，身矮，面胖，無鬚假辮），姜守旦，即萬飛鵬（年約五十餘歲，係瀏陽東鄉人，瘦，有鬚），陳紹莊（年約五十餘歲，亦係瀏陽一帶人，身高大，無鬚，像極兇惡）。拿獲以上各匪者，各賞銀一千兩。

宗黃，又名夏靈（年四十歲，係長沙富商，爲黑幫頭目），劉家運（係湖北全省會首），曹玉英（年二十九歲，係沙市油皮富商，爲沙市會首），黃慶武，柳際貞，劉林生（以上三名，係湖南匪目），鄭先聲，李雙和，朱子龍，蕭克昌，盧金標（以上五名係長江一帶之匪目）。拿獲以上各匪者，各賞銀五百兩。

查賞格中只有朱子龍一人。萍醴事起倉卒，湖北黨人，事先均未與聞，瑛鍾漢亦總理臨時指派，清廷尙未探悉，故賞格中無劉靜菴余誠胡瑛梁鍾漢等名，而瑛等仍積極進行也。十一月十一日，劉靜菴乃召集日知會同志與瑛子龍鍾漢等會議於漢陽之伯牙臺，皆以財政困難爲憂。有無賴郭堯階者，具言彼有辦法，云六合錦鐵公司經理劉小霖願納十萬元佐吾輩革命，同志信之。堯階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於二十三日晚，誘捕朱子龍於漢陽。二十四日由劉小霖宴胡瑛於漢口名利棧捕之。隨追捕劉靜菴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吳貢三殷子衡張難先諸人。語載各人事略中。茲將當時繫獄九人及名捕未獲與他省因本案下武昌獄者，詳列於後。

繫獄九人名錄

劉靜菴	胡瑛	朱子龍	梁鍾漢	季雨霖
李亞東	吳貢三	殷子衡	張難先	

事略依次具後：

劉靜菴（傳載科學補習所篇）

胡 瑛（傳載科學補習所篇）

朱子龍（傳載科學補習所篇）

梁鍾漢，字瑞堂，湖北漢川人也。其先世以經商起家，雄資財，與弟耀漢又名（棟字瀛洲）恢漢，俱留學日本，入同盟會，努力革命。耀漢先回國，加入日知會，佐劉靜菴辦黨辦學不遺餘力，常以私財濟黨務之急。丙午秋，萍醴舉義師，孫總理指派鍾漢與朱子龍胡瑛回鄂謀響應。至則爲奸人告密，與朱胡同時被逮，兼捕其弟耀漢。耀漢逃至家，軍隊跟踪至繫馬口搜索，耀漢乘間逸，逮其夫人周氏，士紳以罪人不孥說之，得釋。梁氏在繫馬口，商店櫛比，抄洗一空；並焚燬其房屋以去。鍾漢至次年五月，則處以有期徒刑，解回漢川原籍監禁。迨辛亥武昌首義之翌日，文學社黨員王守魚與其弟恢漢，率領部屬，迎鍾漢出獄，推爲總司令，守襄河各要隘。部署定，晉省報告經過，軍政府以漢川爲武漢藩籬，宜本黨忠實同志鎮攝，當發餉械。黃總司令與委爲游擊總司令，以當敵軍右翼。敵人窺陽夏，以先取漢川爲上策，終憚鍾漢威名，不敢越雷池一步。巡防營統領劉韞玉，帶隊由襄下，欲與漢口之清軍會，以逼武昌。鍾漢迎擊於仙桃鎮，數戰而殲劉軍，因不爲武漢害。會陽夏先後失守，漢川勢成孤軍，乃率所部，歸安襄鄖荆招討使季雨霖編配北伐，已則專理本部財政。略地至襄，招討以鍾漢知襄陽府事。和議成回省，被聘爲副總統府高等顧問，旋選爲省議會議員。湖口討袁之役，任總參議。事敗，走日本，復奉 總理命充湖北第三路國民軍司令，返國。抵滬濱，即被捕而入西獄。迨袁死，始由唐少川黃克強交涉出獄。六年護法軍興，任大元帥府參議。奉令回鄂，會同王天縱威脅右星川荆襄獨立，後委爲討逆軍前敵總指揮。十年，任中國國民黨辦事處幹事，兼軍事委員。十一年，任非常大總統府諮議，奉派入湘，聯絡陳嘉佑參加北伐。五月，陳炯明叛變，赴廣州運動洪兆麟等反正，被逆軍坤和逮捕入獄，賴兆麟以私交釋之。十五年，黨軍會師武漢之際，任武昌攻城別動隊指揮，潛入省城，

運動宋大需反正。武昌克復後，與共產黨意見不合，於是努力於社會事業，而脫離軍政界矣。湖北黨人，以漢川梁家，京山劉家之犧牲爲最大。兩家俱富貴財，因革命蕩盡，梁家瀛洲，恢復昆仲，劉家明述碧如弟兄，俱以革命成仁，此政府急宜表彰，以勵後進者也。

季雨霖（傳載本篇）

李亞東（傳載本篇）

吳貢三（傳載本篇）

殷子衡，一字子恆，爲吳貢三甥、黃岡人。少從貢三讀，常供散佈刊物之勞，習聞緒論，故其革命性若天成。武昌有革命機關，曰日知會，子衡常奉貢三命與機要，因得爲會中重要會員。凡貢三刊刻各宣傳品，皆由子衡縫校輸送。極勤學，於經、史、子、集、天、算、輿地，罔不研習。尤致力於方輿，購置圖籍數十種，簡練揣摩者三年，著有六洲輿圖，即預測巴拿馬定有開鑿之一日。對於新書報章，極喜涉獵。熱情激發，常於渡口茶肆，預說革命大義。一日，散發革命宣傳品於鄂城，大冶，隨地演講專制之毒。一素識者咋舌曰：「汝要頭乎？」不顧，而畢其詞。丙午五月，代表日新學社歡迎法國國民黨歐幾羅，極爲官廳側目。至冬，萍醴義師起，中山先生派朱子龍，胡瑛，梁鍾漢來鄂抵日知會，謀響應，官廳待謀，名捕黨人，竟與吳貢三同時在籍被逮，繫測海兵輪上駛。子衡以膏肓廷刃爲羞，投江自殺，爲舟子救起。對簿刑訊，折雙足，跪鐵練，架綑左右手，藤鞭鞭其背，血肉橫飛，不少屈。後因外交民政兩部，同電鄂督張之洞和平處理本案，乃判以十年徒刑，下湖北模範監獄。劉靜菴已先繫此，鐵窗無事，日與靜菴講學論道，最終崇拜耶教，遂師靜菴，錫名初道，而授業焉。己酉五月，子衡移夏口監。辛亥八月二十三日，一友人往謁謂：「武昌已光復，各監俱開放。」子衡偵知禁卒果散漫，因集諸難友曉以大義，囑以後從新作人，即厲聲曰：「吾輩出」。當率百數十人分途去。繫漢陽監之李亞東先一日出，公推漢陽府豪，子衡聞之，馳往協助，旋赴黃州助貢三參謀軍政，訂黃州府臨時行政章程。後月餘，偕友至南京蘇州等處，觀察太勢，總覺距彼理想政治太遠，

且自研究宗教以來，陳義益高，視政治生活如惡臭，從此一心向道，絕不過問。今七十矣！睥睨益背，識與不識，一見而知爲有道之士。子愛生，孫樂義，樂信女，長昭宗，次靜慧。二七年避倭寇徙施，館靜慧家，其婿歐陽隨以城市歸隱，在西郊築薑園先生讀書處以居。薑園，子恆別號也。

張難先，字義癡，湖北沔陽人。紀元前八年與呂大森朱子龍等組織科學補習所謀革命。同胡瑛投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充兵士，以運動軍隊。語載呂大森胡瑛傳中。丙午冬，難先在仙桃鎮辦集城學校，閱報知萍體起義師，來省約同志謀響應，至則日知會已被圍；總理派來之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均成擒矣。友人具資促走日，憤慨欲死，不願亡，狼狽返仙，吐血不止。數日，則督張之洞派軍隊至仙圍校捕難先解省（校距省三百里）。初審之日，微窺虜廷有必殺劉靜菴，胡經武之心，誣指賞格中之劉家運爲靜菴，以爲殺劉根據；而經武則賞格中既無彼名，復未搜得絲毫證據，維一方法，則在鉤取難先，供以爲殺彼之張本耳！因經武與難先共事科學補習所時，極其密切，早爲奸人報告。難先廉得其情，即自承革命，以一死絕吏廷之欲，不涉誰何。逼之，笑曰：「吾死且不惜，何愛於人？」吏術終無所施，後復得他方之援救，此案遂化險爲夷。經武報以詩曰：「吾道消沉久，多君獨苦行！窮交肝胆在，高義死生輕！憂患逢知己，艱難見世情，十年家國淚，今日共心傾！」蓋紀實也。在獄四閱月，忽患病，瀕死者再矣！鄉耆碩黃福，王勛恂等見而憐之，緩頰於按察使梁鼎芬，巡警馮啓鈞之前，請保就醫。先是總督張之洞愛惜難先，故尋有司疵，俾無成獄。梁馮因迎合張督意准保，於是出獄。此本案未判決時也，至下年定讞，其餘七人，則無活動餘地。劉朱兩公，庶幾獄中，悲夫。

名捕未獲諸人名錄

吳 崑 余 誠 梁瀛洲 何季達 李長齡 馮特民 孫武 徐竹坪 廖國川 黃景亞 李楚魁 何子植（事略依次具後）

吳 崑（傳載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余誠（傳載同盟會湖北分會篇中）

梁瀛洲（即梁棟傳載日知會篇中）

何季達（傳載科學補習所篇中）

李長齡（傳載日知會篇中）

馮特民（傳載科學補習所篇中）

孫武（傳載共進會篇中）

徐祝平，字竹坪，湖北荊門人。日本留學生。紀元前七年，入日知會。丙午，與季雨霖，吳崑，梁瀛洲等刺指血爲盟書，誓共生死，以謀逐除殘廢。襄河上下游會黨，悉聽其指揮。事洩，亡命走東瀛。後在哈爾濱主長春日報筆政，因熊成基案下獄。辛亥武昌首義，助藍天蔚在關外獨立。事敗回鄂，號召襄河舊部，佐招討使季雨霖收復荊襄。和議成後，努力報界。後以病歿於漢口，經紀其喪葬者，爲黃吉亭先生。

廖隴川，字宗伯，湖北荊門人。紀元前六年，入日知會，與季雨霖、梁瀛洲等插血聯盟，誓共生死，以謀光復漢族。事洩，亡命日本。辛亥武昌首義，佐招討使季雨霖收復荊襄。民二被選爲國會議員。

黃景亞，號楚玉，湖北漢川人。入日知會後，與梁瀛洲辦理羣學社，明新公學，以爲日知會宣傳教材之所。夏秋間，日知會圖大舉，與瀛洲歃血聯盟，誓共生死。事洩，索之急，流離轉徙以免。辛亥首義，佐梁鍾漢據漢川以抗清軍右翼，後復隸季招討部下，効力荊襄。討袁護法，無役不與。

李楚翹，湖北荊門人，日知會會員。丙午機關破，以楚翹爲季雨霖插血盟友，捕之，亡命得免。

何子植，湖北黃岡人，日知會會員。丙午機關破，以子植爲吳崑插血盟友，索之，亡命獲免。

他系因本案在鄂監禁諸人名錄

劉家運 歐陽澤垠 曹玉英 謝九 孫鴻鈞（事略依次具後）

劉家運，會黨也。丙午北洋大臣袁世凱據日本諜報，稱家運爲長江上下游巨匪。炸毀軍輿，鄂督張之洞

立格通輯中，列劉家運一名，註係湖北全省會首。萍醴起倉卒，日知會先未與聞，故總督張之洞之資格中，無日知會會員名。奈奸八利賞金者，誣日知會之首領劉靜菴爲家運以捕之。後家運獲於湘，解鄂，官廳大窘，搜他案致死以滅其跡。事詳劉靜菴碑陰。

歐陽澤垠，會黨也。萍醴起兵時，任參謀，事敗，被逮於鄂，與朱子龍、殷子衡、同鄉江夏縣獄。子衡述其事甚詳。

曹玉英，總督張之洞資格中列其名，謂：「玉英，年二十九歲，係沙市牛皮富商，爲沙市會首。」但吾輩不知爲何許人；亦未聞監禁武漢何處，第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八章，丙午萍鄉瀏陽醴陵之役節云：「在鄂監禁者，爲朱子龍、劉家運、胡瑛、梁鍾漢、曹玉英、謝九、吳之銓、殷子衡、劉貞一」。此君當係會黨中人物，因本案捕禁於鄂者。

謝九，不知爲何許人；亦未聞監禁何所。第見鄒書如上云云。

孫鴻鈞，不知何許人，維見於劉揆一所著之「黃興傳記」及馮自由所著之革命遺史第一集，「辛亥武昌起義之革命團體」日知會一段中。以上三人，鄂人均未有知者，想作者必自有確據也。

本會遭此破壞，風潮不息者累年。黨風流雲散，在省者亦匿迹銷聲，日知會從此瓦解矣。查吾鄂自倡導革命以來，有三大黨獄。一，庚子傅慈祥唐才常之役。二，丙午劉靜菴胡瑛朱子龍之獄。三，辛亥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之獄。庚子之獄，其勢遍長江數省，黨人遇害者以數百計，以此大流血，轟動一時，其極凶誠巨矣。甲辰科學補習所亦遭破壞。（清鑑以庚子甲辰丙午爲三大獄，甲辰湘省受禍重，湖北受禍輕，故不列爲吾省大獄。）然事發鄰省，應變有方，終於和平了事。丙午日知會則大張旗鼓，軍學界附者以萬計，又涉萍案，蔓延數省，當時偵騎四出，風聲鶴唳，吾鄂黨務受摧殘者數年。至戊申始復由本會會員李亞東任重遠郭撫宸李長齡孫武黃申藩劉堯激彭楚藩查光佛王憲章熊子貞蔡濟民等，廣續辦理湖北軍隊同志會等機關，至辛亥八月十八日又遭慘敗，致有彭劉楊三烈士之獄。然清廷即由此倒矣。世之飲水思源者多歸功於日知會，吁，何其偉也。

會員名錄

劉靜菴 傳見上篇。

何季遠 傳見上篇。

梁瀛洲 傳見本篇後。

李長齡 傳見本篇後。

孫武 傳見共進會篇。

黃吉亭 名瑞祥，武昌人，創辦本會後，爲湖南長沙聖公會會長。甲辰視與會事書，以全力保護黃克強脫險。丙午本會事變，以全力營救劉靜菴諸人，光復後功成不居，國人敬仰。

胡蘭亭 傳具後。

陸費達 字伯鴻，江蘇人，任評議員，後經理中華書局。

馮特民 任評議員，傳見上篇。

李勝美 略歷見上篇。

張難先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賀公俠 字劍川，天門人。

張漢傑 任宣傳責任，因鼓吹革命下武昌府獄。

殷子衡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徐竹坪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李楚翹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宋開先 傳見同盟會湖北分會篇

曹亞伯 傳見上篇。

朱元淑 卽子龍，傳見上篇。

季雨霖 傳見本篇後。

吳崑 傳見下篇。

劉藩侯 名應宗，咸寧人，代胡蘭亭爲聖公會會長，其掩護黨人如黃胡，亦功成不居。

李亞東 任評議員，傳具後。

濮以正 安徽人，任評議員，極精幹，離鄂後不知所終。

趙光華 略歷見上篇。

梁鍾漢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廖匯川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吳貢三 傳見本篇後。

余誠 傳見下篇。

黃景亞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何子植 略歷見本篇黨獄中。

任重遠

潛江人，本會風潮息後復同李亞東組織湖北軍隊同盟會。

張純一

字仲如，漢陽人，作歌以宣傳革命，後努力哲學任各大學教授。

劉通

字子通，黃岡人，負運動學界之責，後厄於頑固黨，於民國十年後病歿。

張漢

字佩紳，荊門人，運動會黨，光復後任國會議員歿於舊京。

范騰霄

字銀槎，利川人，本會發起人，運動軍學界最努力。

胡維世

武昌人，宣傳努力。

郝可權

字大衡，蕪春人，辛亥光復新疆最努力，當任新疆軍務部部長。

朱義胃

字心佛，潛江人，投軍欲起兵，名捕逸去，後努力國學，任教各大學。

熊麗堂

黃梅人，袁氏稱帝被逮，身受酷刑，庚斃武昌獄中。

劉堯激

傳載武昌首義篇中，在會時期不久他去，少有知者，現尚有在會照片存真史中。

吳祿貞

傳載庚子之役篇。

丁立中

字笏堂，江西南昌人，負宣傳責任，首義後任軍務部秘書，及興業銀行總辦。

黃紹香

起義後改名申翹，任總統，大冶人。

熊子貞

後名十力，黃岡人，在會謀起兵，統制銀彪下令捕之，逸去，首義復充都督府參議，後努力哲學專心著作。

查光佛

字競生，蕪春人，運動軍學界，辛亥光復後任教育部部長。

時功璧

略歷見上篇。

范尙立

名鴻助，武昌人，宣傳最努力。

郭撫宸

運動軍隊最努力。

馮大樹

崇陽人，辛亥光復新疆最努力，當任新疆平政院院長。

劉度成

見上篇，首義後任軍務部參議。

彭楚藩

傳載武昌首義篇中。

鍾劍林

江西人，運動軍隊。

藍天蔚

字秀豪，黃陂人，充奉天協統，辛亥在關外獨立。稱關外都督。民八在鄂西遇害。

成邦杰

字興亞，湖南人，聯絡會黨，性極豪邁。

熊子香 名劍飛，黃岡人，運動軍隊。

趙鵬飛 字雄羣，鍾祥人，首義後任都督府顧問，民二十五，慘死於京。

蔡遂生 運動學界，著有死法，轟動一時，首義後充黃總司令軍法官。

王憲章 傳見文學社篇。

劉襄廷 建始人，聯絡警界，事洩下獄，抗賊前病沒武昌。

朱作梅 負通譯宣傳之責。

張海濤 黃岡人，運動軍學界。

邱介甫 名可珍，黃岡人，運動軍隊。

陳雨蒼 字少峯，荆門人，運動軍學界，首義後任都督府參議。

張星漢 字芙青，天門人。

方柏年 安徽人，運動軍隊。

余德沅 字明卿，房縣人，運動學界。

石志泉 字友儒，孝感人，運動學界。

吳兆麟 字畏三，鄂城人，工程營隊官，首義後任都督府參謀長。

錢葆青 字選青，黃安人，馬隊八標三營隊官，首義後管帶水師。

熊持中 字海春，黃岡人，運動軍隊，辛亥光復黃州。

黃金門 漢川人，負訓練之責。

潘善伯 名公復，襄陽人，製造炸彈，光復武漢最努力，淡泊不言功。

蔡國楨 卽濟民，行述見共進會篇中。

辜天保 運動會黨。

李興漢 漢川人。

馮率先 黃岡人，運動軍學界。

方劍侯 一曰簡侯，武昌人，討袁在浙江遇害。

鄭雄飛 字心田，鍾祥人，辛亥在漢口陣亡。

鄒特夫 武昌人。

周定原 字瑞廷，沔陽人，辛亥任都督府參議。

金封三 名華祝，黃陂人，曾受黃興聘任教明德學堂。

張奎陔 應城人，同梁瀛洲辦理明新公學。

羅子清 鄂城人，工程營隊官。

姚金鏞 字小圃，辛亥起義任參謀，團長，參謀次長等職。

熊炳昆 後改秉坤，字載乾，江夏人，首義後任協統。

殷盤 字雲齊，黃岡人，日本鐵道工程學生。

易介三

徐誥

畢振英 圻水。

李濟川 河南。

黃可徵 以資財接濟黨費，運動革命最早。

張統 字閏三，黃岡人，首義時爲稽察部軍務司長，民二討袁，黃陂捕殺於江岸。

何亞新 蕪水人，首義後任黃總司令部會計。

盧保三

宋錫全 字質夫，湖南人，辛亥首義任協統。

黃家麟 事略見文學社篇。

徐繼庶 潛江人。

熊飛宇

宋衡 京山人。

鄭子瑜 湖南人，在南京遇害。

雷超 江陵人。

夏占奎 字玉泉，黃岡人，日本士官生，辛亥參加陽夏之戰。

王愚忱 武昌人。

張其亞

童樹

李質栗 孝感。

劉玉堂 咸豐。

錢友松 武昌人，爲靜菴所信任，首義時充各部總稽查。

祝夢麟 後改名制六，荊門人，辛亥任四十二標代表，起義不久，爲黃陂所殺。

董傑

潘善美

喻祿

熊興亞

徐叔淵 鄂城人。

鍾大聲 黃岡人。

覃承堃

鍾選齡 湖南人。

會員列傳

胡蘭亭傳

編者

胡蘭亭，名齊勳，湖北武昌人也。信基督教。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光緒二十八年，任武昌聖公會會長。會中設有日知會，專以開通民智爲職志，前會長黃吉亭所創辦也。蘭亭接任，益加振奮。所購新書日報甚夥。星期公開宣講，批評政俗，無所忌諱。一時知識份子，憂國志士，咸嚮往之。會武昌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撓敗，黨人胡亞伯劉靜菴等即轉集於此。蘭亭聘靜菴爲日知會司理，靜菴借爲掩護之地。星期講演，大倡其革命意義，後并以此爲機關。會中人有爲蘭亭危者，蘭亭一笑置之。而革命思潮，遂徧播於江漢軍學界。丙午冬，鄂政府因萍案大興黨獄，派軍警圍日知會，捕劉靜菴等九人下獄，去蘭亭赴日留學纔數月耳。論者謂蘭亭如在武昌，或不至擴大如是。蘭亭留日三載，返國後二年武昌光復，黨人多頌胡蘭亭劉靜菴兩先生功，蘭亭視之蔑如也。時日知會會員顯貴者其多如鯽，訖不與通，仍致力於社會慈善事業，及佈道，老而不衰。民國二十五年卒於武昌，享年七十有二。子三，長慶生，美國科倫比亞大學碩士，歸國歷任文華武漢等大學教授。次愈生，文華大學畢業，歷任各學校教員，及各機關會計視察等職。三懋生，文華大學肄業，歷任各校教員，及航政局會計主任。女四，長四早逝，二女華中大學肄業，歷任各中學教員，現適湖北紡織廠副廠長陳。三女華中大學畢業，歷任女子高中學校教員，適漢口聖公會總辦事處會計主任郭。孫二，祐文，祐華，現均志願加入知識青年軍。

論曰，異哉，宗教博大深厚之旨趣，何其入人之深哉。黃吉亭胡蘭亭二公，對兩湖黨人之愛護，現若張繼居正馮自郛家彥諸巨公談及，均贊不絕口。乃彼二人者，聞人誦言前事，輒慨然曰，罪過罪過。吾黨之以微勞爲奇蹟，居恆憤憤鳴不平者，視此當啞然自失矣。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記於陪都歌樂山

梁耀漢傳

周海珊

梁君耀漢，號瀛州，避難後更名陳。世居湖北漢川，富甲全郡。年十六，爲諸生，英銳奮發，膽略過人。恨滿清專制，蓄志改革，知非學識不足以謀也。負笈東渡，肄業日本經緯學校，日與海外同志努力企圖革命。回國後，投筆從戎。曾註孔孟心肝書，辨論種族關係，闡揚共和政體，並印刷數萬部，以廣宣傳。時美教堂設有日知會，爲教士閱報所，同志劉君靜菴司理其中。君與靜菴藉其地爲機關。星期日集會同志，演講中國瀕於危亡，灌輸革命意義，軍學界感動入會者數千人。更設明新公學、羣學社，廣事號召。光緒丙午秋，萍、醴煤礦工舉義，孫總理以爲機不可失，派胡瑛、朱元成並君之兄鐘漢回國，與君等謀響應。乃召集同志，開會於漢陽伯牙台。適季雨霖將奉命募練新兵一營赴伊犁，咸贊成其兄鐘漢提議，令同志悉投是營，以備緩急之需。有無賴郭堯階者，偵悉內情，告密質賞，於是劉靜菴、季雨霖、胡瑛、朱元成、張繼先、殷子恆、吳保春、李亞東並鍾漢等九人均被逮。是役之先，孫總理曾派法人歐幾羅到鄂觀察。當道聞報，深爲注目。君同歐合攝之影，被官吏抄獲，認君爲是案首要，故家被抄者六次。因君未獲，是以遷延莫決。君復乘機密請教會援助，九人賴以不死。君始走奉天，繼入四川，雖在逃亡，無日不以革命相號召。辛亥七月，川路事起，君認有機可乘，四出羅召黨徒，積極進行。後得武昌首義消息，推海珊謁川督趙爾豐，警告東南反正，迫其獨立。事雖未諧，然川中同志，趙不敢再加殺戮，其不裨於革命者多矣。同時又聯絡成都防軍，約督署舉火，羣起響應。君同海珊等結合督署衛隊，於謁趙之次晚，偕同志楊維、陳君顯、詹覺吾並海珊入督署。因時間錯誤，誤舉火，衛隊鄧衛堂被捕，君同海珊等突圍出。時端方率湖北三十一標駐資州。君不以失敗氣餒，且再接再厲，亟將東南反正情形，函告該標同志楊傑臣、胡浩然、陳育五等，約同起義。楊等得報，即日晚殺端方，宣布獨立，大功於以告成。反正後，武昌因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爭權，發生變亂。黎元洪、季雨霖同鍾漢遣余文甫入川，約君返鄂。川中同志念其勳績，開會挽留，君桑梓情殷，堅辭東下。行至夔

門，因駐軍誤會，不幸被害。民國七年，藍天蔚、葉荃、黎天才，刊石於夢之白馬寺，卽君遇害處也。妻周氏，仰藥以殉。

李君筱香傳

編者

吾人鄙樸老醜，充滿村氣，有時亦具妙用哉！丁未春，吾繫武昌，一客款扉入，其狀貌瘦削枯槁，目眊，鬚星稀，馬褂長幾及膝，袖三尺有奇。吾叱曰，此時胡猶在省會出入也。客曰，誰疑我爲革命黨者。遂相視而笑。客李姓，名長齡，字筱香，湖北天門人。祖述文，父澤梅，俱績學隱居，不樂仕進。君少慧，年十一，補博士弟子員。薄舉業，專治子史古文辭，及算術。後教授鄉里，以此課之。時承學之士，多重科名，喜制藝，故其學不爲世俗所樂。獨族姪李廉方慕而悅之，時來請益，年十六，卽以其學顯。君體弱多病，嘗事養生之術，搜討道玄，間涉釋典，孜孜於出世法者又十餘年。中日戰後，益留心時務，慨然提倡新學。曾受長沙明德中學聘，教數學。武昌支郡師範戊堂，復聘爲國文教員。鄰近數邑在省垣各學堂肄業者，假中多往問學，及門弟子若宋開先輩，尤深受感動，而爲革新鉅子。乙巳棄臬比，時有開業門人曹文思爲新軍管帶，因入其幕，以書記自効。時青年有志之士，稍稍投身軍界，君傾誠結納，多所啓示。鄂中革命機關有日知會者，劉靜菴所組織也。君毅然率諸少年加入，會中英挺傑出之士，有漢川梁耀漢瀛洲，荆門季雨霖良軒，江夏馮一特民，夏口孫武堯卿等，俱不以君老眊，延參密謀。靜菴所辦之東游預備科，江漢公學，瀛洲所辦之羣學社，明新公學，皆由君任算學教習，日夕奔走，不辭勞瘁。丙午夏，法人歐幾羅在會演講激烈，風潮極大。君乃組織秘密團體，與黃岡吳崑、何子植、荆門季雨霖、徐竹坪、李楚翹、廖匯川、漢川梁瀛洲、黃景亞等，焚香刺血，爲生死盟誓，以應非常。其書由瀛洲夫人周氏縫於被絮中，付君密藏。十月，萍醴軍興，鄂督張之洞橫捕黨人，君亡走窮谷中避之，此臘月事也。次年春，君潛來省，時入獄存問各同志，人咸危之。君竟恃其老態龍鍾，今日府監，明日縣監，如入無人之境矣。鄂中經此風潮，黨人四散，軍學界不談革命者

年餘，大有習鑿齒重來襄陽之感。戊申春，潛江任重遠自蜀歸，君喜，介入曹營，時在君處謀集舊侶，圖再舉。旋黃申薌、郭撫宸、覃炳堃亦至，乃共組織羣治學社，黨務復由此活動。己酉正月游滬寧，結伴不慎，爲江督端方扣留南京，卒以無左證得釋。歸鄂，開門人未開先噩耗，哭之慟。開先留學東瀛時，發揚蹈厲，與河北張繼、江南劉光漢最相得，君許爲青出於藍者也。歸國，旋里，與京山劉英聯合鍾京潛天諸少年如劉白旗、龔士英等，潛謀革命，爲豪家狙擊斃命，宜乎君夫人爲之慟也。庚戌四月，湘省以羅米暴動，傳言湘中已盡爲革命軍佔領，黨人欲起而應之。先是君任統領黎元洪幕，見楚同軍艦抵長沙電，知湘亂已定，奔告同志曰，湘事未平，暴動，可牽制鄂軍不南下，今已平，區區之數，不足亂鄂，適自斃、多流血耳，果劉協統韞玉下令捕陸軍可疑學生，黃申薌等逸去，羣治學社又風流雲散矣。安郡有公益社，爲彭臨九、趙鵬飛等所組織，日知會失敗後，賴此以聯繫黨人聲氣。時羣治學社瓦解，彭、趙復他適，推君爲社長，以暗通黨人，並辦工廠，爲黨人藏身之地。文學社成立，君往加盟，適開秘密會議，君直入內室，新進少年羣驚起，蔣翊武止之曰，此同志前輩李先生，列席無妨也。自是密議必與。後見同志多剪髮易裝者，戒曰，革命在精神，不在形式，祕密運動，無辦不如有辦便，衆以爲然。八月十九日，本黨起義，君卽赴各中學演講，鼓勵學生投筆從戎，於是徬徨悚懼者，羣興奮而効刀革命。時人心未定，多向君卜成敗者，君曰，已佔數優勢，如此大舉，市民安堵，外人贊其文明，一。滿政府力量，只有陸軍，現均爲我用，二。漢陽兵工廠武器充足，並可接濟鄰省，三。種族革命，萬衆一心，四。武昌爲第二革命根據地，形式便於他省，五。但嫌起事倉卒，統御力弱，我之軍隊，略類烏合，是一缺點耳。勝算有五，缺點只一，實無足慮。又况我軍形式雖烏合，人心不烏合，敵軍形式不烏合，人心實已烏合，是之謂以烏合敵烏合，可以相消也。聞者均高呼萬歲，蜂擁上前線去。復念軍界同志僅數千人，非廣收新附不可，遂開安郡同志會，爲諸郡倡。是晚得廿二人，聯名上軍府署，請兵一隊，以旬日略定安郡，卽籌餉募兵，以援武漢。復派人賈書副都督劉英，起未開先舊部赴鄂。鄧督黎元洪給札，令各回本縣，並發槍三百枝，子彈五萬粒，從此革命力量，遍全省矣。季雨霖、胡瑛、蔣

翊武、對均爲軍政府要人，言於黎，邀君主秘書。君入府，有要電黎輒祕之，君爭不得。又建言二十六日得劉家廟，宜乘勝前進，不宜調回得勝之兵，今旣數日，敵正面防禦已固，宜以奇兵由新溝出孝感，攻敵側面，言詞甚厲。元洪愈不悅，君乃拂袖去。後黎悔，命人覓君，君曰，老夫處此危城，復何所求，隨處俱可自効，不必軍府也，終謝之。九月初六日，我軍失利，里人以其兄之書至，命回縣辦理團防。君答書，謂事已至此，弟身當與大局共存亡，大局定，兄弟父子，始能相見，若覆，萬無生還之理。語諸兒，宜自爲計，無望我也，我死，能繼我志，則爲肖子。十一日，漢口大火，武昌已無兵可派，湖南援兵亦未至，人心大恐。知舊勸還避，君曰，平生笑人不能打破生死關頭，臨危失措，若此時抽身去，豈非笑柄。僕雖未任事，事不成，當不令諸君獨死也。老朽未任事，不肯去，少年任事者可去乎，於是諸少年欲逃者愧而止。時黃興拜總司令命，守漢陽，人心稍定。都督命李雨霖爲安襄鄖荊招討使收復荊襄，強君同行，君曰，此間新同志與舊同志，非同志與同志，各懷意見，執事性和易，調停其間，實爲當今第一要人，執事去，無調和者，必生內亂，吾甚不主張執事去，願強我耶？季君爲其裝促行，終婉謝而止。時敵軍由孝感至新溝窺漢川，梁司令鍾漢於四叉河伴築炮台，敵遂反，至是遣人至軍務部乞砲及彈，不應。君上言，漢川爲漢陽門戶，非外州縣可比，敵不得渡河攻漢陽，必攻漢川，漢川失，則敵人架炮仙女山以掩護部隊，漢江可渡也，既渡漢，則循漢南山脈進攻，而據蔡甸城頭山，漢陽便坐困矣。不省。十月朔，一同志奔告曰，先生言城頭山不可失，今已失矣。先生驚起，詢知蔡甸早無軍隊，敵並不必取漢川，即由蔡甸渡河。當劃四策上都督：一，以主力攻蔡甸正面。二，以舟師由馬家湖攻敵側面。三，調回赴襄之師，尾襲其後。四，急據金口大軍山。都督聽之，然不能實行也。七日，敵竟陷漢陽，君痛哭失聲。初九日，都督出城，擬奔葛店，時黃總司令與亦離鄂，以蔣翊武代理總司令，請君參贊軍事。其日報載袁世凱與姜桂題佔領北京，滿清全遁，各國公使承認袁爲大總統，南北罷戰，遣使至鄂矣。君曰，往日僕勸人不去，今滿洲已倒，本願已遂，去志決矣；人皆謂有功，我自覺造孽，當竄窮山吃困苦，消除罪孽；即出城赴蕪坊，擬竄咸崇山谷中，徐觀動靜，不遽返里。惟

同里後輩肅尙志，託妻子於君，以赴前線，出走時，即攜之隨行，實感痛苦。人曰，此何時，帶人眷屬行，滋不便，曷送歸故里以釋負也。君然之，即送至其家。詢悉前報不實，滿清未倒，君乃以葦封其門，自圭竇出，示羞見人。即其地授徒自給，弗返本宅。後季招討知其還鄉也，遣使迎之，不住，復請顧問張難先爲函招之，勉就焉。然因建議不納，居常快快。和議成後，即買舟歸，由此杜門不出。黎黃陂即大總統位，遣人招之，不住，安貧樂道，設帳教鄉里子弟。民國十七年元月，以老病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夫人熊氏最賢淑，先君卒。子四，長福萃，早卒。次福履，敦品力學，有父風。孫世億，現肄業武漢大學。

贊曰，老易腐朽，君竟倔強。老患苟得，君竟廉良。六韜借著，十白名堂。大儒氣概，大將鋒芒。共和幟立，願望幸償。笑謝新貴，初服還鄉。出則虎嘯，處則龍藏。方諸古德，吾祖子房。

季雨霖傳

編者

季雨霖，字良軒，湖北荊門人也。咸甲午庚子之變，投筆從戎，入將弁學堂習軍事。與劉靜菴等組織日知會謀革命。旋任軍職，故官兵之景從者衆，實湖北軍官參加革命之先河也。丙午夏，孫總理派法國革命同志歐幾羅來鄂參觀，存日知會演講激烈，政府側目。至冬萍醴事起，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奉命回鄂，抵靜菴謀響應。爲奸人告密，導捕胡朱梁三人下獄，并逮日知會黨人，而雨霖與焉。雨霖時任三十一標三營營隊官。清吏最惡軍人傾向革命，鉤距刑訊，不遺餘力。無何，清廷主和平辦理，其獄始緩。先是張難先繫獄患病，同鄉耆宿黃福，王劭恂等保出就醫，雨霖亦以病爲協統黎元洪、總統曾廣大保釋，因獄未成讞，吏得出入之，此丁未四月事也。至下年判定，靜菴等七人，即無從推移矣。雨霖出獄後，以湖北不可居，即奔走於燕、蜀、遼、黑間，以求達其志。吳祿貞將軍甚器之。辛亥武昌首義，雨霖繞道歸，都督黎元洪大喜。其時將領多恃首義功，彼此不相下，雨霖性和易，四出調解，得力甚劇。會劉英募數千人送省增援，都督任雨霖爲團長，漢口急，赴前線督戰，一彈自前胸洞背而出，幾死，由西醫治旬餘始愈。九月武漢略定，都督命雨霖爲安襄鄖荊招

討使規復襄陽。以劉佐龍一標歸兩霖調遣，當放餉十萬元，令全標準備隨行。詎招討抵沔陽之仙桃鎮，劉軍尚未至，詢悉漢陽已失，都督敕劉軍不遣，劉並電調駐仙之李榮陞一營回省。招討等於空拳。時難先說招討曰，李營在省，應受劉總統調遣，在仙，則當受招討節制，宜先定李營之志，以作基本隊伍。再漢陽失，漢川不可保，梁司令鍾漢軍可說之來歸。劉英以副司令督名號為黎黃陂所忌，其部下俱惶惑觀望，散於襄河一帶，可往商之，使悉歸本部而受其節制，則軍力乃厚也。招討以為然，於是曉李榮陞以大義而受命，由難先赴漢川約鍾漢率全部移仙，又說劉英，皆能共體時艱，團結一氣，始成軍北上，師次沙洋。招討親率偏師援荊，難先留守。先是唐幟支攻荊州不下，招討至，荊州將軍聯魁恐，請天主教神父法人馬德脩居間約降，以不殺滿人為條件。許之。荊州下，以李亞東樞府事而班師。在沙洋復築襄河潰堤一道。此堤經清吏三築三潰，糜款百萬。招討遴幹員汪秉乾楊澄督修。僅費十餘萬而成金湯，農人感之，名曰李公堤。時清軍營長張楚材猶盤據安陸，招討出兵討之，一戰而潰。赴襄，襄陽兵備道喜源，先為新軍駐襄之張國荃等反正驅走。招討至，撫慰獎編，悉就軌範，即以祕書長李步青攝襄陽道篆。十一月，進兵河南，不數日下新野鄧縣。敗走南陽鎮總兵謝寶勝，和議成，奉都督命停止進攻。忽武昌內訌起，同志李長齡等電招討，從速整隊東下，以應時變，於是班師回省。至沙洋，招討集同志劉英、劉鑑、梁鍾漢、張難先、謝超武、閻龍、李榮陞、胡玉珍、章裕昆、顧鴻、陳雨蒼、廖匯川、陳子惠等數十人歃血聯盟，約共生死。抵省，則難已逝，維意見尙存。招討與劉英、梁鍾漢、難先等奔走疏釋，始漸諒解。招討之回省也，以任務已達，呈請結束本部。都督允之，編其部隊為師，改任招討為八師師長，不久辭職。旋參加討袁。六年護法之役，兩霖號召襄河舊部起兵，竟為軍閥鷹犬黎天才捕殺於鍾祥，慘矣。子三，長明威，字少霖，於十六年北伐受傷病故。次明心，字幼霖。三明前，字穉霖。現服務軍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述於陪都之歌樂山

李亞東傳

編者

李亞東，名斌，河南信陽人也。性篤厚。弱冠入湖北將弁學堂習軍事，畢業，任鄂軍二十九標一營左隊隊官，以革命嫌疑褫職。後任工業傳習所，支郡師範學校體操教官，對學生鼓吹革命，不遺餘力。乙巳武昌日知會成立，入爲會員。會例，星期演講，亞東每登壇，慷慨激昂，聽者無不感動。丙午冬，萍醴事起，孫總理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回鄂，抵日知會謀響應，事洩被逮，并逮日知會黨人，而亞東與焉。對簿時，按察使梁鼎芬鞭其背以逼供，抵死不屈。次年五月，移禁漢陽縣監，判處有期徒刑。亞東之在獄也，變姓名曰皇甫觀，字上逸。與沔陽陳少武辦通俗白話報，鼓吹革命，用上逸爲筆名，多不知卽亞東也。並聯絡其同學，組織湖北軍隊同盟會，厲行革命。縣令廉其往來軍人多，疑之，嚴令典獄不許通賓客。譚幹事任重遠復赴蜀，會務停頓，因改組爲羣治學社。辛亥起義前，黨人常就亞東決事，多所指導。八月十九日，本黨克復武昌，次日，四十二標發難於漢陽，標代表胡玉珍、邱文彬、派張大鵬、張文彬，帶隊迎亞東出獄，並公推知漢陽府事。亞東之攝府篆也，聞滿人藏鸚鵡洲者甚夥，派幹員四出偵緝，多所斬獲，心腹之患以去。會九月十二日漢口不守；漢陽協統宋錫全全軍復潰，亞東以文吏無所措，奔漢川，依梁司令鍾漢。旋與陳少武收潰軍成游擊隊，設司令部於沔陽之仙桃鎮。時都督任季雨霖爲安襄鄖荊招討使，出發至仙桃鎮，而漢陽失，亞東乃以部隊屬招討。招討聘爲高等顧問，參預戎機。招討下荊州，以亞東權荊州府事。旋豫軍王天縱電迎回籍，公推爲豫南總司令，臘月就職。和議成後，亞東料袁氏終必叛國也，辭職東下，說同志以利害。尋宋教仁被刺，國會解散，亞東汲汲若不可終日，到處鼓吹討袁，袁恨甚，密令蘇督馮國璋嚴緝務獲。時亞東寓滬上，馮乃出重金購之，檻致京師。袁死，始出獄。六年護法之役，孫大元帥命亞東爲河南招撫使，因故障未成行。十三年本黨改組，往來申漢間作宣傳工作。後張難先在鄂浙長民財政，延爲上賓，多所贊助。追難先卸政家居，亞東卽作寓公於杭垣。二十五卒，浙江省黨部經紀其喪，而葬於西子湖畔。妻許氏，名意慈，子一，紹禹，女二。張難先請於中央黨部而卹其家焉。

吳貢三傳

編者

吾鄂清季之老書生，列膠庠，而談革命者，在天門有李長齡，在黃岡有吳貢三。貢三少習舉子業，聰穎冠儔輩。入泮後，設帳教鄉里子弟，分經學，史學，地理，時務四科。講經至君之視臣如犬馬，及民爲貴兩段，則聲震屋瓦，目眇齒裂，故其及門弟子若吳崑，殷子衡輩咸感動，獻身革命，卒建推翻數千年專制大業，何其盛也！校外復設有日新學社，名爲講學，實含革命意義。手編孔孟心肝，作新民，破夢雷等書，散布武昌軍學各界；且親刻始祖黃帝大刀闊斧像，下綴說明書，印數萬張，遣學生四鄉分發。一時遠近之士，聞風來訪者，有蘄水之王怒濤，武昌之胡維世，鄒特夫，方劍侯，范尙立，江西之鍾劍林，湖南之鄭子瑜，鍾遐齡，成邦杰等，皆一時傾向革命之英俊少年，有所就正，滿意而去。聞武昌日知會爲革命機關，令弟子吳崑，殷子衡恆往來通聲氣，與密謀，並翻印警世鐘，猛回頭，黑龍江，估估遼東，訓兵談，革命軍，太平天國史等書，送日知會散佈。由是日知會與日新學社，同爲官廳所注目。丙午萍醴起義軍，朱子龍，胡瑛，梁鍾漢，奉中山先生命來鄂，抵日知會謀響應，官廳得諜報，爲一網打盡之計，既先逮朱子龍、胡瑛、梁鍾漢、劉靜菴、張難先、李亞東、季雨霖七人下獄，復派測海兵輪駛黃州，捕貢三、崑、子恆。崑逸，獲貢三、子恆以歸。指所著孔孟心肝諸書，刑訊貢三，不少屈。後美主教及公使游說於清廷，得輕減，判以十五年徒刑，發還原籍監禁。辛亥武昌首義，其縣之紳耆與縣長潘誦捷迎貢三出獄，以全權交貢三，求其處理。時巡防營營長姚福忠猶持兩端，貢三曉以大義，亦歸心焉。當派高荷灣知府事，謝琦爲縣長，已則馳諭黃州八屬反正。和議成後，見目的已達，依然還我初服，執一卷以終。貢三原名之銓，一字保春，生於同治甲子十月十六日，以民國丁丑陰曆十一月初五日，卒於黃州城內，享年七十有四。妻孫氏，子正宗，女梅仙，蘭仙。

趙鵬飛事略

編者

鵬飛趙姓，字純青，投筆時改字雄羣，湖北鍾祥人也。治末明理學，言行謹飭。以諸生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學堂，參加日知會。會事敗，與彭養光借鍾祥學社掩護黨人，事詳公益黨篇中。戊申由陸特校挑入海軍班，學駕駛。畢業，奉調入川，與向巖、梁瀛洲等，運動川軍，圖匡復。辛亥武昌首義，回鄂，充都督府顧問。和議成後，知袁氏有異志。走滬，與彭養光、蔡濟民等謀討袁。龍華失敗，南京、湖口相繼不守，遂走日本。時總理劃湖北爲四區，任蔡濟民爲總司令，以鵬飛爲第四區區司令。餘三區則熊秉坤、劉英、曾尙武分任之。鵬飛奉命回滬，住法租界，一日，散步曠野間，偵探傅帶軍，當應春尊尾之，鵬飛不知也。距華界不遠時，傅希伯以腰帶套鵬飛脛，盡力拖之，欲使出界。鵬飛偉軀幹，固孔武有力者，掙扎之以免。護法之役，復同蔡濟民等在鄂西起兵。時鄂西諸軍雲集，各不相下，釀成殘殺之風。地方不能忍，亦起與諸軍爲仇。藍天蔚、蔡濟民、張學濟死焉。鵬飛時在恩施，與一沙門善，乃衣僧衣亡，輾轉山谷間，半年始脫險旋里。鍾祥人士，延請講學，嗣爲鍾祥教育局長，學風爲之一振。十七年北伐軍奠都南京，政府命張難先長鄂財政，難先欲整頓稅務，以鵬飛廉正，商請長漢口徵收總局，謝去。民政廳長嚴立之延爲秘書主任。自嚴氏解職後，鵬飛復回邑辦地方教育，兼治內學，巍然爲一郡人師。二十五年被選爲國民大會代表。八月，以友人之招赴京，九月竟爲他人之汽車失慎，軋傷腦部，醫治三日，卒於中央醫院，年五十有九，同志至今哀之。

同盟會湖北分會之概況

鄂人因庚子漢口之大流血，如夢方醒；嗣經壬癸海內外筆舌之戰，結果，革命說爲全國公認之救國途徑。於是熱烈之志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盤旋半結於腦海，幾欲破浪走海外從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狂。此實當日普遍情形。總督張之洞亦以曹亞伯呂大森馮特民孔庚李書城胡秉柯時功玖陳同如賀之才朱和中史青魏宸組耿觀文時功璧等，鼓吹革命，常有戒心。甲辰秋，擇其激烈者派往西洋留學，以殺其勢。乃派賀之才史青等赴比；魏宸組胡秉柯等赴法；朱和中等赴德。夜半公文至，限令次晨謁張督，午後四時上船。之才等次晨謁張督後，往花園山與同志作別。蓋是時愛國青年，多集花園山李步青寓，倡談革命。雖無組織；而團結則甚密也。諸少年頗不以之才等離鄂爲然。朱子英曰：「事已至此，豈能自由？然如此偉大革命，我輩羣龍無首，豈等夷所能領導？正好借此機會，往西洋覓孫逸仙耳！」衆默契，而轉促子才等速駕。子才等抵上海，聞總理招鄂人劉成禺赴美，主舊金山大同報筆政，因辦放洋手續，由日本來滬。之才秉柯等，與劉俱兩湖經心同學，特請成禺向總理代達悅服之忱；並將其行踪通知。成禺以總理將由美赴歐，乃介之才等謁總理。之才等抵歐，而總理仍在美。乃函請總理蒞歐。十一月，接劉成禺自美寓函云：「總理已至倫敦，住其友慕爾幹家，囊空如洗，囑之才等盡力接濟。」計留比者籌得四千餘佛郎，留德者籌得二千餘馬克，留法者籌得千餘法郎，匯去；並敦請總理來遊。得覆電，允往北京。不久，果乘輪於某日午後三時，達北海港俄斯丹埠。歡迎者，有代表賀之才朱和中李藩昌三人。時天氣初寒，總理御皮領大衣，乘車入北京，則鄂籍學生二十餘人，已在站候迎，一一爲禮，下榻胡秉柯寓。總理曰：「汝輩主張革命，其進行方法如何？一之才等以湖北軍學界之熱烈情形對，總理甚悅。旋問湖北會黨情形如何？秉柯等歷以庚子邊口之事實及騷擾情況，詳陳之，總理色頗不豫，以爲粵人鄭士良等所領導之會黨，不至此。討論三日，總理乃曰：一吾輩以後，當發

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使分途作領導人，則吾黨之流弊，可減少也。」衆聞其說，而歸心焉。總理提議組織革命團體，咸贊成。是晚，秉柯等設盛筵以款總理，酒數巡，總理提出宣誓一事，有持異議者，總理謂「非此無以表決心，且書載秦誓牧誓，自古已然。」衆仍猶疑，總理問朱和中曰：「子英兄意如何？」和中曰：「我輩既決心革命，任何皆可犧牲，何憚宣誓？」總理喜曰：「然則爾願意宣誓乎？」和中曰：「願」。

總理曰：「即從爾起，」和中曰：「可」。總理命取紙筆來，我先書誓詞。秉柯以紙筆進，總理書曰：「立誓詞人口口口，當天立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天運某年某月某日

宣誓人孫文

和中見總理所書誓詞稿，貽秉柯而笑，總理曰：「何笑爲？」和中曰：「康梁說先生目不識丁，今見誓詞簡老，書法逾俊，知康梁之見忌而思毀之也。」總理曰：我讀書，豈日日報告康有爲耶？於是和中宣誓。同時總理亦宣誓，衆乃一一宣誓，共三十餘人。誓畢，總理與諸同志握手道喜曰：「爲君等賀！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各人之誓詞存總理處，總理之誓詞，在黨部未成立前，交史青收執，此第一次集會之結果也。

時在乙巳春間。朱和中回柏林，劉家倫賓步程等復請總理至柏林。在車站迎候者二十餘人。當下榻於羅蘭多爾福街三十九號朱和中寓。留德學生加盟者二十餘人。此爲第二次之集會。旋總理由柏林至巴黎，巴黎留學生聞比德之風而興起，胡秉柯復赴法，爲之奔走，加盟者十餘人。此爲第三次之集會。柏林滿人多，王發科已加盟，爲一滿洲學生所知，呵曰：「我將通信國內，撤汝官職，取汝性命。」王大窘，至巴黎，寓於湯蒂銘，湯亦新盟者，聞之色沮。遂偕王共候於總理所居之旅館中，總理外出，以朋友名義直入總理房，割其皮包，取加盟名冊，及總理與法政府交涉關於安南之案件以去，向駐法公使孫寶琦涕泣自承。孫痛斥王湯，使返名冊於總理；並關於安南之案件，孫即赴法外交部破壞之；並奏諸清廷。

鄂籍會員名錄

賀之才 培之，蒲圻。

石 瑛 行狀列後。

胡 鐸 鐵中，沔陽。

李 彪 春圃，黃岡。

劉蔭弗 之萬，黃安。

羅葆寅 信伯，黃岡。

龔永煌 星垣，秭歸。

祝乾達 叔達，恩施。

田吳焜 續卿，江陵。

譚寬律 安陸。

潘宗瑞 繼武，羅田。

李藩昌 壽卿，天門。留瑞士。

朱和中 子英，建始。

周澤春 福介，隨縣。

姚家振 子林，建始。

曹葆恕 心如，漢陽。

左德敏 子傑，應城。

胡秉柯 行述列後。

魏宸組 注東，武昌。

史 青 丹墀，安陸。

王鴻猷 子匡，穀城。

黃大偉 子蔭，黃陂。

陳寬沆 琴舫，安陸。

王治輝 威禪，黃陂。

許熊章 渭濱，鄂城。

李光泗 于門，蘄水。

姚業經 執甫，武昌。

石龍川 露舫，陽新。

吳國良 彥青，漢陽。

李以祐 篤周，漢陽。

曹亞伯 以字行，陽新。留英。

劉家佺 仙舫，漢口。

錢祖元 會東，興山。

陳康時 雨樵，荊門。

周樹廉 季介，武昌。

胡 鈞 千之，沔陽。

唐 豸 仲揆，應山。

喻毓田 幼香，鄂城。

羅前信	實生，宜昌。	李鍾蔚	雲去，鶴峯。
張春年	壽鏡，潛江。	秦國鏞	子壯，咸豐。
劉岸雲	蘭生，沔陽。	楊蔭渠	星橋，隨縣。
馮承鈞	子衡，漢口。	陳執禮	仲嘉，武昌。
鄧鳳池	松泉，黃岡。	張祥麟	藻香，沔陽。
羅虔	致坡，黃岡。	曹葆江	致東，武昌。
李仁炳	崇武，漢川。		

歐洲會員事略

朱和中事略

編者

和中，朱姓，字子英，湖北建始人。少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入湖北武備學堂習軍事。感於庚子義和團自立軍兩事，知非革命不足以救國。辛丑中俄密約之事聞於鄂，學生不期而集於曾公祠者數百人。和中義憤填胸，演講激烈，手中所持之摺扇，拍成片段，亦舉自知也。時吳祿貞寓水陸街、李步青寓花園山。之二所者，熱心志士常集焉。和中無日不到。當時雖無若何組織，然暗中已成一革命團體之雛形。其主要策略，即盡力將知識份子介紹入營。時科舉廢，士人均以入學校，投軍爲維一出路。經和中與祿貞步青游說其間，多有舍學校而入行伍者。湖北革命之基，實於此植之也。甲辰秋，總督張之洞慮學生之囂張生事也，擇其最激烈者派往西注以分其勢，和中即派遣之一也。一日夜半，總督公文至，限次晨謁見，午後四時就道。屆時謁總督歸，走花園山別同志，均不以和中等離鄂爲然。和中曰，事已至斯，豈能由己。然我輩羣龍無首，如此偉大之種族革命，豈等夷所能領導，今往西洋，正可乘機訪孫逸仙，是於此間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均踴之。於是倉卒登舟。比至滬，聞總理鄂人劉成禺主舊金山大同報軍政。劉由日來滬，辦理

放洋手續。和中與賀之才胡秉柯等晤劉，請其向總理代達悅服之忱，而告其行踪。及抵柏林，成禺來書，告總理已至倫敦，囊空如洗，囑盡力接濟。和中當匯一二百馬克去。並謂總理來大陸一遊。覆電允來比京。和中如期往迎。總理至，住胡秉柯寓，問和中等主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須更換新軍頭腦，開通士子知識對。總理不以爲然。謂秀才不倡造反，軍隊不能革命，須靠會黨暴動。和中乃舉唐才常等失敗之經過反覆言之，並云會黨自新軍成立後，已無勢力，即將武漢軍學界之實況詳告。總理喜，言我正在改良會章。和中復言會黨志不純潔，若倚之以成功，其害將有非和中所忍言者。反覆辨論三日夜。總理乃決定曰，今後將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使忠實學生作領導人。衆大悅曰，此吾輩傾心於先生之大願也。總理曰，討論已三日夜，今晚應作一結束，請諸君宣誓。衆持異議。總理極論宣誓之必要。難者愈多。和中未發言。總理謂和中曰，子英兄爾意云何。和中曰，我軍既決心革命，任何皆可犧牲，豈憚宣誓。總理喜曰，然則爾願意宣誓乎。和中曰，願。總理曰，既願，即從爾起。和中曰，可。於是遵總理教宣誓。諸人見和中宣誓，乃一一如儀宣誓。總理革命力量之達於留學界，和中實元功也。武昌首義，和中正住德國兵工大學，乃與禮和捷成兩洋行交涉，請其將清廷所定之軍火交與民軍。辦妥乃歸國。任參謀部第二局局長。十三年本黨改組，任廣東兵工廠廠長。十五年北伐，後奠都南京，成立五院，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多所建議。抗戰軍興，政府西遷，和中隨院徙蜀。於二十九年舊歷五月病故北碚，明令褒揚。

伯兄質齋先生行誼記略

胡忠民

先生諱秉柯，字質齋，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生。幼聰穎挺秀，三歲時，先君教以詩歌，輒背誦如夙習。十歲通五經章句，內自先君，外及鄰里鄉黨，皆重愛之。爲文簡潔雄健，窮究事理，有柳子厚風。十六歲院試第二，旋蒙湖廣總督張公香濤拔入經心及兩湖書院。癸卯鄉試，以文旨切指時弊，與俗違，未中；而張公獨信其有經世才，派赴歐洲比國留學。居有頃，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專攻法律，成法學博士。而鑽研國學不

辭，每寄家書，輒數千言，憂國思親，忠孝友愛之情躍躍紙上；並力辨宋儒朱晦菴訓『學』爲『效』之誤，歸本於致良知，重創造，以示諸弟爲學之方。去國七年始歸省，至則先君病革不能語，跪侍湯藥三日，而先君歿，哀毀特甚，時供陳自歐攜回飲食名產於先君靈几以祭，悲不自勝，瞻仰牆宇林園，尋遊田陌丘墓，發爲詩歌，極盡孝思。其春思篇有句云：『老去光陰消壯志，夜來風雨助淒聲……平地仰天天際隘，高岡望父父恩深』。又春遊篇有句云：『雨雪霏霏，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不見我父兮我心悲，東西南北將何之。』幽思宛轉，詞旨直融三百篇。又歸途中渡印度洋，訪佛跡，有句云：『大空杳無際，佛岸水悠悠，心理涸慾海，社學破天囚，愛極生奇恨，悲餘感新愁，短劍光斷月，長虹氣橫秋……伏屍流血地，壯矣少年頭』。感慨悲歌，想見明透壯厲之懷抱。先生守制中籌家政，課諸弟，間則發歷朝典志偉例，披閱每至深夜，士紳多自遠方來，則具酒談笑，若忘憂者，演至大歡如歸；其平易近人如此。暇輒作書，秀勁奪目，曾作一紙置座右云：『讀書以爲樂，天下以爲憂，吾憂無極，吾樂何求。』又追思先君遺訓，作屏語一副云：『勤而不疲，儉而不吝，忍而知恥，讓而自強，忠厚而不閹弱，明察而不苛刻。』其胸懷之恢宏，與以立身處世之簡練，由此可窺一斑。無何，孫中山先生主持留歐法比同盟會事，函召返歐，因啓行，經京漢鐵路，窺清廷虛實，經西伯利亞鐵道，橫覽亞歐大陸。抵法京，專力革命運動，法比兩國聞人多友敬之。辛亥武昌義軍起，先生自法重經西伯利亞，入東三省，諷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反正，遙爲策應，未果。遵海至南京，參總統府密勿。翌年春，受鄂人選，爲臨時參議院議員。不數月南北議和，中山先生以總統讓袁世凱，統一之局暫現，正式國會待開，先生從中山先生北遊青島，宣揚黨綱，聽者目爲國士，黨中益倚重之。南還至鄂，爲同盟會鄂支部評議長。便道回鄉省母，孺慕不忍離。慈命之行，復至武昌，應邀演說於南京蘇州上海間，拮据專制政體，闡揚政治進化原理，主張法治精神，原始要終，理論一貫，千萬人會場中爲之肅然。時同盟會聯合各革命團體，組成國民黨，從事國會競選。鄂雖爲起義地，黨勢未張，共和進步各黨與國民黨競爭急，鄂政當軸且爲之助，因之國民黨人羣以爲難敵。中山先生促先生回鄂主其事，部署發動，運籌決策，羣情驚喜過望，卒

能戰勝吳黨，使本省選出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國民黨均占多數，先生亦在參議員選中，異己者皆歎服。民國二年春，第一次國會集會北京，宮殿輝煌，議院紛遡，新舊氣象，相映或趣，冠蓋雲集，新貴霧騰，而多才廣譽者，均納交於先生，政府重員，多輸忱問事。先生皆坦懷待之，無所軒輊。袁世凱約見南海總統府中，與論法國拿破崙破崙美國華盛頓之功罪。袁初有矜伐意，及聞先生議論，大驚，期以太平宰相，執禮甚恭。先生退語人云，袁氏膽略誠過人，但非忠於民主政治者，國家內亂之局，將不免乎！未幾政府與國會齟齬日甚，政治家桃源朱教仁先生過滬，遇狙捐軀，袁實主使，全國震蕩。先生傷之，乃毅然出京走漢，集同志以爲之備。袁偵知，密電鄂督黎元洪逮捕。先生甫至漢而禍作。漢口各國領事素欽先生，聞其事，聯翩渡江迫黎而獲釋。先生因徵引歐洲政治事例，痛論國家安危，請袁辭職以謝天下而保晚節。然知袁將終不悟也，乃走南京上海。湖口事起，南北決裂，先生堅主樹立中央政府，正位以號召人心；而黨中文武意見背馳，爭持不決。袁氏因得挾中央以令各省，削平黨軍。黨人敗，始歎悔不從先生計。是時黨人不能出亡者，應集滬上法租界，先生掩護之，扶助之，久而力窘，俯仰世變，憂憤吐血，終至疾病纏綿，經年不治，殞身滬濱。賴友人助，歸葬桑梓，年僅三十二歲，時民國三年冬月也。海內外識者聞訊，皆歎惋。先生面方正，目清揚，肩廣手長，立時矮而坐時高，邑中名宿楊仲芸先生挽先君有句云：『有子封侯骨相奇。』蓋指先生言也。孰知創業未就，而中道賡志以歿乎！先生歿將及一世，而國勢飄搖，強寇鯨陵，中興之運，民主之治，不知尙待何年。東望故園，已拱墓木，搖落於塵氛之中，於茲三年矣！憶前蹤而念家國，不覺淚之涔涔下也。先生中西著述，遺稿，墨跡，及藏書，一毀於匪軍，再蹴於虜騎，無有存者。遺孤聖寶，比婦出，先生極憐愛之，因後先生歸國生，父子未相見也。先生歿後，賴家屬與公費之補給，畢業北京大學化學科，兼擅音樂之長；未及足履祖國，世界大戰起，而消息斷。忠民承先生友愛，亦兄亦師，望我者遠，而終無成，憲我者多，而終未報，吁！亦足傷也！儻生僻壤，坐視瘡痍，撫今憶昔，痛心殄瘁。爰就先生行誼爲所親見聞而知之者，略記如此，以俟良史擇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仲春。

石衛先生行狀

賀有年

先生諱瑛，字衛奇，陽新石氏。曾祖東壁，祖凌雲，皆績學不顯。父若霖，以家產中落，輟學治農事。一門雍穆，鄉里稱仰。先生生而厚重英特，舉止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東壁公親教之，目爲大器。既出就時，益奮厲，文譽日起。年二十四，中清光緒癸卯湖北鄉試。同舉之士，大率趨京朝，求仕進。先生念國勢日削，非改絃易轍，振業崇武，不足救危亡，慨然有遠志之志。總督張文襄公奇其才，選派留學歐洲。初至比，旋轉法習海軍，殫心力索，冀遂其術以強兵雪恥。而校中歧視外籍生，戰術器械之新異者不以授。先生與其友向國華刺取祕藏之圖說，私相研究，事爲主者知，國華被捕，先生乘間得脫，營救國華，經政府交涉未深究，乃適英學海軍製造。先生出國前，與靳春田桐廣濟居正結兄弟盟，砥學行，謀革命，已與國父通聲氣。既遊歐，適國父至，則助之號召留歐學生，組織同盟會，爲國外革命團體活動之始。先生負經理及籌款之責，國父許爲廉能，深倚任。武昌起義，國父就臨時大總統於南京，先生歸國參密勿，總辦禁烟事宜。國父解職派先生回鄂，主同盟會鄂支部。未幾當選爲衆議院議員，見袁氏有異志，而國會中亦品雜多劣行，不足以匡正，遂棄去。深感救國非空言可濟，自顧所學猶未之能信，因決再赴歐。未行而湖口事敗，先生名在牒捕中，急走英。入伯明罕大學，習採礦冶金，以工資讀，縮食敝衣，堅苦匪懈，學以大進。先生年已三十五六。在國內政治地位，足與時賢馳驟，而能折節從新致力於學術，立後來事業之基礎，時賢感歎手謝不如。時吳敬恆亦留英，年更長，均以中國名流遊學海外，氣類之感彌篤，往還甚密，磋切甚勤。歐戰既起，倭寇乘機脅迫中國益甚，先生內忱國艱，外感世變，益發憤鑽研，潛心觀察，期有以拯祖國而安天下。復以課暇深入社會，與寒宮耆宿田夫村媼兒童走卒周旋議論。以求彼土政制禮俗國故民情之奧，參證取鏡之資。歷九年，學成回國。始欲在粵建廠造機械，以私人興實業，爲社會倡導，遇阻力而罷。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校長蔡元培方網羅全國學者，無問新舊通專，必禮致之，極一時之盛。先生深遽篤實，尤爲所寶

敬。課暇肆力於治術政論，日與李四光王世杰輩相切劘，行坊言表，時望翕然。尋應聘長武昌師範大學，以不克行其志，未一年仍返北大。受黨使命，於授課外密合徒友，聲勢日張，風動學府。時執政者欲引先生入閣長教育，以收物望。先生堅謝，赴粵爲工程師，人多異之。北伐軍抵滬，任上海兵工廠長，力除積弊，支出減二分之一，而出品加倍。至十七年改任湖北建設廳長，時張知本任省政府主席，嚴立三長民政，張難先長財政，賢豪並集，開湖北政治史上之新紀元。先生輒出所學，度以精思，運以大力，於交通水利農林工商諸部門，一一創造規模，蕩滌舊污，爲後來者取法。十八年辭職，任武漢大學工學院長，建校未久，設備未周，先生亟謀充實。勤於講授，嚴於實習，樹刻苦好學之風。十九年冬，張難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挽先生長建設。適當浙政百度俱興財力竭蹶之後，先生苦心擘畫，別緩急以定進止。而杭江鐵路及電廠工程，最爲急務，又莫名一錢，則赴滬與銀行界磋商，反覆開陳，始得贊助，建設之僵局以活。外籍水利顧問數人，報酬鉅而無所事，先生立解約遣去，省政府亦遣去民政廳外籍警察顧問，矯正官崇外人無功豪養之陋習，人心爲之一奮，行政效率因以驟增。二十一年改任南京市長，國都所在，市民甲第相望，往往略繩墨，先生一齊以法，建築稅收地籍各要政，悉準定則而行，久之無敢違犯。以條約故，涉外事夥，外人狙於舊習，氣張甚，先生據約與理折之，無毫末假借，終亦守範。於市政建設，不以開拓馬路整肅市容爲已足，特措意於國民教育與民生計。孜孜擴充小學，舉辦小本借貸，扶植舊有緞業，尤盡力提倡國貨，策動國民經濟之發展。時汪逆桀驁長行政院兼外交部，力主媚倭，凡倭人至，即微賤必禮以上賓，請謁先生，輒峻拒。一日倭總領事須磨遇先生於途，央外部人員介見，先生拂袖去。二十四年三月，倭團體訪華，汪逆命市政府科長以上集機場迎候，先生以爲辱國，憤而辭職。離任之日，市民遮道攀呼，有垂涕者。同年任銓敘部長，入督僚佐，出巡地方，於銓政多所推進。越二年，抗戰軍興，中央以湖北地扼衝要，改組省政府，再以先生長建設，先生慨然受任。軍事方急，公路之修築破壞，視作戰需要爲辦，而出以迅速。促進工業，籌劃遷移，計慮指彈，日不暇給。失眠舊症大作，乃解建設廳長職，遷恩施後，復辭去委員。二十八年，省設臨時參議

會，先生膺選爲議長，敬恭桑梓，義不可讓。持論一秉大公，視政府人民爲一體，竭誠翼導，無所偏倚。會中同列，悉本此旨爲獻替，一掃詭隨依違與故持異同之習。省政當局亦重先生德望，加禮敬焉。顧精力久耗，宿疾日深。三十年春，力疾主持會議，歷十餘日，會畢而足部痿痺，自是日就衰損。三十二年七月，就醫陪都，治療無效，以十二月四日卒於歌樂山中央醫院，年六十有五。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元首親臨致祭，中央黨部厚給喪卹各費。以故鄉淪陷，遺視權厝歌樂山陽。有第四人，今存者二，蔭周、灼華，敬業恪職，各有以自樹。配徐夫人，莊儉自持，齊志比德。子效曾，畢業重慶大學，子婦柯蕙榮，肄業四川大學，克循先範，不墜門風。孩男女各一，俱幼。先生篤於內行，事親生死盡禮，遇家人有恩，於旁系孤孀，尤撫翼周至。平生出處大節，取與細行，皆矚然不苟。剛果坦率，胸無宿物。任事不避嫌怨。不敢一息自暇。持躬儉約，終身未御皮裘，旅行不攜侍役。接物誠摯有禮，視人之急如躬與之。惟嫉惡甚嚴，好而斥人過，每以取戾於世，而人以其無他，終亦諒之。治學教人以致用爲主，不尚空論，所至整飭學風，黜華崇實。爲政節浮費，裁冗員，懲貪墨，必求弊絕而效著，不爲粉飾掠譽之行。從國父革命最早最久，陳力最多，不以元老自居。歷任中央執行委員，每商討大計，直抒所見，侃侃而談，不隨儕輩爲向背。寡嗜好，浪漫文藝不以寓目。目云以服務助人爲樂。晚歲養疴施南山谷中，創辦棉麻紡織合作社，出品供政府平價之用，或廉售軍隊爲被服，並以捐助醫院設備，慰勞前方士兵。贏利提多教爲公益金，以獎勵優異學生，津助小學教師。規劃指示，屹屹不少懈。見鄰里貧賤，多方振助，或爲之區畫田功。當病革，語言已不可辨，猶力呼抗戰建國。司法院長居正在側，告以主席蔣公由開維會議返國，國際情勢日好，國內戰況亦佳，請勿繫念。先生微頷而逝。體氣故強，聲如洪鐘，友好咸謂富躋上壽。比年先生以痼疾在身，不克盡瘁國事爲恨，亦不自意年命遽盡，志業遂終於是也。謹述行誼梗概，以備史館採錄，並俟海內外知先生者補輯焉。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

民國紀元前七年乙巳七月（陽曆），總理由美至日本，留學生赴橫濱歡迎者百餘人。抵東京，開歡迎會於麹町區富士樓，到會者凡千三百餘人。四座滿立街側，以仰望樓上者，復數百人。實東京留學生空前盛會。總

理演說曰：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爲我國賀也。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而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觀。近日雅利安之文明，特發達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爲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二十二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迥如隔世。前之馬車，今已悉改爲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爲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乎？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國見情勢日迫，不勝危懼。然苟我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遑敢圖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爲事，豈計之得者耶？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爲之，獨不能事半功倍乎？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百十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祇可爲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爲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

良。中國而修築鐵路也，將用其最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瞭然矣。且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者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爲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曾菲律賓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所以再儆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乎進化之公理也，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爲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爲直接了當之共和，而爲此不完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知者所爲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淨，從最高之改革着手，則同胞幸甚！」

先是留學生多爲保皇黨所惑，謂中國祇宜君主立憲，不宜於民主共和，至是聞總理言，始漠然冰釋。當總理之抵日也，革命潮流，至爲澎湃；惟尙無統一機關，集中力量進行。迨宮崎介紹總理與黃興相識，黃固華興會之首領也。總理乃約黃興等會於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爲言革命必須團結力量之義，與深以爲然，遂於七月三十（係陽曆，陰曆爲六月二十八日）假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爲會場，召開成立大會，討論進行。是日蒞會者，有總理及黃興、張繼、陳天華、宋教仁、馮自由、田桐、梁慕光、吳春陽、程家樑、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但懋、時功玖、曹亞伯、馬君武、董修武、鄧家彥、張我華、孫元、何天炯、康寶惠、謝良牧、劉道一、蔣尊簋、張樹枏、汪兆銘、朱大符、古應芬、李文範、金章、杜之秋、姚粟若、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七十餘人，籍貫包括全國十七省，惟甘肅一省闕焉。蓋其時甘肅尙未有留日學生也。首由總理宣布開會理由，兼及革命形勢，次由黃興曹亞伯等相繼演說，咸慷慨陳革命大義。既而討論組織問題，總理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有主張對滿同盟會者，總理以革命宗旨，不專在對滿；其最終目的，尤在廢除專制，創造共和。討論結果，定爲中國同盟會。次提議以驅除殘廢，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爲會綱。頗有疑於平均地權一語者，經總理詳加解釋通過。於是唐興提議書立誓約，衆贊成，由各人自繕一紙，舉右手宣誓，詞曰：「聯名人某省某府某縣□□□，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殘廢，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某年某月某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某某

編者按：誓詞有無「同心協力」四字，及「如或渝此」爲「有渝此盟」四字者，經馮自由鄧家彥兩先生證明，以此爲確。

宣誓後，由總理授衆祕密口號，如問何處人，答爲漢人，問何物，答爲中國物，問何事，答爲天下事等。繼推黃興汪精衛陳天華馬君武起草會章，提出下次大會討論。會員盟單，於幹部未成立之前，暫託總理保管。總理盟書，則由黃興保管。八月二十日（陽曆）午后二時中國同盟會，乃假東京赤坂區霞冠子爵坂本金滿邸，開第二次大會，加盟者數百人。公舉出總理爲總理；同時舉出評議部長。由黃興宣讀會章草案，經討論修改通過。會章全文如下：

中國同盟會總章

- 第一條 本會定名爲中國同盟會，設本部於東京，設支部於各地。
- 第二條 本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
- 第三條 凡願入本會者，須遵守本會定章，立盟書，繳入會捐一元，發給會員憑據。
- 第四條 凡各地會員盟書，均須交至本會收存。
- 第五條 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爲一體者，概認爲同盟會會員；但各繳入會捐一元，一律發給會員憑據。
- 第六條 凡會員皆有實行本會宗旨，擴充勢力，介紹同志之責任。
- 第七條 凡會員皆得選舉被選舉爲總理及議員，及各地分會長，被指任爲執行部職員及支部部長。
- 第八條 本會設總理一人，由全體會員投票公舉。四年更選一次；但得連選連任。
- 第九條 總理對於會外，有代表本會之權，對於會內有執行事務之權，節制執行部各員。得提議於議會；並批駁議案。

第十條 執行部設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計調查六科。庶務內務外務會計，每科職員各一人。書記科職員，無定數。調查科設科長一人，科員無定數。各科職員，均由總理指任；並分配其權限。但調查科員，由總理與該科長指任。

第十一條 議事部議員，由全體會員投票公舉，以三十人爲限，每年公舉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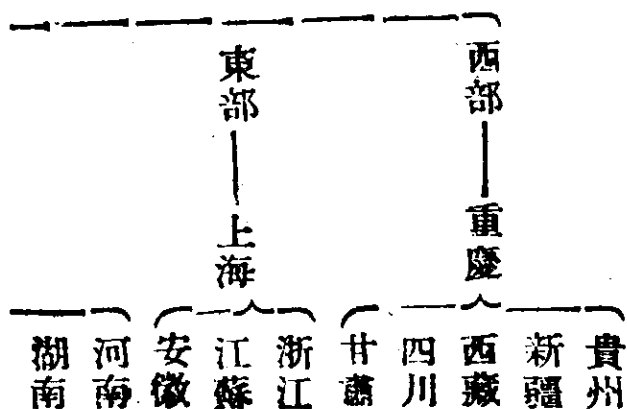
第十二條 議事部，有議本會規則之權。

第十三條 凡選舉總理及議員，以本部當地爲選舉區。

第十四條 凡在本部當地之會員，有擔任本部經費之責。

第十五條 本部當地之會員，得按省設立分會，公舉會長；但須受本部統轄。

第十六條 本會支部，於國內分五部，國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會之統轄。其區劃如左：



國內之部——中部——漢口

湖北

江西

雲南

廣東

廣西

福建

蒙古 直隸

陝西 東三省

山西

山東

北部——烟台

南洋——新加坡

（英荷屬地）
及緬甸安南

暹羅

國外之部

歐洲——比利時京城——歐洲各國
美洲——金山大埠——南北美洲

檀香——檀香大埠——檀香山羣島

第十七條 各支部皆須遵守本部總章，其自定規則，須經本部議事部決議，總理批准，方得施行。

第十八條 各支部，皆設部長一人，由總理指仕。

第十九條 各支部當地會員，有擔任該支部經費之責。

第二十條 各支部每月須報告一次於本部。

第二十一條 各支部及其所屬分會會員盟書及入會捐一元，皆由支部長繳交本部，換給會員憑據，轉交本人收執。

第二十二條 各地分會，皆直接受其支部之統轄。

第二十三條 各分會會長，由該分會會員選舉。

第二十四條 總章改良，須有會員五十人以上，或議員十人以上，或執行部，提議於議事部，經議事部決議後，由總理開會修改之。

至於東京總部之組織，總理外，設三部：一、執行部。二、評議部。三、司法部。部之下，又分爲六：曰庶務，曰內務，曰外務，曰書記，曰調查，曰會計。各部部長下，有幹事。評議部有評議長，評議員。司法部有部長，有檢察長。其時爲便利起見，三部各別開會少，聯合開會多。聯合會議議決之事，即執行之。其任職人員如下：（執行部有先後任職者悉列之）

總理 孫總理

執行部長（兼庶務科） 黃興、張繼、匡一、朱奮吾、孫毓筠、劉揆一等，相繼主之。

（向例總理他適時，由庶務代理一切，故庶務實居協理之地位）。

內務科 朱炳麟（字奮吾）、匡一、先後主之。

調查科 谷思慎主之。

外務科 程家樞、廖仲愷主之。

會計科 初定劉維濂，維濂未就職，謝延譽繼之。延譽他往，何天炯繼之。

書記科 初定馮君武，君武不就，改任田桐。其後總理又增派胡漢民（原名衍鴻字展堂）、但

蕭、李肇甫，共爲四人。

評議部長 汪兆銘（字精衛）

評議員 田 桐 曹亞伯 梁慕光 胡漢民 董修武 范治煥 朱大符 陳陶遺 王 琦 熊克
 武 但懋辛 吳鼎昌 吳永柵 陳家鼎 吳 崑 康寶忠 于德坤 秋 瑾 張樹枏
 孫毓筠 周來蘇 覃 振 胡 瑛 王晉德 程 克 馮自由 黃復生 等
 司法部長 鄧家彥

判 事 張 繼 何天瀚
 檢察長 宋教仁

國務院照上定；然黃興實輔助 總理計劃一切，總理復信任之。故處理黨務之事，多出其手。同盟會本部設於日本東京，復推其部務於各省，計先後任主盟者如下：

直隸 張繼

山東 徐鏡心 丁惟汾（字鼎丞）

山西 王蔭藩 榮福桐 景耀月

陝西 谷思慎 康寶忠

安徽 吳春陽 高蔭藻 權道涵 孫少侯（名毓筠）

江蘇 高劍公 陳劍虹 章 梓 張 魯

浙江 秋 瑾

湖北 時功玖 張 昉 陳鎮藩 余誠（時張陳均未回鄂，丙午誠始回鄂實行任事。）

湖南 黃 興 仇式匡 宋教仁

四川 淡春谷 張 治 黃復生 董修武

雲南 呂天民

貴州 于德坤 平 剛

河南 杜潛 朱晉

福建 林時埭

江西 張世膺 鍾震川

廣西 劉 燭 盧汝翼

廣東 胡毅生 何天翰

南洋 陳楚楠 張永福 (胡漢民在戊申年，始仕南洋新加坡支部長)。
新加坡

上海 蔡元培 朱葆康

香港 陳少白 馮自由 李自重

圖本部復編定革命方略，以爲各地起義應用。但錄全目，求詳者有專書在。

革命方略目錄 (本會成立後一年，總理黃興與章太炎三人所編，見革命逸史。)

一、軍政府宣言 分四綱：(一)驅除殘勝，(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設施

分三期：(一)軍法之治，(二)約法之治，(三)憲法之治。

二、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條件

三、招軍章程

四、招降清朝兵勇條件

五、略地規則

六、對外宣言

七、招降滿洲將士佈告

八、掃除滿洲租稅釐捐佈告

自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總理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乃定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播中華民國之思想焉。湖北，分會會長，首派者爲時功玖，次張昉，又次陳鎮藩，俱以故未至。蓋自甲辰冬，科學補習所失敗，暗潮極大，黨員星散。而劉靜菴雖潛伏於日知會，運用總會，頗具朝氣；然已已一年中，日知會仍爲教會之閱報室。至丙午正月，始得聖公會會長胡蘭亭之同意，藉作革命機關，而開成立會。湖北黨部，乃有基礎。日京總部，復派余誠爲湖北分會會長，依日知會進行。余誠之回鄂也，與靜菴極相能，注靜菴整理黨務，經理黨校。（東游預備科及江漢公學兩校，如前述。）於是黨人對劉余好感日增，凡日知會會員，由余誠王盟，加入者多。惟以武漢爲清廷注意之地，表面仍稱日知會，內容實爲同盟會，猶之前此表面係教會之日知會，內容實革命機關也。湖北黨務，得余劉和衷共濟；加之黨人多自田間來，喜與總部通。其進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勢。至五月，法人歐幾羅奉總理命，來鄂視察，亦驚歎不已，可謂湖北黨務之黃金時代。惜十月萍案發生，湖北黨人欲起而響應之，事洩，劉靜菴等被逮，余誠僅以身免，黨員亦散去，年餘俱在風聲鶴唳中。總部即移其全力以經營南部，無暇顧及，自丁未至庚戌，可謂鄂人之自由活動時期。

鄂籍會員名錄

何炬新	蕪水。	盧保衡	蕪水。	楊偉強	蕪水。
李悍載	蕪水。	張炳標	漢陽。	馬志道	江夏。
周復	羅田。	夏炎甲	黃陂。	江鴻藻	江夏。
張棟臣	漢陽。	李唐	即書城字曉圓，潛江人。	黃愷元	葆蒼，東湖。
張昉	仲華，雲夢。	彭道成	興山。	劉章侯	長陽。
中國炆	京山。	高鼎勳	武昌。	吳德薰	黃陂。
王兆祥	秭歸。	白逸桓	字楚香，天門。以諸生留學日	姜維藩	棗陽。

本。入同盟會。有居田白吳之目。抗戰後死於天津。

陳乾 肇一，蘄州。

熊濂 字廉泉，天門。

陳裕時 字元白，東湖。

居正 原名毓崧，字覺生，廣濟。

王溶清 沔陽。

李佐武 沔陽。

金玉振 沔陽。

陳謨 興國。

吳道南 廣濟。

蕭鐘音 鍾英，興國。辛亥任漢陽陣亡。

饒國爐 村裕，崇陽。

楊植祥 東湖。

時功玖 季友，枝江。

耿觀文 伯釗，安陸。

涂宗武 羅田。

金仲勉 名誠，傳見後。

劉彝 黃安。

王觀海 江夏。

王震東 江夏。

魯魚 嘉魚。

石志泉 字友儒，孝感。

江華本 字鑑源，武昌。

何煥閣 蕪水。

畢惠康 蕪水。

朱公勇 江陵。

但廢 蒲圻。

馮一 字遠村，傳見科學補習所篇。

劉貞一 傳見科學補習所篇

曹亞伯 傳見科學補習所篇

周斌 亦曰彬，江夏。

陶鳳 南漳。

葉佩薰 羅田。

王家駒 隨州。

蔣作賓 兩岩，應城。

李仲達 名四光，一字仲揆，黃岡。

劉通 字子通，黃岡。

劉一清 字杏村，江夏。

李叶乾 黃梅。

范續熙 字紹陵，黃陂。

許偉 羅田。

陶德瑞 襄陽。

劉樹湘 即湘，後改爲公，字仲文，襄陽。

張仲文 黃岡。

呂嘉榮 黃岡。

姜飛龍 棗陽。

石玠 黃安。

高礪生 武昌。

劉鵬 又名瓊，黃安。

王利用 棗陽。

范騰霄 字銀槎，利川。

陳家穎 安陸。

彭漢遺 字述先，廣濟。

馬遇舉 字東翹，天門。

郭貽青 安陸。

張步蟾 蘄州。

汪應蟾 蘄州。

陳曾 字孝通，安陸。

周尙赤 沔陽，字常五。

邱晦奇 棗陽。

張光黃 棗陽。

田桐 傳見後。

李翰昌 天門。

賂繼漢 黑蔴，棗陽。

宋開先 名鎮東，字懷香，天門。

劉葵 字伯英，黃安。

藍樹鼎 黃陂。

許光棣 羅田。

張焯 雲夢。

朱嘉蔚 蘄州。

羅潔 羅田，寄居河南商城。

葉于蘭 字潤民，江夏。

共一百零六人。

吳崑 傳見後。

馬伯援 棗陽。

張軫 亞伯，安陸。

匡一 字羣觀，羅田。

周繩庚 利川。

陳再興 東湖。

張亞英 天門。

陳培復 安陸。

詹廷雲 蘄州。

時功璠 字仲華，枝江。

劉先振 鍾祥。

張煥華 蘄州。

曾巾江 字錫三，天門。

陳鎮藩 字育武，安陸。

右名錄，乃黨史會主任張溥泉先生飭會員照舊冊，摘抄鄂籍會員名以示余者；惟云此爲己巳丙午之名冊。

以後會員，謹就載籍所記，及同志見告者，錄後：

孔庚 字嬰狄，蘄水。

孫武 堯卿，夏口。

黃侃 墓誌見後。

劉成禺 禺生，江夏。

劉芬 伯璽，鄂城。

龔國輝

戴翼登 元成，房縣。

戴翼翹 房縣。

岑樓 偉生，漢川。

蕭 萱 叙秋，均縣。

朱子龍 傳見科學補習所篇。

姜明經 黃岡。

彭養光 隨九，鍾祥。

李 壽 羅田。

楊時傑 舒武，沔陽。

梁鍾漢 瑞堂，漢川。

李 元 壽之女弟，羅田。

李基鴻 子寬，應城。

梁耀漢 傳見日知會篇。

劉 英 傳見共進會篇。

劉 鑑 碧如，京山。

沈鴻烈 成章，天門。

袁麟閣 孔逸，襄陽。

劉 杰 京山。

張知本 懷九，江陵。

金華袁 崇陽。

王齡稀 黃岡。

饒漢祥 秘僧，廣濟。

馮大樹 崇陽。

黃保昌

劉鳳翔 南如，沔陽。

蔣文漢 東甫，沔陽。

張輝禧 瑞文，沔陽。

孫 時 亦曰潔，崇陽。

馮鎮東 亞佛，漢川。

潘善伯 名公復，襄陽。

龔國輝 崇陽。

日本東京會員傳狀誌

田桐事略

馮自由

田桐，字梓琴，別號玄玄居士，湖北蘄春縣人。父又青，爲名諸生，在鄉設塾授徒，從遊者衆。生四子，梓琴其長也。幼而秉承父訓，於諸子百家及唐宋以來名家文集，靡不兼綜博覽。稍長，文思益進，惟於八股時文，則鄙棄弗置。嘗應州課，試後，父索觀其文，不中當時律令，大怨，笞之。揭曉竟列案首，親友咸爲稱異。少好遊，弱冠嘗子身登廬山，遍覽諸名勝。後乃讀書白鹿洞，同學跡之，輒不知所往。年二十二補縣學生。時鄂省學風漸趨維新，乃考入武昌又普通中學，嶄然露頭角。同學中有桃源宋教仁者，少負奇氣，議論縱橫。梓琴與之志同道合，遂共昌言排滿。鄂吏聞之大駭，因有查究校中生徒從嚴懲辦之議。監督紀鉅維，紀曉嵐之遠孫也，夙賞識梓琴才，懼不能庇，諷令他適避禍。梓琴遂於甲辰歲（一九〇三年）東渡日本求

學，與黃興、曾亞伯、陳天華、白逾桓、宋教仁、劉揆一等交最密。反滿革命之志，由是益堅。旋與劉仲文、白逾桓、魯魚、宋教仁等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鼓吹民族主義，不遺餘力。出版達三期，以同志蔡匯東有評論遼東半島文，觸日政府忌，沒其書，嚴究主名。梓琴與教仁幾被逮，稍問乃解。

乙巳（一九〇五年）夏六月，孫總理自歐洲抵橫濱，梓琴偕黃興、宋教仁、程家槐等數人往謁之，大傾服。旋應總理召，開各省革命同志聯合大會於東京赤坂區檜町內田良平寓宅，屆期遂邀「二十世紀之支那」諸同志俱往。是日蒞會宣誓者五十餘人，決定中國同盟會之會名及盟誓辭句，一致推舉中山先生為總理。十日後復假靈南坂子母坂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選舉執行評議執法三部幹事。梓琴被舉為評議員，兼總理書記。是歲十月，同盟會之機關民報出版，梓琴著作頗多，文有署名恨海者是也。時清廷以留日學生多趨向革命，飭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商談約束留學生方法。日政府徇其請，特頒支那留學生取締規則以防之。諸生大譁。同志陳天華因之蹈海死。梓琴亦聚有志者多人於弘文學院，主罷課，所在和之。清廷據楊樞報告，詔捕激烈者十八人，梓琴與焉。其中懼怯者多齎金帛走京師求救。梓琴獨泰然置之。丙午（一九〇六年）復集同志雷瑋、高天梅、柳亞子諸人創刊復報月刊，是報文字淺顯，適於通俗社會，故風行一時。又集明末遺老野史，成亡國慘記，書出，人心益奮。

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孫總理得香港馮自由電，稱許雪秋在潮州籌備舉事已臻成熟，請派留東同志回國相助。遂偕胡漢民、謝良牧、黎仲實、胡毅生等人離日南下。後數月，梓琴至香港，擬入內地參加實行工作。時惠潮各地軍事已先後敗挫，總理方駐河內，謀在欽廉及廣西鎮南關繼續大舉，函邀各地同志赴越南集合。梓琴遂偕體陵譚人鳳、連州何克夫、桂平譚劍英、湘鄉陳樹人等應召。適行時，香港同盟會分會長馮自由託其囑咐革命軍用券二大箱交呈總理。舟抵海防，為法國關吏發覺，各人均被扣留警署。即由海防殷商劉岐山保出候訊。總理乃向越南總督交涉釋放。結果越督祇允將債券給還。總理，而攜券者則以清吏抗議之故，被判出境。梓琴居海防，迭接革命軍佔領鎮南關及孫黃諸人同赴前敵消息。以訟事未解，無從參加，因之焦急萬

分。及離越仍返香港，旋奉 總理命遣赴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筆政，與保皇黨之南洋總匯報爭論革命民政與君主立憲得失。文戰經年，大受英荷兩國僑胞之歡迎。戊申（一九〇八年）八月，康徒徐勤擇日在新加坡武善社演講禁煙歷史。梓琴知其必藉此提倡君憲，遂偕孫德彰（總理之兄）、鄧子瑜諸人赴會，擬再師東京革命黨人大鬧政聞社之故智，有以懲創之。果不出所料，徐勤於發言間，竟越出題旨，盛贊清廷宣佈限期立憲之德政。梓琴聞言，義憤填膺，大呼曰打。孫德彰等數十人奔而前，徐勤急反身走得脫，保皇黨徒由是氣益餒。孫總理自丁未十月鎮南關一役失敗之後，以越南政府徇清吏請求，諷使離境。故自河內遷地新加坡，寓東陵胡節律一一一號。鄰舍有楊圻號雲史者，常熟人，清領事署之副領事也，與梓琴及當地同盟會正副會長陳楚楠，張永福等以鄰居故，頗相認識，與梓琴尤一見如故，時粵督張人駿密奉廷寄遣兇徒至南洋謀刺總理。清總領事以楊所居與 總理寓所密邇，乃使刺客寄寓楊宅乘便行事。楊知清祚將終，對於清吏陰謀極不贊同。遂密告梓琴，使通知 總理預為防範。且向刺客曉示兩種利害，刺客大為感動，竟放棄原定計劃掉頭他去。 總理因得安然無事。此項義舉，在楊固屬深明順逆，梓琴亦大有力焉。（按雲史有才名，工詩，著江山萬里樓集，晚依吳佩孚以終。）

戊申庚戌兩年間（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梓琴應荷屬僑商之約，赴三寶壟、坤甸、泗水各地設報館，與學校，深得各界信仰。嘗在泗水南嶺日報譯載日人大越英三郎所著南國記，盡發荷人虐遇華僑諸狀。荷政府禁之不可，乃勒令出境，僑商多揮涕相送，如失師保。時距廣州黃花岡一役未遠，梓琴鑒於歷年黨人在邊區各省舉事之失敗，乃主張進行中央革命擒賊擒王之議。黃興諸人莫不壯之。梓琴於是變姓名北上，與宋教仁、程家棟、白逾桓分頭進行。既抵燕京，乃與同志發刊國光新聞為言論機關，表面上以倡導立憲排斥官僚政治為號召，密與井勿幕、續西峯、景定成、熊克武諸人聯絡北方豪傑以藍據京師。屢次企圖，均以清吏戒備嚴密不果。及辛亥秋間，聞黨人運動湖北新軍之計劃已臻成熟，亟擬回鄂督促進行，正摒擋間，而武昌義師已起，遂星夜買舟南下，及抵滬，則譚人鳳、宋教仁、居正等已先期赴鄂矣。

革命軍既光復武昌，以黨中著名首領均未到，乃推清協統黎元洪爲都督。黎與諸降將咸意存觀望，故士氣不振。梓琴至滬時黃興亦自香港至，遂隨黃赴鄂。黃被任爲革命軍總司令，梓琴爲隨軍參謀。初數次戰頗利，及馮國璋盡率其精銳來攻，漢陽勢危。梓琴獻策，盡取漢陽兵工廠鋼板礮臺數間，以禦銃彈，得相持至月餘始陷。黃興事後語人曰，吾始以梓琴爲文士，今乃知其智計，亦大過人也。漢陽既失，黃興乃就江寧求援，梓琴亦隨之行。

民元，南京參議院成立，梓琴任臨時參議院議員。及南北統一，乃北上復辦國光新聞，日爲父斥袁政府闕失，搗搗隱謀，不少容藉。袁世凱深銜之，使農商次長張仲華持十萬元支票來社，商請該報轉移輿論。梓琴令經理李基鴻卻不受，聞者咸爲之危。一日銃發於寢室屋簷，梓琴以外出得免。或勸其知所戒備，則笑謝曰，死生有命，吾何懼焉。是歲，宋教仁遇刺於上海車站，國人多疑爲袁氏主使，人心皇皇。孫總理不欲藉此與袁破裂，毅然北上，表示全國統一之至誠。梓琴遂隨總理遊太原，沿途宣揚福音，聽者爲動。民二，正式國會選舉，復由鄂人舉充衆議院議員。開會日，袁世凱令湯化龍、梁士詒、王揖唐諸人組織御用黨，以妨害議憲。復私借外債以戕毀異己。梓琴知袁包藏禍心，勢將搖動國本，乃南下謁孫總理，力主與兵討賊之議。總理有是意，以民黨諸都督多乏勇氣，一時未敢輕舉。一日，總理招民黨各將領於自宅，商討進行方略。黃興等多主持重。梓琴起而怒罵曰，是不足與有爲也。乃聞關至淮上，入張匯滔軍，勸其稱兵獨立。未幾，李烈鈞、柏文蔚各在贛皖發難，黃興亦親赴寧舉兵。時袁氏已先陰爲備，使馮國璋進據浦口，李純下九江，倪嗣冲奔命淮北。民黨諸軍以準備未周，缺乏聯絡，先後不支。梓琴時參淮軍幕，乃亡命走日本。

民三，孫總理憤癸卯一役由於黨人不用命，及團體散漫，宣佈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各省黨人之曾任軍政要職者，以誓約上有服從總理字樣及須蓋印指模，多表示異議。獨梓琴及陳其美、居正、馮自由等少數人率先贊成之。民五春，袁氏稱帝，總理令陳其美、居正、鄧鏗等在海疆各省起兵討之。梓琴亦被委充中華革命軍湖北總司令。及抵鄂，則起兵者已十數輩。袁將王占元聞之大怖，伏不出。袁死，黎元洪繼，乃解兵

復入國會，於時政多所獻替，而倡廢鹽引以利民一事，尤反覆不厭，格於衆議未行。時歐戰方酣，國務總理段祺瑞欲開邊釐以籌衆，向國會提出參戰案。民黨議員咸反對之，梓琴堅持尤力。段大怒，令所部組織公民團包圍兩院，斷絕供給以脅之，繼又授意督軍團，使聯名電請解散國會。總統黎元洪卒從其請，遽於民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梓琴遂偕各議員南下，開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選舉孫總理爲大元帥。稱護法政府焉。

民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與北方軍閥私訂和議，犧牲護法。孫總理陳炯明自閩南旋討平之，旋設中國國民黨本部辦事處於廣州，委梓琴爲黨務部長。嗣與師北伐，復委爲大本營宣傳處長。時陳炯明已通款於吳佩孚，遽於六月十六日舉兵叛變，且令叛將葉舉等逮捕韶關大本營職員，變兵搜查韶關行營時，指名嚴索田桐。梓琴厲聲應之曰，老子即是田桐。遂就捕。有書一巨篋，叱使變兵負之，或遲疑，乃責之曰，爾等捕我，即應爲我負物。變兵笑相顧曰，田先生真倔強人也。及解送至廣州，炯明不欲開罪他省民黨，遂令釋之。未幾，吳佩孚已起北方，擁黎元洪復總統任，召集舊國會，梓琴偕民黨諸議員重北上列席，於制憲問題，多所論議。十二年夏，曹錕謀以金錢賄選總統。梓琴語諸議員曰，君等欲貪利受污，則坤乾正氣幾乎息矣。立如滬，議員之拒賄者亦相繼至，假上海湖北會館開會，旋以經費不足，散，梓琴仍赴粵從孫總理。時總理方駐粵，組織大元帥府，見梓琴來，立委爲大本營參議，屬以改組國民黨事。梓琴以其產黨人別有存心，乃力陳容共之非計。總理不能用，遂拂袖去。及蒞滬，乃假南陽橋章太炎寓所，邀集各省同盟舊友等商護黨救國方法。決議用公函警告全黨，合謀匡救。函未署名者有梓琴及章炳麟、居正、周震麟、馬君武、劉成禺、茅祖權、謝良牧、但懋、焦子靜、管鵬、馮自由等十二人（原函見革命逸史第九一頁）。是函公佈後，不及二稔，而有清黨之舉。

自民十三總理逝世後，梓琴以與國民軍總司令胡景翼有舊，被徵赴洛陽參預帷幄，未幾，景翼死，岳維峻繼。十五年三月，吳佩孚糾合舊部，由湖北趨河南，維峻與戰不利。梓琴率左右退河北，至新鄉，說騎兵獨立旅長鄭庠速以兵扼黃河北岸，遮佩孚北進，南與國民軍第五軍方振武相結以自固，徐圖匡復。振武不

政廳，乃退保順德。先是晉軍已通款佩孚，三月十六日使師長商震來犯。梓琴與孔庚督所部禦之。戰方酣，守北門卒貳於晉，開門請降，遂被俘。商震原屬同盟舊人，特親來勞問。梓琴曰，吾爲四分也，何勞爲。二十日至太原，晉督軍閻錫山遣參謀長李勉之來迎，主其家。佩孚聞梓琴在晉，索甚急，錫山與梓琴亦有舊，且素服其爲人，不忍出也。

是歲秋，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先後平定湘、鄂、閩、贛諸省。梓琴受任爲江漢宣撫使，兼湖北省政府委員。嘗募死士炸燬孫傳芳運糧軍實之江永輪船，使革命軍得順流而下九江、安慶，其智能有足多者。明年，復將政府命，與周震麟入晉，說閻錫山來歸。十七年革命軍定北京，全國統一，先後受任爲國民政府委員及山西政治分會委員，立法院委員，革命黨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皆未就。閒居上海，惟以著述爲事。除獨力發刊太平雜誌外，另著有革命閒話一卷，扶桑詩話一卷，詩文集十餘卷。性豪放，不事家人生產，得錢輒以分士，晚歲得肝膈疾，十九年秋漸劇，一夕讀報大感傷，咯血斗餘，遂於是歲七月二日逝於上海寓次。配室童夫人，生二子一女，側室王氏無出。

（附）先兄梓琴先生行狀

家庭來稿

中華民國十有九年，七月二日，先兄梓琴先生卒於上海。余悲兄之早世，又重哀其志大。墨墨無所施；其生平又不喜表暴，不及今爲狀，乞當代立言君子，作爲文章，傳之不朽，寢就湮沒，則負疚何窮！而哀痛之餘。心神瞽亂，不能屬辭。遲之累月，始得和淚濡墨，詮次大略，著之於左。

君姓田氏，諱桐，字梓琴，號玄玄居士，湖北蕪春籍。祖瓊林公，好俠行義，名聞郡國。父又青公，高才不仕，以諸生教授鄉里間，從之游者，悉有成就。共四子，君其長也。幼而英碩，神彩外流，九歲授文墨，琅琅上口，有如夙誦。稍長益勤於學，自羣經百氏以書傳記，下逮唐宋以來名家文集，靡不兼綜博覽，昭其旨趣。爲文章，下筆立就。祖瓊林公時撫之曰，此田氏克家兒也。嘗應州課，父又青公索觀其

文，不中當時律令，大怒，笞之。揭曉，竟列案首，因益愛重。君少好游，嘗子身走匡廬，讀書白鹿洞。春秋佳日，則登山步險，遍覽諸名勝，同學跡之，輒不知所往，其意趣不可測度率類此。年二十二，補縣學生。時學堂甫興，君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學，與宋教仁昌言排滿，議論頗流於外。清吏駭，將逮治事。監督紀鉅維，紀曉嵐先生之遠孫也，奇君才，懼不能庇，諷令他去。君遂於癸卯歲度日本，與黃興、陳天華、宋教仁游，益感慨，以破虜自誓。乙巳夏，前總統孫公遠難日本，居橫濱。君偕友人數輩往謁之，大傾服，迎蒞東京，開歡迎會於富士見軒。復與孫公規設同盟會，游學生先後署名者二千餘人。越數日，在靈南坂坂金子爵宅開成立會，被舉爲評議員。會章分評議、執行、執法三部。書記則佐總理治文書，掌機要，其任獨重。每值會議，君率先發言，以才辯敏捷，爲衆所推，因調任書記。初，東京無游學生無革命機關報，君糾合同志刊行雜誌曰二十世紀之支那，出版達三期，以蔡匯東有評論遼東半島文，觸日政府忌，沒其書，嚴究主名。君與教仁幾被逮，稍間乃解。是年夏，同盟會成立。黃興倡議革命黨不可無喉舌，因由各同志集資擴充，定名曰民報，民報文有異名恨海者，卽君之作也。君又集明末遺老野史，成亡國慘訊，書出，人心益奮憤，清廷懼，商日政府頒留學生取締規則以防之，諸生大譁。陳天華因是蹈海死。君聚諸生於弘文學院，主罷課，所在和之。清廷徇公使楊廷樞請，詔捕十八人，而君與焉。其中恇怯者多，齊金帛走京師求赦免，君則意氣自始不顧也。嘗於其間至湘潭，得馬福益兵所將萬人，爲策畫自萍鄉進襲南昌，未及用而敗，乃走香港。是時許雪秋余既成起黃岡，以書趣君。將行矣，適孫公在安南，謀取滇桂邊陲作革命策源地，儉於資，亦使胡漢民等以書趣君。君乃商之馮自由，攜革命軍之用券，與醴陵譚人鳳，長沙柳聘農，連州何克夫，桂平譚劍英，湘鄉陳樹人，俱至海防。時法吏調察嚴，遂皆被拘。海防黨人劉岐山奔走營救，訟於法庭，始得釋。旋復奉孫公命赴新加坡，與居正主中興日報，與南洋總匯報爭論革命立憲得失，文戰經年。總匯報主任怒，迎保皇黨魁徐勳來。既至，大會於新加坡振武社。君往視之，徐勳登臺說禁烟歷史，繼改說立憲。君嗤之以鼻，又大呼曰打，會衆奔而前，徐勳急，反身

走，得脫，因是氣益餒，作革命萬不能行於今日一章，未卒逸去。由是南洋志士多宗君，君於其間復說荷屬爪哇三寶壠坤甸華僑辦報章，興學校。又日在泗水漢文新報譯載日人大越英三郎南國記，盛發荷人虐遇華僑諸狀。荷政府禁之不可，乃令君出境。行時，僑商空巷相送，以爲奪我師保去也。君念革命久不就，北走燕京辦光新聞。與井勿幕、續西峯、景定成、熊克武計，欲集北方豪俠，襲據京師。官中戒備嚴，未果。宣統三年，湖北新軍謀大舉，君聞之，至漢口爲譚畫方略甚密。其秋武昌兵起，君已先詣上海迎黃興。時舉事倉卒，羣推黎元洪爲都督。元洪者，故清協統也，意存觀望，不爲革命軍盡力。黃興至，被任爲漢陽總司令，士氣始稍振。時清遣大將馮國璋南下，已陷漢口。與用君策，戰頗利。國璋乃盡率其精銳來攻，彈如雨集。君盡取漢陽兵工廠鋼板置濠塹間以障敵之，得相持至月餘始陷。興事後語人曰，吾始以梓琴文士爾，今乃知其智計亦大過人也。興之起也，元洪以其威名出已上，不甚與協。至是興乃就江寧乞援以避之，君與偕。會南京參議院成立，被推爲參議院議員。臨時政府立，又任爲內政部參事。民國元年和議成，袁世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君亦解職去，至北京，復辦國光新聞，日爲文斥袁政闕失，繼發隱謀，不少容藉。袁深銜之，使農商次長張仲華持銀十萬版來社，志在規君意嚮。君使經理李基鴻卻不受。袁慚，募能殺君者與金萬鎰。一日，銃發於寢室屋巔，屬有大幸，君不在。或勸君稍戒備，笑謝曰，死生有命，何懼也。時宋教仁在京，擬改同盟會爲國民黨，君不可，後以孫黃均踴其議，始已。八月，孫公北上，開成立會於象坊橋湖北會館，君被選爲本部參議。遂隨孫公游太原，宣揚德晉，聽者爲動。癸丑返鄂，被舉爲衆議院議員。當是時，國民黨議員之在京者，率奉教仁爲魁率，欲組政黨內閣，推教仁爲總理。袁詞悉，使賊刺殺教仁於上海，獄不決。羣議欲舉兵，莫敢先發，君怒罵曰，是不足與有爲也。聞闕至淮上，入張匯滔軍。淮軍固以豪著，感君義，稱兵獨立。會李烈鈞自江西東下，決議舉兵，就江寧設帥府，於是湖南、安徽、廣東、四川皆應。時袁已先陰爲備，使馮國璋進據浦口，李純下九江。倪嗣沖將悍卒萬人，奔命淮北，連下潁州亳州。淮軍孤立，衆不支，遂潰。君走日本。孫公憤黨人不用命，重立

中華革命黨，君首贊之。甲寅夏，與會衆三百餘人盟於東京築地精養軒，革命黨於是復振。五年春，袁世凱稱帝，君請行，以爲國事危急，非舉義不足拯民水火。孫公許之，任君爲中華革命軍湖北總司令，至，則起兵者已十數輩。賊將王占元聞之，大怖，伏不出。袁世凱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乃解兵，復入國會，於時政多所獻替，而於廢鹽引一事，尤反覆不厭，格於衆議不行。時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祺瑞新得政，欲開邊釐以籌衆，六年二月與德意志絕交，又議宣戰。爲國會所持，大怒。徧召督軍附已者會北京，上書解散國會。君聞，即夕與議員南下，開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選孫公爲大元帥，稱護法政府焉。九年，孫公改中華革命黨曰中國國民黨。明年，設辦事處於廣州，仍以君任黨務科長。是年，國會再選孫公爲大總統。時北方益亂，孫公念廣州偏處一隅，不能制其死命，商之部將陳炯明，欲北伐。炯明無遠略，不憚其議，阻之。孫公憤，帥大軍赴桂林，欲出湖南。炯明不爲饋連，又陰通吳佩孚以阻我師。乃不得已，於十一年四月返旆，免炯明職，改道由江西北伐。六月十六日，炯明舉兵反，迫孫公出走。時君任大本營宣傳處長，在韶關。炯明令葉舉名捕之，吏至，問誰爲田桐，君厲聲應之曰，老子即田桐也，遂就捕。有書一巨筐，使叛兵負之，或遲疑，君責之曰，爾等捕我，即應爲我負物，數兵笑，皆相顧曰，田先生真個強人也。葉舉遂以兵擁君至廣州，炯明素畏服君，亦不敢殺，釋之去。當是時，吳佩孚已起北方，擁黎元洪復總統任，召集舊國會。君銜命入京，爲北方黨人策應。十二年，滇粵聯軍進攻廣州，克之，迎孫公返粵，稱大元帥，以君爲國民黨最高幹部參議。其夏，曹錕謀以金錢求大選，君說議員曰，公等若應命，則乾坤正氣，或幾乎息矣。立如滬，議員亦相繼至，假上海湖北會館開會，自是來赴者凡幾白人。未幾，以經費不足，散，君亦走粵脫去不顧矣。孫公見君來，則大譴，任君爲大本營參議，屬以改組國民黨事。君力陳許共產黨加入之非策，不見聽，遂去。十三年秋，吳佩孚以大軍攻奉天。所部陝軍胡景翼密結馮玉祥孫岳，自間道出佩孚後，潛師入北京，執曹錕幽之。景翼開府中州，徵君赴汴，玉祥亦使人迎至張家口，商國是。佩孚走湖南，說景翼規復湖北。未幾，景翼死，岳維峻繼。十五年三月，佩孚糾合舊部，由

湖北趨河南，衆近十萬，與維峻戰。時陳軍幾二十萬，一日潰。君率左右退河北，至新鄉，說騎兵獨立旅長鄭庠，速以兵扼黃河北岸，遮佩孚北進，南與第五軍方振武相結，以自固，徐圖匡復。振武不敢應，乃退保順德。先是晉軍已通款佩孚，三月十六日，使師長商震來犯。君與孔庚督所部禦之，戰方酣，守北門卒貳於晉，開門請降，遂被俘。震親來勞問，君曰，吾爲囚，分也，何勞爲。二十日至太原，晉督軍閻錫山遣參謀長李勉之來迎，主其家。佩孚聞君在晉，索甚急，錫山服君爲人，不忍出也。是時孫公已卒，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已定全粵，將北伐。以君負南士之望，與譚延闓張人傑合詞招君，被任爲江漢宣撫使，兼湖北省政府委員。於時孫傳芳據江甯，稱蘇、皖、閩、浙、贛五省聯軍總司令，聞佩孚敗，率勁旅出九江，以遏革命軍東進之師。又盡發招商局輪艦，載其輜重，沂江西上。君募人炸燬其江永輪，所儲軍械藥彈皆盡。未幾，革命軍克九江安慶，兩省皆下，明年克江西，君以事舉歸。是年夏，復將政府命，與周震麟入晉說錫山來歸。明年，革命軍入北京，中國自是統一矣。君被推爲國民政府委員，又任爲山西政治分會委員。十七年，國民政府改組，任君爲立法院委員。十九年，又被任爲革命黨史史料編纂。皆未就，僑居上海，惟以著述爲事，發其素所蓄積，成太平策一書，欲爲國家立百年之大計。每一篇出，爭傳誦之。君晚歲得肝鬲疾，時作時止，今年春漸劇，親友送君入中西療養院，服用西藥，已有起色矣。一夕讀報，大感傷，歐血至斗餘，遂於民國十九年七月二日病歿，春秋五十有二。歿時，舉手指天，蓋有所欲言也。君喜言經世，凡往古典章文物，及其成敗得失，與夫當時之務，罔不究心。著有太平策十七篇，五權憲法草案一篇，人生問題一篇，革命閒話一卷，扶桑詩話一卷，詩文集十卷。性豪放，不事家人生產，得錢輒以分士，故友聞赴，多有痛哭失聲者。桓知鄆城縣事，使人以俸錢三百版奉君，悉封還，寄書曰，吾弟爲官，當心乎民事，家計之有無可勿問，兄決不以口腹累吾弟也。其意量之遠，豈常人所能測識哉。君配童夫人。子二，長僑，次偃，女一，曰修。孫二，長宇，次宙。孫女二，長容，次雪。晚納側室王，無出。桓悲痛之中，語不能文，謹舉故所見聞，以及私所識於心者，以告舊道德、能文章而與君雅故者，

徵信以託不朽焉。四弟桓狀。

宋開先傳

滄州張繼

宋烈士開先，初名鎮東，字懷香，湖北天門人也。幼聰穎，於書無不讀，尤究心海外方輿，及各國政治沿革。下筆輒數千言，議論奇闢。惟不屑治舉業。性豪放，偶然有奇氣。清光緒壬寅癸卯間，廢八股，以策論取士。邑學者以乏書爲苦。開先措制錢千餘緡，列所知書目數十種，赴省垣購歸，分贈之。凡素識無力應試者，彙贖以資。鄉里之窮乏無告者，更時周卹不少吝。甲辰應學院試，隸者發卷，侮士子，開先攘臂先，而羣毆之。考場闕，獄興，頗多株累。開先出而自首。考官義其爲，貸不論。在里間有虎而冠者程某，曾舉於鄉，父子倚勢，魚肉桑梓。開先糾其地之直士，聲其罪，行痛懲之，遞而免。於是人爭以開路先鋒目之。其伯父學淵聞之曰，是可名汝，因以開先名焉。清政不綱，開先從故髫齡帥李筱香，及劉靜菴、季雨霖、張難先、胡瑛、李亞東、趙鵬飛、梁耀漢等密組日知會，運動革命。筱香在湖北新軍營，多識武人，潛沃以革命思想。開先每過筱香，必詳商進行方法。乙己冬，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習政治經濟科，參加同盟會，始與余訂交。并友善章炳麟、劉光漢、田桐、白逾桓、劉英、景定成、沈鴻烈等交誼至篤。時康有爲，梁啓超在東京張君主立憲之說，以惑青年。開先怒，從子跡梁於錦輝館毆辱之，保皇黨徒聞風畏避。丙午，以總理命回鄂，運動新軍，謀舉事。事發，日知會被封，同志多陷縲紲，開先免而再渡東瀛。戊申復奉命回鄂，主宣傳，秘藏書籍，深入鄉間。每值村鎮演戲集會，雖遠在數十里外，輒徒步往，或雜入叢，或徑登臺演講。勞苦陰厓，絕不一顧。迭被逮，氣不少沮。又陰散家財，結志士千餘人，謀舉義天應間，與京山劉英、宋鎮華、劉鐵等相呼應。而向之虎而冠者，偵知其事，密報縣，派兵圍捕。且嚇胡家場奸民，乘暮，狙擊開先曲巷中。刺刃衷首，劇，昇歸經旬，以傷重卒，年二十有三。旣卒之日，清吏以兵一營至，親族受禍殆遍。久之事平，而餘產皆蕩然矣。開先之在日也，嘗喜俄人巴枯寧之無政府主義，頗謂將來世界革命進

步，或終有實現之一日。然其於總理革命事業，有所命，必力行不懈，生死以之。

論曰，昔墨者夷之，樂聞吾儒之道，而孟子命之，特惜其不能自拔於墨耳。開先之學，病旁騖，而矢志革命，卒致其身，卓然三民主義之信徒，是學取而行粹也。吾病世之侈稱信仰三民主義，而行不顧言者。嗚呼！我聞先，誠人傑，勝若輩萬萬矣。

宋開先事略

家庭來稿

先兄宋姓，號開先，諱鎮東，字懷香，湖北天門人。幼聰穎有奇氣，寢饋經史，於中外輿地政治，尤喜涉獵，爲文千言立就，識者知爲偉器。性慈祥，見窮乏者如己饑己溺，時予周濟。時總督張文襄銳志興學，中西并務。里開英俊少年，以無力購書爲苦，先兄憫之，請於先父學清公，斥千餘緡赴省求之以相贈，由是多所成就。好鳴不平，甲辰赴郡應學院試，見書差侮辱士子，先兄憤甚，糾應試者數百人毆之。試場秩序大亂，府院逮捕數十人，獨遺兄，兄挺身自首，得直全釋。又聞舉人程老一、程必藩、程雙光、父子橫行鄉里，借公斂財，閭閻苦之。一日，老一至胡家場斂款，兄集地方多人，前往質問，並擬置之死。適老一理髮，見多人至，披髮由後門逸，得免，聞者稱快。里人以兄豪俠好義，遇事輒居人先，因以「開路先鋒」呼之。先大伯父學洲公即命字「開先」，遂以爲號。乙巳，先兄憤清政不綱，即在省垣聯合同志劉靜菴、季雨霖、張難先、李筱香、梁耀漢、李亞東、趙鵬飛諸先生等，組織日知會，從事革命。筱香先生者，爲先兄幼時業師，關係尤極密切。時繼成方肄業鄂垣西路高等小學堂，每見先兄與筱香公討論時事，輒爲感勵。是年冬，先兄負笈東渡，入同盟會，進早稻田大學，習政治經濟科。課餘之暇，即致力革命，與張繼、劉光漢、章炳麟、田桐、劉英、白逾桓、沈鴻英諸公友善。時康梁方以保皇相號召，淆亂國人視聽。一日，梁啓超在東京錦輝館開會宣傳君主立憲。先兄與張繼先生聞之，憤憤往，衝講台上，欲痛毆之。啓超抱頭鼠竄，保皇黨自是斂迹。此係先兄回國後，爲繼成偶一述及者，其他可歌可泣之事甚多，惜繼成遠在國內，不獲目睹，先兄亦無暇一

一告知，甚多佚亡，斯爲遺憾耳。丙午，先兄奉先總理命回鄂，擬與日知會同志共同努力，期早成功。未幾，日知會因萍案被封，劉靜菴等被逮繫獄。先兄見同志星散，無可措手，乃復赴日復學。戊申畢業回國，其箱篋被擄中，滿載革命書報，密運回里，散發有志青年，以事宣傳。并遇地方演劇集會時，不惜走數十里，雜入叢中，習衆演講，毫無忌諱。一面陰散家財，結合同志千餘人，謀舉義大應間。期與京山劉英宋鎮華等相呼應。詎事機不密，即被與先兄有隙之劣紳程老一父子，以「革命聚衆，夥搶屯糧」等語，密報縣分羅慶昌，派兵拿辦。并收買地方惡少李潤官等，於己酉正月二十五日夜，乘先兄不備，於胡家場僻巷中，以利刃猛刺頭腰等處，血流如注。經侍者昇回家中，多方醫治，終以受傷過劇，於二月初四日酉時與世長辭。距生於光緒丙戌年，二月二十二日巳時，年僅二十有三。彌留時，以手緊握繼成，淚涔涔下，囑爲善事雙親，繼續努力而已。子齊名未育，遺腹生一女，未三歲歿，以繼成子家驥嗣。逝後十餘日案發，清吏率兵一營，大事搜索，先父及先二伯父學海公均被逮，族戚受株連者不下數百人。時繼成方肄業文普通中學堂，索之急，賴監督紀鉅維先生維護免。本案經地方紳耆周培金諸先生數十人，仗義向清吏環懇，始得恢復自由。然產業蕩盡，親故連累，犧牲之大，回憶心悸。繼成痛先兄之慘死，思有以繼其志而成其事，因名繼成，以資自勉而示不忘。茲恐年久佚亡，特誌之以爲紀念之資云爾。胞弟繼成哀述。

吳崑傳

熊十力

吳崑，字壽田，號吼生，湖北黃岡人。縣城東有茶村故里，晚明杜濬于皇先生所居也。崑少時遊眺其間，慕于皇風義，慨然有光復之志。壯遊武昌，與王漢、何自新、劉敬菴、宋遜初、張難先等，規設日知會，印行革命宣傳文籍，分佈軍營及學校。旋東渡扶桑，追隨孫公，參預同盟會，被選爲評議員，兼民報社幹事。丙午五月，奉孫公命，偕法人歐幾羅，來鄂視察黨務。十月，湖南萍醴被難，崑與日知會同志謀舉義，不克；劉敬菴等九人被逮，崑回原籍。家故積大江，捕者乘兵輪至，崑適在家，薙髮及半，不動聲色，給之曰：吳崑剛外

出；捕者急返奔尋覓，崑乃從後戶，趨江濱，乘漁舟，經兵輪旁上溯，以示不疑，人疑其欲靜觀變。丁未春，與宋教仁、白逾桓、密赴關外，集合李逢春、金壽山諸馬俠，設同盟支部於遼東。及夏，緝獲關軍大使，衆益盛。欲襲據遼寧，逼榆關，窺燕京，事洩，白逾桓被逮，崑亡走日本。時孫公、黃公，俱赴南洋，同盟置本部，事無大小，悉委於崑。民國肇建，被選爲國會議員。時當選者，多由餽送得之，崑獨以動望，爲衆所推。袁世凱擅貸善後借款，又賊殺宋公教仁，崑提案彈劾引去。六年，段祺瑞解散國會，孫公南下護法，崑與衆衆兩院議員同赴粵。後漸厭倦政治生活，貧乏不能自存。會居覺生出長司法院，月致常廩；迄抗日軍興，中央核減政費，乃免；崑復困餓；張難先乃以鄂省銀行董事職讓崑。武漢陷，攜妻子走恩施。三十一年十月三日，歿於恩施旅舍。家貧，不能殮，屍且腐，潘水王孟蓀聞而傷之，爲募資收葬。居覺生哀之，請於中央，明令褒揚，卹其子女。崑平生與宋教仁漁父交最篤；漁父洞悉世界大勢，有經國長略；民國肇創，漁父以內閣制，呼號南北，初不爲人所注意；獨章炳麟太炎，知漁父政治懷抱，甚推重焉。未幾，民黨亦以袁氏漸專橫，決推漁父組責任內閣。漁父擬以崑長交通，約崑北上，頗與袁氏左右周旋，冀解其羽翼。袁氏識漁父有雄才，乃急煎之。崑自是恆鬱鬱不得意，以酒色自放；同縣熊十力嘗憾之。鄂城劉芬伯垂曰：壽田，天下才也；然不足爲第一流；使漁父而在，彼當以功名自見；漁父喪，自度世無能用之者，亦不願碌碌以取富貴；寧葬身花叢中，其志可謂苦哉。十力曰：伯垂，壽田知己也；然人生何可頹廢如是乎？世日益下，蠅營狗苟，以致通顯恣貪殘者，滔滔皆是；求如壽田之死而腐其屍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十力蓋追思壽田不置也。

黃李剛墓誌銘

章炳麟

季剛諱侃，湖北蘄春人也。余遠難居東，而季剛始從余學，年逾冠耳，所爲文辭已淵懿異凡俗。因授以小學經說，時亦賦詩相倡和，出入四年，而武昌倡義。其後季剛教於京兆、武昌、南都諸大學，凡二十年，弟子至四五傳。余之學不能進以黜，而季剛方穎駿發，所得視曩時倍蓰，竟以此終，世多知季剛之學，其志行

世莫得聞也。黃氏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徙蘄春至季剛如干世。考諱雲鵠，清四川鹽茶道，署按察使事，以學行著。所生母周，季剛生十三歲而孤，蘄春俗輕庶孽，幾不逮學，故少時讀書艱苦，其銳敏勤學亦過人。既冠，東游學日本，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歸集孝義會於蘄春，就深山版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急狀，聽者累千人，環蘄春八縣皆嚮之，衆至數萬，稱曰黃十公子。清宣統三年武昌倡義，季剛與善化黃興，廣濟居正往視，皆曰兵力薄，不足支北軍。乃返蘄募集義故謀牽制，約三千人，未成軍。爲降將某所襲，亡去，之九江。未幾，清亡。季剛自度不能與時俗諧，不肯求仕宦。嘗一爲直隸都督趙秉鈞所迫，強出任祕書長，非其好也。秉鈞死，始專以教授自靖。民國四年秋，儀徵劉師培以籌安會招學若稱說帝制，季剛雅與師培善，陽應之，語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諸學士皆隨之退。是時徵季剛，衆幾不得脫。初季剛自始冠已深自負，及壯，學成。好酒，一飲至斗所，俾倪調笑，行止不能就繩墨。然事親孝，喪生母，哀毀幾絕。奉慈母田如母。嘗在京兆召賓友會食，北方重饘羹，庖人奉羹前，季剛自垣一方，問母得蟹羹否，毋以應，即召庖人痛詆譴之，世以此茅容，阮籍云。性雖倜儻，其爲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見人持論不合古義，即眙視不與言。又絕類法度士，自師培附帝制，遂與絕，然重其說經有法。師培疾亟，又往執摯稱弟子。始與象山陳漢章同充教授，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後又善遇焉。世多怪季剛矜克，其能下人又如是。爲學務精習，誦四史及羣經義疏皆十餘周，有所得，輒筆識其端，朱墨重沓，或塗剝至不可識。有餘財，必以購書，或倉猝不能具書簾，即舉置革筍中，或委積几席皆滿。得書必字字讀之，未嘗跳脫。尤精治古韻，始從余間，後自爲家法。然不肯輕著書，余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客也，妄不智，客不仁。客曰，年五十當著書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獨三禮通論聲類自己寫定，他皆凌亂，不及第次，豈天不欲存其學耶！於是知良道之不可隱也。配王，繼娶黃。子男八，念華、念楚前卒，念田、念祥、念慈、念勤、念寧、念平。女子二，長適潘。季剛以二十四年十月八日歿於南都，以十二月返葬蘄春。

銘曰：微回也無以膏附，微由也無以禦侮，繫上聖猶待其人兮，况余之塵腐。嗟五十始知命兮，竟絕

命於中身，見險微而舉鬪兮，幸猶免於通播之民。

余誠傳

編者

余誠，原名仲勉，字簡齋，後學製放炸彈術，改署劍齋。湖北麻城人也。少從其族人余浩吾究周秦學術，及明末顧、黃、王三大儒遺書，慷慨興亡國之痛，復見清政不綱，親貴用事，乃毅然游長江上下，欲結當代賢豪，共圖匡復。會呂槐庭曹亞伯等設科學補習所革命機關於武昌，誠慨然加盟。所被封，赴日入同盟會。友善陳星臺、王博沙，陳氏以憂憤蹈大森海死，誠護殉焉。時總部派各省分會會長回國組織機構，湖北則推時功玖，不肯歸，繼張昉，繼陳鎮藩，俱不應，誠憤慨曰，革命宜在內地策動，聚他人國都，快口耳之談，庸有濟乎。總部乃改派誠，奉命後，即首途返國，藉日知會作根據地，劉靜菴馮特民首先加盟。誠盡力向軍學界闡揚本黨主義，均為感動。時日知會辦有江漢公學，游學預備科等。誠熱心教育，凡課程教務，惟力是視。靜庵知其勞也，馳書邀張難先任監學。難先至省，誠始知之，曰，不可，難先科學補習所嫌疑重，駐會非計，彼在外縣辦教育較宜，此間事仍吾任之，無過慮也。靜菴謂然。誠獨任其勞焉。秋萍體軍興，胡瑛等奉總理命來鄂，謀響應。誠、靜菴、瑛、方聚而規畫，為無賴郭堯階所悉，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導捕瑛、靜菴。誠、瑛正在漢口名利棧計事，郭見誠在，以手式示意，誠走，捕瑛渡江乘巡警道署。誠既倖脫，始知郭已變節充暗探，憤欲死，謀募死士刺郭，却瑛等於獄。風聲日急，誠從父子救，友屈就存等促走避，乃亡申。先是郭隸籍本黨，胡瑛宋教仁等俱與之善。歸國後，預聞日知會秘密。後因浪漫，暗中變節，誠與靜菴、瑛、俱不知也。誠至滬，滬上黨人，以誠與瑛同在一處，可以一捕一免，甚疑誠，幾無以自明。蓋誠至性感人，素為郭所敬憚，捕瑛時，見誠在，良心不安，故示意避之。彼時誠以郭有所見而關注同志，初未疑即捕瑛之人也。久之事實傳滬上，誠之心迹始明。丁未春，江督端方聞誠匿滬，懸重賞購之，復亡日本。在日懲於武漢之痛事，謝絕交游，心情至苦，復悲老親不能養，并被惡名出亡，貽父母憂。傷感成疾，歸國不久，沒於家。年二十有六，無子。

論曰。誠、篤實君子也。弱冠舉於鄉，好學不倦。乃遭傾危險詐之世，致同賈長沙以痛哭流涕傷生，悲夫！

龔國煌傳

李翊東

君諱國煌，字村榕，晚以字行，湖北崇陽人。祖必達公，力田自食。考海船公，以商起家，興學校，好施與，義聲著遐邇，黎大總統曾褒揚之。君弱冠以博士弟子員入武昌文普通學堂，與同學朱教仁、田桐、歐陽瑞麟等，倡言革命，加盟科學補習所。監督紀香聰以大逆聞於湖廣總督張文襄。文襄愛其才，僅先後除朱、歐、田三人學籍。君遂請假與兄國輝走日本，入東京私立政法學校。旋因日政府頒布取締留學生規則，君又與教仁、田桐、倡議罷課回國，以阻其謀。時清駐日公使楊樞奏請通緝者十九人，君與田桐其最也。同盟會成立，君兄弟皆入盟，君被選爲本部總調查，兼湖北支部部長。丙午，瀏陽、醴陵事起，奉總理孫公命，赴河南襄樊間聯絡會黨，圖響應。事敗，復走日本。庚戌，清大赦黨人，君歸北平，任國光新聞編輯。國光新聞者，爲北方革命黨人機關報，田桐主其事也。辛亥武昌倡義，君以兵力薄，不足以支北軍，亟返里集鄉中知兵者，謀牽制，得千餘人，軍漢上。未幾清亡，君雅志沖澹，不肯求仕進。朱教仁時長農林部，以故舊欲禮致之，君曰，革命乃吾之天職，豈欲官以爲報乎，竟謝去。復任國光新聞編輯。會袁世凱殺教仁，君憤，爲文申討，遂被通緝。潛回漢上，斥資置葆真堂，結集黨人，謀討袁。時民黨往來漢上者，多主君所，將迎餽贐，無不滿意以去。時方覺慧亦主君所，賴君資藉爲多。迨黃公克強自江寧起師討袁，君陰入鄂南集各縣黨人，謀舉兵應之，未幾敗，走日本。會孫公改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持異議者多，君與田桐首先立誓約於東京築地精養軒。五年，袁氏稱帝，蔡鐸自雲南起師討之，君即傾家產，潛入鄂南，與金華袁周夢陽等部勒國民軍相應，復作民報駁帝制，爲鄂督王占元刺得，繫獄，至袁氏死始出。九年，君與孔庚將作賓等主張以鄂人治鄂，在湘謀起兵，遂占元。湘督趙恆惕猶豫，君即斥金獨創湖北民治報於長沙，爲文鼓吹，遂促成湘鄂之戰，事敗，走粵桂避之。十一年北伐，君任桂林大本營駐漢宣傳員，設辦事處於漢口大漢報館內，事洩入獄，旋釋出。明年，

君與胡石菴、李翊東、居勵今、祝潤湘等組織湖北省漢口市兩黨部，君被選爲漢口市黨部執行委員。當時孫公創辦黃埔軍官學校，陰選各省優秀子弟，入學肄業，而鄂中選送者多出自君手也。十三年，共產黨加入本黨，陰植武漢工會，欲劫我省市黨部。君又與祝潤湘主持武漢車夫，鐵道各工會以制之。五卅慘案發生，粵漢慘案繼起，君憤甚，籌設國民外交協會，痛斥英吉利，聲援政府。明年，孫公崩於舊京，君代表湖北黨人赴北京致祭。時共產黨謀殺益亟，君與郭聘昂、袁子英、盧士英、盧士英等，胡石菴發憤死，祝潤湘下獄，而君以伏匿免焉。時故舊田桐宣撫江漢，任君爲第一獨立旅旅長，集數千人，爲共產黨所襲，亡去。明年，南京清共，君爲武漢清黨委員，共產政府捕君亟，走南京，任中央組織部審查股主任。旋任湖北省黨務整理委員。十七年，任漢口特別市黨部指導委員。時余主民國日報，聘君爲總編輯。自是以後，君齒未艾，猶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嘗語人曰，世言良醫比良相，吾有岐黃術以利物，是亦爲政，奚取爲政耶。乃質居漢口或南京，爲人治病，往往多奇中。貧者不計資，甚至無力購藥者常資助之。後故舊居公覺生長司法院，任君爲秘書，實不令視事，月致二百金，念君有功在國，不忍其困也。中日戰事起，君以國庫未充，自請停薪留職，爲天下倡。迨首都陷，危及武昌，君憤然曰，大丈夫不能効命疆場，亦當保衛鄉梓，急返里，瘁盡心力，謀集義軍，未成，竟費志以終。時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妻某氏，先卒，子二、宗壽、宗遂、孫競存。所著詩文多散佚。君性剛，與兄國輝俱以孝友稱。而君少卓犖不羈，盡瘁革命事業，與宋田同時奮起江漢，名位雖不及其尊顯，然功固不可讓。君兄弟爲國毀家，窮年致力於黨與報，不求仕進，而未嘗自伐，民黨中亦不多見也。晚節諸義故多廢死，莫有知君功者。余之辭固不足以傳君，然與君交深，稱述其生平事，余之職也，乃敘述其榮華大音爲之傳。

李翊東曰，嗚呼村榕，江漢蹶起，傾家革命，誰能與比。功在黨國，祿不及己，天乎人乎，直道衰矣。

堅貞無怨，斯稱其美，自有千秋，此猶勝彼。

丙午後公益社之扶助功用

公益社，非黨團也；然自丙午日知會失敗後，於湖北黨務，關係最大。公益社先名安郡公益社，乃安陸府所屬鍾祥京山天門潛江等縣旅省軍學人士，聯絡感情，並共謀地方公益之集團，而附設于鍾祥學社者也。社長爲彭養光，副社長爲趙鵬飛，社員俱軍學界優秀份子，故與黨人多接近；或隸黨籍。丙午冬，日知會以萍案解散，橫捕黨員，逮劉靜菴胡瑛等九人下獄，湖北黨務，已成中斷之局，賴公益社正副社長及社員之將護，爲在獄諸人營救。彭養光持李步青函，赴京師，奔走於吳祿貞劉伯剛王家楹鄒平陔等處，求緩頰於肅邸；又一方面陳乞於美主教吳德施，美公使樂克希，與外務部交涉，竟將日知會運動一時之大獄，暗中緩和，未戮一人，而張難先等雨霖，並因病保釋，此公益社於被逮黨人有至大之努力者也。至於在逃黨人，聲息不通，投止無門，賴公益社在外探遞消息，使亡命者少受虛驚，並照料難友眷屬，尤其是黨人之潛來省垣者，親故皆不敢納，如出獄不久，社會所指目之張難先季雨霖偶至省垣，養光公然館之；並四川之黨人張駿聲韻笙，湖南之黨人張學濟容川，曾傑伯興等，俱往來於公益社。一面省視在獄諸人；一而輸送各方黨務概況。彼時湖北年餘無黨團組織；然因之漸呈活潑氣象，不久即有軍隊同盟會羣治學社出現，皆公益社之力也。自後往來公益社者，不僅爲安郡人士；且多外省黨人，乃去安郡二字，改名爲新公益社，然社會仍以公益社呼之。後養光有事于吉林，鵬飛就職于楚同兵艦，旋又赴川，社長一職，改任天門李長齡。時值庚戌冬，正羣治學社撓敗之後，長齡命鄭維飛張鵬飛辦一工廠於草湖門外，收納亡命；隨又有振武學社產生。長齡此時對黨之關係，猶之彭養光在丁未事件，接而愈厲，後先相映也。公益社至民元以後猶存，告朔餼羊。所異者，此社獨在狂風巨浪時，適顯精神，故樂記之。

社員名錄

彭養光 字臨九，鍾祥人，任社長。

趙鵬飛 任副社長。

李長齡 繼彭爲社長。傳見日知會篇。

賀公俠 字劍川，天門人。民十七年，任黃梅縣長，甫到城，爲匪所殺。

蔡鵬來 仰之，鍾祥人。民元充任人事局局長。

賀禹鼎 名錫圭，天門人。

祝制六 荆門，討袁，被殺于武昌。

陳雨蒼 少峯，荆門。

詹大悲 傳見文學社篇。

鄭雄飛 事略見日知會名錄。

宋衡 京山。

涂融 履丹，潛江。

黃桐生 漢川。

張學濟 容川，湖南人。護法之役任湘軍總司令，帶兵北伐，慘死於來風。

鄧沅 芷溪，湖南永興人。

劉斌一 達三，鍾祥。

李文龍 鍾祥。

彭瀛高 天門，名運澍。

侯靜菴 鍾祥，討袁，遇害於武昌。

李立凡 鍾祥，討袁，被殺於武昌。

時功璧 事略見科學補習所篇。

蔡鳳來 字象之，鍾祥人。

季雨霖 傳見日知會篇。

曾巾江 錫三，天門。民七，被王占元逮捕下獄，在獄

手足受風濕，麻痺不仁，以病多年，至廿五年，卒于漢口。

徐竹坪 事略見日知會黨獄中。

陳子憲 荆門。

查光佛 競生，蕪春。

張漢 佩紳，荆門。

張星漢 芙蓉，天門。

徐繼庶 潛江。

梁維嶽 喬山，湖南寶慶。

張駿聲 韻笙，四川人。

李步青 運勛，京山。

曾傑 伯興，湖南。

陳紹平 鍾祥。

宋承先 京山。

胡鍾泗 鍾祥。討袁，被聯陞所殺。

朱功成 天門。

黃仕臣 鍾祥。

傅渭卿

季雨霖 傳見日知會篇。

周炳武 耀珊，鍾祥。

張維先 略歷見日知會篇黨獄中。

李樹清 鍾祥。

張寅武 鍾祥，名殿甲。

張漢超 鍾祥，字少云。

雷百里 京山，討袁，被殺於倪嗣冲。以鐵箠燒

黃裳 字典彝，湖南永興。

紅，貫其掌，又烙錐其全身，無完膚，而後斬之。

張鵬飛 襄河，宜昌。

湖北軍隊同盟會之始末

湖北自日知會失敗後，官廳震於萍鄉醴陵瀏陽前案，偵刺極嚴，軍學界，年餘無敢談革命者，僅一如上四之公益社，暗圖連繫而已。然軍中內在之活氣，實日益滋長。彼此默識心通，締結極固。一遇機會，仍可表暴於外也。戊申春，日知會黨員任重遠自蜀歸，李長齡喜，即介紹補四十一標三營前隊兵士。二人以本黨黃岡（在潮州饒平縣）惠州防城鎮兩關諸役，屢起屢蹶，不關清庭要害，仍思就武漢腹地，以鐵血振之。時在長齡處密談，謀集日知會舊侶，再結新社。乃與黃申鄴郭撫宸覃炳堃等，就李亞東於漢陽獄，商組湖北軍隊同盟會，亞東然之。由重遠分途聯絡，一時和者達四百餘人。遂於六月二十八日，開成立大會於武昌洪山羅公祠。秦炳鈞主席。宣布開會宗旨，衆均贊成。議及組織名義，多不主張，辨論不決，即予保留，由會員相機努力而已。并鑒於日知會以疏闊誤事，不具訂章規，舉動自合約束。鄂中軍人，以久蒙壓抑，突有組織，頓成蒸蒸氣象。亞東復辦通俗白話報，以陳少武司筆政，恣其鼓吹，勢張甚。漢陽令某廉得其獄中往來軍人頻繁，疑之，嚴飭典獄不爲亞東通賓客；通俗白話報旋亦停刊。重遠復赴蜀，會務無形中頓。十一月，改組爲羣治學社。而軍隊同盟會活動期間，祇五閱月，殊無特別表現；惟在黨務斷緒時，突然重振旗鼓，致後之磨練努力者，日異月異，造成辛亥首義之功，亦不可蔑視，而湮其實跡也。

會員名錄

李亞東 在獄主持，傳見日知會篇。

黃申鄴 大冶，原名紹香。

鍾畸 湖南湘鄉人。字鼎莊。

楊王鵬 傳見振武學社篇。

任重遠 潛江人，時在四十一標三營前隊當兵士。極其

努力。

陳少武 沔陽人，辦通俗白話報，爲本會之宣傳機關。
郭撫宸

章裕昆 字德藩，湖南寧鄉。辛亥在鄂最努力之人。祝制六 荆門人。討袁在武昌遇害。

林兆棟 黃岡。辛亥在川努力。四川光復後，回

鄂，在萬縣下，爲匪所害。

王守愚 字應一，京山。

廖湘芸 湖南湘鄉。

鄒毓琳

王子英

陸國琪

李長齡 日知會黨有傳。

單道康 字刺夷，湖南平江。首義後，任團長。

黃駕白 字平分，湖南平江。

鄒潤猷

莫定國

秦炳鈞

黃元吉 應城，鑑字。卅一標一營兵士。自言陳友諒後，其祖先亡命。以故里有黃蓬山，因冒姓黃。

蔡大輔 字云舫，京山。

曹振武 字世傑，京山。

唐懺支 字以貳，湖南慈利。

彭新宸

李抱良 字六如，湖南平江。

黃依僧

孫昌復 字復生，湖南岳州。

李慕堯

張文選

萬奇

羣治學社之始末

戊申十一月湖北軍隊同盟，由黃申、郭撫宸、楊王鵬、覃炳盛、鍾崎、黃元吉、章寄昆、李長齡、梁維亞、曾省三等改組。祇緣李亞東在獄，偶受禁限，任重還又入川，會務無形停滯，不得不另易面貌，再作企圖。實則素質猶在，不關於一人之去留也。改組名稱，定爲羣治學社，於十一月二十日在武昌小東門外三里許之金臺茶館開成立大會，以此地行人少，僻靜也。當推鍾崎主席。通過宣言，簡章，并議決兩案。

(一)本社暫設庶務一人，維持社務進行。其餘各職員，俟本社範圍擴大到相當時期再定。并推定鍾崎同志爲本社庶務。

(二)本社同志介紹新同志入社時，不得介紹官佐，以防不虞。其餘照簡章進行。

散會後，各會員分途努力，進展甚快。加之楊王鵬於己亥六月應試，獲升四十一標一營左隊司書生，與隊官潘康時最相得，助力甚多。遂破例邀康時入會，而空氣益增濃厚矣。計歷年來南部屢次起兵：劉思復在粵謀炸李準，徐錫麟在皖刺死恩銘，清庭之巨頭，羣震懼而不敢妄逞淫威，變其高壓手段，而爲輓化方法。若肅王之尊禮黨人，端方之牢籠學生，其明徵也。黨人亦即借此機會，措置裕如，所以羣治學社成立，經一年又九月之長久時間，未受風浪，得安心從事于組織宣傳訓練諸工作，嚴成節制之師；加之宛思演斥資二千，創刊漢口商務報，演爲總理，劉堯激襄理，詹大悲任總主筆，何海鳴查為部實職任撰述，革命空氣，非常緊張，復有孫武焦達峯，於己酉三月至漢，組織其進會，與黃申等相結，愈形活躍。歷來鄂中黨務，本有盛於此時者也。至庚戌三月，湘省因上年秋收歉薄，奸商復運米出洋，米價昂貴，初五日，設民數百，擁至撫署，要求平糶。巡撫岑春萱勸富紳先辦義糶，王先謙葉德輝等難之，遂激變饑民，聚至數千，縱火焚毀撫署及教堂學堂，風潮擴大。湖北黨人聞湘中已全爲革命軍佔領，鄂軍往者，不能過岳州。李六如黃申蔡杜邦俊等（時鍾崎隨曹進往南京，

六如接任庶務），視此爲千載一時之機。召開大會，討論響應方略。決定乘時發難，派黃孝霖赴湘協助。林兆棟赴川鄂邊境聯絡。派孫昌福運炸彈於四十一標即日起事。正部署間，忽李長齡奔告曰：「余適在黎統領元洪幕，見楚同兵艦抵長沙，是湘亂已定也。湘亂定，吾輩以少數人發動武漢，何濟於事？徒流血耳！」黃申薌郭撫宸等聞之，按兵不動；然風聲已外露，復有向左族劉協統告密者，於是全城戒嚴，派憲警至南湖三十二標捕申薌，申薌踰垣逸，旋奔滬。林兆棟黃孝霖賀公俠走川。商務報亦被封。而羣治學社即從此消沉矣。其宣言社章如后開：

羣治學社宣言

英人常云大陸之上，苟有一二英人足跡，則成爲第二英國，此非夸大之言也。豈盎格魯散遜人，其天生之耶。亦曰研究學識而已。我中國四千年來，素號文明古國。然自孟軻而後，不得其傳焉。降而至今，積弱無能，任人欺侮。台灣朝鮮，相繼沉淪，我同胞若非涼血動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則危亡懸於眉睫。同人等有見及此，故發起組織羣治學社。研究學識，講求自治。促睡獅之猛醒，挽既倒之狂瀾。同胞同胞，時乎不再，盍興乎來。

羣治學社簡章

第一章 宗旨

本社以集合多數人知識，研究學問，提倡自治爲宗旨。

第二章 名稱

本社爲集合多數同志知識，研究學問，提倡自治起見，故定名爲羣治學社。

第三章 組織

本社設社長一人，於社員中選任之。文書二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評議員若干人，均由社員中推任之。

第四章 職責

社長管理本社一切事項，文書員專司本社一切文件冊據保管事項，會計專管理本社捐款收入支出保管事項，庶務專司關於本社一切事務事項，評議員專負指導本社同志研究學問，促進自治之責。凡社員，均有介紹新同志加入本社之義務。每月每人須介紹新同志二人以上，加入本社。

第五章 經濟

本社社員，須繳納入社金一元，社員月捐，就各人所得薪餉十分之一，充本社經費。

第六章 入社

凡加入本社之同志，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介紹，經本社派員考查，確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願守本社一切規章者，方得為本社社員。

第七章 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得臨時修改之。

社員姓名

黃申薌 大治人，原名紹香。

曾省三 楚香，應城。

林兆棟 事略見上篇。

蔡大輔 雲舫，京山。

詹大悲 傳見文學社篇。

王守愚 玄一，京山。

苑思演 黃梅。出資二千元辦商務報，任總理，

鼓吹革命。

郭撫宸

覃炳堃

梁維亞 民希，麻城。

曹振武 世傑，京山。

廖湘雲 湖南湘鄉。

賀公俠 劍川，天門。事敗亡走川。

鄧玉麟 品之，巴東。

蔣伯夔 傳見武昌首義篇。

查光佛 競生，蘄春。任商務部編，輯鼓吹

革命。

黃元吉 略歷見前篇。

杜邦俊 首義後任第七協協統。

潘康時 怡如，黃陂。四十一標一營左隊隊官，

隊官入黨者獨康時一人。

楊王鵬 傳見振武學社篇。

李抱良 六如，湖南平江。鍾崎隨曹運赴開

京，抱良接任庶務。

祝制六 原名兆熊，荊門人。三十一標二營兵

士。以事洩開除，復化名制六，投四

十二標一營當兵，謀革命。

張文選

覃道康

陳滔 傳具共進會篇。

萬奇

鄒潤猷

孫昌福

陸國琪

劉後基 傳見武昌首義篇。

何海鳴 初名時俊，湖南衡陽。充四十一標一營副目。

後出營任商務報編輯鼓吹革命。

鍾崎 字塲莊，湖南湘鄉人。學社章程，推彼起草。

後被推任庶務。

劉星激 湖南常德，堯激之兄。商務報襄理。堯激

武俱由彼招來。

黃貞元

鄒毓琳

唐犧文 湖南大庸。

章裕昆 德藩，湖南寧鄉，發起組織，異常努力。

黃鶴白 湖南平江。

黃孝霖 字組織，湖南平江，鶴白胞弟，事洩亡走川。

莫定國

李慕堯

黃依僧 在三十一標入伍，名景賢，以事洩，開除，

復化名依僧，投入四十二標二營當兵，謀革

命。

宋景芳

馮中興

林翼支

關龍

姚鈞

鄧剛之

彭振新

傳見文學社篇。

在四十一標當兵士，事洩開除。

李鑫

楊王巽

蔡正中

劉庚初

振武學社之始末

羣治學社雖覆敗；然因黃申藩李抱良等部勒有方，毫無顯著迹象，與官廳以興大獄之機會，故實力完全保存。庚戌七月，李抱良祝制六楊王鵬章裕昆等，在四十一標一營左隊隊部開會。決議改社爲振武學社。推楊王鵬起草簡章。八月秋節，在黃土坡開一天酒館舉行成立大會。到者有單道康查光佛孫長福江國光李慕堯黃駕白祝制六廖湘芸李鑫楊王鵬李抱良章裕昆等。推楊王鵬主席，宣讀簡章，及公推楊王鵬爲社長，一併通過。復議決，凡幹部會議非標代表不得參與，各營不得互知其內容，以防宣洩；惟承代表之命，分途進行，並傳達命令而已。三十一標則推江國光爲代表，三十二標則推單道康爲代表，四十一標則推廖湘芸爲代表，四十二標推祝制六爲代表，炮隊第八標，則推李慕堯爲代表。其組織較前益加嚴密，以蛇山蕪春學社爲機關。由查光佛司聯絡軍學界之職。社章列後：

振武學社簡章

一 名稱

本社專以聯絡軍界同胞，講求武學起見，故定名爲振武學社。

二 組織

本社設社長一人，由社員中選充。文書員二人至四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評議員若干人，均由社員中推任之。各標設標代表一人，由各標社員中推任之。各營設營代表一人，由各營社員中推任之。各隊設隊代表一人，由各隊社員中推任之。

三 職責

社長，管理本社一切事宜。文書專司本社文件牘據保管事項。會計專司本社捐款收入支出保管事項。庶

務專司關於本社一切事務事項。評議專負指導本社同志學問研究，撰擬問題，糾正錯誤之責。標代表，督同全標同志，研究學識，徵集本標社員，捐款，彙送本社會計點收。營代表，督同全營同志研究學識，徵集社員，捐款按月送繳本代表點收。隊代表亦如之。凡本社社員，有介紹新同志加入本社之責，每月每人應介紹二人以上加入本社。

四 經濟

本社社員，須繳入社金一元，社員每月應繳納月捐薪餉十分之一，充本社經費。按月放餉後五日內，由標代表彙送本社會計點收，存放銀行。開會時，會計須報告賬目，並銀行存摺帶會驗明，以示公開。

五 入社

凡願加入本社者，須本社三人以上介紹，經本社派員考查，確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願遵守本社一切規章者，方得為本社社員。

六 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得臨時更改之。

本會成立後，蔣翊武劉堯激先後投入四十一標三營左隊當兵士，幹部益增健全。重九日，假黃鶴樓之風度樓（後改名奧路樓）開代表大會，楊王鵬主席。首由各代表報告人數，總計二百四十餘人。決議擴充社務。議決凡各同志，每月每人必須介紹新同志一人入社，但不得濫收。自有此決議，數月之間，而社員之數量突增矣。時楊王鵬任四十一標一營左隊司書，風聲頗外露。協統黎元洪傳隊官潘康時責曰，汝隊有人組織會黨，胡若罔聞。潘答以程度稍優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學術，實無會黨情形。黎叱曰，革命黨作法，現盡如此，汝不嚴禁，反從而護庇之耶。潘曰，統領既不許，以後當遵示嚴禁。黎怒吼如故。潘退。黎即撤職，而委施化龍代潘。化龍，極齷齪之官僚也。到差後，對楊王鵬外示謙和，陰結行間最服從者，充彼密探。不及三月，湊集多少事證，告密於黎曰，楊王鵬實有秘密結社，圖謀不軌情事，并為風影之談以張大之。黎謂此事萬不可聲張，恐大

帥聞之，更難辦理。於是撤楊王鵬鄒士杰（四十一標二營營部司書）兩司書差，重責李抱良（四十一標一營前隊正目）鍾倬賓（一營營代表）後，一併開除。十月，楊王鵬鍾倬賓反湘，李抱良赴粵。社務則交蔣翊武維持，鄒毓琳則接管庶務，等於無形停頓而已。幸十一月詹大悲籌三千元創刊大江報，與何海鳴查光佛等專以鼓吹革命為職志。居正田桐黃侃胡瑛等均譔文協助，聲勢極大。黨務飄搖時，忽得此生力軍之宣傳，革命空氣，仍非常濃厚也。

社員名錄

楊王鵬 傳見後。

蔡大輔 雲舫，京山。

郭撫宸。

宛思演

劉堯激 傳見武昌首義篇。

詹大悲 傳見文學社篇。

何海鳴 湖南衡陽。

潘康時 始如，黃陂，四十一標一營左隊隊官，

事洩撤差。

丁人傑 景梁，房縣。

楊選青 襄陽。

胡瑛 傳見科學補習所篇。

祝制六 荊門。

黃家麟 事略見下篇。

王玄一

蔣翊武 傳見文學社篇。

廖湘芸

彭楚藩 傳見武昌首義篇。

查光佛 競生，蘄春。

黃中瀾 大冶。

吳基培 後名醒漢，黃陂人。

李鑫

羅良駿

唐懷支 以祀，湖南慈利。

章裕昆 德藩，湖南寧鄉。

邱文彬 質如。

杜武庫 廉卿，黃岡。

黃鵬白

黃元吉 略歷見軍隊同盟篇。

李抱良 六如，湖南平江。本社庶務，四十一標

一營前隊正目，事洩，重責開除。赴粵。

江國光

高尚志 字固羣，巴東。

蕭國寶 品三，監利。起義後充十三旅旅長。

鍾偉賓 四十一標營代表，為施化龍告密，重責開除，反湘。

向海潛

黃依僧 名景賢，湖南平江。

單道康

鄒潤猷

夏一鳴

萬畸

李建中

陳孝芬 鐵侯，黃安。

饒升甫

徐萬年

陳楨 鄂城。

李乃斌

胡玉珍 傳見下篇。

王文錦

陸國琪

鄧士杰 四十一標二營營部司務，因施化龍告密，

開除。

鄒毓琳

孫復昌

莫定國

張文選

李慕堯

陳元吉

江炳盛 慶林，沔陽。

曹華丞

陳子龍 襄陽。

方興 原名綢脩，長陽。

劉化歐

席正銘

侯源英 湖南。

雷洪 湖南。

謝萊

余兆謫

陳復元

黃鎮中

馮中興

徐達明

王國華

馮扶青

李成牧

朱黃強

社員列傳

楊王鵬傳

李翊東

君韓鵬，複姓楊王，字子邕，湖南湘鄉人也。生而岐嶷，善屬文，每有所懷，輒託之詩歌。弱冠，入伍湖南陸軍第五十標，卽以種族大義，灌輸同曹。久之，爲管帶某偵知，革除之。戊申，走武昌，又入陸軍四十一標三營爲兵卒。適任重遠將組織軍隊同盟，以謀匡復，君力助其成。其年秋，沿長江各省新軍，會操於太湖。適清帝崩，南北空虛，人心思動，君謂章裕昆、鍾崎諸同志曰，「此革命好機會也，惜吾輩無組織，不能大舉。然自今日始，力圖之，猶未晚也。」遂與黃申、龔等組織羣治學社。庚戌夏，湖南饑民暴動，鄂黨人謀起應，事洩，羣治學社敗露，同志中微懷怯志。君曰，「失敗爲成功之母，請毋自餒。」聞者爲之改容。乃改羣治學社爲振武學社，推君爲社長，精心擘畫，聲勢益振。時君已任四十一標一營某隊司書。其隊官施化龍偵知其事，密言於協統黎元洪，撤去其職。辛亥，武昌倡義，君佐焦達峯起應長沙，任都督府秘書，草檄萬言，立就。未幾，焦都督遇害，君乃走武昌，任軍令部人事局長。至南北和議成始辭去，任漢口民心報經理。旋又兼國民黨漢口交通部主任。民國元年，政府以君革命有功，補授陸軍少將。明年春，袁世凱使賊殺故農林總長宋教仁於上海，君激於義憤，願與袁氏爭一夕之命。遂與詹大悲、鍾崎等，在鄂謀集義故，舉

兵武昌，出武勝關，直搗燕京。所志未伸。而湘、贛、皖、粵四都督罷。黃興以江寧討袁。君返湘，與湘督譚延闓謀起應。未一月，江寧敗，君乃亡走日本。時孫總理改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遂加入焉。五年正月，袁僭帝號。二月，奉孫公命，干役於湘。將行，同志載酒及詩，追餞之江輪上，君慨然曰，「吾此行不能滅袁，終不返矣。」既抵湘，與廖湘芸組護國軍，期於十九日大舉，未果。二十四日君被執，湘督湯銘鞠訊，君歷數袁氏叛國罪狀，觸瀟銘怒，斷其舌。君瞑目舉手，口喃喃罵不休。湯銘益怒，割其陽道，復剖其心，而支解之，嗚呼慘矣！時年二十九，妻周氏，女一，無子，以其兄之子嗣之。

李翊東曰，子鬯革命，素志堅決。身雖短小，骨俠而烈。既倒滿清，復攘袁賊。雖罹極刑，罵賊不絕。衡嶽鍾靈，孕茲人傑。千秋萬歲，照耀史冊。

文學社始末

振武因社長楊王鵬之故，社務停頓兩月，季冬，風潮略平，各社員俱有從速恢復之表示。詹大悲劉堯激王守愚蔣翊武蔡大輔章裕昆等會議於武昌閱馬廠之集賢酒館，討論進行方法，同志多主張復振武之舊觀。詹大悲以一振武社已爲官廳偵知，而振武二字，尤易注目，不如另改名稱，從新組織爲愈。吾輩革命，所重者在精神，不在名稱驚聳耳。衆聽之，乃決議改組爲文學社，推詹大悲起草簡章。辛亥元旦，假新軍團拜名義，開成立大會於黃鶴樓之風度樓，到蔣翊武章裕昆詹大悲劉堯激王守愚鄒毓琳蔡大輔及各標代表等，推蔣翊武主席，報告改名文學社之意義及簡章，均無異議。旋提議選舉職員。章裕昆勸議，「此時暫不設副社長，俟範圍擴充至相當程度時增設。再各標代表，無須改選。」衆贊成。當推蔣翊武爲正社長，詹大悲爲文書部長，蔡大輔王守愚爲文書員，劉堯激爲評議部長，鄒毓琳爲會計兼庶務，胡瑛則在獄策畫。改組後，加入本社者，計有三十標之王憲章張鵬程鍾仲衡張廷輔等，二十九標有蔡濟民張喆天李達五李濟臣等，四十一標有闕龍李必勝楊再雄柳滌凡梁棟顧鴻胡培才王世龍蕭國斌鄒棟等，第八鎮工程第八營馬雲馬驥雲等，二十一混成協砲隊十一營晏柏青符玉龍等，輜重十一營余鳳齋，憲兵營彭楚藩等。旋推張喆夫張鵬程爲本標代表，余鳳齋爲本協砲工輜總代表，闕龍爲四十一標三營代表，晏柏青馬榮彭楚藩均爲各本營營代表，此一月中，加入本社者極踴躍。二月十五日，蔣翊武復於黃士坡招鶴酒樓召開代表會議，翊武主席，報告社務太繁，非一人精力所能任，提議推王憲章爲副社長，衆贊成，憲章隸三十標，其標多旗人，憲章才具開展，足資肆應，推爲副長，不僅內部關係已也。主席又提議湖北各軍，皆有本社同志，維馬隊關如，應推同志投馬隊運動，決議推章裕昆前往，裕昆去後，不久即得社員四十餘人。社務正突飛猛進中，忽值三月二十九廣州失敗，各省疆吏，羣成恐怖時代，防範

極嚴，本社常會，亦難召集，劉堯激恐社員咸失聯絡，即請假出營，盤居國馬廠之文昌閣，每日往各營通問，借諗內外消息。四月風潮略平，十二日，復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召開代表會議，除原有代表外，復增加馬隊代表黃維漢，劉堯激主席，報告本旅近狀，并提議僉一適當地點遷設機關部，王憲章報告與張廷輔洽商情形，決議賃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寓樓上作總機關，劉堯激王守愚蔡大輔住社辦公，并增設總務部，推張廷輔為部長。堯激復謂時局逐漸緊張，吾人宜與共進會結合，以厚勢力，衆贊成，翌日，劉堯激即與王守愚同共進會協商，經數次及多人之斡旋，後始聯合。端節，在本部開代表會議，決議在陽夏設立支部，以胡玉珍為四十二標總代表兼支部長，以鄧兆蘭任交通，即就漢口鄭寓為支部交通處，漢口集會，則在范明山寓，漢陽集會，則在陳德元寓，自兩派聯合後，皆能本中部同盟會事權統一，責任分担之主旨，同心協力，所以八月十九日，雖遭清吏之慘戮，然下午即將瑞激張廷驅逐，光復武漢，洵非偶然也。其詳具武昌首義篇中，社章列後。

文學社簡章

一、名稱

本社以聯合同志研究文學，故名曰文學社。

二、組織

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文書部長一人，評議部長一人，均由社員推舉之。

（一、文書四人）

甲、文書部（二、會計一人）

（三、庶務一人）

乙、評議部（一、評議員若干人）

（二、糾察員若干人）

三、職責

社長管理本社一切事項，督同社員，發展本社社務。副社長協助社長發展社務，如社長有事他往時，副社長，得代行社長職權。文書部長，管理本社一切文件冊籍保管事項，會計庶務等屬之。評議部長，專司指導本社社員，研究學識，糾正錯誤。文書協助文書部長，辦理本社一切文件，保管冊籍等事項。會計專司本社社員捐款收入支出保管事項，庶務專司關於本社一切事務事項。評議員，協助評議部長，專司指導本社社員研究學識之責。糾察員，專司聯絡本社社員感情，及糾正社員錯誤。標代表管全標一切進行事宜，營代表亦如之。

四、經濟

本社社員，繳入社金一元，每月按月薪繳納月捐十分之一。各隊代表收集，於放餉二日內，送交營代表。營代表於放餉三日內收集送交標代表。標代表五日內，集全標捐款送本社會計點收，存放銀行。開會時，會計須將簿摺交會審查。

五、入社

凡願爲本社社員者，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派員調查，認爲與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爲本社社員。

六、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得臨時更改之。

社員名錄

蔣翌武 傳見後。

詹大悲 傳見後。

王守愚 玄一，京山。任文書。

彭楚藩 傳見武昌首義篇亦加入共進會。

劉復基 傳見武昌首義篇。

楊宏勝 傳見武昌首義篇。

張廷輔

字清臣，直隸人，三十九標排長，在社任總務部部長，即其家為機關。後起義，任謀略及第二師師長，民元遇害。

蔡大輔

字雲舫，京山人。任參謀。秘密時，推為總司令參謀，民四討袁為襄陽鎮守使黎天才捕解武昌遇害。

張鵬程

字翼洲，恩施人。三十標代表。攻督署守藩庫，隨討袁。民八法政廢。

胡瑛

傳見科學補習所篇。湖南人，八月十八日，同三烈士被逮，首義出獄，後辦震旦報。

章裕昆

字德藩，湖南寧鄉人。自軍隊同盟會至首義，努力革命，不爭權利。

王憲章

傳見後。

何海鳴

湖南衡陽人。起義，任漢口軍政分府副主任，兼參謀長。

查元佛

字競生，蕪春人。學前被推為副都督，起義後，任教育部副部長。

廖香芸

四十一標代表，攻督署最出力。

唐犧支

字以祀，湖南慈利人，在荆宜反正。

羅良駿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關龍

傳見後。

王贊丞

字連三，漢川人。起義時，任宋錫全參謀。

李長齡

傳見日知會篇。鍾祥人，陽夏文部長，即其寓為漢口交通處。

祝制六

荆門人，四十二標代表。秘密時推為總司令部參謀。八月首義，光復漢陽漢口，民元遇害。

邱文彬

質如，四十二標副總代標，恢復漢陽，砲擊瑞澂兵艦。

鄧樹藩

天門人，四十二標二營代表，起義後，在京山為巡防統領劉繼玉槍斃。

胡玉珍

事略見後。

李濟臣

傳見後。

曹振武

世傑，京山人。努力革命，數十年如一日。隨州人，光復漢口時，任總統兼代指揮官。

熊偉 傳見後。

鄭桂芳 爲劉英營長，同李濟臣遇害。

金壽芳 民四討袁，在襄陽同蔡大輔被捕，解省遇害。

李鳳鳴 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誘殺。

羅羣英 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

趙承武 四十二標二營正代表，後任標統，九月四日攻漢口陣亡。

楊選青 襄陽人，攻督署最努力，擢標統。漢口戰爭緊急，因結婚未上前線，槍斃，人多惜之。

余鳳齋 二十一混成協炮工輜總代表，掩護第十一營炮兵，佔據鳳凰山，攻督署。

王世龍 傳見武昌首義篇。

李達五 湖南龍山人，起義後，任鋼廠總辦、靖國之役，在施南遇害。

劉九禮 應城人，二次革命，爲馮國璋殺於寧。

鄧毓琳 任會計。

鄧庸坤 光復漢陽，任營副。

李忠義 湖南人，三十二標二營營代表，民二

宛思演 黃梅人，斥資辦報，鼓吹革命。

蔡濟民 亦隸共進會，傳見共進會篇中。

黃競 在天門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謀害。

尤洪勝 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誘殺。

李青蓮 劉英部下，爲錢明漢誘殺。

楊梓青 民七護憲，爲王占元槍斃。

李肇甫 起義前，派往岳州，召蔣翊武從速回鄂者。

李文元 起義前，送信各標營者。

劉化歐 四十二標三營正代表。

張詰夫 二十九標代表，挾其營長何錫蕃反正。

胡培才 攻督署最努力。

宋錫全 湘人，起義時，四十二標舉爲協統。後以冤獄死於湘。

秦洛民 祕密時，預定爲總司令蔣翊武參謀。

陳建章 一營代表，光復漢陽，任宋錫全營長。

戈承元 一營代表，首義，充宋錫全營長。

張步瀛 恢復漢口，帶隊迎詹大悲出獄。

孫昌復 陸軍學生，戊申主張發動最力，運炸彈進城，因湘事定而止。辛亥攻督署最勇。

黃振中 首義任宋錫全部團長。

遇害。

石占奎 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在漢口劉家廟

陣亡。

江采萍 原名有紀，漢川人，三十一標二營左

隊代表。

顧鴻 沔陽人，攻督署最努力，後任李雨霖

參謀。

黃依僧 二營代表，自軍隊同盟會努力起至首

義，未嘗間斷。

李慕堯 砲隊八標代表。

張大鵬 一營代表，恢復漢陽，帶隊迎李亞東

出獄。

湯啓發 在漢陽首席，包抄清兵。

朱璧珍 秘密時，任一營代表，負傳達命令之

責。

單道康 字刺夷，湖南平江人。三十二標代表。

攻督署最猛，首義後，任禁衛軍團長。

尹達元 民四討袁，為黎天才逮捕，解省槍斃。

楊梓俠 民四討袁，為黎天才逮捕，解省槍斃。

莫定國 自軍隊同盟會努力起至起義，未嘗間

王紹斌 三十一標二營前隊代表。

梁炎昌 光復漢陽，為朱錫全游司令部副參謀長。

張文彬 字仲斌，首義充朱錫全部營副。

陸國瑞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起義，未嘗間斷。

黃鵬白 帶砲進城，攻督署者。

胡玉山 起義後，隸李雨霖部，攻鍾祥最勇敢。

仇國華 恢復漢陽，復同張大鵬帶隊迎李亞東出獄

梁謀如 民四討袁，與尹華楊三人在武昌就義。

華裕隆 民四討袁，為黎天才逮捕，解省槍斃。

鄒潤猷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辛亥起義，未嘗間

斷。

李鑫 起義後，漢口軍政分府派為糧台總理。

李金山 二十日帶隊佔領漢口者。

江國光 三十一標代表，最勇敢。民二為改進圖案被

害。

胡冠南 與唐繼支光漢宜昌。又有名胡冠六者，工作

亦同，不知是否寫誤。

陳德元 秘密時任聯絡，其寓即漢陽集會處，首義，

任朱錫全部營副。

范明山 四十二標兵士，任聯絡，其寓即漢口集會處。

斷。

王文錦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首義，未嘗間

斷。

姚斌 傳見武昌首義篇。

黃維漢 馬隊士兵。與章裕昆負聯絡襄陽同志之責。

滕亞孝 參加首義，民元遇害。

李文燦 攻督署最出力。

李必勝 攻督署最出力。

楊載雄 一曰再雄，字璘軒，湖南澧縣人。首

義後任協統。

馬榮 傳見武昌首義篇。

李嶽松 一名若松，湖南湘鄉人。起義後，任

經理局某兵站支部長。

黃孝霖 秘密時，運動最努力。戊申，主張發

動極力者。

鄧漢卿 京山，首義時，見兵力單薄，倡議四

縣起兵以援武漢。

張文選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辛亥起義，

未嘗間斷。

梁棟 攻督署最出力。

柳濂凡 攻督署最猛。

沈嶽 字嵩生，湖南寧鄉人。

蕭尚志 漢川，起義，轉戰陽夏，最勇敢。

李德山 與張鵬程同攻督署，民四討袁，在襄河上奔走極力。

萬畸 自軍隊同盟會起努力至起義，未嘗間斷。

葉正中 隨端方入川，與唐繼堯支聯絡發動者。

馬雲卿 攻督署受傷。

姚鈞 攻督署最努力。

徐繼庶 潛江人，共同恢復漢陽，佐漢陽府知事李亞東治事。

陳朗如 同張鵬程攻督署，保護藩庫，及接胡瑛出獄，又赴天門佐劉英者。

黃柱國 首義，任宋錫全部總統。

任質存 起義後，詹大悲派赴湖南響應者。

宋玉廷 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王家麟 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陳復元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彭紀麟

曹子清 隨端方入川，與唐犧支聯絡發動者。

胡冠六 隨端方入川，與唐犧支聯絡發動者。

鄭繼周 攻督署最努力。

馮中興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鄒棟 攻督署最出力。

萬逢霖 光復漢陽，爲宋錫全標統。

王殿一 首義，任宋錫全部標統。

蒲志斌 任宋錫全部營長。

黃家麟 事略見後。

朱旭東 首義，任宋錫全部營副。

袁金聲 任聯絡，首義時，在漢口槍斃排長瞿煥明反正者。後任宋錫全部營副。

溫楚珩 任漢口軍政分府秘書。

張明陽 漢川人。

徐紹儀

楊洪濤 任參議。

孫業章 任參議。

陳振亞 二營代表。

彭學俊 三營代表。

蕭國斌 四十一標士兵。

周拓疆 四十二標在漢陽反正者。

朱澄宇 任參議。

朱澄寰 二營代表。

楊振華 二營代表。

鍾仲衡 首義同攻督署，後任劉英營長。

馬驥雲 馬隊首先響應者。

符玉龍 混成協炮隊十一營士兵。

韓超驥 馬隊士兵。

蕭志和 馬隊士兵。

黎瀛洲 馬隊士兵。

范天印 馬隊士兵。

沈翼世 馬隊士兵。

廖化東 馬隊士兵。

文東明 馬隊士兵。

陳勵志 馬隊士兵。

王瑞蘭 馬隊士兵。

張威 馬隊士兵。

晏柏青 混成協砲隊十一營代表。

熊楚斌 馬隊士兵，十九同張廷輔被逮起義後出獄。

劉治一 馬隊士兵。

劉建一 馬隊士兵。

張奇烈 馬隊士兵。

晏國彬 馬隊士兵。

邱瑞超 馬隊士兵。

黃冠羣 馬隊士兵首先響應者。

蔣斌愷 馬隊士兵。

顧忠偉 馬隊士兵。

楊國助 馬隊士兵。

編者按文學社，其進會，在辛亥聯合之聲甚盛。兩派黨員，即有互相加入者。如彭楚藩楊宏勝蔡濟民等即其一例，故名錄間有互見者。

社員列傳

蔣翊武事略

王建中

蔣翊武，湖南澧州人。少倜儻有大志。庚子義和團之變，聯軍陷北京，國勢岌岌，哭泣累日，謂中國欲圖自強，首當傾覆清廷，建設新政府。聞者靡不駭走。年十八，入澧州高等小學，十九，入常德師範，該校爲湘西先河志士所萃集，頗爲當道側目。會宋教仁謀革命，來自湖北，事洩，逸去，清吏將與大獄。董校者乃除蔣及梅景鴻名。蔣自是與劉堯激奔走於沅、湘間，招納會黨，曉以復漢大義，皆感泣，得死士數百，爲立機關於城內之祇園寺。逾歲，欲赴日本，與同盟會商。抵滬，病，不果，時中國公學新成，就肄業焉。善楊卓林，與創競業旬報，以通俗體鼓吹民族主義。爲端方摧殘，卓林遇害。蔣潛歸澧，杜門不出，日以詩酒自遣，時或仗劍高吟，旁若無人，人亦不測其爲何也。如是者歲餘。值清廷以立憲禁天下，寡識者方喁喁喜，蔣愛之，走謂劉堯激曰。「吾輩所事，又添障礙矣，及今不圖，遲益艱難。聞鄂中新軍多志士，余久志從戎，今且赴鄂實行矣。君能與俱否？」劉欣諾。遂於己酉秋九月抵鄂。先是鄂軍志士，密於軍中結一羣治社，謀革命，旋因其機關商務報，反對粵、漢路借款被封，團體幾殆。至是得蔣與堯激，相見恨晚，乃以蔣主社事。庚戌春，湖南饑民變起，與其進會劉、黃等，合謀響應，以洩敗，改組振武社，旋被管帶施某破壞，社員星散。

未幾復集同志計議，以講學爲名，組織文學社，舉蔣爲社長，王憲章副之，劉堯激等分部任職，更得大江報推動之，影響瀾漫軍界，即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漢首義之一原動機關也。是年三月，黃興等起義廣州，蔣擬炸鄂督馨應，粵事敗，乃止。泊四川鐵道風潮起，人心激昂，蔣曰，「時機至矣」，密開軍事會議，被舉爲總司令，設樞部於武、漢三鎮。公推代表赴滬，與同志等接洽，期九月朔，各處大舉。會有令撤四十一標三營防岳州，蔣籍隸黨隨，請假，不許。抵防後，屈指期迫，乃冒險宵遁，八月十八日，抵武昌樞部談準備事，忽報漢口樞部謀洩，蔣曰，「事急矣，寧我薄人，毋人薄我，其死生以之。」急令各營於夜半聽城外砲聲舉事。詎以戒嚴故，局城早，砲隊營令不得達，而傳令工程營之楊宏勝，復爲邏者所獲，聞變出視，則緹騎及門。遂同劉堯激、彭楚藩、邢伯謙、牟鴻助、龔霞初等被逮。至警局，蔣故作鄉愚狀，佯問拘我何爲。監守者以其裏衣大袖，且垂辮，與所捕諸人異，釋之，走匿蔡大輔、王守愚寓。移時，聞劉堯激、楊宏勝、彭楚藩遇害，清吏按所獲名冊窮治，人人自危。蔣謂事已至此，豈可束手待斃，十九破曉，派胡培才等，往各營令即晚照原令程序，爭死生於須臾。布置既妥，有懸賞令大索首領，蔣乃偕蔡大輔，喬裝出平湖門，雇小舟暫逃以待。屆時號砲發，各營震輾齊張，爭奪要地。清吏瑞激，聞變失措，棄城遁，武、漢三鎮，遂光復。舉黎元洪爲都督，黎任蔣爲軍事顧問，建議兵貴神速，令張廷輔率師出武勝關，遏清軍南下，未決，清軍旋長驅薄漢口。蔣曰，「兵法先發制人，吾計不行，今爲敵制，宜速迎戰。」黎以蔣爲防禦使，任戰守，反對者忌其能，請任張景良爲總指揮牽制之。張固剛愎，凡蔣所計畫，悉不容，遂拱手奉漢口於馮國璋，火其市，雖經黃興力戰，已成焦土矣。漢陽敗，黃興去鄂，黎元洪退駐葛店，武昌岌岌不保。蔣以軍界引重，繼黃興爲戰時總司令，區沿江爲四部，以張廷輔、杜錫鈞等，分駐扼守。清軍不得逞。旋停戰，改駐漢招撫使，開誠布公，清軍多被感化，釋甲來歸者踵相接。和議成，長湖北軍務部，旋引疾去。臨時政府北徙，袁世凱特召武、漢首義諸傑，蔣與焉。至京，授高等軍事顧問，峻拒不獲，始置之，亦絕不涉足政府，隱示不受羈縻之意。旋授勳二位，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辭勿受。國民黨成立，被舉參議，居京數月，憤袁世凱蹂

瞿民權，違背約法，日陷國家於危亡，慨然思有以匡救之。正式國會選舉竣，游滬、漢，與新選議員商救國大計，以大局不堪再事破壞，力主從政治上和平解決。值宋案發生，情勢一變，袁世凱復日增師南下，咄咄逼人，莫極和平。歸辭父母，誓志殺賊，保障共和，否則不生還也。湖口首義，湘政府備響應，速將至省，宣告獨立，任鄂、豫招撫使，以取荆、襄，搗武、漢，進窺河、洛，自任。頗有陰忌之者，凡所需，故靳不予，至未能尅期出師，獨立取消。將方自岳州行營部署回，大驚，將往阻止，則文告已遍貼通衢矣。痛斥湘人畏葸債事，以權不屬，無如何也。其部下某，旅桂久，稱與該省軍界某要人習，且深悉其非袁黨，以公名望，往說必有效，乃資以行。抵全州之唐家市，爲華者所調，遂被捕，檻送桂林。知不免，遣書同志，勉以後圖。民國二年十月九日，袁世凱殺蔣翊武於廣西，卒年二十九。夫人某氏，早卒，遺一女。繼夫人劉氏，子二，長繼武，次幼武，遺腹生。

詹大悲傳

李翊東

君諱大悲，詹姓，字質存，湖北蕪春人也。穎悟過人，博聞強記，言語文章，犀利雋妙，有識皆以大器目之。清季廩科舉，君肄業黃州府中學，鄂東應試者近二萬人，君年最少，獲置第一。監督吳兆泰奇其才，而君亦雅自負，卒以爭坐位，忤監督趙雋華，除學籍。時同學有黃梅宛思演者，創立證人學會，謀匡復，款君於其家，君因是入盟，始言革命矣。思演走武昌，斥資辦漢口商務報，以君任總主筆。適鄂軍第四十一標，有懷匡復者，組織羣治學社，出防天門、潛江等縣。君聞之，亟思聯絡，乃與蔣翊武、劉堯激走天潛，抵張殺口，謁京山蔡大輔，大輔故在武昌羣治學社，自是互通聲氣。未幾，羣治學社敗露，而商務報亦遭封閉。君乃籌資創刊大江報，與蔣翊武等組織文學社，被推任文書部部長，章程皆出其手，而大江報遂爲文學社機關報。辛亥夏四月，清廷諭將鐵道收歸國有，君力持反抗，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曰，「明達如君，不應反對鐵路國有。」君曰，「國有固當，清有則否。」化龍聞之咋舌，復爲文，題曰，「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

何海鳴亦倡言，「亡中國者和平也」，皆刊之大江報。湖廣總督瑞澂聞之大震怒，捕君入獄。海鳴避匿，清吏追捕急，君曰，「大江報乃余負全責，應獨坐余罪，」不許，海鳴遂投案，武漢報界共聲援營解。瑞澂令處徒刑十八月。君名噪國內外。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起，陽夏同時光復，公推溫楚珩迎君出獄。時武昌立都督府，擁黎元洪爲都督。元洪非革命黨，初無固志。漢口特建軍政分府，以君主之。十月六日，臨時總指揮張景良通敵，君執而殺之，不以予元洪，人服其英斷。漢口將陷，君遽走九江，說江西軍援鄂，而軍政分府遂消滅。未幾，胡漢以山東都督由寧赴煙台謀北伐，君往助之。二年春，民黨內定君爲湖北省議會議長，故先選爲省議員。無何，宋案起，遂與王憲章、楊王鵬、溫楚珩、夏述唐、鍾仲衡等謀討袁，事洩，仲衡死焉。七月，江寧討袁軍起。贛督李烈鈞以江西獨立，君馳赴，事敗，走日本。適孫公在東改組中華革命黨，遂加入。旋奉命與王憲章等返上海，運動江南軍隊，馮國璋設計誘捕，語在王憲章事中。君幸免，復走日本，及袁氏叛國，君又自日本返鄂，謀討袁。甫抵上海，與溫楚珩同就逮，繫租界獄。世凱死，上海各團體共迎君出獄。時國會重開，各省會亦恢復，君當選爲湖北省議會議長。王占元以北洋凶獷害鄂，忌君，不許到會。君復組政團，主持清議。未幾，曹錕等叛變，黎大總統出走。孫公率海軍南下護法，命君赴川，說諸將領。九年，任廣州大本營宣傳員。十年五月，重入川。及還粵復命，適陳炯明叛，孫公蒙難於永豐兵艦，君急趨侍。後奉命赴泉州，與何成濬商討伐。十二年，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政府參事。十五年，任國民政府駐滬代表。北伐軍下武、漢，任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兼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倡議設水利局，規定湖北堤工經常費，人民稱便。十六年春，任湖北財政廳長，是冬，中央西征軍胡宗鐸統軍漢上，其部將林某執君殺之，時年四十。婿魏以新收殮其骨。明年，弟俊存葬之原籍。妻查氏，子詩華，女芝芳。君歿後，十有六年，以名敗，世莫有追念其功者。翊東少識大悲於黃州，目擊其事稍詳，乃刺其學識大者爲之傳。

李翊東曰：世固有求全之毀，然潛移默化之功，則有不可毀者。大悲少卓絕，其才不可一世。年及冠，

卽明夷夏大防。武昌首義，功亦高。天門胡石菴稱其在武、一與籌策之功，與江流不朽，非阿好也。顧大悲好自負，不拘拘於進退小節，致以異黨嫌疑被害。生未竟其才，死不得其所，惜哉。

王烈士憲章事略

章裕昆

公諱憲章，貴州新義縣人也。魁梧英敏。弱冠，暗時事日非，欲得權藉以自効。入粟捐知縣，旋悟其非。聞鄂軍多懷復者，乃于戊申春入湖北陸軍三十營爲士兵，識張廷輔、王文錦、羅景駿等，其組將校團，聯絡同志。被推爲團長。辛亥春，與文學社合併，任副社長，日與社長蔣翊武策進行。八月十八日勳員令下，以發砲爲號，公慮曰，砲隊命令，關係重大，萬一延誤，其事敗矣。遂運炸彈入營，分給張廷輔，徐達明諸同志，準備發動。不料晚十時總統閣被，劉復基、劉楚藩、蔣翊武等十餘人被捕。公伏蛇山，至五鼓猶無所聞，知有變，亟由忠孝門越城出，潛往漢口交通處探聽消息。次日，四十二標之代表胡玉珍、及同志袁金聲至，告以武昌光復狀。公與胡決定於今晚九時奪取陽夏。又潛赴漢陽隆登堤，由同志黃家麟導入營，率部衆佔領漢陽。復派李金山帶隊至漢口居仁門鳴槍舉義，亦佔領焉。卽集會漢陽鐵廠，推宋錫全爲協司令，公任總指揮，衆標統，募集新兵，從事訓練。九月八日，漢口失利，陽夏將領集宋司令部商戰守。宋邊議移兵廣州，公與胡玉珍、祝制六隨，都督不知也，以臨陣潛逃罪，電湘督殺宋，下公等長沙獄，浹旬始釋。返鄂，充鄂軍都督府參議。民元春，張廷輔被刺，以公任第二師師長，旋以裁兵遣散。二年討袁軍興，公與何海鳴、王守愚、曹振武、韓恢等赴南京，指揮第八師，攻馮國璋，作殊死戰。支持月餘，彈盡糧竭去，東渡日本。嗣奉總理命返國，偕韓恢等謀再舉。初有品華廷者，犯刑章繫獄，公因他人之請釋出，並授軍職。甲寅公返滬，不知高已與耿飭堂張秀全等充馮國璋偵探，誑稱運動南京軍隊，公不疑，資遣之。四日，高至滬，與耿華堂請公往寧舉事，公允諾，當資洋一千六百元與之。高宴公於上海一品香酒店，席終，從高等赴寧，抵車站，被逮解南京。越五日遇害，年三十，其藩部馮某葬其尸於王府園之老鴉山側。墓久失修，夷爲平陸。國

民政府定都南京。爭建館舍，而孤塚已變爲渠渠夏屋，不可復識矣。妻陳氏，妾任氏，子二，長東林，任氏出，次元林。孤孀以勞作營生，亦云慘矣。

蔡大輔事略

編者

大輔蔡姓，字雲舫，一曰芸舫，湖北京山人。以諸生考入兩湖師範學校，不久棄去。投四十一標充列兵。時黃申彥、梁維亞等組織華治學社以謀革命。大輔參加，社務日有起色。己酉，鄂中大水。四十一標奉命往天門，潛江一帶鎮壓飢民。大輔營紮張截港。時詹大悲主商務報筆政。劉堯激、蔣翊武佐之。聞華治學社多國匡復者，乃邀翊武以訪事名義，赴襄河訪大輔於張截港。太輔爲該學社內容。翊武感動，即投入四十一標充兵士，與大輔作實際運動。羣治改組振武，振武改組文學社，大輔努力爲多。文學社之總機關部，推大輔及王守愚任文書。駐社辦公，勞怨不辭。後與共進會聯合，公推發動之職務，舉大輔爲第一鎮統制。力辭，乃改推宋鎮華。光復後，復推之，俱遲謝。祇奔走各軍，相機贊助，不居任何名義。和議告成，大輔以前途暗礁尚多，居恆深念，日謀討袁。及湖口戰事失敗，大輔與劉英、張鵬程、金壽方等同襄河一帶，運動駐軍。設機關於襄陽。不料民國四年二月，鎮守使黎元洪偵悉，捕大輔、金壽方解省，同就義於武昌，慘矣。大輔緘默寡言，勇於赴義，不伐善，不攬權，實同志之矜式也。其家屬現狀何若，後進鮮憶往事，無人存問，良可慨也。

關龍傳

歐陽瑞璣

辛亥八月十九，武昌首義。是夕率陸軍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經三佛閣，向湖廣總督署猛攻，遭僞保安隊敵抗，彈洞喉管，昇醫院，治半月始痊者，爲兵士西陽關龍也。龍字雲波，精拳術，有游俠風。少家貧，讀書習藝，俱不成。以清光緒丙午歲，在四十一標三營入伍。聞洪楊故事，意氣興奮，需其所爲，至是竟成。

實踐。傷愈，都督黎元洪委充團長，赴漢口作戰。未幾季雨霖爲荆襄鄭招討使，約與偕。抵仙桃鎮，而漢陽陷，亟至西進。任總統，升協統，兼北伐右路司令。由襄陽攻克唐縣，復攻南陽。和議成，班師，季雨霖任第八鎮統制，爲第十五協協統。嗣改鎮爲師，任旅長。見大局定，陳請黎都督辭職，之日本留學。民國二年，韓軍事起，返國有所圖，未遂，還家讀書。四年，洪憲帝制，與田桐在武漢從事討袁。袁死，黎任大總統，委爲陸軍部諮議。六年護法，莅廣州，任大元帥府諮議。奉命歸鄂，起兵助北伐。季雨霖稱聯軍司令於沙洋，邀之。十二月，卽由仙桃鎮糾衆往合。襄陽鎮守使黎天才擒殺于鍾祥。年三十三。季雨霖，聊定福等，同遇害。吁，可哀已。龍志行堅強，敢任事。黎元洪之初出爲都督也，曾展轉蹤跡，趣以正義。季雨霖招討使任內，與唐繼堯支離，亦賴其力和解。龍無子，一女筱雲，妻江氏。今遺骸尙瘞鍾祥隔台書院云。

論曰：國君嘗儲寓余宗祠前某氏宅。余民國六年夏，因事還里，歷觀一次。八年，余送母歸，聆人談其起兵仙桃鎮，赴沙洋應季雨霖，本末甚悉，然究不知其首義之功。卓卓如此，安可令其淹晦，而置筆不書哉。

李濟臣傳

編者

烈士姓李，名濟臣，湖北恩施人也。幼聰穎，鄉人咸異之。年十四，赴省肄業日新學堂，旋考入東路高等小學。嘗革命書報，慨然發恢復祖國之願，遂投筆從戎。元陸軍第八鎮二十九標一營前隊上士。歲己酉，由黨人張詰夫、張鵬程兩氏，介紹入軍治學社，始得革命之途徑矣。烈士自入社後，異常努力，暗中宣傳，同營被感動者甚夥。并節衣縮食，捐助黨費。其年考入湖北陸軍講武堂。辛亥 畢業，潛往江陰，運動炮台官兵。嗣因武昌胭脂巷事務所辦事需人，乃函召烈士歸，命與胡玉齋連合各黨志士，并任製造炸彈之責。八月十七日，漢口總機關部，因孫武裝製炸彈失慎，秘密全洩。武漢同時戒嚴，大事搜索。烈士遂將事務所之火藥炸彈，飾爲贈人禮品，潛移向啓桂家，卽啓桂亦不知中藏何物也。及晚，復運至同志楊洪勝家，往返數次。教楊以裝製玻璃管法，戒其心勿躁，力勿猛，而別。詎甫出門，而楊竟以疏忽爆發，當被軍警捕去。烈士匿

難陷，旋轉入整容店，僞爲薙髮者以免。至十九日，彭劉楊三烈士遇害，各同志人人自危，遂決即夜舉事。烈士奉命偕各同志攻總督署，舊不顧身，不數時，竟將督署攻下。總督瑞澂，統帥張標逃，武漢遂勢如破竹矣。翌日，同張鵬程等守藩庫。後又攻開各監，迎同志胡瑛等出獄。旋任都督府監察。時同志劉英在京山起義師，稱副都督。軍務部長孫武慮劉軍勢孤，稟派都督府參謀張鵬程、烈士、及艾良臣等數十人，赴天門，贊襄軍務。烈士任副都督府參謀長，府中一切計畫，多由烈士手定。師行所至，曉人民以種族大義。其初懷疑義軍者。至此如夢初覺，無不歡欣鼓舞，簞食壺漿以迎。間有不逞之徒，嘯聚爲地方患者，即親往勦撫，遠近帖然。後漢口失守，副都督率精銳往援，令烈士留守。先是副都督在天門時，有沙洋商人陳致大，控潘江巨匪錢明洪等，搶掠鹽商慶茂和等數家，並殺傷事主。副都督命烈士往勦，洪集衆抗拒，烈士督兵擒斬，地方以安。洪弟明漢，在辛亥前入伍，起義時升充連長，命守黑山。失漢口時，明漢由黑山潰退，沿途截編散兵，連械計千餘，勢甚張。與副都督第杰軍合，同奔天門。聞其兄爲烈士所殺，乃設議邀府中數十人會飲，烈士與焉。烈士以明漢既與本軍連合，等於袍澤，且誅洪係迫大義，毫無私嫌，不之疑也。酒數行，槍聲猝起，數力士即席縛烈士致漢前，狂叱之。烈士知事殆，亦叱漢。漢命拔其舌，力士承旨，以刺刀割之，直貫喉中，旋刃如雨下。烈士氣將絕，復命曳西門外槍殺，嗚呼慘矣。同時遇害者，有營長鄭桂芳、連長李鳳鳴、冷映奎、尤洪勝、李青蓮、書記黃競等七人。烈士死時，年才二十二。仲冬，安襄鄖荆招討使季雨霖會劉師北伐，道經鄖，討鍾祥賊張楚材。時明漢已叛附楚材，僭號旅長，張敗，生擒明漢，招討命梟首以祭烈士等七人。稽勛局上其事於都督，都督痛惜，追贈烈士中校，撫卹二千金，命烈士家屬護柩回籍，飭祀烈士祠。

熊偉傳

編者

熊偉，字小香，湖北麻城人。少勤學。弱冠投鄂軍馬隊充兵士，入文學社爲社員。辛亥秋，奉命移防襄

陽。聞武昌光復，與章裕昆等謀響應，事洩，奔武昌。十月，安襄鄖荆招討使季雨霖委爲參謀。收復荆襄唐鄧，偉與有力。和議成後，知袁氏終必叛國，常與蔣翊武等爲米雨之綢繆。湖口討袁師敗，偉憤甚，在漢與蔡濟民、向巖等謀再舉。四年冬，運勸南湖陸軍中學起兵，事敗，江竟飛遊軍警沉湖中，致病死。偉益憤，與向巖約，赴襄河一帶運動軍隊，誓雪此恥。至仙桃鎮，爲駐軍團長朱兆熊逮捕，酷刑逼供。偉庭叱之，奔前覆几案擊朱，朱繞席走，揮左右毆之。偉既廢，罵不絕口，遂遇害，時丙辰二月。

論曰：偉死後數月，吾以尋過仙，知舊以偉義烈事告余，令人興起。偉與余共舉於季招討處半年，南湖之役，復與渠警戒白沙洲一帶。偉身材矮小，平居少語言，謙謹士也。一旦激發，雄強類荆鼎，人之不易知也如是夫。

胡玉珍事略

王續承

君胡姓，名玉珍，號聘三，河南鄧縣人。幼岐嶷，喜與羣兒作戰鬥戲。稍長，常從屠沽飲，飲後輒角力，鄉里咸鄙視之。十六歲走鄂，投新軍四十二標一營爲列兵，在營除操課外，致力於書報，不出營門一步。同營讀書之士，折節下之。喜看三國演義及水滸傳等書。聞人談揚州十日記，卽義憤填胸，同列均器重之。商組益智社以增進智識，隱寓革命意義。復聯合武昌軍人，組織振武社，謀革命之擴充。振武社破壞，復組文學社，開會時，君多所建議。公推君爲四十二標代表。前代表爲祝制六，願讓之，而已居副。君復以本標一營駐漢陽之兵工鋼藥兩廠，二營駐漢口居仁門，三營駐鐵路之信陽，均爲將來軍事重要地。君建議總部，以本標改爲文學社第四支部，俾易策動。衆聽其議，許之。君於是計畫全局。一營以邱文彬、黃振中、張步瀛、陳建章、戈承元、鄭兆蘭、梁炎昌、張大鵬、朱璧珍、邱坤鏞、王子卿、楊洪濤、陳得元、朱承堃、胡正學、黃家麟、朱炳南、王續承等各負職責。二營以趙承武、黃裔僧、鄧樹藩、楊震華等爲代表。三營以劉化歐、羅華英、彭學俊等爲代表。均照總部所定方略，積極進行。並將各營所得月捐，除開消外，卽

以其餘款親送在獄同志胡瑛、李亞東等零用。時到各營考察成績，因此出外時多，常遭長官之呵斥，不顧也。辛亥八月十八武昌文藝雜誌部破壞，營帶汪炳山下令各連山採辦員，限上午十時歸營，否則以逃兵論罪，並不准官兵請假外出及會客，極其森嚴。十九日，君負採買之責，往漢口交通處范明山家，探聽消息。適總社副社長王憲章至，告以總社破壞詳情，君爲之購便衣，製假辦，籌資以爲出走預備。至下午六時，始歸營，同志均爲之震恐。值日官繩之以法，全營下士環請，減爲禁足一月，幸免杖責。君於午夜十二時到王續承棚，將承推醒，約往操場，告以總社及王憲章各情。并流涕以銀幣五十元，衣料一襲，女鞋一雙交承手曰，此余爲起義前，郵寄回家，聊報母親者。若明日余被捕，望以此寄吾老母。並囑我准備一切，有命令即遵行。從此風聲益緊，營連均無一人外出。君受禁足之罰，更不敢越雷池一步。二十日下午，突有武昌輜重營官兵百餘人到漢陽，管帶汪炳山令官長帶兵送帳棚以供該官兵露營之需。君揣武昌有變，何以無命令到，極爲焦灼。二十一日下午二時，營部派袁金聲同志遞送公文於漢口標本部。君囑金聲急足投遞，再坐人力車至集稼嘴，乘民船渡江至武昌，探聽情形。金聲回報，武昌城門緊閉，有荷槍兵守城，左臂纏白布，始知武昌同志起義，乃決定晚八時半發動。一面通知駐守黑山鋼藥廠之前隊戈承元等，及駐守兵工廠之後隊邱文彬等，屆時舉義。將兵工廠之炮，拖三尊置龜山。一面換便衣，出水營門，往漢口二營，告趙承武同志，準備舉義。並往告王憲章來漢陽。是日係黃家麟同志充衛舍長，君得以私出也。並送信至信陽之三營劉化歐等，佔領武勝關。漢陽光復後，君於二十二日三時渡江，報告武昌總部，及都督。旋反漢陽，布置軍事，各同志舉君負領導責任，君以宋錫全隊官係日知會老黨人，讓宋統制軍務，副以王憲章。一面招兵擴充四標，君願作參謀，負武陽夏聯絡戰事責任。出李亞東同志於漢陽縣監，詹大悲同志於禮智司獄，此君光復漢陽之經過。使君不決然舉義，佔領龜山，二十二日六時，瑞澂，張彪乘兵艦至漢陽登陸，而兵工鋼藥兩廠必爲彼輩佔領，武昌孤城，卽難自保，尙能望各省之響應乎。君後以漢陽失敗，隨安襄荊招討使季雨霖北伐。在沙洋審理漢奸巨案，在鍾祥生擒錢明漢，在襄陽調解張國荃同志與季招討意見，招討甚得力焉。和議告成，君返武昌，辦

春秋報社。同志有告黎元洪密令捉君者，君乃離武昌，潛渡日本。籌安會發生，君返國往山東芙蓉劉莊，與劉君幹臣謀，在山東起事，扼北平之左，事洩解滬。復派熊君某往漢聯絡駐軍，事又破壞，熊君就義於武昌。君在滬，與各省同志謀實力之進行，以袁氏偵探滿布，出必攜手槍自衛，偵探知其情，促英捕房搜君身畔，果得槍，乃下君於西牢。袁氏交涉引渡，君憤極，病死獄中。

黃家麟事略

王纘承

君姓黃，名家麟，號篤前，湖北漢川人。幼聰穎，秉庭訓。喜讀黃梨洲，王船山兩先生書。畢業於本縣高等小學。參加日知會。閱申報，徐錫麟殺恩銘論文，恨滿人之專制。不欲從學校進取，乃投四十二標一營後隊充當兵士，旋升下士，送考湖北講武堂畢業。君忻然曰，從此可多識軍隊友朋，好作革命運動耳。初爲振武社社員，嗣改組文學社，任聯絡員。逮辛亥八月二十一日，宋錫全隊爲營值日兼衛戍長，君任衛舍長。時風聲緊急，管令森嚴，不准官兵一人外出及會客。君開後面水營門放胡玉珍同志往漢，六時許，納副社長王憲章入營，皆置軍令於度外。晚八時，隊官宋錫全同君坐於大營口，標代表胡玉珍鳴槍舉義。時宋欲以高壓手段鎮攝之。君乃將預製白布，扼宋左腕繫之，曰，你不要糊塗。宋悟，抽刀作我軍指揮狀。胡君玉珍宣布舉義宗旨，仍推錫全爲指揮官，皆君預爲之謀。兩隊士兵，完整未星散，君之力也。錫全組司令部，以君爲參謀。民元，文學社歸併於同盟會，君任武昌同盟會幹事。贛寧之役，任君爲湖北軍事聯絡代表。以事洩，在漢口俄租界被捕入獄。賴其叔養營多方營救，判徒刑三年。出獄後，隱居家鄉。適籌安會發生，王纘承由滬回漢，謀軍事之進行，回家晤君，君觀其時尤激烈。囑進行需彼時，得信即來。別後，君以籌安會爲推翻共和之表現，寢饋不安，弗待招即至。商急進，親往天門永隆河運動胡廷佐旅長，不得要領而返。復與胡石菴，熊子貞等謀聯絡駐蒲圻之北軍入手。甲寅春，往蒲圻商發難，在途即被偵探捕獲，搜出手槍文件等。鄂督王占元捕君下獄，當軍法審訊時，君絕口不吐一詞，不供一人，但昂頭呼曰，天禍中國，生此袁賊。乃

就義於武昌。

鄒樹藩事略

編者

樹藩，姓鄒，湖北天門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尤喜閱兵書，常以其法部勒儕輩以爲戲。丙午投筆入二十一混成協馬隊充士兵，旋考入陸軍小學。次年挑充楚同兵總正打旗官。戊申以故辭去。十一月，投陸軍四十二標二營充正目，與祝制六，胡玉珍等組織益智社，圖匡復。並聯合武昌楊王鵬等所組之振武學社，以謀革命勢力之擴充。振武社破壞，復組文學社。樹藩與趙承武、黃育孫、楊展華均爲二營代表。辛亥八月二十一日，樹藩與四十二標同志光復陽、夏，充漢口第一混成協一標二營營隊官，旅長第三營管帶。九月十二日漢口失守，乃帶隊佈防蔡甸至漢川一帶，同志舉爲標統。時漢川梁鍾漢已奉命爲游擊總司令，聞襄陽巡防統領劉韞玉傾巢來犯。漢陽知府李亞東亦在漢川。商調樹藩爲臨時指揮官，率隊陣於仙桃鎮以禦之，大敗劉軍。劉軍溯漢西竄，樹藩隨之，抵潛江，劉軍遣人投誠，樹藩不疑其有詐也，帶衛隊數名納降。劉軍縱兵脅之，迫令附己。樹藩怒，拔刀砍賊，罵不絕口，遂遇害。時辛亥十月一日，年二十四。妻某氏，子漢元，女一。

江光國事略

編者

光國江姓，號九成，湖北漢川人也。父石錄，簡清茂才，授徒於鄉，光國侍讀。資敏慧，過目成誦，喜讀三國演義，及飲冰室文集，尤酷嗜清代禁書。書法宗率更，秀健一如其人。喜兵法，常集村中羣兒列陣以演戲劇。家固巨富，太平天國之役，清軍駐其家年餘，徵發備至，臨行火其廬，家即中落。其祖母常爲光國述其慘狀，光國排滿之心，即萌於是。乙巳父故，光國乃入縣立高等小學，刻苦自勵，每試冠其曹，以第一名畢業。戊申，清光緒帝殂，溥儀立，醇王攝政。光國慨然曰，內憂外患，不立長君，擁此乳臭兒，以便少數

人弄權，國亡無日矣。遂投筆從戎，入湖北陸軍第八鎮三十一標二營左隊充兵士，旋升班長，結納軍中革命同志蔣翊武、王憲章、鄧玉麟、蔡濟民、江采萍之倫，入羣治學社，潛謀革命。尤與蔣翊武、王憲章情逾骨肉。湖北設立講武堂，選各部隊班長集中訓練，光國與王憲章與焉。二人向同學盡力運動，全堂學生，除滿人外，鮮有不加入羣治學社者。至此各部隊皆有本黨同志。庚戌羣治學社敗，改組爲振武學社，振武復敗，辛亥春改組。其名稱有主仍舊，及更名爲文學社者，光國與詹大悲力主文學名稱。文學社成立，推光國爲三十一標標代表。六月，三十一標奉派護送端方入川，光國以計得留守，謀於八月十八日在省城發動。不料十七日漢口總機關破，十八日小朝街臨時總司令部亦破。同志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三烈士就義。彼時各部隊人人自危，急不暇擇，乃於十九日夜不謀而合，相率發難。光國率同志奪四十一標子彈庫，佔領蛇山。旋砲隊進城，光國率隊掩護砲隊於蛇山，以擊督署，瑞澂、張彪逃，武昌光復。先是秘密組織時，標代表卽光復後之標統也。光國以革命基礎，全在黨務。武漢反正後，謝去軍職，仍以整理文學社爲職志。民元，見袁氏竊位，總理下野，憤不能平，進行社務益力。都督黎元洪忌之。竟於其年四月，捕光國與祝制六、滕亞剛三人於武昌，同時遇害，慘矣！光國生於光緒戊子，殉國年二十四。

共進會始末

共進會，發起於日本東京。先是中國同盟會於丁未新設十部，中有聯絡部，專以聯絡各省秘密會黨為職志，焦達峯被推為調查部長。未幾，達峯及川人張伯祥余晉城吳祥慈贛人鄧文輝鄂人劉仲文，以長江各省會黨頭目，皆腦筋簡單，非另設小團體，並委用熟悉會黨情形者，分途招納，不易收效。又以同盟會誓約內之「平均地權」四字意義高深，非知識幼稚之會黨所能了解；故另約一部同盟會會員，組織共進會，專司此項聯絡任務；且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收攬會黨多費口舌。此事進行異常秘密，其編制三等九級，一如同盟會；并以同盟會之總理為總理，直同盟會之外府也。（達峯於立會前，嘗舉以告黃克強，其編制三等九級，一如同盟會論數次。及聞其已經成立，而孫總理方在越南籌畫軍事，未便商討，遂亦置之。）鄂人居正孫武楊時傑彭漢遺劉英劉鐵向壽蔭等皆與焉。劉仲文曾先後任副會長會長。戊申九月，推舉主要會員回國，分途進行。十二月，達峯抵漢口，與孫武協商兩湖入手方法。己酉三月，乃設總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武昌，就吳肖韓家設分機關。惟絀於經費，支持不易，適有瀏陽布商劉肯堂周海文販布至漢口，達峯以鄉誼關係，說之入會，二人以賣布所得，捐充黨費，而兩機關賴以維持。長江各會黨，名目紛歧，特改為中華山以統一之，俾泯封畛。會黨自焦住漢整理後，日有起色。孫武復與羣治學社深相結納，黃申薌等加入，於是共進會與羣治學社發生密切關係矣。庚戌十月，日京同志，集經世學社，商討回國起兵地點，多主西南邊省，楊時傑力持非武漢不可，歷舉優點以證。或指為理想；或斥為夢說，時傑忿甚，密約共進會會長劉公回鄂圖之。抵漢，公抱病回襄陽，時傑乃訪雄風報記者楊玉如共策進行。時居正已奉統籌部命，主持鄂事；正亦共進會會員。自正回鄂，聲勢益大。辛亥正月，譚人鳳復奉中央統籌部命佈置長江軍事，攜款抵漢，依共進會與居正孫武等密計鄂事，并因胡漢訪問文學社各同志，全鄂黨人，異常興奮，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譚去後，會務進展極速。總機關復覺武

昌會員，渡江接洽，頗感困難。因於三月租會城胭脂巷十一號作分機關，派胡祖舜主持，而武昌軍學界同志接談集會，非常便利，愈見活躍。復有同興學社同興酒樓等等輔助機關，以肆應事機，故一切規畫，措置裕如。文學社更和衷共濟，等於仲昆，乃於八月初三日，在胭脂巷機關開聯合大會，出席者有孫武劉堯激胡祖舜蔡大輔鄧玉麟李濟臣蔡漢卿彭楚藩熊秉坤馬榮楊宏勝蔡濟民杜武庫林翼支等，時蔣翊武赴岳未返，公推孫武主席，主席報告共進會文學社聯合經過後，即討論首義方略及日期，決議乘八月十五中秋節日起事，方略具武昌首義篇中。散會後，各同志即按照議決方案，積極準備。不料因風聲外洩，環境極惡改期，復遭十七十八之變，負責同志，逃亡盡淨。賴基層鞏固，萬眾一心，至十九日下午。黨員仍本預定計劃，人自為戰，不惜任何犧牲，全體動員，佔江城，攻督署，費十句鐘之晷刻，竟將義旗高插於黃鶴樓頭，而收復二百六十八年之失地矣。

會員名錄

居正 字覺生，廣濟人。主持大計，港滬奔馳，

劉公 事略具後。

光復舊物。

劉英 爵述，京山人。辛亥起兵荆郢，號稱副都督。

孫武 原名葆仁，字堯卿，亦曰搖清，夏口

後為王占元槍斃於武昌。

人。主持會務，製造炸彈。起義後，任

楊時傑 舒武，沔陽。主持會務。起義後，任內務部

軍務部長。

長。

彭楚藩 傳見武昌起義篇。

鄧玉麟 炳三，巴東。努力會務，起義後，任謀略及

焦達峯 傳見中部同盟會篇。

第四師師長。

楊玉如 沔陽。努力會務，起義後，任都督府祕

劉鐵 字璧如，京山人。在京鐘與其兄英起兵，任團

書長。

長，後與英俱殉國。

黃申雍 原名紹香，大冶人。努力甚久。起義前，

劉杰 字楚翹，京山人。與英起兵京山。

擬定為第二鎮統制，後任總統。

蔡濟民 事略見後。

宋鎮華 京山人。起義前，擬定爲第一鎮統制，

後佐劉英起兵。

李作棟 春萱，沔陽。起義後，任財政部長。

彭漢道 述先，廣濟。後選爲國會議員。

楊宏勝 傳其武漢首義篇。

胡祖舜 原名恢漢，字玉齋，嘉魚人。主持胭脂

巷十一號分機關，起義後，任都督府參議

蔡漢卿 希聖，沔陽。起義，攻督署最出力，後

任某師師長。

甘績熙 穆卿，利川。陽夏二役，戰功甚偉。後

任參謀參議各部總稽核等職。

方興 原名繩修，長陽人。陸軍測繪學堂代

表，起義後，當敢死隊隊長，極勇。

陳磊 樹三，黃岡。照料同興學社，於文學共

進兩派之聯合，最爲努力。

江炳靈 字慶林，沔陽人。參加首義，任都督府

參議。

黃元吉 字鑑宇，應城人。參加首義，任都督府

參議。

周榮發 傳載武昌首義篇。

熊秉坤 字載乾，江夏人。工程第八營總代表，起義

後任協統。

趙師梅 名學魁，巴東人。工業學堂代表，主持同興

學社。十九日被捕，起義得釋。

張振武 春山，房縣。起義，任軍務部副部長。民二

爲袁世凱誘殺。

吳醒漢 事略見後。

李翊東 西屏，黃岡。測繪學堂代表，後任敘賞長參

謀參議等職。

牟鴻勳 猷宣，利川。十八日，同三烈士被捕，後任

各總稽查員，及實業部副部長。

曾省三 楚香，應城。起義時，組織敢死部，辛亥後，

革命無役不與。

胡干城 字劍侯，鄂城人，參加首義。

紀鴻鈞 傳見武昌首義篇。

向壽蔭 後名巖，字少倚，漢川人。辛亥，在四川同

梁誠洲努力，民元回鄂，任八師參謀長。

陳滔 傳見後。

金兆龍 黃岡人，工程營代表，有謂渠即放頭一槍者。

後充敢死隊隊長。

鄒玉溪，傳載武昌首義篇。

陳孝芬，字鐵侯，黃安人。馬隊營代表。

李基鴻，子寬，應城人。首義後辦報辦財政有聲。

梁維亞，字民希，麻城人。首義後，任第一師參謀長。

丁立中，字笏堂，後曰佛藏，江西人。起義任秘書，後充興業銀行總辦。

潘公復，字善伯，襄陽人。起義，任製造炸彈諸事。

鄭桂芳，後爲劉英部營長，在天門，爲錢明漢誘殺。

丁仁傑，景良，房縣人。起義，運動九江軍隊。

反正回鄂，任各部總稽查員。

尤洪勝，起義後，任劉英部營長，爲錢明漢誘殺。

李鳳鳴，任劉英部營長，爲錢明漢誘殺。

高建瓴，醒吾，監利人。陸軍中學代表，起義任職

時總司令部參謀。驍勇善戰。民十二年見殺於長沙。

鍾仲衡，攻督署最力，後充劉英部營長。

謝石欽，辦理總機關重要文告，起義後，任謀略處謀

略。

湯行健，字舜欽，沔陽人。以文字宣傳最力。討袁失敗，爲鄂督王占元槍斃。

李青蓮，起義後，充劉英部營長。在天門，爲錢明漢誘殺。

陳宏詒，字達武，起義後，任謀略處謀略。

冷映奎，劉英部營長，爲錢明漢誘殺。

陳獻斌，河南人。在三十一標一營前隊管理軍裝，忠實熱心，常以軍裝房作密會之所。

余鴻勳，芳圃，孝感。起義後，任戰時總司令部參謀，以勇敢稱。

胡效騫，攻督署最力，後充步隊第二協第四標標統。廉卿，黃岡。挾其營長何錫藩反正。起義

後，任第五協標統。

陳光楚，起義前，在寶善里製造炸彈。孫武受傷，扶之就醫。

耿丹，仲釗，安陸。陸軍中學代表。

蘇成章，斐然，亦號恢元，利川人。起義時，任軍政府政事部長及教育部長，後在鷄公山，爲匪所

馬榮 傳見漢口戰事篇。

徐少斌 傳見漢口戰事篇。

梅寶璣 祕密時，任總機關重要文告。

費渠 孟憲，巴東。祕密時，置星旗印信。

孫繩 華甫，亦曰華佛，黃岡。

徐達明 字維漢，前三十標排長。起義後，充謀

略處謀略。

孫長福 攻督署最出力。

盧雅卿 迎砲隊攻督署，同張鵬程攻都郵宸，保

護藩庫。

朱次璋 伯平，宣恩。後任測量局局長。

劉鄂牛 鐵路學堂代表。

熊世藩 傳見漢口戰事篇。

陳洪九 省方，黃岡。法官養成所代表。

牛廷臣 鐵路學堂代表。

李子林 應城人，討袁時，爲朱兆熊所害。

張英 襄陽人。首義任都督府參議，辛亥冬，

隨軍招討南霖赴襄，途遇先鋒隊長耿世全，以私恨殺於宜城。

余福堂 雲夢人。爲人忠實耿直，討袁，在鄂遇

害。

郭楚屏 華封，在工程營首義。

馬明熙 攻督署及迎砲隊進城。

張富國 河南人。砲隊營代表，攻督署最力。

王鴻猷 恩施人。陸軍特別學生，畢業充四十一標一

營司務長，辛亥八月駐防施南反正。

方旭明 鐵路學堂代表。

李國樑 首義時，運動漢口清軍，爲營長蕭安國槍

斃。

趙學詩 幻生，巴東。學魁之弟。幫辦同興學社。起義

時，製星旗。十九日，同兄被逮，起義得釋。

張育萬 方言學堂代表。

潘錫九 字用九，石首人。運動沙防營反正。護法之

役，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捕殺。

邢伯謙 兩湖師範學堂代表。

雷洪 陸軍中學代表。

李鵬昇 字澤皋，黃陂人。輜重營總代表。八月十九

夜，舉義起義，攻督署最力。後任輜重營管帶。

沙金梅 馬隊第八標代表。

害。

孫鏡 鐵人，京山。

李建中 孝感人。前三十一標一營前隊什長。爲人計劃周，魄力大。辛亥和議成後，厭世，不知所終。

王天佑 陸軍中學代表。起義時，手刃滿籍學生二人起事。

雷振聲 宜昌人。工程營代表。以介紹同志潘定祥等六人加盟舉洩，開除軍籍。

艾良臣 營代表，攻督署最勇。民四討袁，在襄陽被捕，省遇害。

徐萬年 字壽亭，濟南南陽人。炮隊第八標正代表。起義帶隊進城攻督署。

郭撫宸 三十一標營代表。楚珩，棗陽。首義後任安襄鄖荆招討使參謀長。

蕭國寶 品三，監利。三十標營代表。起義時在前線運動清軍身受數槍，佯死得脫。後任十三旅旅長。

方殿甲 三十標副代表。

王鶴年 河南南陽人。砲隊營代表，帶隊進城。在楚王台攻督署。

陳隨福 營代表。

江亞蘭 恕之，江夏。步兵三十一標正代表。

高仲和 重源，棗陽。首義後任安襄鄖荆招討使季雨霖祕書長。

周楚材 三十標副代表。

祁占元 豫人。三十一標二營後隊隊代表。

孟發成 南陽人。砲隊第八標標副代表，攻督署最力，九月在漢口陣亡。

羅一菴 一名萬象，字卓如，號煙草，嘉魚人。輜重營代表。十九夜舉火起義，攻督署最勇。

熊楚斌 八月十九，同張廷輔被逮，起義得出。漢陽人。孫武被炸，同陳光楚密侍就醫。

汪性堂 容景芳 工程營共同起義者。

符玉龍 在砲隊舉火起義。

曾尙武 字子敦，江陵人，後任總統。

曾國章 黃岡人。起義後，在軍務部任職。劉國楨 字南軒，沔陽人。首義時，爲學生軍排長。後習航空，任隊長。機損墜地斃命。

耿毓英 默容，襄陽。首義後任參議。

殷古魁 步兵三十一標副代表。

王子英 端夫，嘉魚。首義後任各縣總稽查部副部長。

陳子龍 襄陽人，三十二標標代表。八月十九日外出，軍警逮其妻以去，已亡奔襄陽。

王子華 營代表。

謝復 陸軍中學代表。

席正銘 陸軍中學代表。

劉同 登衆，襄陽。公弟。八月十八日，在寶善里被捕，起義得釋。

蔣秉忠 蘭譜，江夏。首義後任集賢館館長。

胡祖寅 嘉魚，祖舜弟。運送漢口炸彈於武昌胭脂巷分機關。

李樹芬 在輜重舉火起義。

朱樹烈 舜欽，沔陽。十月初六，同甘績熙等奪回磨子山後，任參議及審計廳廳長等職。

趙振民 俊卿，沔陽。辛亥在蜀，殺端方反正，回鄂，任教導團隊長，後入京住國民報社。癸丑討袁，爲陸建章捕殺於北京彰儀門。

周定原 瑞庭，沔陽。起義後，任都督府參謀。

沈平均 起義後，充湖北講武堂分隊長。民六荆沙獨立之時，同胡廷佐攻宜昌，在北山中彈陣亡。

晏伯青 砲隊十九夜舉火起義者。

馬驥雲 馬隊首先起義者。

夏一鳴 鄂城人。二十九標挾何營長反正。護法之役，充靖國第一軍總司令部參謀，陣亡於恩施。

李達 馬隊共同起義者。

方定國 工程營排長，起義後，任都督府司令官，後因事槍斃。

李雨星 原名蔭寰，襄陽人。起義後，在黑山陣亡。

袁國紀 字漢南，恩施人，兩湖師範學生。

胡聯喬 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高振霄 起義後任總稽查。

閔燮卿 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何謙 字亞新，蘄水人。起義時，在總司令部糧台任職。（謙或有作憲者）

錢芸生 字露仙，河南人，即砲隊之變發動者。

胡維世 江夏。

錢守施 起義後任總稽查。

周之瀚 鵬程，宜恩。起義後，任內務部副部長。

涂耀樞 滌清，湖南臨鄉。協助劉英起兵京山。

余萬卿 麻城人。

張篤倫 伯常，安陸。陸軍中學生共同起義者。

謝流芳 沔陽人。首義後任總統。

王繩武 測繪學堂學生共同起義者。

霍殿臣 山西人。砲隊共同起義者，攻督署最力。

黃冠軍 馬隊首先起義者。

陳偉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馮昌言 禹弼，陽新。起義後，長文書。

楊毓林 傑丞，沔陽。辛亥在川，殺端方反正。

回鄂任全省禁烟局副局長。

謝遠達 起義前，派赴宜襄鄖，令各軍如期響應者

程鳳林 黃岡人。工程營黨員，起義時程正瀛槍

擊排長陶啓勝，誤傷鳳林臂，越數日歿於醫院。

李華模 儀甫，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范義俠 字漢民，沔陽人，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宋珍珊 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陳國楨 鄂城人，帶砲隊進城攻督署者。

張達箴 二十九標挾何營長反正。

方維 三十標共同起義者。民元爲袁世凱槍斃於北

京。

張若舟 首義，在南湖拖砲進城攻督署。

向炯 明齋，恩施。方言學堂學生，起義後，任內

務部參事。

黃允斌 字禮堂，荊門人。營代表，首義，任都督府

秘書。

徐邦俊 楚珩，沔陽。參加首義。後討袁。其父爲駐

仙桃鎮旅長朱兆熊槍斃。憂鬱成疾，歿於漢

口。

汪秉乾 竹谿。陸軍中學代表。

張宗海 陸軍中學代表。

王殿甲 同張鵬程保護藩庫，而與鄒綱宸所領旗兵大

戰者。

徐朝桐 字鳳梧，黃陂人。軍醫。代孫武經紀炸傷者。

程定國 字正瀛，江夏人。工程營首義，以槍擊排長

陶啓勝，以解金兆龍危者。

徐國鈞 馬隊首先起義者。

胡捷三 起義後，長漢陽糧台。

蔡鵬來 仰之，鍾祥。混成協炮隊總代表。民元

任人事局局長。

夏洪勝 炮隊進城攻督署者。

徐國楨 馬隊共同起義者

聶豫 晴暉，當陽。首義，當軍務部參議。

熊持中 海春，起義後，持都督招撫令收復黃州。

向訐謨 原名夷清，棗陽人。長會計，為孫武所

殺，時人冤之。

趙士龍 一名又雲，字廣雲，漢川人。首義時任

學生軍第二營管帶，及都督府參議等

職。討袁積勞，病故漢皋。

王經武 陸軍測繪學堂參加首義者。

向炳焜 字子南，來鳳人，文普通學生。

趙昌蕃 錫侯，利川。首義後，充都督府書記。

任振綱 工程營士兵，十九日排長曹飛龍見振綱

有異狀，即看管之，首義始復自由。

胡培德 同黃興在漢督戰，極勇敢。

張統 潤三，黃岡，事見前。

劉燮卿 同孫武最初組織辛亥八月十八被逮者。

方孝正 廣濟人，同熊海春光復黃州。

田智亮 辛亥隨端方入川之後，聞武昌首義，聯合川

軍入資中學義，殺端反正者。

徐友蕃 應城人。馬隊共同起義者。民七護法之役，

充湖北靖國第一軍馬隊團長，在恩施遇害。

陳子惠 荊門人，與李雨霖共事。

祝秉奎 應城人，起義後，任旅長，討袁遇害。

陳獻斌 孝感人，管三十一標軍械彈藥。在起義前，

私給子彈予同志。

章盛愷 安徽廬江人。工程營黨員，同于郁文竊其排

長方定國子彈五排以發難。

應城人。三十一標豪俊之士。後討袁遇害。

尹奎元

陳開基

蕭良寶

丁洪升 南湖砲隊共同起義者。

陳天寅

余奇化 參加工程營首義者。

鄺漢卿

李健中 八標砲隊共同起義者。

吳肖韓 亦曰小韓，共進會初組織時，武昌分機關，即設於其家。

高尚志 字固羣，巴東人。起義任謀略。

李繼廣 沔陽人。特別學校畢業，起義任團長。

在漢口陣亡。

黃繼超 鄂城人。起義時任漢口軍政分府團長。

民六荊州獨立，任營長。在宜昌東山陣亡。

胡志民 名宗佐，起義時，任都督府參議。

張濟安 字原卿，黃岡人。黃州光復，任旅長。

金華袁 崇陽人，民十賄王之役，充湘鄂挺進司令，遇害。

李澤乾 十九日午后二時同熊秉坤至二十九三十標訪同志商發難者。

聶某 陸軍中舉起義者。

羅定維 字谷生，湖南平江人。

閔少斌 在南湖砲隊共同首義者。

胡宗良

湯啓發 工程營首義者，後由彼覓得黎元洪推爲都督。

王壽卿

袁濟安 巨驥，沔陽。

丁敬敏 在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余鶴翔 鳳池，襄陽。

范鴻江 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魏安晉 仙洲，黃陂。

史定邦 在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陳龍

羅炳順 首義時守軍械局響應者。

黃世傑

杜長林 沔陽人。輕重隊兵士，十九日由城中傳達命令於塘角輜重隊總代表李鵬昇等縱大起義。

呂功超 工程營黨員，覓其兄家子彈兩盒發難。

汪錫九 河南人。砲隊。

林振邦 工程營首義者。

陳連魁 工程營首義者。

張斌

呂中秋 工程營首義以槍聲代營長阮榮發者。

閔鴻飛 參加首義，武漢危時奉命同向海潛赴湘請援于郁文 工程營黨員，同章盛愷竊取排長方定國子彈

何昇龍

劉天元 南湖砲隊共同起義者。

阮藩儕

林楚翹 十五協士兵，守張彪司令部竊下其機關

槍撞針棄去者。

李瑞明

鄒國助 在南湖砲隊參加起義者。

孫斌 西川，漢川。

蕭鴻飛 理齋，孝感。

會員傳狀碑誌

孫武傳

五排發難。

謝湧泉 三十標三營士兵十九日首義者。

杜長林 沔陽。塘角輕重隊士兵。

金明山 竹山人。有胆略，在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羅人俊 士希沔陽。

朱炳南

李紹白

向海潛 參加首義，武漢危急時奉命赴湘請援。

饒春榮 工程營首義者。

編者

孫武，原名葆仁，字堯卿，光復後開署搖清，號夢飛，湖北夏口柏泉人，太平天國處州王永忠之孫也。少好武，讀書但觀大略。年十五，父故，徙居省垣，肆力弓馬技擊。越三年，肄業武備學堂，與吳祿貞，傅慈祥友善，每相與論天下事，輒仰天長吁，意氣激昂。明年，吳傳游學日本，武請與偕，母泣留止。畢業，充威武營哨長，旋調湖南新軍教練官，不久，擢岳州副武營管帶。庚子義和團之變，傅吳潛歸國，與唐才常謀起兵，設總機關於漢口，舉武爲岳州司令。大通，漢口，新堤相繼敗，乃變姓名，亡兩粵。癸卯，奔母喪潛歸鄉里，養晦年餘。甲辰，呂大森，曹亞伯等組織科學補習所，謀革命。武加盟，負責運動軍隊會黨。事洩，亡日本，入成城學校習海軍。未三月，日本政府下取締中國留學生令，留學生大譁，開會抵制。舉胡瑛爲會長，宋教仁爲外交長，武爲糾察長，力爭無效。乃相與歸國辦學。武返鄂，適劉靜菴組織日知會，武加

入，佐靜菴辦江漢公學，及黨務。丙午冬，日知會因響應萍醴事被封，逮靜菴等下獄。巡警道馮啓鈞派兵赴柏泉捕武，大索不得，遂籍其家。武乃亡遼陽依嚴貞。時嚴貞在奉天，方憤清廷間島之外交失策，與武聯絡關外馬俠，於丁未奉命赴延吉查勘邊務。武則乘機，周歷間島，圖春、海參崴、鳳凰城等處，考查北滿形勢，瀕危者屢矣。戊申夏，聞黃興起兵雲南，遂海赴香港，欲往助之，至，則滇事已覆。復往日京，與喻培倫、焦達峯等進大森軍事講習會，研究野外戰術，及新式炸彈。並與達峯等組織共進會，被推爲軍務部長，編軍制，定旗式，舉各省都督，與同盟會軍事滴血會聯爲聲氣。九月，推同志回國分途進行，武被推爲湖北主盟，當返鄂。十二月，達峯亦至漢，與武協商兩湖辦法。己酉三月，乃設武漢兩機關，語具共進會篇中。先是武昌有黃中藥曾省三等所組織之羣治學社，武極力聯絡，申鄭首先加入。勢甚張。至秋，復爲馮道偵知，索之急，走廣州。粵人聶經者（或有謂聶乃熊越山之託名）乃共進會秘密推舉之廣東都督，方圖取嶺南爲根據地，武助之，因失機謀敗。乃退居港，改名武。由洪承點介紹，馮自由主盟，在港入同盟會。庚戌五月歸，重振旗鼓，除以現役軍隊編成七軍外，復編會黨爲三鎮，推劉權（玉山）爲第一鎮統制，劉英（斯述）爲第二鎮統制，袁麟閣（孔逸）爲第三鎮統制。與各省都督約，（秘密推定者）凡有一省發動，各省應之。至冬，居正、劉公、楊時傑等歸，聲勢更大。辛亥正月，譚人鳳奉統籌部命至鄂，告以廣州將大舉，約廣州動，兩湖即響應。武乃積極進行。會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失敗，武與居正楊時傑等謀，決定由武漢發動。五月，譚人鳳復主漢，謂粵雖受挫，尚可圖，較之武昌四面受敵易爲力。武曰，武漢據有兵工鋼藥各廠，武器充足，其利一。鐵路國有，全國同憤，乘此時機，可得人心，其利二。軍隊，會黨，均已運動成熟，發動，治安無慮，各省響應必速，其利三。有此三利，大功可成也。譚唯唯而去。武事擬俟北洋大操畢，乘將士倦歸大舉，因同志羣主急進，決定八月中旬起事。武趕製炸彈，竟於十七日正午，在寶善里失慎爆發，傷頭部及兩手，同志護送就醫，得無恙。而機關之文告冊籍，則被俄捕搜去，秘密全洩。同志咸驚愕，求策於武。武曰，吾不慎，無所逃罪，惟名冊侵去，軍學界同志如何倖免，坐以待斃當非計。同志咸感憤，願急發難與齊拚。

命。武亦憤慨，若忘其爲負傷者，決十八日夜大舉。惟隔江及戒嚴令難達，不果。十九日，忽聞三烈士就義，益憤慨。武口演命令，一、夜間城內外舉火爲號。二、工程營首先佔領楚望台軍械庫。三、混成協工轄各營，自通湘門入，集合楚望台會攻督署。四、砲隊自中和門入，架砲蛇山，轟擊督署，及其他要地。是日各同志分途傳命。屆時乘如令舉義，瑞澂、張彪逃，武昌光復。同志以羣龍無首，問武，武曰，吾負傷，難任事，無已，可請黎元洪出任都督。於是衆覓黎而推戴之，以武爲軍務部長。武辭以傷，不獲，乃於九月初五日力疾到部視事。時滿軍已據劉家廟，武前本計畫武漢得手時，即分兵守武勝關，田家鎮，以炸傷失事機，致陽夏相繼淪陷，損失生命財產無算，武每於悼惜之餘，常自引疚。滿軍得漢陽，架砲於大別山以擊武昌，都督府被燬，各部職員及市民俱驚徙，都督亦出城，秩序紊亂。武躬巡各要地，安慰外人，稽核鎮撫，人心以安。旋南北代表議和滬上，武與議，欲乘此誣毀人才，薦於黎公，共謀建設，間或失之冒濫，爲同志所反對，暴動以倒軍部，即時所傳之二次革命也。善武者欲與抗拒，武曰，同室操戈，吾不忍爲也，遂引咎去。旋組織民社，復爲同志所不諒，武自此消極，徜徉於京津漢滬間，至民國二十九年春病故。三十年一月十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武與劉公曰，先烈劉公，孫武，早歲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聯絡，備歷艱險。辛亥武昌首義，共謀發動，得力尤多。嗣或贊翊護法，積勞致疾，或息影滬漢，憂國彌殷，先後費志以歿。追懷遺績，良深軫悼，應予明令褒揚，以闡幽潛而昭矜式。此令。

論曰，以武之才具資望，非甘無爲者。然自與同志抵牾後，即抑制其事業心，匿迹銷聲者達三十年，意氣之平，已可想見。庚子以來，鄂事無役不與，辛亥尤卓著勳勞，身後之邀褒揚以垂不朽也，有以哉。

襄陽劉仲文先生事略

胡漢民

劉君公字仲文，湖北襄陽縣人，素有遠志，見清廷內政日非，外患日迫，慨然起革命之思。壬寅東渡日本留學，肄業東亞同文書院。暇則聯絡同志，鼓吹民族革命。其關於革命之宣傳品，如警世鐘，猛回頭等

密，留東人士，莫不人手一編，國內則罕見。君乃出資各翻刊數萬冊，輸入內地，申警國人。同文畢業，入東斌學堂，攻軍事學。乙巳，遇孫總理於東京，組織同盟會，所收會員，皆一時之雋。旋又與總理議設民報社，鼓吹革命，君慨出巨資，始得成立。民報出版，風行一時，自是總理之三民主義，遂普印國人腦海。丙午，萍醴兵起，總理命君返國，與鄂中同志謀響應。敗報至，適同志劉家運朱子龍等俱被捕，大吏索之急，逃而免。復東走，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專科。時日政府受清廷嗾使，封閉民報社，言論機關破裂，黨人渙散，君乃與川烈士張百祥，湘故都督焦達峯，以及贛粵蘇浙諸同志，組織共進會，拾鼓吹而重實行，革命事業，於是復振。各省同志聞君名，無不慕義回風。後君被舉為第三任總理。庚戌，畢業明治大學，以奔走國事，積勞成疾，遂以返里調攝為名，潛從內地鼓吹。君回國後，東京會務漸衰，同志屢促出外謀光復。辛亥五月，君家籌得巨資，潛攜南下，至武昌，招集同志，積極進行，設立秘密機關多處，分途部署，運動軍隊，及製造炸彈旗幟等件。並議定十月起義。時清湖廣總督瑞澂，鑒於三月廣州之役，防制甚嚴。會有同志偶不慎，致漏隱機，武漢偵騎，四出蹤跡，稍涉嫌疑，即慘遭誅戮，同志人人自危，有以暫去武昌，再圖他舉為言者。君憤然曰：欲舉大事，而無冒險精神，事何由濟？諸君欲行則行耳，某將獨任其難，無所懼也，議者乃止。八月十八日，君在漢俄租界寶善里機關部，點驗黨人名冊及宣言書等，同志孫武，試驗炸彈爆裂，君亦受微傷，旋被俄警發覺，猝至，君誑以他辭得免，而黨人名冊及軍器等項，盡被搜去，獻諸瑞澂，於是瑞加緊搜索，革命機關，大半敗露，同志被捕者凡三十餘人。而彭劉楊三烈士，即於是日遇害。斯時危急存亡，間不容髮，君於倉卒中，意氣閒逸，密為佈置。乃定於十九日晚七時舉義，派人踰城入武昌，密告會受運動之工程隊各營起義時間及頒發口號。是日（即夏曆八月十九日）下午七句鐘，君派孟華丞烈士等至城內工程營，鳴槍為號，城外礮隊應之，猛攻督署，瑞澂大驚逃去，一夕之間，省城克復。同志多舉君為都督，君以素不統軍，恐難勝任，辭，衆迺以新軍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為都督，賜夏以次克復。鄂督略定，君為軍政府總監察，焦達峯同志，首復湖南以應，君與諸同志議，撥槍千枝，運至岳州以助之。未幾

而東南舉起，西北動搖，君本受命於總理，事發，即以孫大總統名義相號召，故中外咸欽。方清兵之進攻陽夏也，黃公克強適至，湖南援兵亦集。漢口雖陷，漢陽賴以稍支。及漢陽陷，克強走下游，圖再舉，都督黎亦移節城外洪山。時陽夏新爲清軍統馮國璋所屠燒，武昌皇皇。君誓死守，以總監察佈告城內，人心始固，並組織奮勇軍以共保。未幾，南京恢復，遂開會議。君以北伐促統一，率北伐左軍，以總司令駐襄陽，襄亂大定。和議成，民國元年冬，君亦解兵柄，副總統黎保授君勳二位，任總統府高等顧問。湖口事發，密出京赴滬。袁氏稱帝，君適電全國反對，密赴漢謀鄂。五年六月，袁氏死，黎元洪繼爲總統，乃入京，黎任君爲高等顧問，未就，旋丁內憂回籍。護法軍興，君亦受密令，促湖北襄陽鎮守使黎天才率所部宣告自主，全鄂震動。旋以荊州不支，與黎君退守歸施間。君扶病收拾殘餘，輾轉川鄂之交，山僻阻塞，困阨萬狀，而咯血之症復發。同志羣促其赴滬養病，臥病經年，醫藥罔效，竟於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十二日齋志以歿，年僅四十。時南北和議開於滬濱，幾經破裂，延及兩載，君歿未久，而北方直皖戰作，萬惡之安福黨及安福國會乃倒，惜不及見，未得償其護法之志。君元配莊夫人，早卒，繼配周夫人，卒於民國五年，有子而夭，繼室夫人，無出。胞姪發權，於民國十七年四月，呈請湖北省政府，准予公葬，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遵省政府指定先烈公葬地，葬君於武昌賓陽門外卓刀泉玉泉寺後山之陰。墓表聳矗，松柏夾列，是亦可以百世流芳矣。

編者按：本文乃其姪發權先生腹記，自恩施抄寄余者，原稿藏家中，恐稍有出入也。

張發武傳

仇亮

張發武，湖北隨州人。原名堯鑫，字春山，更名竹山。寄籍鄖陽之竹山縣。幼岐嶷，性穎慧，過目能成誦。及長，卓犖不羣，不事帖括。好戰術，擬饋孫吳學者有年。入省師範校，受業於革命鍾子時先生象晉。先生講授時，每爲陳滿洲專制，外人欺侮狀，振武輒感憤不已，革命思想，實孕育於此。甲午庚子之役，引爲奇恥，卽嘔俯泣，益痛覆亡無日，毅然曰：「大丈夫忍爲奴隸國民耶！」因變羅田產，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研究法律政治。且入體育會，練習戰陣攻守諸法。時國勢岌危，而朝野上下，猶歌舞太平，滿廷益

專橫無忌。總理倡同盟會於日本，振武由湖南人劉彥介紹入聯絡部，担任湖北方面組織機關。丁未徐錫麟舉義安徽，據武陰爲之助，幾遭縲絏，因走長崎。繼又返鄂，思以口舌之力，警醒同胞，則開演說會，鼓吹革命，每一登壇，言論丰采，傾動一時。贛人朱錫麟慨捐巨金助之，乃撥入學務公所，以謀普通教育之發達。苦心孤詣，歷三年如一日，鄂人革命思想，至今一發而不可遏止者，振武提倡灌輸之力爲多也。清陳夔龍時督鄂，忌之甚，偵騎四出，大索數百不得。振武匿跡養晦，迨捕網稍解，即出倡辦體育會，及公立學堂，藉教授生徒之名，以聯絡志士。旋係武、高尚志約振武組織機關部，並與劉公、譚人鳳、蔣翊武、蔡濟民、鄧玉麟、劉長庚、李作棟、楊玉如諸人，分任事務。振武司理財部，首由劉公輸款千金，備購運軍火之資，不足，振武則旋里賣竹山縣產繼之。當道見振武所爲，頗屬意偵察。而里人信振武甚篤，乃舉爲孝廉方正，以釋其疑，始得陰從事革命計畫。布置既畢，以一子寄崇陽魯家，而囑之曰，「果事敗垂成，幸善教此子，令繼我志也。」蓋破釜沉舟之志，早已決然矣。辛亥八月，振武圖大舉，以黃絲夾炸彈，盛衣箱十餘口進武昌城，戍守環觀之，堅欲查。是時風聲急，鄂垣戒嚴，振武度不可免，以拳碎箱鎖，手血淋漓，令開視。戍兵感動，讓之入，振武臨機應變，成事於垂敗，雖曰天幸，不可謂非機智也。設機關部於武昌小朝街及漢口漢興里，原擬秋後舉義，乃八月十八日，孫武、楊宏勝因演試炸彈失誤，機關相繼破壞，被拘者三十餘人，搜去印信旗幟告示名冊無算，振武僅以身免。彭楚藩、楊宏勝、劉復基同時遇害，振武悲痛幾不欲生。清督瑞澂激捕同黨，並收各營子彈以防之。時機關部員未被捕者，均潛逃他處，振武極力支持。與朱次璋、李華模等磋商，定乘時大舉之計，通知軍學各界代表，約於十九日午後七點鐘起事。首發難者，爲工程營熊炳坤、方維、王光國、鄧玉麟、蔡濟民諸人，占領楚望臺槍砲庫，分發子彈。蔡濟民、明安炯、馬明熙、周成助、謝湧泉、周青林、胡捷三、雷永泰諸人，帶隊出起義門，迎砲隊入。先是瑞澂聞革命消息，密布憲兵警察巡防機關隊旗兵於督署周圍，以防不測，兵力極雄厚。我軍連攻五次未下，杜芳、余守本死之。且被瑞兵奪去大砲二尊。我軍抵死力戰，人數漸集，仍未得手。乃聚集大砲十尊於蛇山頂，歸鄧玉麟、吳兆麟指

揮，以爲攻擊督署之主力。李忠義佔領鳳凰山砲臺並武勝、大東、小東各門。馬明禧、馬少卿、周青林、雷永泰諸人佔領保安、平湖、望山、文昌各門。方維、王光國、阮寶山率兵由長街直搗督署。無不以一當百，卒破督署。清水師統領陳得龍帶領兵士，擁護瑞澂避艦中，清統制張彪亦遁，我軍遂佔有武昌。二十日辰刻，布告安民，城內平靜如故。蔡鵬舉、朱次璋、李華模、劉長庚、胡捷三、王忠烈等，以振武胆識過人，欲推爲武漢總代表。振武力辭不受，並謂黎元洪得軍心，可共謀大事，特與蔡濟民率同志請黎出，舉爲總司令而自副之，以諮議局爲事務所。適清管帶邵翊宸領兵二百餘人攻諮議局，黎元洪避，振武乃以衛隊同甘緝熙朱次璋力敵邵軍。敵亦趨退不進，恐中伏。振武指揮同志，抵死不肯讓，邵軍始退。而陸軍中學耿丹，任重，雷洪、陳修、劉瑞章、榮希盛等，率領學生軍七百餘人來援，力乃厚，則以四十人毀模範及各監獄，出張廷輔、顧慶雲、牟鴻助、胡瑛等三十餘人，軍心大振。時各營代表齊集，振武乃痛哭誓師，並極力推戴黎元洪，而自任總參謀。調朱次璋至所護元洪，殺漢奸數人以示警戒，軍心大振。派學生軍守藩署及官錢銅幣各局。約劉公、胡漢、李作棟、蔡濟民、鄧玉麟、吳兆麟等至事務所辦事。編軍隊爲四協，令吳兆麟統領第一協，何錫蕃統領第二協，楊開甲統領第三協，杜錫鈞統領第四協。復招募新軍，以補不足，自是軍隊編制，稍稍就緒。二十二日，滿清官吏紛紛投效，振武皆妥爲安置，並勉以同心協力，共造新國，對旗人尤持人道主義，外人生命財產，力爲保護，城內賴以安堵如平時。二十四日，振武令各軍整列，請元洪登壇，舉爲都督。二十五日，因軍務繁冗，非一人能肩任，乃分爲四部，一參謀部，楊開甲任之。二軍令部，杜錫鈞任之。三民政部，湯化龍任之。四軍務部，振武自任之。參議四人，劉度成、聶豫、鄧玉麟、李翊東任之。分軍務部爲七科，李作棟任總務，馮昌言任軍事，胡瑛任外交，李華模任軍需，那伯謙任經理，陳漢卿任法，紀光漢任軍械，蔡鵬舉任軍事，各司所職，秩序井然。振武又派人赴各省運動響應，而以何錫蕃爲指揮，林翼支爲協統，黃植祥爲敢死隊隊長。派朱鎮漢，方維鈞領軍隊至漢口禦清軍，諸人作殊死戰，頗有斬獲。旋因何錫蕃負重傷，元洪派張景良代其職。而漢賊羅家炎、劉錫祺等，與張景良蓄異志，私運子彈助

敵，致我軍失利，漢口遂不能守。九月六日，孫武炸傷愈，出而視事，振武即以軍務部正長讓之，退居次長。是時清軍王汝甲之叔殿菴投降武昌，僉以爲詐，將殺之。振武獨力保，親爲釋縛，察殿菴言論，娓娓動聽，爰官以祕書。殿菴感激涕零，函告汝甲勿爲滿洲用，汝甲爲之動，遂無戰志，清軍之戰鬥力以減。七月八日，黃興至，推爲總指揮。胡培德、孟華臣、蔡濟民等統率奮勇軍，激戰於漢口獲勝。初九日又大勝。孟華臣陣亡，蔡鵬來、黃楨祥受傷。北軍聞黃興至，大驚，乃大增援兵，乘虛占領漢口，虜掠燒殺，無所不至，且進攻漢陽，時宋錫全守漢陽，聞漢口失，卽率所屬軍隊走湖南。振武聞警，派將校敢死團團長金鴻鈞領二百人守漢陽。北軍因不得渡漢而南。並急舉黃興爲總司令，鎮漢陽。適湖南援軍亦至，黃興督戰，自翠斷口渡河，斷其橋，誓與敵軍死戰，果獲利。由灰麵廠戰至龍王廟，敵軍敗走二十餘里。我軍無砲隊援助，未能持久，仍守漢陽。振武至青山，派胡捷三、蔡鵬來勸降敵營巡防管帶夏占奎所帶兵隊，又遣偵探往北營運動。敵軍派代表來謁，振武招待甚優，與其寢食，敵軍感之，約次日率所部投誠，自是敵軍效順者日多。登舟，猝被敵兵轟擊，淹斃九十餘人，振武厚恤其家，生還者咸犒以酒肉。敵軍聞之，降者如歸市。九月二十六日，敵軍將至新溝，搭浮橋過河，至蔡家甸，攻漢後路，仙女、美娘兩山失守，鍋底、扁擔、磨子諸山亦相繼陷。振武帶軍務部部員暨衛隊學生軍千五百餘人渡江，至十里埠，受黃興命令，率同夏道南、胡捷三、李華樸，右翼謝流芳、甘緝熙，左翼鄧玉麟、孫洪炳、明安炯、劉高升，攻破磨子、扁擔二山，聲勢復振，鏖戰約七小時之久。翌日，北軍偵知我無砲隊，乃集三山砲火於一山，攻擊我軍。湖南劉統領陣亡，甘緝熙、孫洪炳等均受傷，振武亦被彈傷右膀甚劇，溺水中，幸衛兵救護得不死，而所率軍隊死傷大半。振武獨負重傷經十里埠，面晤黃興，報告北軍已至，請速行預防，始由衛生隊昇振武至武昌療養。是夕，北軍轟斃我軍參謀長梁喜章（恐爲楊鹽草之誤），漢陽所駐軍隊潰散，遂失守。翌午，振武聞漢陽失，負傷躍起，舉刀騎馬，沿街呼號曰，「漢陽失守，是我軍疑兵之計，實無是事，」軍心大定。未幾，黃興至都督府，開軍事大會，籌戰守之策，有主張退守南京者，振武抗聲曰，「漢口與漢陽僅隔襄河，大敵臨前，尙能

支持月餘，武昌爲兵事重地，據此一隅，足制全國，倘不死守，則東南搖動，望風而靡，此不可棄武昌者一。長江天塹，北軍僅四千人，豈能飛渡，武昌餉械充足，能戰之士數萬，背城借一，未必即敗，此不可棄武昌者二。各省援兵，陸續來集，若退守南京，援兵將不戰自潰，則武昌既失，敵據荆、襄上遊，以制湘、桂死命，且分攻九江、安慶，南京雖爲我有，亦不過如洪秀全之苟延時日而已，此不可棄武昌者三。有此三不可棄，敢言棄武昌者斬。計乃定。復開會議，激勸各協標營軍士，爲死守計。軍士聞振武言，咸感憤，聲如雷動，願效死與城共存亡。由是令協統鄧玉麟、何錫蕃守武昌，敢死隊長陳龍守磁基山，協統羅洪升守大軍山，標統劉佐龍守小軍山，管帶王錫麟守京口，標統張廷輔、謝流芳、張傑夫守白沙洲，管帶李忠誠守標統劉廷璧守青山。部署既定，遣人往各街演說，以安人心。時敵軍大砲向城中射擊不絕，各部人員有避去坤、楊載雄等守武勝門外新河一帶。翌日，敵軍砲如雨集，城內居民震驚，振武請元洪避洪山卓刀泉，元洪泣謂振武曰：「天下大事，盡付君手，好自爲之。」振武亦泣誓死守，復宣令百姓出城暫避。詰旦，敵軍炮擊軍務部，衛隊死傷三十餘人。俄彈落几案，坐中均駭，顏無人色，振武夷然笑謂曰：「可移至樓下，照常辦公，勿驚恐。」其沉毅堅定有如此者。是時江西統領馮國璋率兵來援，令同鄉軍進發黃陂，與敵數戰以捷其後。復有楚同兵艦王光國、楚謙兵艦王光熊、黃宗貴等，力持青山防務，作犄角勢，軍事稍振。振武每當日暮，必親帶兵士，沿街巡視，徹夜成嚴，如是者三日，秩序漸定，迎元洪入城。而媾和議起，宣告停戰。振武恐和議無效，急購槍械備急需。及議和成，則約孫武、孫發緒、張伯烈、劉成勳，時功玖等組織民社本部於滬。還鄂，又與孫武設立民社武漢支部。正月二十七日之變，與四鎮統制蔡漢卿竭力維持，事得速解。袁世凱以其才猷卓著，電促來京，昇以總統顧問，不就，又委蒙古調查員，亦不就，遂歸。先是振武及蔣翊武、孫武於鄂省起義爲首功，三人互不相能，面振武與孫武尤甚。然孫者毀振武，點點者互以危詞，媒孽浸潤，積久益水火。振武又忤直隸城府，好以氣陵人，賈禍之漸，所由來矣。當振武之自

京還鄂也，元洪以不嫌於振武，而振武又得鄂軍士心，恐其留鄂鼓亂，召參議員劉成勳，鄭萬瞻旋鄂，爲孫武及振武解釋舊怨，杯酒握談，亦既言歸於好矣。成勳、萬瞻還京，元洪復遣人勸振武就總統府顧問，振武乃於八月某日復來京，而孫武亦於八月十一日相繼至。十五夕，振武護客於六國飯店，歸經正陽門，爲步軍統領逮赴軍警執法處。此次與振武同來之鄂軍將校團長方維，亦自金台旅館逮至。振武不知所爲，詢其故，則以黎元洪電示之，振武斥其妄，復示以世凱命令，振武始慨然曰，「死耳，夫復何言！」一死耳，夫復何言！一促速行刑，遂於一鐘與方維同槍斃。方維長偉軀幹，驍勇善戰，以積功任將校團長，因善振武，遂同及難。

仇亮曰，振武以諸生崛起行間，號召齊輩，據有武、漢，東南數省，雲集響應，不數月滿清以亡，此其智力勇武，有足尙矣。惟豪縱驕恣，陵轢等夷，則不學無術所由致死也。向使元洪諸人，能棄其短而獎其長，使中於繩墨，未始非宏濟才也，而元洪諸人不能容振武，則又豈足專爲振武罪哉。當振武既死之翌晨，步軍統領揭其罪於國門。越四日，元洪有振武十罪之電。又三日，元洪有十四罪之通告。中外震駭，爲振武悼痛。嗚呼！振武已矣，後之覽者，其與感又當何如。

劉英傳略

君姓劉，名光銘，字丹書，亦曰附述，後改名英，湖北京山人。其父大美公以貨殖致巨富，爲縣望族。君性警敏，十歲能屬文。大美公以鄉僻鮮良師，令就學鄰邑，歷受業於何道南劉克家縣繼善諸先生之門，學業日進。甲辰廬縣試，論文暢談時事曰，美日皆以海軍立國，美較日爲先進，已執太平洋海軍之霸權。日雖突飛猛進，終遜於美。日既不能與美角長爭雄，勢必侵凌我國以逞其野心。我國自甲午戰敗以後，不圖振奮，頓受日人之侮辱。今夜擴充海軍，多派學生赴美學習，并須師遠交近攻之古訓，聯美制日，此乃我國圖強之根本計畫。知縣侯昉閱卷，稱爲國士。證以近事，盡同讖緯。因於乙巳補博士弟子員。其年冬，攜族弟

杰與鐵留學日本。君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杰鐵畢業東斌陸軍學校。內午，由吳崑宋開先介紹，偕兩弟入同盟會。復於丁未與湘鄂贛蜀等省同志另組共進會。囑兩弟聯絡其同學加入之。戊申，偕朱鎮華返國，與孫武鄧玉麟劉公濬蕭伯章自新居正彭漢遺楊玉如等籌設機關於武昌漢口，與焦達峯方偉王天縱等往還甚密。旋歸里，運動襄河流域有志者入會。君既擅時譽，擁巨貲，又折節下士，故附之者衆。歸於大美公斥數十萬金，設全盛美商店於永瀟河，藉作秘密機關。同志往來集議，遂不爲人所屬目。又於店內附設郵政信櫃，派同志會濟寬掌理，所有海外鼓吹革命之書報，及函件，胥無敗露之虞。一切經費，取給商店，每年結算，有細無贏，君恐受大美公之詰責，託詞請於其母張太夫人出私蓄彌補，其經營革命之苦心，外間鮮有能知者。己酉冬，鄂總督署派一密探入襄河流域，偵察革命情形，冒稱同志，抵永瀟河晤君，暢談排滿運動。君以其無因而至，注意及之。旋悉其詐偽，與朱鎮華密商，派謝寶銀夜扼其吭而斃之，掩埋於野。謝河陽人，操燈籠業、精拳術，孔武有力，常隨君負保護之責者也。庚戌，京山舉辦自治，君爲南鄉主辦人，乘機進行革命益甚，同志增加三萬餘人。辛亥夏，孫武鄧玉麟函商起義方略。君復面略云：……原擬親身同宋君到省，力圖進行。許子崇兄來，始悉事在頃刻，萬難再事拖延。微慮所有戰事，業已分配妥當，不能抽動。……湖南動手，湖北急宜接應。法當先佔省城。湖北軍隊雖在省城，而兵工廠在漢陽。若省城與漢陽得手，則精華已爲我有。敵處勢居建瓴，下以保障省城，上以抵制襄樊。（此書爲湖北起義以前僅有之革命文獻，曾於民國十年刊於上海晨報國慶紀念號副刊「黎明」內，惜全書遺失第二頁。）書交許帶去。七月，（陰曆）君到漢口，參加武漢共進會文學社之聯合會議，有主持之說者。君力闢其非曰，武昌襟帶江漢，綰轡南北，形勢爲天下最。義師一起，東南各省，必爭先響應。據武漢關以窺河洛，對峙之局成矣。惟楚有材，何甘居人後。且他省如動，鄂當北兵南下之衝，恐事未集而重兵已壓境矣。吾黨尙有子遺乎。君等倘毅然發難，英雄不敏，必樹一幟於上游以據襄鄂之敵。成則同爲幸民。敗則同爲齏粉。願君等毋自餒也。衆爲所動，議乃決。君遂回里，同朱鎮華及兩弟日夜計議，部署一切。迨八月十八日，武漢各機關同時破壞，楊玉如至永瀟河樓

告武漢情況。君遂召集同志，開緊急會議，即於八月二十一夜間，襲擊駐防永漢河之襄陽巡防營，獲得槍械數十枝。並攜其隊官而藏焉。翌日，依照本部所定計畫，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副都督名義，舉兵於永漢河，初不知武漢已於十九日光復矣。京山知縣陳中孚（號古愚江西人）首先附義。君以永漢河進攻天門，其知縣榮澄，滿人也，君叱而斬之。抽選精銳數十人，令弟杰帶往武漢增援。君則督率大軍，次第收復潛江、監利、江陵、公安各縣。駐兵潛江時，聞襄陽巡防統領劉福玉由鍾祥東下，君躬率艾良臣鍾仲衡朱春山等襲擊於張截港，大敗之。劉福玉恨君刺骨，越金其灘竄至君之故里劉家榨，盡肆焚殺。君之虛實財產，化為灰燼，凡親族故舊，均遭荼累，犧牲性命，損失財產者不可數計。時漢口漢陽不幸相繼陷落。君繫潰劉福玉後，武漢得紓西顧之憂。君以巡防軍雖潰敗，非急攻襄陽，不足以固西北屏藩。電請黎元洪接濟槍枝，黎不知君之副都督名義所自來，疑其貳於己也，抑之。延至十月（陰曆）始任君為攻襄代表。適遇安襄鄭荆招討使季雨霖於仙桃鎮。爾時君軍容尙盛，季慮不能相容。託張難先闕龍章裕昆講之。君慨然曰，苟利於國，當竭力相佐。即以所部交招討改編一標，使弟鐵統之，附於招討軍。季喜甚，請君任軍政處處長。招討軍高級將領，如闕連丰榮陞等，夙欽君之聲譽，對於君之掌理軍政，皆沆瀣一氣，了無間言。季啓節西行之際，有全明漢耆，黑山之潰卒也，曾在天門殘殺君之參謀長李濟臣等七人。此時投鍾祥張楚材部盤踞抗義，為招討之梗。君肄業劉克家門下時，居鍾祥頗久，熟悉其道路險阻，且急思為李濟臣等復仇。與招討計登，命弟鐵團攻西北兩門，派敢死隊隊長張仲吉，副隊長朱樹鴻，襲擊南門張楚材住宅。君則躍馬於街衢間，塵戰一晝夜，楚材遁走。全明漢被生擒，乃梟首以祭李濟臣等七人之靈。鍾祥定。招討率軍抵襄陽。君提議北伐。或謂招討使命已畢，須待後命，方可進行。君力爭之曰，謝洪勝鎮守南陽，我不北進，彼必南侵，豈可坐失事機乎。卒從其議。光復新野唐縣鄧州。迄南北和議告成，政府授君陸軍少將。同盟會湖北支部成立，君被舉為支部長。（君任支部長時，適總理至鄂，君率全省同志歡迎，照片現存中央黨部黨史委員會。）國會選舉，君當選為衆議院議員。癸丑制袁失敗，君渡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研究軍事學，孜孜不息。曾譯統帥學、作

戰綱要、夜行軍三種，讀者寶之。甲寅，奉 孫總理命，任湖北第三軍區司令，秘密返國，分設機關於襄陽、德安等處。奈弟鐵及倚爲心膂之同志如蔡大輔、金振漢、張大鵬、梁年如、華玉龍等先後遇害，君憂憤填胸，進行益力。會袁死，國會恢復，君再入北京，出席會議。鑒於各國擴張海軍，不遺餘力，君提分年籌備海軍案，繪圖列表，精詳絕倫。同院者謂君書生，何以具此卓識，不知君之注意海軍，在幼年應試時已然，不自今日始也。丁巳，國會被非法解散，君赴粵參加護法運動。 孫總理任君爲大元帥府參議。是年冬，大美公捐館，君奔喪回籍。值荆襄起護法之師，宣布自主，君之舊部，環請出總帥下。君墨絰從戎，任靖國第四軍司令，旋改爲湖北靖國第三梯團司令。庚申，滇川兩軍構釁，君聯合王天縱之豫軍，將駐夔門之川軍擊走。復與鄂旅長李化民聯合擊潰黎天才在利川之滇軍。旋受總司令藍天蔚委任爲嘉河招討使。數年之間，領導饑軍，轉戰於夔巫施鶴饒瘠之地，艱險備嘗，亦良苦矣。辛酉，卸軍職，間關走嶺南，出席於廣州國會非常會議。忽遭其母張太夫人之喪，吃假回籍營葬，微服至漢口，鄂人方以驅逐王占元之請，見拒於北庭，羣情忿激，決計訴諸武力，請君與師討王。君婉詞再三，終以地方自治，爲生平所主張，勉允招集舊部，樹義軍之先聲。王占元聞之大懼，賄通法國駐漢領事，設計捕君，即日引渡。繫武昌獄中，各方同志，奔走營救，函電交馳，不料君竟於八月四日，就義於武昌矣。距被捕之時，僅三十六小時耳。君臨刑，從容作書二封，一致友人孫鏡。一致其夫人熊芝瑛。民國十一年，其靈柩始運回原籍安葬，悲夫。君有子五人，明權、明夏、明濟、明沛、明武。明權因病逝世。有女三人，明淑、明琬、明夔。

論曰，漢二疏謂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有時不盡然。烈士以科發少年，富家公子，不以安享自足，起而革滿清數百年之命，至摩頂放踵而不辭，以視二疏之言，何其爽也。當其斥家財數十萬以結納豪傑，其與孟嘗君何異。及聞武漢機關悉破，毫不氣餒，遷起孤軍於上游，致襄陽之兵備道，荊州之駐防軍，俱蟄伏而不敢動，釋軍府西顧之憂，而大局以定，是何心雄而功偉也。討袁護法，屢起義師。國之元良，不幸而賊於廢犬，軍閥之罪，真擗髮難數也，噫。

劉鐵事略

孫鏡

君姓劉，原名光錫，改名鐵，號碧如，湖北京山人。幼入鄉塾，強識冠羣兒。乙巳，君年十六，隨其堂兄英、杰、留學日本。由宋開先，吳崑介紹入同盟會，與杰宋鎮華進東斌學校習陸軍，淬精厲節，致力於學。每試冠全校。賦性沉毅，寡交游，惟與江西曾小巖、四川張伯祥、湖南焦達峯稱莫逆。其進會成立，君與宋鎮華加入，同學慕風參加者多。己酉，畢業返國，攜帶其會所擬製之旗式，印信等件，蓋預備起兵者。辛亥八月二十一日，其兄英以湖北副都督名義起兵於京山永澗河，關於軍事上一切部署，悉君主持之。國後隨安襄鄖荊招討使季雨霖西征，君於鍾祥之役，立功最多。季使擢爲第十八標統帶。招討軍由襄陽北伐，季使初任君爲右路總指揮，偕旅長關龍向唐縣進發。行抵龍坑，季使改任君爲中路總指揮，克復新店浦、紅林埠、呂堰驛等鎮，直搗新野城。其城異常堅固，城外以壕環之，壕甚寬，時值陰曆臘月，壕水平堤壕外所築土城，較石城高二三尺，城內駐軍，約騎兵步兵各一營，乃南陽鎮謝洪勝派來之勁旅。君屬沈翼世，張鵬程，朱春山等圍攻。臘月二十七日深夜，君親至最前線，開砲轟擊，雞鳴時，敵開北門遁走。次日晚，負中路先鋒責任之李榮陞標統，始隨季使到達，君了無矜伐之色。季使再三慰勉，犒賞甚厚。南北和議告成，招討軍改編爲鄂軍第八師，季使改任君爲三十團團長。黎元洪令君守蔡甸，未幾，又令君移駐荊門之沙洋，實避之也。黎先後派遺下級軍官三十餘名至沙洋，名爲見習，意在偵察君之舉動。諸見習官見君年少，頗輕蔑之。君創辦士兵訓練所，自任所長，且兼授主要課程，請諸見習輪流担任教官。每晨六時開始上課，君所教授列爲第一課，未及旬日，諸見習紛紛託詞委職而去，其中始終隨君者，僅陽珍等二三人而已。癸丑，上海宋案發生，東南輿皖等省起兵討袁，黎元洪懼君響應，電袁世凱督君陸軍少將，並派參謀李振鐸到沙陽勞軍，君笑語人曰，不討袁何以洩普天之憤，黎元洪可謂心勞日拙，輕天下士也。爰擴充所轄隊伍爲三箇梯團，任沈翼世等爲梯團長。於五月二十六日宣布獨立，稱鄂西討袁軍總司令。黎元洪命旅長徐鏡坤由仙桃鎮西上，君派朱春山，任遠山等

由多寶灣進駐張截港迎頭痛擊，徐銳氣大挫。受黎元洪斥責。徐惱羞成怒，師劉韞玉故智，往劉家榨焚燒君之故里，數里之內，又成焦土。黎元洪見徐不能取勝，派兵增援，並電令駐守襄河上游之旅長游猶龍直下荊門。君遭遇游軍，鏖戰於當陽境內。團長沈翼世中砲陣亡。適河溶一帶山洪暴漲，致各部隊消息隔絕，君知勢難再振，令宋國珍通知各將領撤退。當起兵之初，原以取荊州爲根據地，駐守荊門沙市之軍隊，暗中聯絡已久。不意戰局突變，垂成而敗，深可惜也。君與宋鎮華等微服至滬，黎元洪懸重金捕君甚急，君乃重渡日本，晉謁孫總理報告經過情形，加入中華革命黨。時總理方召集黨員施以軍事訓練，創設浩然廬於大森，乃一純粹黨軍將校學堂也。所聘教習，皆同情於本黨之日籍中下級軍官，君擅長日語，又係東斌陸軍學校出身，總理令君負翻譯之責。君寓居九段上坂麴町區，距離大森頗遠，每日拂曉即往，入夜方歸，君之任事不啻如此。甲寅春總理令君返國，集合舊部，再起討袁之師。君鑒於國內情勢緊迫，不稍逗留。將其夫人袁氏暨公子，寄居於長崎，子身回滬，住法租界南陽橋友人寓內。有張鵬程之炸藥盒置於棹上，襄陽劉同，與潮州盧佛眼，適在寓談話，盧倚窗吃紙煙，窗外風至，將烟屑吹入藥盒，猛炸一聲，震動鄰舍，君右臂受傷，與劉盧分途走避，知同志方孝正所辦正義報館在附近，入館避之。君倉皇間，右臂麻木，其傷處之血，滴於報館門口，未及知也。法國巡捕，聞炸彈聲，挨戶探索，覩血跡，入館搜尋，君感臂痛，伏几而臥，遂被捕。袁世凱電上海護軍使鄭汝成，向法國駐滬領事要求引渡。法領初不允許。袁復派專員到滬，會同汝成向法領交涉。法領以推廣租界爲交換條件，並指定須將陸家觀音堂至盧家灣縱橫十餘里之地，劃爲租界。袁允之，即具勒呂班各路是也。鄂同志彭臨九等聞風，電總理請求挽救，總理即電法國政府，請飭滬領不准引渡。奈法領奉到電令之前一日，已引渡矣。法領知君尙押護軍使署，據電咨請解回，汝成置不理，槍殺君於西砲台。時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子明緯，七七事變後，領游擊隊抗日，於三十二年遇害。

論曰，吾邑劉氏之族姓姻婭，可謂得天獨厚矣。鐵，兄英，子明緯，姪明哲，婿常子純，皆爲國捐軀，

義烈炳然，求諸史冊中實少概見，何其盛其慘哉。鐵一子，繼志殉國，無子矣。然此實可謂之有子也，悲夫。

勳二位陸軍上將蔡君墓誌銘

餘杭章炳麟道

嗚呼！中國民國之起，豈容易哉？始以十數烈士，裸股肱，決肝膽以爭，而亡小効。回祿七八年，適有武昌倡義之事，其軍中能者，則以黃陂蔡君爲最，然起於什伯之長，非有連營巨屯爲之藉也。舊其據關，而虜帥辟易，江漢以清，於是民國始有營壘。君之功，漢二十八將儕也。宜充將帥，填安封畿，而業又不續。轉徙江海幾四五年，卒以利川小縣，支往寇慙之間，爲川東援師方化南掩擊以死。賊不得，國人之所以酬庸勛者，何其爽哉！武昌倡義之士，大小數十人，其逢迎兇讎而死者，殆什伍。菰蘆特起，氣往往不馴，以召賊猜，蓋遇禍亦有道焉。願君天性禁忌，當武昌建軍府時，諸將謁都督或橫刀抵書臺而語。而君事上獨不失紀，黎公於是親任之不衰。民國二年，討袁軍起，君頗與應和，外持重，不妄動，江南旣大崩，同志并命入閬羅，而袁世凱亦未嘗深求君，君固無死地也。其後有事黃梅武穴間，爲敵所窺，乘絳重櫓，卒以無事。比至利川，非有曩日之亟，而竟不戒，以覆其軀。由是觀之，禍福之來，誠不可以智慮校也。始與君同起者，有襄陽劉公。君在利川，公亦保建始，與隣道軍長黎天才，唐克明交惡。克明誘其部曲殺之，不果。建始敗，公奔恩施，克明又使殺之。余以懷愾克明，與要誓，公得無死。逾二年，竟以壽客死上海。量君之危，視公則殺矣，然卒爲怨家所乘者，君也。君之死，武昌元功益零落矣！君諱濟民，字幼襄，行事詳別傳。生光緒十二年，卒民國八年，年三十四歲也。

銘曰：權首之不終兮，自生民而固然。豈君子之窮窮兮，遭屠寇以喪元。師子天祿失其廣幕兮，鯨魚漂而脫於淵。嗚呼！夏首之爲丘兮，荆楚之無鳩兮，與中華民國而棄諸！

（附）事略

查光佛

公諱濟民，原名國楨，字幼香，湖北黃陂人。世業農，父香浦先生始讀書，教授鄉里。公幼趨庭，聰穎逾常兒。體素弱，稍長，則日耕夜讀，所業日進。清光緒乙巳，公年十九，入湖北常備軍左協一旗某營爲兵。是年改軍制，創辦陸軍特別小學，考各軍兵士之能書者，選爲學兵。公獲選，益自奮勵，以課最提充班長。丁未，拔爲二十九標司務長。己酉秋，擢爲排長。鄂中日內午日知會一案，革命運動，雖遭挫折，而暗中醞釀特甚。公與軍中同人，組織將校研究團。繼而黃申福、蔣翊武、梁維亞、曾省三等組織羣治學社於四十一標，公與聞其事。庚戌，加入林兆棟等組織之共進會。聯合三十一標兵士之有志者密謀進行。就中與彭楚藩交尤密，常以詩歌唱和。季夏，軍界同志秘密會議於蛇山抱冰堂，公亦暗通聲氣。辛亥五月，同盟會鄂支部成立，公被推爲參議部部长。與彭楚藩、及張廷輔、王憲章等力圖擴張。同時蔣翊武、蔡大輔等創立文學社，與其進會宗旨同而名稱異，頗有抵牾。公與劉堯激密旋其間，始契合無間。是年八月十九夜，起義之役，公率本標兵士，由王府口進攻督署，久之未下。乃搜火油焚附近居民住宅，一冀延燒督署，一俾礮隊明瞭目標。連攻數次，遂下督署。復聯合其他部隊攻藩署，及電報局，均克之。天明，同高尚志等十餘人覓得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所在，延入諮議局，推爲都督。布告已出，而黎猶豫不決，公慷慨陳詞，黎乃允就職。二十五日閱馬廠誓師，公登演說，聲淚俱下，二十六日，公率師渡江，敗敵於劉家廟。戰時總司令黃興守漢陽，任公爲經理部副部長。漢陽失敗，武昌城中無主，劉公、蔣翊武、孫武等主張各異，公居間周旋，多所調護。初，武昌起義，都督已下。各自稱都督，名目繁多，冬十一月，依南京臨時政府通令，改部爲司。忽有羣英會之變，所謂武昌第二次革命也。時公抱病，爲亂兵傳至都督府，經黎及各將校力保始釋。公忿極，自是以後，退居漢上，不問時事。袁世凱電召起義有功者赴北京，公累被召不往。政府任公爲陸軍中將，授勳二位。公以積勞赴杭州養病。癸丑討袁失敗，公遊日本。孫

總理密授公爲湖北討袁軍司令。丙辰春，公潛赴漢，召集舊部，命江元吉、李鐵氏等入南湖他隊舉事。酣戰終日，以衆寡不敵，江李等死焉。丁巳，孫總理建軍政府於廣州，任公爲鄂軍總司令。公返武漢，以十一月晦舉兵龍坪，克復武穴，旋失敗，楊春龍、謝吟秋、侯于屏等二十餘人遇害。公與李某二人匿廟內匾額上，一日兩夜，迨防衛稍疏，始於夜半易僧衣逃九江。嗣赴廣州，適牟鴻助，蘇成章起兵利川，推公爲總司令。公間道前往，滇川黔聯軍總司令唐際堯召集會議於重慶，公往與會，條陳軍事計劃，未見實行，乃長嘆而返。值鄂軍殘殺之風大熾，公竟爲川軍旅長方化南所殺。悲夫。公生於光緒丙戌年臘月二十八日，卒於民國八年，即舊曆七年臘月二十七日，享年三十有三。子大經。孫禮賢。

吳醒漢事略

家屬來稿

吳醒漢，字厚齋，湖北黃陂人。前清湖北陸軍特別學校畢業，將校講習參謀班肄業，歷充下級軍官。彰德、太湖兩大操均參加。光緒三十二年，由彭楚藩、蔡濟民、季雨霖、介紹入同盟會。復與同志組織將校研究團，進行秘密工作，旋加入共進會。辛亥武昌起義，攻督署，頭部受傷。清軍南下，在漢口劉家廟指揮作戰，受重傷一次。漢陽之役，任戰時總司令部作戰主任參謀。後歷任湖北軍務司長，軍備司長，都督府參謀長，兼護軍司令，後補授陸軍中將，勳四位。同盟會改組國民黨，任黨部評議。民國二年，因反對北兵入贛，辭去本兼各職。袁氏電調入京，不應。宋案發生，袁氏逆跡昭著，前贛督李協和派參謀長林虎在湖口起兵討袁。漢與蔡濟民等密謀響應，旋贛寧相繼失敗，漢與蔡濟民等同被通緝，亡走日本。時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漢加入。民四袁氏預備稱帝，奉總理命，與田桐、蔡濟民潛赴武漢謀起兵，蔡任總司令，漢任參謀長。會袁死，國會恢復，黎元洪出任總統，奉召入京，任總統府顧問。民六督軍團叛變，張勳復辟，國會二次解散，總理率海軍入粵護法。漢離京赴粵，被任爲大元帥府參軍。是年冬，與蔡濟民等奉命由粵回鄂，運動荆襄各部隊獨立。後退據施鶴一帶，漢歷充靖國軍第一軍第三師長，第一軍副司令，第一軍總司令，右翼

指揮官，與王占元對抗達三年。民九，因滇黔失和，退兵鄂西，陷於重圍。湖南譚督軍來電，約本軍速攻荊宜，湘以全力援鄂。甫動員，湘省發生政變，譚出走，不得已，以孤軍與敵鏖戰月餘。因王占元勾結川匪，援亂後方，漢受重傷六次，右手削去大半，僅餘大食兩指，死而復生，蔡濟民亦遇害，遂敗退。漢入醫院診治，將愈，武昌兵變，漢承居正先生之命，與張石侯、張華輔諸同志會商驅王占元事，并約湘政府出兵攻鄂，未幾失敗。漢即赴粵，任總統府參議。總理提師北伐，漢被任爲鄂軍總司令。旋即秘密回鄂佈置，詎陳炯明叛變，北伐中止。十一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北伐軍許黃兩部退閩時，奉總理命，赴閩襄贊軍事。是年，黎二次任總統，補授將軍府將軍。十二年，曹錕賄選，與各省同志聯合西南各省，出師討伐。奉唐繼堯召，任爲護國軍第九軍總司令，兼湖北宣撫使。十三年夏，師行至黔邊，唐氏變計，中止北伐，漢即辭去本兼各職返滬。十四年信陽之役，應孔庚及河南同志邀，赴豫贊助軍事。旋因國民二軍失敗，中途反滬。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至鄂，應鄂西將領邀，幫同解決鄂西北兵。旋因共產黨之變，南京組織政府，戴季陶同志介紹，任國民政府參事。是冬，又奉中央黨部命，爲整理湖北黨務委員會委員。後因黨務停止，仍回京供國府參事原職。十七年，奉國府任爲視察西康專員。十九年，奉中央派爲黨史編纂委員會編纂。二十一年，感於遼瀋日寇之禍，神經刺激甚深，由此致疾，臥病至民國二十七年壽終原籍，年五十五。

陳滄傳

編者

陳滄，字洪度，河南南陽人。戊申投鄂軍，入羣治學社，後隸共進會。沉毅有胆略。庚辛之際，梁維亞等欲爲大規模之運動，派滄與潘錫九赴沙市，投巡防營運動防軍。辛亥武昌首義，滄以防軍助唐繼堯支司令光復沙市，復帶隊來省增援。黃總司令至鄂，見我軍轉戰十餘日，氣餒，慮不可用。巡防營告罄勇，滄與焉，請以沙防營任前驅。軍政府許之。居正令易新槍，會食，隨總司令渡江，果破敵至劉家廟，惟滄身受重傷，已，傷愈，都督以武漢戰局，宜起異軍，扼清廷之亢以擣其虛，則陽夏之厄可解矣，因命滄北上，說藍天

蔚，聯合溧州之軍，直擣幽燕。滔慨然往，乃戰敗而見殺於清軍，并剖其腹以洩憤。和議成後，國會議員荆州胡鄂公同念滔在荆沙之勳勞。運其柩回鄂。喪至，弔者甚夥。旋葬荊州城南門河畔，建洪慶樓，作永遠之紀念焉。

論曰，洪度以巡防之籍，卒伍之資，何其令人傾倒至此哉。毫無憑借，仗劍入森嚴之禁闕，說其以犯萬乘之威，事雖不成，是何意態之雄且傑也。黎公之藻鑑亦過人遠矣。

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首義

同盟會自己已成立以後，即主張由南部起兵，取得海岸交通線，以便輸入武器，佔領邊省，再謀會師中原。乃屢次失敗。同志多依南洋爲巢窟。時居正亦在仰光主光華日報筆政，倡言革命，值光緒死，論文更爲激烈。清領事蕭永熙誣以提倡無政府主義，與殖民地政府謀逮解粵督而致之死。由同志延律師起訴，得判自由出境。居乃脫險赴倭，時在庚戌四月。居正之至日本也，見總會全力，俱集中於南部，而本部精神，惰懈不堪，實足使大多數省分同志，日趨消極。乃時與譚人鳳宋教仁林時爽張蘭亭等討論此事。譚宋亦以爲憂，會趙聲自南洋來，力圖振作。教仁謂在中央革命爲上策，然運動不易，其次爲長江流域，邊地竄下策也。僉以爲然，因共推人鳳定期邀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於小石區左仲遠（即陳猶龍化名）寓。教仁主張組織中部同盟會以謀長江革命。並提出分步辦法，從長江着手，推進至河北，嚴密組織，以三年爲期。趙聲謂太遲緩，同志咸急進。人鳳提出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以不限時期爲原則之意見。衆贊成。即由人鳳赴港，以此事商黃興。興正謀攻廣州，未遑也。維同志之視線，已集中於此。居正並於冬間自蜀往長江各部調查。辛亥正月，即赴武昌與各同志積極進行。忽三月二十九日，袁州事敗，同志乃益信長江革命之重要。於是人鳳教仁與陳其美潘祖彜等會商，定名爲同盟會中部總會。發表宣言曰：

現政府之不足以救國，除中國喪心病狂之憲政黨外，販夫牧豎，皆能洞知，何況憂時之志士。故自同盟會提倡種族主義以來，革命之思想，統政界、學界、軍界、以及工商界，皆大有人在。顧思想如是之發達，人才如是之衆多，而勢力猶然孱弱，不能戰勝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而無切實之組織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劉光漢等，已入黨者也，或主分離，或主攻擊，或爲客犬，非無共同之計劃以致之乎？而外此之入主出奴，與夫分援樹黨，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幾耳。如徐錫麟

溫生才熊成基等未入黨者也，一死安慶，一死廣州，一死東三省，非無切實之組織有以致之乎？而前此之朝秦暮楚，與夫經學妄動，拋棄生命者，更不知凡幾耳。前之缺點，病不合。推其弊，必將釀歷史之紛爭。後之缺點，病不通。推其弊，必致歎黨員之寥落。前一缺點伏而未發，後一缺點則不自今日摧殘過半人才始。前清衛陷北京，南洋保皇報曾載有曰，「跳來跳去，只此數人。」嗚呼，有此二病，不從根本上解決，維挾金錢之義，臨時召募烏合之衆，雜於黨中，冀倖倖以成事，豈可必之歟哉。此吾黨醫師，所以屢起屢蹶，而至演最後之慘劇也。同人等激發於死者之義烈，各有奮心，留港月餘，冀與主事諸公婉商善後補救之策。乃一則以氣鬱身死，一則以事敗心灰，一則燕處深居，不能謀一面。於是羣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雖然，黨事者，黨人之公責任也。有倚賴性，無責任心，何以對死友於地下。返滬諸同志，迫於情之不能自己，於是乎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定名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爲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總機關設於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聯絡各省，統籌辦法也。各省設分部，總攬人才，分擔責任，庶無顧此失彼之虞也。機關制取合議，救偏僻，防專制也。總理習不虛設，留以待賢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當適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舉義必由總部召集，各分會提議。不得懷抱野心，輕於發難，培元氣，養實力也。總部對於各團體相繫相維，一秉信義，而籠絡誘騙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團體對於總部同心同德，共造時機，而省界感情之故見，不可現也。組織之內容大概如是。海內同志，其以爲不謬，首表同情贊助歟。黨人幸甚，中國幸甚。宋教仁陳其美徐潛鄧澤藩陳南陳勳生史家驊王謨盧張仁濫潘祖森林琛李洽林鑒李光德倪韓漢范光啓姚志強楊兆岑呂志伊江鏡清胡朝陽章梓張卓身周日宣曾傑沈現譚人鳳譚毅君陳道。

宣言發表後，加入者多，始着手組織。閏六月成立機關於上海，名曰「同盟會中部總機關」。設五總務幹事，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楊譜笙潘祖森任之。各省分會，南京則鄭贊丞章木良主持，安徽則范鴻仙主持，湖北則居正主持，湖南則曾傑焦達峯主持。其時湖北革命，已至成熟時期。然得總會之策動，武昌振臂一呼，長江

各省，即陸續響應，數月之間，滿清倒而民國成，則中部總會之成就，何其偉哉。總會至南京政府成立，東京本部內遷上海，即告結束也。

會員名錄

譚人鳳 墓誌銘列後

居正

陳猶龍 即左仲遠

張簡亭

李燮和

井勿幕

鄧演藩

陳勒生

王鶴廬

潘祖彝

李治

李光德

范光啓

楊兆岑

江鏡清

淡宅陽（春谷四川）

朱教仁 傳具科學補習所篇

趙聲 事略具後

林時爽

歐其美 傳具後

柏文蔚

徐潛

關詠南

史家麟

張仁謐

林琛

梁鑒

倪韓漢

姚志強

呂志伊

胡朝陽

邬克武（錦帆四川）

但懋辛（怒剛四川）

張卓身

鄭贊成

焦達峯 傳見後

譚毅君

李肇甫

楊譜笙

吳永珊

張斗樞

章梓

周日宣

曾傑（伯興湖南）

沈珉

陳道

張懋隆

范鴻仙

鄧永成

會員傳狀碑誌

前長江巡閱使譚君墓誌銘

章炳麟

君諱人鳳，自號石屏，湖南新化人也。少病喘，卽夢遊天際，失足踢地，已乃大汗，病有瘳，如是者數矣。稍長能文。不屑意生產。嘗以事赴訟，爲吏所侮，發憤欲摧折之。值義和團亂，清主逃西安，言光復者始起。君聞之曰，鉏去非類，斯吾志也。始設福田卹學，漸就縣治設小學，招學子俊悍者教之，欲以築事。後知其道迂，改與會黨者帥遊，數作小冊散之。自寶慶達辰沅常德，和者甚衆。隆州省帥劉綱領以數百人來屬，皆伉健有精采。君分遣赴永郴桂陽。北及衡山，皆聽聽命。自是會黨言光復者，辯於湖南矣。始善化黃興居會城，謀光復，未嘗識君，所部多學子，及是，漸與君并力，勢浸轉及江西，其隨營學兵皆附焉。已又率兩部入廣西，亦隨營學。廣西故多洪楊舊部，聞有言種族革命者，皆重聽樂爲用，故嶺左右者帥秀民多宗君。嘗沿江下上海，到旅京，失懷中銀幣二千版，方得歸。君與，爲君自歸，其德信及人如此。後任新化駐省中

學堂監督，適寶慶部衆起麻塘不利，吏名補正亟，皆奔就君舍，事洩，乃東渡日本避之。時黃興先在，君因是人同盟會，譏香山孫公。同盟會得君以爲重。部衆復起瀏陽醴陵間，亦不利。君風操骨體，好任俠，不甚喜海外學人，尤厭清談，與孫黃好尙異。獨重桃源朱教仁，以爲雋才。自同盟會起，聲氣甚盛，清廷懼，要日本政府禁勒。孫黃相與走交趾。其後拔鎮南關，襲河口，君皆奔赴，欲與規畫，不能得要領。往來極南島陸間，凡二歲，無所就，返至日本。孫武自湖北，焦達峯自湖南，張伯祥自四川皆來會。聞孫公設南部同盟會，專力廣東，經路不遠，皆不悅。以君楚士，欲與規長江上游。君與與力解之，卒不應。歸相延設共進會，與孫公分，其後君與教仁亦分，設中部同盟會云。會丹徒趙聲以標統處廣州。趙聲者，軍中言光復有顯名者也。君潛往爲計事，事泄，聲已抵香港。居一歲所，與與謀集敢死士發難廣州，以新軍防營應之，事即成，與率軍入廣西，聲率一軍入江西，以湖南周君。議既定，君潛入長沙，部署稍就，復赴香港。與遽起襲兩營，部敗走。諸與聲所爲，廣東人胡漢民及弟衍鸞輒撓之，以爭於敗，聲發病死。君始知廣東人不足與，北歸到夏口，遇焦達峯，及子二式中部同盟會始成。初武漢峯及胡瑛蔣翊武，第八鎮所練蔡濟民吳醒漢等，皆有部曲，聚於武昌，不相攝。君年長，能斷大事，修髯精悍，行止有威重，聲仇國如急遽，諸豪傑皆嚴憚君。君辭走諸部詢之，得相應，復下說九江，江寧諸軍，令奉約束，於是有武昌倡義之事。事起，孫黃在海外，皆出不意。君方以病臥上海，亟抵武昌，達峯亦已定長沙，君親往湖南鎮撫，湖南將吏有異言。達峯死，君憤甚，遽返武昌。是時黃興守漢陽，漢陽陷，與與都督黎公謀東行，且移軍械九江。君詰與曰，公不留武昌待援，將何之。與謬曰，僕赴廣東，以機關銃來禦寇耳。君曰，廣東水陸軍李準龍濟光主之，安得機關與公。無已，則往上海，謀速取江寧爲根本，軍械當以半數授我。與曰，持械安生。君曰，持以守岳州。與笑曰，人皆向外走，公獨向內走耶。君怒，罵與曰，洪楊之役，武昌嘗三陷三復，非湖南誰爲援者？今江寧成都皆未下，湖北失，不守岳州，湖南相繼失，兩廣雲貴亦不支，九江尙足恃乎，公往廣東，且爲溺矣。與卒去，黎公亦趣葛店，以君爲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當是時，微君武昌幾殆。事稍定，黎公返，君

亦以議和代表東下矣。民國元年，任川粵漢鐵路督辦，已又任長江巡閱使，予陸軍上將銜。明年，宋教仁被殺。江蘇、安徽、江西、廣東、湖南、皆起兵討袁氏，旋悉敗退。君里居，吏踪跡至君家，君已去。初，清安徽巡撫朱家寶雲南人也，武昌兵起，下江清吏皆懼伏，獨家寶拒命。雲南繫其家屬，君馳書釋之，故家寶德君，及是家寶爲言於袁世凱，令吏士緩追君，君得逸去，復走日本。時孫公黃興及諸失兵都督俱在。孫公厚怒與獨自矜伐，置中華革命黨以幟異已，同亡者皆大恨。與走美洲，君數諫孫公，無所向背，故孫公不甚惡君。世凱敗，得歸。六年，張勳以故清主復辟，君聞不勝憤，上氣幾死。而孫公就廣州建軍政府，君以人材乏寡，力鍾又素驕，事不易就，亦不與其議，寄居上海，督諸孫讀書。時應人亟，亦他往，率不過二三月歸。九年四月卒於正寢，年六十一。子男四，長德甲，次卽二式，二式以七年死難安化，次德揖，次德遺，君歿一月生。孫五人。君素剛。民黨獨君最長老，在武昌功尤高。自黎公及興、教仁名位已顯，君面數其過，皆喑默不敢校。晚節諸義故多廢死，移軀西南，莫有知君功者，君憤世亦益甚，時或謂君過。然以公剛果成就，而世莫用其策，捐忘舊勳，以兵多寡爲雄雌，君之發憤，宜有不能已者。撫循將校，不如黃興，然信於人民過之。若夫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君始嘗斥余狂，余亦以君秦慙，其後更相下。復辟之變，余自廣東走滇蜀間，遺弱婦稚子，屏處上海，知友或不相聞，君時時來問燥濕。旣歸，宅舍相去纔財百步，常相過道公私事，語尤順摯，雖稚子亦知君可親也。君未歿時，余適病黃疸疸，君入視，歎曰，君不當先我死，我平生事，君職當殺次之。余曰，以年，君宜先，精力吾不逮君遠甚，然今病黃，未死也。未七日，君病遽作，又十日而君歿矣。君死吾懼不得久長，遂承君志而誌其墓。以交深，故言不文。銘曰：

江漢之興，鬱何壘壘，收合遺燼，非德孰綏。大哉元功，赫若雲雷，旣繕以貞，無有曲隈。愷易字人，又如柔韋，體備坤乾，龍德而摧。黃河有涸，崑崙或隕，衆離無雄，直道其衰。

陳其美傳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稿

一、少年異行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清光緒三年，西曆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卓行的人。祖父尤好義任俠，爲鄉里經營公益事業，不遺餘力，地方官曾題「聖門狷者之流」的匾贈給他。父春倉先生，以商業起家。母吳太夫人。

他年少的時候，聰明便已顯露，做事的機警，引起了鄉人的注意。八歲時，他同一班小孩到野外去玩，用火柴燃燒枯草來取樂。其中有一小孩，忽然被火燒着衣服，焦急得大哭起來。其他的小孩都嚇跑了，只有他一個人一點沒慌張，趕緊跑上去把那個小孩推倒在地上，自己緊緊的伏在他身上，衣上的火便馬上熄了。那個小孩一點也沒有受傷。

十歲時，有一次，他同一班小孩在海島曠地上驅馬爲戲，突有一馬在他的後面追來，勢甚兇猛，他的遊伴都爲之驚惶不置。他獨從容步行數十步，等到將被追及時，陡然伏在地上不動，馬頓時失掉目標，停止前進。正欲轉身奔回羣中去，他忽站起來，使力痛擊，馬跑得越快，大家越覺到快樂。他對於剛才所遭受的危險，毫不爲意。

十一歲的一年，他在縣屬的石門鎮。舊歷十月二十三日爲石門城隍誕日，夜間，當地的愚夫愚婦，盈千累萬的到城隍廟裏來禱拜，南無阿彌陀佛之聲不絕於耳。他同友人步遊其間，深深感到鄉人的愚昧可笑，行到地獄殿，看見土偶狀極猙獰，他指着說：「百姓已受你愚弄，你還裝得這樣可惡。」乘人不備，挾着面貌最猙獰的一個回來，自己坐在高堂上，把土偶用鞭子答撻之後，又把牠放在小便的地方，對着牠說：「你無端受百姓的香煙已久，現在罰你守着使所，你須忠於職守，」第二天，爲別人發覺，把土偶送回廟裏。他大怒，仍然把牠拿回來，毀壞之後，復投入溺中。

又一次，他看見鄉人間卜求籤以治病，知道入迷已深，不可以理喻，便暗中把城隍廟的仙方籤和觀音殿的靈方籤互相調換，鄉人計久才發現，非常駭異，而不知道是他弄的惡作劇！

他的反抗習俗，可說是一種天性。

二、棄商就學

其美兄弟共三人，兄其業，弟其采，他居次。他的父親的意思，是要他的哥哥和弟弟讀書，他則學習商業，以維家計，所以在鄉間讀幾年書，到了十五歲，便到石門的當舖裏去做學徒。他暇時很喜歡閱讀書報，漸漸知道國家大事。甲午戰敗，清廷對日割地賠款，他非常憤慨，寫信給他的弟弟其采，勸他學習西學。以求實用。其後外侮愈急，他的憤慨愈多。到二十六歲那一年，其采從日本學成回國，和他談到日本所以富強，全在變法維新，振興實業。他大受感觸。覺得內地見聞狹窄，不能發展，次年便辭去當舖職務，跑到上海去習絲業。上海在那時是新學運動的中心，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他一到那裏，便立刻投入這偉大的時代潮流裏：乘學商的餘暇，一方面銳意研究科學，增進新智識；一方面又廣求同志，開始革命活動。熱烈的向上追求，漸漸使他對於當前的職業又不滿意，曾嘆道：「商賈徵逐未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想出國留學，以求深造，苦於學費無着。時其采正在湖南任新軍統帶，他便到湖南去和其采商量，其采欣然許諾，願以私蓄助他完成志願。那時正值美國苛待華僑，上海志士發起抵制美貨，以爲報復，他在湖南聽見這個消息，非常憤恨，立刻在浙江會館召集同志，討論響應滬上抵貨運動。那天正是禮拜日，有一位信教的同志對他說，他要去做禮拜，不能到會，他問他說：「如果看見什麼地方着火，基督教徒是否不去救火，而去做禮拜呢？」那位同志答說：「當然去救火！」他便說：「這次檀香山等地華僑，被燒的被燒，被殺的被殺，其危急甚於平常的着火萬倍，他難道還要去做禮拜嗎？」他的滿腔熱誠，到底把那些同志克復了。他又囑其采留意，聯絡國中志士，作爲反滿革命準備，然後啓程到日本去。

三、投身革命

其美到了日本東京，先入習警學校，學習警察法律。當時留日學界是排滿革命運動的重心，各省志士雲集，他以志同道合，結交同志很多。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他就毅然加入，對革命工作愈加努力。因為感到實行革命需要軍事智識，便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學。

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中國革命有了統一的組織，有了統一的進行步驟，革命運動顯然走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思潮瀰漫全國，革命起義也不斷地在各省發生。僅僅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的一年內，便有許雪秋等的潮州之役，余既成等的黃岡之役，鄧子瑜等的惠州之役，徐錫麟的安慶之役，秋瑾的紹興之役，王和順等的欽州之役，黃明堂等的鎮南關之役，人心振憤，達於極點。他認為實行的時機已經來到，便於次年春由日回國，在上海設立一個機關，藉以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和計劃起義軍事，謀在新江大舉。不料一切秘密計劃，竟為黨人劉元漢密漏於兩江總督端方，機關被破，革命進行大大受了一個打擊。但他一點也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其後又和譚人鳳，宋教仁等組織中部同盟會幹部，作為規劃長江黨務的中樞。在這個總發動之下，長江各省革命勢力便迅速地生長起來。當時清廷對待革命黨手段至嚴厲，一切革命工作，都要在極端秘密之下進行。他的總機關設在馬霍路德福里，陽為縱情聲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這是個娛樂場所，而不覺其為革命機關。

除了革命運動外，他又深深感到宣傳工作的重要，一點也不放鬆。他曾和一班同志到漢口英租界去籌備辦個大陸日報，一切都已妥當，正準備出版。忽為湖北清吏偵知，向租界當局要求逮捕，他不得不忍痛放棄，事敗垂成，損失甚大。回到上海，又創辦中國公報和民聲叢報，為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此外對於各同志所辦的刊物，也無分彼此，盡力協助。宣傳書報像雨後春筍般產生，大大激動人心，收到了很滿意的效果。

在交接的人中，他認識了一位拳術家霍元甲，頗富於愛國思想。他因此計劃創辦一間精武學校，從同志

中挑選志向堅定體格健者數十人，由元甲教授拳術和軍事學。六個月畢業後，再把這幾個同志分派到各地方去組織同一性質的學校，每人再担任教授五十人，若干年後，便可練成千萬體力強健富於軍事學識的革命幹部，對於革命運動必有偉大貢獻。可惜元甲未久被人毒斃，此項偉大計劃就無從實現。

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黃興胡漢民趙聲等謀在廣州做大規模的起義，他也被邀到香港來參預計劃。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同志死者七十二人。清吏大索革命黨，滿城風聲鶴唳。他這時竟無聲無息地獨自跑到廣州，暗中設法救護同志脫險。後為清吏偵悉，嚴行緝拿，香港的同志，都以為已遭不幸，可是他却能巧計脫險，悄然到港。

四、響應武漢起義

其美由香港回到上海，仍然主持長江革命運動，時機一天一天的成熟。紀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黨人起義，驅逐清吏，連克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可是倉卒起事，力量究竟薄弱，等到滿清政府調派兵南下，漢口復陷敵手。革命軍形勢非常危急，急電各省同志，催促發難響應。他在上海接得這個訊息，立刻趕到南京，和當地同志商量，謀由南京首先發動。可是南京的同志，因清吏鐵良張勳擁有重兵，猝發恐不容易，都主張稍緩。他於是又跑回杭州，建議由杭州先發，杭州同志又以爲滬杭交通太便，如果上海尚未入革命軍手中，杭州先動，極爲危險，都主張上海先發，杭州隨後響應。他便立刻跑回上海來，積極準備起事。到了九月十三日，一切都已妥當，他組織了一部份同志，交給高子白楊譜笙共同督率去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一部份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份還表示反對。到了革命軍進攻時，局中軍隊仍舊抵抗，相持未下，影響了一切進行。他看見這種情形，便請各同志停止進攻，自己徒手入製造局向駐軍開導，冀得和平解決。大家都認爲這是最冒險不過的事，力阻其行。他不顧一切，竟隻身前往。到了製造局，果被駐軍扣留，用鐵索將他鎖在椅上。外邊的同志都以爲他已被難，非常悲憤，進攻愈急。到了第二天製造局被攻破時，才把他救出，他一點也沒有悲喜之情，只含笑道，『大家都來了！』

占領製造局後，繼着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淞滬完全入革命軍之手。各同志齊集會議，討論善後辦法，都認為非舉出適當的人出來統率，不能應付大局，討論結果，他便在大家一致擁護之下，担任上海都督了。時駐淞滬海軍艦隊尚未表示態度，他力促其宣布獨立，等到海軍獨立通電發出，局面更為安定。淞滬光復後的幾天內，杭州，蘇州，鎮江各地同志聞風，也相繼宣告獨立，東南半壁展開了新局勢，而武漢革命得到了聲援，奮鬥的勇氣也增加了百倍。

這個時候，張勳仍然盤據南京，和革命為敵。他便和各地同志共同組織蘇浙鎮滬聯軍，推徐紹楨為總司令，會攻南京，而一切軍需接濟，都仰給於上海，他一身獨任其勞，未稍放鬆，二十餘日後才把南京攻下，東南形勢大定。這時湖北方面，漢陽雖又已失守，情形相當嚴重，但南京克服消息一傳到，清軍感到大勢已去，攻勢也無形緩和。時國父適從歐洲回到上海，各獨立省分代表也先後到上海齊集。會議結果，決定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國父被舉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便昂然地出現了。

滬寧的克復，穩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功勞最大。國父後來追述此事，曾說：「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其美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其美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其美一木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這是一點也不過譽的。

五、懷抱建設理想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革命聲勢大振。清廷見大勢已去，乃由其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派代表南下議和。國父對議和本不贊成，其美反對尤烈，他認為革命須求澈底成功，決不宜與反革命勢力中途妥協，否則必貽後患。無如當時許多黨員，都只顧目前之利益，以為推倒滿清，革命目的已達到，於是議和聲浪壓倒了一切，結果滿清退位，國父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荐袁世凱以自代，辛亥革命就以南北議和而結束。國父之讓總統於袁氏，是有附帶條件的，就是要他南下宣誓就職，首都永遠設在南京。這裏寓着深刻的

用意，就是使他離開了數百年來封建的巢窟，不要再做皇帝的迷夢。這些條件，經袁氏一一答應。那裏料到他是別具野心的？尋到歡迎代表北上時，他便製造異變，藉口不能南下，要求在北京就職，北上代表和南京參議院都中了詭計，竟許可了他的請求。他便一步一步地進行他的野心計劃。但他自己也很明瞭一手決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對於真革命勢力非早爲之計不可。其美在上海，隱然爲東南革命重心，袁氏尤視他爲眼中釘，千方百計造做謠言，一定要逼他辭去上海都督職務。他也早已洞察袁氏的野心，偏偏不辭，民元三月曾作書表示態度說：「滬督去留，應觀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担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挽或推，均非我知。現在代表北上，警變又聞，遙企北方，尙多隔膜，且國都既未解決，項城尙未南來，全局統籌，勢未大定。不得不以其美之軀殼，再延滬都督之靈魂，非敢將順輿情！藉此見好。」直到了八月，覺得已沒有再留必要，始行辭去。

民元局面的演變，和黨人不服從指揮，使國父感到失望。自從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他便立意暫時擺脫政治，專心從事生產建設，以求民生主義的實現。在這一點上，其美和國父是抱着同樣心情的，他曾對都督府同人說：「國家之弱，弱於貧，貧與弱，固相因者也。但欲求富，必先從實業上入手，經濟充足，而後練兵教育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國自富且強矣。」又寄人書說：「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滿蒙回藏，僻處邊陲，地廣人稀，利源未開，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振興未開之邊境，則富強之基，實立於此。」又說：「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將往外洋求學，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所以交卸了都督職務後，同時當選爲參議院議員，袁世凱把工商總長的位置來攙絡他，他一面暫就，一面準備出洋考察政治實業，無如政治風雲日急，革命大業又把他的出國計劃打銷了。

民元八月，宋教仁等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會合組國民黨，謀實現議會政治的理想。國會大選結果，國民黨果然大獲勝利，袁世凱大驚，決計用卑鄙手段來對付。二年三月二十日，教仁由上海乘滬甯車赴京，袁氏派人暗殺之於車站，反誣說是民黨中人互相殘殺，以作嫁禍之計。幸其美素來熟悉上海社會情形，於是協助租界捕房搜查兇犯，僅僅兩天工夫，便將兇手拿到，又搜獲許多確實證據，真相大白，全國嘩然。這時國父適從日本回到上海，認為袁氏背叛民國的罪惡已不可掩，應當乘著人心憤激的時候，聲罪致討，以除後患。黃興等却以為袁氏既以行政首領主謀殺人，自宜依據法律以求解決，其美也贊成黃興的主張，國父的計劃未得實現。結果國會提出彈劾，袁氏果然置諸不理。反向列強大舉借款，添購軍械，收買議員，運動軍隊，時機一成熟，便下令將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到了這一步，黨人纔深悔沒有聽從國父的主張，致有此失着。既而袁氏又派李純段祺瑞的軍隊陸續南下，一步一步的逼緊。黨人認為如尚不起兵討伐，便有被消滅的危險，因推李烈鈞回江西湖口首先發難，南京、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四川陸續響應。其美則被推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江西發難以後，他正在準備響應，不料袁氏已先派鄭汝成到上海，竭力收買海陸軍，海陸軍既傾向助袁，而袁氏大軍南下未已，上海討袁軍形成孤立，幾次攻擊製造局都未得手，遂致潰散，吳淞方面的討袁軍也因失援而敗。九月間，各省討袁軍完全失敗，這便是「二次革命」。其後黨人多亡命日本，只有他一個人獨留上海，再接再厲，為袁黨偵悉，請上海領事團加以逮捕。他乃致函領事團，提出嚴重抗議，義正詞嚴，領事團深為感動，袁黨毒計卒不得售。

討袁軍事失敗後，國父也避居日本，他深深感到這次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黨的組織不嚴密，黨的精神渙散之所致。於是號召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革命陣容，繼續為討袁而奮鬥，便打電去上海召其美來日勤助。其美從這次失敗中，也發生了和國父同樣的感想，他曾說：「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

者，革命黨中銳氣消沉之所致也。」所以一接到國父的電報，便立刻東渡，擔任了。華革命黨的總務部長，一切計劃多出其美手，給國父的幫助很大。

當國父提議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討袁旗鼓時，許多亡命同志都說袁氏擁有精兵數十萬，其勢方盛，我黨欲與之抗，非有相當時間休養，以待元氣恢復不可。否則無異以卵擊石，徒犧牲無益，所以對於國父的主張多表示異議。這種情形，使國父非常痛心。像其美這樣能夠了解和復從他的，特別在那革命勢力消沉的時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曾對胡漢民說：「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中半山，我們這兩年纔算認識總理的偉大，却已是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嘆！」又對人說：「我所以服從中山先生的緣故，決不是盲從，是因為我現今已經實在認清楚此刻中國有世界眼光、有建設計劃、有堅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沒有第二人，所以我誠心的服從他。」當時黃興也是不贊成國父主義的，其美寫了一封很沉痛的長信給他，列舉種種事實，說明大家過去不服從國父主張，有負於國父，有負於中國革命。最後他說：「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致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針以示之方，而航程乃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讀了他這封信，使我們不禁想起「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這兩句古語來！

七、主持討袁軍事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國內革命努力又漸漸地恢復起來。其美向國父建議，以爲第一第二兩次革命，失敗原因雖多，但黨人不在首都革命，以動搖敵人的基礎，使其仍有所憑藉，以壓制革命勢力，實爲最大原因，所以我黨此後討袁，應注意東北黨務，以作首都革命的準備。三年春，他便親自回到大連，經營東三省

革命。住在大連約五十日，成立奉天革命黨機關部，三月間歸東京。同時又請 國父經營長江方面，派出同志分任江蘇浙江安徽各省軍事，但都因準備未充足，陸續失敗。

四年春，國內變化漸急，迭接長江方面同志電催速回國主持，他乃於二月間由日抵滬，主持長江方面進行事宜。當時因種種障礙，一時未甚得手，他非常憤激，曾電告 國父說：「如事不成，決不再赴日亡命，」意志非常堅決。 國父接電，怕他輕犧牲，函電交馳，促其東渡，但他仍不肯行。到了夏間，袁世凱爲欲換得日本承認帝制，不惜承認日公使日置益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又命楊度等組織籌安會，以資勸進。帝制運動日劇，而人心也愈憤慨。 國父急召他到東京去商議，他不得已乃於八月間東渡。商議結果，以爲當前袁氏兵力集中東南一隅，西南方面比較空虛，不如先從西南發動。他被派回廣東去主持。

十月，他離開日本到廣東，途經上海，上海方面負責的同志向他報告，說海陸軍運動已相當成熟，人心也大可用，機不可失，堅留他在滬主持大計。他經過詳細審察，也認爲事確有可爲，就電 國父請示，得復許可。乃將赴粵之意打銷，設總機關於法租界漁陽里五號，由今國民黨總裁 蔣介石先生和吳忠信、周淡游、楊滄白、邵元冲、丁人傑、余健光等分別擔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諸事。同時仍補助盧師誦等進窺西南以資呼應。

當時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是袁氏悍將，袁氏賴之以保障東南。其美和同志籌議結果，認爲欲控制長江，必先取得上海，欲取得上海，又必先除去鄭氏，其後探悉十一月十日日本領事館將舉行日皇登極典禮，鄭氏必往賀，正可乘機暗殺。適有東三省同志王曉峯王朋山自告奮勇，願担任殺鄭。又探得鄭氏要到日本領館，必須經過外白渡橋，於是就派二王在外白渡橋邊預伏等候，臨行，其美特昂以大談說：「我將靜候你們成功與成仁的消息！希勿負此行！」二王大爲感奮。當日正午，鄭氏果然乘汽車從橋上經過，朋山因向汽車先擲一炸彈，汽車立刻停止前進，曉峯急即跳上汽車，向鄭氏開鎗連續射擊，頭部中十餘鎗，立刻斃命。事發後，中西巡捕趕至，都不敢前，二王笑對他們說：「公事已畢，願受縛！」被捕後，押解鎮守使署，從容就義。

數年來全國的沉悶空氣，畢竟被這場鎗聲打破！

鄭汝成死後，袁世凱大起恐慌，補派楊善德爲淞滬護軍使。楊氏老朽庸懦，向着嚴重的時局，毫無辦法。於是其美乃加緊進行，欲乘其未備，大舉發難。會長江及江浙各方面同志也報告時機已成熟，催促上海首先發難，各省必可陸續響應。正在緊急準備中，而北京政府的海軍總司令部忽於十二月三日下午令駐滬的肇和軍艦開往廣東，大家聽見這個消息，非常着急，因爲肇和軍艦的聯絡工作已完全成熟，如果任其離開，則以後發動必倍增困難，因此都要求他提早起事。他看見情形迫急，也認爲非立即發動不可，經徵得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同意，就定五日起事。當時的計劃：是由楊虎率領一部份部隊去佔領肇和艦，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另由孫祥夫率領一部份部隊去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作肇和的輔助；製造局及城內各方面已聯絡成熟的軍警，一聞軍艦砲聲，即立起響應。此外，又派夏次岩擔任在城門舉火應援；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分同志攻擊警察總局；關鈞，沈俠民等擔任攻擊電話局及電燈廠；陸學文等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余建光，楊靖波等擔任聯絡開北方面軍響應；楊滄白，邵元冲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他本人則担任淞滬司令長官，以吳忠信爲參謀長。部署既定，到了五日下午，楊虎便率海軍陸戰隊同志三十餘人乘小汽船去襲取肇和，陳可鈞等在艦上立起響應。佔領肇和後，就打破庫門，取出砲彈裝好，向陸上轟擊。可惜孫祥夫所率領的一部分同志，因小汽船沒有照會，被租界巡捕干涉，不能發船，因此不能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使肇和陷於孤立。陸上的同志聽肇和的砲聲，便立刻依着原定計劃，分別向電報局、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機關進攻，都很得手。他自己也親率幾位幹部同志向城中出發督戰。不料這時袁軍忽蜂擁而至，藉着優勢的砲火，向革命軍猛攻，同志艱苦支持多時，以傷亡太重，不得不退却。而一部份陸軍又未起響應，後援無繼，各方面就完全失敗，他只得退回漁陽里總機關部，圖謀續進。詎料此時捕房忽派巡捕前來搜查，捕去同志數人，他和蔣介石先生等登屋避開，僅以身免。總機關被破，聯絡樞紐斷絕，續進的計劃也失敗。

楊虎等在艦上向製造局開砲後，未見製造局有什麼變靜，以為陸上已經得手，便不再發砲。又見應瑞、通濟兩艦發出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以為孫祥夫等也已成功，因此不加準備。不料兩艦竟受袁軍鉅金收買，趁着六日黎明，發砲向肇和猛攻，肇和倉卒應戰，還砲多未能命中，而艦上汽爐已中砲炸裂，同志死傷慘重。楊虎等知道已經不能支持，不得已改裝泅水逃走，陳可鈞等被捕犧牲，轟轟烈烈的肇和之役，就這樣失敗了！

八、爲再接再厲討袁而犧牲

肇和起事雖然失敗，但他所給予人心的影響，收效却是很大的。過後未久，蔡鍔和唐繼堯等便在雲南揭起討袁的義旗了。廣東、山東、四川各省黨人紛起響應。消息傳到上海，其美非常感奮，這時他已經積勞成病，身子很不好，但仍勉強支持，苦心經營，謀在上海應援。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時機漸熟，因定四月十二日半夜起事，約定以號砲發難，海陸軍同時響應。不料那天晚上，適值大雨，不能燃砲，直到早晨三時纔放一砲，海陸軍都未響應。乃改定第二天晚上，由海軍擔任開砲，陸軍隨後響應，但海軍臨時仍不發砲，又不能動。十四晚，又由擔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率領一部分同志親到艦上去指揮，因艦長不在，兵士聞聲抵抗，宋振憤極，投江自殺。這三次起事都未成，上海暫時已不易再發難。時黨人蕭光禮在江陰宣布獨立，他便派楊虎前往協助，義軍已把長江要塞的江陰砲台佔領。卒因孤立無援而退。同時他又派夏次岩入浙江舉事，謀洩被害，浙江事也陷於停頓。

屢次起事的失敗，增加了他的許多困難，但這並不足使他灰心，只有更給他鼓勵，更使他堅決進行。這時袁世凱對他異常害怕，要用重金來使他離滬，全未發生效力，便懸重賞募人暗殺。上海的袁探查知他的經濟情形非常拮据，想募款起事，正苦無辦法，於是便由許國霖程子安出面組設一個鴻豐煤礦公司，勾結了革命叛徒李海秋，由李去對他說：鴻豐公司有一塊鐵地預備向日本人抵押大款，如他能從中介紹簽約，將來借款成功，可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他聽後大喜，立刻答應，並和李約定五日十八日下午帶合同底稿

來簽字。到了那一天，李及許國霖等五人來到薩坡賽路十四號他的寓所，他在客廳中招待，大家剛剛坐定，李忽然推說忘記把合同底稿帶來，起身出門去取。李剛剛出門，外邊忽然闖進來兩個兇徒，拔出手槍來向他射擊，頭部連中數槍，便頓時氣絕了！年僅四十歲。他生前常對同志說：「輓近以來，賢者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倣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這種光榮的犧牲，在他個人是求仁得仁；但不幸的，是中國革命的陣線上又損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兼領導者了！噩耗傳出，國父海內外同志都爲之同聲痛哭！他死後僅半個多月，袁世凱因義軍四起，憤而暴斃，元兇已除，民國再造，他也可以含笑於九原了！

九、性格及思想

綜觀其美一生的事蹟，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最純潔最勇猛的革命家，他對革命抱着絕大的信仰心，在實行中，絲毫不計及成敗。他常說：「機會必須由創造而來，決不是由等候而來，我們若能努力創造機會，則雖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社會的進步。」肇和起義失敗後，同志頗有懷喪者，他安慰說：「事業失敗，不足畏也，改過再圖，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頹，志頹則永無成，吾輩今後仍當積極進行，成功不過時間問題耳。」他生時曾自擬一聯，書之作座右銘，原文是：「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可見他的素志！

因爲對革命抱着這樣的信仰心和熱誠，所以任何外物都未能使他動搖。四年，他由日返滬主持討袁軍事，有一天，他的一個同鄉兼親戚某君奉袁氏之命來告訴他說：「袁大總統匯洋七十萬元在交通銀行，給你出洋遊歷，此款隨時可提取。」他說：「現在我們黨裏很窮，供給黨裏用很好。」某君說：「這筆款係給你出洋用的，不能作別用。如果你不要，便將這筆錢對付你。總之，這筆錢是爲你而用的。」他聽了後，聲色俱厲的說：「我幹我的事，他聽他的便。」某君當然是不歡而去。那個時候，時局既急不可待，而經濟却窘逼異常，籌款的事，使他感到束手無策。他覺得這筆鉅款總應該設法弄到手裏來用。他查知袁氏出重賞來求他，生

擒若干，殺死若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尤欲生擒他來邀大賞，於是心生一計：他邀請一位姓吳的同志來商量，擬託吳覓一外人，到鄭處去報告他的住址，並和鄭訂明生擒重賞，於捕到之日付足。一面再由吳和外人約，於賞格之中，提出若干酬其勞，餘則盡移作黨的活動費。然後指定一天，由吳引外人和巡捕來捕他，至捕去之後，租界引渡與否不可知，而黨中得了這一筆鉅款，便可圖大舉。吳疑慮捕房會把他引渡給鄭，他說：『租界官吏對於我，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已有定議，如捕得，即送出洋，儘可放心！』吳又疑慮久居獄中，萬一獄卒得賄，以毒藥加害。他說：『這雖然難防，但如果擇定有出口輪船之日指捕，想當無礙。果能犧牲此身以換得鉅款，而有補於救國，即被毒死，也毫無反悔。現在財政奇絀，向人借鈔，唇焦舌爛，始得若干，而爲數不多，只可作平日維持之用，不能大有作爲。況且我此次歸來，早抱定犧牲決心，不願再做亡命，若因此致死，正合素志。二次革命失敗以來，黨人均恨不能以一死拚，我也當時不死之一人。我死之後，或能挽救黨人爲主義犧牲的舊名譽，把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的真精神恢復過來！』說畢就催促吳同志決定去辦，吳覺得辦法雖好，但終恐罹於不幸，自己又將居賣友之名。他又說：『毒死一層，若能做事迅速，想必無事。你怕居賣友之名，我可給你一證，同志有質問，你可公布出來。』吳沉思良久，終不敢辦，他爲之快快不樂者竟日。古人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說：『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幾句話，他是當之無愧的。

他富於自信力，同時又勇於改過。當辛亥革命後，及二次革命前，他因爲不十分信從國父的主張，所以常有和國父意見不同的地方。自從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從失敗的痛苦教訓中，深自懺悔已往的錯誤，以後便死心塌地服從國父的領導，他寄黃興信中所說的話，正是他對於國父的新認識像這樣勇於改過是毫無固執成見的偉大精神，也是常人所不可及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熱烈革命實行家，而不知道他對於學問智識的追求也同樣熱烈。他由商而學，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辛亥革命後，他認爲中國必須趕緊建設，前途方有希望。他寄人書說『現今我國百不如

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各科學皆求進步。」又說：「欲救中國，非急起直追不可。今觀各國之進步，猶賽跑然。返觀我國，則且行且止，一若不見人之在我前者。彼跑百步，我當跑百步以上，則若干年之後，或可追及，否則即行百步，亦望塵莫及矣。何況一步不前耶？吾輩之心，滿擬駕中國於世界各國之上，苟不急進，將何以達我之目的？」所以解上海都督職後，他便準備出洋遊學，尋求高深學問，藉以負起建設新中國的重任。他對於教育子弟也諄諄以注重學問告誡，其寄姪果夫書說：「爲一身，爲國家，皆非學問不成。」又說：「爲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務其小者近者。你當教你弟妹好好求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爲將來飯碗計而勤學。普通人教子弟，常作如此想，吾輩當切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即不足與謀。謀國須比謀一身爲重，對於自己一身，但須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這雖是家庭瑣事，但也可反映出他的懷抱來。

他一生努力於中國國民革命，但却抱負世界革命的大志。他常對人說：「我生平最恨強權，並喜打不平，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必爲憤憤不平。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個不平的世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不過現在在中國，尤其要從速革命，我又是中國人，因此我先着手於中國的革命。俟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我當盡力助各弱國及亡國之民革命，獲得獨立自由，我的志願才算完全達到。」以中國國民革命爲中心，來扶植各弱小民族革命，以求全世界民族之自由平等，這是中國國民黨世界革命的最高任務，也是每個黨員應負的責任，這一點，他是認識最爲清楚的。他在努力中國國民革命中，常慨然以扶植東亞弱小民族爲己任，尤欲結交各弱小民族中的志士。民國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延吉邊境發生糾紛，他屢函東三省翼長張錫鑾和吉林巡撫陳昭常，請他們設法保護朝鮮僑民。又某年，他曾和朝鮮志士在上海組織一秘密結社，名新亞同濟社，專爲謀朝鮮獨立，他任該社的監督，且常作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這件事很秘密，少有人知道。民國元年辭職後，袁世凱給他匯洋四萬元，促他早點出洋。此款收到後，兩個月內即用罄，除大部分爲幫助同志之外，其中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圓，却是完全用於資助朝鮮安南印度的革命黨人，朝

鮮在中國留學生的學費也是統統由他負擔。

趙伯先事略

章士釗

壬寅冬，愚年二十一，挈弟勤士游學金陵。時山陰俞明震，以儒吏長江南陸師學堂，號得士，遇英年能文者厚。愚一小時，草「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論」數千言，辭趣敏妙，爲俞君激賞。既至校，知有趙聲伯先其人，文章風義冠絕於堂，則大喜，引而親之，相許備至。愚性和易，而伯先豪縱，情反而愛至，有莫之爲而爲者，此爲余交伯先之始。

伯先，丹徒大港人。而魁梧多力，相貌不類蘇產。又激於意氣，駢馳不羈，被酒大言，無所避就，尤與尋常蘇人異撰。伯先年十九爲秀才，文名噪甚。願抑塞不安於鄉，浪遊江淮間，復無所遇，嘗僦居南京僧寺。寺近陸師學堂，伯先偶代某生執筆，爲俞君研詰得實，則亟延至伯先，特要入校。此伯先治兵學之所由也。

愚在校未久，辭赴上海，主蘇報，書革命。伯先循資完業，曾一渡日本，考詢軍政，歸，兩江師範學堂爲教員，非其好也。時排滿之論，起於江湖，愚喜昌言。而伯先則謀濟事，嘗祕草「七字唱本」，激勸士卒，號保國歌，文辭詭至，讀者莫不感泣。余爲印布數十萬份，湖北曹工丞且爲麻鞋負囊，走數千里散之。一時長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紙，習其詞若流，而不審爲伯先手筆也。

癸卯秋，愚潛反寧，爲會於北極閣，假借俄事，極論革命，南京學生咸集，爲內地公開演說之嚆矢，聲勢甚盛。願伯先少之，以爲徒招吏忌，無裨於實。是夕，果爲寧紳繆荃孫舉發，牒地方吏捕余。愚既宵遁，伯先亦坐是不安於校，則走長沙，同人羈爲實業學堂監督，尤非其好也。又起北行，入觀禁城，潛爲出涕。更出榆關，放歌無侶。適保定有秋操事，伯先投某鎮充隊官，冀有所圖，亦無大驗。久之，反寧，任江寧督練公所參謀官，旋教練江陰新軍。

時道員郭人漳好與革命黨往還，黨人亦欲倚以集事。伯先則隨人漳入甞，年餘，而志不逞。適本省擬行徵兵制，伯先趨歸，成之，以功管帶三十二標第二營，旋升標統。恆爲兵士陰述種族大義，滿人端方爲江督，甚伯先甚。伯先部兵習聞湘鄉曾氏扶清滅太平軍不道狀，因火後湖神座，毀曾遺像，一軍盡歡。訐者指伯先爲亂，端方將假是與大獄。統制徐紹楨隱右伯先，得以身免，往就粵督張人駿於廣州，任督練公所提調，旋統帶新軍第二標。

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勢張甚。廉州人士劉恩裕以抗稅起兵，志士有從之者，人駿檄伯先率步兵一營，砲兵一隊剿之。伯先以其機可用，大喜，則密遣人與恩裕計事，而約人漳爲應。人漳告密，說寢傳於外。伯先審事壞，而恩裕亦下材不足言大計，乃馳告同志，使散去，並於陣中單騎往諷恩裕他竄。恩裕卒不之省，遮伯先擊之。伯先不得已，揮兵進，廉事一戰而定。伯先設宴廉之南郊海角亭，與將士痛飲，席間賦詩，有一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一之句。顧伯先隱痛益深，而人漳媚嫉益甚，日訐伯先人駿所適。端方亦有訛來，稱趙聲才大，而志不測，不可用，人駿惑焉。伯先不自安，棄職歸，而終不能忘情於粵也。

復走香港，爲倪映典密籌攻粵策，事敗，映典殉。伯先乃往順德，謀再起，卒以會黨志異，省中又名捕急，因返港，躬耕以樂其意。時從者數十人，易散難集，又貧無所得食，留戍至艱，略師漢趙充國遺意，相約租田而耕，伯先朝執鋤夕執筆，自食其力，並以食同人，若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思也。

揚州熊成基者，伯先江南所部卒也。清西后母子死，成基驟起兵安慶，事敗，走海外，復謀刺載灃於哈爾濱，事洩，死之。伯先固不以國士期成基，至是乃太息曰，「昔在南京俊士如雲，若成基者，殊碌碌，今所成已如是，吾輩何面目見天下士！」聞者泣下。

番禺汪兆銘刺載灃於京師，未中，下獄。伯先益憤勵，起往南洋羣島，稍備軍實，還香港，設同盟會，伯先被推爲總部部長。議以廣東爲發難地，分東西兩軍，取道北伐，西軍經廣東，入湖南，會師武漢，黃興主之；東軍貫江西，出湖口，直下江南，則伯先爲帥也。頃之，伯先所養士鄧明德，密佈機關，陷於粵捕，

死焉。夙計不得不變，則謀以一隊劫殺水師提督李準，一隊攻取督署，一隊堵塞滿營，一隊占火藥庫、軍械局，一隊接應各路，一隊進攻兵工廠。隊員皆同人自充之，新軍一二兩標屆時策應。即各部署定，期以辛亥四月一日一舉而取廣州。黃興爲總司令，先率同人入粵，伯先與胡漢民留守香港，至期會合。於是吳、楚、閩、粵、滇、桂、洛、蜀、越、皖、贛十一省之才士樂赴國難，無所圖利者，相繼來集。臨發前一夕置酒高會，仰天而歌，羣有死之之心焉。革命黨人，於斯極盛。

會粵人溫生才自南洋袖彈歸，擊將軍孚琦，斃之，粵垣大索。十一省之士者，大抵不習廣州方言，又歸自東京，服態殊異，易爲邏者所得。三月二十八日，均奉與暫退令，紛紛旋港。伯先大驚，擬次日自行入粵規畫，夜接郵電，謂事尚可爲，促軍更進，則又大喜。明日，全部以早晚輪渡分赴戰地。伯先取晚輪，以晦日晨達廣州，而事已前敗，七十二烈士俱殉，世所傳黃花崗之役者也。伯先鄉人宋建侯、石經武、華逐電、阮德山、徐勝西、封冠卿等六人均死之。

伯先痛甚，扶病赴順德，謀再舉。不就，擊鎗自殺，遇阻未遂，乃奄奄經澳門歸港寓，而伯先大病矣。四月八日，腹痛不可止，醫者謂是盲腸炎，非割不治。十七日割之，血黑色，腸有腐者。十八日晨，口吐紫血，勢已莫救。十九日午後，神志忽爽，勉侍疾語君甚切至，並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淚隨聲下，同人亦各復流涕，張目曰，「吾負死難諸友矣，雪恥唯君等」言訖，目閉而淚出不已，自不復能言。翌日下午一時，遂逝，時辛亥四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二。初葬於香港茄菲公園附近山顛，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民國元年，移葬鎮江南郊竹林寺。

自伯先爲將，以至死事，中更十年。愚由上海而日本，而英吉利，以學目遮，不省國事。茲篇所紀，蓋無一役身與，恥何如也。伯先死耗，愚與長沙楊守仁居泥北淀，共聞之。守仁至狂憤自沉其身，獨愚逡巡返國。達民國紀元，事去伯先之死已半歲，自爾以來，××××，幾無一不負先烈。而愚之自暴自棄，深愧死友尤不勝言，追念曩事，懷慚何已。謹狀。

焦達峯傳

章炳麟

焦大峯初名大鶴，字鞠孫，湖南瀏陽人。在長沙，或稱焦煜，而之日本，自署焦達峯，故世稱達峯云。少豪健，每讀書塾中散歸，輒集兒童爲部，決戰，已不勝，必復之，敵潰然後已。年十五，入瀏陽學堂。瀏陽先有譚嗣同、唐才常，以悟貴幸起兵死。達峯聞人道其事，必怒目扼腕而立。特論剛斷，不苟言。競走蹴鞠皆急人，校中戲呼之曰譚唐。或擬以俾斯麥克、納爾遜，亦不讓也。年十九，東游日本，與鄉人禹之謨善，緣是入中國同盟會，首領黃興等未之奇也。欲習陸軍，格於例，乃入東斌學校，講戎事，幾二年。同盟會成立已三歲，集才多，然未有所用。時轉掠邊徼，不能爲利害。及徐錫麟被恩錫，天下震動，錫麟又非同盟會人也。達峯則與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恢、湖北孫武等集共進會，和者數十人，多山澤豪帥與手臂技擊之士，期就腹地以勇氣振之。而達峯游學未返，占名同盟尙如故。時與自交趾來，問達峯何故立異，答言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興曰，如是，革命有二統，二統將誰爲正。達峯笑曰，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與夷然無以難也。興就大森起體育會，達峯亦赴之。會清新主立，袁世凱罷歸，達峯知勢可乘，遂返。明年三月，抵夏口，始立共進會總統，分在武昌江漢間，附者甚衆。七月，返至湘東，更名左耀國，集瀏陽、醴陵、萍鄉諸豪，內設部長沙。明年三月，以軍法部勒其衆，所統已千數百人矣。九月，復與楊任、余華祿等編通德辰沅宗帥，衆益盛。明年春，至夏口，漢上諸子期以秋操起兵。思北軍自武勝關徑下，欲長沙先發，武昌應之，咨於達峯。達峯曰，長沙發難易耳，然十日武昌不應，我必擊武昌，皆諾，亦以武昌先長沙應要達峯，達峯亦諾。自是湖北軍官蔡濟民等多赴共進會立盟誓矣。五月，達峯與陳作新說長沙新軍及巡防營倡義，皆受約，其秋八月十九日，武昌以謀泄先發，檄到，達峯欲如十日期，衆猶豫。時新軍已略驛度武勝關，湖南巡防統領黃忠浩謀以師北上應之。達峯憤急曰，中國廢興在今日矣，尙觀望耶？九月朔，自統新軍攻小吳門，令陳作新攻北門，遇巡防軍，卽探白布綰

其臂，皆笑受之，遂入據軍械局。巡撫余誠格走，忠浩不降，殺之。明日，就諮議局舉帥，以達峯充都督，作新副。達峯集黨財四歲，上溯湘，下沿漢，戰從如牆，清吏不能掣制。微達峯堅諾，武昌固不敢動，湘軍起，又與夏口結言相應，於發難功最高。視事數日，議出師援武昌，以第四十標爲前列，以第五十標與巡防營番上，而急練民軍承其乏。計定，請辭職北征，衆未聽。初，衡湘間多貴族子，達峯以寒微起爲帥，參佐大抵椎結少文，督紳間獨譚璋與善，佗嫉之。知達峯譽聞狹，可動，則以術撓其慶賞，而揚言武昌濟餉數十萬，達峯持不下，又新軍有功不遷官，將盡黜，用激怒其衆。標統梅馨忿，九日，密謀於求忠學堂，明日，市中小騷，作新單騎行視，卽馬上擊殺之，斷其頭。遂引兵攻督府，達峯困，諸拜軍旗而死，計之，拜起，殺焉。乃推故諮議局長譚延闓爲督，衆始定。竟不執梅馨，故湖南北頗有異論。後十餘歲，馨失兵居上海，患癱，將死，達峯義故鄧玉麟往視，曰，得無焦公爲厲耶？馨歎曰，當時直爲人作獵狗耳。達峯死時，年二十五六年矣。延闓葬之嶽麓山。民國五年，劉人熙督湖南，始立石冢上，曰劉水噴淚之碑，諸述達峯事者，率承變亂時所錄，後起勢盛，故人多雷同，其語絕譴。余以身在日本所見，及孫武、鄧玉麟、李根源所述，譚人鳳所記，兼撫吳慰祖、李某所作事略，校其同異，爲之傳。

贊曰：達峯年少蹶起，義屈元耆，而其言卒卒，智勇仁彊，實出儕輩上。故能平行湘漢，制其鎗轂，桀然爲義師樹樞，盛哉，斯陳項之亞矣。夫首義者固多強死，銜轡不振，陳王且有莊賈之禍，又說於餘子。重以民黨日偷，惡直上諛，揚浮名，沒實功。達峯已死，而後來者掩其爲上勳，衆口幡幡，又曷足校哉。

武昌首義之發動

湖北爲四戰之地，一旦有變，騎驎瞬息壓境，似無發動之可能，然歷來志士，即在此環境下造成一特殊風氣，卽不競聲華，埋頭苦幹是也。庚子以後，士人多投筆從戎，不以蒼頭爲恥。甚或累年不遷，亦安之若素。遇有風潮，則易名再入他營。極少以從軍爲終南捷徑，借黨勢謀飛騰者。所以無營不有知識分子，革命黨人，意態冷靜沉默，匿儒冠，而諱新民。猶之西藥以糖衣封其猛劑，食者甘之。而官廳遂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輩可親等於手足。不數年間竟將政府之軍隊，於不知不覺中，盡變爲吾黨之勢力，職是之故，此湖北革命之妙用，非外人所得而知也。辛亥武昌首義，其主力則在共進會文學社兩團體。繼之以香港「同盟會統籌部」（時東京中國同盟會本部，將以全力經營南部，於是在香港設統籌部，以黃興爲部長，趙聲副之，內分調度、交通、儲備、編制、祕書、出納、總務八課，部址在跑馬地第三十五號）及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之主持策動，所以雖最難發動之地區，仍於八月十九日一舉成功。先是庚戌冬，居正與譚人鳳宋教仁等，俱主張長江革命，居由東京自動赴長江各省調查，道經廣濟，廣濟爲正故鄉，復值年節，因便道回家省親。上元日，一湘人持函自漢口來，啓視，則劉紹襄促赴漢籌商要事。正卽辭親西上。抵漢，晤紹襄於俄租界寶善里廣惠公司。廣惠公司者，教仁推鄒永成張斗樞組織之祕密通訊機關，借礦商名義以運動兩湖革命者也。紹襄見正至，出觀黃克強函，大意謂「吾黨舉事，須先取得河岸交通線，以便輸入武器。現欽廉雖失敗，而廣州大有可爲，不久發動。望兄在武漢主持，結合新軍，速起響應。」居閱畢，紹襄復告以此次由香港來，克強再三囑咐，并派譚石屏至南京九江聯絡，不久將到漢與君面商。正離鄂久，初至武漢，極形生疏，無從着手，乃訪楊時傑詢問鄂中情形。先是東京有共進會，爲同盟會之外府。劉公繼任會長，時傑爲之運籌。庚戌冬，公時傑由日回鄂。時傑兩促正歸，謂武漢組織，略有頭緒。至是告以近狀，介晤孫武楊玉如等。正乃得悉武漢內容。辛亥正月二十五日，譚

人鳳果抵漢，與居正孫武楊時傑劉英查光佛等聚商於旅舍。人鳳曰，余奉黃先生命，督率長江革命進行。南京九江，已有聯絡。兩湖尤關重要。因黃先生與胡展堂趙伯先諸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畢集，決在廣州起事。謀既定，款亦有着。最短期間，當能實現，兩湖宜急起響應。并出八百元交居正爲運動費。復謂中部同盟會將發宣言，現在結合力漸次瀰漫，南京主任爲鄭贊丞章木良等。九江新軍，自南京開來五十三標，亦由南京主任通聲氣。各視其時機，而定響應之先後。武漢宜加緊努力。均踐其言。譚去後，居正以既受統籌部黃興之委託，及資金，自應積極進行。乃與楊時傑孫武諸人共商進行之法，於是租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八號設總機關，居正負責主持。設分機關於武昌胭脂巷十一號，胡祖舜主持。糧道街九號，設同興學社，爲同志往來勾留之所。時法，無眷屬者，房主例不得以屋出賃。鄧玉麟計約揚州余某，同婦謝氏住社中，司中饋。陳磊趙師梅費孟謙趙學詩等常駐焉。並效梁山泊朱貴故事，於左旗右旗工程營附近之黃土坡，設同興酒樓，由鄧玉麟經理，溝通軍人聲氣，相機運動介紹入會。部署略定，乃召集會議，推共進會會長劉公爲鄂軍都督，劉英副之。預定成陸軍四鎮，以宋鎮華爲第一鎮統制，黃申薌爲第二鎮統制，餘二鎮人選在擬議中。蔡濟民高尙志爲陸軍二十九標標代表，黃禮堂張鵬程蕭國寶爲各營營代表，楊宏勝方殿甲周楚材爲步兵三十標正副標代表，江亞蘭殷占魁爲步兵三十一標正副標代表，郭撫宸祁占元陳隨福爲各營營代表，陳子龍爲三十二標標代表，徐萬年孟發臣爲砲隊第八標正副標代表，王鶴年艾良臣梅青福張富國爲各營營代表，沙金海爲馬隊第八標標代表，熊秉坤爲工程第八營總代表，雷振聲方興金兆龍徐兆賓等爲代表，陳孝芬王子華李鵬昇羅一安等爲混成協馬工輜各營營代表，彭楚藩爲憲兵營代表，李翊東爲陸軍測繪學堂代表，陳磊趙師梅爲工業學堂代表，陳洪九爲法官養成所代表，張育萬爲方言學堂代表，劉鄂生牛廷臣方旭明爲鐵路學堂代表。職務既定，孫武治都督統制五印，交居正保管，正曰：「苟舉事，詎虞治印不及？奚留此自累！」趣銷毀。當時有最艱鉅之事二：一籌措款項，一統一團體。各同志以廣州舉事伊邇，異常努力，進步極速；惟八百元之經費有限，不久告罄，而同興酒樓，已於三月十五日，無法維持。居正謂孫武曰：「聞新春洗馬坡達城廟有金菩薩者，鄉人謂其靈驗，每年必有人爲之飾金，所

值應不貲，若設法取來，可以濟用」，衆贊成，推居與焦達峯往探。三月二十八日抵達城廟，市香燭，僞爲禮神狀。金菩薩供正殿左之玻璃龕中，經烟薰，不能辨真象。居焚香秉燭，達峯伏地拜叩，默祝菩薩捨身救世。拜罷，奉香資一元於住持僧，請啓玻璃門一瞻神像，僧許諾，達峯以手搬像，屹不爲動，僧意若怫然，恐見疑，辭出。達峯謂此非一二人所能爲役，決圖再計。抵漢口，聞廣州失敗，俱悲憤，在武漢發難之心愈決；而經費奇窘，甚形焦急。達峯乃招同志鄒永成楊任黎先誠謝介僧徵湘綠林大力士任其事。時查光佛劉文錦等自運動各軍歸，咸以成績甚佳，可在武漢發動。議籌款，居謂達峯已徵湘力士，容俟行達城廟計畫。光佛曰：「事急矣，難待。吾聞距達城廟十里，有三角山，爲蘄州名勝，山有小溪，產綠毛龜，小者如金錢，富家多購以重金，吾人入山取以出售，亦一法也」。衆以此事瑣細，仍主張達城廟原議。光佛曰：「既不爲此，三角山有寺觀，距達城廟近。吾輩多無辯，試充僧，先匿寺中，再下山至達城廟，一夜往返，儘可於夜間移菩薩上山鎔化，似甚便。」衆然之。居正查光佛劉文錦偕往，至山，抵三角寺，稅居一室，與僧交懽。住旬日，或探赴達城廟路徑；或準備設爐鎔金。摒擋略就，卽於端節晚間赴廟，詎天氣酷熱，鄉人寺僧，均露坐閒談，廟內燈火輝煌，無從下手；旅費亦告罄，又快返漢。時孫武與達峯及達峯所招同志鄒永成楊任黎先誠謝介僧等皆苦悶。鄒永成曰：「我伯母孀居，首飾值數千金，可用麻醉迷渠抄箱，定可成功。」孫武喜，乃請軍醫同志江亞蘭製就交永成曰，此藥宜和酒服之。永成卽購葡萄酒一瓶和藥其中。復問武曰，飲伯母酒我須陪飲乃不着跡，飲後以何法醒迷。武曰，多喫咖啡便解。永成照辦。武與約斯時達峯飾官人，玉麟飾長隨來取。武去。永成卽搬行李於伯母家，詭稱自湖南家中來，今日卽附輪往日本。伯母謂，汝遠行，須在此小憩幾日再走。永成曰，尚有同伴，不便獨異，今晚一定下輪。渠伯母乃餞之。看具，永成曰，頃友人送我葡萄酒一瓶，此酒日本多，攜帶不便，今日與大家飲之。渠伯母連飲五杯。永成及其小妹用人皆痛飲。然藥未配好，只是頭部暈痛而未昏迷。達峯玉麟至，見渠伯母猶清醒，卽稱拜會永誠者。渠伯母已懷疑作不豫之色走了。此計既敗，達峯等仍謀取達城廟金。六月初，推鄒永成購錐斧電器等應用工具，居正等質衣物充旅費，由達峯率會黨中有臂力之黎大漢七

人，於十五日抵達城廟，大雨如注，達峯曰：「此天助吾輩成功也」。令分兩路前進，達峯等四人循後山坡，逼近廟牆，以大錐鑿壁成洞，依次蛇行入，至神龕前啓門。力士恐，達峯以刀劈神像，揮之，力士乃敢搬像，堅不可動，繼以錐錐其空處，始搖之而倒。前分路之四人，因失道未至，即以三人曳出後殿，盡力鑿之，許久斷一手，達峯命速扛逸出洞。天將曉，農人已有巡田者，達峯曰：「敗矣！」命投池中。行時，始遇失道之四人，斥為誤事。行數里，聞鄉人驚相告，謂昨晚有大盜劫去廟中金菩薩，寺僧鳴鑼告警，已四處追尋矣。焦等於是分途急走。大漢於路上一茶店中，為糧差四人指為盜，執禁土室。奔告達城廟索賞，大漢乘間逸。糧差大憤，遣人戒漕河鎮各旅店，勿納生人。後悉達峯等駐宿某店，將逮捕，達峯隊中有鄧二者，湖南哥老會頭目也，以糧差多屬會黨，乃用會中海底（哥老會秘密記號謂之海底）與談，漸曙，達峯沽酒飲糧差，糧差知鄧二為夥頭，遂舉中途弄大漢事相告，並出所獲雉斧等物包裹，曰：「此非君等所有乎？君等走江湖，須諳當地規則，敵處與湖南大同小異。此時風聲急，行動不易，我為君等籌，其速購草紙二捆，束成包袱式；並教以手提担負落店安放各種暗號，曰：「能如此，走盡蘄州無事矣」。更為焦等雇一小舟，珍重告別而去。晚抵州城，適大漢等四人亦至，各相慰問；且述經過。達峯曰：「君等貪食貪眠，致有此失，若值革命軍打仗時，則不免軍法從事矣。」衆唯唯。次日抵漢口，報告機關部，而此案遂告結束。秋七月，共進會會長劉公自襄陽至，微露其脚父命入京捐納道員意，諸同志說公曰：「君革命黨，捐官當非本意，現軍隊已運動成熟，在最近期間，即可發動；惟經費奇窘耳！君如其資移作革命用，事成，豈區區一觀察所能比擬耶？仲文素沉默，無表示，彭楚藩曰：「此事我當其任，吾為憲兵，苦募其手寫之革命方略，公之頭可立斷也。彼之頭且懸人手；顧吝金乎？」楊玉如曰：「太暴，非所以處同志，且徐圖之。」適公納妾李氏，李名貞清，從夫姓曰劉一，慧而美，住胭脂山，肄業女子職業學校。李初僑居沔陽，玉如固識之，因丐李以說公。孫武李作棟復為言；楚藩亦以前意諷仲文，仲文曰：「吾立志革命，足下顧不知耶？納官非余意，已為各同志陳說，足下何慮深而不見諒也？」乃盡出所懷金交楚藩，楚藩曰：「五千圓足矣，餘留君家用。」於是總機關始不為經濟所窘矣。金菩薩，綠毛龜，

伯母首飾，李貞清四事，乃世俗付諸笑談者，特舉之以明湖北革命，實自千辛萬苦中來也。再統一團體一事，實極費周章。湖北革命團體，自科學補習所日知會遞演而至文學社，可謂一系相承，自己西共進會由日京入鄂，幾有形成兩大之勢。物莫能兩大，此人類天然之性格，其間之磨擦，當然不少也。總機關本中央事權統一之原則，當然認此項工作爲最重要。故先將各小團體，若將校團益智社共和會蘭友社數學研究會振武尊心會武學研究社將校下士班等歸併於文學共進兩團體；復由詹大悲劉堯激王守愚蔣翊武楊時傑楊玉如李作棟等，假武昌長湖堤龔霞初寓，商討共進會文學社聯合辦法，以主帥問題，各不相下而止。嗣蔣翊武劉堯激高尙志鄧玉麟等復集漢口孫武寓，謀聯合。意見仍難一致。七月查光佛王憲章陳孝芬陳磊等出爲斡旋，復開聯合會，始融洽一致毫無芥蒂。當議決推蔣翊武爲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孫武爲參謀長，劉堯激蔡濟民吳醒漢杜武庫蔡大輔祝制六王文錦徐達明爲參謀，楊時傑楊玉如等任內政，丁立中潘公復查光佛牟鴻助等任秘書，楊宏勝任交通，李作棟任財政，鄧玉麟任傳達命令。其前推各軍代表，復增加文學社社員廖湘芸江國光張詰夫祝制六單道康余鳳齋李慕堯等數人。並議定以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中設有排長隊長以管領之，決定後，即就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寓，組織臨時總司令部，王守愚陳磊爲常駐軍事籌備員。就漢口總機關部設政治籌備處，孫武潘公復李作棟爲常駐政治籌備員。趙師梅趙學詩費孟謙等繪製星旗於雄楚樓楊玉如寓中；復賃漢口寶善里十四號，製造炸彈，以孫武潘公復陳光楚主其事；由牟鴻助謝石欽梅寶璣，辦理起義時一切文告。並限七月二十日以前籌備完全。內部佈置訖，即推居正楊玉如於七月二十四日赴上海購置手槍，並促黃興宋教仁譚人鳳蒞鄂主持。先是四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凡從前批准各案，一律取銷，川鄂湘人民羣起反對，六月，湖北旅省紳耆，亦集會於頤三宮，詹大悲密昌墀張伯烈等演說，至爲激烈。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私謂大悲曰：「明達如君，不應反對鐵路國有」，大悲曰：「國有固當，清有則否。」復爲文發表於大江報，題曰：「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總督瑞澂即逮捕詹大悲何海鳴下獄，而封其報館。於是人心愈憤，刊布傳單，召集在諮議局開會，至者數千人。公推密昌墀張伯烈劉心源夏道南等赴京請願，要求收回成命。密昌墀等坐守郵傳部大門，

不飲食者三日夜。四川風潮，較鄂更大。閏六月，清廷命端方爲鐵路大臣，自湖北帶兵入川查辦。端以前督鄂時協統鄧承拔繼統會廣大，皆其所賞擢，卽調會所帶之三十一標及四十二標兩營並鄧以行。其標內多黨人，出發時李紹白趙振民等卽謀於荆宜間殺端獨立。居正以此舉無益，並妨害武漢根本大計，與楊玉如胡祖舜等分別諭止之。蔣翊武既被推爲總司令，計畫軍事，除駐省軍隊就近指揮及三十一標入川外，駐宜昌之四十一標一營，駐襄陽之馬隊第八標，駐鄖陽之二十九標三營，駐岳州之四十一標三營，俱下令各標營代表準備至武昌發難時，各就原地響應；並令駐宜之唐犧支，負責與入川同志曹子青林兆棟葉正中田智亮胡冠六等取聯絡；章裕昆劉建一黃維漢謝遠達等負責聯絡襄鄖各軍。茲將當日清軍編制將領姓名及駐紮地點，分列於左，以明當日概況。

一、陸軍第八鎮統制 張彪（司令部設於武昌城內大都司巷）

（甲）步兵第十五協協統 王得勝（司令部設於武昌城內

步兵第二十九標標統 張景良

步兵第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 何錫藩

前隊隊官 吳長懷

左隊隊官 胡家賓

右隊隊官 張文著

後隊隊官 徐國瑞

駐武昌中和門內

步兵第二十九標第二營管帶 戴鈞南

前隊隊官 景福祥

左隊隊官 劉炳福

右隊隊官 李廷福
後隊隊官 賓士禮

駐武昌中和門內

步兵二十九標第三營管帶 張楚材

前隊隊官 龐成功
左隊隊官 劉風同
右隊隊官 張勝祥
後隊隊官 胡效騫

開往襄陽鄖陽

步兵第三十標標統 楊開甲（先爲滿人寶英，其兵皆八旗。

步兵三十標第一營管帶 邵翔宸

前隊隊官 重光
左隊隊官 張正祥
右隊隊官 德煊
後隊隊官 羅家炎

駐武昌中和門內

第二營管帶 任光耀

前隊隊官 杜錫魁
左隊隊官 殷增勝
右隊隊官 金善

後隊隊官 楊子文

駐漢口

步兵三十標第三營管帶 杜錫鈞

前隊隊官 德培

左隊隊官 謝元愷

右隊隊官 王少甫

後隊隊官 薩炳圖

駐武昌中和門內

(乙) 步兵第十六協協統 鄧承拔(隨端方赴四川)

步兵第三十一標標統 曾廣大(隨端方赴四川)

步兵第三十一標第一營管帶 李錦標

前隊隊官 曹德全

左隊隊官 楊永斌

右隊隊官 李鴻陞

後隊隊官 羅錫炎

開往四川

步兵三十一標第二營管帶 陳榮鎮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開往四川

步兵三十一標第三營管帶 蕭國斌

前隊隊官 安永年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開往四川

步兵第三十二標標統 孫安國

步兵三十二標第一營管帶 黃鸞鳴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開往四川

步兵三十二標第二營管帶 楊正坤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步兵三十二標第三營管帶 李玉魁

開往四川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丙)馬隊第八標標統

喻化龍 駐武昌中和門外

開往宜昌

第一營管帶

吳連慶 駐南湖

第二營管帶

馬德才 開往襄陽

第三營管帶

孫長林 駐南湖

(丁)礮隊第八標標統

龔光明 駐武昌中和門外

第一營管帶

卓占標 駐南湖

第二營管帶

姜明經 駐南湖

第三營管帶

楊起鳳 駐南湖

(戊)工程第八營

管帶 王永泉(時赴永平秋操：營隊官阮榮發代。)

前隊隊官 李占魁

左隊隊官 吳兆麟

右隊隊官 黃坤榮

後隊隊官 羅子清

駐武昌黃土坡

(己) 輜重第八營

管帶 蕭安國

駐武昌平湖門外輜重營

(庚) 憲兵第八營(多旗人)

駐武昌中和門內楚望臺附近

(辛) 教練隊一營

駐武昌督署內

二、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 黎元洪(司令部駐賓陽門內)

(甲) 步兵第四十一標標統 易甲鵬

第一營管帶 戴壽山 開往宜昌

第二營管帶 羅洪陞 開往岳州

第三營管帶 謝國超 駐武昌賓陽門內

(乙) 步兵第四十二標標統 張永漢

第一營管帶 陳鍾林 駐漢口居仁門(一云駐漢陽槍砲廠)

第二營管帶 樊毓英 駐京漢鐵路(一云駐漢口)(自漢口至黃河)

第三營管帶 汪炳山 駐漢陽兵工廠(一云駐京漢鐵路)

(丙) 馬隊第二十一營管帶 王發祥 駐南湖

(丁) 砲隊第二十一營管帶 張正基 駐武勝門外塘角

(戊) 工程第二十一隊隊官 劉佐龍 駐武勝門外凱字營

(己) 輜重第二十一隊隊官 張子襄 駐武勝門外凱字營

三、巡防營分五路，每路五營，每營共三百餘名，每路設統領一人率之。

(甲) 第一路

駐武漢

(乙) 第二路

駐黃州府

(丙) 第三路

駐襄陽府

統領劉繼玉

(丁) 第四路

駐宜昌府

(戊) 第五路

駐德安府

四、水師亦分五路，設水師統領一人率之，統領陳得龍。每路設幫統二人。

(甲) 第一路

駐漢陽

(乙) 第二路

駐黃州

(丙) 第三路

駐宜昌

(丁) 第四路

駐襄陽

(戊) 第五路

駐安陸

以上所列新舊軍外，另有警察兵在武昌城內者，約二千名。在各府州縣者倍之。全省警察，設一巡警道率之，時巡道爲王履康。此當日官方之力量也。居正楊玉如之赴滬也，時中部同盟會已於閏六月成立，遂往會晤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報告鄂軍進行概況；並云有一觸即發之勢。託陳其美代購手槍應用，且商策動滬寧響應，促譚宋赴漢，其同運籌。時黃克強尙在香港，居正爲書請呂志伊持去面交，由呂詳告一切。克強得書，當函駐美國舊金山籌餉之馮自由，請據情轉電美洲，陳達總理，乞速匯鉅款。書曰：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廣州之役，本請居君在鄂部總理其事，以備響應者。)辦法以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中設有排長隊長以管領之。平時以感情團結，互相救助，使其愛若兄弟，非他人所能間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體，現人數已得二千左右。此種人數，多係官長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官長下士能發起，兵卒未有不從者，不必於平時使其習知；況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爲之操縱，似較粵爲善。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

現殆有拔苗助長之勢。又胡漢武君，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去年弟曾通函胡君，謂其組織預備，以備響應。胡已擴張其範圍，其進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部下者，有之。擬於最近發動，期兩部合而爲一。據此，則人數已多。乘此路潮鼓湧之時，尤易推廣。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以表面觀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勢力；而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必欲一申素志。似此人心奮發，倚爲舉動，實確有把握，誠爲不可多得之機會。若強爲遏抑，或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爲之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卽以武漢之形勢論，雖爲四戰之地，未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人何如！□□胡林翼於破敗之秋，收合餘燼，猶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處之。今漢陽之兵器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虞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利便。以言地利，亦足優爲。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意於此者，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輸運，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爲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寧皖陝（前本有陝西人井勿幕君在此運動，今已得有多款，勢亦足自動，熊克武君已馳赴該處，爲之協助。）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乘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謀發起者，事半功倍；且於經濟問題，尤易解決。茲約計各處，大略有二十萬左右，卽足爲完全之預備；至少四五萬，亦可發起鄂事。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卽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絀，亦必担任籌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得。吾人當體驗內地同志經營之艱苦，急爲設法籌集鉅款以助之，使得有以寬裕籌備，不致艱困從事，歸於失敗，徒傷元氣！不勝切禱之至！弟本欲躬行荆鼎之事，不願再爲多死同志之舉，其結果等於自殺而已。今以鄂部又爲破釜之計，是同一死也，故許與効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想我兄接閱，必爲竭力援助。前加屬於廣州之役，最爲出力，此純係我兄血誠所感，故能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擬得兄等覆電後，卽行。或南洋之款，須弟一親往，亦未可知。餘俟續告，手此覆頌文安。弟與頓首，八月十四日。

不料匯款未至，居正未回，而各同志之熱情，已成躍躍欲動之勢。孫武知勢不可遏，乃於八月初三日，在武昌胭脂巷分機關開大會，商討發難事宜。出席者有孫武劉堯激胡祖舜蔡大輔鄧玉麟李濟臣蔡漢卿王守愚彭楚藩熊秉坤馬榮楊宏勝蔡濟民杜武庫林翼支方維馬驥雲李鵬昇胡玉珍張斌黃世傑陳孝芬方興雷洪席正銘黃元吉趙士龍閻鴻飛錢芸生徐萬年李樹芬羅一菴蔡鵬來等。時蔣翊武赴岳州未返，共推孫武主席。孫武報告各同志之熱情，實可欽佩，可謂時機已至。惟首義之計畫及日期，須預為決定，始人人胸有成竹。今特請諸同志到會商決，萬望精密討論，以不負千載一時之良機。各代表極興奮，當議決利用中秋休假，以八月十五日為首義日期。並決定首義計劃如下。

一、混成協工程輜重兩隊總代表李鵬昇首先縱火為號（以其營房位於草湖門外塘角舊愷字營，地臨江岸，南北兩岸及城內皆可望見）。同營混成砲隊總代表蔡鵬來率隊響應。即以一支隊由草湖門佔領鳳凰山砲台，以一支隊佔領青山，迎擊海軍，由工輜兩隊分別派隊掩護之。

二、八鎮工程第八營總代表熊秉坤擔任佔領中和門內楚望台軍械所（因其營房位於楚望台附近）。右旗八鎮步隊第二十九標三十標總代表蔡濟民楊宏勝等，測繪學堂總代表方興等，率隊響應，以與工程營會合於楚望台，協同進攻總督署。

三、南湖八鎮砲隊第八標代表徐萬年率砲隊由中和門進城，攻擊總督署。由附近八鎮步隊第三十二標代表陳子龍掩護之。

四、南湖八鎮馬隊第八標代表沙金海，及混成協馬隊代表陳孝芬則警戒於城外。

五、八鎮步隊第三十一標代表江亞蘭及第四十一標留守步隊代表廖湘芸會同佔領蛇山，掩護砲隊（因此兩部同駐左旗營房與蛇山相接也）。

六、漢口混軍混成協步隊四十二標之一部，由代表林翼支等，率隊響應，進佔武勝關。

七、漢陽兵工廠駐軍混成協步隊第四十二標之一部，由代表祝制六胡玉珍等率隊響應，佔領龜山砲台。

八、憲兵隊代表彭楚藩擔任偵察官方，及各軍隊情報，隨時報告於臨時總司令部。鄧玉麟楊宏勝擔任各部隊之聯絡交通事宜。

是日開會自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一時止平安散會。詎意越一時許，而南湖砲隊即暴動。先是砲標三營最努力之同志梅青夫爲其長官所忌，請長假，其同營士兵瞿殿臣孟發臣張若舟錢芝生等餞別（有謂係徐萬年退伍者，十九起義，徐萬年還在營指揮，帶砲進城，故不主此說。），行令勸酒，慷慨悲歌，喧囂達戶外。排長劉步雲喝止之，不聽，報隊官，隊官怒，欲笞之，霍殿臣等奪砲出，顧無彈，趨子彈庫，門鍵不得入，孟發臣奪砲柵欄止，傷指血如注。管帶姜明經聞變，調附近馬隊彈壓，錢孟等即棄砲，以蓆裹槍逸。馬兵追蹙，錢等顧謂曰，「吾儕兄弟，何相煎之急耶？」馬兵止，孟氏即飛奔入同興學舍及胭脂山分機關報告。時孫武鄧玉麟李翊東高尙志趙師梅趙學詩等俱在舍，師梅爲孟氏裹傷，孫武起立曰：「即過江佈置舉事，請君等分告各營弟兄，準備。鄧高孟三人以值星期，弟兄或多出營，又係白晝，均躊躇有難色。嗣劉堯激至，衆具以告。劉曰：「余意欲請孟同志即回南湖，察看全營弟兄，是否俱已發動？如發動，當立刻響應，不致令砲標犧牲。若反抗者僅一二柵弟兄，可囑彼等易裝潛逃，免牽動全局，俟預備齊全後，舉事。瑞澂懦夫，決不致與大獄也。」衆然之，發臣即承其旨歸。陳磊亦奔告李長齡，長齡囑磊語他部慎勿動，致誤大局。漢卿開會歸，亦極力止之。故當時衝突者只送行之一柵，未致擴大。殿臣等即易裝潛逃。其中下級官長懼禍，力爲彌縫，開除一二人軍籍寢事，此即當時所傳之南湖兵變也。瑞澂初，易視黨人，以其多年少士兵，類皆知識缺乏，腦筋簡單，必怯弱寡大志。自聞砲隊事變，始不自安，乃置行轅於楚同兵艦，間夜宿其中。下令檢閱行人，禁學生出校，軍隊兵器多收置楚望台軍械局，令工程營戍守；並向漢口德領事切商，請多調兵船來漢，苟革命黨暴動，即開砲轟擊之。是時孫武劉公王守愚劉堯激等亦以情形惡劣，恐及期舉事，即遭失敗，因開會改期爲八月十八日夜，依照原定計劃進行。當派李肇甫赴岳州，促蔣翊武速歸主持軍事。謝遠達等赴荊宜襄鄖，令各軍如期響應；電居正促譚宋同來。先是胡漢以湖北不能發難，派岑樓赴滬尼其行，宋即稱病，與譚居俱留滬，楊玉如在滬開南湖之變，則於八月初七日返

鄂。時風聲已外播，瑞澂乃於八月十二日召集文武官自首縣管帶以上會議，決定調水師統領陳得龍所部巡防隊入守督署及各要道，並令張彪黎元洪嚴督所部日夜巡城；督署加派特別巡警隊守衛；復令楚威楚同等兵艦升火待發；並以電船游弋江面，戒備極嚴。而武漢總機關即於十七十八兩日先後破壞，於是十八首義之期，又成泡影矣。十七日正午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機關部趕造炸彈，旁一人吃紙烟不慎，火屑飄入藥內，空濃煙四起，幸未變製成彈，火起無聲。武頭手盡爛，血流滿面。鄰人羣呼火警。李作棟脫其外衣覆武面，由汪性堂陳光楚扶武至其戚李姓家暫避，旋送日人河野所辦之同仁醫院，由徐朝桐譯告，允留醫並負保護之責。潘公復鄧玉麟移其炸藥彈殼於武昌胭脂山分機關，餘走匿。適劉公出，而俄捕至，問此屋異狀，公詭稱煤油爆發。俄捕登樓查勘，獲其手槍旗幟冊籍文告，公乘間逸。俄捕出，見門前之住戶有異，奪門入，獲公弟同。旋公委李貞清與劉協卿歸寓取物，亦被拘。是宅，即劉公寓也。當逮同貞清協卿及冊籍文告等，至巡捕房，將同引渡於江漢道，解總督署。貞清協卿下夏口獄，秘密全洩。其移置武昌分機關之彈藥，由潘公復等趕造，胡祖舜派李齊臣胡祖寅轍送各處。李飾為贈人禮品，潛移向啓桂家，晚復連至楊宏勝寓。甫出門，而楊竟以疏忽爆發，被軍警捕走。齊臣闖入整容店，偽為薙髮以免。（或謂宏勝以筠藍盛炸彈，外飾青菜，送入工程營。守衛查詰，勝奔走，衛兵追之，勝擲彈抵禦，彈片反射負傷，歸寓，衛兵跡至，搜出炸彈其夥，遂被執。楊寓在工程營附近，或因此訛傳。前說係齊臣密友張鵬程告我者，故吾主之。）武昌風聲更急，偵騎滿街。蔣翊武由岳州赴宜昌，於八月十八日晨返省，抵機關部，詢堯激以進行狀況，及居正楊玉如赴滬有無回音。堯激曰，玉如已返漢，居正尚留滬，已晤宋教仁譚人鳳，電告鄂事於黃興，與覆電云，須俟九月初，十一省同時舉事。本社同志，以為過遲，恐誤事機，翊武沉吟者久之。有頃，王憲章彭楚藩江國光張鵬程等至，正討論間，忽邢伯謙以孫武炸彈失慎事來告。劉堯激曰，時勢至此，設再悠忽，恐為清吏所乘。翊武驚愕失色曰，將若何。堯激曰，事急矣，革命當流血，予輩本犧牲精神應付之，奚遲疑為也。翊武指炸彈箱問曰，製就否？又問方略已擬就，地圖已製好否？堯激曰，炸彈製就者已分發各營，其存者尚未裝底管。乃以匣內擬就之方略及地圖示翊武。翊武稱善。即以臨時

總司令名義革命令一通，指派專人分送各標，約於是晚大舉。命令如下。

命令（八月十八日下午五句鐘發於小朝街八十五號機關部）

（一）本軍於今夜十二時舉義，興復漢族，驅除滿奴

（二）本軍無論戰守，均宜確守紀律，不准擾害同胞及外人。

（三）凡馬步砲工輜等軍，聞中和門外砲聲，即由原駐地拔隊，依左列命令進攻。

（甲）工程第八營以佔領楚望台軍械庫爲目的。

（乙）二十九標二營，由保安門向偽督署分前後進攻。一營前隊出中和門迎接砲隊。左隊防守中和門。右隊防守通湘門。後隊助工程營佔領楚望台。（三營出防鄭陽故不列）

（丙）三十標撲滅旗兵後，即向各要地分兵駐守。

（丁）三十一標留守兵分駐各城門防守。

（戊）四十一標留守兵進攻偽藩署，及保守官錢署後電報各局。

（己）三十二標留守兵由保安門進城，援助二十九標二營進攻偽督署。

（庚）馬隊八標一營進城後，分配各處搜索。二營向各城門外搜索，以四十里爲止。（三營及混成

協馬隊十一營因出發襄陽一帶故略）

（辛）塘角輜重十一營於本夜十二時在原駐地放火助威，藉寒敵胆。

（壬）塘角工程十一營掩護砲隊十一營由武勝門進城，佔領鳳凰山。

（癸）衛生隊於天明時，往各處收檢陣亡屍首，汽球隊於十二句鐘時，在諮議局前聽遣。（輜重第八營現在偽督署守衛，諒不可靠）。

（四）砲隊第八標於十一句半鐘，即拔隊由中和門進城，以一營佔楚望台，向偽督署及第八鎮司令部猛烈射擊，以二營左右隊佔蛇山，向偽藩署猛烈射擊，中隊留守原駐地。三營佔領黃鶴樓及青山一

帶，防守江中兵艦。（我軍佔領時均即射）

（五）四十二標一營左隊進攻漢陽城，前右後之隊佔領大別山及兵工廠，以中隊爲援隊。

（六）四十二標二營佔領漢口大智門門口一帶。

（七）四十二標三營右後兩隊，堵塞武勝關，前左兩隊，防守花園郝家灣一帶。

（八）武昌彈藥槍枝，暫由楚望台軍械庫接濟，陽夏暫由兵工廠接濟。

（九）凡各軍於十九日上午七句鐘，均至諮議局前集合。但須留少數軍隊防守已佔領地點。（陽夏駐軍不在此例）

（十）予十二時前在機關部，十二時後在諮議局。

臨時總司令蔣翊武

「注意」：本軍均以白布繫左膀爲標幟。

命令下後，蔣翊武彭楚藩劉堯澂梅寶璣龍俠初陳宏誥等羣聚樓上，守候動作。楚藩取囊中私蓄，盡數分給各同志，每人七元，以備發動之急需。並於樓下僱留聲機以掩飾之。九時司機去，牟鴻勳奔告曰，外面風聲甚惡，語未畢，聞扣門聲，旋厲，堯澂知有變，持彈起，軍警已破門入，抵樓梯，堯澂持彈擲之，誤中梯身，彈反射，傷面，仆地。軍警亦少卻。翊武楚藩等越後牆，登鄰居警察高等學堂宿舍，椽塌，羣墜樓中，軍警圍捕。堯澂楚藩翊武鴻勳宏誥俠初寶璣俱被逮。並逮張廷輔妻婢岳父及警校學生二十餘人以去。翊武有髮辮，衣棗紅馬褂，滿面村氣。軍警因人多，祇注意洋服無辮者，翊武乘間逸。宏誥父爲巡署科長，邇者諗知宏誥，中途故縱之。解堯澂楚藩等至督署。當夜總督瑞澂命武昌知府陳樹屏，督練公所總辦鐵忠，及司道雙壽等在督署提訊。見彭楚藩爲憲兵，恐察采受重譴，故意開脫曰，汝非憲兵耶，是否奉命偵察革命黨而誤會者？楚藩叱之，索筆立供，詞旨甚壯，詳見本傳。次訊劉堯澂，不待問罵不絕口。再訊楊宏勝，任何拷掠，不吐同志一人。卽將此三人梟首署前，時在十九日黎明也。劉同龔俠初等，均略問下獄。蔣翊武既脫走，乃與蔡大輔赴李長齡處

暫避，長齡謂翊武曰，此地焉能免君，君有辦，可速同大輔亡天門京山間，從之（有謂亡岳州者非事實）。十九日，瑞澂閉城大索，張廷輔熊弼斌等二十餘人復被執。市民以偶語被逮者無數，滿城風雨，人人自危。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十八日所發之命令，因武漢戒嚴，軍警學校，禁人出入，鄧玉麟無從投遞。黨人坐候火舉砲鳴發動者，至天明寂然，始知命令未達。再蒞總司令部，則已軍警羅列，三烈士已就義矣。胭脂巷分機關，巡道崑同興學社亦先後被圍。黨人悲憤萬狀，僉同情三烈士願與俱死。蔡濟民，吳醒漢等決於當夜第一次點名集合時，在本營發難，熊秉坤金兆龍等亦有是謀。同興學社之趙師梅往陸軍中小學，趙學詩往二十九標，陳磊往測繪學堂，分途約同時並舉。迨師梅學詩回學社，則警士已在社搜索，又將彼二人及余氏夫婦，逮禁警所。測繪學堂之方興甘績熙李華模李南星朱次璋等集議，績熙請華模次璋往張振武處探明情形再計，李朱欣然往，歸報振武云，今夜必動，能白晝動更佳。衆喜，分途通報。績熙往右旗蔡濟民處高尙志處，前後門不得入，並遍體搜索，呵逐去。方興往工程營，守哨爲同志，消息得達。再軍中例，由各隊目兵輪出購菜，平湖武勝兩門，限時開放汲水，亦得由此路通消息。但黨人以名冊搜去，人不自保，已羣具死裏求活之決心，此當日最普遍之心理也。其實當日入黨手續極簡，宣誓填願書後，總部即用商業簿記掛名，願書燒去，以防不測，事極秘密，會員少相知者。鄧玉麟十八日晚宿砲隊，待至平旦，不聞城內有何舉動，乃偕徐萬年入城，知事已僨，趨漢口視孫武，武曰，余傷雖重，無性命虞。叩以外間情勢，玉麟爲具言，武頗興奮，囑玉麟努力。玉麟遂與李作棟各懷星旗一面，擬回武昌至砲隊佈置，遇陳子龍自武昌來曰，城門啓閉不時，索黨人急，余妻已捕去，余將亡，君等可勿去。作棟解手錶及銀幣五版贈子龍行。改乘小舟，繞漢陽趨白沙洲。約作棟飾陸軍中學教員，玉麟飾從者，以應途中盤詰。日暮抵南湖砲營，不得入。未幾，孟華巨出，詢何之，孟曰，吾輩今晚必動，生死難卜，歸家與老母訣耳。示鄧從南營門入，因守衛者爲王鶴年同志，李衣便衣不能入，由鄧介宿某同志家，鄧入，已六時矣。時猶有三十標同志周榮發者，日夕奉命送訊二十一混成協，見門局，越營牆入，爲某軍官所執，斬數段置陰溝中。是晚工程營總代表熊秉坤依照日間計畫，分給事前所覓得之子彈於同志，（此子彈來源：一、十八日

楊宏勝送來兩排。一、同志于郁文章盛愷竊排長方定國子彈五排。三、呂功超竊其兄之子彈兩盒。○整裝準備。其時值日官爲後隊排長陶啓勝，反對革命最力者也。吹息燈號時，啓勝開本隊樓上，略有嘈雜。乃帶護兵姚洪勝李傳福上樓稽查，見金兆龍程正瀛執槍仰臥，叱曰，汝等何爲，欲造反耶？命護兵綁之，護兵不敢動。啓勝即走扼兆龍腕，正瀛見勢急，在陶後以槍柄猛擊其腦，腦裂，陶負傷逃，正瀛開槍擊之，洞其胸部，未殊，仍奔樓下。同志林振邦饒春棠陳連魁等起而助之，一時譁然。秉坤知事發，乃自營舍出，以槍要擊啓勝，未中。其代理管帶阮榮發（營長王永泉奉令赴永平秋操以督隊官阮榮發代理）聞變，同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出而彈壓，以手槍轟擊。適啓發負傷過其前，始中槍倒地，越三日斃。同志呂中秋乃以槍擊榮發，榮發逸。同志徐少斌要擊斃之，並斃坤榮文濤。秉坤乃糾集同志啓子彈庫，得指揮刀九柄，分發各支隊長佩用。而陸軍測繪學堂總代表方興，原隸工程學兵，亦取得兩柄，回校響應。秉坤乃率同志四十餘人，急趨楚望台，奪取軍械庫。是夜守軍械庫者爲本營左隊隊官吳兆麟，兆麟曾隸日知會黨籍，然自日知會失敗後，即再不敢開革命事。其隊同志羅炳順馬榮等聞本營槍聲，知已發動，即鳴槍響應，兆麟駭而逃。時督練公所工兵課員李克果，與軍械所總辦紀某同負軍械所監守之責，克果爲工程營前管帶，自以與士兵有舊，槍響時，克果召士兵訓話，無應者。紀李乃相率逃。炳順等迎秉坤入，而佔領軍械庫，工程營士兵均紛紛來歸。秉坤以總代表名義，執行臨時指揮任務。當派金兆龍率一支隊，出中和門（後改起義門），迎南湖第八標砲隊。時步兵三十二標隊官楚英率兵兩隊，駐守長虹橋，兆龍等擊潰之。復派汪長林率一支隊，巡查楚望台及通湘門一帶。湯啓發率一支隊，巡查中和門前後街一帶。林振邦率一支隊，佔領千家街要道，向右旗十五協鐵佛寺伏龍庵方面警戒。並向十五協放第一排，促其響應。徐少斌率一支隊佔領楚望台高地，向津水開方面警戒。正部署間，而十五協測繪學堂俱已響應。旋三十標方維謝湧泉等率百餘人，測繪學堂方興李翊東向許謨王經武甘績熙朱次璋李華模李南星閔燮卿范義俠胡聯香宋珍珊等共百餘人先後至。右多旗人，不易動。二十九標標代表蔡濟民乃詭稱奉命出巡，率所部數十人詣楚望台。三十標排長馬明熙率全排四十餘人來會。四十一標同志鄒玉溪聞各處發動，欲

奪門出，爲其協統所手刃。闕龍鄭繼周王世龍等情，急越營垣來會。其餘杜武庫吳醒漢高尙志徐達明胡效憲彭紀麟徐紹儒楊選青等亦各帶一部集楚望台。城外輜工兩隊，亦由代表李鵬昇帶來七十餘人，聲勢浩大。時三十標代表張鵬程奉命率士兵二十餘人守通湘門，見塘角火起，亦整隊至。見軍隊麕集於此，各逞議論。其派出者，祇負楚望台左近巡查任務，一如平時點綴。乃狂呼曰，長守楚望台，至天明，吾儕無瞧類矣。宜速攻督署，驅瑞激，衆踐其議。以一部守楚望台，蔡濟民張鵬程闕龍等率所部攻督署，其時督署原調有陳得龍所部巡防隊三營，督練隊二營，機關槍一隊，武裝消防隊一隊，憲兵一隊，水機關四挺，以前二十九標統帶李襄鄰，及曾充統帶之白壽銘爲兩路指揮，分防各要道，嚴陣以待。蔡濟民、方維、王光國、阮寶山等奮不顧身，直衝督轅前門。戈士列機關槍掃射，我軍稍却。惟機關槍作輟不定，蔡等輟則進，作則退，相持許久，終不下。闕龍鄭繼周等從東轅門左側進攻，龍身先士卒，爲保安隊襲擊，一彈洞喉管暈倒於地，昇入醫院。王世龍楊選青縱火燒門前鐘鼓樓，牆高，火不及，世龍死焉。胡效憲李鵬昇羅一安單道康孫長福等，亦各率隊來援。是時危甚，蔡濟民乃使馬明熙等赴南湖迎礮隊進城。先是張鵬程自楚望台出發攻督署，經津水閘，爲防守保安門之消防隊，負險橫擊，死傷數人，不得前，復返楚望台。得悉攻督署不得手，乃與吳醒漢鍾仲衡盧雅卿等商，續率百餘同志，出中和門，往請礮隊。十九日午，鄧玉麟李作棟自漢口繞漢陽至南湖礮隊，即集徐萬年王鶴年蔡漢卿張富國孟發臣艾良臣瞿殿臣陳國楨黃鶴白等計議，起應城內，以鎗聲爲號。發槍處即集各地點。及觀塘角火起，鄧玉麟在南營門開槍。蔡漢卿乃亦捫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隊官柳百順出而阻止，漢卿腿擊之，辟易丈許。其他官佐皆望風靡。乃與王鶴年孟華臣陳天寅劉天元謝荻南閔少斌鄒國助丁敬敏金明山史定邦等二十餘人破軍械庫取彈攻標本署，向天發砲，應者僅范鴻江等數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漢卿王鶴年乃砲擊右隊，右隊同志始脫官長之壓迫而出，復擊一營三砲，一營亦來會。於是鄧玉麟李作棟徐萬年蔡漢卿孟華臣陳國楨等率全標同志，砲十二尊，整隊向中和門出發。路經馬標，見馬標無動態，亦擊三砲。馬標同志馬驥雲徐國鈞黃冠羣等隨起應。迎砲隊之馬明熙金兆龍廖漢卿張鵬程等適至。徐邁年指揮全標入城，據中和門城樓及蛇山陣地架大

砲射擊。李作棟則協助蔡濟民攻督署。張鵬程聞馬雲卿攻督署身受重傷，急馳督署增援。其時部隊愈集愈多，方面愈擴愈大。同志多起自卒伍，不嫻指揮，忽汪長林以其營之左隊隊官吳兆麟至，先是長林巡查楚望台西南城下，見一人影，索之，爲吳。請其至楚望台與秉坤晤，吳不可，強之行。吳爲參謀班學員，沉毅有聲譽，士兵頗信仰之，至，則多欲舉爲臨時總指揮者。秉坤亦感調度困難，力爲贊成，乃公推兆麟爲臨時總指揮官。兆麟謂從子言則允負責，衆請言，兆麟曰，須服從命令，如違令者，當以軍法從事，衆曰可。兆麟乃就職，以馬麟爲參謀。當令其營排長伍正林率前隊一二兩排，經津水閘向保安門正街搜索前進，攻總督署前門。令右隊排長鄺漢卿率右隊一二兩排，經紫陽橋向王府口搜索前進，攻總督署後院。時敵我情形混亂，後路鄺漢卿竟畏縮不前，撤回本營休息。前路伍正林所部，復被阻於保安門正街東頭。兆麟得報，復令熊秉坤率工程後隊一隊，担任前路正面。馬明熙徐明達彭紀麟等各率隊跟進應援。調伍正林率其前隊一隊沿保安門城牆，向望山門前進，以爲側擊。令工程左隊司務長黃楚楠率左隊一隊，經王府口小都司巷，担任後路正面。令二十九標三營督隊官姚金鋪率其右隊一隊，跟進應援。並令陳國楨率山砲二尊，置於保安門城牆上放列。令工程左隊排長曹飛龍率兵一排，掩護之。令方興李翊東率測繪學生，李鵬昇率輜重一部，協同固守楚望台軍械庫，及通湘門一帶防務。前路熊秉坤區分所部爲三支隊，由徐少斌等分領，向卹孤巷，崔家院，及望山門正街進攻。而望山門城下之敵，置伏卹孤巷。熊秉坤伍正林黃楚楠各部均少進展，加之砲兵於黑夜瞄準，目標難明，極鮮效力。時蔡濟民急甚，令督署附近居民遷出，一概澆煤油焚之。張鵬程亦燒王府口一帶民房。吳兆麟亦令周定廣黃楚楠楊金龍等於水陸衙保安門王府口三路放火，瞬息火光燭天，等於白晝。於是蔡漢卿孟華臣在楚望台蛇山兩處砲隊，瞄準向督署轟射，無不命中。蔡濟民等。乘勢衝鋒。而熊秉坤馬榮紀鴻鈞徐少斌楊道青杜武庫伍正林彭紀麟胡敦霖馬明熙徐紹孺陳振武饒春棠林振邦陳連升楊正全張得發孫松軒趙道興宋厚德張斗熙李自新夏青等所組之敢死隊，復衝至東轅門，敵向西轅門退。復迫至西轅門。署內大堂敵以機關槍掃射。馬明熙等十餘人陷入西轅門內，勢甚急。紀鴻鈞攜火油一箱，衝入門房縱火，俄而延燒大堂。紀鴻鈞以身殉。時瑞澂心驚胆落，不

能自主。統領陳得龍曰，得龍保護大帥。瑞激曰，「砲彈利害得很，設一顆落下，可不得了」，左右均無言可答。忽一彈果落門前，復見大堂火光熊熊。瑞激曰，往那裏避。得龍曰，往城外兵船上去。瑞激不敢衝大門出，遂命差役等將署後圍牆打穿，帶巡防守衛兵一排，由吳家巷潛逃，出文昌門而上楚豫兵艦。遂下督署。計前後則連攻五次矣。當時第八鎮紆制張彪在文昌門公館內，聞城外工軸兩隊，及城內工程第八營齊變，憂心如焚。急趨大都司巷司令部，用電話傳諭各營，竭力維持。並架機關槍於門首，放以示威。連放而火不發，細檢，則撞針失去矣。先是十五協同志林楚勳輪守司令部時，將撞針撤去，故放而不發也。張彪憤甚，自批其煩。乃出司令部上保安門城上，一面指揮軍隊，一面以白布揭布告於其上，自咎治軍無法，致遭叛變，諭令各歸原營，不咎既往，然無應者。復令消防隊兩次衝鋒，亦不得逞。乃急返文昌門公館。忽聞砲隊全體響應，頓起恐慌，不知所措。其左右復謂：「各營均有革命黨，既經發動，如何挽回？」要求張彪暫避，甚至其親信職員求見，亦疑其與革命黨通，令門役馬弁拒絕；少選，電話亦不通，何營未變，均屬茫然；而馬弁復報全體已響應革命軍。於是張彪繞室急走，又不取出，惟緊閉大門，以待末路而已。督署下後，而守衛督署之騎兵隊長朱明超，帶馬兵二十騎，逃至張彪公館，報告云：「督署已被革命軍佔領，守兵皆棄槍逃竄，砲火又猛，請統制暫避。」張彪知大事已去，擬赴漢口日本租界，覓大昌經理菊三郎設法避匿。正準備時，又有平湖門外輜重第八營督隊官安祿華，亦來報告，謂其營無一革命黨，請統制先到輜重營，再想辦法。彪喜，命安祿華朱明超二人，帶馬隊全體兵士，護送已及其眷屬出城。眷屬即渡江，彪赴輜重營。其營管帶蕭安國請示辦法，彪莫知所措，蕭朱安三人進言，謂：「目下制軍已走，聞上楚豫兵輪，現其輪不知開往何處，全城失主，革命黨勢甚盛，本營非其敵；且人心難測，設此營兵士，亦受革命軍威脅，危險實甚！不若將本營全體帶至清靜地方集合，一再從長計議。彪以爲然，命輜重營整隊開至漢口劉家廟集合，此張彪出亡之情形也。至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聞其協輜工兩隊齊變，恐慌異常。彼協之兵多駐城外，城內僅有四十一標第三營，當囑管帶謝國超嚴爲防備。黎氏親在營內鎮壓，緊閉營門，同志鄒玉溪欲奪門出，黎手刃之。倏三十標留守兵槍聲大作，勢將及四十

一標，黎指揮標兵，乘牆防之，口誦命令曰：「如人來攻我，則發槍擊之。」旋見革命軍勢盛，又曰：「不還槍，好言勸之。」嗣乃云：「如來攻我，退守營房。」此時亦知革命軍無可抗也。蛇山砲聲復震動如雷，黎焦灼萬分，左右見勢急，請黎退避。黎謂其參謀劉文吉赴黃土坡梁寓，並託劉以後事。時執事官王安瀾亦在側，同登安慰，黎並派護兵更換便衣，出外偵察各營，是時清軍城內外之兵力，實屬不薄，列表於下。

城內

步兵第二十九標

第一營

第二營

步兵第三十標

(旗人)

工兵第八營

憲兵第八營

(旗人)

湖南學堂學生

八十名

通湘門內

步兵四十一標

第三營

賓陽門內

瑞澂衛隊

望山門內

教練隊一營

望山門內

巡防隊四衛一營

望山門內

馬隊一隊

望山門內

機關槍一隊

望山門內

城外

步兵第三十二標

第二營

(將關四川)

馬隊第八標

砲隊第八標

渝重第八營

馬隊第二十一營

砲隊第二十一營

工程第二十一營

輜重第二十一營

再將城內外黨軍十九日首義之兵力，列表於下：

城內

工程第八營

首義

步隊四十一標

第三營

黎明響應

步隊二十九標

第二營蔡濟民一併響應

測繪學生八十名

夜間約十二時響應

城外

混成協工程一隊

首義

混成協輜重一隊

首義

砲隊第八標

全體響應

比對上列兩表，是清軍有二十二營強，除五營已變為黨軍外，尚有十七營之多，即一與三之比也。豈料黨人一呼，而瑞澂張彪等即棄城逃。世之論者，每謂若瑞張不走，略事鎮靜，彼赤手空拳之黨人，必又如八月初三日砲隊故事也。不知首義時，彼二人者，實在城內，戒嚴搜索，逮捕殺戮，已盡高壓之能事，苟能坐鎮了事，則當日已了之矣。事至土崩瓦解，雖殷之三仁，亦不能救商祀之斬；而况愚蠢若瑞張者耶？衆怒難犯，決非一偶

像之總督統制所能爲力。端方趙爾豐以坐鎮見殺，孫寶琦程德全以坐鎮投降，世之以瑞張逃爲滿清惜者，實味於當日情勢者也。時文昌門臨江，防瑞激擄土軍來，李作棟率數百人守之。瑞激既逃入兵艦，駛漢陽，請漢口德國領事如約砲擊黨軍，德領事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開領事團會議，初意得多數表決，即開砲轟擊。各國領事對此事，都無成見；而法國領事羅氏爲總理舊友，深悉革命內容，武昌起義之第一日，即揭築總理之名，稱奉總理命發難者。羅氏力言孫逸仙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一義和團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敖康夫，亦與法領事取一致態度，乃決定不加干涉。至藩署由蔡濟民吳醒漢及四十一標胡廷佐等夾攻，藩司聯甲早逃，預令消防隊抵抗於南樓者，不戰而遁。廷佐入署，檢點庫藏，士兵有竊銀一錠者，廷佐立斬以徇。時二十九三十兩標之旗兵，猶堅持不下，楚望台砲隊轟擊其標本部，標統張景良楊開甲遁。營長邵翔宸偕旗兵逃，步隊三十二標標統孫國安，馬隊第八標標統喻化龍，各帶隊逃至漢城三十里之李家橋。砲隊二十一營管帶張正基帶張逃青山，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何錫藩帶隊竄至賓陽門內，潛伏一菜園中。其時旗兵殘部，尙潛匿賓陽門內附近及蛇山東部各處，時思蠢動。黎明張鵬程等率隊至鳳凰山守護砲台，行經橫街頭，聞居民有掠奪藩庫銀者，與張詰夫王殿甲往索，遇邵翔宸率在逃旗兵，圖掠藩庫，鵬程計勢不敵，退漢陽門街，飛報鳳凰山黃鶴樓砲隊轟走。鵬程邀擊，逆隊長重光以刀傷鵬程右腿，鵬程還槍斃之。於是各軍合圍旗兵，擊斃多名，其餘逃賓陽門外。自十九日晚起義，至二十日正午，武昌全城光復。義旗高插於黃鶴樓頭矣。

首義遇害陣亡烈士名錄

彭楚藩	傳見後	劉堯激	傳見後
楊宏勝	傳見後	周榮發	傳見後
鄒玉溪	傳見後	王世龍	傳見後

紀鴻鈞 傳見後

趙道興 攻督署陣亡

宋厚德 攻督署陣亡

張斗熙 攻督署陣亡

李自新 攻督署陣亡

杜芳 攻督署陣亡

余守本 攻督署陣亡

(以上共十三人)

首義陣亡無姓名之同志數目估計說

查武昌首義之夕，其軍隊在清吏手中者，尚有十餘營之多。劇戰一夜，謂陣亡者僅如上數之十三人，誰能信之。不過當時事起倉卒，人自爲戰，無編制作稽考耳。曾記衛生隊長陳雨蒼告編者曰，「是晚余隨工程營出發，（陳氏原爲工程營醫官起義之夕即住宿本營）組織衛生隊，設醫院三所，療治受傷同志。派担架隊收檢各街道遺尸，運往通湘門外梅家山掩埋，紫陽橋一處，即有尸身數百具。」由陳氏之言觀之，紫陽橋一處，即有數百。督署劇戰一夜，傷亡豈在少數。所收者非盡黨人，亦屬事實。茲假定各半，或三分之一，亦多少倍於十三人也。特鄭重說之，以哀紀無名英雄。

首義遇害陣亡先烈列傳

彭楚藩傳

編者

公諱楚藩，彭姓，原名澤藩，字青雲，湖北鄂城人。少時致力經史，嘗以詩文發抒其奇氣。性和易，方正自持，無敢以非義相干者。間涉船山，梨洲遺書，慨然明夷夏之義。治東瀛史，慕西鄉隆盛之爲人。年十八，棄帖哩，投批成協砲隊一營左隊充兵士。時潛江劉靜菴圖匡復，日奔走各部隊以灌輸革命意義，公聞其治宋明理學，師事焉。靜菴又辦有日知會革命機關，公因緣爲會員，推爲評議，此公發願革命之始也。未幾，日知會敗，公亦以靜菴弟子嫌疑，出砲隊，常候靜菴於獄，交游危之，不顧也。旋變名楚藩，入憲兵學校。畢業充憲兵，甚警敏，一面執行憲兵職務，一面刺得官廳祕計，以告戒黨人。自日知會撓敗後，極少意

外風波，故歷來革命團體，均倚重之。辛亥加入文學社爲社員，鄂部方受中央命，圖大舉。湖北黨務，以共進會，文學社兩團體爲最有力，然聯合不易，公憂之，復參加共進會以謀調協。至夏得一致，預備秋節舉義，窘於資。適劉公由襄陽至省，公聞其嚀父命，攜五千金，入京捐道員，說之曰，君革命黨，捐官當非本意，現軍隊已運動成熟，最近即可發動，惟經費支絀，君何如以其資移作黨費，事成，豈區區一觀察所可及耶。公素沉默，無所表示，公急，憤然曰，君爲黨人，猶徘徊於兩者之間，是不可令憲兵聞也。公亦作色曰，汝真急遽哉，傾囊與之。公笑曰，五千元足矣，餘留君作家用。總部既得此金，卽部署一切，預備八月十五日首義。因故障改十八。詎十七日，孫武在漢口製炸彈失慎，機關破，祕密全洩。武漢風聲鶴唳。十八日下午，公走小朝街機關部，與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商急發。突軍警奪門入，逮公與劉堯激等二十餘人，解總督署。總督瑞澂命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會司道審訊。首鞠公，忠見公爲憲兵，憲兵管長梁清阿，忠戚也，慮受譴，故開脫曰，汝憲兵捕革命黨者，誰竟誤逮若？公笑曰，吾革命黨耳，誰爲人捕革命黨？忠叱曰，汝非奉命逮匪徒者耶？公怒曰，吾黃帝子孫，奉虜命耶？時公憤舌結，作手式索紙筆書曰，自韃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興獄，蓄髮罹罪，殘暴數百年，實我漢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持甯贈友邦勿與家奴之囑語，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民族之淪亡，肯伸革命大義，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爾輩若非冥頑不靈，亦當從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當在革命軍前，爲爾等請命。否則噬臍無及，唯爾等圖之。余既從事革命，個人生死，早置度外，請速余死。忠等閱之，相顧失色。忠曰，若何許人也，三問，公曰，我憲兵也。忠曰，若爲憲兵，應知法律，得大清一份餉，應愛護大清，乃竟謀叛，當何罪乎？公曰，餉者，乃吾漢族同胞之膏血，食同胞之餉，爲同胞復仇，此卽吾之法律，他非所聞也。再問，噤不答。瑞澂卽命縛出，斬於署前，尸直立不仆。

論曰：劉鄴菴嘗爲吾道青雲有異乘，果然。履行憲兵職務，而策動革命，出入於二者矛盾之間，數年無疑者，其敏活如彼。及禍蒙不測，遇可轉之機，毫不萌苟生意念，甘鼎鑊如飴，其堅定又如此。雖古之文信

國、史關部，何以加焉！殉國時，齡才二十五。脫天假年，其成就又當何若？靜菴得此傳人，俱千古不朽矣。

劉堯激傳

章裕昆

公諱復基，字堯激，從軍易名汝夔，湖南常德人。性慷慨，果敢有大志。兒時嶄然露頭角，咸以大器目之。弱冠與胡烈士有華，得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諸先生遺書讀之，富有種族思想。癸卯，入武陵縣立高等小學。甲辰，黃興等謀起義長沙，公與宋教仁負經營湘西之責。九月事洩，清吏捕之急，宋教仁出亡，公匿邑之柳葉湖以免。乙巳，馬福一等返湘西，謀再舉，公赴之，已而失敗，福一死，公走日本。總理孫先生方蒞日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公加盟。丙午春，銜命歸國，與胡有華、賈振、楊熙績等設中外各報代派所於長沙撫署後之五堆口，運銷民報，往返湘鄂間，聯絡同志。四月，與禹之謨等謀葬陳天華、姚宏業於岳麓山，鼓動學潮。湘護撫龐鴻書令提學使提前放假，并捕禹之謨，公走常德，設湘西革命機關於祇園寺，清吏廖世英偵知之，大捕黨人，公赴滬。由是奔走長江上下游，結納同志，迄無寧日。己酉春，偕蔣翊武之滬，與楊卓林創辦競業旬報，宣傳革命。嗣應漢口商務報之招，襄佐報事，復約蔣翊武爲助。時楊王鵬、鍾崎、章裕昆等結合同志，組羣治學社於湖北陸軍四十一標，謀革命。公來與接納，多方擘畫。遂以商務報爲鼓吹革命之中心，各同志受其薰陶者，無不益自淬勵。湘人楊度建議清廷，主借債收鐵路爲國有，全國譁然。庚戌春、四川爭路風潮起，度過漢，公聞之，立集旅鄂湘人數百於湖南會館會議，推公代表渡江，赴度寓，將要擊之。英捕探知，繫公於獄者八小時。羣治學社被搜，而商務報亦停刊。楊王鵬復集同志商議改羣治學社爲振武學社，以楊王鵬爲社長。公知革命非由軍界發動不爲功，乃決與蔣翊武投入四十一標三營左隊，并加入振武學社，作實際運動。時新軍初創，訓練甚嚴，公體弱，不勝其楚，繼自誓曰，吾爲復興祖國而奮鬥，雖湯鑊且不懼，遑恤苦爲。於是於操演功課之暇，卽策畫推進社務，俾革命勢力，日益發展。隊官施化龍偵知楊王鵬行爲，密報協統黎元洪，黎假他事撤楊等職。振武學社之名，復爲清吏所嫉視，公又商之蔣翊武

詹大悲等改振武學所爲文學社，推公爲評議部長。日夜籌度，不遺餘力，加入者幾遍全軍。會三月二十九黃花崗事起，全國震驚，公以時機已至，乃離軍伍，潛居武昌閱馬廠一廟中，專事聯絡，策動進行。旋又遷至小朝街八十五號文學社機關部，力主與孫武等所組之共進會聯合以厚勢力。衆推蔣翊武爲臨時總司令，孫武爲參謀長，公爲參議，凡關於用兵方略，調查地形，及舉義先後一切大計，皆公一手任之。鄂督瑞澂聞其事，令將各營調防宜昌、岳州等地，以分散其勢。公聞之，急召各標營代表會議分配出發及留省各同志職務，并約定八月二十日，由武昌舉義，各地駐軍，一律響應。部署甫定，蔣翊武於十八日，由宜昌兼程回漢。適楊玉如由滬回，謂黃興約至九月與十一省同時舉義，公慮此間計畫已定，遷延日久，必有洩漏，時機一失，不可再至。適漢口俄租界孫武機關部因製炸彈不慎，先事破壞，人心惶惶，衆議益決。由蔣翊武下令，於是夜十二時舉事。布置既竣，外間風聲益緊，公與蔣翊武等守候於文學社機關部樓上。因召賣曲者至社，使歌聲達於戶外，以節過者耳目。夜十時許，忽聞叩門聲甚急，公知有異，立懷炸彈於樓口伺之。捕者破扉入，公乃擲炸彈，捕者擁至，遂被執，械繫僞督署。鞠訊時，神色自若，罵賊不絕口。遂於辛亥八月十九日清晨，就義於武昌僞督署前。臨刑猶連呼同胞速起，還我河山等口號不止。年二十八。公未婚，以兄淑澂子亞鵬嗣。遺尸未獲。身後蕭條，遺族無以爲生，嗚呼慘矣！

論曰：堯激，湘產也。矢志光復，屢起於常德長沙間。不濟，乃周歷長江上下游，獨認武昌爲倡義之地，竭兩年之心力，登復祖國，何其目光如炬哉。惜殉國於前一日，不能目睹漢幟，爲遺恨耳。成功成仁，一身兼之，亦可瞑目也。

楊宏勝傳

編者

烈士姓楊，名宏勝，襄陽農家子弟也。服先疇畝，以勤儉聞。一日慨然曰，終歲惟衣食之是務，手胼足胝，老死田間，豈大丈夫之所爲耶。棄去。願下武昌，投綠營充兵士。久之，見綠營殊腐敗，以獷悍爲能

事，復慨然曰，農田困苦悶，然良心實較安舒，此何爲者。棄去。投新軍三十標，不久升副目正目。時新軍多革命志士，烈士聞其緒論，以爲得未曾有，發願革命。遂結納當時豪俊，若劉公、孫武、彭楚藩、劉堯激之倫。烈士性任俠，喜交游，新軍禁令多，局促如轅下駒，非所屑。又棄去，擇右旗後營門外，結茅舍，開小店自給。同志有隣其清苦者，烈士曰，吾所需有限，然在此言論行動，比較自由，所得不已多乎。以後營內外同志，皆以烈士小店爲集合處。辛亥，文學社成立，烈士加盟。凡社中艱劇之事，多屬烈士任之。烈士胆大心細，任勞任怨，凡有付託，始誤極少。社長蔣翊武甚重之。會組臨時總司令部，推烈士担任交通，負運輸軍火之責。八月十七日，漢口總機關破，潘善伯等移炸彈於武昌胭脂巷分機關，李濟臣飾爲禮品，運交烈士，由烈士轉送各營。時風潮奇緊，收付頻繁，精神體力，不易調協，忽失慎而一彈爆發，聲震屋瓦，烈士傷面。崗警鳴笛蜂湧至，見炸彈甚夥，遂被執，解總督署。同時小朝街總機關部亦破，彭楚藩、劉堯激等均逮至。鞠彭劉已，提訊烈士，窮詰黨羽，烈士罵曰，老子革命黨，殺便殺，胡問爲，黨羽除汝滿奴外悉是也。鐵忠怒，使鞭之。烈士笑曰，吾死且不懼，筆楚安足辭，挺身直受之，體無完膚，終未供出一人。忠以如此而仍無所獲也，命縛出斬之。烈士厲聲罵曰，賊虜，殺，快殺，恐奴才不久亦隨老子來也。臨刑猶口呼孫中山及未死同志萬歲。年二十六。

論曰：孟軻謂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烈士薄農夫兵士而去之，獨甘心於小貿易，進圖恢復祖國，其意志之純潔勇敢爲何如也。烈士未嘗學問，乃其志事，悉合乎古之大賢奇傑，洵足以愧世之有學無行者哉。

鄒玉溪傳

編者

鄒玉溪者，四十一標兵士，共進會黨員也。辛亥八月十九日夜分，武昌首義，玉溪躍躍欲試，奈營門受上官命嚴局。玉溪徬徨門左右，欲奪門出，爲協統所覺，手刃之。時友人聶國青隸其營，爲所親見而告余者。

周榮發傳

編者

周榮發者，三十一標士兵。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榮發奉命傳令於二十一混成協。時門局，踰牆入，爲某軍官所執，斬數段置於陰溝中。曹亞伯以其事告余，謂某軍官出示殺周之刀，其血痕猶斑斑可識也。

王世龍傳

王世龍者，四十標兵士，文學社社員也。辛亥八月十九日，工程營已首義，槍聲大作。士龍與營代表闕龍等欲舉事，制於長官，不能動，即踰營垣而奔楚望台。時諸軍雲集，僉主先攻總督署。闕龍約世龍率一部往攻。督署已命李襄鄰、白壽銘爲兩路指揮，各要道均嚴陣以待。龍及世龍一路與李白軍格，李白軍皆披靡，竟達督署。世龍同闕龍、鄭繼周等，從東轅門左側進攻。闕龍負傷。世龍急，與楊選青縱火燒門前鐘鼓樓，冀燎全署。署牆高，火不能入。士龍乃舍火攻，持步槍向敵猛射，竟中敵彈以殉，烈矣。

紀鴻鈞傳

紀鴻鈞者，乃辛亥八月十九日夜，同馬榮、金兆龍等所組織之敢死隊中之一員也。時蔡濟民等攻督署，數進不利，熊秉坤挑敢死隊四十名，向保安門衝擊，冀會合蔡軍以攻督署。徐少斌、胡效薦、楊選青、紀鴻鈞等爲前鋒。衝至東轅門，敵不支，向西轅門退。徐少斌等十餘人直迫西門。時督署置機關槍於中堂，穿大門掃射，火力成直線，分敢死隊爲二，前後不相救。陷西轅門者，已成絕地。鴻鈞忙取煤油，冒火線衝入署內，縱火燒門屋，以延大堂。於是槍手潰，而十餘人之危以解。至鴻鈞則於縱火時，爲機關槍集射成齏粉矣。

贊曰：當徐少斌等陷西轅門時，鴻鈞尚在東轅安全地。苟稍計利害，鴻鈞儘可不死，乃奮不顧身，冒萬死以救同志。真所謂智勇仁疆者也。督署攻下，或即關鍵於此歟。

都督府之組織設施及人選

八月二十日上午黨人以全城光復，乃集閱馬廠諮議局，商組軍政府及推舉都督。時預定之都督劉公福絕在漢（漢口尚未收復），孫武炸傷，總司令蔣翊武出亡，副都督劉英遠在京山，詹大悲胡漢在獄，居正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俱在港滬，楊時傑在京，各軍領袖，僉以資望淺，謙讓未遑，倉卒不得人選。省議員劉廣漢（字孝臣保康人）曰：「統領黎元洪現在城內，若合選，當導覓之。」衆贊成，蔡濟民率少數同志，偕劉往。先是馬榮湯皆被巡街至黎宅，見伏役擔三皮箱出，疑爲匪，詰之，稱奉黎統領命來取，問統領何在，不敢答，迫詢，始允導至黃土坡劉宅，指黎所在。黎聞嘈雜聲，避入房中，馬湯力懇出見，黎叱而出曰：「余帶兵十餘年，自問待汝等不薄，何與余爲難也？」衆曰：「吾等無惡意，請統領出，主持大計。」黎曰：「汝革命黨人人材濟濟，要余何用？」馬榮曰：「時急矣，模稜恐不便，惟統領思之。」黎曰：「汝等欲余何爲？」衆曰：「楚望台，乃吾輩集合處，請統領往商之。」黎曰：「楚望台有何人主持？」衆以暫推吳兆麟對。黎曰：「渠一人足矣，無需乎吾。」衆不聽，闕龍亦至，擁之至楚望台。兆麟聞黎統領至，命士兵站隊，舉槍致敬。黎衣灰呢夾袍，愁容滿面，兆麟趨謁，黎曰：「汝等事情太鬧大了！如何得了？」當時一砲兵高呼曰：「請統領下令作戰，」旁一人請黎勿允，砲兵拔刀斫之，黎以身翼蔽曰：「此吾執事官王安瀾也。」李翊東爲之解曰：「此地下命令不便，請統領到諮議局，」衆聽之。適蔡濟民劉廣漢覓黎者至，於是同擁黎至諮議局，衆高呼舉爲都督，時午後一時四十分也。當擁黎登樓。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由趙師梅陳磊覓得，即召集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議員阮毓崧劉廣漢胡瑞霖等及同志開會，推舉都督，衆一致舉黎。黎堅不承認，胡瑞霖李國鏞吳兆麟等勸之，張振武李翊東蔡濟民等迫之，朱樹烈并舉刀自殺，血濺滿座以感之，黎屹不爲動。翊東乃持一預寫之安民佈告，進黎曰：「請於都督銜下，署一黎字」，黎拒之，翊東援筆目黎曰：「余

代爲書，豈能否認乎？」衆鼓掌稱善，翊東卽書一黎字，餘由書記繕寫，遍貼全城，黎亦無可如何也。佈告如左：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佈告

今奉軍政府命，告我國民知之：凡我義師到處，爾等無用猜疑。我爲救民而起，並非貪功自私。拔爾等於水火，補爾等之瘡痍。爾等前此受虐，甚於苦海沉迷。只因異族專制，故此棄爾如遺。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漢家兒。縱有冲天義憤，報復竟無所施。我今爲此不忍，赫然首舉義旗。第一爲民除害，與民戮力馳驅。所有漢奸民賊，不許殘孽久支。賊昔食我之肉，我今寢賊之皮。有人激於大義，宜速執鞭來歸。共圖光復事業，漢家中興立期。建立中華民國，同胞其毋差池。士農工商爾衆，定必同逐胡兒。軍行素有紀律，公平相待不欺。願我親愛同胞，一一敬聽我詞。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衆見黎態度如此，恐誤事機。蔡濟民提議：一面派人向勸駕，一面組織謀略處，以爲處理當時急要機關，衆同意。當推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鄧玉麟高尚志徐達民王憲章王文錦陳鴻誥謝石欽等十五人，任謀略。下設秘書參議兩廳，以張景良爲參謀長，楊開甲吳兆麟副之。大事皆決於謀略處。馮禹弼長文書，向訐謨長會計，方定國爲司令官，並推李翊東爲敍賞長，司賞罰，張振武副之。當由謀略處議定事項如左：

一、以諮議局爲軍政府及都督府。

二、稱中國爲中華民國。

三、闕

四、闕

五、稱中華年號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六、都督暫用黎元洪名義，佈告地方及通電全國。

七、軍政府暫設四部：

(甲)參謀部。

(乙)軍務部。

(丙)政務部。

(丁)外交部。

八、設立招賢館。(後改爲集賢館)

此時因都督尚未決心，諸事由謀略處負責處理，分別進行。下午八時，蔡濟民高固羣商同張鵬程李濟臣等十餘人，往武昌府監迎胡瑛出獄。是晚各同志在諮議局計劃軍事治安各事宜，及擬各種通電。突都翔宸囑聚多人，襲都督府，府中人員多驚避，李作棟劉度成鄧玉麟奉命督避蛇山麓，勢殆甚！甘績熙任府警衛司令官，衛士皆陸軍中小學各生擔任，續熙指揮藉圍牆掩護，奮勇還擊，李翊東助之，都敗走四散。翊東迎都督回府，與鄧玉麟請都督巡府一週，以安人心。並派陸軍中學學生守宮錢局造幣廠電報話局各重要機關。明日，調續熙爲參謀官。以高尚志司警衛。二十一日早六時，電線俱恢復，即用黎元洪名義，通電全國，告以光復武昌，推黎元洪爲都督，及電上海，促居正黃興宋教仁等來鄂；並請轉電總理從速回國，主持大計。佈告全國電如左：

粵維我祖軒轅，肇開疆土，奄有中夏，經歷代聖哲賢豪之締造，成茲文明古國。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被服之禮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頸血之所遺留？故睹城邑宮室，則思古人開土殖民之惠，觀干戈戎馬，則思古人保種敵愾之勤，觀典章法制，則思古人貽謀教誡之殷。駿譽華聲，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傳之子，祖衍之孫，斷不容他族干其職姓。何物胡虜？敢亂天紀！挽弓介馬，竟履神皋。夫胡虜者，非他，黑水之舊部，女真之韃靼，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則寇邊抄虜，盜我財物，繼則羨我膏腴，耽我文繡，利我國土，遂窺神器。惟野蠻之不能統文明，戎狄之不能統華夏，少數之不能統多數，故入關之初，極

肆凶威，以爲恐嚇之計。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殺，靡有子遺。若揚州，若江陰，若嘉定，屠戮之慘，記載可稽。又復變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傳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乃又焚毀書籍，改竄典冊，興文字獄，羅致無辜。穢詞妖言，尊曰聖諭，戴仇養賊，謬曰正經。務使人人數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於人心風俗，不但誅殺已也！嗚呼同胞！誰無心肝？卽不憶父老之遺聞；且請觀夫各省駐防之誰屬？重要職權之誰掌？其用心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術，言之已不勝言，至今日，則發之愈遲，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陸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室家，無以圖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開智識，則謂破其法律，尙術技，則謂擾其治安。於是百術欺愚，一意壓制。假立憲之美名，行中央集權之勢。借舉行新政之虛說，以爲搜刮聚斂之端。而乃日修園陵，治宮寢，齊嬖佞，賞民賊，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飢民徧野，呼籲不靈，哀鴻嗷嗷，是誰奪其生產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寧送友邦弗與漢族之謬見，今日獻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賣礦，明日賣路，吾民或爭持，則曰干與政權，曰格殺無論；甚且將吾民自辦之路，自集之款，一網而歸之官。嗚呼！誰無生命？誰無財產？而日託諸危疑之地，其誰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則奚用此政術爲？况乃淫德醜類，有玷聲華者耶？本軍政府用是首舉義旗，萬衆一心，天人共憤，白塵所指，瓦裂山頽，故一二日間，湘鄂贛粵，同時並舉，皖寧豫陝，亦一律響應。而西則巴蜀，已先克復，東南半壁，指顧告成。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永久建立共和政體，與世界列強并峙於太平洋之上，而共享萬國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漢京而已，將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爲我同胞之所必憐而救之者。嗚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想我神明貴族，不乏英傑挺生之士，曷勿執干起義，共建鴻勛，期於直抵黃龍，敍助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午復馳檄宣布滿清八罪，其文如下：

宣布滿清罪狀檄

爲弔民伐罪，誓衆出師，昭告於天下曰：嗚呼！皇天不造，降亂中邦。滿清以塞外胡種，濶據神皋，越二百六十有七年，覆我宗社，亂我陵寢，殺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喪味人道，罔有天日。九萬里宗邦，久淪傷心慘目之境，五百兆臣庶，不共戴天履地之仇。閱及近茲，益逞凶悍，毒屠誅殺，不遺餘力。舉天下之膏血，盡貺四鄰，割神州之要區，歸之萬國。淫凶酷虐，熾於其前，刀鋸鼎鑊，隨於其後。立足無地，偷生何從？罪惡滔天，奇仇不赦。普天同憤，草木皆興問罪之師，動地興悲，魚龍亦感風雲之會。况復黃炎神胄，忍墮獄城！爰舉國民義兵，殲除大盜，擇日出師，當天誓衆，饒歌初唱，漢幟齊張。河南既克，兩粵旋恢，義師已據武昌，南軍直來湖上。戈矛十萬，同揮賤湧之頭，子弟八千，共啖胡王之血！山河依舊，先人之廬墓可親，冠帶奚存，九世之仇讎宜復。凡我同志，努力前驅。揮日揚鞭，一蕩中原之腥穢，擒王克敵，重瞻上國之衣冠。驅胡羣於關外，定霸圖於荊州。內洗三百年滅國之辱，外當六十國逐鹿之衝。義戈所指，天地廓清，民命堪憐，秋毫無犯。須知爲國復仇，並非許民作亂，守萬國公同之約，勿害邦交，值六雄並峙之秋，各盡天職。嗚乎！黃冠草履之民，誰無尊親之血氣！四海九州之內，何非故國之山河！秉爾白矛，報爾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滅此朝食，與諸君同爲黃龍之飲，建茲民國，俾萬邦共睹赤日之光。一念血誠，千秋偉業，傳檄天下，用布皇言：

昔拓跋氏竊號於洛，代北羣胡，猶不敢陵轢漢族。滿清入關以來，恐吾漢人心存光復也，凡屬要害，悉置駐防，監視我漢人之耳目，使漢人永遠降爲滿清之奴隸而後快，心如蛇蝎，行同虎狼，其罪一。清廷昔創一條鞭之法，謂以後永不加賦，乃未幾而厘金之制起，雜稅之制興。近更變本加厲，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使吾民死於囹圄，葬於溝壑者，蓋不知幾千萬。外竊仁聲，內存饕餮，其罪二。流寇肆虐，遺黎凋喪，東南一隅，猶自完具。清廷謂漢人死不盡，滿人不得安，於是下江南，所過城邑，肆意屠殺，讀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錄，凡屬漢人，當無不沉沉淚下也。漢人無罪，盡膏擗兵之刃，其罪三。

前世史書之毀，多由直筆，書其虐政，若在舊朝，一無所聞。清廷恐人心思漢，焚毀書籍八千餘通，自明季諸臣奏議外，上及宋末之遺書，靡不焚燒，令漢人忘祖，永習爲奴，其罪四。

世奴之制，普天所無。胡清竊據中國，視漢人如豬羊，漢人小有過失，即發八旗，永與滿人爲奴，有潛逃者，罪及九族。雍乾時，東南名士如莊廷鑑戴名世呂留良查嗣庭陸生楠汪景祺之家族，發往胡域者，幾千萬家，背逆人道，苛暴齊民，其罪五。

滿清爲滅絕漢人計，嚴其刑罰，苛其條例。吾民一觸其網羅，則有死無生。歷觀數年來，尋常私罪，多不覆按，府電朝下，囚人夕誅。好惡因於郡縣，生殺成於墨吏。私刑毒殺，暗無天日。刑部不知，按察不問，遂令刑章罔撓，呼天無所，其罪六。

犬羊之性，父子無別，胡酋以盜嫂爲美談，以淫妹爲法制。其他淫惡，史不絕書。使華夏清嚴之地，一變而爲狐狸之鄉。遺臭中原，傳笑萬國，其罪七。

垂狗尾以爲飾，穿馬蹄以爲服，衣冠禽獸，其滿清之謂。入關之初，強漢族蓄尾，不從死者徧天下，至今受其束縛，貽九洲萬國羞，使吾衣冠禮樂，夷爲牛馬，其罪八。

是日公推胡瑛同夏維松攜帶照會，泛至漢口各國領事館，其文如左：

照會各國領事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省都督爲照會事：我軍政府自廣州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於是乎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清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賊，推倒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致誤會：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 一、賠款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撥還。
 -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區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是日晨四十二標標代表胡玉珍副代表祝制六邱文彬及諸同志等在漢陽發動全軍反正，文彬佔領龜山砲台，指導砲隊，轟擊瑞澂所乘之楚豫兵艦，多命中，艦逃青山，漢陽光復。惟當時排長霍煥明持異議，同志袁金聲槍殺之。公舉宋錫全爲統制（後軍政府任命爲第一標統，旋升第一協統），王憲章爲第一統領，林翼支爲第二統領，梁炎昌邱文彬爲正副參謀長，黃振中萬逢霖王殿一黃柱國爲標統，陳建章戈承元蒲志斌宋玉廷趙承武爲營帶，胡玉珍任交通，王纘承黃家麟爲參謀，並舉馬隊同志陳孝芬爲襄河一帶水師統領，鄭兆蘭爲臨時兵工廠廠長，復派張大鵬等帶隊至漢陽縣監，迎李亞東出獄，推知漢陽府事。正午，胡玉珍等帶兵一排在漢口居仁門營外開槍發動，同志趙承武等羣起響應，漢口光復。張步瀛帶隊偕溫楚珩至禮智司，迎詹大悲何海鳴出獄。嗣各同志見都督態度不明，議組漢口軍政分府，大悲被推爲主任，何海鳴副之，並兼參謀長。吳崑溫楚珩任秘書。分府設四官殿，以胡廷佐爲協司令，林翼支爲支隊司令，李鑫爲糧台總理，黃繼超爲團長，約胡瑛渡江辦理外交。派任質存赴湘，吳春陽赴皖，密謀響應。分府成立，各同志之心情始定。清廷聞民軍起義，據有武昌，大震。諭河南巡撫寶芬就近派兵一協，赴漢口，會同張彪殘部，暫取守勢。協統應龍翔，鄂人也。芬慮內應，即看管之，派

統張錫元帶隊南下，清乃諭軍諮府陸軍部，迅派近畿陸軍兩鎮赴鄂；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往；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以陸軍大臣薩昌督師，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各軍隊，均歸節制。革職張彪職，仍令瑞澂署總督，帶罪圖功。此時武漢各部隊，俱赴指定地點努力。各處秩序如常，秋毫無犯。三鎮商店，自安民佈告出後，知都督爲黎元洪。黎素忠厚，有名於時，商民均歡忻鼓舞，啓門照常營業，外國人亦贊美不已。其一種莊嚴悲壯之氣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午後六時，各同志再集諮議局開會，覺各部人員，俱未規定，辦事極感不便，議定暫編現有軍隊爲四協，每協成立後，各招補充兵一團。先將參謀軍務政務外交各正副部長，協統四人，舉定；並設軍法偵探稽察間諜各處，規定徽章，以稽出入。所定四部四協長官名列後：

四部長

一 參謀部正部長

張景良

副部長

楊開甲

二 軍務部正部長

吳兆麟（出爲第一協協統，副部長名義仍保留，以楊鍾章代之。）

孫武（八月十八日炸傷後，尚在漢口長清里劉變卿家醫治，由張振武代。）

副部長

蔣翊武（十九日被捕逃脫後，亡京山未反。）

張振武（兼代部長職）

蔡紹忠（負責辦事）

三 政務部正部長

湯化龍（不到）

副部長

張知本

四 外交部正部長

胡漢

副部長

王正廷（尙在上海，由胡漢梁炳農至滬邀正廷。）

四協統

- 一 步隊第一協統 吳兆麟
- 二 步隊第二協統 杜錫鈞 何錫藩（杜旋任軍令部長，以何繼任協統。）
- 三 步隊第三協統 陳炳榮
- 四 步隊第四協統 張廷輔

以上人員舉定後，各部即按當時情形組織之，軍隊則仍照前清新 制度編制，均由都督任命，並佈告之。是日黎濟民李作棟徐達明等同往藩庫銅幣局官錢局點驗儲款數目，計藩庫實存銀一百二十餘萬兩，銅幣局實存洋七十萬元，銀八十萬兩，銅圓四十萬串，官錢局實存銅圓二百萬串，銅圓一串官票八百萬張，未蓋印一串官票二千萬張，銀幣一圓官票二百四十萬張，庫銀二十萬兩，銀圓三十萬圓，以上總計湖北財政存款，約四千萬元。一面點清，一面令胡廷佐擔任藩庫責任，令劉綱武統帶學生軍擔任官錢局責任，令夏維善擔任銅幣局責任，又派劉度成負集賢館責任，不久以蔣秉忠為館長，任立年副之。是時熱心之士，聞武昌首義來集賢館報名者，門庭若市；而饒漢祥及皖撫朱家寶之秘書孫發緒亦初至而人集賢館，凡與黎元洪有因緣者，亦絡繹不絕，囑集於是。但黎尚未決心，若輩亦無從活動。自此以後，軍政府人品漸雜，惟電文佈告及往來信件，每發交集賢館投効人士擬妥後，再由各同志選擇用之。饒漢祥孫發緒之倫，即由此脫穎。不久楊玉如為秘書廳正主任，饒副之，孫發緒且浸浸用事矣。時參議廳接一電，參議陳雨蒼承辦，文曰：

探交二十一混成協協統宋卿鑒：芬昔與張文襄論湖北將才，首推我公，不料今竟附逆。倘能率隊來歸，芬願以全家擔保，向朝廷為公洗刷也。敬候速覆。梁鼎芬。

雨蒼持商祕書廳，祕書廳以黎志未定，豈能呈閱，立毀之。二十二日，蔣翊武歸自新溝，入都督府，見都督態度乃爾，極為憂慮，余亦由漢川至，翊武一見痛哭曰：「都督如此情形，將奈之何？」余曰：「姑俟之，吾輩需辦之事，但急急自辦耳！」因與翊武胡瑛促詹大悲速成立軍政分府，以防不測。時李亞東已被推知漢陽府事，漢陽重鎮，余翌日即渡江佐之。翊武往各軍視察，並計劃一切。是日劉英與劉鐵楊玉如等起兵於永隆

河，稱副都督，從起義前漢口總部之決議也。有衆萬人，當佔領京山天門，以天門爲司令部。後都督聞其名號驚曰：「此副都督何自來？」蔣翊武鄧玉麟李長齡李國鏞等具以告；且陳說利害，心始釋然。孫武等以武漢上游，重關大局，請都督發給彈械，派員協助劉英。當允派中參謀張鵬程監察李濟臣等數十人，攜快槍三百枝，子彈二十萬發，前往贊助。鵬程等至，英委濟臣爲參謀長，鵬程爲參謀。編京山子弟五千人爲兩標，英自兼第一標標統，劉鐵爲第二標標統，以鄭桂芳李鳳鳴鍾仲衡冷英奎李青蓮元洪勝等爲營長，其餘約分任參謀副官，及下級幹部等職。編定後，派李濟臣留守天門，訓練軍隊，親率劉鐵張鵬程攻潛江，縣令汪元秉聞襄陽巡防營統領劉蕓玉東下，陽迎陰拒，命艾良臣張鵬程等要擊於張截港，大敗之。潛江收復，進取監利，縣令孫星煜挾荊州兵以抗，亦擊破之。二十二日早八時，豫軍張錫元帶新軍二營，巡防一營，抵漢口，錫元派人講和，謂同是漢人，自當贊成革命，擬歸順民軍。軍政府派李國鏞畢鐘等攜洋數千元，到豫軍犒師接洽。其巡防營多湘人，聞歸順民軍，卽一哄而各自來歸。後偵悉錫元係僞降，我軍始着着注意。旋電告漢人之爲清軍將士者，文曰：

電告漢族同胞之爲清軍將士者（此電乃同盟會豫製者）

天運辛亥年，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布告於我國民之爲滿清政府逼迫，以爲其軍之將校及兵士者：我輩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爲中華民國軍之將士，一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論情誼則爲兄弟，論心事則同是受滿洲政府之壓制。特是一則奮激而起，一則隱忍未發，是我輩雖立於反對地位，然情誼俱在，心事又未嘗不合也。然則今日以後，或斷兄弟之情誼而變爲仇讎；或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爲兄弟，亦惟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自擇之而已。自國民軍起，移檄天下，國民主義，炳如日月，凡我國民，無不激昂慷慨敵愾同仇。誠以國民軍者，以國民組織而成，發表國民之心理，肩荷國民之責任，以主義集合，非以私號召，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非其本欲，特爲滿洲所迫，不得已而爲之。此時滿洲政府方又出之以漢人殺漢人之手段，驅之與國民軍爲敵，願我國民深思之。本中國人，而當滿清兵，以殺同胞爲職，撫心自問，寧能不愧乎？我國民無謂爲滿清盡力，乃所以報國也。中國亡於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

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倘反爲滿洲盡力，是甘爲仇讎，而與祖國爲敵也。其身分爲奴隸，其用心爲梟獍，豈有心人所忍爲乎？我國民又無謂既食滿清之祿，當忠於所事也，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及爲滿洲所奪，收中國人之財富，買中國人之死力。中國効力滿洲而食其祿者，譬如家財既爲盜賊所奪，復爲盜賊服役，以求得傭值，時遇既慘，行爲又賤矣！是故我國民爲清政府將士者，須以大義自持，知託身滿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時之束縛，當懷脫離獨立之志。際此國民軍大起之日，正宜倒戈以向滿清，而與我國民軍合爲一體，方不失國民之本分也。彼滿洲以五百萬民族，陵制我四萬萬漢人，而能安坐至二百六十餘年者，豈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國人不知大義，爲之効力，自殘同種，彼滿人得以肆志耳！試觀滿洲入關以來，每遇漢人起義，輒用漢人勦平，殺人盈野，流血成河，皆漢人自相屠戮，而於滿人無所損。舉其大者，如嘉慶年間，漢人王三槐等舉義四川，湖南湖北陝西諸省，相繼響應，滿清政府勢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風奔潰，禁旅駐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綠營，招募兵勇，於是漢人楊遇春楊芳等爲之効力，屠戮同胞，死者億萬。川湖陝諸省，遂復歸於滿清政府之下。又如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廣西，東南諸省指日而定。西北張樂行等，風馳雲捲，天下已非滿清所有，其督師大臣賽尚阿和春一敗塗地，事無可爲。及漢人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練湘軍淮軍，以與太平天國相殺，前後十一年，漢人相屠殆盡，滿人復安坐以有中國。凡此皆百年來事，我父老兄弟，想皆熟知者也。漢人不起義則已，苟其起義，必非滿人所能敵，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漢人，同處韃靼政府之下，同爲亡國之民，乃不念國恥，爲人爪牙，自殘骨肉，彼楊曾胡李左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國，既將存而復亡，使其同胞，已將自由而復奴隸乎？自經諸役以後，滿人習知以漢人殺漢人爲上策，故近來忱於革命之禍，日謀收天下之兵權，以滿人任統御，以漢人供馳驅。一旦有事，彼披堅執銳，冒矢石，當前敵，斷頭流血者，皆漢人，而策殊助，受上賞者，則滿人也。我國民之爲滿人將士者，苟一念及身爲中國之人，當知助滿洲殺同胞，爲天下所不容，可無待躊躇而斷然決心者。且我國民，苟助滿洲，豈止國家之罪人而已，卽爲一身計，亦無所利。蓋滿洲之待漢人，不過視同奴隸，

卽爲盡力，亦毫不愛惜。嘉慶年間川湖之役，綠營鄉勇，立功最多，事後八旗受上賞，綠營諸將僅沾餘唾。至於鄉勇解散之後，窮困無聊，半世當兵，戰功盡爲八旗所冒，口糧復爲上官剋扣。出營之後，工商諸業，久已荒疏，無以謀衣食，窮而爲盜，而殺戮。於是蕭大芳怨望作亂，楊芳揚遇春念其戰功，誘以甘言，使之降服，而滿洲政府震怒，調楊芳率蕭大芳等遠戍伊犁，其後密使人盡殺蕭大芳等數百人，無一留者。咸豐同治間，湘軍逼於十八行省，所至勞力破敵，敵軍既盡，湘軍解散，剋扣糧餉，飢寒不免，其至豐者，不過給三月口糧，不敷歸家盤費，因此流離者，父母妻子終身不能相見，而他省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視之若寇仇，見其落魄，反斥爲流氓，窮無所歸，則相聚結會，以相依賴。而滿洲政府惡其結黨，捕拿殺戮，不可數計。是四川湖廣之氛皆盡，而鄉勇失所。太平天國既覆，而湘軍無歸。乃知滿洲政府之用漢人也，猶農夫之用牛也。既盡其力，則殺而烹之，無一毫人心相待，此其故何也？蓋以同胞殺同胞，實爲天下至賤之事，不惟爲萬國所鄙棄，同胞所切齒，卽滿人亦未嘗不輕賤之，以爲漢人相殺，乃其種性若此，宜其甘爲奴隸，萬死不復。既存輕賤之心，故對待之手段，刻薄如此，卽使身居重鎮，屢立戰功，而偶逢廷旨，緹騎立至。其他將校受文官呵叱驅使，甚於僕隸，而於兵士所發口糧，尤朝不保夕。而一有戰事，卽責其死敵，直視之如蟲蟻耳。世人見清廷刻薄寡恩，不重軍人，皆知歎恨痛惜。豈知歐美日本各國所以尊重軍人者，以其爲國努力，倚若長城，故軍人之名譽，軍人之身分，皆爲社會所矜式。至於滿人使漢人當兵，非以爲國家之干城，不過尋防家賊。故其軍人，以擁護國仇爲天職，以誅戮同種爲立功，禽獸之行，宜爲世界所不齒。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猶有人心，當不待勸告，而決然反戈歸順，推恐其不速也，何用遲徊審顧爲？意者或誤會國民軍之旨，以爲國民軍既與滿洲政府爲仇，則凡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者，皆所不容，雖欲反正，而無路可投乎？然同是漢人，地位雖殊，情誼固在，且國民軍當未起義以前，處於滿洲政府之下，與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固無所差別也。嗟乎！宗國之亡久矣！舉我同胞悉隸於滿洲政府之下，不能互相庇翼，而使寄食於仇讎，又不能速拯之出於水火，斯已大負國民矣！何忍復較量前愆，自相齟齬乎？爲此佈告

天下，凡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能顧念大義，翹然來歸，軍政府必推誠相與，視爲一體。其以城鎮鄉村或軍旅反正者，及剪除敵軍心腹將校來歸者，暨以器械糧食來歸者，皆爲國立功之人，當受士賞，其軍至即降者，亦予優待。此皆賞與卹典賂地規則等所一一規定者。其各激發忠義，以滌舊污以建新猷。若猶有包藏禍心，怙惡不悛，甘爲國民軍之蠱賊者，則是自絕於中國，其罪不赦。方今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磅礴人心，舉國之人皆知，明理仗義，固非若昔日人心否塞之時，軍政府提攜義師，肅將天討，期與四百兆人平等，以盡國民之責，亦與昔之英雄割據有別，固將使禹域之內，無復漢奸之迹。其滿洲將士，有敢奮其螳臂，以相抗拒者，必盡剪除，毋俾漏網。特慮其中容者心懷反正，而遲疑未決者，亦有身擁兵權，心懷助順，而觀望取巧，思徐覘國民軍之強弱以爲進退者，凡此皆不義不祥之見，故就義不勇。今開誠布公，明示是非順逆之辨，其各自擇，毋得徘徊，如律令布。

是日梁恢漢宋振東黃景亞等在繫馬口起兵，有衆千餘人，直搗漢川，縣知事逃。適王守愚先由武昌至，就獄中與梁鍾漢商響應，於是同恢漢等迎鍾漢出獄，被推爲總司令，王守愚爲參謀長，司令部設漢川。當由王守愚星夜返武昌，向軍政府請領彈械，飭交軍務部核辦。蔣翊武發快槍五百枝，子彈二十萬發，運回編練隊伍。而巡防營統領劉韞玉率兵五營，沿漢水南下攻我，鍾漢禦於沔陽之仙桃鎮，戰數小時，劉軍敗績，繳快槍數百枝，水師舢板船三十四隻，軍心大振。嗣黃興至武昌，任命爲游擊總司令，以當我軍右翼之敵，清軍始終不敢犯漢川。黎元洪自到諮議局後，兩日未食；亦不與人交言。經蔡濟民甘績熙陳磊等連日勸慰，意稍活動。陳磊以黎尙蓄髮辯諷之，黎作色曰：「你們年輕人，再不要如此激烈，我決心與你們幫忙就是，你們說要剪去辮子，我前在營中，并下過傳單，令士兵願剪者聽，明日我剪去就是。」衆鼓掌稱快。羣知都督之心已決矣。午前八時，蔡懋懋奉命率砲隊一營及胡廷翼步隊一隊，到武勝門外兩望佔領陣地，向楚豫楚材江清各兵輪射擊，各兵輪亦還射，砲戰約兩時之久，射擊極猛烈，將楚豫江清擊傷，敗走下游，中外觀者，皆鼓掌稱快。瑞澂兵輪既敗，於是都督爲函，遣張彪之親信前輜重八營管帶齊寶堂持去以勸張彪，書曰：

虎臣仁兄如握：同寅有年，相知以心。相知既久，而忽相仇，余心甚爲歉然。惟是種族之界，嚴如君父；大義之行，可滅親友。弟秉大義，別種界，萬衆一心，軍民同憤。滿奴氣盡，昭人耳目，近日之戰，可概見矣。仁兄素明事體，順逆之理，勝敗之數，諒計之已熟！何事以虎口餘生，東逃西竄，輔不足以有爲之滿奴，以殘我同胞？仁兄猶是黃帝之子孫，獨不欲雪祖宗二百六十餘年亡國之恥乎？清夜以思，當亦廢然自返矣。用敢遣貴親信齊君寶堂邀迎仁兄，助我同胞，救出水火。大業告成，虛位以待，銘助於冊，鑄像於銅，將見地球各國，呼仁兄爲黃帝之肖子，復漢之偉人，與法拿破崙美華盛頓爭烈矣。如欲以逃竄小醜，烏合流氓，與大漢百戰百勝之雄師，相見以戎衣，是以卵投石也。生爲鼠子，死作妖魔，不亦悲乎？弟赤心待人，決不妄言，謹屬同胞，歡迎江上，仁兄當有以教我也。軍事匆匆，不盡欲言，草此敬請公安。黎元洪頓首。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齊寶堂攜函渡江，而陳張彪，見信大怒，遂無結果。是日蕭國寶姚斌熊世藩李國樑等到劉家廟輜重營，運動該營兵士，被營長蕭安國查覺，將國寶等四人拿獲，訊知爲軍政府所派，當將國寶斌世藩三人，押至劉家廟江岸稍斃。國寶身受三槍，隨即倒地；然未致命，夜深復蘇，潛回武昌醫院。國樑因有辦開釋。軍政府所擴充之四協軍隊，就近在武漢招募兵士，極形踴躍，五日即足額。其幹部，均已組織就緒。軍政府劃定四區，各任防禦責任，茲將所劃區域列左：

一、步隊第一協爲第一區

防禦漢陽。

二、步隊第二協爲第二區

防禦漢口。

三、步隊第三協爲第三區

防禦武勝門外至青山附近。

四、步隊第四協爲第四區

防禦武昌省城。

以上四區劃定外，又擴充砲隊爲兩標，以蔡德懋向安邦爲標統；更擴充馬隊爲兩標，以劉國佐周福堂爲標統。是時軍械子彈被服甚充足，除四協配備齊全外，楚望台軍械局儲存尤多。長江水師巡防營，由張振武派胡捷三蔡

鴨來運動。於是其營長夏占奎王朝銀馬祖藩等均相率歸順，統領陳得龍逃走。下午，在都督府召開軍事會議，都督黎元洪主席，當對眾宣布曰：「我對於革命，自二十日至今日上午，猶未決心，此際心已決矣。」眾鼓掌。又曰：「自此以後，我即爲軍政府之一人，不計成敗利鈍，與諸君共生死。」掌聲如雷，與會者羣欣喜若狂。因黎公至府後，絕無表示；並一度欲自殺。以防護嚴，不遂。黎待士兵厚，此次首議，強半爲軍人，故擁戴者多且誠。惟黎服官久，雅不願問革命事；加之事體重大，當然不敢輕諾，故數日堅拒不受。今竟決心，始解決一最大問題矣。會議時，衆論紛紛，莫衷一是。有謂宜速派兵守武勝關田家鎮者；有謂宜速集散兵，招募市民者。時省城原有隊伍，不過數千人，十九二十兩日，死者死，逃者逃，所贖無幾，又多升爲官長，幫屬亦不明，故此時所急者，在建制與增兵。當決議：一從速廣招新兵，加緊訓練；二成新軍五協，以熊秉坤張廷輔楊載雄資秉鈞夏占奎分任協統，杜武庫關龍胡廷佐楊選青王華國軍道康黃繼超等，分任標統，高尚志司警衛，王文錦司憲兵，姜明經爲礮兵協統，胡祖舜司運輸，蔣翊武則負聯絡各軍之責，至是軍隊又改進矣。時省垣常有散兵騷擾，居民請司令官方定國派兵肅清，定國非諉以無兵可派，即派非其他。李翊東疑，而陰伺其舉動，至夕，一大漢持一紙帖交定國而去，定國視畢，囁人口中。翊東詰其故，莫能對，喝令執大漢還；並執定國，訊知定國謀反動；並供出府中江振冠蔡登高等多人。江蔡乃張彪之馬弁，大漢爲旗人，負傳遞消息之責者。當將四人處死。餘無問。二十三日，清廷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諭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其節制調遣。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袁世凱亦得會同調遣。以全國軍務總樞之陸軍大臣，當軍務倥傯之時，忽外遣督師，未及三日，又代以他人。清廷倉卒周章之態，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先是李作棟聞錫化龍謂八省烟膏局總辦柯逢時有與清廷軍機處往來密電，作棟以此電碼此時大可利用，於是向柯交涉，一面理喻，一面威脅，遂得該密電碼，即張大武漢湘贛革命軍聲勢，託外國領事館拍出，清廷慌亂之情多原於此也。袁世凱前被攝政載灃免職，回籍，杜門不出者三年，豈能招之即來？遂以疾辭。是日，居正譚人鳳到漢，晚十時渡江謁都督，人鳳陳今後之具體計劃，黎喉痛不能出聲，頷首示採納。居正與謀略處，商擊漢口張彪之殘部，李作棟等通知各機關同志，於晚

十一時，齊集農務學堂，歡迎居正；並商討一切。是日都督任命詹大悲爲漢口軍政分府主任，何海鳴爲副主任（前二人係公推未任命），呂丹書爲參謀（前何海鳴兼任），胡瑛任外交；復任命熊秉坤爲協統，伍正林杜武庫爲標統。蔡濟民方興曾省三等商組收死隊四大隊，以備非常時期之用，公推方興馬榮金兆龍徐少斌四人，分任隊長。軍政府爲警電告滿清政府，其文如左：

致滿清政府電

滿政府諸執事公鑒：邇來軍務倥傯，未遑肅啓候祉，臨風懷想，惶愧莫名！特諸執事視明聽聰，諒必洞悉本都督起義之苦衷，不我峻責也。夫兵凶戰危，古訓昭昭，本都督才雖不敏，曷嘗罔知；然所以如此披甲厲兵，枕戈飲血者，非好爲首先發難，徒負光復漢家之虛譽，實以祖仇所在，人心所趨，舉勢有不得不然耳！夫中原之土地，皆我漢族祖宗墓宿露，斬荆棘，以有此神州大陸也。中原之人民，皆我黃帝之苗裔，萬世一系之血統也。中原之政教禮俗，衣冠文物制度，皆我聖哲賢豪之腦力之心血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歷代相承，未之或易。雖中間蒙古以夷猾夏，不百年而朱明即起而攘復之。降及末葉，闖賊篡竊，僞朝假應援之美名，標討賊之大義，破走闖賊，遂據燕都。於是衣冠文物之邦，淪於胡虜，華夏文明之胃，陷於腥羶矣。本都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椎心泣血也。及觀多爾袞與史可法一書，猶云我朝撫有燕京，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噫，斯言也，將誰欺？欺天乎？譬之一室之內，有家賊盜竊，主人不能箝制之，同里之人，起而援助，未始非爲義勇，及入其室，家賊甫除，旋乘其隙而逐驅其主人，盤踞其家室，攘奪其財產，其爲害也，較家賊有十百千萬倍。而猶曰我得之於盜賊，非取之於汝家，有是說乎？僞朝之盜竊中原，得無類似也耶？嗚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死無二。我漢族痛念祖國淪亡，欲光復舊物，無奈天不祚漢，卒致許多忠臣烈士，流涕頓足，一死以報國，若文天祥史可法黃道周輩，不亦大可哀乎？他若顧亭林黃梨洲王夫之三先生，皆以明末大儒，懷復仇之大義，轉徙流離，一不得遂，卒竄於窮山荒谷間，著書立說，以終其生，蓋亦足悲矣！夫春秋一書，內中國而外夷狄，所以嚴夷夏之防也。僞朝以夷亂華，盜竊神器，縱

能一視同仁，勿分畛域，而我炎黃帝胄，尙欲復仇雪恥，殄彼胡虜；况乃假襲其政教，更易其衣冠，變亂其禮俗文物制度，各省要隘，偏設駐防，文字典獄，株連無罪。其任官也，內而各部，滿奴十居八九，外而督撫，漢族十僅二三。其收賦也，漢族抽捐納糧，取盡錙銖，滿奴坐食公餉，用如泥沙。其定制也，滿漢顯分畛域，無通婚之典。其頒律也，滿殺漢族，罰金二十四兩，漢傷滿奴，賠抵殃及妻孥。諸如此類之不公平，屈指而計，不可勝數，比仁人志士所以益憤惋而不平也。猶幸洪楊起義，志在恢復，東南半壁，無復賊有，漢家山河，將復我舊，詎料曾左李駱諸巨奸，不辨救民愛國之義，誤解食毛踐土之言，羣爲僞朝效走狗，競先驅，出死力以戰勝疆場，自殘種族。大江南北，蹂躪何堪設想！湘楚軍弁，死亡不勝枚計。血流漂杵，肝腦塗地，戕同胞以媚異族，久爲天下譏訕，此凡有血氣之倫，每一念及，莫不髮指眦裂，引爲深恨者也。厥後胡后垂簾，穢亂宮禁，妄動專權，鬻賣爵位，英明賢哲之士，黨錮海外，卑污惡劣之徒，彈冠朝中。猶復標榜維新，大肆搜括，斂民膏而修宮苑，借外債而抵賣路礦。虐政密如蛛網，生民墜於塗炭，人神共嫉，天地不容。以致水旱迭臻，彗星示警，禍亂無已，盜賊縱橫。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是故慷慨激烈之士，仰觀天象，俯察人事，咸欲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恥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於衽席。吳越徐錫麟史堅如溫生才汪兆銘之暗殺，尙已。廣州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同胞志士，爰舉義旗，轟擊奴署，事雖未成，其精忠義氣，震耀乎天地，昭耀乎日月。未幾川人反對路歸國有，乃愛國愚衷，諸執事茫焉不察，一則曰格殺無論，再則曰民氣囂張。其尤奇者，昏庸貪狠之瑞澂，竟聲言鄂軍均不足恃，勒繳槍彈，轉給旗兵，晝夜防禁，如臨大敵。本無事也，而彼故爲驚張，以震駭耳目，人心爲之大憤。加以網羅無辜，立予極刑。我同胞素懷光復之志，值此殘惡不仁之秋，振臂一呼，彈如雨注，義旗一立，而滿奴以竄，而漢奸渠魁以潛逃，時八月十九日事也。此固我漢族之義勇奮發有以致之，要亦見僞朝命運之已盡也。當此之時，天地爲之開顏，山河爲之含笑，野叟老嫗，庸人儒子，爲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天心與人事相倚伏，人事與天心相感召，天與人歸，千載一時。我祖若宗含垢忍辱，屢欲報復之而不遂者，今乃始得見之矣。本都督既承同胞

推舉，不能不和衷體國，以堅同仇之志，伸討賊之義，顛覆惡劣政府，建立共和國家，上爲祖宗雪恥，下爲生民請命。各省檄文未傳，而羣率響應，列強通告甫至，即默認戰團。我軍士氣憤風雲，義勇撼山岳，天塹不難飛渡，投鞭足以斷流，驅逐小醜，人自爲戰，逐北軍前，所向無敵。現在軍氣奮勇，竭力備戰，迭請北渡黃河，直搗燕京。本都督默念僞朝，亦屬人類，豈忍大加戮戮？無奈衆軍士深恨胡虜，非我族類，勢必殄滅無遺。且已竊據中原，幾三百年，坐享福祿，已十一世。諸執事倘篤念種族，厚愛逆豎，宜勸令削號歸藩，稱臣納幣，則滿洲之老巢猶存，附庸之保護仍舊。諸執事庶可免滅種之慘，本都督亦不居屠殺之名。若其眷念窮城，徘徊棧豆，汽笛一聲，大軍瞬息雲集，天戈所指，醜族必無噍類，勝負之數，無待蓍龜，惟諸執事實利圖之。諸執事服政有年，主持至計，必能深維利害，寧忍隨俗浮沉？去就從違，應早審定，種族存亡，在此一舉。本都督誓師宣志，有進無退，衆軍士破釜沉舟，前仆後繼。願諸執事急以保種爲心，毋貪個人富貴之利，而重種族滅絕之禍，本都督有厚望焉。雲天篤誼，延企爲勞，書不宣意。

二十四日，接各方報告，謂蔭昌確已南下，帶兵兩鎮，卽近畿第六鎮與第二鎮是也。先鋒隊已到武勝關，有一標之衆，標統馬繼貞。有一標抵信陽，標統賈德耀。又得報告，謂統制吳祿貞王遇甲及協統李純鈞貴卿王占元陳光遠陸續由京漢鐵路南下，以馮國璋爲軍統，自彭家灣以下各站，均有佈告。信陽城內爲總糧台。同日海軍幫帶朱孝先亦效張錫元故技，來諮議局謁都督僞降，軍政府復派徐達明王文錦李國鏞帶銀元二千犒軍，以瞻虛實，亦知其詐。卽準備作戰，擬先出其不意，驅逐河南隊伍，調第一協統領吳兆麟國府執行副參謀長職務，升第一標統宋錫全爲第一協統，防禦漢陽。是晚都督召集會議，討論作戰計劃，經衆決定都督下令分兵渡江，開始攻擊，命令如左：

湖北軍政府都督命令（八月十四日午後八時於武昌諮議局）

一 綜合各方面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部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部隊約一標，今日約抵武勝關附近。張彪所率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仍在漢口劉家廟附近。但河南軍之兩營，自到漢口佔領大智

門附近，對於軍政府非誠意歸順，似欲掩護蔭昌之軍隊南下。

二 本軍政府擬先擊撲漢口之敵，逐次向北進攻，以阻止清軍南下。

三 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藩，率該協馬隊一營，砲隊第一標（欠一營），工程一隊，敢死隊兩大隊，於明二十五日，在漢準備擊撲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之敵，逐次向北進攻。

四 步隊第一協統領宋錫全，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砲隊第一標之一營，明日防禦漢陽兵工廠及漢陽各要地，并派一部保護漢口市面；且須接濟漢口戰鬥部隊之彈藥。

五 步隊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砲隊第二標之一營，工程一隊，明日防禦青山至兩望一帶；但須廣遠搜索武昌省城下游一帶之敵情，以防敵兵渡江。

六 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及馬隊之一營（欠一隊），砲隊一營，明日防禦武昌省城。

七 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迅速整頓該協為預備隊，準備赴漢口增援。

八 其餘防禦武昌各機關之部隊，明日仍續行任務。

九 各部隊糧秣給養，均由各部隊自招輸送隊辦理。

十 本都督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以上命令發下後，參謀長張景良神經錯亂，以頭擊都督，似欲劫黎俱死，以搖人心，居正喝止不已，李翊東主以軍法從事，蔡濟民以神經病解，遂下獄。居正因張景良以畏怯下獄，人心搖動，乃與謀路處商，命庶務於閱馬廠築一高臺，請都督誓師，以資鎮懾。謀路處然其言，一面報告都督，一面即下令各軍，於二十五日清晨，齊集閱馬廠，候都督祭天誓師後閱兵。是日熊持中張濟安黃楚楠等持都督招撫令，光復黃州，迎吳貢三出獄，其餘之紳耆與縣長潘誦捷請貢三以全權應付時局，巡防營營長猶持兩端，貢三曉以大義，亦歸心焉。當推高荷灣知府事，謝琦為縣長，復馳諭黃州八屬反正。其甥殷子衡於二十二日，率同難百餘人，出夏口監，赴漢陽佐李亞

東治府事，後聞黃州光復，即歸助貢三，爲訂黃州府臨時行政章程。嗣新春黃侃見省會兵力薄，不足支北軍，乃返本縣集義故，謀牽制。先是流游學東瀛時，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歸集孝義會於蕪春，就深山廢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急狀，嚮者甚衆。至是號召，得三千人，以固我軍右翼而策黃新。二十五日黎明，閱馬廐祭台高聳，軍隊林立，革命士氣大振，都督衣軍服，由文武百寮擁護出府，御馬廐台下，各軍舉槍向都督致敬，大衆擁護登台。台中設黃帝神主，旗劍分列，公推譚人鳳授旗授劍。都督如儀祭告，祭畢，譚人鳳授旗劍。都督慷慨誓師，歡聲雷動。全軍舉槍，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四萬萬同胞萬歲，黎都督萬歲。都督復命居正演講同盟會革命之精神，及創立民國之意義。居正大聲疾呼，聽衆鼓舞，黎極興奮。嗣下台閱兵，依次巡視。兵士對都督之愛戴，亦大有加。上下團結一心，實始於此時矣。茲將祭文錄後：

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鄂軍都督黎元洪，謹以大牢玄酒之儀，昭告於皇天后土，及我祖黃帝之靈而誓於師曰：我祖黃帝，建邦於中土，世世先哲明王，續衍厥緒。爰迄有明，不康於政，遂喪厥宗主。馳彼滿清，辱我二百餘年，先祖先宗，禮樂文教，均汚以腥羶。欽爾有衆，克振義軍，丕揚大漢之烈，光復土宇。余小子實有慚德，辱在推戴，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土，與爾軍士庶民，戮力協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體。爾維克奮英烈，實乃無疆之休，予亦報於汝功。其或不率而有後至者，予亦汝罰。嗟爾有衆，尙欽念哉。

時事起倉卒，各種組織殊不完備；行政上尤漫無秩序。前所定之四部，半存空名。二十五日，居正張知本湯化龍胡瑞霖等建議都督，制定各種暫行條例。於是晚在教育會開會，到者數百人，提出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分爲軍政民政兩大部，由都督統轄。軍政方面，設戰時總司令一人，以下設參謀部軍令部軍務部。民政部分設民政部長一人，下設各司，當場宣布通過；并提出鄂州約法草案，不久由居正張知本宋教仁湯化龍等審查通過，軍政府即日宣佈約法如左：

中華民國鄂州約法

都督府之組織職權及人選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爲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治之。

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內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統治；若在他州域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俟中華民國成立時，另定區劃。

第二條 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但議會得於本約法施行後三月內開設。

第三條 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後，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但鄂州人民關於鄂州統治之域內，從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

第二章 人民

第四條 凡具有鄂州政府法定之資格者，皆爲鄂州人民。

第五條 人民一律平等。

第六條 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并集會結社。

第七條 人民自由通訊不得侵其祕密。

第八條 人民自由信教。

第九條 人民自由居住遷徙。

第十條 人民自由保有財產。

第十一條 人民自由營業。

第十二條 人民自由保有身體，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審問處罰。

第十三條 人民自由保有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

第十四條 人民得訴訟於法司，求其審判；其對於行政官所爲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則訴訟於行政審判院。

第十五條 人民得陳請於議會。

第十六條 人民得陳訴於行政官署。

第十七條 人民有任官考試之權。

第十八條 人民有選舉投票及被投票選舉之權。

第十九條 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

第二十條 人民依法律有當兵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於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於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都督

第二十二條 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續舉時得連任；但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三條 都督代表鄂州政府，總攬政務。

其在議會未開設前，暫得制定法律。

第二十四條 都督公布法律；但對於議會議決之法律，有不以為然時，得以政務委員全體之署名，說明理由，付議會再議，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五條 都督於緊急必要時，得以政務委員全體之署名，發布可代法律之制令；但事後仍須提出議會歸其承諾。

第二十六條 都督於法定議會開閉時期外，遇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議會。

第二十七條 都督於議會開會時，得出席，或命政務委員出席發言。

第二十八條 都督於外國宣戰媾和締結條約；但締結條約須提出議會經其議定。

第二十九條 都督統率水陸軍隊。

第三十條 都督除典試院官吏懲戒院審計院行政審判院之官職及考試懲戒事項外，得制定文武官職官規。

第三十一條 都督依法律任命文武職員。

第三十二條 都督依法律給與勳章及其他榮典。

第三十三條 都督依法律宣告戒嚴。

第三十四條 都督宣告大赦特赦減刑復權。

第四章 政務委員

第三十五條 政務委員，依都督之任命，執行政務，發布命令，負其責任。

第三十六條 政務委員，提出法律案於議會；并得出席發言。

第三十七條 政務委員編制會計預算，募集公債，及締結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時，須提出議會，經其議定。

第三十八條 政務委員遇緊急必要時，得為非常財政之處分及預算外之支出；但事後須提出議會經其承諾。

第三十九條 政務委員於都督公布法律及其他有關政務之制令時，就於主管事務，須自署名。

第五章 議會

第四十條 議會由人民於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

第四十一條 議會議決法律案，再議定條約及會計預算募集公債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但基於法律之支出，議會不得減除。

第四十二條 議會審理決算。

第四十三條 議會得提出條陳於政務委員。

第四十四條 議會得質問政務委員求其答辯。

第四十五條 議會得受理人民之陳請，送於政務委員。

第四十六條 議會以總數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得彈劾政務委員之失職及法律

上之犯罪。

第四十七條 議會得自制定內部諸法規並執行之。

第四十八條 議會於議員中自選舉議長。

第四十九條 議會於每年法定時間，自行集合開會閉會。

第五十條 議會除四十六條所載外，有總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有出席員過半之可決，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議長決定之。

第五十一條 議會議事須公開之；但有政務委員之要求及出席議員過半數之議決，得開秘密會議。

第五十二條 議會議員以十人以上之連署，得提出議案。

第五十三條 議會議員在會內之發言表決提議，在會外不負責任。

但用他方法表於會外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四條 議會議員，除關於內亂外患之犯罪及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得議長許諾，不得逮捕。

第六章 法司

第五十五條 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組織之。

法司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六條 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宣告，不得免職。

第五十七條 法司以都督府之名，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但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不在此限。

第五十八條 法司之審判須公開之。

但有認為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秘密審判。

第七章 補則

第五十九條 本約法由議會議員三分二以上，或都督之提議，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半數之可決，得改正之。

第六十條 本約法自□□日施行之。

二十六日公佈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嗣即照例推舉黎元洪兼總司令，由都督正式任命楊開甲爲參謀部長，吳兆麟楊璽章副之。杜錫鈞爲軍令部長，孫武爲軍務部長。張振武蔡紹忠（直隸人，日本士官畢業，起義前，任督練公所課員）副之。民政部推湯化龍爲部長，化龍以平素主張憲政，至此稍不自安，迄未就職。馮睿（字哲夫襄陽人）任內務，周之翰（字鵬程宣恩人）副之。查光佛（字靜生，蕪春人）任教育，蘇成章副之。胡瑛任外交，王正廷（字儒堂浙江人）副之。李作棟任理財，潘祖裕（字慎之，東湖人，前度支公所科員）副之。張知本（字懷九，江陵人前湖北自治研究所長）任司法，彭漢遺副之，仍俱稱部。和議成後，始改司。並設一總監察部，以劉公爲部長，曾尙武（字子敦，江陵人）副之。人選定，有提議薪俸者，甘績熙蔡濟民蔣翊武鄧玉麟等極表反對。遂決議無論大小員司，一律月支津貼二十元。俟大局底定後實行薪俸。是日上午十時，駐漢英、俄、法、德、日領事，公推英領事葛福持一公函，送至武昌軍政府，謁都督，說明各國甚欽佩中國國民軍之勇武文明。在武漢之外僑，又承軍政府之保護，極爲感激。故特承認民國爲交戰國，各國嚴守中立云云。都督同湯化龍李作棟接見，都督答曰，此次武昌首義，對於本地地方之外僑，自應盡保護之責。但吾國之革命，亦出於萬不得已。庚子之役，滿清政府，太無知識，很對各國不起。近來對於國內人民，甚爲猜忌。今年又派瑞澂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亟謀自立，乃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枉駕，又承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甚爲感激。請閣下回漢口代爲致謝。當時軍政府招待葛福去後，備答謝文五份，派湯化龍胡瑛夏維松等送至漢口，交各國領事。於是各國領事於次日會同發出佈告。照錄於後：

駐漢英、俄、法、德、日領事爲

佈告嚴守中立事：

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釁，該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縱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領事等自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備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為此愷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等甚。謹此佈告。

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白。

漢口各國領事既承認民軍為交戰國，宣布嚴守中立，都督喜形於色。即將領事公函原文遍出佈告，一面通電上海及各省。革命精神，為之大振。復電本省各府州縣及自治公所指示方略。電文錄後：

諭湖北各府州縣及自治公所電

竊防違辦事：照得軍政府憤滿清政府佔據中華，政治昏亂，喪失主權，暴斂橫爭，殘削脂膏，強奪吾民已成之公共財產，箝制吾民之熱心義舉，斥志士為亂黨，目公論為囂張，逮捕株連，殺人無算。本軍奉軍政府命，特於八月十九日倡義，征討民賊，驅逐滿清貪污殘酷官吏瑞澂等，克復武昌漢陽等處地方。元洪不德，謬膺推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勉圖報稱，光復舊物。查偽日滿清流毒之由，在於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由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為共和政體，所有各府州縣政務及自治公所，爰籌辦法，移請各該地方官施行。各該地方舊治官吏，應一律呈繳偽印，聽候支配錄用。不願者，繳印後聽其所之。如官更有人地相宜，民間倚重者，准該自治公所，具稟詳敘情由，送同偽印費送來轅，經本都督核奪，頒給民國新印，即留原任，以從民望。各該公所應辦事務，以警政民團為第一要著，應即日與辦。警察以維持秩序，清查奸宄，懲治痞匪，保衛閭閻為主。團練以驅逐亂民，抵禦外侮為主。均不得藉端訛詐，擾累無辜。並於外人生命財產，切實保護，以酬其嚴守中立之誼。為此諭仰該自治公所各員知悉，迅將警察團練二項開辦方法，及舊日官吏偽印，並願否投效情形，刻日稟報，勿得延遲貽誤。有敢與舊吏結黨，

勾通滿清政府反抗義師，違誤新政，或乘機擾害良民，擅作威福，或官更有志投誠，而該公所各員阻撓挾持者，大兵一到，必以軍法懲辦。該員等爲桑梓造福造禍，皆存今日，幸無觀望徘徊，坐失機會也。切切此諭。

時全省人民對革命軍起義，毫無疑慮，更無反抗者。自得此電，益增信心。各縣士紳俱出而負地方治安之責。所以全省帖然，內顧無憂，軍政府得專心致力於戰事矣。

（附）黎公碑

章炳麟

公諱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也。考諱朝相，清世以游擊隸北洋練軍。公習業水師，勤學爲諸生冠。役於海軍七年。光緒二十年，清與日本戰威海，公以廣甲管輪自廣州赴之，船艙不任戰，遂陷。長官乘小艇逸。公憤甚，赴海，水及頸者數矣，卒泅即大連岸。同行十二人，存四耳。署兩江總督事張之洞聞公材，召詣江甯、江陰砲臺，皆堅精中法程。之洞還督湖廣。公從，與德意志人某教練湖北新軍。三赴日本考察軍務，歸充湖北護軍馬隊長，前鋒統帶，擢第二鎮鎮統，兼本鎮協統。尋以饒詘罷鎮。以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兼管馬、礮、工、輜、各隊，假陸軍協都統銜，並提調兵工鋼鐵兩廠，監督武中學堂，會辦陸軍特別學堂。統楚字兵船六，湖字雷艇四。凡兩主大操，指麾中度，聲藉甚。治軍嚴仁，不濫費軍需一錢，有餘，即以逮士卒，故所部軍裝整振，絕於佗軍，平居臥起，皆準軍號，不妄先後。夜必宿軍中。雖遇歲時不移，教士剴至，唯恐不盡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歸心焉。瑞澂督湖廣，公被劾，事久不下。瑞澂忌益甚，檄所部四出以披之。時革命已有萌芽，而湖北軍故多懷匡復者，期以宣統三年秋操起兵。未及期，瑞澂以事捕彭彭、劉、楊、三士。復按所獲名冊，分道往兵管逮捕，人人自危。八月十九夕，武昌革命軍起，瑞澂與鎮統張彪挺身走。乃推公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初，自黃花岡之難，中國同盟會衰矣。其在江漢，共進會最盛，次有日知，文學諸會。各有名字與其所交關軍士，力均不能相聽下。謀帥無適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屬

意公，議定三月矣，陰爲文告署檢，稱大都督黎，未以告也。兵起，促公詣諮議局就選。其日潰兵返，市門啓，時瑞澂亡已逾日矣。瑞澂始謂小寇竄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艦待其變。聞公出，乃去。軍府初立，綱紀未具，將校入謁，語人人異端，不合，或抵掌揮書案；然皆以公厚重知兵，無敢輕動搖者，故軍政雖紛，紀律未嘗亂。南方諸革命軍，皆更起迭仆，及是竟以集事，由公鎮之也。明日，美利堅領事入謁，問邦交。公言，自今日始，邦交由民國主之，自今日以往，約如故。而先所擬文告，其草稿爲俄羅斯領事所得，譯其辭，以爲有大體，會我師敗潰陸軍大臣蔭昌之師於礪口，走之，由是被切爲交戰團體，去倡義八日耳。鄂府儲金多，富兵仗，濱江諸省欲有事者，即賦予之無所吝。至十月，南方十一省與山西陝次第反正，皆遣使來，推公爲中央大都督海陸軍大元帥。俄漢陽陷，守將黃興走，會下游亦拔江甯清，內閣總理袁世凱使蔡廷幹來，戰中止，使唐紹儀來議和。公任伍廷芳爲代表，令開議上海。時香山孫公自海外歸，議者以武昌危子，宜置政府江甯，即推孫公爲臨時大總統，公副之。十一月，政宣統三年爲中華民國元年，始頒太陽曆也。二月，清帝遜位，臨時參議院復舉袁公爲大總統，公副如故。北都定，以公領參謀總長，授大勳位。當是時，南北九合，雖選袁公，非其意。袁公亦介北洋軍威重，以南士龔果，不肯親。公彌縫其間，卒不效。先是湖北有一鎮一混成協，及倡義，稍增至八師。公痛裁之，存其三，及軍民分治制，並自公創之。自義師起，督府禮盡去，公尤任自然。嘗夏日入謁，公短衣，持徑尺蒲葵扇，與客語半刻所，侍者進蕎麥屑，公手分牛乳，與客盡之，簡易如此，海內鄉風矣。然誅鉏驕悍亦幾千數，軍人叛裁者，頗羣聚江湖爲亂，率多借黃興名號，公雅不信。而將佐頗以爲疑，交亦漸疏。明年春，袁公使賊殺故農林總長宋教仁於上海，獄不具。南北兇兇，袁公令師長李純下夏口受公調遣，實不用其命。其夏，江西、安徽、湖南、廣東四都督罷，皆起兵抗袁氏，以興爲主，未一月敗。公素善湖南都督譚延闓，及湘上主起兵者譚人鳳，又武昌倡義人也，爲解說令罷兵，故延闓等得免於難。獨蔣翊武不肯聽，入廣西，捕得，斬之。時議多病公持兩端。公以爲大總統非犯叛亂，不得與校，卒未嘗自明也。其秋，袁公被選爲正式大總統，公副如故。時孫黃已亡命，袁公視天下

無與己伉者，獨憚公得南方心，以兵脅之入京師，館於瀛臺。公陽與和叶，而內深自爲計。袁公改臨時約法，以參政院代國會，屬公長之，亦不拒也。四年，帝制議起，始辭參謀參政兩長。袁公又以武義親王爵公，公拒其冊，卻其祿。五年一月，當朝正，脅者數輩至。公誓曰，辛亥倡義，蹈軍民無算，非爲一人求官祿也，諸君如相迫，卽立觸柱死矣。袁氏乃不敢逼。會雲南廣西起兵討帝制，師踰嶺，江上游皆起。六月，袁世凱卒，依法以公繼任，始復約法，還袁氏所奪將吏官勳，錄舊功也。時公久失兵，而北洋軍勢未衰，嫖侮路藉，無所不至。而國務總理段祺瑞，當袁氏稱制時，獨弗順，功亦高。其祕書長徐樹錚緣傳約法，謂凡事當聽國務院裁決，總統盡諾耳。每擬令，直入府要公署名。公任丁世嶧爲府祕書長，與相枝柱，事稍解，未平也。六年，歐洲聯軍與德意志戰已三歲，求中國參戰，公始可之。後聞國務院將因是舉債日本，亟已其事，兩院議皆如公旨。樹錚怒，屢惡少年聚擊議員。公聞，立罷祺瑞，以伍廷芳代之。命下數日，九省督軍皆反，連兵請解散國會。於是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新以討帝制有功，難將作。公問計榮廷，榮廷者，無知人鑑，稱長江巡閱使張勳能已之。難作，問財政總長李經羲，經羲對如榮廷。時勳與北洋將領開徐州會議，有陰規復辟計，勳故漏其事府祕書以示誠。公召勳，勳請解散國會，登經羲爲總理。竟因是敗，勳以兵二千入都，與陸軍總長江朝宗結。朝宗以清遺臣梁鼎芬入謁，鼎芬請時政清廢帝，公厲聲訶之。鼎芬退，復說守衛司令蕭安國毋用公命。安國者，鼎芬門人也。七月，勳以清廢帝復辟，經羲降。公密令復祺瑞職，令討賊。未幾，祺瑞起兵擊勳，走之，遣使迎公，公謝焉。乃以副總統馮國璋攝，始就參戰事。但開和繹許庸貨，不出師也。初，九省督軍反，公使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糾義旅。至是，西南護法軍起，璧光數請公南行，道梗，不得前。自是南北交兵，縣四五歲。國璋去，北方又擁徐世昌主之。至十一年夏，直隸關東相持急，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騰書請公復位，北洋將領皆響應，舊議員赴天津和之。世昌走。炳麟以警邸公曰，將帥過驕，難爲其上，公於段閣，有前鑑矣。必欲復位，請南都武昌，無滯宛平中。公卒強起，以廢督軍要疆吏，疆吏陽應之，獨廢安徽，佗未動。公入都，卽下直隸關東停戰令，復招集舊議員，促制憲法。十二年，改選期薄，

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疑議員附公，已不得代，則以金購致議員，且遣兵迫公府，水火盡斷。公與農商總長李根源謀，令代國務總理，因出道天津浮海至上海。欲即上海置政府，爲浙江督軍盧永祥所特。是時南北有力者，獨關東張作霖，以調戰令德公。而雲南唐繼堯雅知大義，然皆遠莫能助。乃去，東之日本別府，數月歸天津，自是絕口不道國政，日步馬郊外，示習勞也。明年，作霖入關，錕廢。十七年夏六月，蔣中正以兵攻作霖。時公病已亟，南軍薄天津，公薨。諡曰，北畿皆改樹青天白日旗矣。公薨時，年六十五。公豐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純德，不由勉中，愛國懇至，不諱於強大，度越並時數公遠甚。始在海軍，已習水戰。及統陸軍十餘歲，日講方略，於行軍用兵尤精，山川阨塞，言之若成誦。絕甘分少，與士均勞逸，士無不樂爲用者。會倡義諸師旅長皆自排長兵曹起，或雜山澤耆帥，驕弛志滿，教令不下行。漢陽敗後，公始綜百務。未期月，燕吳交梓，日相椎杵，終掩於袁氏。再陟極位，嚮士無一人爲其素練者。故公於民國爲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學。使公得位乘權十年，邊患必不作，陸海軍亦日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資望，或乃利以紓禍，不爲材用發舒地。雖就大名，抱利器無所措，與委裘奚異，悲夫。公不念舊怨，張彪在清時，數極公。及公貴，彪來謁，公好遇之。湖南人胡漢以謀革命繫漢陽獄，兵起得釋，欲憾公他有所立。後瑛附帝制，當捕誅，公以其被脅，卒不問也。季雨霖以督隊官隸張彪，入日知會，發覺榜掠，兩股盡潰，公力請之，彪不許，又屬日本人任教練者請之，乃許，陰資遣赴四川。比倡義歸，公令宣撫荊州駐防，任尤親。後雨霖背公，欲劫焉，事發，逃走。公雖怒，亦不深誅云。性廉，初倡義時，約自都督至錄事，皆月取銀二十版。事定，將吏皆增俸，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蒞政，雖常俸不入，減公府經費三分之二。崇文門稅關及菸酒署舊供公府銀月六萬版，盡卻之。尤惡舉外債，以爲病國。所至節財用，慎賜予。然持承平法過嚴，絀於撥亂，亦公所短也。自民國興十餘年，正僭逃起，大氏出介冑或莫府士，世謂與共和政體懸者莫如公。其後北洋軍壞散，頗自悔曩日困公，卒無及云。夫人同縣吳氏，初適公，家貧甚。及公貴，起居未嘗異。公再起，夫人數諫公無行。及遇變，亦無感容。可謂有德操侔於天地者矣。後公一歲歿。丈夫子二，紹基，紹業。

女子子二，紹芬適某，紹芳適某。妾危氏。公薨後五年，紹芬等舉柩歸武昌某山。吳夫人附。兩隣數嘗侍公，識言行，其事或隱，即徧詢故參佐，故以實錄刻石，不敢誣。銘曰：

於鏐黎公，胙承殷周，弱冠方毅，從軍習流。橫船西賊，躍身大猷，萬靈翼衛，浮行得洲。總師漢上，戎士不偷，胡運方斬，軒轅下求。天禧夕隕，宣光西陲，乃趨樹勳，勝績退劉。大功不歸，袁承其休，客實消主，白刃在頭。王章綬綬，不我能續，否之後喜，片膺大珠。中立天壽，何黨何離，靈靈厚蒙，靡物不投。伏靈未蕩，曰相其矛，胡王虓耽，狙我內憂。公命晉咒，南總梅舟，三元乍隔，分曹干楨。再蒞法官，去來如浮，虹霓龍藏，別風高颺。嶽嶽之鶴，爲主殺疆，胡斯悖德，植冠而猴。公之在位，視以養游，公之下世，薊遼爲丘。燁燁北軍，亦允無鳩，黃令夸咤，召是悔尤。磐石在茲，下詔萬秋。

黃興傳

一 少年民代之革命思想

黃興，原名軫，號暉午，別字克強。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清同治十三年西曆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湖南善化縣。家本小康。父筱村先生，爲湘中名諸生。與少年英俊，體貌魁偉，沉默寡言，富於膽智。幼從瀏陽李永球學烏家拳術，隻手能舉百鈞。當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政體維新時，興年二十四，肄業於鄂垣兩湖書院。時從院試經史中闡發時事，文氣豪放，有賴東坡。院長梁鼎芬最爲器重。適日本民黨平山周來遊中國，遇湖南志士畢永年，約同赴日晤總理後，復同赴湘鄂一帶，聯絡黨人。興與畢素投契，一致進行革命。而秦力山唐才常均倚重興，恆資聲望。及庚子漢口事敗，興以計得全。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西曆一九零一年）鄂督張之洞派員赴日考察學務，研索中外大勢，益洞悉滿清政府二百餘年以來之施政，純爲壓抑漢人的專橫政策。如欲掃除漢人的專制，使中華民族一律平等，非推倒萬惡的滿清政府不爲功。乃銳意深造，充實學力，除就學於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外，另聘日軍官講

授軍略。暇日，即參觀士兵聯隊及各地士兵操練。每日晨起，必赴神樂坂術會，演習槍彈騎射。會中條例，凡射能連續中靶之紅心六次者，即得銀質獎牌，與射無不中，故得獎疊！

尋又在東京創辦湖南游學譯編刊物，作為宣傳革命的源泉。所譯著文字，以民族民權為依歸，湘鄂革命的思潮，多淵源於此。

其後留日學生，為反抗帝俄侵佔東三省事，痛恨清廷懦弱無能，對於不抵抗主義，莫不憤懣填膺。與乃糾合藍天蔚、蔡鐸、陳天華、鈕永建、湯檉諸同志共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於東京，一時參加者逾千人，每日操練不息。以事關國土淪喪，迫不及待，乃先派鈕永建、湯檉二人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其出兵拒俄，留學生願為前驅以效死力。袁不納，且將不利於二代表。與與留學生聞之，益覺憤慨。前此希望清廷維新變法者，至是亦多萌革命思想。與於此時回國發動民族革命，以收起死回生之效。其步驟分為三點：一、組織華興會，留日歸國者及國內知識份子，紛紛加入。二、組織同仇會，各秘密會社多隸屬焉。三、創辦明德學堂於湘垣，結納同志，培植革命青年。組織既有端緒，革命勢力，日益膨脹。茲將二會所收穫之效果及其經過，於下節述之。

二 創立華興會及同仇會之經過

與於民國紀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夏五月由日回國。初抵鄂垣，即在兩湖書院講演，謂清廷政治腐敗，力主改革政體以維護國家生命，聽者無不歎服。鄂督張之洞聞而震怒，責成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拿辦。梁已懸示驅逐出境。與猶留連八日，秘密活動，將所攜帶鄒容所著之革命軍，陳天華所著之猛回頭二書，陸續分贈軍學各界至四千餘部之多，始登輪返湘。

既抵湘，主講明德、實業、修業各校。課餘則與張繼、周震麟諸同志討論進行革命方略。一面籌款購械，準備一切。是時同志多傾其家財，以助義舉，如同志龍璋方令泰與縣，前後捐助巨款，同志柳聘農亦出

其家財，以濟公用。同年十一月留日學生陸續歸國者頗多。與乃邀約陳天華、楊守仁、劉揆一、陳其殷、柳聘農、柳繼忠、秦效魯、趙幼梅、羅良鏗諸同志創立華興會於湘垣連臨街，同志加入者約五百餘人，與被舉爲會長。首先提議云：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爲適宜？一種爲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爲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黨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倫敦無識之市民，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移默化。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團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引火線而發燃。使能聯絡一體，審勢度時，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爲聲援，不難取湘省爲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而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隴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

於是各同志踴躍盡其職責，積極進行革命工作。

華興會成立後，會衆多屬知識份子，與恐與洪會接洽，或多隔閡，乃別創同仇會，以聯絡洪會等下層組織，並仿日本將佐尉各級軍制，編組爲革命軍旅，與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任少將，掌理會黨事務。湖南瀏陽普集市向例於每月某某等日，開牛馬交易大會，蒞會者凡數萬人，爲湖南有名之集會。與會羣衆，大半屬哥老會黨，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爲拜盟宣誓之佳節。同仇會卽於是日舉行馬福益之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監誓，並給長鎗二十挺，手鎗四十枝，馬四十四匹，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是時江西吉安之自強會，乃志士董福開、黎民望、陳策、英添、鄧永成等所組織，公推鄧永成來湘，與與商討聯合倡義辦法。

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零四年）春，與以一切佈置，均已就緒，就劉揆一、馬福益商訂趁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六十生辰之日，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禮時，預埋彈藥以炸斃之，乘機佔領長沙，以爲革命根據地。省城方面，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爲主動，洪會健兒副之，省外方面，分瀏陽、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路以作響應。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任指揮，推與爲主帥，劉一、馬福益爲正副總指揮。不料距起義前十日，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以事機不密，在湘潭縣城被縣吏逮捕，而大體計劃亦被探悉。湘潭縣令即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之哥老會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已洩，乃走報馬福益。馬即令飛毛腿馳赴省城告黃劉迅速戒備。時與正在東文講習所與劉揆一等計議大舉，聞訊，乃密電湘、鄂、贛各機關預先防備。而清吏捕索急，查緝各黨人寓所，全城爲之騷動。與原寓明德學堂對面，此時龍紱瑞留居其家，後乃遷居吉祥巷耶教聖公會黃吉廷同志處以避其鋒。後以哥老會會員蕭桂生、游得勝相繼被擒，城內搜索益急，乃於九月十八日夜間同張繼等走滬。

三 協助 國父成立同盟會始末

到滬後，乃於十一月一日約邀各同志集會於英租界新開，新馬路餘慶里，秘密活動，圖再起義鄂寧等處。以黨人章士釗、萬福華先後被拘，洩漏餘慶里住址，致與忽遭逮捕，不久出獄，即避往日本。當與等入獄後，東京派代表鄒代藩、周召期營救。到滬時，與等已由龍璋營救出獄。力主在湘再發動，由鄒代藩、周召期、曾廣式回湘聯絡蔡鐸，徐自潔，蕭立誠，鄒永成等，在寶慶會議。蔡鐸負責在武岡起義，鄒永成赴郴州聯絡已發動之會黨首領陸亞發及黃忠浩之軍隊。周召期任長沙，寧鄉之聯絡，用費由商家曾子億擔任。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二月，馬福益又圖起義於洪江。與得訊由日歸，助其槍械，舟抵沅陵，被薩卡卡奔洩露。又聞馬福益被擒，知事不可爲，乃喬裝商賈走古丈，石門，出湖北公安而至漢口。此時與悲憤交集，既悼死友，又恨迭次舉事無成。雖屢經挫折，而其志益堅，於苦悶焦灼中，忽得東京

同志來函，稱 國父孫中山先生將自歐美來日本。亟想與興相晤。興得此函，即於同年五月重復東渡。七月 國父由美至日本，經日民黨宮崎寅藏之介紹，相會於東京鳳樂園，暢論革命大計，欲以其苦心經營之華興會併入興中會，以厚結革命勢力， 國父深爲嘉許。

國父抵東京後，各省留學生來訪者，不絕於途，與興陳天華、馮自由、張繼、宋教仁、宮崎寅藏等更日夕往還，籌策國事，食以爲非聯合各省革命黨員組織一大團體，決不足以推翻滿清。各省學生之有志者，皆贊成之。由各省學生之熱心者，轉相號召，遂於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阪區檜町黑龍會開第一次籌備會，討論進行方法。是日蒞會者，除 國父外，有興、張繼、陳天華、馮自由、但懋、時功玖、田桐、曹亞伯、馬君武、鄧家彥、梁慕光、吳春陽、程家槐、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羅道涵、何天炯、康寶忠、謝良牧、劉揆一、蔣尊錫、張伯喬、朱大符、古應芬、金章、杜之秋、姚粟若、柳聘農及日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五十餘人。僅甘肅省未有代表出席外，各省皆有到會者。舊由 國父說明開會理由，並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爲免除革命進行障礙計，討論結果，簡稱中國同盟會。時有主張稱對滿同盟會者。 國父以爲範圍太狹，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爲原則，衆一致贊成。次提議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爲誓辭。有人於平均地權四字疑難者，要求取消， 國父起而詳細解釋，卒以大多數贊成而通過。次由興提議，請贊成者書立誓約。於是會衆由 國父執行舉手宣誓式，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爲盟誓。再由本人書明籍貫，簽名蓋章。宣誓完畢， 國父并授以秘密口處。如問何處人，答爲「漢人」；問何物，答爲「中國物」；問何事，答爲「天下事」。隨後與各會員一一握手禮。繼由衆公議各會員盟誓於幹事部未成立前，暫付託 國父保管。 國父盟誓，則由衆推興保管。又推興、馬君武、陳天華等起草會章。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復假赤阪區，霞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開成立會，加盟者三百餘人。通過會章，即行選舉； 國父被選爲總理，興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程家槐爲交際，宋教仁爲庶事，謝良牧爲會計，鄧家彥爲執法部長，馮自由爲評議員，曹亞伯，胡

殺生等爲各省主盟員。復提議發刊黨報事。宋教仁以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適被日政府禁止出版，願改爲黨報，一致贊成。議定每會員須捐助出版費五元，於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即民報是也。自同盟會正式成立後，國內革命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與南北奔走，不遺餘力，而其壯烈事蹟，於下節述之。

四 同盟會成立後之奮鬥

同盟會於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八月，正式成立於東京。與於是年冬，由日潛回國內，視察南北各地情形，並變名爲張守正，親赴桂林巡防統領郭人漳軍中活動，說其舉兵反正。郭以與隨營學堂總辦蔡鐔不睦難之，與與鐔本屬舊交，乃居間調處，並聯絡學堂教員與郭營之官佐學生多人，加入同盟會。並令陳方度、易本義、黃牧充郭營學生。嗣因調停郭事無效，在桂林同志力勸與他往。

次年二月，離桂往新加坡，協助 國父在南洋籌款。尋轉香港。值梅尉南同志由桂林往，言郭人漳自與去後，經同人勸勉，已允待與款至，即舉義旗。與以籌款尚未就緒，囑其歸候時機。與此時散佈同志到各省活動，以圖響應兩廣先舉義旗。乃使宋教仁、白逾桓赴閩東及閩島運動馬使、韓邊外等獨立。秋瑾女士自告奮勇，願與浙江光復會之陶成章、竺紹康、王金發聯絡武義、永康、東陽、縹縣、仙居之九龍會、雙龍會共策進行。派居正、胡瑛、程克、與湖北日知會周震麟等會商合作，等待時機，奪取武漢。遣劉道一、彭邦棟、覃振、成邦傑運動湘軍，重整會黨。命劉揆一駐申江，以圖湘鄂江浙之聯絡。四川方面，囑李肇甫、謝持等邀約熊克武、但懋辛、余薏臣等協力合作。黃河流域一帶，以丁惟汾、于洪起、王用賓、焦易堂負責主持同盟分會，使革命潛伏勢力，日益滋長。與自担任聯絡南京新軍軍官趙聲，並負責籌劃兩廣先舉義旗，各省從而響應之。

未幾，劉道一在湘贛邊境運動發難，以年歲飢饉，工人受荒年減薪之打擊，且洪江會黨頭目李金其、歐陽篤初、蕭克昌、姜守旦、龔春台、王勝諸人，久懷揭竿而起之志；爲殉難後，進行益力，遂一觸即發。此役

之初，清軍大敗，黨軍集三萬餘人，聲勢浩大，與興國父在東京聞訊，即派寧調元、胡瑛、楊卓林、孫毓筠、段書雲、權道涵、廖德藩、李發羣、胡國傑諸人，分赴湘、鄂、蘇、皖、贛各省聯絡軍隊，力圖響應。清廷命鄂、贛、江三省撫遣兵合力會戰，遂被圍攻，而遭潰敗。劉道一又往長沙，爲撫署游擊熊得壽逮捕繫獄，清吏用酷刑訊供不得，遂以所佩印章鋤非二字定獄，旋就義於瀏陽門外。興國父、萍、瀏、醴事敗，寢食俱廢，對劉道一之死，尤爲哀悼。

萍、瀏、醴之役既告失敗，清廷於長江流域，戒備更加嚴密。興乃注重兩廣之發展。時值欽廉兩府有抗捐風潮，清廷派郭人漳、趙聲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平亂。興乃乘機赴欽廉游說郭人漳、趙聲使發動革命，彼等慨然允諾，謂有正式革命軍起，當然響應。一切佈置就緒，黨軍王和順，乃於七月二十四日舉義於欽州之三那，大破清兵，一鼓而佔領防城，實與在欽廉秘密指揮之力也；卒以聯絡未周而遭失敗。

革命黨之經營桂邊軍事，皆爲興所指揮。欽廉舉義失敗後，往河內向國父請示。國父命王和順、黃明堂、關仁甫分任鎮南關、平宜關、水口關等處之軍事活動，三關均屬桂邊要隘，尤以鎮南關爲天險。黨軍秘密佈置就緒，黃明堂等願爲先鋒，遂於民國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率其部衆，夜襲鎮南關，守兵不敵，竟棄砲台而走。興與國父在河內得鎮南關佔領電，翌晨即偕胡漢民、胡毅生、盧仲琳等乘越西鐵路前赴戰地，在同登站下車，直向那模村進發，下午到達，關上已預派人來接，即於是夜燃火炬登山。興因體胖量重，由數人扶挾而上，約九時抵關，明堂等奏樂歡迎，全軍鼓舞。二十九日，清廷援兵已到，齊向革命軍攻擊，興與國父均在鎮北調度一切，督戰終日。傍晚，興與國父別明堂等下山，返越南籌款，以備持久戰。時清將丁槐，龍濟光各路援師大集，數逾四千人，取包圍式，向山上環攻。明堂等悉力拒戰，迭傷清軍多人，卒以槍彈告罄，食糧斷絕，不得已於十一月初四日夜棄砲台而退。

鎮南關一役既敗，興與國父乃再定合謀滇粵之策，以欽廉會黨之勇氣可用。興遂統領鎮南關及十萬大山餘衆親入欽州，並函約駐欽州統領郭人漳接濟彈藥，相機響應。籌備既竣，興乃率黎仲實，劉梅卿等二百

餘人於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繞道越南，進攻欽州，高舉青天白日旗，列隊過東興附近之大路村，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軍總司令黃告示，鄉民紛紛燃爆竹迎之。轉戰四十餘日，所向無敵，清軍疲於奔命，興之威名震動滇粵。因河內香港之運輸不靈，彈盡援絕，又與郭人漳部下發生誤會，故不克有終。

民國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舉義於雲南河口，擒清督辦黃玉藩。先是潛伏河口之軍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集合隊伍二百餘人，多裝苦工，散居附近鐵路沿線一帶，商通河口巡警中之內應者，故能將黃擒拿，佔領河口。血戰五六日，革命軍所預定方略，多未克實施。國父以爲憂，覺領導乏人。適與自欽州返越南，初四日至先安，國父在新加坡得電大喜，即電委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各軍。興初六日，從海防乘晚車入河內，初八日，即乘早車上老街，赴前敵督師。既至河口，見軍事進行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進，貽誤戎機。乃力催黃明堂趕速添兵，沿鐵路進攻昆明。明堂恐糧食生問題，猶豫不決，興守候終日，意極焦灼，欲親率全軍前進，以此意商諸明堂，明堂乃撥兵士百人隨之，於是興縱馬前行，未及一里，各兵羣向天開槍一排，齊聲呼疲倦不已，興再三撫慰無效；更行半里，則兵士如鳥獸散。不得已，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敵約王和順相會。王至河口，共商進攻之策，亦以兵少彈缺爲慮。興乃欲親率各軍襲取蒙自，而將士多不聽號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軍隊，不能指揮他軍。遂決定回河內，擬徵集前在欽州共事之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駁壳槍，組織基本隊伍，然後再赴前敵。如是，則不慮他軍不聽號令，於是遄返越南。

民國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倪映典奉興命運動新軍反正，進行極順利，遂向香港支部胡漢民，馮自由等報告，請興來粵主持，興得電，赴港與倪等計議，擬於次年正月初六日首義。倪先返廣州佈置，與即與趙聲等同往發難，無如是年年終，新軍第二標營兵，以購辦軍械和巡警互毆，巡尉朱紹祥受傷，警察將新軍二人拘去，營兵全往詰責，勒令釋回。恨巡警有意欺侮，復於次年初一日，集衆入城，拆

局嚴警，粵督袁樹勛派官吏勸散。而第一標統劉雨沛將初二初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免兵士出營滋事，均不從，遂蜂擁出營，旋復回，揚言巡警派大隊攻營，全營震動，皆束裝防禦。劉雨沛出阻，被日兵槍傷倒地。倪映典初三日晨由港抵廣州，見事機迫切，遂臨時舉旗發難，以槍缺扳機，砲無子彈，即分一隊向北校場橫枝崗，進奪講武堂槍械局；一隊走東校場茶亭附近。時袁樹勛與水師提督李準等，已調動大兵，關閉四面城門，運砲上城，轟擊佔據官錢局後各山之新軍，新軍退據燕塘。與在港，夜間得報，急欲前往督戰，以廣九路局聞變，火車不通，急莫能濟。當兩軍酣戰之際，防營統領吳宗禹率兵二千人，與新軍戰於茶亭，倪騎馬衝鋒，不幸中彈被擒，卒殉難焉。新軍傷亡枕藉，又遭慘敗。回憶同盟會成立以迄倪映典領導新軍發難廣州，已六年矣。與無時無刻不在奮鬥之中，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唯一之職責。雖屢挫折，而領導同志起義之精神，未嘗稍減；誠可謂阻力愈強，奮鬥益堅，故卒能達到目的。自斯役以後，即接連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及武昌起義，而民國於艱難困苦之中誕生焉。

五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與率同志舉義廣州，攻兩廣督署敗，死者不明，得尸葬黃花崗者七十二人。先是 國父因日俄協約告成，遂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能。約與與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集議於檳榔嶼，決在廣州首義。

興等既決議在廣州舉義，分途向國內外募款，其結果超過擬定數額。計美洲一帶七萬餘元，南洋英屬四萬七千六百餘元，荷屬三萬二千五百餘元，（文島一埠僑商同志黃甲元、溫慶武、藍瑞元、伍連忠計捐七千餘元，由李柱中、胡國樑、柳聘農諸同志攜港交付）除當時購械開支及單據難查外，總共約計一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元。是年冬，興重返香港，依照軍政府之組織，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與被舉爲部長；趙聲副之，並兼交通科長；胡漢民爲秘書科長；李海雲爲出納科長；洪承點爲總務科長；羅斌揚爲調查科長；其他同

志，各以其能力分屬各科任事。人事既經分工任事，進而謀軍事之配合，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以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以李海雲擔任海軍。又擬攻取廣州後，分爲三軍：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與自統之；一軍出江西，趨南京，由趙聲統之；一軍留粵爲後援，俟南京、武昌克復後，即會師北伐。又派熊越山赴日促同志回國，以充實力量。命劉揆一、宋教仁、陳其美、于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分途担任各省響應工作。與在廣州主持發動，先組織敢死隊，破壞各行政機關，奪取軍械子彈，開城以延新軍；並揀選同志中死士八百人，分爲十隊：一攻兩廣總督署，與自統之，二攻水師提督署，趙聲統之。三攻督練公所，莫紀明、徐繼揚統之。四、堵截駐防旗營界牆佔大北歸德兩城內，胡毅、陳炯明分統之。五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梁起、黃俠毅分統之。六、攻佔飛來廟軍械局，兼破小北門以延新軍，姚雨平統之。計各統領百人。李文甫入旗界，佔石馬槽軍械局，張六村佔龍王廟高地，洪承點破西槐二巷砲隊營，羅仲霍破壞電局，則各率領五十人；所用暗號，皆以白毛巾爲標識。炸藥槍彈，多由女同志運輸。在廣州各機關，多標名公館，或假借利華工業研究所，或學員寄宿舍，以爲掩護，布置甚爲周密。

一切布置就緒，三月二十四日在港同志，大半進省，與於二十五日晚入城主持，各機關原定二十八日舉事，因有一幫軍械，二十九日始能運到分配，而廣州新軍，又有傳聞於四月初旬退伍之說，乃密電香港趙聲等，決定三月二十九日舉義。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張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以三哨保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礮上城，並加發警察槍彈，且擬收繳新軍槍械。因此，胡毅生主張延期，與以三理由堅持不可：「一、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葸，何以謀事？二、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同人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餉源。三、黨衆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何以示威信於後來？故吾願己身一死，與李準輩相拚，以謝海內外同胞，而維黨人名譽及信用。並欲各部保全槍械，留爲後用，乘機退出，以免搜捕之禍。」遂令宋建侯、洪承點先遣聲所部返港，餘亦相繼退出。俄而林文、喻紀雲報告：「四日前，警局已奉搜索命令，旦夕必發，機關必破，將遭危害。」堅欲

集四五十同志，襲攻督署，與亦具決心。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到興處報告，謂「李準調來之防營三營，中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可乘機響應。」與即命與林喻等商議，遂變更原定計劃，以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教練所所長爲湖南同志夏壽華，其學生中亦有多數同志。湖南同志黃一歐、胡國樑、柳聘農先期入該所充學生聯絡發動。但至期而陳炯明所擔任之八十八不至，而學生則有械無彈，不能發動。姚雨平衝破小北門飛來廟，並延接防營與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與則自攻督署，約定二十九日晚間十二時出發，而二十七八兩日，張鳴岐加派軍警防守軍械局，並破獲機關數處，捕去同志十餘人。二十九日，謝恩里之總糧臺，亦被破獲，粵吏更發緊急命令三道：一、預備開戰；二、城外火警，不准開城赴救；三、大索黨人。與聞報，知事益急，即在小東營機關內布置一切，預備進攻。是日與所部閩湘兩省及華僑同志，俱集合聽命，趙聲部下，亦有數十人至。午後三時，忽聞鄰街之機關，又被清軍圍搜，捕去八人，餘衆慮將波及，不待夜間舉事之約，環請出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與率隊百餘人，由小東營出，競吹螺角，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即槍殺之，疾趨入督署，猛攻轅門衛隊。黨人何克夫、林文、謝梅卿、馬佑當先擊斃其統帶金鎮邦，攻入二門；二門兵及大堂之衛隊，倚柱抵抗，與還槍，傷其一，餘被截擊，棄槍投降，願爲向导。於是與率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入署搜索，張鳴岐已穴垣遁去，渺無一人，乃置燃料於床，縱火而出。其時出據大南門之一隊，與水師先鋒及防營戰於雙門底，其分隊往據歸德門者，亦與清軍戰於高第街；因珠光里一部黨人，先後潰散，前後無援而失敗；致使水師先鋒衝過，援救督署，與黨軍遇於東轅門外，黨軍與戰；與正舉槍對準敵人射擊，忽一彈逕直飛來，中其槍上之鐵機柄，擊斷右手扳機之中食二指第一節而轉落於地，與即用指之第二節扳機射擊。敵軍四面合圍，與乃令黨軍分三路衝出，徐維揚、何克夫、鄭崑、周之貞等一路十餘人，欲出小北門，延接新軍，與敵軍劇戰，陣亡及被擒者約三十餘人。喻紀雲、熊克武等一路七十人，進攻督練公所。而與自索之一路，僅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十餘人，欲出大南門，與巡防營相接，遇於雙門底。革命軍見其無符號，且

與鎗相向，方聲洞乃發鎗擊斃其哨弁，敵彈如雨，聲洞戰死，餘則人自爲戰，且戰且却，僅剩與自身一人。見勢危，乃以肩撞開一小店門，入而掩之。從內發鎗，擊斃敵兵七八人，敵爲退却。與乃帶傷易服，出覓其他友軍，以圖共同殺敵。不果，遂出大南門，至河南機關部中包裹指傷，而謀救濟之策。至攻旗界一隊，雖得預伏在城內之黨人，放火接應，以衆寡懸殊而潰敗。攻東警區一隊，聞警鎗聲，不俟取齊，即行進攻，爲警兵力敵而退。往攻軍械局一隊，未至飛來廟，即爲清兵截擊，退守東獄廟側，敵與攻督署一隊會合。清軍不知虛實，亦不敢進逼。延至翌晨，清兵集者愈衆，革命軍乃由廟側闖入狀元橋某米店，疊米包作壘，與清軍相持，拋擲炸彈，營兵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燒街，店前又爲敵燒，乃越後垣而出。是役除負傷而得脫險者外，其殉難而死者，不知凡幾。同盟會成立後，各地時舉義旗，而犧牲之巨，究未有甚於此役也。事雖未成，然其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寰宇，故不數月，而有武漢舉義，全國響應也。

六 武昌起義序幕

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後，與於四月二日出走香港，悲痛同志殉國之慘，犧牲之大，致俟傷愈，以圖再舉，藉慰死難諸友。又聞楊守仁悲憤革命軍此次失敗，在倫敦投海死，與欲步其後塵，乃爲同志所勸阻。後經國父之安慰，謂一身關係全黨存亡，若途經生，爲他黨所藉口，即華僑籌款之路，亦爲斷絕，非愛黨愛國者所宜出此。與乃忍辱負重，以待將來。

當廣州起義之前，與已歸居正、譚人鳳分往兩湖結合新軍以爲響應。在武漢設立機關與共進會、文學社祕密活動。及聞廣州失敗，各會社更取急進，遂決定以武漢爲起義之地，居正在漢口首先結合武昌二十九、三十兩票新軍。又組織一將校研究團，內附閣下士莊，專爲運動下級幹部及士兵，成效甚著。

時清廷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而四川爭路風潮突起，聲勢洶湧。湖南繼之，全國震動。湖北則因同志謀在武漢起義，暗自壓抑，以免清廷在意。未幾，清廷端方率新軍四十二標入川彈壓。武漢同志，乃思乘機

起義，惟居正到滬與各同志接洽，並請與來武漢主持軍務。衆意待與抵鄂後，始爲發動。不意鄂督瑞澂偵悉，陸續逮去黨人甚多，迫不及待，遂於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晚九時，由丁程第八營熊秉坤首先發難。

熊既發難，猛攻楚望台，旗兵多被擄殺，即趨火藥庫，奪取子彈。蔡濟民，程國楨等率衆開炮轟擊督署，瑞澂、張彪棄城逃。於炮火聲中推舉軍協統黎元洪爲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安撫人民。部署稍定，繼續遣師渡江，佔領漢口、漢陽，清軍調海陸軍來援，血戰旬日。九月朔，湖南義兵起，遙爲武漢聲援，與偕宋教仁、李蔚城等於九月初抵漢，十三日至武昌，黎都督在府門外築壇，拜興爲總司令。興命李書城爲參謀長，居正、宋教仁、胡漢、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吳佩孚、馬伯援、劉揆一等皆爲督戰員。十四日，興率兵渡江，與清軍戰，清兵聞其威名，乃傾水陸全軍抵抗。興命青山要塞炮隊轟擊清軍陣地，清軍敗退大智門火車站。十五日，又下令由鳳凰山發砲攻大智門。清軍死亡甚衆，降者約五百人。十六日，清廷任命湖廣總督袁世凱派使言和。十七日，興與黎督會商，以袁主張君主立憲，拒絕和議。十八日，復開戰，武漢三鎮，均以大砲互擊，清軍口受兩重劇烈之砲攻，遂又敗退，放棄大智門車站。十九日，清軍三千携大砲五尊，由馬路進至橋口作戰，興令龜山發砲攻之，擊散其部隊，武漢三鎮一時發生劇戰，清軍所佔據之砲台，悉數毀壞。二十日，清軍回攻漢陽，興下令還擊，傍晚，清軍退去。二十一日，清軍在招商局碼頭蘆船上，槍擊渡江難民，浮屍滿江，慘無人道，乃命發砲猛擊蘆船上之清軍，死傷頗衆。嗣兩軍對敵，互相砲擊，均無損傷。二十四日，湖南援軍王隆中率四十九標抵鄂，興因偵知清軍開餉內閣，乃乘勢分兵三路，渡江攻擊，清軍大敗，退據歛生路。二十七日，興命分兵兩路攻漢口，一軍由黑山潛渡漢水，一軍由孝感包圍，而清軍在招商局蘆船者，又被武昌鳳凰山之砲擊沉。清軍不支，午時革命軍佔守跑馬場；六時，清軍退至大智門，駐劉家廟大營開警，復出大隊抵抗，革命軍乃退回漢陽。是日奪獲機關砲數尊，野戰砲一尊，子彈無算。二十八日黎明，興下令分三路進攻，會合於橋口，兩軍成膠着狀態。乃設計以空渡船五六艘，繫之以繩，由漢

陽沿江而下，流至招商局，清軍見有渡船沿岸而來，以爲革命軍乘夜襲擊，遂將橋口之兵調動沿河列陣，用機關砲，野砲向渡船射擊，而順江東下之空渡船，仍出沒隱現不稍却，故清軍鎗炮之聲，徹夜不絕。至天將破曉，始將空渡船收回，並先令橋口之軍，乘勢進攻，即將橋口之清軍包圍，清軍因彈盡援絕，遂下令停戰。二十九日，革命軍駐後湖一帶，包圍漢口，成一弧形線。三十日，兩軍交戰，純用開花炮轟擊，革命軍據武昌炮台擊毀招商局碼頭躉船一艘，並一面克服灰麵廠。十一月初一日，清軍以大炮攻漢陽兵工廠，與命還炮回擊，夜半三眼橋之戰，清軍千人，革命軍不及半數，爲敵所輕視，下令佯爲敗退。迨清軍猛進至三眼橋，乃令伏炮齊發，清軍慘敗。初二日，革命軍攻梅子山。午時，清軍携野戰炮潛伏三眼橋附近，爲梅子山革命軍炮擊，死傷過半。漢陽清兵亦被追至蔡甸以外。蓋是日之戰，與命三路進攻，清軍陷於絕境，首尾不能相顧。初三日，漢口清軍三千，由孝感對岸之新溝，設置布橋，私渡漢水，服裝如革命軍，手持白旗，與蔡甸開來之清軍，會合向革命軍戰於美娘山，各死千餘人。初四日，漢口清軍一鎮，於午前赴雨淋山，蔣以全力爭漢陽，守雨淋山之革命軍潰退，清兵遂佔領之。午後，與出軍奪回雨淋山，並奪獲機關砲二尊，驅逐清軍於十里舖。初五日，與自督師，與清軍戰於十里舖，清軍大敗。詎料革命軍中有砲隊管帶張振臣潛通敵，使駐城頭上之清軍得猛力撲攻，遂佔扁担山，與隨率敢死隊擊退之。初六日，張振臣爲敵內應，故龜山、黑山之砲皆不發，地雷火線亦被割斷，清軍奮力進攻，復佔龜山、黑山、四平山、梅子山等地，漢陽遂不能守。與于卽晚一面引咎電辭總司令，一面作城亡與亡之戰鬥。旋爲同志環擁，退出漢陽。當江輪渡至中流時，與回顧漢陽城，撫膺悲痛，欲縱身投水，幸同志抱持之，得免於難。

十月初七日，清軍佔領漢陽。而武昌方面，自歸黎督主持，有艦隊作掩護，清軍莫能渡。未幾，而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廣西、四川、烟台、灤州等處，已次第舉義響應。南京亦于十一日克復，清廷知大勢已去，乃命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停戰議和。

南京克復後，與被江蘇聯軍連電催赴下游，策劃援鄂與北伐事宜。而獨立各省之都督府代表至鄂，初擬

組織臨時政府於武昌，繼因武漢軍情緊急，乃議定將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定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舉興爲大元帥，指揮援鄂及北伐各軍，俾號令有所統一。興乃一再推讓黎都督，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國父已由美國啓程，不日抵滬，請代表會廢除元帥名義，舉國父爲大總統。

七 民國成立後之政治生活

國父由美歸抵滬上後，與前往會商，並與各方接洽選舉總統事宜。十七省軍政府代表，假南京舊諮議局開會，舉國父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副之。舉大總統於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即舊曆十一月十三日）以後均改用陽曆）就職於南京，以興爲陸軍總長。

南方大局奠定，北方仍爲虜廷勢力。袁世凱派代表唐紹儀與臨時政府代表伍廷芳議和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伍代表提出四條件：一、廢除滿州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給清帝退位歲俸；四、優卹年老貧苦之滿人。唐代表即轉告清廷，清廷於共和政體不遑承諾。興則初因和議，令各處按兵不動。至是，見清無誠意言和，乃復定作戰方略，以湘、鄂爲第一軍，由平漢路前進；寧、皖爲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興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之間；淮陽爲第三軍，烟台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第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步目的後，再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撲虜廷。各軍受命，乃秣馬厲兵，向前進發。袁世凱見大勢無可違抗，且因孫大總統就職時，曾有民國成立南北統一即行辭職宣言，遂亦令北方將領逼清帝退位，欲乘機獲得大總統職權。清廷不得已，乃以決大計之權，授之袁世凱，和議遂成。革命各軍，乃停止前進。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告退位。十三日，孫大總統遵照宣言，即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並推袁世凱繼任人物。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以己之力量在北方，不允南來，遂改在北京就職。而南方軍隊衆多，則特任興爲南京留守，總轄南方各軍，以資鎮攝。

民國元年秋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在北京改組爲國民黨，舉國父爲理事長，興等爲理事。而他派之其

和黨，統一共和黨等，表面雖與國民黨合作，而袁則暗中利用諸黨與國民黨相抗衡。與在滬聞之，以爲宜先設法開導袁世凱，俾就政治正軌，乃同國父北上觀察大局。時袁世凱已於八月十五日，擅殺參加武漢首義之張振武、方維，中外譁然。京津同志，均電阻國父北上，國父毅然就道，與亦於九月中旬至北京。袁世凱以祖國人選請國父與與推薦，以結好於黨人。國父當推薦與，而與轉薦宋教仁及沈秉堃等。袁世凱以沈容易駕御，許沈組閣。黨中同志對沈之意見不一，會議結果，遂完全推讓袁之親信趙秉鈞，以觀其後，惟附帶條件，全盤閣員，須加入國民黨。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滬遇刺，袁世凱與趙秉鈞爲主謀。又不經參議院同意而借債二十五萬鎊，購軍械，擴軍隊，收買南方無知軍人，謀以對付本黨。並於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民黨之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職，陰謀畢露，任命第六師師長李純率駐鄂北軍開抵九江，第一軍段芝貴，第二軍馮國璋將兵南下，鎮壓國民黨之反抗。國父早命南方各省預備舉兵討袁。時李烈鈞已回贛招集舊部，於七月十二日抵蕪湖口渡江，佔領砲台，宣布獨立。派林虎進攻屯駐沙河鎮之李純軍隊。國父見南京軍界觀望不動，乃命黨員中之任各軍官佐者，舉兵應徵。與於七月十四日親至南京，召集軍界會議於李相府，請蘇督程德全通電各省，宣布獨立，德全允之，並推與爲總司令。與即令第一第八兩師由津浦鐵路專車趨赴徐州，會同駐徐第九師師長冷適，防禦袁兵南下。一面分兵扼守臨淮關，以握南北要塞。十六日徐州討袁軍向贛省攻擊，與袁軍第五師連戰數日，討袁軍失利。與乃飛調一混成支隊，會合第九師反攻制勝，逐敵軍至淮河以北。惟防線過長，左右缺兵掩護，袁軍乘隙抄襲後路，徐州遂於二十二日失陷。湖口方面，被袁軍海陸夾攻，亦於二十五日失守。袁軍勢力逐漸伸張滬寧一帶，與知一時不能有所作爲，令各軍保存實力，以待來日再舉。

討袁一役失敗後，國父赴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與則往遊美洲，舟抵舊金山，中外人士，醵立埠頭歡迎者達萬餘人。既抵美，致力於中美邦交之親善，在美洲各歡迎會上講演，贊謂美國在民國二年以六國銀行

團有干涉內政之嫌，而能毅然脫離銀行團，其意至善。爲抵制日本獨霸東亞計，中美實有親善之必要。美總統威爾遜亦爲欣服。後以肝病咯血，避居美東費城之鄉村靜養，藉習英文以消遣。

民國四年秋，袁世凱稱帝之逆謀昭著，蔡鍔自北京潛至日本，期與興合力討袁。以興處河北，乃獨自先赴雲南。張繼、李根源等欲向外國富商借款二百萬元，以供雲南起義之用，富商所敬仰者惟興，聲明必與簽名，方能如數照借。張繼以急電告興，興商於國父，計議結果，囑張孝準代爲簽名。又電促李烈鈞、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以資接濟。故蔡鍔能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雲南首義，西南各省起而響應者，實興潛籌默運之力也。興於民國五年六月三日，方由美抵上海，而袁世凱即於六月六日病歿於北京新華宮。興遂由日歸抵滬上，國人聞訊，以函電來商國計者，日加繁多，因積勞故，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數盂，暈絕經時，延至三十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竟溘然長逝，享年四十三歲。一生盡瘁於革命事業，謀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顧天不假年，民國基礎未固，竟與國人永別矣。

（附）黃興到鄂日期考證

辛亥九月黃興到鄂之日，編者亦在漢陽府署，佐府知事李亞東治事。然今實不能確記興到鄂爲何日也。現查口傳及記載有四種異說。茲將各說依據，分列於後，并辨證焉。

一謂初七日到鄂者。此說居正張知本甘績熙陳雨蒼俱來函負責指爲初七日。又李長齡致日知會調查紀錄所書，胡祖舜六十談往，意裕昆湖北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李翊東武昌首義紀事等記載，均記爲初七到鄂。再三十一年雙十節，新華日報五版，載黃克強夫人談話，謂「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克強先生一聽到消息之後，立刻從上海動身到武漢去。」：「她記得清清楚楚，那箇日子，是陰曆九月初四日」。

一謂初八日到鄂者。李國鏞民元六月所刊之起義日記曰，「九月：：：初八日，：：：黃君興由申至鄂」。又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藏當時上海民立報，載黃氏致長沙一電曰，「長沙軍政府鑒，黃興宋教仁劉揆

一到鄂，敬聞，興叩，齊，「齊，八日也。

一謂初十日到鄂者。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曰，「初十日午前九時，黃興隨紅十字會救護隊人員，同田桐劉揆一等自滬抵漢」。又載初九日晚，都督府接上海民立報來電，謂「黃興宋教仁準於初十日到鄂」。一謂十三日到鄂者。劉揆一所撰黃興傳記曰，「公初九日始由海外抵滬，聞漢口軍事緊急，乃以滬寧革命方略之陳其美……等，即日率宋教仁李書城與揆一等乘怡和江輪赴鄂，十三日方至武昌。」

編者按上四說，初八十三兩說，力量極薄。因初八之說，只見李氏起義日記，其他再無所聞。至民立報之齊電，似為強有力之證據，然又何以解於彼報初九日之晚電。彼報初九日之電如確，則齊電即根本推翻，或為宣傳作用，而非事實。如不確，則齊電又何可遽信。退一步言之，咸黃氏初七日到，應接紛繁，至次日始拍湘電耳。十三日之說，證以漢口之失，為十二日。與於未失之前，在漢作戰數日，前國皆知。十三日之說，不攻自破。所須研究者，則在初七初十兩日。主初十者，為曹氏革命真史，查曹氏首義時不在鄂，其書復成於二十年後，開資料悉據吳兆麟辛壬長參謀時，私人所藏之殘餘稿件。其民立報青電，或即得之於此。博考證據，主初七者較確，事實勝難辨，青電應讓一步說話也。鄂人除曹氏或吳兆麟外，再無有謂黃興為初十日到者。其證據實屬薄弱。其主初七者，皆為當時在鄂首義之人。且李長齡致日知會調查紀錄所書，係民元事，為時最近，李氏為篤實人，當不致誤。黃夫人謂初四日在上海起身，亦與初七日到鄂之說暗合。尤其居正其日在前線受傷，聞興至，即負創渡江晤興，此種深刻印相，決難否認。故吾仍主初七之說。三幾日之差，似為細事。維興至，則全局中心，皆集於彼一人之身，何可忽視。故吾不辭瑣屑，博採勤求，以期與事實相符也。

漢口 事始末

八月二十一日正午，漢口光復，軍政府即成立步隊四協，命杜錫鈞爲第二協協統。杜錫鈞升任軍令部長，命何錫藩繼任防禦漢口。錫藩奉命，即將部隊整理渡江，於二十四日，發布宿營命令如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八月二十四日午后四時於漢口劉家花園）

- 一、在大智門劉家廟一帶之敵，約共一標兵力，着灰色服裝，似在該處佔領鐵路，掩護清軍南下之勢。
- 二、本協今晚擬在漢口新停車場附近宿營。
- 三、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在劉家花園附近宿營，派前哨警戒，右翼目法國租界車場，左翼自劉家堤防西端一帶，但須派一部佔領漢水故道。
- 四、其餘各隊之宿營地如左：

協司令部

在劉家花園

步隊第四標

歡生路西北端

馬隊一營

支那競馬廠

炮隊一標（欠一營）

支那競馬廠東端附近

工程一隊

新停車場南端

敢死隊二隊

支那競馬廠南端

宿營司令官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警戒集合場各宿營地前線。

五、今晚糧食，由各部隊派員，在漢口市街補充。

六、本協統在劉家花園，今晚九時，各隊須派員來領命令。

統領何錫藩

命令發布後，旋奉都督同日午后八時作戰命令。此時各部除新兵太多，何錫藩自揣責任過大，恐難勝任，向都督辭職。黎堅不許，派蔡濟民、吳兆麟、徐達明、吳醒漢、甘績熙、陳偉、耿丹、高尙志八人，攜都督公函，往漢口挽留，并協助錫藩攻敵。茲將第二協一晚所發命令列左：

軍政府第三協命令（八月二十四日夜十二時四十分，於劉家花園發）

一、軍政府綜合各方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部隊約一標，今日抵武勝關附近，但在漢口之敵情，同前宿營命令。

二、本協明二十五日，擬先攻擊在漢口之敵。

三、黃冠羣率馬隊一營，明早九時以前，由宿營地出發，搜索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一帶之敵情。

四、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該標明早九時以前，在新停車場附近集合，且向北警戒。

五、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欠一營）明早九時以前，在農務試驗場集合，且向北警戒。

六、炮隊第一標統帶蔡德懋，率該標明早九時以前，在跑馬廠東端森林附近，選擇陣地，以能射擊劉家廟大智門附近爲要。

七、李忠孝效工程一隊，附屬炮隊。

八、其餘諸隊爲預備隊，明早九時以前，在跑馬廠集合。

九、本協統明早九時，在跑馬廠東端。

協統何錫藩

命令發後，關於明日進攻事宜，各部隊積極準備，每兵士均帶子彈六十發。又派人在漢口市面，定做饅頭二萬件，預備明早九時以後，實行攻擊。張彪、張錫元，亦探得軍政府將對彼軍攻擊，一面報告後方馮國璋，請其速派隊伍，到漢援助，一面兩部協力，在劉家廟以南，佔領陣地，防禦民軍，且挖有散兵壕。是晚軍政府宣布告

示曉通，遍貼武漢街衢，文如下：

(一)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告示

本都督驅逐滿清，恢復漢室，凡我同胞，皆宜慎守秩序，勿違軍法，所有刑賞各條，開列於後。

- 一、藏匿敵人者斬。
- 一、藏匿偵探者斬。
- 一、買賣不公者斬。
- 一、傷害外人者斬。
- 一、擾亂商務者斬。
- 一、姦擄燒殺者斬。
- 一、要挾罷市者斬。
- 一、違抗義師者斬。
- 一、樂輸糧餉者賞。
- 一、接濟軍火者賞。
- 一、保護租界者賞。
- 一、守衛教堂者賞。
- 一、率衆投降者賞。
- 一、勸導鄉民者賞。
- 一、報告敵情者賞。
- 一、維持商務者賞。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示。

(二) 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佈告

父老苦清苛政久矣，元洪倡義武昌，天下響應，亟應將湖北境內一切惡稅先行豁免，以安我父老，而爲天下倡，謹開列於左：

- 一、除鹽、烟、酒、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撤。
- 一、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 一、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
- 一、各屬雜捐，除爲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又漢口軍政分府佈告一通如下：

漢口軍政分府告示

照得商團保安，原爲保護地方治安而設。且當軍事倥傯之時，宵小乘機，肆行搶劫，若無商團保護，爾居民其有瞧賴乎。但商團之責任在保安，一切經費，除提撥公項外，自應由居民擔任。爲此告示，曉諭爾商民人等，一體知悉：自後商團籌辦經費，必須各盡天職，踴躍輸將，勿得故意阻撓，致礙大局。毀家紓難，千古美談，本分府不能不於爾等商民有厚望也，切切特示。

正主任詹大悲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午前九時，第二協遵照都督作戰命令，於午前十一時，命令各部隊前進。茲將該協攻擊命令列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八月二十五日午前十時於法租界西端停車場發）

- 一、前面之敵步隊，共約一標，在劉家廟以南鐵路，佔領陣地，其後方之敵，尙未見到。

二、我馬隊一營，經漢水故道前進，搜索劉家廟之敵情，本協擬即以前面劉家廟以南之敵。

三、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該標即時出發，沿京漢鐵路，向以兩之敵，前進攻擊。

四、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欠一營）即時出發，與步隊第四標左翼，聯絡前進，攻擊劉家廟以南之敵。

五、炮隊統帶蔡德懋，率該標及工程隊，即時在競馬廠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劉家廟附近爲要，援助我步隊進攻。

六、其餘諸隊爲預備隊，歸胡效慈指揮，隨步隊第四標後行進。

七、本統領在法界西端車場。

統領何錫藩

各部隊受命，即按照指定進攻地段，佔領前進。第一次行至競馬廠以北，劉家廟之敵，即開始射擊。我軍步炮隊齊向敵還擊。正午，敵軍由丹水池向劉家廟，增兵二百餘名，佔領陣地。我軍知敵援隊趕到，即命敢死隊，開於第四標後面，一展開於第三標後面，督同步隊前進，彼此猛烈射擊。戰至午後四時餘，清軍派火一展車一列，步兵約一標，炮隊一營而下，向劉家廟前線，增加預備。停車時，我軍炮隊瞄準齊發，將敵車擊翻，俱倒於車軌之外。我軍民見敵車擊倒，齊聲喊殺，而車內敵軍，向窗外逃命，死傷枕藉。我軍炮火益烈，復令預備隊增加，吹衝鋒號，軍政分府詹大悲，復命胡廷佐一標加上，我軍齊喊殺敵，聲震如雷，清軍潰退。我軍追殺益猛，附近居民，各持扁擔刀斧助戰，敵軍大敗。我軍追逼至三道橋停止。清軍退至漢口。是役也，我軍死傷，共約三百五十餘人，敵軍死四百餘人，傷數不明。獲敵火車一列之武器被服糧食，約在一標軍需以上。軍政府得此捷報，以所獲之軍用品，盡賞其當時臨陣部隊，以示鼓勵。我軍血戰一日，至午後六時半，尙未晚餐，漢口商會及市民，購買酒肉，及饅頭等項，送至戰綫犒賞。并備紅彩鞭炮，全市慶祝，人人歡忻鼓舞，覺有無上之光榮，外國人見者，亦極贊美，當飛電各國政府報告。即晚，特開會議，討論中立問題，決議次日

備文送武昌軍政府，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漢口各領事，嚴守中立。蔭昌之南下也，與將帥不相習，繼日往來於孝感、信陽間，復經昨日慘敗，更無把握。惟盼袁世凱速來，以卸其責。張彪亦胆怯，暗覓齊寶堂，詢前黎氏歸渠至武昌之真僞。齊曰，真。彪曰，既真，何不派何錫藩來，錫藩至，我即可同到武昌。齊具以告何，何曰，昨日與之血戰，今往，若予我以不利，將奈之何。辭不往，張即作罷。由是知敵軍之張皇失措也。午前，第二協接得各方報告如左：

一、三道橋北端，濟軍設有機關槍，其左右翼已挖有堡壘，均有散兵防禦。

二、濟軍自敗退後，對於黃陂孝感及漢口等處，連夜陸續增加隊伍。

三、陽邏已停泊兵船五隻。

統領何錫藩接此報告，因正面三道橋長里餘，係極險之狹路。右翼是湖，左翼是揚子江，海軍又在陽邏。正面攻擊困難殊多。若由敵之右翼進攻，非行大迂迴法不可。遂命各隊在造紙廠防禦，并一面報告都督。維當時一般同志，謂宜乘昨日大勝之威，猛烈進攻，不宜忽取守勢。而敢死隊隊長徐少斌，又告奮勇，願進饕餮口之敵，何許之。即派敢死隊二大隊，步隊一營，砲隊一營，以謝元愷爲司令，徐少斌爲前衛司令，其餘部隊，均在造紙廠準備。午后一時，徐少斌帶隊前進，行至第二橋以北，即命隊伍開始射擊敵軍，無還擊者。少斌以該處無有敵人，率隊猛進。至第三橋中間，敵軍即用機關槍堵塞隘路口，向敢死隊掃射，少斌陣亡，屍落水中。同時陣亡兵士十餘人，傷二十餘人。砲隊係山炮，射擊亦少命中。午後四時，退回造紙廠。都督得此報告，府中有咎何錫藩不於昨日大勝之餘，追至三道橋以北，致有此失，謂不勝任，而易將之議以起。同時張景良在獄，抑鬱無聊，聞有易將之說，謂何錫藩是彼部下，願赴漢口殺敵，以贖前愆。蔡濟民肯綠景良標下，以景良學問資格，俱優於何，究係漢人，當無他異。與多數同志言於都督，請委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官。李翊東持不可，弗聽。二十七日，張景良奉命爲漢口指揮官，所有軍隊，悉歸節制。以蕭開任爲參謀，司令部設劉家廟車站。當通知第二協各部隊，及軍政分府，并在漢各機關，一面

漢口之

以府接到情報如左：

- 一、安陸府宜昌府，均已來電反正。
- 二、劉英已派劉杰率同志數千人，由京山出發，不日可到武昌。
- 三、唐繼支率步隊四十一標第一營，在沙市獨立，響應武昌。
- 四、清廷已令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師南下，陸海軍統歸節制。
- 五、海軍仍在陽邏停泊。
- 六、滿軍由京漢路南下，陸續向祁家灣漢口附近集中，但黃孝均派有重兵防守。
- 七、滿軍總糧台，仍設在信陽，該處城內，儲糧極多，亦派有重兵防守。
- 八、馮國璋司令部在彭家灣。

軍政府得報，即通知各軍隊及各機關，一面電各省督撫，促其覺悟反正，電文如左：

檄各省督漢人撫電

黃漢與清賊不兩立，吾不殺彼，彼必殺吾。本軍政府爰舉義旗，剷除胡賊。軍興以來，義聲所播，萬姓歡迎。貴大臣亦黃帝子孫，雖暫任封疆，未必不見疑於韃靼，觀岑袁已事，可以明矣。而岑之此次赴川，主和平辦理，已不容於清賊。故今日派袁，無非使吾自戕同類，而清賊坐享其成耳。貴大臣深明大義，洞燭奸謀，此中利害，當已盡知，即不爲一身計，何獨不爲子孫一計之乎。漢族興亡，在此一舉。幸貴大臣無拘君臣小節，而貽萬世殷憂，盡歸乎來，共襄民國，拯同胞於水火，復大漢之山河。爲此檄告。

是晚，軍政府又派部隊第四協到漢增援。武昌防務，以第五協任之。同時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由參謀部提出研究事項如下。

- 一、滿清在漢敗退後，固守三道橋北端，陸續向祁家灣漢口等處，增加隊伍，欲圖恢復，此必然之勢。但海軍現在陽邏，如不響應，頗爲我害。唯三道橋隘路，我既進攻不易，敵人向我進攻亦難。按以上情形，我軍或攻或守，此應研研者一也。

二、滿軍兵力集中之後，連合海軍向我進攻，此意中事。但是彼之目標，或攻武昌，或攻漢口，均未可知，此應研究者二也。

三、如滿軍向漢口進攻，用海軍掩護由何處渡江，我應如何阻止而防禦之，此應研究者三也。

四、如滿軍此時無力攻我，或暫時防禦我，或先向彼進攻，以擊退漢口之敵，此應研究者四也。

大家討論結果，謂與其防禦待敵攻我，不如乘敵未集中完備，先行進攻。倘能將漢口之敵軍擊退，則我前進一步，有一步之好處。軍政府據此決議，對滿軍進攻，由都督發如左之命令：

軍政府都督命令（八月二十七日午後十一時半於諮議局發）

一、在漢口退敗之滿軍，其步兵約兩標，附有機關槍，已佔領三道橋北端，漢口附近一帶。又據偵探報告，黃陂孝感祁家灣各車站，滿軍亦陸續派兵南下。但海軍共計在陽邏有五隻，司令官休薩鎮冰。連日派員疏通，尙未妥協。聞滿軍有令海軍協攻我軍之舉。

二、本軍政府擬乘滿軍集中未完備前，先攻擊漢口附近之敵。

三、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官，率在漢所有各部隊，明日準備進攻漢口之敵，但攻擊計劃及命令，須先呈報軍政府。

四、部隊第一協統宋錫全，率所部隊伍，防禦漢陽，但須設法接濟我軍漢口進攻軍隊之彈藥。

五、步兵第三協統陳炳榮，率所部隊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但須派炮隊在青山附近，佔領陣地，阻止海軍前進。

六、步隊第五協統熊秉坤，率該協防禦武昌省城。

七、本部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張景良接都督命令後，竟將全文抄轉各隊伍。各隊伍以爲指揮官轉此，是使各部隊知道全般情形，再給攻擊命

令於各部隊也。詎料景良不另命令，乘馬親往各部隊，與各帶兵官商量，飭照都督命令進攻。各帶兵官，謂都督命令，係給指揮官者，應由指揮官照都督主旨，再下攻擊命令於部下，部下等始能照指揮官所指示之任務施行。都督命令，是概括計劃，部下等實無從下手也。景良見各帶兵官如此答覆。隨返劉家廟，與司令部人員商擬命令。遲至次日正午，命令尚未下。二十八日，軍政府轉知各協，將輸送接濟等事，好為預備。又令軍政分府，在漢組織糧台。詹大悲何海鳴等，派參謀呂丹書，偕葉達三黃之根三人，在劉家廟設第一糧台。存大智門設第二糧台。存儲糧秣子彈，以便接濟各戰鬥部隊。又派羅家炎為運輸子彈隊長。各事皆準備完全，至下午十一時，尚未見張景良報告，軍政府與甚，特派楊璽章蔡濟民蔡國光徐達明四人到漢調查。璽章等與景良晤談，知其毫無計畫，狀甚驚慌，恐誤大事。即商代景良下一命令，以便各部隊準備。命令如左：

指揮官命令（八月二十八日午后三時於劉家廟發）

一、在漢口敗退之滿軍，其部隊約兩標，附有機關槍，已佔領漢口附近一帶。但黃陂孝感祁家灣等處，滿軍亦陸續增加隊伍防禦。海軍計兵輪五隻，在陽邏停泊，似有與滿軍協攻我軍之勢。

二、本軍擬於明二十九日，進攻漢口附近之敵。

三、步隊第二協何統領，率該協於明二十九日拂曉，先派一部步隊潛進，佔領三道橋以北掩護，其餘隊伍，陸續前進，向敵之正面攻擊。

四、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該協（欠第七標）於明二十九日拂曉出發，由簾子崗前進，向漢口之敵右翼攻擊。

五、砲隊第一標蔡統帶，率該標於明二十九日拂曉，佔領第一道鐵橋隄防，布置放列，以能射擊三道橋以北，援助我軍前進為要。但須派一部於第二道橋隄防，佔領陣地，亦向三道橋附近射擊，工程一隊，附屬砲隊。

其餘部隊第七標，及敢死隊，為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合待命。

七、我明日拂曉在丹水磯。

指揮官張景良

命令擬就，一面呈報都督，並請轉各協協力助攻，一面發於各部隊。但各隊兵官，對於景良，殊多怨言，謂彼不早通知準備，倉卒如何能行。大衆不得已，只有依照命令，準備明早動作。並通知船政局，派小火輪數艘，及民船多隻，到劉家廟江岸停泊，擬明日拂曉，輕裝進行。一俟前方隊伍潛行，接近敵人，達到掩護目的，餘即跟隨猛進。或乘小火輪與民船，渡過彼岸，向敵左右翼攻擊。是晚，都督又通令各協，一律準備，協助漢口部隊進攻。又專令第三協在青山砲隊，阻止海軍上駛。如漢口隊伍攻過三道橋以北，即派一小部隊，由青山渡江，擾敵之背。二十九日拂曉，第二協令謝元愷之一標，潛由三道橋，陸續赴漢口。滿軍步哨，已發覺鳴槍。謝標隊伍猛進，將敵步哨刺死數人。旋至三道橋北端，敵用機關槍掃射。謝標死傷甚衆。復用衝鋒槍進，敵仍不退。唯所有隊伍，均在橋上成縱隊形，既不能展開，又不能前進，被擊死落水中者不少。於是退回二道橋隄防佔領。少頃天明，敵用砲隊與機關槍，向我隄防隊伍猛擊，謝標仍退回原地。兩軍在三道橋兩端，各用砲射擊。至第四協隊伍，由簾子崗附近，用船渡至漢口右岸，亦因地勢低窪崎嶇，難於前進。且滿軍防禦嚴密，當在彼處停止。旋以正面部隊退却，亦退回原防。張景良見各隊退回原地，即令砲隊向三道橋北端敵人射擊。一面令在造紙廠一帶防禦，並將不能進攻情形，報告都督。其防禦命令列后：

指揮官命令（八月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於造紙廠發）

- 一、敵人在漢口一帶，陸續增加部隊，現用機關槍砲隊，堵塞三道橋北端隘路口。
- 二、本軍本日，擬於造紙廠一帶防禦。
- 三、部隊第二協佔領造紙廠附近，右翼由造紙廠東端，左翼至三道橋南端。
- 四、部隊四協（見第八標之一營）佔領陣地，右翼與部隊第二協聯絡，左翼至簾子崗附近。
- 五、砲隊第一標，佔領第一道橋隄防附近，但派一部佔領戴家山，以能射擊三道橋北端一帶爲要。

六、工程隊附屬砲隊。

七、馬隊警戒我軍左翼。

八、步隊八標之一營及敢死隊，爲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合。

九、本指揮在造紙廠。

指揮官張景良

是役謝標死傷甚衆。其第一營幾全軍覆沒。退回檢查人數，共死二百餘人，傷七十餘人。是晚，軍政府接漢口報告，知進攻失利，折回原地防禦，極爲憂慮。於是都督令參謀召集軍事會議。先由參謀部提出進攻困難理由，謂與其進攻徒遭損失，不如暫在三道橋南端，據險以守。一俟計畫確定，準備完好，再籌前進。討論良久，即決定暫取守勢。由都督傳知武漢各部隊，趕緊施行堅固工事，嚴密防禦。是晚，軍政府再電促各省響應，及催劉英所派數千人，從速來援。並由都督致書薩鎮冰，及各兵船司令，請其速與本軍一致。都督曾肄業天津水師學堂機械科，與薩有師生誼，因擬以情感動之，寓書冀其來歸，不報。都督復致函薩氏，函錄於下：

致薩鎮冰書

夫子大人函丈：前肅一函，早邀鈞鑒。然至今未奉訓諭，中心惕悚不安。洪此次所以出督諸軍之由，實非由於得已，敢敬再上告於軍門之前。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澂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砲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吾師素知洪最謹厚，同敢倉卒出此。雖視事數日，未敢輕動，蓋不知同志究竟若何，團體若何，舉機若何，如輕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爲漢族雪恥，轉增危害。今已誓師八日，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昔武王云，紂有臣億萬，情億萬心，予有臣三千，維一心。今則一心之人，何止三萬？而連日各省紛紛之士，大多留學東西各國，各種專門學校，及世代簪纓，各有專長，閱歷極

富，並本省官紳人等。故外交着手，各國已認爲交戰團體，確守中立。黨軍亦再無侵外人及私人財產之事。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視爲創見，即各國革命史，亦難有文明若此。可知滿清氣運已衰，不能任用賢俊，致使聰明才智之士，四方畢集，此又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即就昨日陸戰而論，兵丁各自爲戰，雖無指揮，亦各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持刀夾擊，毀損鐵軌者，指不勝屈。甚有婦孺，餽送麵包茶水入陣。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奮武。誰無肝胆，誰無熱誠，誰非黃帝子孫，寧肯甘爲滿清作奴隸，而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爲，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國，維持世界和平。是以連告各國政府，遍檄各省同胞，勸其各自獨立，以備聯合，擇定地點，公舉大統領，攝治同胞，歡迎此言，聲震天地，故一戰而殲敵數百。現今滿漢興亡之機，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已明。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者，亦係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如他項革命可比，以數小時之間，居然恢復武漢三鎮，其地有兵工廠鐵廠織布局紡紗局麻布局繅絲局，爲全國商務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國都合建於此，始能與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華盛頓相頡頏。刻下又風聞永平秋操，滿漢各兵，亦交相開門，果如所言，則天數已定，豈人力所能爲。洪受業於師，學識淺陋，不能担負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將以黨軍之所要挾者，請諸先生登輪，要求師憲，昔人謂謝安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同胞萬聲一氣，謂吾師不出，如四萬萬同胞何。刻下局勢，只要我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至，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輿之民國國民，與運盡之清廷抵抗。華盛頓興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將見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知弟莫若師，知師亦莫若弟，洪雖不肖，不爲旗人之奴，獨不爲大匠之弟子，時乎時乎？師一出不但名正言順，而實較勝於湯武，何也，蓋湯武救民，猶自爲帝，吾師救民，必不讓華盛頓專美於前也。洪非爲私事干求函丈，實爲四萬萬同胞請命，滿漢存亡，繫於師之一身，齊王反手，洪計之已熟。否則，各同胞視爲反對此志之人，即以滿奴相待，雖洪亦不能禁止其不要擊也。倘不以爲妄，尙祈訓示祇遵，當即率漢族同胞，出郭歡迎。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即請鈞安。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受業黎元洪上。

又致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船主鑒

諸位船主大鑒：本軍政府起義，爲漢族復仇，光復我舊日河山，前已函薩軍門，詳陳一切，已邀默許。今日本軍政府停戰計畫，意在撲滅滿奴，故砲彈攻擊，專注楚豫，藉表本軍政府對諸船主之微忱。而諸船主竟未還擊一彈，具見諸船主深明大義，具表同情。本軍政府暨我漢族同胞，罔不額手，遙對稱謝。但貴輪何不開往鮎魚套，而仍在下游，想諸船主別有深意。果如所云，漢族存亡之機，在諸船主一臂之助。孰無心肝，孰無血誠，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族奴隸，殘害同胞？請勿猶豫。漢口陸戰，日昨劉家廟已爲我軍佔領，足見祖宗默佑，滿人氣運，合該盡絕，此已見端。請諸船主下一決心，誅鋤船內滿賊，共成義舉，則將來漢族復仇史，諸船主必大有光榮。巍巍銅像，只在一反手間，即可取得。倘不河漢斯言，敢乞即日實行。臨穎不甚迫切待命之至。此請決安。八月二十九日，黎元洪上。

齊去，皆不省。黨人李長齡，念軍隊同志僅數千人，非廣招新附不可。因約安郡同志鄧漢卿等二十餘人，聯名上書軍府，請扎委當地黨人，回縣收復各郡縣。一面鞏固地方，一面相機以援武漢。都督許之，並給槍三百枝，彈五萬發，分布於安荆七屬。並密書劉英，起宋開先舊部，以佔領襄江一帶，使革命力量，遍於全省。時季雨霖歸自保定，與胡漢民晤，均備都督顧問。三人皆善長齡，言於都督，延主府中秘書。九月初一日，軍政府接湖南陝西光復電，翌日，又接九江來電報告光復，欣喜欲狂。當傳知各軍各機關及各府州縣，並電告上海及各省，無論遠邇，聞者無不掌聲雷動。蓋以湖北一省而當滿清，力實不足，必各省響應，乃克有濟。尤其湖北上游之湘，下游之粵，共同反正，即前後無虞。當我軍二十六二十七兩次小挫，湘巡防營統領黃宗浩，欲乘此時，分防營之半，以攻武昌。焦達客陳作新，即於是日攻撫署，驅走巡撫余誠格，投黃宗浩於轅門，湖北之危以解。我軍受敵艦威脅特甚，九江獨立，敵艦歸路已斷。故湘贛兩省獨立，而陽夏一隅之勝負，皆不足動搖革命之根本矣。湖南都督焦達峯，與湖北革命之關係，已如前述，副都督爲陳作新。居正譚人鳳，請都督協助湖南餉械，

許之。發鎗三千枝，款如干，派衛隊營上劉佐龍，護送人鳳，回湘勞軍。達峯得款械，擴充原有隊伍爲兩協。命王隆中率一協援鄂，一協駐岳州作預備隊。惟長沙有少數兵營，諮議局紳士，復把持湘政，人鳳駭異，力主解散，達峯難之，致有九月十日之變（事見後）。湘鄂兩省人士，至今悲之。九江都督爲馬毓寶，馬非黨人。先是鄂總機關，派同志丁人傑赴滬，運動五十一標，士兵悉表贊同。及得武昌光復消息，全標兵士，迫總統馬毓寶反正，馬乃獨立。人傑以目的已達，回鄂赴軍政府向各同志報告，並出九江道府兩官印。繳呈都督，大衆掌聲雷動。陝西反正，可表示革命乃全國之趨勢，並非武漢一隅之動作，此種意義，至爲重大。三省響應，吾鄂之勇氣倍增。是日軍政府對漢口之敵，仍欲進攻，擬先派別動隊，襲敵後路，以分其力。又派間諜赴京漢沿路，散布各省獨立消息。并分遣同志往各省聯絡，助其發動。尤其胡石菴所辦之大漢報，極鼓吹之能事，每日必有可驚可喜之新聞數條，增加軍民之勇氣。故雖九十兩月，陽夏屢敗，而活潑氣象，終不少衰。湖南光復之功誠偉矣。茲將電文列後：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湖南全省人民宣告獨立，公推焦達峯陳作新爲正副都督。特此電聞。湘軍政府全體叩。

是日，軍務部長孫武傷愈，到部視事，軍政府開軍事會議，擬定各協，增加補充隊一營，輜重一營，以便補充戰鬥時缺額，及保護輸送隊。又令漢陽兵工廠，趕造子彈及槍枝。晚，軍政府接上海江西山西陝西各省來電，謂對於武昌首義，極表欽佩。其未反正者，則謂現正積極進行，不日即宣布獨立云云。初二日，軍政府派工程營李占魁率該營到漢口，附屬礮隊，築防禦工事，將要塞砲安置於三道橋江岸，測準距離，便向滿軍射擊。武昌武勝門外鳳凰山，亦將砲台修理完善，敢死隊則全體派往漢口增援。并飭黃州駐軍，派隊由麻城進擾京漢路。時兩軍在三道橋對峙，均用砲戰。但敵軍之管退砲，較我軍之山炮，效力略大。幸我軍作有防禦工事，無甚損害。是日，國志及投效者，紛紛鄂垣集賢館。已有入滿之患。若正部收西廠前警道馮啓鈞宅以館之。晚間，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主戰者多。遂決定令各部隊準備進攻，初三初四等日，各軍奉令積極準備。初五日，陽邏海

軍，乘拂曉入縣，偷入譙家磯，逕抵造紙廠江岸。向我軍防禦陣地側面猛擊，將我散兵壕內，及附近之兵，擊死五百餘名。劉家廟亦一躍起火，彈械糧秣，盡遭焚如。軍心由是搖動退却。而漢口敵軍之機關槍隊，乘海軍掩護，當由隘路前進，越過二三兩橋。見我軍敗退，復用機關槍掃射，水陸夾攻，我軍無力抵禦，造紙廠遂爲敵軍佔領。敵後援部隊，源源而來，陸續前進，我軍不得已，退至大智門，始佔領陣地，劉家廟亦爲敵有。敵艦見漢口之清軍，已通過三道橋狹路，自以掩護任務已達，仍返陽邏停泊。青山砲隊瞭望疏忽，致誤大事，羣欲置協統陳炳榮於法。旋以彼同學多人，在都督前營救，僅記大過兩次，令帶罪立功。而不知其總因，則在指揮官張景良通敵也。景良本熱中之人，故平素結納親貴，若鐵忠寶英之倫。並以其妹嫁憲兵營長滿人果清阿。其實學識有限，祇以工應酬，得察案歡心，故時譽歸之。然利害心重，首義時，以革命軍兩日卽下武漢三鎮，滿清必瞬息可倒，故欣欣然就參謀長而不辭。及見黨軍凌亂，清廷將大兵壓境，又若不可終日。於是神經錯亂，以劫黎都督而下獄。在獄復聞清軍大敗，又躍躍欲動，表示立功贖罪，復獲得漢口指揮官頭銜。及就職也，見吾新造之兵，等於烏合，清軍復源源南下，又別具肝腸，藉其地位，以陰通敵軍。景良縱無似，接長官命令後，轉令所屬實施，當然知之。乃故作糊塗，接都督命令後，東奔西突，不發一令，蓋欲延宕時間，授清軍以滅此朝食之機會也。楊護章輩竟爲所欺，以爲景良無學識，代下命令，此真昧於漢奸之陰謀，致釀漢口慘敗之結果也。是日正午，我軍誓圖報復，卽在大智門早餐後，準備進攻。惟指揮官張景良自火燒劉家廟後，卽蹤跡不明，衆以主持無人，頗形張皇。標統謝元愷曰：此時往何處覓指揮官，勢迫矣，我願作前驅，諸君請隨我前進。於是各部隊長官踴躍集合，共同擬定於午後一時，開始進攻。屆時，謝元愷領隊前行。第二協在右，第四協在左，齊向劉家廟攻擊，士氣極盛。清軍在劉家廟，用機關槍及步炮隊，頑強抵抗，彈如雨注，我軍冒彈猛進。將近劉家廟五六百米達，謝元愷令上刺刀，吹衝鋒號，齊聲喝殺，直衝至劉家廟，與敵肉搏。敵不支後退，我軍奪回劉家廟。復向造紙廠追擊，當天已黑，遂在劉家廟佔領陣地防禦。是晚，以戰鬥形式澈夜，兩軍槍聲，終夜未息。清軍亦恐懼，自由向三道橋潛逃者甚衆。敵將領王占元鮑貴卿賈德耀等，令衛隊機關槍，在

道橋隘路口阻止之。馮國璋復嚴令後退者，以軍法從事。晚間，我軍將經過戰況，報告軍政府，茲將是日死傷之數列左：

- 一、步隊第二協謝元愷標，官兵死五百餘人，傷一百八十餘人。
 - 二、步隊姚金鏞標，死一百餘人，傷七十餘人。
 - 三、步隊第四協楊傳連標，並吳勝元之一營，共死一百四十餘人，傷九十人。
 - 四、砲隊蔡德懋標，死五十餘人，傷七十餘人。
 - 五、其餘敢死隊，工程隊，輸送隊等死一百餘人，傷五十餘人。
- 是日激戰，共計死傷一千餘人，聞敵軍亦死傷相等。

是役，我軍在造紙廠，遺失子彈糧秣，以及軍需物品無算。劉家廟之軍實，復燬於火。晚間，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決定數事：

- 一、通知各處，不准供給敵艦煤糧，並以都督名義警告薩鎮冰。
- 二、是日步隊，死傷過重，派第五協往漢口增援。
- 三、派敢死隊隊長方興楊雲開兩隊，赴漢口督隊。
- 四、張景良能力薄弱，特派姜明經往漢口，協助張景良辦事。
- 五、增兵一協，以楊載雄爲協統，擔任武昌城防務。

是晚，軍政府發如左之命令：

軍政府都督命令（初五日午后十一時於諮議局發）

- 一、滿軍約一混成協，今日由劉家廟退佔造紙廠附近。其漢口及武勝關以南各車站，仍陸續增加部隊。但海軍仍到陽邏停泊。我軍政府，擬派砲隊驅逐，一方通知各處，不接濟海軍糧煤。
- 二、本軍政府擬明日擊毀造紙廠之滿軍，於三道橋以北。

- 三、漢口指揮官張景良，統率在漢各部隊，明日攻擊在造紙廠之敵。
- 四、步隊第一協協統宋錫全，明日須派一部，援助漢口進攻。其餘所屬各隊，仍固守漢陽。
- 五、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明日所屬各部隊，仍防禦青山至兩望一帶。但須派礮隊刻刻防禦海軍上駛。
- 六、步隊第六協協統楊載雄，率武昌所有部隊，防禦武昌城。
- 七、各部隊給養，仍由自行就近籌備。
- 八、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命令發後，都督又派員與張景良接洽，囑其謹慎從公，與各部隊好爲會商，一致行動，萬不可再事疏忽，自取罪咎。景良唯唯。是晚，發下攻擊命令如左：

指揮官命令（九月初六日午前二時於大智門發）

- 一、敵人兵力，約一混成協，已佔領造紙廠附近。其礮口及武勝關以南，仍陸續增加軍隊。但海軍仍在陽邏停泊。已由都督擬派炮隊驅逐，並通知各處，不接濟海軍糧煤。
- 二、本軍擬於本日拂曉，攻擊前面造紙廠之敵。
- 三、步隊第二協何統領，於本日拂曉，率貴協由劉家廟出發。其進攻地域，右翼自江岸起，左翼至劉家廟車站西端一帶。
- 四、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貴協於本日拂曉出發，其進攻區域，右翼與步二協連絡，左翼至戴家山附近一帶。
- 五、步隊第五協熊統領，率貴協於本日拂曉，在劉家廟南端集合，爲預備隊。
- 六、步隊第一標蔡統領，率貴標及工程隊，於本日拂曉，在劉家廟以北附近，佔領陣地，援助我步隊進攻。
- 七、步隊第三標，於本日拂曉，率貴營警戒我軍左側。

八、敢死隊第一第二兩隊，於本日拂曉，在步隊第二協後面，協助進攻。

九、本指揮官本日拂曉在劉家廟。

指揮官張景良

初六日拂曉，清軍乘我軍未前進時，一由造紙廠，一由姑嫂樹，分兩路，附機關槍多桿，攻擊我軍。我軍已佔領劉家廟陣地，彼此以火力相持，射擊極為猛烈。謝元愷令其標部前進，餘亦隨之。維新兵不善利用地形，死傷頗重。至午前十時，火力益烈，空中子彈飛過，如風捲落葉。我軍無機關槍管退炮，僅恃山炮抵抗，效力不大。清軍復由聶口增加一鎮以上之兵力，兩軍相持一日。午後五時，清軍用炮隊援助機關槍，由姑嫂樹向戴家山前進，側擊我軍。協統張廷輔受傷。士兵傷者極多，遂向後退。左翼亦動搖，敢死隊在後阻止，無如新兵過多，秩序漸亂。戰至天晚，我軍終向大智門新停車場附近退却，清軍復佔領劉家廟一帶。時軍政分府得同志報告，謂指揮官張景良，已通敵。並令營長羅家炎以子彈資敵，火劉家廟，而逃匿無蹤。主任詹大悲，即派同志多人，到處搜索景良。忽在後城馬路探得，而第八鎮正參謀官劉錫祺，竟在座，同志愈疑之。即請張劉同往分府，劉拒之。大衆趣其行，始同景良至分府。大悲問錫祺曰，爾從何處來。祺曰，由湖南來。大悲曰，往湖南何爲。祺曰，公事。大悲曰，今回鄂，何以不在軍政府投到，而與景良私人往來。祺曰，我是滿清官吏，如何要在軍政府投到。大悲曰，你現在還不投降麼。祺曰，萬不能投降。大悲曰，你既不歸順，你即是漢奸。祺曰，我是漢奸，你們還是土匪呢。於是大悲飭將錫祺收押。又問景良曰，你是漢口民軍指揮官，何爲不照料隊伍。良曰，各部隊不受指揮，我亦無法照料。大悲曰，你既無法照料，就應向軍政府辭職。良曰，我從此不幹。又云，各部隊如聽我指揮，我真要切實辦理，早已攻過武勝關了。大悲曰，若如汝所說，豈不是故意作壞。亦將景良看管。並將羅家炎逮捕，錄供以報都督。旋奉命，將張景良劉錫祺羅家炎三人正法，景良誅後，都督即委姜明經爲漢口指揮官。於是晚召集會議，所議決者爲：

一、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受傷，以謝元愷代之。謝元愷之標統，以張效霖代之。

二、派尙安邦率炮隊兩營，往漢增援。

三、通電湖南江西兩省，速急派精銳隊伍，來鄂援應。

四、派工程營與敢死隊多攜帶工作器具到漢，幫同各部隊，築設堅固堡壘。

五、派游擊隊往黃孝擾敵後路，牽制其南下兵力。

六、電知上海民立報，速請黃興來鄂，以資鎮攝。

七、漢口所有部隊，迅速整頓，明日必須固守原陣地，如有機可乘，則向敵前進逆襲。

八、多印白話，數滿清罪惡，派間諜到滿軍散發，以啓惕其軍心。

九、電請陝西出兵，襲滿軍側面。

十、通電各省，促其響應。

議決事件，當晚積極辦理，一面派府中要員，多數赴漢口，與各部隊接洽襄助。並令漢口軍政分府，購辦酒肉，犒賞各部隊。一面派李作棟向海潯閩鴻飛赴湘，請速出兵援鄂。初七日，劉英道其弟劉杰送來新兵二千餘人，抵省。當發槍枝編制，命李雨霖爲總統。組織援助隊，到漢應援。午前七時，我軍在大智門新停車場一帶，防禦清軍。卽由劉家廟進攻。協統謝元愷通知各軍，藏匿掩蔽，不許還擊，俟敵接近時衝出，以白刃相搏。正午，敵軍進距三百米達之地，炮隊總統蔡德懋，令連發排炮射擊，斃敵甚衆。元愷令吹衝鋒號，我軍齊出喝殺。時居正亦憤敵不下，帶衛隊八人，奔前線，狂呼殺敵，士氣愈憤。敵軍不支，向後退。我軍猛撲，追殺敵軍，死傷甚衆。並奪敵機關槍步槍甚多。追至劉家廟附近，敵預備隊，又用機關槍猛擊，我軍死傷極多，復退回原防陣地。居正亦爲流彈所中，當卽暈倒，衛士以板門昇至江漢關。時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見鄂事危殆，赴九江請援。惟職員方孝正在署，命暫置床上，延醫生看護，爲正洗滌包紮。其時黃興隨紅十字會救護隊，飾爲救護人員，同田桐到漢一等，自滬抵漢，旋渡江至武昌。都督派劉公蔣翊武孫武胡瑛等爲代表，帶衛士一隊，及軍樂隊，到漢陽門江岸迎迓。與登岸，至軍政府，一路市民放鞭爆歡呼，男婦老幼，無不頌首致敬。

興到府，與都督相見，都督致誠懇之敬意，即談漢口戰事情形，請與主持。興領之。居正之在江漢關也，至午五時，痛亦稍減，而敵人反攻甚急，江漢關之屋瓦上，彈落如雨，分府職員俱走避。方孝正乃扶居出街，途遇蔡濟民。告以黃克強先生已到，遂同濟民迂道濟漢陽渡江，赴都督府。至，則黃興已在座，與都督及各同志商出兵事宜。乃公推黃興爲總司令。居正建議，謂漢口原有之部隊，轉戰十餘日，其氣已衰。須調生力軍，乃能有濟，座中一同志白，現江防營水師方在都督府告奮勇，正曰，善，水師素經訓練，速調之。乃下令調長龍舢板，約得九百人，同志陳滔在焉。正見其器械不精，令換新槍。又命庶務備飯，令士得飽。復親往交通機關，商調輪船。至初八日黎明，乃由黃總司令，偕居正田桐查光佛蔣翊武胡瑛蔡濟民楊璽章徐達明等，帶隊渡江。臨行，都督戒諸將曰，諸事惟黃先生之命是聽，諸將皆敬諾。至漢，則以歆生路滿春茶園爲總司令部。部門張貼黃總司令佈告，市民見者，若得無上之安慰。正部署間，敵會王占元陳光遠鮑貴卿等，已帶隊侵至六渡橋，協統謝元愷，標統蔡德懋陣亡，協統何錫藩受傷，敢死隊長馬榮，及工程隊長李忠孝，同時戰死。馬榮屍體，爲敵軍所得，剝膚剖心，恣其殘忍。總司令得報，大怒。乃率胡培德高建領等十餘人，帶江防軍出戰。清軍聞黃興名，俱膽落。與揮隊猛撲，清軍反奔，直追抵劉家廟。維清軍武器精良，加之衆寡不敵，雖得而不敢守也，仍退回原地防禦。命炮兵管帶孟廣順，步兵管帶陳人傑，鎮守六渡橋，王安瀾守水塔附近，江防營則佈置於總司令部附近各要隘。時參謀甘績熙，在漢游擊數日，見七八兩日之慘狀，回府報告戰情。府中聞謝蔡馬李陣亡，錫藩受傷，兵士傷亡二千餘人，都督以下無不悲憤。幸有黃總司令在漢鎮攝，亦略安慰。是日，清廷復授袁世凱爲欽差大臣，以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均歸袁節制調遣，召蔭昌回京。其日山西光復，推第二標標統閻錫山爲都督，督練公所曾辦溫壽泉副之。初九日晨，總司令檢查所有隊伍，其結果開列於后：

一、步隊第二協，兵額約兩千人。

標統胡效騫。

標統劉廷福。

協統何錫藩傷，以羅洪升代。

標統姚金龍病，以劉廷福代。

二、步隊第四協第七標，兵額約一千八。

協統張廷輔傷。

標統胡廷佐。

三、步隊第五協，兵額兩千餘人。

協統熊秉坤。

標統杜武庫。

標統伍正林，督隊官方漢農。

四、步隊第一協林翼支之一標。

五、馬隊一營，管帶黃冠羣。

六、炮隊約一標。

標統尙安邦。

七、工程隊一營。管帶李占魁。

八、敢死隊約二大隊。

隊長方興。

隊長楊金龍。

九、李雨霖之團防兵一千餘名。

據檢查以上各部隊人數，第四協欠第八標。林翼支一標，祇有百餘人。總司令一面通知都督，一面問林翼支。林云，兵士係在漢口附近招募，夜間各潛歸家。總司令曰，此係最危險之事，何不嚴辦。林無言可答。黎又接黃興

通知，謂第八標官兵俱不見。查知楊標統顯清，在家辦理結婚喜事，擅將隊伍帶回武昌。於是孫武張振武等派人將楊標統請至都督府，開軍法會議。衆詰以違令事，議決死刑。楊氏曰，某知罪矣，立解佩刀臂章呈都督，從容步下刑場。官手曰，請開槍，即斃之。楊氏襄陽人，初爲第二十九標步兵伍長，首義時，在標爲首先發動人。攻督署，戰漢口，俱有大功，故屢遷上標統。今以違令被戮，同志多哀之。是日，總司令命熊秉坤胡效鵠等負責防禦各陣地，并配敢死隊在後督率。臨生路由江營防禦戒，隄後由尙安邦布置砲隊放列，附以工程營，趕築掩堡。又以林翼支爲預備隊。蔡濟民楊璽章甘績熙王安瀾高建瓴等分途在各段監督防禦。歛生路沿街，樹林最多，敵軍恐有伏，不敢前進。我軍匿民房後，遇敵即擊之，敵軍搜索困難。正午，敵軍向歛生路樹林猛擊，我軍亦不還擊，敵漸前進。午后二時，敵進達我軍防禦線。於是我步砲隊齊發，屋內伏兵亦喊殺，聲震天地，敵軍不明真象，退還原地。隨賊將馮國璋反攻六渡橋，以重砲轟擊我陣地，我砲兵管帶孟廣順陣亡。並縱火燒江漢關軍政分府，勢益險惡。是晚，湖南來電云，已派王隆平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來鄂應援。又雲南蔡鐸來電，謂騰越廳一爲張又光光復。都督當將各電，通傳各部隊，令耐苦堅守，各部隊亦欣然有喜色矣。初十日上午九時，總司令派胡瑛張振武蔣翊武，及參謀人員吳兆麟楊璽章蔡濟民徐達明等，視察各陣地。時兩軍仍在歛生路附近，以砲火戰鬥，皆未前進。杜武庫奉都督命，同參謀甘績熙，帶隊赴漢口助戰。杜甘至滿春茶園一帶，不見一兵，持望遠鏡登高細瞭，則多伏鐵路旁柳林中，及高粱田內。於是衝鋒四次，直薄林下，將敵人盡驅於高粱田內。我軍以鐵道堤塍掩護，以擊高粱田內之敵，所殺過當。惜兵少不敷分配，乃至守滿春總司令部者，亦無兵可派，續熙憤極，渠一人守滿春要口一夜。總司令亦急，當發如左之命令：

總司令命令（九月初十日午后九時於滿春茶園發）

一、滿軍仍佔領大智門新停車場附近。

我湘軍已有步兵兩協，業已出發，不日來鄂援助。

二、本軍今晚擬在原佔領陣地，以戰鬥隊形過夜。

- 三、步隊第二協警戒線，右翼由歆生路後城馬路起，左翼至查家墩以東，火車站之隄防一帶。
- 四、步隊第五協警戒線，右翼與步隊第二協聯絡，左翼至玉帶門一帶。
- 五、其餘各隊之集合地如左：

步第七標在滿春以北空地。

馬隊一營，在滿春西端。

炮隊一標，在滿春西北端附近。

工程一營，在滿春北端附近。

敢死隊二隊，防禦滿春本司令部。

- 六、步隊第一標，及季雨霖標，警戒漢口市街各要地。

- 七、各隊給養，用軍政分府預備之糧秣。

- 八、本總司令在滿春茶園。

注意：今夜口號——復漢。

總司令 黃興

恩日，湖南反革命黨謀變，殺都督焦達峯，副都督陳作新，擁譚延闓爲都督。同日，袁世凱令其部屬鄂人劉承恩，寓書都督言和。都督召集府中高級職員，商應付之策。僉謂劉書俱認賊作父之詞，如何答覆，因置不理。又江西來電，謂馬當金雞城海軍已歸順，現皆集合九江，不日派兵一協，用軍艦運鄂應援。十一日午前十時，敵蘇欽三路附近房屋掩護，用機關槍猛射，我軍右翼受傷過重，後退。敵乘機放火，燒歆生路房屋，使我軍失所依託。復用重炮猛擊我右翼節節後退。季雨霖在街指揮，一彈由胸洞背，當昏倒，由兵扶抬送醫院。正面及左翼，見右翼火起退却。亦借抬傷兵陸續後退。黃興在後阻止，士兵復繞兩翼潛逃。黃興手刃數人，亦不能止。午后二時，我軍前線隊伍漸少，黃興無法維持，下令各部隊退防玉帶門。敵即節節縱火，燒市街商店，燒

一段，即佔據一段。黃興急，慮漢口不可保，通知都督，火速催湘軍應援。都督飭船政局開多隻小火輪趕上游，接湘軍來鄂。時漢口已失正式戰鬥能力。全恃一般勇敢同志，若甘績熙高建瓴等，以個人之勇氣，呼朋引類，橫衝直突，使敵不能揣測。是晚黃興通報都督，謂現查漢口部隊，除傷亡外，共計不及五千名，實無戰鬥力也。都督即召集緊急會議，決議如下。

一、除派輪船迎接湘軍外，再電江西派兵，偕同海軍來鄂援助。

二、漢口各隊，仍竭力固守，使敵遲滯前進，以待援軍之來。

三、武昌漢陽，宜嚴密警戒，不可稍事疏忽。倘有疏虞，決以軍法從事。

四、所有戰鬥隊伍，損失缺額，一律補足。唯受傷長官，或派人代理，或另行委入，看情形酌定。

五、湖北軍隊，以五協之衆，加以特種軍隊，防禦武漢，其兵力亦不爲少。各協宜趕練補充兵一團，以資補充。

六、通電各省，數清軍在漢口縱火延燒市街民房之罪惡。

七、漢陽武昌附近，加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

八、仍電請響應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軍，使其各方不能兼顧。

當即照會議各節，分別進行，一面通知黃興，令漢口部隊，固守原地，以待援軍。一面派輪船到襄河內停泊，以便接濟漢口部隊。軍務部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等，以兵士傷亡太衆，商決擴充步兵兩協，及先鋒隊一協。以鄧玉麟羅洪升王國棟爲協統。軍政府見漢口情況較緊，令飭軍政分府，將子彈糧秣，派輪送隊搬至漢陽。而詹大悲早走九江，分府無人負責，遂由轎重營營長胡恢漢（即祖舜）清查所有軍需物品，知已焚燒盡淨，損失甚巨。是夜，敵在市街縱火，共計火頭六處，人民呼救之聲，慘不忍聞。商家紛紛僱船搬遷，或移租界，敵乘便槍掠，被我軍民捕殺者亦多。山西巡撫吳祿貞，在石家莊抗疏，請清廷誅汪漢口縱兵燒殺之將帥，以謝天下。是日，清廷罷親貴奕劻等，攝政王退位，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內閣。以魏光燾爲湖廣總督，王世珍先

行署理。世凱於是日由項城南下，抵孝感，周歷前綫各營，并授諸將密計而歸。先是世凱奉起用之命，屢以足疾力辭，嗣袁之故舊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微服出京，親往密談，始應召。然以招集舊部，籌備餉糈，至九月二十三日始入京。當清廷之起用袁氏也，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語人曰，清已不成問題，惟袁在，則戰禍不知何日能已。乃說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及奉天混成協協統藍天蔚，使天蔚草十二款奏稿，聯名以要清廷，不納，即三面攻北京。清廷覽奏，大懼。命資政院議決憲法十九條，公佈以塞之。祿貞見計不售，復密組燕晉聯軍。約張紹曾閻錫山，共圖會攻燕京。是日，雲南省戒光復。公推新軍協統蔡鐸（字松坡，湖南寶慶人，日本士官畢業）爲都督。（一說爲九日，茲據孫種因重九聯記書之。）十二日晨，黃興命漢口各部隊，仍在後堤至玉帶門一帶防禦。又派查光佛通知甘肅熙楊傳連伍正林，防禦張美之巷附近。午前七時，清軍在歆生路劉家花園一帶，專用炮隊射擊市街，節節縱火。並向漢陽兵工廠，及武昌都督府轟射威脅。午後一時，複派步隊與機關槍，由王家墩繞至玉帶門北，向我軍右翼攻擊。我預備隊及敢死隊，潛繞清軍右側轟擊，旋吹衝鋒號，黃興命各隊齊出向敵衝殺。敵後退，我軍追之，敵復以大砲猛擊，我軍仍退回原陣地。時市街火頭愈燒愈烈，兩軍以火爲界，祇能炮戰。都督知漢口之危局，無法挽救也，於是派員赴漢口接黃興渡江。午後六時，黃興命各部隊仍守原陣地待援。如萬不獲已，即退漢陽，沿襄河一帶防禦。黃興返武昌，與都督會商湘軍到後應敵之策。當召集緊急會議，黃興主席，報告如下：

- 一、兄弟日前來鄂，即往漢口督隊，意欲反攻，恢復漢口。不料各隊新兵最多，秩序不整，頗難指揮。
- 二、軍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揮。至戰時，因與兵士穿一樣服裝，辨別不清，亦極複雜。
- 三、各隊戰鬥日久，傷亡過多，官與兵均已疲勞太甚，毫無勇氣。且一聞機關槍聲，即往後退。
- 四、兵士中在武漢附近所招者甚多，一到夜間，即潛回其家，以致戰鬥員減少。各軍官因倉卒招募，亦無從查實。

五、民軍軍火，全在步槍，無機關槍，一與敵接近，即被敵人損失爲大。民軍砲隊，又係山砲，子彈射

出，又不開花，且射出距離太近，不及敵軍管退砲效力之遠。

六、查滿軍俱係北洋久經訓練之兵，秩序可觀，亦善射擊。唯衝鋒時，不及民軍靈敏。改每聞民軍衝鋒喝殺聲即往後退。此民氣之盛，可恃者僅此耳。

大眾聞言，均以爲然。望湘軍來甚急。一面準備固守漢陽及武昌根本。又分電各省已響應者，均派兵來鄂應援，未響應者，促其響應。居正復提議決守漢陽，請都督任命黃興爲戰時總司令，所有鄂軍援軍，概歸節制。並請都督於明日行拜將式，以昭隆重。是晚，湘軍援鄂第一協統王隆中，及第二協統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抵武昌。都督派員率軍樂隊，赴文昌門外江干迎迓，以兩湖書院駐王協，平湖門乙棧駐甘協。市民聞援軍至，歡呼雷動，羣放鞭炮以迎。都督犒賞軍需物品及牛酒甚豐。居正代表黃總司令往勞。少頃，王甘兩協統至軍政府謁黎都督，黃總司令，及一般首義同志，歡聚一堂，充滿革命空氣。都督向王甘兩人致歡迎詞曰：貴湘軍在國內，素有威名，百戰百勝。此次來鄂作戰，軍政府極表歡迎。先請固守漢陽，則漢口不難恢復。指日大功告成，滿清消滅，論功行賞，貴統領必得千秋萬世之光榮。此次武昌倡義，軍隊不多，不得已擴充數協。但時間急迫，不及訓練，驅之作戰，形同烏合，軍容不整，指揮困難。加以戰鬥太久，極爲疲勞，死傷頗衆，目下兵數缺額太多。擬請貴軍明日赴漢陽接防，以便將久戰之軍，另行補充編練，再圖合攻漢口之敵。望貴統領等，轉告各部屬，務齊心努力，奮勇立功，無任盼禱。

王甘二人敬謹答謝，並與諸同志一一周旋回營，具領子彈及軍需物品，準備出發作戰。黃興見湘軍已到，喜形於色。各同志益興奮，武漢人心，略安定矣。即敵軍亦偵知之，而不敢輕進，第在漢口趕築防禦工事，以防湘軍進攻。漢口被敵軍縱火延燒，市民遷徙淨盡，糧秣給養，極其困難，我軍因陸續向漢陽退却。茲將是日退至漢陽部隊概數，及佈置列左：

一、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經，其兵力約一千餘人，防禦兵工廠。

二、步隊第四協協統胡效霖，其兵力約三營，共一千二百人，防禦漢陽黑山割絲口一帶。

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其兵力約兩標，其兩千人，防禦漢陽南岸嘴，至兵工廠一帶。

四、伏。

五、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其兵力兩標，約二千六百餘人，防禦漢陽十里舖，鍋底山一帶。但派有一部，警戒琴斷口三眼橋。

六、砲隊約山砲兩營，以一營在大別山（即龜山），以一營在黑山。

七、工程一營管帶李占魁，分配步砲隊，構築防禦工事。

以上退至漢陽各隊，都督特派參謀部人員吳兆麟等，赴漢陽照料，分段防禦，構築工事。一面整頓隊伍，俟湘軍開到換防。旋都督據兆麟等報告，即飭各隊嚴行防禦，死守待援。是日，劉承恩又奉袁世凱命，函達都督言和。衆以袁氏求和三次，可利用反戈，當等以苟袁氏贊成共和，即推彼爲大總統。袁氏督師，漢口已得，而不乘勝進攻，此書與有力焉。十三日晨，作者在漢陽府署檢點文書，一同事走告曰，聞昨夜鐵政局協統宋錫全，已帶生協部隊走矣。余悶甚。又一工役曰，大人（時猶稱知府爲大人）已走。余急趨視，果然。視職員，則曹部一空。惟一胡姓號芸香者在。視門衛，則寂無一人。急反告胡君，促行，余趨朝宗門渡江無舟。潰兵復紛紛下。因思胡瑛昨夜至府署云，武漢不能守，余蹴蹙足止之，恐搖動府中人心也。臨行，瑛私語余曰，難先兄，要活動一點，吾輩明日在沌口，收集潰兵守岳州。余見彼惶遽甚，亦未便多言而別。以爲退岳州，是政府公意，即步行赴沌口。途聞潰兵頻頻顧余，余恐其誤會行劫也，解長衣置肩上行。抵沌口，遍街覓收容所，毫無所見。赴江邊，則見沿岸所棄槍身槍機無算，無過問者。始知瑛說奇異，乃輾轉至武昌。則知瑛等前晚在鐵政局開秘密會議，主張棄武漢而守岳州，命宋錫全將兵工廠之機件，乘夜撤卸運湘，外人莫得知也。瑛等蓋以漢口失，漢陽武昌，決不能守，此亦事出之常。豈料漢口失，清軍竟取守勢。說者有謂袁知各省獨立，即得武漢，亦無救於清廷之亡。因一面取漢口以威脅黨軍，一面密令部屬，不許進攻，以愚清廷，而收漁人之利。清軍不急攻漢陽，我軍固得從容沿漢江布防，而局勢又定。於是瑛等退湘之計畫不行，而宋錫全之臨陣脫逃，復撤去兵工

廠之機器他運，則罪無可追矣。錫全輪抵長沙之新河（韋裕昆紀事，載爲九月十一日，註以待考），湘督已得鄂電，列隊江岸迎擊，朱令鳴號致敬，始止。輪抵岸，朱即被執。甚詫異，私揣應無他。解至督署，朱求見焦督，不答，交軍法處會鞫。示以鄂督致譚都督電曰，鄂軍第一協統領宋錫全，臨陣退縮，捲款潛逃，請即正法。宋覽電，始知焦督易譚，欲啓辯，不應，當即正法。以首級解鄂，懸城門三日示衆。同行之王憲章胡玉珍祝制六等俱下獄，衛兵繳械，部隊中途開警自散，此宋錫全之冤獄也。余因佐治漢陽無狀，同志商仕事者，俱謝之。時李長齡亦以事忤黎，辭職。吾二人俱以閒散之身，各處探聽消息，供各同志參考。是日上午，都督在閱馬廠集合各部隊，舉行拜將典禮。屆時，黎都督與黃總司令并轡出軍政府，登臺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官，都督授印授令劍，以兵屬之。並訓話勉各軍領袖，絕對服從總司令。黃總司令答禮畢，隨作簡單演說，各軍環呼萬歲。旋渡江往漢陽，組織總司令部。

漢口戰事遇害陣亡烈士名錄

姚 斌 傳見後

徐少斌 傳見後

蔡德懋 漢口陣亡

趙承武 漢口陣亡

李忠孝 漢口陣亡

孟華臣 傳見後

孟廣順 砲隊營長在六渡橋陣亡

以上共十三人

漢口戰事傷亡無姓名之烈士數目彙記

熊世藩 傳見後

謝元愷 傳見後

李繼廣 傳見後

馬 榮 傳見後

石占魁 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在漢口劉家廟陣亡

鄭雄飛 漢口陣亡

八月二十五日，劉家廟死傷共約三百五十餘人。

八月二十六日，三道橋陣亡士兵十餘人，傷二十餘人。

八月二十九日，譚口陣亡官兵二百餘人，傷七十餘人。

九月初五日上午，譚家磯陣亡官兵五百餘人，傷數無稽。

下午，謝標陣亡官兵五百餘人，傷一百八十餘人。

姚標陣亡官兵一百餘人，傷七十餘人。

楊標陣亡官兵一百四十餘人，傷九十人。

蔡標陣亡官兵五十餘人，傷七十餘人。

敢死、工程、輸送、各隊共陣亡官兵一百餘人，傷五十餘人。

九月初七初八兩日，官兵傷亡二千餘人。

再初九至十二日，漢口浪戰三四晝夜，然死傷數無稽。

漢口戰事遇害陣亡先烈列傳

熊世藩傳

編者

熊世藩者，共進會會員。武昌首義後，見輜重第八營管帶蕭安國率所部逃漢口，負嵎相抗，危之。逕渡江入蕭營，說其士兵反正。事洩被獲，直認不諱，當就義於劉家廟江岸。時八月二十二日。同時運動蕭營者，有姚斌、蕭國寶、李國樑、及世藩共四人。斌另有傳。國樑因審辦開釋。當時綁赴刑場者，爲斌、世藩、國寶三人。斌、世藩、當場繫斃。國寶連繫三槍，創子以爲死矣。離去。殊未中要害，夜蘇。國寶蛇行入小舟中，渡江醫愈。後任十三旅旅長。

姚斌傳

編者

姚斌，字義卿，湖北沔陽人。勤學負特性。在陸軍特別學堂時，成績最優，師友俱愛重之。辛亥，武昌光復，充軍政府參謀。見輜重第八營管帶蕭安國帶所部負隅漢口。斌言於其師李長齡曰，安國素親親貴，今孫脫踞漢，實巨患也。安國性根劣，不可說。願與其部下圖之。其部下純屬黃帝子孫，未染官僚習氣。斌擬挺身說之，俾來歸。長齡曰，汝意誠善，恐事實非易也。斌曰，事安得計成敗，第視當爲否也。長齡曰，善，汝往哉。於是斌擊楫渡江，逕赴劉家廟蕭營，遍謁連排長，痛陳種族大義，俱感動。事爲蕭安國所覺，執之。慷慨就義於劉家廟江岸。時八月二十二日，年二十六。斌沔陽下查埠人，其子女各一。今年同里朱樹烈來書告余曰，斌子結婚年餘，卽病故。

論曰，義卿就義之次日，李長齡涕泗縱橫，走告余曰，義卿死矣。平時好以節義相期許，今果償其志，若不勝其戚者。余慰藉之。長齡至辛亥後，亦感歎如義卿者之不可復見，乃閉門謝客，至十七年而老死牖下。今去長齡死時又十七年矣，江河日下，吾如之何無悲。

徐少斌傳

編者

徐少斌，或曰紹斌，曰兆賓，共進會會員，工程營營代表也。八月十九日，工程營首義，代營長阮榮發嚴厲制止，少斌槍殺之。隨總代表熊秉坤等赴楚望台佔領軍械庫。時諸軍雲集，約攻督署，少斌率一支隊向望山門進攻，達督署，衝鋒陷西轅門，以紀鴻鈞火督署免。武昌光復，長敢死隊，率隊渡江。八月二十五日，漢口之捷，與有力焉。時指揮官何錫藩以敵人退避口，再攻，則左翼爲江，右翼爲湖沿，軍法所忌，不敢攻。少斌曰，行軍烏有萬全者，不乘勝急攻，轉瞬敵兵大至，顧可爲耶。乃告奮勇攻三道橋。輿論復主戰。何錫藩卽派謝元愷爲司令，少斌爲前衛。八月二十六日午后一時，少斌帶隊前進，至二道橋，命士兵射擊，敵無

應者。少斌直衝至三道橋，橋下伏兵起，以機關槍掃射，兵士傷數十人，少斌陣亡，尸落水中。

論曰，此一役也，議論至爲紛紜。講軍學者，謂地勢如此，不可攻。言革命者，謂必勝而後戰，命可不革。兩說時相水火。維少斌見義勇爲，剛斷於俄頃間，至今猶有生氣，懷懷可敬也。

謝元愷傳

編者

謝元愷者，原八鎮三十標三營左隊隊官也。其標多旗人。十九日夜，我軍以重砲擊散之。元愷已投民軍。其營長杜錫鈞已拜軍政府第二協統之命。乃委元愷爲第四標統帶。旋錫鈞調長軍令部，而代以何錫藩。元愷於二十四日，隨何渡江作戰。次日，奉命沿京漢路當敵正面，射擊極爲猛烈。午後四時，敵步隊隊標，餘以火車輸送增援。我砲隊擊翻敵車，元愷衝鋒，佔領劉家廟，追敵至澗口。後元愷屢攻三道橋，俱以地勢不宜失利。復易漢奸張景良作指揮官。於是敵海陸軍攻破我造紙廠，劉家廟各陣地。我軍退大智門，誓圖反攻。遍覓指揮官不獲。元愷曰，何處覓指揮官，事急矣，我願爲前驅。議定。各部隊隨元愷攻劉家廟。敵機關槍彈如雨下，元愷令上刺刀衝鋒，敵不支，退。遂奪回劉家廟，並追敵至造紙廠。會賊將王占元，鮑貴卿增加一鎮以上之兵力，親出督師，相持一日，我軍張廷輔受傷，劉家廟復爲敵軍佔領。都督命元愷代理第四協統領。翌日，清軍領衆來犯。元愷令吹衝鋒號，齊出喝殺，斃敵甚衆。卒以衆寡不敵，陣亡。時九月初七日也。

論曰，大矣哉，人生之成敗，重係乎遭際也。使元愷不幸而死於義軍之砲火中，則與螻蟻奚異。倖免，而投民軍，任偏師，轉戰於鐵騎四圍之中，屢立奇功。雖古之名將何以過。乃又因隸漢奸張景良麾下，殲我軍實，擄我戎機，致將星西隕，馬革裹尸，誠哉，遭際之不偶也。不然則韓彭比烈矣。

馬榮傳

編者

馬榮，鄂城人。投工程營當兵士，居恆以節義自期，同列未之許也。辛亥入共進會，任營代表。八月十

九日，奉命守楚望台軍械庫，夜聞工程營槍聲，知已發動，乃起事佔領軍械所，手刃旗兵十八人。旋與熊秉坤等組織敢死隊，攻總督署。武昌光復，渡江與清軍鏖戰，屢挫敵鋒，清軍多有知馬榮其人者。後黃總司令至鄂，敵軍侵入六渡橋，與漢河口一帶，榮憤甚，率敢死隊與敵肉搏，突破虜陣數次，殺傷過半。卒以衆寡不敵，爲清軍圍斃。死後得其尸，知爲馬榮也，剝其膚，剖其心以洩恨。時九月初八日。

論曰，馬榮非英勇絕倫，何至剝其膚，剖其心哉。剝其膚，剖其心，即所以彰馬榮之英勇也，然而慘矣。

孟發成傳

編者

發成姓孟，河南南陽人。投湖北第八鎮砲隊當士兵，參加共進會，被推爲營代表。其所運動入會者略二百餘人。得一人，即書其名於紅綾上，書滿，再具一方，共藏三方，其大輻則列七十餘人。辛亥八月初三日，翟殿臣等餞梅青夫行，縱酒悲歌，官長欲答之，殿臣怒，每砲欲發難。發成奪其柵勸止。傷指，血如注。奔城內機關部告急，趙帥梅爲之哀傷。機關部令發成歸視，若俱動，則俱響應，若祇一二棚，則令彼等易裝逃，免牽動全局也。發成啣命歸，竟將事變彌縫，未興大獄。事詳武昌首義篇中。十九首義之夕，發成同徐萬年率隊進城，轟擊督署，肅激遂逃。發成爲一砲手，各砲位之設置，及職司之分配，俱出其手。其得人實出總代表徐萬年上，有指揮砲隊之權。然從不要求名義，長守砲位，以砲手自居。九月初六日，漢口以張景良之通敵，我軍大敗。發成發砲猛攻，竟陣亡於後湖堤畔，慘矣。

論曰，吾欲寫發成傳，寓書趙帥梅問狀。據答發成爲人忠誠，重然諾，有古烈士風。誠哉其不爽也。惟其人淡泊無名位。迄今舉其名者，或曰華臣，曰發丞，甚或人與名俱忘之，悲夫。

李繼廣傳

李春萱

李繼廣，沔陽南鄉人，春萱族弟也。少同赴武昌遊學。見外侮日亟，清廷泄泄沓沓，措注乖錯。繼廣憤慨填膺，每談及建夷入關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輒淚下。春萱時亦志萌改革，觀其情狀，引爲同調，潛約在武漢爲大圖。繼廣贊允，主先聯絡軍學兩界。春萱肄業兩湖師範學校，繼廣投新軍第八鎮充兵士。值陸軍特別小學堂立，膺選入堂，結合同舍生之抱革命思想者，如蔡濟民、蕭國寶、曾廣武、杜武庫等商討方略，秘密推動。雖未正式組織社會，而革命根莖，已緣是遍滋於軍學兩界。逮居正、譚人鳳、楊時傑諸君先後蒞鄂，倡辦革命黨團，繼廣居間奔走，盡力頗多。辛亥起義，軍政府設軍政部，公推負輪部之責。繼廣謂胡虜未滅，敵軍壓境，吾輩軍人，應進而與作殊死戰，且後方不乏賢能可任，拒不受。旋委爲北伐軍團長，卽率兵往漢，鎮漢口，與清軍隔河而陣。惟所部多新軍，而衆寡懸殊，難於支持，繼廣親冒石矢，指揮不稍弛。抵暮，謂死守此無益，宜涉水而前，攻退清軍，縱危險較甚，犧牲不顧也。翌朝拂曉，果渡河進擊，其鋒精銳，清軍節節後退。奈江中兵艦未反正，射程可達繼廣軍，繼廣正追逐間，軍艦開砲轟擊，我軍死者無算，繼廣乃以身殉，尸陷敵陣，未奪回，可謂壯烈矣。繼廣有父母妻子，繼廣沒後，春萱亦因討袁亡英倫，家少將護者，嗣黃陂繼任總統，春萱被召回國，則聞繼廣家屬，均已物故，追懷既往，不禁悽愴。而繼廣死事，無人道及。今張公難先撰湖北革命知之錄，爲辛亥死亂烈士立傳，特述其概，以備采納，垂不朽焉。

漢陽戰事始末

九月十三日下午，總司令黃興赴漢陽組織總司令部。原擇定伯牙臺爲部址，嗣以距漢口太近，敵彈可達，卽以南墩里之淮軍昭忠祠爲總司令部，歸元寺爲糧台。時李書城自北京歸，卽委書城爲參謀長，（時任北京軍諮府科員，武昌起義，其第一廳廳長馮耿光派來漢口查察軍情，書城素主革命，復與興同學，因委任焉。）王孝綏（號男公，福建人，時亦由北京來鄂。）爲副官長。楊蘊章高尚志吳醒漢張羽等爲參謀，甘績熙李南星等爲參謀，兼戰地製圖工作，田桐爲秘書，（馮自由遺史作參謀）王安瀾爲糧台總辦，胡祖舜任後方勤務，蔡達生任軍法，康濟民任庶務，何亞新任會計，陳磊任金櫃。組織既畢，總司令率全體職員視事，並傳知湘軍兩協，轉於明早開赴漢陽接防備戰。是日，接吳祿貞在石家莊截留清軍子彈，響應民軍消息。又聞清廷下罪己詔，取渭皇族內閣，命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頒布十九信條等。衆知滿清已至崩潰時期，不覺狂喜。十四日，上海江蘇浙江均先後光復。上海推其美爲都督。江蘇推程德全爲都督。浙江推湯壽潛爲都督。晚間，接偵探報告，謂清軍在漢口橋口玉帶門觀音閣一帶防禦。又劉家廟至橋口一帶，均有清軍節節駐紮。又謂孝感至新溝方面，亦有清軍小部隊出沒，似有繞攻漢陽之勢。黃興接以上報告，卽與參謀長李書城計畫攻守事宜。黃李始初至鄂，於部隊情形，不甚明瞭。函都督請派熟悉軍隊情形之參謀，赴部協助。是晚，都督派吳兆麟率總濟民姚金鏞徐達明賓士禮夏維善等往漢陽總司令部贊襄軍務。十五日，黃興率參謀長李書城，參謀吳兆麟等巡視防禦陣地，先至大別山。然後由右翼南岸嘴起，經十里鋪至左翼三眼橋止。旋回總司令部，備偵探科長胡鄂公多派偵探間諜，赴漢口方面偵察敵情。並派偵探赴新溝蔡甸方面廣遠搜索。是晚，接得各方報告如左：

（一）滿軍仍沿京漢鐵路自劉家廟至玉帶橋一帶備戰。

（二）孝感至新溝方面亦發現滿兵偵探。

三、滿軍利用湖北舊日軍官，充其間諜，偵察民軍情形。一面散佈謠言。一面派人投毒藥於水井，以圖殘害民軍。

黃興接以上報告後，即傳知各部隊嚴爲防禦。又派人盤詰形迹可疑之人以防奸細。十六日，湘軍第一協部隊已完全開至漢陽。黃總司令命赴十里鋪附近防禦。協統王隆中曰，我協願休息數日，聽總司令之命，攻漢口之敵，長在十里鋪度安閒生活，非士兵初志也。黃悅，令在十里鋪集合待命。是日，松江清江浦光復。松江組軍政分府，推鈕永建爲臨時會長，旋推爲軍政部長。清江浦組軍政分府，推蔣雁行爲江北都督。時清廷大懼，赦前謀炸燬政王之汪兆銘黃復生等，資遣回南，欲彼講解。十七日，廣西鎮江光復。廣西推巡撫沈秉堃爲都督，王芝祥陸榮廷副之。鎮江組軍政分府，推林述慶（字頌亭，福建人，時充江南第九鎮營官）爲都督，許崇灝爲參謀長。是日，接各方面偵探報告如左：

一、袁世凱馮國璋命南下之清軍，於黃河以南，所有鐵道、鐵橋、車站、及電局，均派重兵保守。但袁世凱之大本營在孝感。馮國璋司令部在漢口大智門。其所到地方，遍貼佈告。

二、清軍現由北運來重砲數門，並架橋材料，均已到漢，但架橋材料，似欲在襄河架設橋梁，有準備攻我漢陽之舉。

三、清軍在大智門，及招商局附近，設有管退砲位，專司武昌漢陽射擊。

都督將以上報告，通知黃總司令。黃總司令亦將漢陽防禦情形，報告都督。除以步隊第二協防禦武昌城附近，以步隊第三協防禦青山一帶，武昌鳳凰山設有重砲外，茲將漢陽防禦部隊列左：

鄂軍步隊第一協， 協統蔣肇鼐。

鄂軍步隊第四協， 協統張廷輔。

鄂軍步隊第五協， 協統熊秉坤。

鄂軍步隊第四標， 統帶胡效鵠。

湘軍步隊第一協， 協統王隆中。

鄂軍砲隊團， 團長曾繼梧。

鄂軍工程第一營， 營帶李占魁。

以上各步隊員額，槍枝，被服，彈藥等項，均補充充足，預備反攻。是晚，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死焉。其副官長周維楨（字幹臣），參謀長張世膺（名華飛一字育和江西南德化人），同及於難。劉伯剛孔庚副官曹連等，僅以身免。先是武昌起義時，祿貞請以所部第六鎮之師往，清廷疑之，令從督師蔭昌行，擬戕諸途。吳疑有異，稱疾不行。及灤州軍逼清廷立憲，以吳得將士心，命往撫之。至則演說革命所由來，其利益不專在漢人。軍士有隸旗籍者，至是亦心折。乃定計劃合諸軍，頓兵豐台以逼清帝遜位。謀洩，清廷潛調京奉路線列車集京師，軍不得行。會清廷令所部第六鎮往攻山西民軍，吳在灤州聞報，逕抵石家莊，叱令六鎮將士無得進攻，而單騎叩晉關，與晉軍定議，聯合燕晉諸軍，協力圖北京，規取清軍南征之輜重，以厚軍實。而以山西民軍就撫報清廷。並帶山西民軍五百人來石家莊。清廷謂知吳有異，袁世凱尤憚之，乃命吳為山西巡撫，陰遣賊刺殺之。是時如吳謀能遂，則北京專制之瑕疵，可及早蕩除，無須南北議和，經種種之波折，而我共和國家，更不知作何景象也。詳具庚子漢口之役篇祿貞本傳。十八日，接九江轉來電報，謂安慶業已光復，舉巡撫朱家寶為都督，王天培為副都督。實則朱為自全計，陽示反正。前詹大悲所派之吳春陽等恨其狡詐，檄獨立各州縣進攻省會，朱乃離皖。孫毓筠，柏文蔚相繼任安徽都督。總司令部接偵探報告，滿軍於漢口上關，及花樓一帶，並在黑山對岸，構築掩堡，沿江岸均設有砲位。又據諜報，謂滿軍兵力除連日戰鬥死傷外，尚有一萬餘人。本日下午一時，其後方續到增援部隊約五千人，已抵祁家灣。又有部隊約一標，由信陽蕭家港南下，今晚可抵漢口。是日黃總司令乃發如左之命令：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九月十八日午後三時於漢陽昭忠祠）

一、滿軍在漢口軍力約一萬餘人，在漢口劉家廟至橋口附近。又於上關及花樓一帶，並黑山對岸，均構築

掩堡，沿江岸設有砲位。又由孝感至新溝方面，有滿軍出沒，清廷派袁世凱南下，現已抵孝感。馮國璋在大智門。

又迭接上海浙江江蘇廣西安徽來電，均已宣布獨立，擬派兵應援武昌。

二、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於南岸嘴，至兵工廠附近，佔領陣地，且派一部掩護我右側。

四、步隊第一協統領蔣肇鼐率該協佔領陣地，右翼與第四協聯絡，左翼至鋼藥廠西端附近。

五、步隊第四協統領胡效鵠率該協與步隊第一協聯絡。須於黑山至割絲口附近佔領陣地。

以上各隊，須利用時間，構築強固防禦工事。

六、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在十里鋪鍋底山附近，佔領陣地，但須構築強固防禦工事。且派一營警戒琴斷口三眼橋附近。

七、砲隊團標統曾繼格率該團須於大別山黑山仙女山扁擔山附近選佔陣地，以能射擊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及琴斷口三眼橋附近爲要。

八、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在七里舖爲預備隊。

九、各部隊給養，派員在歸元寺糧台領取糧秣。

十、予在漢陽昭忠祠。

同時又給糧台司令及輜重第一營訓令如左：

給糧台司令官及輜重第一營訓令（十八日午後三時發漢陽昭忠祠）

一、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防禦。

二、該糧台司令官王安瀾，輜重第一營胡恢漢，須按照在漢陽本軍所轄各部隊準備糧秣，以便各部隊派員

總司令官黃興

領取。並須先在木司令部計算各部隊報來人數，妥籌辦理。
三、予在漢陽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十九日，據各偵探報告，滿軍第四鎮全部兵力，駐紮漢口各要地，及第十混成協全部駐孝感。第五鎮之一協，於今朝八時已抵孝感。又據土人云，滿軍一支隊，似由新溝向蔡甸前進。斯時全國陸軍，共三十六鎮，在各行省者多已反正，祇近畿六鎮（即北洋六鎮）受清廷調遣，及供袁世凱抗順耳。茲將滿軍兵力列左：

北洋六鎮

第一鎮，統制趙國賢

駐南苑。

第二鎮，統制馬龍標

駐保定。

協統王占元

（已南下在漢口指揮）

協統鮑貴卿

標統馬繼貞

（已南下）

第三鎮，統制曹錕

駐長春。

第四鎮，統制王思澄

駐馬廠。（全鎮南下駐漢口）

協統陳光遠

協統司豐林

標統蔣廷璋

（砲隊）

標統張九卿

（馬隊）

標統劉起垣

（步隊）

標統李厚基

標統吳長楨

標統張致平

第五鎮，統制張懷芝

駐山東。

協統賈賓卿

協統張樹元

第六鎮，統制吳祿貞

(十七日被刺)

協統李純

協統周符麟

外二十鎮統制張紹曾

駐漢州。

當時清廷力量，只有此數，然其中懷革命思想者亦不少。再將袁世凱進攻陽夏之主力軍列左：

第四鎮全部。

第五鎮一協。

第二鎮一混成旅

王占元指揮

步隊標統馬繼貞

第六鎮一混成旅

李純指揮

馬隊標統賈德耀。

步隊標統吳鴻昌。

河南步隊約二營

張錫元指揮

管帶朱鳳藻。

總司令部 先設信陽州。

次孝感縣。(稱湖廣總督行轅)

再駐漢口。

現移漢口大智門。(袁世凱行轅仍在孝感)

由上表觀之。袁世凱實無抗拒革命軍之能力。然猶勉強掙扎者，實別有肺腸耳。是日，總司令接以上報告，即以祁國鈞率馬隊一營，步隊一營，赴蔡甸附近，防止滿軍渡河。湘軍第二協協統甘興典於是日率該協全部抵漢

陽。廣東光復，公舉胡漢民爲都督。江陰黎元洪亦宣布獨立，黎都督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以爲光復省分聯合進行之機關。二十日，袁世凱復派總統劉承恩因漢口英國領事葛福來武昌奉書都督，開列四條：

(一) 下罪己之詔。

(二) 實行立憲。

(三) 赦開黨禁。

(四) 皇族不問國政。

與我軍議和。據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息戰。都督召集居正湯化龍胡瑛胡瑞霖等商議，一面招待蔡劉二使，一面通知各機關高級職員，齊集都督府開歡迎會，並請宣帝來意。劉承恩登台曰：

鄙人係漢人，湖北襄陽籍。前充湖北武建營督帶，旋奉命調赴廣西，在廣西解職後，即到北京。此次武昌起義，袁項城奉命出山，調鄙人隨營辦事。項城此次派蔡君與鄙人前來與黎都督接洽和議，免得同胞相殘。按中國國情，是要順從人民之意，實行君主立憲，如大家同胞贊成，兩軍即可息戰。

蔡氏繼說大旨亦與劉同。兩人演說畢，羣推湯化龍致答詞曰：

今日蔡劉二君來到武昌，我等同胞極爲歡迎。但是我們武昌此次首義并非專行種族革命，實政治革命。我中華民國雖有二十二行省，內有漢滿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須改建五族共和。處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君主國逐漸減少，民主國日益加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實事求是，則滿清永久立於優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較之君主時代之危險，至有世世子孫莫生帝王家之慘，勝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覺悟，順應潮流，必以吾言爲然。請蔡劉二君，轉達項城，不必固執可也。

胡瑛胡瑞霖等亦相繼演說。大意俱勸蔡劉二使，轉達項城犧牲君主立憲，贊助共和。蔡等當答以：諸君之意，我二人已領教矣。一俟返漢，即當轉達，能否收效，則不敢必。因爲我們所受意旨，是君主立憲，如項城能犧牲己見，免除戰禍，亦屬幸事。演說畢，都督在府歡宴二使，并爲書交二使返漢轉達袁氏，書詞如下：

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佩荷，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

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變政以還，曰改革專制，曰預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奮爭而來？徐錫麟之刺皖撫，安慶之召兵變，孚琦之被炸彈，廣州督署之被轟炸，滿清之胆，早經破裂。然逐次之廷諭，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并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握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非毫無知識之奴隸，即乳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皆斷送於少數滿人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憚漢族之心，已西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法支持，始出咸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讀奉條件，諄諄以立憲爲言。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與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採擇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證諸輿論，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鄂軍起義只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有滇蜀贛皖蘇杭粵桂秦晉等省。滬上反正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抗者惟有執事。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爲何如，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勛業，不願再受滿人羈絆，勿勞錦注。至疑鵝蚌一層，讀各國報紙，自知鄂軍舉義價值，比擬以覺不倫。傾由某處得無線電，知北京正危，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如是，則法人資格喪失，雖欲贈送友邦，而已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比聞清廷有召還執事之說，竊爲執事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乎？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都，始召合肥入定大亂，合肥留滬不前，沈機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牽於舊義，僅得以文忠結局，丁此一生歷史，在今日豈能終無餘恨？昔孟子數言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識大義，惟常奉教於孟軻，其心將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況執事歷世太

深，觀望過久，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茲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遲疑三思，有失冰炭面目，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

是日，都督通電獨立各省，電舉各部政務官，組織中央臨時政府以一軍權，電文如下：

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爲可危。前電請速派委員，會議組織，諒遠鑒。惟各省全權委員，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各公使，請各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敝省擬中央臨時政府暫設七部，一內務，二外交，三教育，四財政，五交通，六軍政，七司法。其首長之條件，以聲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任政務爲必要，蓋非此不足以昭各國之信用也。現除外交首長，多數省分已舉伍廷芳，溫宗堯二君外，其餘各首長應請協舉電知敝省，候彙齊後，其得多數當選者，一面電聘，一面通告。時事急迫，希即會議舉定。再財政首長，敝省擬舉張謇，並聞。

旋各省都督皆覆電贊成。二十一日，偵探陳受濤，報稱滿軍有騎兵數百騎，步兵約三千人，欲於毛陳渡架橋，佔領蔡甸之金牛山，爲進攻漢陽之計。又於漢口橋口鐵路南端，及歛生路附近，均築設砲壘。且滿軍由北運來野砲甚多，陸續增加戰綫。同日接九江來電云，薩鎮冰所統海軍下駛，俱已追降。薩潛逃，公舉高級參謀湯壽銘爲司令，艦長杜錫珪副之。都督派李作棟持湯之龍書赴滬慰勞海軍，令其駛漢助戰。不日果至。先是都督命沈鴻烈（字成章，天門人，日本海軍畢業）爲長江艦隊宣撫官，奔走於長江上下游，鼓勵各處海軍反正。薩鎮冰知部屬不穩，率海容海琛海籌江貞及魚雷艇湖鵠等六艦欲逃上海。過蕪，爲馬當金雞坡砲台所阻，夜泊九江。林森時任海軍政府政務處長，以鄉誼開歡迎會，請各艦長官上岸聯歡。惟海容艦長蘇旗籍投江死。馬都督陰派兵赴各艦卸下砲門。薩鎮冰亡匿。各艦遂降。同日又接得各探報告敵情如左：

一、滿軍在南岸嘴及高公橋對岸，均設有機關槍數尊。又鐵廠對岸有敵炮兵陣地。

二、漢口水電公司至橋口一帶，均有滿兵駐紮。戴家山有滿軍步兵約一營。又姑嫂樹附近有滿軍旗兵約一營。

三、聞滿軍現由國外購來野戰砲十二門。

四、滿軍步兵約千餘人由新溝南下。於本日午後一時，其隊頭已抵油榨坊附近。

是日總司令因第一協防禦不密，令赴武昌換第六協接防，并召集各部隊長官開軍事會議，規定各部隊防禦地區，並繪略圖。乃發命令如左：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九月二十一日午後四時於漢陽昭忠祠）

一、綜合各種情報，滿軍主力，仍在漢口至孝感附近一帶。另有一部似由新溝方面南下。又接九江來電，海軍俱已反正，擬不日來鄂協攻滿軍。

二、本軍擬仍在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仍在原陣地防禦。並須利用時間，加築防禦工事。

四、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見第十標）右翼，與步第四協聯絡，須於兵工廠至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

五、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率該標於鋼藥廠及黑山西麓佔領陣地，須與步第五協聯絡。

六、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欠二隊）右翼與步第四標聯絡，須於割絲口至琴斷口附近佔領陣地。

七、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之兩隊，於美娘山三眼橋至扁担山附近佔領陣地，並與湘軍第一協聯絡，但須派偵探搜索蔡甸方面之敵情。

八、砲兵團仍佔領原陣地，以能射擊漢口新停車廠至東亞製粉工廠一帶，並三眼橋附近為要。

九、步隊第六協在七里鋪，同第十標在歸元寺附近為預備隊。

十、各部給養，仍派員到歸元寺領取糧食。

十一、予在昭忠祠。

注意：本部隊須按規定防禦，配備略圖，構築工事。

總司令官黃興

命令下後，黃興派參謀副官，到各部隊幫同指示防禦工事。後復親赴各部隊視察防禦陣地。連日以來，敵軍漢口砲隊，晝夜向漢陽兵工廠及歸元寺射擊，然無大損傷。兵工廠照常興工。又敵每於夜深之際，用民船在襄河黑山附近一帶，作渡河之勢，俱被我軍擊沉。是日福建光復，推孫道仁（時爲新軍統制）爲大都督，許崇智（字汝爲，廣東人，時任新軍協統）爲海陸軍總司令。是晚，聞上海軍政府以徐紹楨爲聯軍總司令，將會攻南京。二十二日，山東煙台獨立。又廣西都督沈秉堃避匿無踪，由龍州李道標統陳元伯等公舉廣西提督陸榮廷爲都督。是日偵探報告，謂滿軍在漢口兵力，約有二鎮，其主力在大智門附近。其第一線在橋口及龍王廟一帶。但橋口附近設置砲兵陣地，共計有野砲十六門。是晚，又得報告，謂滿軍擬對漢陽取夾攻之勢，已派遣一支隊出新溝，過蔡甸渡襄河，向我左側背攻擊。另以一支隊繞黃陂，經陽邏，擬進攻武昌。總司令接以上報告，一面轉報都督，一面下令各部隊仍續行以前任務。都督接報，即調前在九江投降之海軍停泊陽邏附近，以防敵進攻武昌。是日有同志建議都督，謂襄陽尚未反正，而滿軍又派隊在襄河上遊活動，實屬可慮，須派人前往招討，以消隱禍。都督納之。於是派季雨霖爲安襄鄖荆招討使，率劉佐龍一標前進。二十三日，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公認武昌爲中央軍政府，黎都督爲執行中央軍政府任務之大都督。（聯合會詳政府篇）同日袁世凱入京，就清廷內閣總理職，組織內閣，閣員多不就職。是日總司令接日人（名大元，帶數日人投效於總司令，願代民軍偵察敵情及籌軍事，與聘爲客卿）偵探報告，並繪略圖，將漢口清軍兵力配備，一一註明。報告列後：

一、漢口清軍之兵力約一鎮以上。

二、其主要砲兵陣地在水電廠滿春茶園及劉氏堤坊附近。

- 三、其步兵陣地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 四、劉家廟及大智門均有步砲兵佔領。

總司令將以上情形報告都督，謂求我軍在揚子江上下游安全計，須組織別動隊，一則掩護上下游，一則擾害敵之後側，以牽制敵之兵力。都督從之，編游擊隊二營，一派赴黃陂擾敵後側，一派赴大軍山附近防禦武昌上游。是日都督爲防禦武昌嚴密計，特發命令如左：

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大都督命令（九月二十三日午後四時於諮議局）

- 一、清軍在漢口兵力，約一鎮以上，其第一線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但派一支隊出新溝經蔡甸南下。另以一支隊由黃陂向陽邏進。我漢陽各部隊仍沿襄河一帶，由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 二、本軍擬防禦武昌省城。
- 三、步兵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該協防禦武昌城。但派一部，附砲兵一隊，騎兵一排，防禦東湖門附近。
- 四、步兵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該協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
- 五、步隊第一協及其餘各部隊，仍在武昌城內待命。
- 六、余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是晚接偵探報告，滿軍有步兵約兩營，在漢川安陸連界之蝦蟆潭擄掠民船四百餘隻，向蔡甸方面下駛。又據北方潛回之各將校報稱，滿軍原擬在漢口龍王廟玉帶門一帶防禦。夜間用民船施行佯渡之法。並用砲向漢陽武昌射擊，以牽制民軍在漢陽及武昌之兵力。另派一支隊繞攻漢陽。嗣後察得湘軍來援，極爲謹慎。刻下正在準備中，能否施行攻擊，不得知也。但滿軍中有種族思想者甚多，或潛逃，或觀變，均不願戰。惟有一般漢奸，仍媚當道及滿人，聳恿主戰。又云民軍之砲，射擊效力不大，想係山砲。其砲彈均不開花，即能命中，亦不過損傷一二人。又缺機關槍，是其短也。又入伍學生隊回鄂學生報告，北京極形恐懼，滿清誠恐學生隊在保爲定

害，特囑隊長蕭展舒一律遣散。我輩抵上海時，民心甚爲歡悅。船經揚子江時，沿途徧插白旗，聲勢浩大，無人不歡迎云云。二十四日，午前九時，總司令集合各部隊長官在司令部開軍事會議，規定攻擊計畫，指示各隊應準備之事件如後：

- 一、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赴東亞製粉工場附近，偵察渡河點，準備架橋材料，架設橋梁。
 - 二、砲隊團統帶曾繼培派砲隊兩營，準備渡河，其餘仍在原陣地援助進攻部隊。
 - 三、部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準備船隻及大小火輪，即由原陣地準備渡河，向漢口市街攻擊。
 - 四、部隊第六協協統楊啟雄準備小火輪及民船，由漢陽東北岸前進，向漢口龍王廟登陸，攻擊敵人右翼。
 - 五、湘軍第一協同第二協，及部隊第五協，馬隊一隊，砲隊兩營，敢死隊一營，均準備渡橋攻擊。
 - 六、部隊第四標防禦兵工廠及鋼藥廠。
 - 七、各兵須攜帶子彈百粒，乾糧一日份，先派人至歸元寺領取。
 - 八、戰鬥時各部隊，應需糧食，由糧台司令王安瀾派員補充，應需彈藥，由輜重營管帶胡恢漢補充之。
- 以上各件，各部隊須限於明二十五日準備齊全，以便施行攻擊。
- 總司令指示攻擊計畫後，將校間有以新兵未經訓練相難者。總司令曰，兵貴神速，我已準備進攻，勿徒逞議論，亂人心志。遂決定進攻。二十五日午後八時，總司令復召集各部隊會議，告以各省響應情形，各部隊長官亦將準備攻擊之事報告總司令，商定進攻事項如左：
- 一、通知武昌鳳凰山砲隊，當我軍施行攻擊之際，即向漢口攻擊，以援助我軍。
 - 二、通知海軍於我軍攻擊時，即向漢口滿軍射擊。
 - 三、設信號於武昌黃鶴樓鳳凰山及漢陽大別山等處，以資連絡而期迅速。
 - 四、派吳兆麟王安瀾專辦攻擊部隊補充彈藥糧秣及收集情報等事。
 - 五、各部隊即按照如左命令施行。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九月二十五日午後九時三十分於漢陽總司令部）

一、滿軍在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佔領陣地。其砲兵陣地在劉氏隄防水電廠及滿春茶園附近，我游擊隊已向黃陂方面進發，擾滿軍之側背。

二、本軍擬於明二十六日渡襄河前進，出其左岸，攻擊漢口滿軍。

三、工程第一營明日午後三時，用鐵船及民船將湘軍步隊第一標（欠一營）輸送於東亞製粉工廠，同時架設軍橋。

四、左之諸隊掩護架橋：

湘軍第一協（第一標欠一營）明日午後三時，佔領趙家湖西北附近。

步隊第五協（欠第十標）明日午後三時，佔領琴斷口東端附近。

砲隊第一標（欠一營）明日午後三時，於黃家灣大吳灣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博學書院及東亞製粉工廠北方之無名獨立家屋方向爲要。

五、步隊第四協明日由原地準備渡河，俟我左翼部隊出襄河左岸，施行攻擊時，即開始動作，向漢口中國街市攻擊。

六、步隊第六協明日準備由漢陽東北岸航進，與步隊第四協協同動作，至龍王廟登岸，向漢口滿軍左翼攻擊。

七、砲隊團（第一標欠一營）仍佔領原陣地，須限於明日午後三時三十分向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及劉氏隄防附近開始射擊，援助我攻擊部隊。

八、步隊第四標明日防禦兵工廠及鋼業廠，於明日午後二時，向襄河對岸開始射擊，援助我部隊進攻。

九、其餘諸隊，須限於午後三時：在花園附近集合待命。

十、予明日午後三時在花園。

總司令官黃興

二十六日午前七時，總司令派騎兵隊長王作賓率騎兵一排，搜索敵情。又派朱樹烈（字舜欽，沔陽人，測繪學生）率便衣軍士數人，並間諜數人，赴漢口由租界登岸，搜索漢口之敵情。又派敢死隊長方興率兵一隊，各帶手槍，潛至漢口租界登岸，於本晚到車場附近，擾亂漢口滿軍。是日午後二時，接得各偵探間諜報告，漢口滿軍在劉氏隄防，及水塘附近之砲隊，均已佈置放列，時向漢陽兵工廠，大別山及黑山等處射擊。其步隊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佔領，尙未見有若何動作。至於大智門劉家廟及各主要地點，均有滿軍佔領。劉家廟以南至日租界止，沿江岸滿軍，設有砲位。又劉家廟大智門兩處車站，滿軍設有糧台，司令部亦在此兩處。午後三時，總司令率部中人員赴花園，（漢陽花園）工程營正在架設橋梁，掩護隊均已佔領陣地。其餘各隊，均在花園集合。四時，我砲隊及兵工廠附近一帶之步兵，並武昌鳳凰山砲隊，俱開始射擊。漢口滿軍砲隊，亦向我砲隊還擊。五時，橋梁架設完竣，總司令即於花園下令如左：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二十六日午后五時於花園發）

- 一、滿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玉帶門及劉家廟大智門劉氏隄防並水塘附近。
- 二、本軍擬於本晚向玉帶門一帶攻擊，先展開兵力於博學書院，附近隄防一帶之線。
- 三、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爲右翼進攻隊，即時由軍橋河前進，展開於博學書院北端，至襄河左岸之間，須與湘軍第二協連絡。
- 四、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爲中央進攻隊，俟湘軍第一協渡河畢，即由軍橋渡河前進，與右翼進攻隊連絡，展開於博學書院以北隄防之線。
- 五、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欠第十標）爲左翼進攻隊，俟湘軍第二協渡河畢，即陸續渡河前進，與右翼中央進攻隊連絡向北展開。
- 六、砲隊第一標統帶尙安邦率該標（欠一營）及工程一隊，即時準備渡河，須於博學書院西南端附近佈置。

放列，以能射擊玉帶門一帶爲要。

七、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率該營（欠一隊）保護橋樑。

八、步隊第十標及其餘各隊爲預備隊，赴博學書院西端家屋附近集合待命。

九、于午后六時在博學書院。

總司令官黃興

各部隊接命令後，一面偵察地形，一面按命令順序渡河，前進至指定地點展開。午後十時，部隊陸續前進，達預定展開地點。時天色黑暗，方向不明，彼此詢問，極形喧嘩。滿軍已偵知我軍渡河，嚴行防禦。惟我軍新兵過多，不知夜戰原則，不易靜肅。幸滿軍派隊不及，我軍得從容佔領陣地。當我軍渡河之際，我大別山及武昌鳳凰山砲隊，已向漢口猛烈射擊。兵工廠至黑山一帶之步兵，亦猛烈射擊對岸滿軍。少頃，我進攻步隊，均已沿隄防展開，向玉帶門一帶射擊。滿軍聞我軍渡河，射擊甚烈。遂依掩堡，向我之槍炮聲處還擊。午後十一時，我步兵第四協由南岸嘴至高公橋一帶向對岸猛烈射擊，業將滿軍火力壓倒。即派教練官馬得勝，及第七標第一營管帶李國棟，率該營由南岸嘴渡河。我軍行將登岸，滿軍用機關槍射擊，我軍死傷百數十人，仍退回南岸嘴。滿軍見我軍步砲射擊猛烈，各方面實行攻擊，甚爲恐慌，將火車準備齊全，不支時即向北退却。總司令時達漢口，見滿軍在防禦地位，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軍步隊，悉達彼岸，遂次向玉帶門前進，極爲喜悅。特命各部隊聯絡前進，向敵掃射。敵我兩軍，漸次接近。我軍各部隊死傷甚衆，仍勇往直前。午後十二時，黃興派人到十里鋪用電話通知步兵第四協，同第六協，迅速渡河向滿軍左翼攻擊。又通知王安瀾吳兆麟胡恢漢等對於各部隊糧秣彈藥，務要陸續接濟，不得貽誤。否則即以軍法從事。是晚，我與敵相持於玉帶門一帶，掃射猛烈，無一刻間斷。是日張國荃（漢川人）李秀昂許志清等光復襄陽。先是章裕昆張國荃俱在馬隊八標三營充兵士，於八月初一日由省出發，十四日抵襄陽。裕昆察襄形勢，及所駐軍隊實力，計巡防統領劉韞玉所屬巡防軍三營約千人，城守營約二百人，襄陽道署衛隊約百人。而馬隊兵力駐襄城者僅百人。裕昆正聯絡巡防軍時，忽蔣翊武孫武劉

堯澄派同志謝遠達至，告以武昌準備中秋節大舉，商裕昆謀在襄聲援。裕昆乃招雙溝（距襄城六十里）同志黃維漢劉建一入城會商，均主張運動巡防營。八月二十二日，襄陽商會已得武昌起義，推黎元洪爲都督消息。襄樊傳遍，軍隊長官，已失統馭能力。旋宋錫全復派朱碧珍蕭國藻赴襄聯絡響應。裕昆等乃向管帶孫長齡陳說利害，請調集隊伍，進佔襄陽，否則回武昌援助義軍。孫佯應之，即派其心腹繳子彈於襄陽道喜源，并獻策分散馬隊及偵緝黨人。於是裕昆謝遠達朱碧珍蕭國藻奔武昌。時國荃分防老河口，知事急，乃與同隊李秀昂許志清結納洪門弟兄，通聲氣於老河口巡防營，於是日殺巡防營管帶，收編其隊伍。星夜下樊城，攻襄陽。李秀昂極勇敢，攀垣而入。城既下，道台喜源，巡防統領劉鑑玉，馬隊管帶孫長齡均遁。全城克復。張任總司令，襄陽縣知事黃仁炎組軍政分府。二十七日午前三時，玉帶門附近之滿軍，向東北退却。我軍前進佔領玉帶門一帶。黃興復派員用電話通知各部隊，謂漢口玉帶門之敵，已被我軍擊退，望步隊第四協同第六協，必須奮勇渡河，協攻以收夾擊之效。第四協統領張廷輔即派第七標統帶胡廷佐率該標由南岸嘴至高公橋附近渡河，數渡，皆被滿軍機關槍擊回，死傷亦重。第六協楊載雄見第四協不能登岸，亦不敢渡。兩協統即將危險情形，報告總司令。午前九時，我湘軍一二兩協第一線已進攻佔領居仁門之線。我第五協之第九標并敢死隊兩隊，佔領王家墩之線。兩軍相距千餘米遠。滿軍用排砲向我軍射擊。我軍雖死傷甚多，均沉着應戰。滿軍火力漸衰，正午滿軍漸次向北退却。午后二時，我軍因戰鬥一晝夜，極爲疲勞，適有令食飯，各新軍不知戰鬪機宜，一聞食飯，羣往爭食。湘軍第一協見他部隊搖動，忽向後退。滿軍見我軍後退，即前進用機關槍猛擊。我軍慌亂，紛紛後退。總司令下令制止，均不顧。乃自率學生團及同志等向前堵截，并手辦士兵數人，亦難制止。滿軍乘機追擊，復佔玉帶門一帶，向我軍行射擊追擊，我軍死傷頗衆。總司令下令退師，而自殿後。士兵爭渡琴斷口，墮水死者無算。黃興歎功敗垂成。晚歸總司令部開軍事會議，擬斬違令詭奔之甘興典以徇。甘畏罪逃湘。黃後電湘督譚延闓槍斃。是日決定固守漢陽，下令如左：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二十七日午後七時三十分於昭忠祠總司令部）

- 一、滿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 二、本軍今夜擬仍防禦漢陽，以戰鬥形準備澈夜。
- 三、步隊第四協仍佔領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附近。
- 四、步兵第四標防禦兵工廠。
- 五、步兵第五協在兵工廠與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
- 六、步兵第六協佔領梅子山及割絲口一帶。
- 七、湘軍第一協在割絲口至琴斷口之間佔領陣地。
- 八、湘軍第二協在美娘山三眼橋扁擔山附近佔領。
- 九、砲隊團仍佔領原陣地。
- 十、工程第一營將橋梁撤收後，在十里舖集合。
- 十一、各部隊給養用歸元寺糧秣。
- 十二、余在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是晚，總司令派參謀長李書城將反攻漢口情形，報告都督。都督恐黃興因敗灰心，當派蔣翊武赴漢陽慰勉黃興，謂漢陽有襄河之險，偶敗，不足慮，俟各省援軍齊至，再圖恢復。午後八時，各部隊按照命令佔領陣地。總司令復派參謀副官十餘人分途往各部隊視察戰線，并安慰各部隊長官。晚十二時，得各部隊戰後報告，知此次戰鬥，軍官死傷五十七員，兵士死傷共七百九十二名，失去山砲十八尊，步槍六百餘支，子彈約二千三百餘箱。（每箱一千粒）嗣敢死隊隊長方興報告云，該隊於昨晚九時到漢口，由日人指導前進，向大智門襲擊。敵用機關槍猛烈還擊，我隊死傷二十餘人，日人大元等亦陣亡，其餘兵士，現退回漢陽。二十八日，接探報，謂滿軍司令官馮國璋之司令部仍在太智門車站，馮駐該處第一賓館，聞派人在漢口美最時洋行購琵琶桶七百個，

又在祥泰洋行購松木數百株，爲架橋材料之用。午後三時，又接探報云，滿軍由枯桐樹至漢口，向三眼橋附近之湖水內，搬運架橋材料，似欲架設浮橋。黃興即傳知各部隊，速爲整頓。并須將缺額設法補充，好爲防備。此次漢口失敗，即與清軍以進攻漢陽之機。敵由羅家店至舵落口一帶設防，并於製粉公司後築三坐砲台。兩軍隔河互攻，終夜砲聲不息，然均無大損害。二十九日接各方報告，謂滿軍由京漢路增援，自黃河南約有兵力三鎮之譜。午後三時，又接探報，謂滿軍有步兵約千餘人，騎兵一隊，砲兵一營，已佔領油榨坊附近。并在新溝架設橋梁。是日我九江海軍，由湯蘄銘杜錫珪率兵艦三隻，開至青山附近。都督命向劉家廟之滿軍射擊，砲彈連續爆發，莫不命中。清軍砲兵陣地，塵沙飛揚，附近村落，亦起火延燒。清砲兵幾悉爲砲火所殲，清軍漢口東方陣地，全爲動搖。惜前日反攻漢口，海軍未及趕到也。惟我海容左舷船復，及後檣烟突，受敵砲擊傷。至日沒，奉都督命開赴陽邏停泊，掩護武昌下游。同日又接報告，謂滿軍約千餘人，集合民船百餘隻，佔領新溝，以一部經蔡甸佔據城頭山，其本隊隊頭已抵馬家湖，漸向我漢陽左側背繞進，似有圖攻漢陽之舉。午後五時，總司令命湘軍第二協派一部赴蔡甸方面，偵察敵情，并防止滿軍渡河。工程第一營在三眼橋仙女山附近，設備防禦，以固我軍陣地。並將海軍轟擊敵人情，通知各軍。又請都督派兵在漢陽增援。都督派第七協統領鄧玉麟到漢陽援助。鄧先派標統黃申彝率該標開赴漢陽。三十日午前八時，接探報，謂諸兵混合之滿軍，約二千餘人，自孝感南下，由新溝渡河，至蔡甸設司令部於樂善堂。並在城頭山築砲壘。另以民船載機關槍四桿，在其處登陸。又以一部佔領舵落口與下游漢口之滿軍相聯絡。而漢口之滿軍，已備就番布舟數十隻架橋。又劉家廟江岸佈置野砲數小尊，以防我海軍攻擊。總司令接以上報告，判斷滿軍準備向漢陽進攻，即召集各部隊長官會議，討論對付策略。當決定漢陽暫取守勢。武昌以海軍對漢口取攻勢，使敵立於防禦地位，未能逕攻漢陽。並派參謀姚金鏞等準於明晨出發，偵探漢口情形，繪具略圖，以便計畫向漢口進攻。將是項討論，報請都督核示。十月初一日午前七時，接湘軍第二協報告，謂滿軍兵力約一混成協，已由蔡甸渡河，向漢陽攻入。當渡河時，我軍派往蔡甸方面部隊，努力防止。惟敵人砲隊威力甚大，弗克抵禦，是以退回三眼橋附近防禦。總司令

接報告，即令十里舖至三眼橋之部隊，嚴行防禦。並注重奸細。是日參謀姚金鏞等將漢口敵情，及地形偵察畢，繪具略圖，報告總司令轉報都督。都督閱後，發命令如左：

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都督命令（十月初一日午後八時於都督府）

一、滿軍之主力仍在漢口劉家廟至玉帶門一帶，另有一部由新溝經蔡甸向漢陽北進。
我漢陽各部隊在南岸嘴琴斷口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我游擊隊在黃陂方面騷擾滿軍之側背。

二、我軍擬海陸軍並進，由青山附近渡江，先佔領漢口譙家磯，然後向劉家廟滿軍施行攻擊。

三、步隊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率該協及工兵一隊，於明日由青山附近渡江，由譙家磯登陸，向劉家廟進攻。
四、海軍司令官湯壽銘率陽邇各艦隊於明日會同步兵第三協統領陳炳榮掩護該協渡江，協同攻擊劉家廟之滿軍。

五、鳳凰山及青山要塞砲隊，於明日步兵第三協與海軍進攻時，即向劉家廟附近射擊，援助我軍進攻。
六、予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命令下後，派參謀楊璽章姚金鏞資士禮幫同陳炳景計畫反攻漢口，惟陳人極昏庸，一旦受命，手忙腳亂，恐怖萬分，似有神經病者。楊璽章見陳如此，代為計畫。並與該協兩標之統帶劉廷璧胡廷翼會商，準備船隻火輪，由海軍掩護於二日在青山下游渡江。陳聞之，投江，當被船夫救起。官兵等見協統領投江，大譁。璽章報都督撤炳景差，以標統劉廷璧升補。漢陽方面，午後二時，由蔡甸北進之滿軍達三眼橋南，約三千米達之地。總司令命管帶祁國鈞赴三眼橋增援，與湘軍第二協協同防禦。砲火交集，未曾少息。是日天氣黑暗，其地狹隘，我軍防禦嚴密，滿軍亦難前進。兩軍以戰鬥形式相持於三眼橋。是日，安襄鄖荆招討使季雨霖由省出發赴襄，隨行者有參謀長謝超武（字楚珩棗陽人）副官呂丹書軍需官童子方（棗陽人）軍法官楊禮（字徑曲鄂城人）軍醫官陳雨蒼（字少峯荆門人）及

高仲和（重源棗陽）關龍章裕昆胡玉珍顧鴻張英陳重民耿毓英（默容棗陽）邢子文李儀吉（藹臣廬城）汪秉乾（子明竹谿）江迪生（名竟飛黃安人）鄧棟張維先文新五趙尚香余良才等並衛隊百餘人，乘小火輪經沌口北上。劉佐龍標已準備隨發。初二日午前七時，滿軍在三眼橋附近，與我軍戰鬥甚烈。滿軍以漢口砲隊向仙女山鍋底山附近猛烈射擊，援助其漢陽進攻部隊。我湘軍第二協在仙女山鍋底山守兵，死傷極重，俱退山麓。兩軍戰至正午。滿軍正面，與我三眼橋之部隊相持。另以一部攜帶機關槍多桿，由彭家嘴兩端徒涉，潛佔美娘山，向我三眼橋之守兵側擊。管帶祁國鈞受傷，其餘官兵亦受傷甚衆。我三眼橋之隊伍，及湘軍第二協即退佔鍋底山與花園之線。總司令接上報告，命步隊第四協抽派一標，趕赴花園增援，進攻美娘山。午後三時，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率該標由南岸嘴出發。午後五時半，行抵花園，向美娘山滿軍攻擊。總司令見漢陽緊急，電請都督派兵增援。都督即派步隊第十四標，及步隊第三標到漢陽助戰。少頃，總司令偕吳兆麟等赴十里舖花園等處，察看情形。午後六時，滿軍漸向美娘山增加，攜帶機關槍極多，火力更形猛烈，我軍傷亡甚重。惟仙女山與美娘山距離較近，我湘軍第二協，復由仙女山退佔鍋底山扁擔山附近。滿軍則進據仙女山矣。戰至午後七時，始停止射擊。其青海陸軍反攻譙家磯者，於是日午後四時，第三協全部渡江，亦因夜黑未動。是晚，黃總司令發下如左命令：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十月初二日午後七時於花園發）

一、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橋等處之敵，其步兵約兩千人。漢口之敵，其兵力約一鎮，仍在龍王廟王帶門一帶。

我海軍現在湯遜附近，掩護武昌下游。

二、本軍今晚以戰鬥隊形澈夜。

三、各部隊今晚佔領陣地如左：

湘軍第一協在琴斷口至郭家灣一帶。

湘軍第二協在鍋底山及扁担山附近。

步隊第七標，與湘軍第二協連絡，在花園附近。但派一部夜襲仙女山及美娘山之敵。敢死隊一營，在湯家山附近，掩護該山砲隊。

步隊第四協（欠第七標）在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

步隊第四標在兵工廠。

步隊第五協，在兵工廠與鋼藥廠之間。

步隊第六協，在梅子山黑山及割絲口一帶。

砲隊團仍在大別山楊家山原陣地。

工程第一營在十里舖。

四、各部隊接濟，仍用歸元寺糧秣。

五、予今晚九時以後在十里舖。各隊於十時派員來領命令。

總司令官黃興

命令下後，各部隊均嚴爲防禦，以防敵人夜襲。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命第一營襲擊仙女山。午後八時，步隊第七標第一營管帶左國棟率該營由花園向仙女山襲擊。滿軍防禦極嚴。及至彼山東麓，滿軍步哨開槍射擊，山上機關槍齊發。我在山麓還擊，並前進仰攻數次，均因敵機關槍猛烈，仍退回花園，共死傷官兵十餘人。是晚，第三協夜襲譚家磯者，五六兩團先後由某村出發，行至中途，前列人聲腳步聲聞於後，疑爲敵，後列對前射擊。時五團一營一連連長聶國青大聲呼口號，始知誤會，於是不敢前進，而退回原陣地。黃總司令軍翼攻漢口以牽制敵兵，概不生效。滿軍復佔領仙女山，仙女山地勢高，一可瞰制漢陽，一能側擊大別山，漢陽極形危險，非速驅逐，漢陽難保。決拂曉向敵攻擊，命令如下：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初二日午後十時於十里舖發）

據偵探報告，滿軍抵三眼橋附近之步兵不過一標。佔領仙女山美娘山者，步兵約一營，機關槍十餘

桿。

二、本軍擬明日拂曉擊攘仙女山美娘山之敵。

三、步兵第七標（欠第一營）明早五時以前，由花園之線向仙女山開始進攻。

四、湘軍第一協派一標（欠一營）明早五時以前，佔領郭家灣之綫，同時向美娘山開始進攻。

五、湘軍第二協派一標（欠一營）明早五時以前，與步隊第七標連絡，同時由鍋底山向仙女山開始進攻。

六、在扁担山及湯家山砲隊，明早天明，即向仙女山及美娘山開始射擊，援助我步隊進攻。

七、步隊第七標第一營，及湘軍第二協（欠一標欠一營）爲預備隊，明日五時以前，在花園集合待命。

八、其餘各部隊仍佔領原陣地。

九、予明早五時在十里鋪。

總司令官黃興

初三日午前五時，我步隊第七標由花園開始進攻，至午前七時，佔領仙女山東北部。我湯家山砲隊亦向仙女山美娘山注射。滿軍損傷甚衆，似有動搖之勢。惟滿軍陸續派兵增加，其後而已派隊督陣，勿論如何犧牲，不准後退。我第七標亦耐苦抵抗。湘軍第一協見前面射擊猛烈，不敢前進。湘軍第二協見一協如此，亦停止不進。後竟自由行動，潛向後退。午前八時。胡標已進至仙女山東南部，勢成孤立，傷亡頗重。滿軍復陸續向火綫增加。時總司令由十里鋪至花園，派員催湘軍前進，則負責無人，遂親往指揮，仍自由後退，所有在戰線者無幾。總司令不得已，令預備隊一營向前增加，旋又加派敢死隊一營。午前十一時，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左膀受傷，第一營管帶左國棟亦受重傷，士兵傷亡更重。總司令一面派該標第二營管帶楊澤鴻代理統帶，並派參謀副官幫同戰線指揮。午後二時，滿軍逐漸增加，火力益猛，並派一部繞攻右側，由仙女山出擊。我軍因火力不支，退佔大吳灣西北高地，及扁担山湯家山之綫。滿軍進佔鍋底山時，都督所派增援步隊第三標及第十四標已到。總司令乃抽調步兵第四協往火綫增援，並派第三標在南岸嘴，第十四標到梅子山防禦。是日正午，我步隊第

三協令五團任左翼，與海軍同時並進。左翼攻抵諸家磯，海軍亦射擊冊水池，將洋油棧附近悉毀。滿軍在漢口第一道橋梁防禦，相持約數時之久。忽海艦前艙受傷，左翼爲敵軍猛烈之炮火所阻，不能前進，右翼向鐵路仰攻者亦阻於水，仍不能搗敵巢穴，以解漢陽之危。至晚，三協仍退回青山，海軍復往陽邏停泊。於是敵軍將出全力以攻漢陽。總司令急甚，乃懸賞以求能恢復漢陽各山，及驅敵於襄河北岸者。各部隊勇敢之士，相率前進，攻擊鍋底山仙女山之敵。進至山腰，滿軍用機關槍掃射，我軍衝鋒數次，均被擊退。一般熱心之士，奮勇先登者，多數陣亡，死傷共四百餘人，其餘士兵，俱已膽怯，仍退回原陣地。總司令見戰鬥部隊，損傷太重，其他各隊亦無鬥志，特派參謀長李書城赴武昌報告都督，謂漢陽恐難支持，萬一不守，則武昌危，請都督籌挽救之法。晚十時，各機關首長齊集都督府，由都督說明漢陽情形，令大衆商討辦法。衆聞漢陽失利，非常憤慨，有謂宜另派隊援助者，有謂必須死守幾日，電催各省來援者，又有謂大家齊赴漢陽計畫抵禦者。遂一面電催響應各省，從速來援，或直接出兵攻京漢路敵；一面由張振武甘績熙余鴻助高建瓴等組織學生軍，赴漢陽助戰。都督當致電徐總司令紹楨乞援，文曰：

鄂戰甚烈，援軍軍隊，如已得手，速來鄂援助。並煩轉大小各兵艦，酌留船隻防守長江口岸外，其餘一併飭令來鄂。盼切。

又致鎮江林都督述慶電文曰：

通濟運船，請令開赴漢。並請專員赴寧。速令海軍司令部部長海籌軍艦黃鍾英君，卽率楚謙楚觀江貞刻日到漢。頃預備慶戰，非全力不足制勝。卽盼施行。

又致江蘇程都督德全電文曰：

聞上海製造廠有機關槍十二尊，敵處戰事，需此物甚急，全數連子彈借用，速派兵輪運鄂爲盼。初四日，蘇州來電，謂所有海軍，全體反正。先是都督以海軍關係極大，當派沈鴻烈往沿海運動。屢瀕於危，卒有此收穫也。是日午前四時，總司令發下如左命令：

一、漢陽之滿軍，現佔領鍋底山仙女山及美娘山附近。漢口之滿軍，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二、我軍擬以一部迎擊漢陽之敵，以一部防禦南岸嘴至梁山附近。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須佔領花園至扁担山之線，迎擊前面之敵。

四、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須佔領琴斷口郭家灣之線，與步隊第四協連絡，迎擊前面之敵。

五、步隊第三協統領劉廷福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在南岸嘴至鐵廠一帶防禦。

六、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右翼與第三標連絡。左翼至西月湖北端一帶防禦。

七、步隊第四標統領胡效騫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在鐵廠一帶防禦，但須與步隊第五協連絡。

八、步隊第十四標統領黃申卿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佔領鐵廠以北防禦，須與步隊第四標連絡。

九、步隊第六協統領楊載雄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右翼與步隊第十四標連絡，在黑山至割絲口之線防禦。

十、砲隊團長曾繼梧率該團砲隊本日午前四時，仍佔領原陣地。但扁担山湯家山砲隊，須射擊鍋底山及美娘山附近爲要。

十一、敢死隊隊長方興率該隊在湯家山附近掩護砲隊。

十二、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並其餘各隊爲預備隊，在金龍嶺附近集合待命。

十三、學生軍本日午前四時在扁担山花園琴斷口郭家灣之線督隊，迎擊前面之敵。

十四、予本日午前四時以後在十里舖。

總司令黃興

編者按：甘興典雖逃湘，名義部隊還在，故令中仍舉其名也。

是日總司令因各部隊長官，多有臨陣膽怯，自由避匿者。特傳知各部，如再有畏縮不前，貪生避匿者，一經查覺，即以軍法從事。更令學生軍分班督戰。如有藉故退却者，無論何人，即拿交總司令部法辦。是日午前六

時三十分，滿軍機關槍向我軍開始射擊。同時接報告，謂滿軍有步兵一營，附屬機關槍多尊，騎兵二隊，由徐家灣至三眼橋附近增加。又琴斷口附近，亦有滿軍佔領。我步隊第四協及湘軍第一協迎戰良久。兩軍戰鬥，極形猛烈。午前十時，總司令命預備隊陸續增加火線。但我軍前進，滿軍不退。專以機關槍掃射，兩軍傷亡俱重。正午，戰線上兵士有自由退却者，總司令在十里舖道上槍斃數人，於是士兵不敢後退，而在戰線停止抵抗。是日湖南復派湘軍統領劉玉堂率步兵一標，到武昌應援。都督命赴漢陽援助，受總司令節制。午後三時半，劉玉堂率隊抵十里舖與總司令接洽。總司令命赴花園附近增援，攻擊仙女山之敵。劉軍到火線上，劇戰良久。前進數次，滿軍用機關槍掃射，毫無動搖。劉憤極，身先士卒，衝鋒數次，官兵死傷甚衆。午後七時，兩軍始停止射擊。我軍仍佔領扁担山花園之線。是夜接戰綫報告，謂花園及扁擔山一帶守兵，多潛行退却，滿軍已進扁擔山花園之線。總司令聞之，甚爲焦急，嚴令各部隊長官云，倘該管防地發生事變，即維該長官是問。初五日午前六時，滿軍由扁担山花園之線，專用機關槍向我軍猛烈射擊。我軍在十里舖一帶防禦。總司令命沿襄河防禦各隊，各抽派四分之一兵力赴十里舖增加。同時滿軍在漢口炮隊，亦向十里舖注射，我軍傷亡甚重。總司令與李書城等會商，謂漢陽益趨危急。我軍缺乏機關槍，能戰之兵，勇敢之士，俱已損傷殆盡。目下軍無鬥志，一聞機關槍聲，恐怖異常。既無生力軍增援，又無精良武器，如再退後，漢陽更形危迫。設漢陽失，則兵工廠爲敵所有，滿軍力量益厚。於是議決暗將兵工廠緊要機件，及所餘槍枝子彈，搬運武昌，以免資敵。並將以上情形，派李書城至武昌報告都督。正午，沿襄河防禦各部隊，均已抽派援兵向十里舖增加，兩軍即在十里舖之線相持，戰鬥極猛。我軍利用十里舖壕戰堅守，滿軍亦未前進。都督聞漢陽情形急迫，召集各機關長官謀挽救，並設法將漢陽兵工廠機件彈藥運至武昌。衆表贊同。惟楊鍾章以爲不可，謂漢陽乃武昌保障，萬不可棄。如漢陽失，則大別山能瞰制武昌省城，危險曷堪設想。且搬運兵工廠機件，人心搖動，是促其速失。爲今之計，宜利用堅固防禦陣地，竭力抵抗，俟江西援兵趕到，再圖恢復。李書城則云辦不到。兩人爭執甚烈。衆以一面竭力抵禦，一面搬運兵工廠機件決之。是日兩軍在十里舖相持，彼此無進展。晚間，總司令恐守兵潛逃，

特派余鴻助高建瓚賓士禮胡東平夏維善吳兆鯉等各往戰線督率。又將戰線後方各要道，俱派兵嚴守。是日都督致九江都督電曰：

昨准江電開，有海籌一艦，擬駛赴鄂助戰等因。此間與北兵水陸屢戰數日後，現尚猛烈，懇速令海籌星夜駛鄂接應。海籌海琛兩艦，望通濟兵輪轉運甚切。該輪及楚謙楚觀江貞三艦，頃究在何處，如均在潯，請並飭隨同海籌刻即來鄂爲荷。再由潯至蕪，電線通否。諸希示覆。

附覆電一

歌電敬悉。海籌在皖，業已派員赴皖，趕催該艦星夜駛鄂，助戰。彈藥一節，早已電滬飭通濟速運往鄂接濟。江貞已載軍兵米赴皖，事畢，即遵遣該兵輪一同前往。惟楚謙楚觀兩兵艦，刻下不知停泊何處。俟偵確息，再轉飭該兩兵艦亦速來鄂。潯至蕪，電不通。

附覆電二

奉鈞電，催派海籌赴鄂助戰，均經轉催安慶。頃准皖都督李咨，稱上游水淺，海籌不能上駛。已轉電駐滬徐總司令官，速派江楚兵輪，兼程赴鄂助戰，等語。用特電聞，以紓廛念。

又發金口防營電：如遇有逃兵過金口者，務將槍彈截留，以免遺害地方爲要，因日來湘軍挾械潛逃者不少也。初六日午前六時，滿軍在漢陽兵力，逐漸增加。由花園以北，向我十里鋪續攻。火線上密佈機關槍，向我右翼施行猛烈射擊。其砲隊亦向十里鋪注射，彈如雨下。至午前八時，我右翼部隊漸向後退。同時接報告云，滿軍派有奸細在漢陽散佈謠言。又有張朝禧者，在漢陽暗中運動，私用紅旗爲內應。有將我軍防禦配置，報告滿軍，謂某處有地雷，某處有副防禦等等。自作戰以來，專與漢奸連絡，刻見我軍在漢陽受挫，該漢奸更形活動。捏造謠言，恐嚇士兵，以故各部隊殊多疑團，軍心渙散。午前十一時，滿軍漸漸前進，火力益猛。我部隊第三棚第二營管帶王殿甲陣亡。下級軍官死傷亦多。尙安邦甘典與典之部隊，皆先退却。王隆中退至武昌南湖書院，都督親往面請仍赴漢陽增援，不應，與甘部封民船多艘回湘，時危甚。總司令又傳命令，不准後退，并斬

後退者二十餘人，復令趙學魁、李翊東、孫繩武、吳兆驪等，到兩翼督率，不許後退。午後一時，副參謀長楊顯章陣亡。時參謀甘績熙臥病武昌，聞仙女等山失，頓足憤呼。於午后二時，與蔡濟民、高尙志同渡江，至昭忠祠，已三時矣。詢知總司令、參謀、副官，均在十里鋪，乃往謁之。途遇吳兆麟、吳醒漢、李書城俱怒馬向漢陽城退，詢之，惟搖頭促令速反。蔡高氣奪，亦隨之反。復遇高建猷、余鴻勛，約見總司令。總司令神氣沮喪，呈病象，呼甘曰：績熙，汝病好耶？甘曰：初愈耳；復謂仙女等山失，先生將如何？黃曰：死守十里鋪，守一日，算一日。甘曰：數山失，敵人置砲於磨子扁担二山，以下擊十里鋪，烏能守也。績熙願挑敢死隊一二百人，乘夜奪獲諸山。黃太息曰：勢至此，誰告奮勇者？少頃，曰：往挑之，云我命令，都督曾有令：能恢復數山者，以五十萬元賞之，視有人敢去否？甘唯唯出，適遇朱樹烈，邀與同往。先至先鋒隊營門，高呼都督有令，能奪獲所失數山者，賞銀五十萬元，願去者請至此報名。三四呼無應者。績熙怒曰：汝等號先鋒隊，顧如此怕死耶？憤憤赴輜重營，如前呼。其管帶孫宏斌應聲出，就其營挑得六十餘人。復至工程營，管帶韓某又挑得三四十人。又有下級軍官及陸軍中學生數人，共得一百零八人。回報總司令，約以得手時，即焚磨子山頂小廟，請速派援隊。績熙領隊去，臨行，總司令作簡單之訓話以鼓勵之。已十二時，樹烈持火把，績熙韓管帶任尖兵，先攻磨子山。行里許，則息火而停止隊伍，維尖兵前行。探明後，始以尖兵招隊伍緩行而前。將及山頂，績熙足觸敵人槍頭，緣敵人步哨十餘人，疲倦，其臥一土坑稻草中。績熙大呼曰：敵人，開槍轟擊，當斃八人。其餘倉卒驚起，莫知所指，悉被殲滅。我隊亦齊到，當衝鋒至山頂。廟中多數敵人，見我喊殺震天地，黑夜中亦不知我兵多寡，朦朧應戰。我軍奮不顧身，直前猛撲。敵棄山逃，我即佔領磨子山，縱火焚廟，以報總司令增援。我援兵至。績熙復領隊奪扁担山，至山腰，績熙衝鋒喊殺上山，援兵俱奮勇前進。績熙病後，跌蹶數次，乃杖槍行，或臥地射敵。援軍帶兵官一爲孫宏斌，一爲湘軍統領劉玉堂。宏斌途間爲流彈所傷而返。績熙望山巔有敵兵數百，俯射我軍，於是與劉統領皆令七兵臥放。復憂子彈不繼，乃呼劉下令停放，上刺刀衝鋒。均不應。績熙自揣子彈無多，不前進，必死，即起喊吶向山頂奔去，復大呼曰：汝等快來，將此鏖一齣活捉，又呼曰：

叫抄山後隊伍快去，不許一個逃逸。時機隊紛紛上山。敵聞言頗驚，復見續熙等來勢猛勇，乃相率北奔。又將扁担山完全佔領。續熙奔磨子山時，後腦已受傷，在扁担山衝鋒，又傷其左手食指，體甚。湘軍劉統領謂續熙曰，此山較他山高，得此，已足與敵相抗，惟不增援不可。君頭手俱受重傷，可回部就醫，並速催總司令派兵來，再奪仙女美娘二山。續熙亦以傷，再臨陣，欣然往。臨行，囑劉周兩帶兵官曰，援兵必速來，請兩公力守此山。劉曰，吾輩死亦死在此山，第去，請援兵速來。續熙離山回部，謁總司令請兵。總司令喜甚，預備增援，持望遠鏡復望二山，熱視良久，驚曰，噫，敵人又上扁担山矣。續熙不信，總司令以鏡授續熙，續熙頓足曰，大事去矣。後知劉統領玉堂爲流彈所中陣亡，部下驚散，敵因乘之，二山遂失。續熙創益甚，乃轉昭忠祠渡江就醫。時詩人胡石菴作甘侯行以紀其事曰：

墨雲壓天黑風吼，百八健兒兩枚走。雄獅一奮萬怪逃，笑把芙蓉提兩手。如斯壯劇問誰能，偉哉甘侯名程卿。大志直欲傲宗慤，問年年恰偶終軍。江豚吹起浪如花，相偕一舸赴荆沙。清談不借李邕酒，小坐同傾顧渚茶。爲言十月初六日，羽書飛馳戰甚亟。仙女美娘皆易人，磨子扁担相繼失。黃總司令但悲惶，李參謀已離漢陽。士無鬥志羣思遁，敵勢猖獗如虎狼。甘侯爾時在武昌，聞之憤氣溢胸膛。投袂而起出城走，扁舟飛渡長江長。晚風吹捲九星旗，甘侯已至昭忠祠。大聲疾呼告奮勇，東奔西馳覓男兒。斜陽如血暮烟森，百八兒郎已起行。前進前進復前進，誓與諸山共死生，任他骨肉委沙泥。甘侯言已衆皆喜，甘侯前驅衆尾馭。更有朱韓二君奇，獨能相偕作耳語。夜色霧天無寸光，冷風沁骨骨欲僵。鬼影搖搖山影寂，驚心動魄此戰場。甘侯處之若無有，精進直前不少阻。白刃相接大激戰，智勇絕倫爲衆首。君不見磨子之山突且兀，甘侯取之如取物。數十敵兵半死亡，維餘殘酒與殘燭。（攻進磨子山上廟中時，敵人歡飲之殘酒殘燭在焉）又不見扁担之山高插天，甘侯三呼躋其巔。敵軍數百鳥獸散，甘侯大笑聲蹕然，二山旣得晨光起，甘侯傷頭復傷指，猶能力守待援師，熱血定多一斗許。援師至，甘侯歸，風捲征塵落征衣。但知沙場有奇樂，不問人生幾往回。豈意歸途未及半，漢職倏又趙轍換。竟夕奇勳付水流，欲哭無聲只長歎。甘侯言已情脉脉，似有牢騷難再

說。我聞其言已黯然，更念浮生同惻惻，吁嗟夫，異族憑陵二百秋，端賴男兒挽逝舟。寶刀割墮天邊月，鐵笛吹開海上樓。奈何臨戰輒逃去，至死不脫奴隸氣。辜負甘侯一片腸，辛苦奪來輕易棄。甘侯甘侯毋消磨，我爲甘侯作長歌。人生百年一彈指，仗有浩氣直山河。君不見其弘之血，子胥之暗，身死猶使賊膽驚。百千年後，黃塵白骨皆奇馨。

初七日晨，總司令亦退回昭忠祠。十里鋪遂失。都督聞總司令憤不欲生，派人往漢陽勸慰，並請回武昌休息。漢陽隊伍，已退至城東門外，由船政局派輪輸送武昌。歸元寺糧秣，搬運不及者，悉令焚燬，以免資敵。時日本士官生蕭鍾英（興國州人），同盟會黨員也，不忍見漢陽之失，危及根本，乃約一般敢死之士，渡漢陽決鬥。與各同志死焉。午前六時，我兵工廠機件，及部隊在江岸者，尙未退畢，滿軍即由黑山之綫，向漢陽城進攻。我步隊第四標第一營管帶黃經猷，率其營及輜重第一營隊官黃中，在城垣開槍射擊。敵退却。至午前十時，總司令已渡江。滿軍節節搜索前進，漢陽城被敵軍佔領。人民渡江避難者，婦孺老弱，多被滿軍擊沉江中，外人亦爲之悲憤。此漢陽失陷之大略也。

漢陽戰事陣亡烈士名錄

楊鍾章 傳見後

蕭鍾英 傳見後

梁喜章

見仇亮所撰張振武傳中函詢各同志均不知此人有疑或楊鍾章之誤者存以待考

以上共六人

漢陽戰事陣亡無姓名之烈士數目總記

自九月二十七日起至十月初六日止，共死軍官一百三十七名，傷八十五名。兵士計死二千六百九十三

劉玉堂 傳見後

王殿甲 三標二營管帶十月初六日陣亡

大元

日人在漢陽總司令部投効派赴漢口偵探敵情九月二十七日在漢口陣亡

名，傷四百餘名。

漢陽戰事陣亡烈士列傳

楊璽章傳

編者

楊璽章者，光復武昌後，組織都督府之副參謀長也。在府勤於職守，都督信賴。漢口之戰，都督見指揮官張景良態度奇離，特命璽章佐之，代爲計畫一切。漢陽之戰，見協統陳炳堃處事糊塗，復命璽章佐之，均甚得力。黃總司令駐節漢陽，請都督遴選熟悉地方情形之參謀派往協助，都督亦命璽章往。璽章在部，多所擘畫。十月初五日，漢陽戰事失利，總司令命參謀長李書城報告都督，並請示機宜。都督召集緊急會議，璽章與焉。書城報告，總司令以漢陽危甚，欲將兵工廠槍械機件，搬運武昌，以免資敵。僉贊同。璽章獨抗議曰，漢陽萬不可棄，漢陽失，敵人以大砲置龜山轟擊武昌，則大事去矣。且搬運兵工廠機件，人心搖動，是速其亡。爲今之計，宜死守漢陽以待援軍，再圖恢復。兩人爭執甚烈。衆以一面竭力抵抗，一面搬運機件解之。璽章即回漢陽赴前線指揮，初六日上午，爲流彈所中，陣亡。

論曰，戰事危急之時，軍實資敵，洵屬重要。璽章固嫻軍事者，舍此不圖，以死守漢陽爲上計，蓋以漢陽失，武昌不保，遷亦何益。自後漢陽失，武昌無恙，實有他種關係，軼出軍事範圍外者。璽章卒以死殉國，知非禦人以口給者，可謂烈矣。

劉玉堂傳

編者

劉玉堂者，湘軍統領也。當漢陽軍事緊急時，都督乞援於湘，都督譚延闓令玉堂率步兵一標，兼程應援，於十月初四日上午抵武昌。都督告以漢陽事急，速謁總司令增援。午後三時，玉堂率隊渡江，赴十里鋪見總司令。總司令令往花園倉攻仙女山之敵。玉堂率隊加入戰線，激戰良久，進攻數次。敵恃機關槍作保

障，訖不爲動。玉堂憤甚，身先士卒，衝鋒數次，官兵死傷甚衆，戰至夜七時始止。我軍乃固守扁担山。次日，漢口敵以大砲猛擊我軍，傷亡甚衆。玉堂與諸軍竭力防禦，終日保持原有陣地。初六日，滿軍部隊，愈增愈衆，復密佈機關槍巨砲，向我軍猛擊，彈下如雨。我軍紛紛退却，總司令嚴禁無效，遂失磨子扁担二山。二山失，十里鋪即在敵火綫籠罩中，危極。參謀甘績熙於夜半告奮勇，率敢死隊百餘人，誓奪二山。臨行請於總司令曰，磨子山奪得後，即以燒山頂寺廟爲號，請總司令速增援。火舉，總司令派玉堂赴援。玉堂即率隊會績熙部再奪扁担山。是山有敵兵數百守衛，聞磨子山槍聲時，俱已戒備。玉堂績熙至，敵人猛烈射擊。兩人奮不顧身，衝鋒數次。敵以夜黑，不辨我軍多寡，師遂潰。扁担山復奪回。玉堂謂績熙曰，此山較他山高，得此，已足與敵相抗。俟援隊及砲兵來時，再奪仙女美娘二山，誠易事也。但請援非君無可任者，胡一往。績熙亦以頭手俱受傷，不任戰，許之。臨行囑玉堂曰，無論如何，援兵必來，此山奪回非易，請注意焉。玉堂曰，第請援兵速來，我當盡力守之，雖死亦不離此山一步。績熙去後，滿軍復派大隊環攻此山。玉堂率兵拒戰，身先士卒，竟爲流彈所中陣亡，二山復失。

論曰，玉堂身爲將官，於危急之秋，黑夜之際，竟親臨前敵，等於卒伍，眞所謂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者。其死事之烈，則與唐之張許何異。上所引稱，皆甘君績熙親告余者。乃觀曹君亞伯真史，則謂玉堂於初四日陣亡，特此誌異。

蕭鍾英傳

編者

蕭鍾英，一曰鐘音，湖北興國州人也。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加入同盟忠會。實勇敢，爲儕輩推重。辛亥秋，聞武昌首義，即約同志回國。十月初抵鄂。七日晨，我軍潰退，漢陽垂失，敵人已至兵工廠。鍾英不忍見根本搖動，乃約敢死同志赴漢陽決鬥。崇陽樊國煌阻之，不聽。逕渡江由漢陽鐵廠碼頭登岸，持槍向滿軍直衝猛擊，滿軍俱披靡。旋滿軍用機關槍掃射，不支，鍾英死焉。餘人無一生還武昌者。

論曰，春秋時，狼曠以其屬死敵，左丘明稱爲君子。今觀鍾英，何其後先一揆也。惟鍾英純於爲國，毫無私人之關係存乎其間，則又賢於前哲矣。惜同難諸人，不能一一悉其姓字，爲遺恨耳。

無名英雄傳

編者

歐美各國之崇拜無名英雄也，有以哉。辛亥武漢光復，殉國有姓名可紀者，祇三十二人。（名均見前）無姓名而確記數字者，四千二百八十餘人。死傷渾列者，爲二千三百七十餘人。受傷專列者，爲一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倉卒發動，無明確記載，以衛生隊殮埋之記載考之，爲數亦復不少。漢口初九至十二日渾戰四晝夜，漢陽十月初六初七渾戰兩晝夜，均無記載。合傷兵不治而死之數，約計總在萬人以上。吾以爲此萬餘無名英雄，關係實非常重大。當時武昌首義，殉國有名者爲十三人，謂僅此十三人即可以光復武昌，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有此多數之無名英雄，而武昌光復矣。漢口戰役，陣亡有名者爲十三人，謂僅此十三人即可以抵抗清軍二十餘日，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有此數千之無名英雄，而漢口支持二十餘日矣。漢陽戰役，陣亡有名者爲六人，謂僅此六人即可以抵抗清軍二十餘日，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有此數千之無名英雄，而漢陽支持二十餘日矣。漢口支持二十餘日，而湖南、江西、陝西、山西、雲南等省光復。漢陽支持二十餘日，而江蘇、浙江、貴州、安徽、廣西、廣東、東三省、福建、山東、河南等省光復。有此萬餘人之頭顱，支持武昌根據地兩月，使各省胆氣雄壯，次第反正，致亡國二百六十八年之漢族，垂手恢復，則此萬餘無名英雄之功績，願可湮沒耶。庚子漢口之役，甲辰長沙之役，辛亥廣州之役，其領導人才之雄偉，之衆多，實屬超越千載。然悉無成者，以無名英雄少也。則無名英雄之重要也，爲何如哉。吾不敢作誇大之詞，謂中華民國，純由此萬餘之無名英雄所締造。然至少武漢之光復，之支持，甚或湖北之軍政府，都督府，大都督，總司令等等，悉由此萬餘無名英雄之血肉而來，洵事實也。願可等閒置之，以無紀乎？吾因敬謹爲此萬餘無名英雄立傳，以次於武昌夏三役烈士之後，以告來者，而知復楚之不易也。

武昌防禦始末及停戰

十月初七日上午十時，戰時總司令官黃興由都督派員接至武昌。正午，都督召開緊急會議，到者約六百餘人。都督黃總司令坐台上。都督請黃總司令報告漢陽戰事經過，及發表對以後之意見。總司令起而言曰：

此次漢陽之役，非軍隊不多，非陣地不固。非彈藥糧秣不充足；其致敗原因，第一，官長不用命，第二，軍隊無教育，第三，缺乏機關槍，有此缺點，故每戰失利。自第一次敗退後，各兵士一聞機關槍聲，極為惶恐，長官亦多畏避不前。屢次獎勵，亦難收效。此漢陽失敗之原因也。漢陽失，武昌不易保守。鄙人愚見，只有放棄武昌，以其兵往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後組織北伐精銳軍隊，再圖恢復可也。

黃言畢，都督起立贊成，孫武和之。張振武李翊東甘績熙等聞放棄武昌之言，羣抗聲曰，頭可斷，武昌不可棄。振武并以手槍示大眾曰，有再言棄武昌者，當以此餉之。全體掌聲如雷。譚人鳳復起反對，全場譁然。都督即請新自日本歸國之范騰霄發言。騰霄曰：

漢陽失，武昌不保，據戰術原理言之，黎黃兩公之言極是。惟軍學原理，戰略恆重於戰術。鄙人雖初到此，但由吳淞溯長江，沿途視察，武昌如人之首腦，苟有搖動，必致影響全國。再則圍攻南京之聯軍，十倍於張勳守城之軍隊，想不日可下，無須吾輩參加。且淞滬皖贛各援鄂軍，出發在途。人方援我，而我先自棄之，一失也。南京諸軍雲集，吾輩新附，指揮之權誰屬，意見之爭，影響攻勢，二失也。願手足而棄首腦之武昌，首腦失，則四肢隨之，影響民國生命，三失也。有此三失，武昌斷不可棄。（全場鼓掌）且武昌猶有可守之理由三：一，袁世凱借民軍自重，決無必攻武昌之企圖。二，清軍多數在漢口，逆流攻武昌，必以船，我沿江以步兵佈置防線，敵不易登岸。三，慮敵砲毀我機關，可多備數處，甲毀移乙，乙毀移丙，又何害焉。有十日之維持，援軍應集，武昌可臻萬全。

言至此，咸舉手高呼曰，贊成范君主張，遂決意守武昌。黃興見反對者衆，遂辭都督約李奮城田桐等同赴上海。黃興走後，都督以前南京陸軍中學總辦萬廷獻代理職時總司令。時馮國璋據有漢陽，以龜山之砲轟擊武昌，城中秩序大亂。孫武令移藩庫儲金，鄧玉麟熊秉坤甘績熙等力阻。萬廷獻見時局紛亂，無從着手，又疑忌者多，亦不辭而去。是晚，都督復召集緊急會議，遴選總司令官，衆推將翊武，於是以蔣翊武護理總司令官。蔣即命令各部隊防禦武昌城。時參謀部長楊開甲辭職，副部長楊繼章陣亡。都督乃調楊允顧問，任吳兆麟爲參謀部長，姚金鏞副之。又以資秉鈞任步隊第三協協統。是日，集合各部隊戰報，自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初六日，在漢陽戰鬥，我軍共死傷軍官一百三十七名，傷八十五名，兵士計死二千六百九十三名，傷四百餘名，槍砲彈藥，遺失甚劇。都督並發出乞援各省都督電曰：

連日漢陽劇戰，因我軍力單薄，半係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有退保武昌。竊思武漢關係中國全局，武昌危，卽全局難保。元洪當督率將士，誓以死守，以維大局。惟敵人以全力爭武漢，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勝。務懇諸大都督迅速調撥老練之兵，攜帶槍彈，并機關槍，新式快砲，星夜來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牽敵勢。統希裁奪施行，并祈示覆。

上海陳都督其美覆電

陽電悉。武漢垂危，自應赴援，除由敵處飭南琛淮明日上駛，並向安慶代爲乞師外，已電商尋分府，立派海籌，海容，江貞三艦前來濟助矣。

鎮江林都督述慶覆電

陽電悉。兵艦漸歸，已令悉數上駛。並速電催滬上三軍艦。又電閩粵運兵北上，以爲牽制。刻南京城外砲台均下，刻日可破，卽移水陸師向武昌，望堅守以待。

湖南譚都督延闓覆電

漢陽軍情緊急，請薄都督派兵一二千，由黃州登陸，直出黃陂，孝威以斷北軍鐵道，並派兵輪保護上

岸。並請粵都督迅派精兵，帶足餉械，由海道赴鄂助戰。敵情如何，並望示覆。

浙江都督湯壽潛覆電

各省已水陸赴援，浙於兩三日內，亦勉備一協上駛。南京昨已下。請公力障東南，維持全國。

清江浦都督應行覆電

虞陽兩電均悉。前據敵電，即覆徵調隊伍，厚築砲兵往援，諒邀明察。現敵軍兵將北竄，勢甚可慮，擬一面堵截竄兵以牽敵勢，一面趕集隊伍，並其聯軍協同援鄂。

九江馬都督統寶覆電

連接漢陽警電，焦慮萬分。現已招集各處原有老練之兵約二千人，惟缺少大小輪拖送，祈貴處速撥大小輪，或商輪來潯接運。並請多備五生七砲彈，及其火底，又毛瑟槍，德國八十八年式，日本三十年式，三種子彈，以便應用。再海籌兵艦，因水淺不能上駛，並聞。

又軍務部孫武張振武等亦發電乞援曰：

各省軍政府鑒：鄂事萬分緊急，老兵已盡，新兵無用，漢陽危。有彈乏槍，有五生七砲乏彈，請貴都督火速調精兵援救，以免武昌有礙。鄂軍務部叩。

是晚城內謠詠繁興，有謂滿軍將襲武昌城者，有謂敵派漢奸多人，混入城內，以爲內應者。市民異常驚慌，機關職員，亦多逃匿。惟人心同具悲憤，車夫舟子，武漢同時停業。故大江漢河兩岸，帆船幾至絕迹，敵軍亦難飛渡，且知人心之不可侮也。夜城中特別戒嚴，張振武劉公並派員往各機關調查，發現形迹可疑之人，往往繩以軍法，漢奸亦非常恐怖，故無何事發生。初八日午前十時，都督召集各部隊長官，會商武昌防禦計畫，其議決事件列後：

一、設戰時總司令部於洪山寶通寺。

二、規定沿江防禦區域以專責成。

甲、由青山至大堤口爲第一區。

乙、由大堤口至鮎魚套爲第二區。

丙、由鮎魚套至金口爲第三區。

三、黃州鄂城兩處，爲武昌下游重鎮，派黃楚楠張濟安率兵一標，據守黃州。派張其亞，陳偉率兵一營，據守鄂城縣。

四、設兵站於防禦綫後方各處。派康濟民爲第一區兵站，徐壽林爲第二區兵站，何璣爲第三區兵站。

五、海軍須在陽邏附近游弋，掩護武昌。

都督即將以上各節，通飭各部隊及有關機關，同心協力，嚴爲防範。是日正午，江西派協統馮嗣鴻率兵一混成協抵陽邏應援。馮入城謁都督請示，當令在陽邏候命。我軍自漢陽退回各部隊，都督飭各自整頓。所有缺額均設法補充。一面在沿江岸構築防禦工事。城門午後六時即關，極爲嚴備。初九日午前八時，滿軍在大別山砲隊，向武昌省城開始射擊，城內房屋，略有毀壞。惟市民傷亡頗衆，極爲驚慌。我鳳凰山蛇山黃鶴樓等處砲隊，亦向龜山（即大別山）還擊。大江斷絕交通，彼此戒備甚嚴。是日，蔣翊武已在洪山成立總司令部，即傳知各部隊，將佔領地點，隊號，兵數，迅報總司令部。下午九時，發防禦命令如左：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十月初九日午後九時於洪山寶通寺）

一、清軍在漢口漢陽沿江一帶佔領陣地，其砲隊在大別山。

我海軍艦隊現游弋陽邏木鵝港黃州一帶，掩護武昌下游。

我江西軍第一混成協現已到陽邏佔領待命，援應武昌。

二、本軍擬以主力防禦武昌城附近沿江一帶，以一部防禦金口附近。

三、部隊第三協統領寶乘鈞率該協防禦青山東北鳳凰山，經青山至兩望北端一帶，特須搜索鳳凰山下游各要地。

四、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防禦兩望至磚瓦廠一帶，須與步隊第三協連絡。

五、步隊第六協統領楊載雄率該協防禦左翼，與步隊第五協連絡，左翼至大堤口附近。

六、步隊第七協統領鄧玉麟率該協（第十四標）防禦武昌城沿江一帶，須與步隊第六協連絡。

七、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率該營防禦鮎魚套，同第二營楊金龍率該營防禦造纸廠附近，須與部隊第七協連絡。

八、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防禦右翼，與工程營連絡。

九、步隊第一協統領蔣肇艦率該協防禦右翼，與步隊第四協連絡。左翼至吉祥賓館附近，特須搜索中新洲上游各要地。

十、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藩率該協（欠兩營）防禦武昌省城。但由武勝門經平湖門至望山門一帶，須多派兵力防禦。

十一、步隊第八協統領羅洪陞率該協防禦金口附近，並須與步隊第一協聯絡。

十二、步隊第十四協統領黃申鼐率該協防禦東湖門及沙子嶺附近，特須搜索該地以東各要地。

十三、步隊統領姜明經指揮所屬砲隊佔領鳳凰山黃鶴樓及沿江一帶。須能射擊漢口劉家廟及漢陽鸚鵡洲沿江一帶爲要。

十四、馬隊第一標統帶王祥發率該標在洪山寶通寺附近集合候命，同馬隊第二標統帶劉國佐率該標在鮎魚套附近集合待命。

十五、其餘各隊爲總預備隊，在洪山南麓附近集合待命。

十六、衛生隊在武昌城內準備。

十七、各隊大接濟，均在各隊陣地後方集合，但糧秣之補充，暫按平日方法，自行辦理。

十八、予在洪山寶通寺。

注意

- 一、各部隊按佔領區域，僱用民人協同築設防禦工事。
- 二、右命令如不轉取攻勢，務須常川嚴密防禦。
- 三、各部隊對於來襲之敵，不到我有效射擊距離界內，不論晝夜，不得射擊，總以節省子彈爲要。
- 四、砲隊如未見敵人渡江，施行襲擊，勿庸砲擊，總以常川監視敵人爲要。
- 五、各部隊除監視哨外，總須集團兵力，以便指揮。

是日，都督致蘇贛浙等省都督電曰：

漢陽一變，武昌戒嚴，然已防守縝密，請勿念。刻有駐京英公使電漢領事，提議停戰議和之舉。南京之役，未識如何。請告徐統制，如此間議決停戰，則取寧之師，本當同時停戰，事機如何，手腕須靈活。特此電聞，餘俟議決再告。

南昌彭都督覆電

敵處現派劉懋政統領步隊一標，准十一日乘輪赴鄂助戰，惟該師或由水路運抵漢口，或繞道黃州抄敵左側，以何處爲集合點，均須先期知會，以便接洽。漢口日內戰況如何，仍乞隨時電告。

九江馬都督覆電

准南昌電，已續派步隊一標赴鄂，陽日出發。寶又電調萍鄉袁贛二州軍隊，自湘至鄂助戰。特聞。

林都督述慶自南京覆電

南京內容，已有頭緒。茲同黃之根與大家議決，不日即派大隊水陸並進，援助湖北。請堅守勿懈。並請將湖北戰用地圖專送數份來寧。盼覆。

是日敵軍以龜山大炮，轟擊武昌，都督府軍務部俱中彈。都督左右有德惠走葛店者，黎同意。張振武甘績熙等力爲反對。績熙並移駐都督府，晨夕追隨都督。初十日，各省代表，齊集漢口開會，議組臨時政府。時袁世凱知民軍之不可侮也，密託英公使朱爾典囑漢口領事葛福出爲斡旋和平，介商雙方停戰。嗣葛福出示馮國璋所開短期停戰條件，猶稱我軍爲匪黨，並有匪黨須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及匪黨軍艦之炮門，須卸下交與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都督即派員報告各省代表會，即由代表會議決答覆馮璋，亦以滿軍須退出漢口十五里以外，及滿軍所據之軍火，應由介紹人英領事簽字封閉，相當之滑稽語答之。遂無結果。新清軍亦未進攻。實則袁氏欲借外人之調停，以愚弄滿清耳。是日，季雨霖在沔陽仙桃鎮聯合劉英梁鍾漢李亞東李榮陞諸軍北進。先是初一日在省出發時，劉佐龍標以人多封民船後，忽漢陽城頭山失。都督知事急，截劉標另用。雨霖至仙，見部隊不至，電省詢之，得其情實。乃由關龍章裕昆張維先奔走於諸軍之前。劉英等即以其部隊盡歸雨霖統編。雨霖盼英鍾漢亞東難先爲高等顧問。亞東自漢陽奔漢川，與陳少武收編潰軍，設游擊隊司令部於仙桃鎮，至是編一營，以胡玉珍爲營長。李榮陞一營，原隸劉佐龍標以駐仙。故雨霖得挾之赴襄，仍職管帶。十一日晨，漢陽砲射都督府，穿數洞，鎗二役，旋火光起，職員俱星散。劉公孫武甘績熙張振武等商曰，時事至此，都督欲出城，吾輩應許之。萬一都督不幸，吾輩之罪大矣。衆謂然。劉孫請都督乘小轎，派隊，飭鄭漢卿隨侍，出賓陽門，而止於王家店焉。是日午後六時，英領事仍派英商盤恩赴洪山總司令部奔走局部停戰，並云清軍現已讓步。出停戰三日條件求同意蓋印。孫武蔣翊武吳兆麟均認爲大致不謬，蓋都督印付盤恩交英領事，得停戰三日。茲將停戰條款錄后：

- 一、範圍，武漢兩軍所佔之地，不得變換。
- 一、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
- 一、民軍應守之條款。

甲、民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民軍之兵船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並將機關卸交駐漢英水師官收存。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船收回。

一、北軍應守之條款。

甲、北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北軍之火車，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往來作軍事上之運動。由駐漢英水師官監視。

停戰條款雙方協定後，護理總司令蔣翊武一面佈告地方，及通傳各部隊。一面發如左之命令：

戰時總司令官命令（十月十一日午後十二時於洪山總司令部）

一、同前停戰條件。

二、自明十二日午前八時一律實行停戰。

三、各部隊自接到命令時起，至明十二日午前八時止，為準備停戰之期限。滿軍如不開槍砲射擊，及渡江情形，我軍不得無故發射。

四、予在洪山寶通寺。

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

十二日，南京光復。先是同志在上海議決，惟柏文蔚（字烈五安徽人）經營南京，失敗。十月初，宋教仁與陳其美等謀聯蘇浙各軍合攻南京。嗣蘇軍司令為劉之潔，浙軍司令為朱瑞，滬軍司令為洪承點，鎮軍司令為林述慶，桂軍司令為黎天才等，均統軍會於鎮江，無所繫屬。陳其美提議推徐紹楨為總司令，衆贊同。設總司令部於鎮江，總兵站於上海。定十月二日分道攻南京。至十一日晚，徐總司令以鎮滬浙三軍，及敢死隊圍攻天保城，破之，置砲射朝陽門太平門及城內富貴山。是日蘇軍又佔領雨花台。清將軍鐵良總督張人駿乞和，其要求如左：

一、不傷人民生命。

二、不殺旗人。

三、准張勳率所部北上。

四、准張人駿鐵良北上。

徐總司令謂一二四可許，三極不同意。并謂張勳部下，應解除武裝，方許出城。張勳本人，應行留禁，俟臨時政府成立始放。明日正午不諾，即行攻擊。張人駿等以乞和不成，相率乘夜奔徐州。城內獅子山砲兵見將帥俱逃，十二日晨，揚白旗開儀鳳門示降服。聯軍遂以次入城。宋教仁提議，以程德全爲都督，諸軍同意。迎程移督南京，南京始定。時劉公孫武蔣翊武等以停戰期間，城中安靜，各派代表赴王家店請都督回城辦公，俾協機宜。都督許之，即時起節，至午後九時始抵洪山劉氏宗祠舍焉。時城內因砲火關係，大小職員，多數避難。形同解散。都督召集黨代表會議於劉祠，調整人事。當決定以楊時傑任內務部長。李作棟任財政部長。李四光任實業部長，楊玉如任都督府秘書長，王世傑副之。自此黨人正式參加政治。原都督府已燬於火，遂派員選定城內山後曇花林高等小學堂舊址爲都督府。十三日上午，都督入城，駐新都督府，并佈告曉諭人民。漢口各國領事亦聯銜佈告停戰協定，以安人心，於是民衆遷徙者逐漸來歸，各機關職員亦相率回署，城內氣象，又如故矣。十四日，上海代表會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副之，組織臨時政府。黃辭，推存黎爲大元帥。代表會復改選黎元洪爲大元帥，黃副之。是日漢口代表會議長譚人鳳以代表會移南京開會，於正午反武昌，與都督孫武等商討軍事。十五日，總司令蔣翊武因停戰期滿，清軍又抽派軍隊向黃陂方面增援。特給江西軍訓令如左：

戰時總司令官訓令（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於洪山總司令部）

一、綜合各種情形，清軍兵力，由信陽州至陽夏，約兩鎮以上，但陽夏兵力，共約一鎮，黃陂方面，似已派兵增援。

我艦隊現停泊於陽邏附近。

我廣西湖南兩軍，已派援軍由湖南出發，不日來鄂。

我江西贛州援軍，今日來電，已於本月十三日起程，向武昌進發。

二、本軍擬仍防禦武昌省城沿江一帶。俟各省援軍齊到，轉取攻勢。

三、貴江西軍統領馮副鴻率該協向黃陂方面進展。俟停戰期滿，則派隊威脅京漢鐵路。且須掩護我軍之右側。

四、貴江西軍後方連絡線，即爲葛店通陽邏至黃陂之道路。并須派員與葛店陽邏兵站接洽，以便補充糧秣彈藥。

五、予在武昌賓陽門外洪山寶通寺。

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

是日清內閣電開四項停戰條件至漢口英領事介定。茲節錄二條如左。

一、停戰三日期滿，續停戰十五日。

二、北京不遣兵向南，南軍亦不遣兵向北。

此次清內閣所開停戰條件，乃屬全國性者。期滿又續，自後未發生戰事。十六日，孫武楊玉如李作棟等，以黃總司令走後，暫以蔣翊武護理。現黃已不能來鄂，宜確定總司令人選，以便負責主持軍事。當多屬意譚人鳳，徵其意見。人鳳曰，現在情形與漢陽不同，宜一面防禦武昌，一面計劃北伐。鄙意欲將總司令名義取消，改設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始名實相符也。孫武等俱表贊同，言於都督，都督可之。遂任命譚人鳳爲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節制武昌各軍。調蔣燦武爲都督府高等顧問。十七日，午前九時，譚人鳳親往洪山總司令部接事，改設防禦使兼招討使署於前總司令部。自此以後，大局好轉，全國軍心，移於南京。不久南京政府成立，又不久南北和議告成，而武昌首義之局乃告結束矣。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辛亥九月十九日，都督府見吾黨已有天下之大半，其目的固屬一致；然各自爲政，無聯合進行機關，深感不便。於是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是爲各省民軍倡議組織臨時政府之始。嗣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於九月二十一日，亦聯電各省公舉代表，集議于上海，並提議大綱四條：

- 一、各省舊諮議局，各舉代表一人。
- 一、各省現時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駐上海。
- 一、以江蘇教育總局爲招待所。
- 一、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與議。

又提大綱三條：

- 一、公認外交代表。
- 一、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
- 一、對於清皇室之處置。

九月二十二日，即以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柏高爾登之名義，通電各省來滬會議，組織臨時政府；并請各省公認伍廷芳溫宗堯二君爲臨時外交代表。九月二十五日，代表會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定名爲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並提出黎都督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案。議決，以上海交通便利，會所仍在上海爲宜，及電武昌即派代表與會。又議決，承認武昌爲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並請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各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溫宗堯爲民國外交總副長。都督府接此決議案，覺既認湖北爲中央軍政府，則代表會亦自應在政府所在地，府會地隔數千里，辦事實多遲滯，非常時期，恐失機

宜。因派居正陶鳳集赴滬，與代表會磋商，遂於十月初四日，開會討論，決議各省代表赴武昌，各留一人以上於上海。赴武昌者，議組織臨時政府事；留滬者，聯絡聲氣，爲通信機關。赴武昌代表名錄後：

江蘇代表 雷奮 馬君武 陳陶怡。

浙江代表 湯爾和 陳時夏 黃羣 陳毅。

福建代表 潘祖彝。

山東代表 謝鴻燾 雷光宇。

安徽代表 王竹懷 許冠堯 趙斌。

湖南代表 譚人鳳（被推爲議長） 鄒代藩。

廣西代表 張其鏗。

四川代表 周代本。

直隸代表 谷鍾秀。

河南代表 黃可權。

湖北代表 時象晉 胡瑛 王正廷 孫發緒。

各省代表陸續抵武昌時，適值漢陽失守，武昌全城，皆在龜山砲火之下。因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爲各省代表會會所。十月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推譚人鳳爲議長。十二日議決，先規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起草。又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爲臨時大總統。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即日宣佈之。全文如左：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第一章 臨時大總統

第一條 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爲當選。代表投票

權，每省以一票爲限。

第二條 臨時大總統，有統治全國之權。

第三條 臨時大總統，有統率海陸軍之權。

第四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

第五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長及派遣外交專使之權。

第六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設臨時中央審判所之權。

第二章 參議院

第七條 參議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參議員組織。

第八條 參議員，每省以三人爲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條 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

第十條 參議院之職權如左：

(一) 決議第四條及第六條事件。

(二) 承認第五條事件。

(三) 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

(四) 檢查臨時政府之出納。

(五) 議決全國統一之稅法幣制及發行公債事件。

(六) 議決暫行法律。

(七) 議決臨時大總統交議事件。

(八) 答覆臨時大總統諮詢事件。

第十一條 參議院開會時，以到會參議員過半數之決議爲準；但關於第四條事件，非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

同意，不得決議。

第十二條 參議院議決事件，由議長具報，經臨時大總統蓋印，發交行政各部執行之。

第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所議事件，如不以爲然，得於具報後十日內，聲明理由，交覆議。參議院對覆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執前議時，應仍照前條辦理。

第十四條 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者爲當選。

第十五條 參議院辦事規則，由參議院自訂之。

第十六條 參議院未成立以前，暫由各省都督代表會，代行其職權；但表決權每省以一票爲限。

第十七條 第三章 行政各部

行政各部如左：

(一) 外交部

(二) 內務部

(三) 財政部

(四) 軍務部

(五) 交通部

第十八條 各部設部長一人，總理本部事務。

第十九條 各部所屬職員之編制及其權限，由部長規定，經臨時大總統批准施行。

第二十條 臨時政府成立後六個月以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民會議，召集方法，由參議院議決之。

第二十一條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施行期限，以中華民國憲法成立之日爲止。

十月十二日，南京光復，於是決議，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於七日內齊集南京。若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先是清廷亦有諭令各省選派代表，赴京會議國是；然無一應者。十月

初十日，駐漢英領事葛福出爲介紹，兩方商議停戰，未有結果；然自十二日起，竟爲武漢局部之停戰。至十五日，請內閣電開停戰條件至漢口，有停戰三日期滿，續停戰十五日，及唐紹儀充袁代表，與黎都督或其代表討論大局等語。是日代表會討論議和綱要：一推倒滿清政府；二主張共和政體；三禮遇舊皇室；四以人道主義待滿人。並決議，以漢口爲議和地點，黎大都督代表爲伍庭芳，與唐紹儀對待。十月二十一日，唐紹儀抵漢口，伍庭芳在滬任外交，不能遽之漢，唐允赴滬就伍。於是改以上海爲議和地點。唐於十月二十七至上海。伍之參贊爲溫宗堯王寵惠鈕永建胡瑛王正廷，唐之參贊爲楊士琦。和議開始，仍唐在理論上折衝，俱有接近之趨勢；維袁氏別具肺腸，不易爲合理之解決。十一月初六日，總理自美洲歸國，抵滬。初十日，各省代表會，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總理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各省代表歡呼萬歲。代表姓名錄左：

江蘇 陳陶怡 袁希洛。

浙江 湯爾和（被舉爲代表會議長） 黃 羣 陳時夏 陳 毅 屈映光。

湖北 居 正 楊時傑 馬伯援 王正廷 胡 瑛。

湖南 譚人鳳 鄒代藩 宋教仁 廖名楷。

四川 蕭 湘 周代本。

雲南 呂志伊 張一鵬 段宇清。

山西 景耀月 李 素 劉懋賞。

陝西 張蔚森 馬步雲。

安徽 許冠堯 王竹懷 趙 斌。

江西 林子超 趙士壯 王有蘭 俞應鑑 湯 漪。

福建 潘祖森 林長民。

廣東 王寵惠（被舉爲代表會副議長） 鄧憲甫。

廣西 馬君武 章勤士。

奉天 吳景濂。

直隸 谷鍾秀。

河南 李 鑒。

山東 謝鴻藻。

中華民國元年（西歷一九一二年）正月一日，總理就臨時大總統職，行宣誓禮，詞曰：

願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宣誓畢，各省代表授大總統印；並致詞。大總統啓印，發表宣言。大總統就職之日，易正朔為陽歷。（旗幟以五色旗為國旗，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三日，大總統蒞代表會，交議中央行政各部及權限案，決議後，即照規定提出國務員九人，求同意。議決國務員發表，姓名列下，并附次長名。

陸軍總長黃 興（次蔣作賓） 海軍總長黃鍾英（次湯薌銘）

外交總長王寵惠（次魏宸組） 司法總長伍廷芳（次呂志伊）

財政總長陳錦濤（次王鴻猷） 內務總長程德全（次居正）

教育總長蔡元培（次景耀月） 實業總長張 謇（次馬和）

交通總長湯壽潛（次于右任）

嗣代表會議決修正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若干條，加臨時副總統。於一月三日，選舉黎元洪為臨時副總統。時和議未有結果，雙方俱持極備戰。正月十六日正午，袁世凱入朝，行至丁字街地方，同志楊雨昌黃之萌張光培等在道左茶樓上，擲炸彈於袁之車後數尺，轟斃衛隊長一，巡警一，坐馬二，傷兵士十二，路人三，北京大震。雨昌等當場被逮，均直認不諱，從容就刑。宗社黨主要人良弼，即和議之大障礙也。同志彭家珍曰：「吾誓撲殺此

滿！」正月二十六日下午，懷良弼小照一，崇恭名刺一，炸彈二，（名刺小照，得自吳祿貞馬弁某，彭與之善，馬弁有爲吳復仇意，後入普陀出家。）由津入京。十時，乘馬車，逕赴西華門外紅羅廠良弼宅，以良與崇恭善，冒崇恭名請謁，閤者以良外出告。彭即反駕，甫數武，良歸，彭旋輪造訪，良甫下車，閤者以崇恭名刺呈，彭即探囊中炸彈擊良，良適立石階上，彈落階旁，良弼轟毀一足，昏倒於地。彈落時，因石激彈反射，彭應聲殞命。良弼血流不止，醫生施手術，斷其足，血益湧，翌日死。自是青親貴皆膽落，紛紛離北京，走天津青島大連，託庇外人手下。雖隆裕太后召集王公會議，亦鮮有至者。於是解決方法，以清廷退位爲最和平條件。兩方協議，逐漸接近。正月二十日，伍代表即將優待皇室等條件，提交清內閣總理袁世凱。條件分甲乙兩種：

（甲）優待皇室條件，

（乙）優待滿蒙回藏人條件。

正月二十八日，參議院成立。臨時政府於二月初五日，將袁之覆電，提交參議院，開會討論。二月初六日，由參議院咨覆臨時政府照行。是時清廷仍紛囂不休，袁世凱從中操縱。參議院乃於二月十二日議決，如三日內不依約退位，即收回優待條件。清廷因即日退位，袁世凱亦電臨時政府宣布政見，絕對贊成共和主義。總理乃按各省代表會之原議，於二月十三日，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十四日可決。十五日，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袁世凱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二十日，參議院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黎元洪當選爲臨時副總統。自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後，臨時政府即派教育總長蔡元培外交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總裁宋教仁及汪精衛傅賢萬廷斌等爲專使，迎袁世凱來南京就職。二月二十六日抵北京，袁從之不顧，拒之不可，乃囑第三鎮統制曹錕所部兵變。二十九日晚八時，東安門外及前門外一帶火光燭天，土匪乘之，搶掠達旦，商民被害者數千家。蔡等住法政學堂，亂兵持槍闖入，魏宸組越牆走，蔡元培汪精衛匿於隱室，扃戶息燈，僅免於難。袁復故作謠言，謂反對於彼等等風說，以淆視聽。蔡等爲所欺，三月二日，電臨時政府及參議院，略謂：「北京兵變，外人極爲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設使再有此等事發生，外人自由行動，恐不可

免。培等睹此情形，策議，以爲速建統一政府，爲今日最要問題，餘儘可遷就以定大局。於是三月初六日，參議院議決辦法六條，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惟須電參議院宣誓。袁世凱乃在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並電傳誓詞於參議院，文曰：

民國建設造端，凡百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掃除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此志願，率履無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辭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袁世凱就職後，擬派唐紹儀爲國務總理，經參議院通過任命。三月二十五日，唐來寧組織新內閣，增爲十部，提出參議院通過。

陸軍總長 段祺瑞

海軍總長 劉冠雄

外交總長 陸徵祥

司法總長 王寵惠

財政總長 熊希齡

內務總長 趙秉鈞

教育總長 蔡元培

實業總長 張謇

交通總長 施肇基

農林總長 宋教仁

工商總長 陳其美

派

大總統就職，國務院議定臨時約法，參議院於二月初六日起，開至三月初八日，全案告終，即日宣布，三月十一日，臨時大總統公布之。中華民國之雛形，可謂完全告成矣。臨時約法凡七章五十六條，全文如左：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條 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條 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院，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六條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權：

一、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四、人民有書信祕密之自由。

六、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條 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第八條 人民有陳訴於行政官署之權。

第九條 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受其審判之權。

第十條 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

第十一條 人民有任官考試之權。

第十二條 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第十三條 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

第十四條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義務。

第十五條 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參議院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

第十七條 參議院以第十八條所定各地方選派之參議員組織之。

第十八條 參議員每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選派五人，青海選一人，其選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

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

第十九條 參議院之職權如左：

- 一、議決一切法律案，
- 二、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決算，
- 三、議決全國之稅法幣制及度量衡之準則，
- 四、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擔負之契約，
- 五、承諾第三十四條三十五條四十條事件，
- 六、答覆臨時政府諮詢事件，
- 七、受理人民之請願，
- 八、得以關於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見，建議於政府，
- 九、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並要求其出席答覆，
- 十、得咨請臨時政府查辦官吏納賄違法事件，
- 十一、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為有謀叛行為時，得以總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可決，彈劾之。
- 十二、參議員對於國務員認為失職或違法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

上可決，彈劾之。

第二十條 參議員得以自行集會開會閉會。

第二十一條 參議院之會議，須公開之；但有國務員之要求，或出席參議員過半數之可決者，可秘密之。

第二十二條 參議院議決事件，由臨時大總統公布施行。

第二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議決事件，如否認時，得於咨達十日內，聲明理由，咨院覆議；但參議院

對於覆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仍執前議時，仍照第二十二條辦理。

第二十四條 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為當選。

第二十五條 參議院參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第二十六條 參議院參議員，除現行犯及關於內亂外患之犯罪外，會期中，非得本院許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條 參議院法，由參議員自定之。

第二十八條 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

第四章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

第二十九條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為

當選。

第三十條 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條 臨時大總統為執行法律，或基於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並得使發布之。

第三十二條 臨時大總統統帥全國陸海軍隊。

第三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議決。

第三十四條 臨時大總統任命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由參議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條 臨時大總統經參議院之同意，得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

第三十六條 臨時大總統得依法律宣告戒嚴。

第三十七條 臨時大總統，代表全國，接受外國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條 臨時大總統得提出法律案於參議院。

第三十九條 臨時大總統得頒給勳章，並其他榮典。

第四十條 臨時大總統得宣布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但大赦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條 臨時大總統受參議院彈劾後，由最高法院全院審判官，互選九人，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之。

第四十二條 臨時副總統，於臨時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得代行其職權。

第五章 國務員

第四十三條 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稱爲國務員。

第四十四條 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

第四十五條 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

第四十六條 國務員及其委員得於參議院出席及發言。

第四十七條 國務員受參議院彈劾後，臨時大總統應免其職；但得交參議院覆議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條 法院以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之法官組織之。

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條 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

但關於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別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條 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認爲有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祕密之。

第五十一條 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第五十二條 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懲戒條規，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 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

第五十四條 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施行以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

第五十五條 本約法，由參議院參議員三分二以上，或臨時大總統之提議，經參議員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三之可決，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條 本約法自公佈之日施行。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於本約法施行之日廢止。

南京參議院參議員名錄

議長	福建林森
副議長	浙江王正廷
全院委員長	四川李肇甫
江西	王有蘭 文 羣 湯 潛
湖南	劉 彥 彭允彝 歐陽振聲
湖北	時功玖 劉成禺 張伯烈
福建	潘祖彞 陳承澤
安徽	常恆芳 凌 毅 胡紹斌
江蘇	楊廷棟 陳陶怡 凌文淵
浙江	殷汝驪 黃 羣

四川	熊成章	黃樹中
山西	劉懋賞	李素
陝西	趙七鈺	
廣東	饒樹芬	趙士北
廣西	鄧傑彥	曾彥
雲南	張耀會	席勝範
貴州	平剛	文崇高
山東	彭占元	劉星楠
河南	李鑒	陳景南
奉天	吳景濂	
直隸	谷鍾秀	

國會成立

辛亥光復之役，民意機關，造端於「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其威權幾與國會相埒，進而爲參議院，再進而爲國會。南京聯合會及參議院，已如上述。自政府由甯北遷，參議院亦隨而北；但不若南京之能行職權，無多可述。姑錄北京參議員名於後。

議長 奉天吳景濂

副議長 湖北湯化龍

全院委員長 直隸谷鍾秀

法制委員長 雲南張耀曾

財政委員長 浙江殷汝驪

庶政委員長 湖北鄭萬瞻

請願委員長 廣西曾彥

懲罰委員長 山東彭占元

奉天 曾育翼 李秉恕 申孝宗 劉興甲

吉林 王樹聲 金鼎勳 楊策 何裕康 李芳

黑龍江 高家驥 王亦卿 戰雲籌 關文鐸 楊喜山

直隸 王振亞 蕭忠寅 李渠 谷芝瑞

山東 劉星楠 丁世嶧 侯延爽 周樹標

山西 李素 苗雨潤 宋汝梅 張聯魁 劉盟訓

陝西	趙士鈺	李承膺	景志傳	茹欽可	陳同熙
甘肅	王鑫潤	田駿豐	秦望淵	朱振聲	
新疆	蔣舉清	劉燾			
河南	陳景蘭	阮慶瀾	劉積學	孫鐘	
湖北	劉成愚	時功玖	張伯烈		
湖南	覃振	彭允彝	陳家鼎	劉彥	歐陽振聲
四川	李肇甫	熊成章	鄧銘	楊芬	劉聲先
江西	湯潛	盧士模	曾有闌	李國珍	陳鴻鈞
安徽	曹玉德	王慶雲	江辛	愈道暄	胡璧城
江蘇	楊廷棟	秦瑞玠	汪榮寶	張鶴第	王嘉賓
浙江	周珏	王家襄	王文慶	陳時夏	
福建	劉崇佑	李兆年	周翰	林翰	連賢基
廣東	楊永泰	徐傳霖	梁孝肅	盧信	司徒顯
廣西	蒙啓勤	曾彥			
雲南	張華瀾	段宇清	席耿臣	顧視高	
貴州	劉顯治	陳國祥	陳廷策		
蒙古	葉顯揚	張樹桐	博迪蘇	那彥圖	祺誠武
青海	唐古色				鄂多台
					熙凌阿
					連寶
					阿蒙爾靈圭

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等語。乃北京政府，延至二年四月初八日，兩院始能開幕；並於三月二十日，刺宋教仁於上海滬寧車站，向國會示威，則國會已名存實亡。

亡，去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及參議院，真天淵矣。然告朔餼羊，不無可愛，河陽巡狩，亦存空名。武昌首義之結果，推倒二百餘年之滿清，剷除四千餘年之專制，中華民國之政府國會，均經成立，亦可謂冠冕堂皇，形式備具矣。因即以此終吾篇，並紀兩院議員名於左：

參議院議員

議長 直隸張 繼（後辭王家襄補）

副議長 浙江王正廷

全院委員長 福建林 森

奉天	趙連琪	陳瀛洲	蘇毓芳	富 元	謝書林	楊 度	延 榮	龔玉崑	李紹白	孫萬祥
吉林	婁鴻聲	蕭文彬	楊福洲	高鴻恩	齊中甲	楊繩祖	金鼎勳	王洪身	趙承恩	趙學臣
黑龍江	蔡國沈	劉正堃	郭相維	金德馨	姚翰卿	楊崇山	鄭林皋	楊喜山	李伯荆	高家驥
直隸	籍忠寅	劉彭壽	王法勤	郝 耀	宋 楨	王試功	王文芹	王觀銘	張其密	張 繼
山東	丁世鐸	蕭承弼	唐仰懷	劉星楠	安翠賢	徐鏡心	張錫珍	尹宏慶	王鳳翥	楊日訓
河南	李 榮	劉積學	陳銘鑑	謝鵬翰	王靖方	段世垣	黃佩蘭	毛印相	黃鴻圖	賈濟川
山西	王用賓	田應璜	張杜蘭	劉懋實	張瑞璣	陳敬棠	張聯魁	段硯山	苗雨潤	班廷獻
陝西	鍾允詣	焦易堂	陳 佑	岳雲龍	何毓璋	張蔚森	趙士銓	寶應昌	李述膺	范 樵
甘肅	王鑫潤	宋 梓	馬良弼	萬寶成	文登瀛	范振緒	梁奎瀛	王芷清	馬維麟	魏鴻翼
新疆	蔣舉清	李 溶	康炳華	孔憲瑞	劉雋佳	朱國忠	哈德爾	閻光耀	何海濤	何多才
四川	李國定	饒應銘	潘 江	王 湘	楊 芬	趙時欽	謝 持	周 擇	程瑩度	吳炳臣
湖南	陳煥南	彭邦棟	李漢丞	周震麟	黎尚雯	胡 瑛	吳景鴻	田永正	盛 時	向乃祺
湖北	劉成勛	韓玉宸	張 漢	董昆瀛	居 正	彭介石	高仲和	鄭江瀨	蔣義明	胡秉柯

江西	蕭輝錦	周澤南	湯	燕喜達	蔡奕靈	鄒樹聲	符鼎升	朱念祖	盧式楷	劉	濂
安徽	李子幹	章兆銘	張我華	丁象謙	馬	石德純	汪律本	吳文翰	胡璧城	高蔭藻	
江蘇	陶	蔣曾燠	辛	漢	鄭斗南	藍公武	王立廷	秦錫圭	解樹強	朱甲昌	楊
浙江	金兆棧	張	烈	計	蔡	陸宗興	王正廷	王家襄	陳宏道	張	嘈
福建	宋淵源	陳祖烈	林	森	雷煥猷	楊家驥	潘祖彝	劉映奎	黃樹榮	李兆年	方聖徵
廣東	周廷勵	溫雄彪	何士果	李自芳	彭建標	楊永泰	王鴻龐	李茂之	李英銓	黃錫銓	
廣西	馬君武	曾	彥	盧天游	梁	培	黃宏憲	黃紹侃	嚴	恭	郭椿森
貴州	徐承錦	吳作藥	黃元操	周學源	張金鑑	姚	華	張光煒	李耀忠	劉光旭	陳光燾
雲南	呂志伊	謝樹瓊	朱家寶	孫光廷	王人文	袁家毅	李文字	趙	鯨	陳	善
楊											瓊

內外蒙古

哲里木盟	阿蒙爾靈圭	色旺端噶布
卓索圖盟	金永昌	熙凌阿
昭烏達盟	德色賚托布	蘇珠格圖巴圖魯
錫林郭勒盟	羅布桑車珠爾	佈霖
烏蘭察布盟	旺楚克拉布坦	諾爾布三布
伊克昭盟	劉新桂	王鑾聲
土謝圖汗部	祺誠武	鄂多台
車臣汗部	鄂伯噶台	車林桑都布
三音諾顏部	祺克坦	榮厚
扎薩克圖汗部	布爾格特	陸大坊

烏梁海 唐古色 曹汝霖

科市多及衛土爾扈特 楊增新 噶拉增

阿拉善塔旺市理甲拉

額濟納巴圖永東

華僑 唐瑞昌 朱兆莘 謝良牧 吳湘 蔣澂和 盧信

青海 三名 (改選中)

中央學會 八名 (未選出)

西藏

前藏 顧程維布 扎希土鳴 王庭 廈扎噶布倫 孫毓筠

後藏 江贊桑布 傅諸 龔煥辰 廈仲阿旺益喜 程克

衆議院議員

議長 湖北湯化龍

副議長 貴州陳國祥

全院委員長 張耀曾

奉天 馮泮春 劉恩格 姜毓英 翁恩裕 楊大寶 張嗣良 曾育翼 蔣宗周 吳景濂 李有恍

吉林 鄭克莊 王蔭棠 劉興甲 李秉恕 仇玉珽 羅永慶 范殿棟 楊振州 莫德惠 徐清和

黑龍江 張雅南 李輝恩 齊耀珊 董耕雲 畢維垣 王玉琦 陳耀光 關文鐸 王文璞 田美峯

直隸 葉成圭 劉振生 孟昭漢 秦廣禮 邵慶麟 楊榮春 王吉言 李春榮 呂泮林 王玉樹

張雲閣 李保邦 張滋大 谷芝瑞 劉景沂 王錫泉 張國淦 張官雲 楊式震 耿兆棟

山東

河南

山西

陝西

甘肅

新疆

溫世霖 孫洪伊 馬英俊 李家楨 張元 賈容熙 杜凱元 童啓曾 呂復 張秉文

谷鍾秀 王保真 王振堯 崔懷瀨 張士才 胡源匯 張則林 呂金鏞 李景濂 陳純脩

張敬之 李永聲 王雙岐 常瑄璋 張恩綬 趙金堂 張玉庚 袁景熙 張金闌 王廣瀚 金承新

周慶恩 劉昨一 穆舉仁 閻與可 艾慶鏞 張延爽 管象顯 丁維汾 于洪起 于廷璋

王謝家 盛際光 王之錄 杜凱之 周祖瀾 侯延爽 郭廣恩 劍寇三 周廷弼 魏升書 彭占元

董毓梅 于思波 于元芳 周樹標 王訥 郭廣恩 劍寇三 周廷弼 魏升書 彭占元

林元亮 曹 瀛 史澤成 胡汝麟 王傑 任耀墀 孫正字 岳秀夫 丁廷審 張協燦

賀升平 張錦芳 李載辰 劉峯一 耿春宴 魏毅 張善與 郭桂芬 王敬芳 梁文淵

王印川 王廷弼 杜潛 張嘉謀 金濤 陳景南 袁習聖 林英鐘 劉奇瑤 凌 鉞

郭光麟 韓臚雲 張坤 張嘉謀 金濤 陳景南 袁習聖 林英鐘 劉奇瑤 凌 鉞

彭運斌 劉榮棠 康慎微 周克昌 裴清源 康佩珩 谷思慎 梁善濟 趙良臣 穆 邨

常丕謙 冀鼎鉉 閻鴻舉 耿臻顯 李景泉 王定圻 賈鳴梧 郭德修 侯元耀 石 璜

羅 黻 張昇雲 劉志詹 景定成 王國祐 景耀月 狄樓海 劉監訓 馬 驤 段大信 寇 遐

李慶芳 劉祖堯 王鴻賓 白常潔 李含芳 茹欲立 楊思漸 馬 驤 段大信 寇 遐

焦子靜 譚煥文 陳 豫 高 杞 姚守先 張樹聲 楊銘源 裴廷藩 高增融

尚鎮圭 劉治洲 朱家訓 陳 豫 高 杞 姚守先 張樹聲 楊銘源 裴廷藩 高增融

王兆維 張國鈞 王定國 郝連元 郭自修 侯效儒 李克明 賈績緒 楊潤身 張廷弼

李增禮 段維新 李淑春 丁豐沛 郭自修 侯效儒 李克明 賈績緒 楊潤身 張廷弼

周之翰 段維新 李淑春 丁豐沛 郭自修 侯效儒 李克明 賈績緒 楊潤身 張廷弼

文篤周 繼 孚 劉雋儒 張萬齡 陳世祿 袁炳煌 李式瑤 羅潤業 張 瑞 米家驥

四川

李爲倫 張治祥 曾銘 熊成羣 張知兢 劉澤龍 劉偉 廖希賢 袁弼臣 周澤
郭成蛟 黃雲鵬 蕭湘 楊霖 江椿 李肇甫 王安富 孫鏡 傅鴻銓 杜華

李文熙 秦肅三 蕭德明 張璵雯 謝殿俊 唐玠 盧仲琳 王樞 蕭賢俊 黃璋

張瀾 余紹琴 熊兆渭 黃汝鑑 楊璧基

湖南

郭人漳 劉彥 李綺 石潤金 李積芳 陳家鼎 陳嘉賢 黃贊元 周大烈 彭允彝
鄭人康 羅永紹 魏璧文 胡壽昌 程崇信 鍾才宏 陳九韶 席綬 覃振 歐陽振聲

周澤苞 王恩博 李執中 張宏銓 梁系登 彭施滌 禹瀛

湖北

范熙壬 楊時傑 汪嘯鸞 胡祖舜 歐陽啓勳 覃壽恭 張大昕 田桐 石瑛 彭漢遺
湯化龍 陳邦燮 吳崑 張伯烈 王篤成 白逾桓 查季華 邱國翰 胡鄂公 鄭萬瞻

時功玖 駱繼漢 廖宗北 蕭萱 馮振驥

江西

張子溥 徐秀鈞 黃茂鑫 梅光遠 李國珍 王恒 王有蘭 曾幹楨 曾有瀾 陳鴻鈞
葛莊 陳子斌 賴慶暉 劉景烈 黃裳吉 戴書雲 郭同 黃攻素 程鐸 黃格鷗

鄒繼龍 文羣 潘學海 辛際唐 盧元弼 吳宗慈 鄧元王 侃 黃家熙 歐陽沂

羅家衡 歐陽成 彭學浚 邱冠榮 賀贊元

安徽

何變 賀廷桂 陶銘 丁秉炎 張埧 余漆 吳汝澄 唐理淮 凌毅 戴聲教
常恒芳 楊士聰 陳策 曹玉德 劉鴻慶 甯繼恭 楊松年 吳日法 汪建剛 江謙

陳光譜 汪彭年 王多輔 許植材 王源瀚 周學輝 彭昌福

江蘇

吳榮萃 陶保晉 方潛 汪秉忠 張鶴第 夏寅官 董增儒 凌文淵 徐兆璋 王紹鑒
孫潤宇 蔣鳳梧 陳允中 徐蘭野 姚文枬 孫熾昌 瞿啓甲 陳經銘 胡兆沂 劉可均

孫光圻 茅祖權 石銘 孟森 陳義 高旭 朱溥恩 董繼昌 屠寬 楊廷棟

浙江

王汝沂 楊潤 陳士遴 胡應庚 謝翊元 邵長鏞 吳涑 張相文 王茂材 朱繼之
俞鳳詔 周珏 姚男忱 諸輔成 杭辛齋 陳敬第 張世楨 胡翔青 謝國欽 張傳保
杜士珍 金同銑 盧鍾嶽 朱文劭 周繼榮 俞煒 傅家銓 韓藩 周稔 蔣若卿
陳燮樞 戚善謀 丁儻 金秉理 王烈 袁榮叟 邵瑞彭 蔡汝霖 傅夢豪 張浩

福建

殷汝驪 黃萃 趙舒 虞廷豐 徐象先 林玉麒 陳猷宸 杜師業 陳承箕 陳塋
劉崇祐 林萬里 歐陽鈞 鄭得元 高登鯉 曾振懋 丁超五 丁濟生 陳承箕 陳塋
朱金紫 李堯年 張琴 黃肇河 楊樹璜 林鴻超 朱騰芬 黃荃 陳蓉光 林駱存
詹調元 連賢基 劉萬里 楊士鵬

廣東

伍明樞 陳垣 劉裁甫 伍漢特 譚瑞霖 葉夏聲 馬小進 黃霄九 蘇祐慈 徐傳林
黃汝瀛 蕭鳳翥 鄭懋脩 鄒魯 饒芙蓉 郭寶慈 楊夢弼 梁仲則 林伯和 梁夢元
司徒穎 易次乾 黃增耆 江漵 許峭嵩 梁成人 林緬武 陳治安 林文英 陳發檀

廣西

蔣可成 黃寶銘 馬如彪 凌發彬 鍾業官 程大璋 龔政 陳繩虬 程脩魯 陳太龍
趙炳麟 王永錫 梁昌誥 王乃昌 蕭晉榮 翟富文 覃超 羅增麒

貴州

陳廷策 金錫昌 蹇念益 牟琳 符詩銘 杜成鎔 劉顯治 孫世杰 萬賢臣 夏同猷
陳國祥 唐瑞銅 劉尙衡

雲南

李增 王楨 嚴天駿 張大義 由重龍 張翼曾 陳光勳 蕭瑞麟 李燮陽 何秉謙
陳時銓 陳祖基 朱朝瑛 張華瀾 張聯芳 沈河清 段雄 寸品昇 李根源 趙藩

內外蒙古

哲都木盟

富勒琿 阿昌阿

卓索圖盟

葉顯揚 張樹桐

——黑烏達盟 樂山 飽喜

——錫林郭勒盟 卜彥吉里郭勒 阿育勒烏貴

——伊克昭盟 唐寶珊 吳淵

——烏蘭察布盟 德匯東 拉什

——土謝圖汗部 孫鍾 汪榮賢

——車臣汗部 熙鍾 李景餘

——三音諾顏部 金還 林長民

——扎薩克圖汗部 克希克圖 易宗鑾

——烏梁海 恩和布林 張國溶

——科布多及舊土爾扈特 諾門答賴 烏澤聲 鄧銘

——阿拉善 莽哈寶

——額濟納 奇米子

——青海

——顆糸 楞住布 花力旦

——西藏

——前藏 一喜託美 王戈 康士鐸 薛大可 羅桑班姆

——後藏 方貞 江天鐸 阿旺根敦 恩華 蘇麻的

——憲法起草委員會

——（甲）由參議院選出者

湯鑑 蔣學情 丁世峰 藍公武 陸宗輿 高家驊 段世垣 陳善 趙士鈺 石德純 張我華

金鼎勳 呂志伊 曹汝霖 金兆棧 王家襄 朱兆莘 楊永泰 解樹強 陳銘鑑 王 廣 王用賓
金永昌 何乃祺 饒應銘 桑車林 桑都布 阿穆爾圖生 王鑫潤 宋淵源 蔣曾煥

(乙) 由衆議院選出者

張耀曾 黃雲鵬 楊銘源 夏同祿 谷鍾秀 李國珍 孫潤宇 劉崇祐 劉恩格 諸輔成 孫 鑑
李 芳 汪榮寶 伍朝樞 李慶芳 史澤威 何 璽 黃 璋 汪彭年 易宗夔 王印川 張國淦
王紹鑒 吳宗慈 王敬芳 陳景南 彭允彝 李肇甫 徐秀鈞 孟 森

(丙) 因選出委員有去職而遞補者

盧天游 劉積學 田永正 徐鏡心 程瑩度 楊 度 楊福洲 (以上參議院遞補者)
黃贊元 龔 政 陳發檀 馬小進 (以上衆議院遞補者)

後序

此爲本書第四次稿也。每次稿成，同志之記錄仍有來者，因再三讀以增改。至四次，則來者希矣，非資料搜盡也，能搜者祇限於可以通訊之處。經淪陷區域，及通訊地址不明者，則無從訪問，殊爲遺恨。惟所搜資料，皆當時參加首義之同志所供給，大體比較確實。就本書細考，其中甚多令人索解之處，謹條具後，供國人研究焉。

一、武昌地方，四面受敵，當時全國人士，俱認不宜發難，何以公然發難，并且成功。

二、幾個政府所忽視，社會所菲薄之士兵（當時學生參加者亦不少然主力仍在士兵），何以竟成此有史以來之奇蹟。

三、如此艱劇偉大事業，何以祕密運動，僅費五千八百元之財力，即奏推翻數千年專制之效。

四、幾個鄉村無文采，寡見聞，少聲氣之士兵羣衆，武昌首義，何以竟傾動世界之文明大國，一致贊美，嚴守中立。

五、八月十六日事洩，領導人物，全體出亡，何以僅寥寥之下級幹部，於雷霆萬鈞之下，一反手而舉其事。并且不擾市民，不費約束，人自爲戰，動協機宜。

六、武昌光復，黨魁出亡，其在省之黨人縉紳，有獵都督之資格者爲數尙多，何以俱謙讓未遑，毫無爭督之事。

七、湖北歷來團體，曰科學補習所、曰日知會、曰羣治學社、曰益智社、曰蘭友社、曰文學社等等，多數名稱，毫無革命之表示，何以其結果竟致推翻滿清。

八、和議告成，政府成立，何以當事黨人，視祿位若敝屣，袁世凱屢電不至，或至亦望望然去之，極少熱

中富貴者。

以上八點，俱似軼出於常情之外。讀畢出以供好學深思之君子考鑑焉。其次，一國數千年之大革命，首義區域，自宜有偉大之紀念，以揚國光，以勵後進。民國十一年，餘杭章太炎先生，循鄂人之請，曾撰武昌首義紀念宣言曰：

太史公曰，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其於漢楚之際則然也。明起東南，轉戰至薊丘，再傳卒建郛焉，地直北而迤於東，少異漢矣。民國之興自武昌，終乃都明故墟。武昌南國之紀，而形勢爲土中，轉而宅薊，直其東北陬，與漢事差愈遠。由此言之，興廢之端，各以其時，茲謀國者之所恍惕也。當武昌之未起也，義夫材勇，散植於四方，謀幾十年，斷脣遺齒者蓋百千人。而武昌夏口當中央，陰爲幹柄，卒以鐵道小聲，驟然如雷霆而起，南北從之者十餘省。閏事四月，胡命以傾，大建中夏，不失舊物，所謂合從討伐，軼於三代者，維是乃當之，誠非漢明所得擬也。隆於仁，短於義者，其附麗市民如易，然其握權不牢，且謂建虜已復，無所事兵革，未嘗自營湯沐之澤，爲族黨求蔽障也，而因授之北方。四達之地，寇來不遮，曾不再稔而荆楚爲丘，至於今不復。曩者倡義之士，殺身者有矣，屏於閭巷者有矣，轉徙溝壑，妻子無所覆露者有矣。漢之興也，復豐沛之民，世世無所賦役，明之北徙也，則金陵爲留都，以今之武昌方之，蓋不當其豪忽焉。功大如此，而報薄如彼，於是奮勵吳兆麟等九人喟然歎曰，摩頂踵以利天下，終於納侮，智者不爲也。利及行道之人，而伐其肺腑，仁者不爲也。相與起武昌首義紀念，冀形之實事，以扶傷撫孤，紀功爲主。然後事不滅沒，而國殤靡腐有所附。其存者免於孳殖，其胤嗣得以長育，比於漢明之遺則未也。民國十一年謀於抱冰堂，既成言，以書走三千里告於餘杭章炳麟。炳麟與武昌諸勳，一體也。六七年中欲拯其民於水火者三矣。謀幾成而卒無效。得其書，曰，使首義之績廢墜，至於是者吾之恥也。斯事也，固將縞素以從之，虞殯而道之，於是宣示大義，以對於天下，以祈旬於國之人。其事列左：

一、設紀念大學。

二、設公園，置倡義紀念碑。

三、設功裔教養所，附幼稚園。

四、設傷軍養濟院，附工廠。

五、鑄張文襄銅像。

宣言發表之時，我政府正厄於北洋軍閥，無力顧及。迨後北伐統一，倭寇又至，更難過問。邇者勝利在望，復員可期，望政府於事定建設之時，將章氏所祈於國人者，注意及之。將來大戰結束，邦交頻繁，行人觀國，固須當時之執政，亦采過去之民風。武昌首義，實維國魂，不有表示，直衣繡夜行耳，將何以揚國威而銷隱患哉？所以首義紀念，乃整個國家之雄風，並非湖北一省之虛譽也。維明達察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日沔陽張難先識於陪都歌樂山之恥廬。

本書支干 西曆紀年對照表

甲子 西曆一八六四 民前四八一 同治三	乙丑 一八六五 四七一四	丙寅 一八六六 四六一五	丁卯 一八六七 四五二六	戊辰 一八六八 四四一七	己巳 一八六九 四三一八	庚午 一八七〇 四二一九	辛未 一八七一 四一二十	壬申 一八七二 四〇一十一	癸酉 一八七三 三九一二
甲戌 一八七四 三八一十三	乙亥 一八七五 三七一四 光緒元	丙子 一八七六 三六一二	丁丑 一八七七 三五二三	戊寅 一八七八 三四一四	己卯 一八七九 三三一五	庚辰 一八八〇 三二一六	辛巳 一八八一 三一十七	壬午 一八八二 三〇一八	癸未 一八八三 二九一九
甲申 一八八四 二八一十	乙酉 一八八五 二七一十一	丙戌 一八八六 二六一二	丁亥 一八八七 二五二三	戊子 一八八八 二四一四	己丑 一八八九 二三一五	庚寅 一八九〇 二二一六	辛卯 一八九一 二一十七	壬辰 一八九二 二〇一八	癸巳 一八九三 一九一九
甲午 一八九四 一八一十	乙未 一八九五 一七一十一	丙申 一八九六 一六一二	丁酉 一八九七 一五二三	戊戌 一八九八 一四一四	己亥 一八九九 一三一五	庚子 一九〇〇 一二一六	辛丑 一九〇一 一一十七	壬寅 一九〇二 一〇一八	癸卯 一九〇三 九一九
甲辰 一九〇四 八一十	乙巳 一九〇五 七一十一	丙午 一九〇六 六一二	丁未 一九〇七 五二三	戊申 一九〇八 四一四	己酉 一九〇九 三一五 宣統元	庚戌 一九一〇 二一六	辛亥 一九一一 一一十七	壬子 一九一二 一〇一八 民國元年	癸丑 一九一三 九一九
甲寅 一九一四 三一	乙卯 一九一五 二一十二	丙辰 一九一六 一六二	丁巳 一九一七 六二三	戊午 一九一八 一四一	己未 一九一九 四二	庚申 一九二〇 三二	辛酉 一九二一 二二	壬戌 一九二二 一三	癸亥 一九二三 三

癸酉 一九三三 二二二	壬申 一九三二 二二一	辛未 一九三一 二二〇	庚午 一九三〇 一九九	己巳 一九二九 一九八	戊辰 一九二八 一九七	丁卯 一九二七 一九六	丙寅 一九二六 一九五	乙丑 一九二五 一九四	甲子 一九二四 一九三
癸未 一九三二 三二二	壬午 一九三一 三二一	辛巳 一九三〇 三二〇	庚辰 一九二九 二一九	己卯 一九二八 二一八	戊寅 一九二七 二一七	丁丑 一九二六 二一六	丙子 一九二五 二一五	乙亥 一九二四 二一四	甲戌 一九二三 二一三
癸巳 一九三一 四二二	壬辰 一九三〇 四二一	辛卯 一九二九 四二〇	庚寅 一九二八 四一九	己丑 一九二七 四一八	戊子 一九二六 四一七	丁亥 一九二五 四一六	丙戌 一九二四 四一五	乙酉 一九二三 四一四	甲申 一九二二 四一三
癸卯 一九三〇 五二二	壬寅 一九二九 五二一	辛丑 一九二八 五二〇	庚子 一九二七 五一九	己亥 一九二六 五一八	戊戌 一九二五 五一七	丁酉 一九二四 五一六	丙申 一九二三 五一五	乙未 一九二二 五一四	甲午 一九二一 五一三
癸丑 一九二九 六二二	壬子 一九二八 六二一	辛亥 一九二七 六二〇	庚戌 一九二六 六一九	己酉 一九二五 六一八	戊申 一九二四 六一七	丁未 一九二三 六一六	丙午 一九二二 六一五	乙巳 一九二一 六一四	甲辰 一九二〇 六一三
癸亥 一九二八 七二二	壬戌 一九二七 七二一	辛酉 一九二六 七二〇	庚申 一九二五 七一九	己未 一九二四 七一八	戊午 一九二三 七一七	丁巳 一九二二 七一六	丙辰 一九二一 七一五	乙卯 一九二〇 七一四	甲寅 一九一九 七一三

表例

一、本書紀年多用支干，故本表以支干爲經，各歷爲緯。

一、本表支干直看，年數橫看。

一、本表紀元前各曆配法，如「己酉，

紀元前三年，—宣統元年，簡寫爲「辛亥，西曆一九零九年。」

—，—三，「紀元一九一一。」

前「清元」「西曆」，只標明開端一箇。後只寫數字。紀元後寫法，爲「壬子，

民國元年，西曆一九一二年。」

以後只寫數字。

張難先著

湖北革命知之錄

凡例

- 一、本書以集合當時見聞，略加整理，供史家之參考爲宗旨。至文字之工拙，體例之合否，概非所計。
- 一、本書所記之事與人，以本人所知，刊物所載，同志所告者爲限。
- 一、每篇敘事畢，多列名錄傳狀，以便事與人一目了然也。
- 一、本書所具始末，自庚子漢口之役起，迄武昌首義及傳戰，與政府國會成立時止。凡重要命令，文告，函電，及他文辭，俱插入本事中。
- 一、本書於較大事件，則敘入紀事欄中。至其他細節，或個人行誼，則入名錄傳狀中。
- 一、本書傳狀碑誌，多搜他人作品，照原稿轉載。維確知原文有誤者，亦略與更正或註明。至同志應傳而無成稿可據，或成稿事實不確者，間亦補傳。
- 一、傳狀碑誌之序列，俱按其人與某事有直接關係而與重要者次於篇後，并爲目附正目下以便檢查。
- 一、編者遇有疑問時，皆函詢多數同志，據覆，審其確實可靠，經多數承認，始敢寫入。若無法證明者，概付闕如。
- 一、歷來秘密名冊，鮮有存者。本書名錄，當然掛一漏萬。若因此竟將所知之一而併棄之，似有未安。故本書名錄，祇可云存十一於千百也。
- 一、編者足跡未出國門，所述以本省爲限。間有涉及中央與海外者，亦祇限於與本書有密切關係之事件。至本省從總理南北奔馳，經營全國之諸巨公，其豐功偉烈，自有黨史國史詳書，編者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也。
- 一、本書紀年，多不一律，每處詳註，亦嫌煩瑣，茲列對照表於書末，以便需要時檢查。

一、所收資料中或含有派別之意見，誇慢之辭氣，誣蔑玩弄之敘述者，本書概以審慎平允之態度酌錄，不敢直抄。

一、編者原擬將每事來歷，註明句下，後以累贅而止。擬本書付梓後，再將原始史料，編次成冊，加以校刊付印，一以見本書之來歷，一以供史家之參考。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查筆削，親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敦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自序

本錄命名「知之」者，即取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意。知之義亦有二：一，見而知之；一，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當忠實紀載；聞而知之者，亦當審慎採擇，不敢苟也。余不文，對於本省首義事，素無述造意念，以中央黨史會國史館籌備會，本省通志館，負責有人也。前年偶與京省館中人談，咸以史料難搜爲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與武昌首義之役者，均負有供給史料之責也。若身親其事者，漠不關心，祕不示人，則館員即同無米之炊。又覺辛亥武昌首義，於本省本國世界諸史乘，俱佔重要之一頁。因於去年正月起，負搜訪本省革命史料之義務。走謁各老同志，求其口說本人事蹟，及所見聞者，而筆記之；不能面晤者，函請自記置郵以來。其親記示余者，則有李君西屏，章君裕昆，王君續承，趙君師梅，甘君續熙，張君翼洲，曾君省三，胡君祖舜，李君作棟，陳君雨蒼，黃君吉亭，殷君子衡，梁君瑞堂，歐陽君瑞驊，范君騰霄，李君基鴻，陳君少武，聶君國青等。並承傅君養蓀寄其先公良弼之碑文行狀，耿君伯釗寄其同學吳公綬卿事略，朱君一理寄其先公子英所手寫之歐洲同盟會紀實，李君雲生查記歐洲同盟會，但君植之增補東京同盟會鄂籍會員名單，胡君忠民寄其先兄秉河之行述，蔡君則民化民昆仲，寄其先兄濟民之行狀碑誌，劉君發煊寄其先叔仲文之行狀，田君東里寄其先公梓琴之行狀，李君遠驥寄其伯父國藩之起義日記，夏君衡青敘述其辛亥武漢外交之經過，楊君傑承敘述其資中反正之情形以來，凡此，皆湖北革命親切之史料，可供參考者也。復訪得梅川居士所著之辛亥創記，查君光佛所著之武漢陽秋，邱君文彬所謂之辛亥陽夏起義史略，曹君亞伯所編之武昌革命真史，李君長齡致日知會調查紀錄所書，及各圖書館並坊間出版關於武昌首義之各種紀載。其有疑問，就近請教於居公覺生，熊公載乾，蔡公希聖，鄒公海濱，孔公雯嶽，張公懷九，李公廉方，彭公臨九，李公書城，孫公鑑人等；并承張公溥泉，馮公自由，及歷史學者郭量宇、沈剛伯、余景陶三先生，指示大意，而拙錄初稿，始獲藏事。

謹此致謝！尤其歐陽瑞驊先生，助予極多，每寫一篇，卽出就正，率承更定，至爲感荷！本錄起自庚子漢口之役，至辛亥武昌首義，及中華民國政府國會成立而止。維茲事體大，余一人之知識有限，加之時丁國難，故舊離索，求其詳搜靡遺，非勢所許。敬懇本省同志，鄭重鄉邦文獻，隨時賜教，余當敬謹接受，遵改遵加者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沔陽張難先序於陪都之歌樂山。